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八册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一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七）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何中丞九愚山房集

疏

何東序

戒備紫荊諸關疏 修築邊墻

查得前道副使曹金條陳議修邊垣以圖經久照得本關自東北沿河口起至西南白石口止計長三百

八十餘里舊有邊墻一道據目前形狀似有足觀但原係圓滑尖峭見成石塊乾壘此是外面抿抹石灰一遇久雨多致坍塌抑且不耐搖撼累年修理殊非經久長策合無責成各該參將督令各該守把官軍逐一查將沿邊山隘純石者務要剷削壁立三丈或石山帶土及硬石夾沙石者務將帶土并沙石穵去補以堅石其水口及平漫舊有邊墻處所更須俱用鑿砍方石長濶各二尺以上者壘砌高三丈闊一丈垛口高五尺闊二尺五寸以上方可足恃每年除見有倒塌先行修築外其餘不經坍塌隘口及坍塌已經修完之時專一鑿砍方石俟積足十丈之用者方將舊墻十丈拆去易以方石等因通行各官去後爲照防邊之計修守爲先而修理之功經久爲貴臣所隸紫荊馬水等處延長三百餘里重山疊障拱護陵京地險天成本爲 國家億萬年保障之圖但中間險夷異地衝緩不一或山麓平衍而道路多岐或水道瀚漫而功力難施先年頗有遊騎衝突橫肆焚刼比因滿載情歸幸免深入以此邊人藉口玩歲愒

月問之以戰必曰此地以守爲主詰之以守輒曰有宣大爲之外護故每年春秋二防惟幸虜之不犯即犯幸其不能深入一遇犯而深入未見有當關而呼重閉爲勇者其於 朝廷竭民養軍設險守國之意不亦謬哉此 廟堂深知弊極而特有戒備紫荊思患預防之請也臣親詣沿邊隘口逐一查閱看得各處城垣多有碎石疊砌外塗灰泥爲一時掩飾之計手可推拆而下猶腹裏粉飾雉堞虛應點驗目前防禦尚爾不堪責以久遠將焉攸賴臣反覆思惟此關

地切　京邑所繫不爲不重歲事修守爲時不爲不
久然邊備如此之疎良由在上無責成稽考之法故
在下多虛庸苟且之闕近聞密雲一帶邊墻俱用鏨
鑿大石加工包砌該管叅守等官十日一報軍門稽
查既有定規積累可臻成效合無酌議行各叅將守
備把總守口等官將各該管地方擇取極衝去處區
別計議督率各軍就地開採大石鏨鑿方足將舊修
不堪邊墻陸續更易山麓墻脚剷削壁立務求經久
一勞永逸每十日開具修過工程赴臣呈報一次限

此工所當如此

三年之內盡數修完仍每一丈分鐫軍士姓名總鐫
本管職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補如或驗工不堪
至五十丈以上或任內貪縱怠緩不行修完將各管
官員空職問發邊方立功五年叅將二百丈以上守
備一百丈以上徑自革職閒住中間如果工程浩大
軍力不敷預行申請多方議處督關通判往來催督
不許別項委用有妨職業臣仍不時至關巡察所照
兩叅所領兵不踰三千馬不足三百若遇挑選入衛
勢必空國而行撐東障西顧此失彼合無將本鎮軍
馬責令固守信地嚴飭秋防如或近郊有警令其星
馳策應勿致將領得以奔命爲辭有悞安攘大計

防秋疏　延綏防秋

一優重哨探竊照沿邊套虜環繞隨處皆通大舉進
年隨秋俱在各水頭會事近因我兵哨探漏洩日生
譎計將帳房移於前羣酋會於後起身之時一面移
帳隨即飈忽突犯得以掩我弗備肆其荼毒之慘矣
彼既生心而我之偵探如故未有不墮於其計者也
查得胡地水頭東路有沙嶺兒榆林岔羊峯子天鵞

海子駝山九股水諸名由是則入犯神木葭州府谷
等處中路有神水灘白崖河目牙海子灰城子柳海
子囊都兒灘諸名由是則入犯米脂綏德清澗安定
等處西路有柳門兒白城子黑河子察罕城臭水井
明水湖諸名由是則入犯保安安塞延安慶陽等處
此皆通賊之路當預有以揣摩其形而厚集以備之
者合行各該副叅遊守操防等官選差乖健通事夜
不收各照前項地方分遂並出潛蹤密哨務得其營
巢遠近部落多寡及有無結聚侵犯之眞情星馳還

報使我先期而備據要而守設伏而待不使彼之乘吾之虛少有得志于其間方爲萬全之策仍令各該墩軍時時瞭望但有揚塵露形即照定規舉傳煙火以便調度應援追殺掩截名役果能用心効力致師克捷聽臣先行重賞仍照兵部題准事例具奏陞級如或瓜哨不實轉相欺謾致失事機者輕則軍法綑打重則依律論罪領兵官員通行叅究

一安設柴塘竊照本鎮邊長地廣居人渙散一遇有警卒難周知苟無號令宣傳必致臨期誤事相應查

照舊規於各路邊墩設立塘馬墩空遠者二匹近者一匹又隨墩空安設柴堆就令各該守操坐堡等官往來查照提調遇警燃柴馳馬使得早知預備其腹裏州縣如西路城堡與保安安塞鄜慶等處相通中路城堡與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相通東路城堡與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等處相通仰行各該守巡邊兵道督各府衛州縣掌印官於通賊要路亦要擺設塘馬高阜去處安置柴堆撥人守瞭仍於柴堆便所拘空深窖地窨以備藏躲仍行委官時加點閱如遇邊堡警報一體爇柴傳塘分投曉諭鄉村火速收斂清野務使我無一人一畜之害如各官自恃腹地上下泄泄慢不加意以致地方失事者聽臣查照輕重分別叅奏提問

一議併小堡竊照沿邊軍民隨地散處各就其居産之便有一鄉而堡至數處有一堡而人至數家乎居燕雀處堂惟幸寇之未必遽來有事安土重遷寧守財而坐待以斃故虜賊一有鈔掠而害即及衆村野一經失事而咎輒歸官不思疆域無窮兵力有限每

歲秋防既布之擺邊矣又留之守城矣又及之守堡矣於堡之外又欲瓜分而兎全之即百萬之衆不能辦也古人以二千家爲一堡無事則戍以五百有警則仍復增募至抽摘諸州之軍共相戍守今之爲堡抑亦有是否乎故禦虜之利莫如併堡併則力合聚少而爲多不併則力分析强而爲弱其理甚明不待中智以上皆能辨之者查得本鎮設有官軍共計二十七堡除挑選入衛分布擺邊外其餘老弱羸卒不足登陴合將無軍小堡省令先期就近歸併大堡

之內，囊積粟芻，隨口般移，悉聽守操坐堡等官，分派守城。併力捍禦。務保無虞。臨邊以次州縣鄉村。一體施行。如有恃頑抗阻，不行歸併，及臨期觀望，以致被虜失事者，事寧通行提究。

套虜輸款求貢疏　套虜款貢

此翁西三邊試事甘肅版有之

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供稱，各役與吉能原差夷使同到本酋帳內，有吉能番說河東俺荅已是和了，我們也就要和，是天意交咱兩家相和，漢人八十八萬，達子四十四萬，兩家既已相和，如生一處，如築定

墩臺一般，永世兩家和好，有俺荅是大，我們隨他，我這裏委莫通曉識字人，又不知表文意，該進貢的馬，只就近與同俺荅一路進貢，我的頭目，只分落住牧保靖地方，若是走出的人口，河東都送回，我邊的也要送回，若我們過後有反心，人也不饒，天也不饒，朝廷也不饒，又說有雙山搶的達子，原在未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究等情，幷開原譯取本酋部落頭目名數，分住地方到職，案查先准宣大軍門咨爲北虜執叛求孫輸誠納款，乞封通貢事，煩爲道行

該鎮沿邊將領，（吉能介俺荅以求款故宣大爲之傳詔抑務）今後不許差遣丁夜出境燒荒趕馬搗巢，阻壞貢議，幷遣通事郭賓等伴送吉能家人達子土忽赤前來職會同延綏總兵官雷龍，看得俺荅吉能部落自相雄長，利害各不相及，詢之本鎮官軍，僉謂犬羊異類，小信難恃，戰士扼腕，不欲與和，職督同榆林管糧道僉事蕭大亨講議，恐阻貢議，查照原行通行各該將領禁止搗殺及曉諭邊外諸酋知會，隆慶五年正月初四日，有吉能等差中軍達子擺言恰等二十四名幷各頭目部下達子放八等二十七

名，同宣大夜不收金奉等俱至榆林墻下，乞求通貢討賞買賣，又該職會同雷龍，當差都司中軍等官李芳、姜顯宗、李真前去譯審，各夷使執稱吉能等使我們出來議要和，各分地方住牧，從黃甫川迤西至定邊營，各有小頭目，分管禁約，若南朝人出邊尋採柴草，不許挺脫衣裳，查出原達子罰馬一匹，牛羊各一隻，若還殺死，就與償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趕馬打帳似今年趕了無數的馬，殺了達子四五百，望大那顏禁止，我們進貢馬四百匹等情，到職看得各夷情詞

懇切似出真誠會同雷龍督同蕭大亨將各夷分別
賞犒花段布疋羊酒覆審各夷供報酋首部落住牧
地方職又酌議吉能雖遣各夷供有納款情詞其貢
獻馬匹表章事宜尚無詳據隨照宣大事體量處段
紬四疋及針帋等物選差通事王堅牢兒李花等同
各夷齎去吉能處宣諭　朝廷恩威軍門號令并責
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俺答未傳之先有無故為反
覆變詐及譯審彼套有無識字人役每年作何進貢
何樣表章取真正番文仍遣伍夷前來聽赴軍門審

酌題請今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押同夷使打兒
漢小厮等前來譯審得酋首吉能等前項輸款情詞
大約相同及將部下衆小頭目住牧邊外地方逐一
令王堅牢兒等帶去識字開寫前來分枝給與手把
木牌一面各令保靖邊界永遠不許侵犯等因看得
套虜吉能等先後乞款情詞一時既屬真誠彼將應
貢馬匹歲同俺答進貢東西一體似應俯從但彼所
求於我中國者大約有四一謂乞免擣巢二謂遣放
回降三謂開市買賣四謂歲時討賞雖其谿壑無窮

將來未厭而目前乞索止此數者而已職等竊謂彼
既效順在我自無擣殺之理內外息兵　國家決無
小費之惜但遣降開市二事無論別鎮之行與不行
在我西鎮則斷乎不當從也蓋本鎮沿邊城堡寄遞
腥臊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場一解兵革內外
極易交通尚之鎮人皆謂嘉靖三十年間開立馬市
行僅年餘强虜肆侮於市彼特莫敢誰何中間無知
小人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裝藏貨售以致二十
年來套虜轉弱為强所向靡前至今鎮人遙望易馬

廢城無不指為陷穽前車既覆殷鑒宜懲其回鄉人
口彼以宣大近日許令索還借為口實事出遙傳遽
難憑信但我耕牧樵採人等時被掩襲致我氓化為
異物草野蜂屯日漸蕃衍正當及今歸正俾虜削弱
以為他日制馭之地若復要索意欲何為況上天生
物之心不可久逆羈人懷土之情所宜矜恤在彼得
地繫戀之徒因難責其强來其於思鄉走回人口實
雖聽其復講縱有騎牽馬匹亦當給贍本人以上二
事無容別議外合無俯順夷情其成貢議及照套虜

迚年畏我兵威遠牧一二百里之外今聞罷兵相率
臨邊時向各堡乞賞雖權時論以聽候分處暫用酒
食犒勞將來歲費不貲杳得在鎮每年賞功止是取
給收獲達馬一項今既禁絕此外再無下落合咨早
爲題請議發等因備咨及將原來夷人打兒漢小厮
與同通事王堅牢兒等解押到臣督同陝西總兵官
呂經因原兵備道副使王宮用并標下中軍官白允
中等再三譯審得本夷原係靖邊營軍餘本名馬天
祿先年被虜收在吉能帳下頗見親信臣謂汝係中

國人骨血在此生長何忍背華向夷彼謂有心歸來
但生男長女俱在虜巢故不得便耳彼因感動泣下
遂不復夷語臣謂俺答蒙　聖上天高地厚之恩不
殺其孫以禮遣回因此感激乞哀請和汝吉能何爲
哉彼謂吉能與俺答是一家見得　皇上不殺彼孫
也說　皇上恩重若使我們子孫後來有投過南朝
去的　皇上一定也是放還以此感激也要投順求
貢開市臣謂貢事未奉　朝廷聖旨誰敢輕議今既
要和只是各守地方約束部落達子永不犯邊我這

裏禁約沿邊將士不去搗巢趕馬便是和了彼云吉
能雖是達子語言不通心裏也甚明白進貢開市也
只候　皇上聖旨若東邊准了一定也要求討若東
邊不准也不敢强求只是如今部落達子都到吉能
跟前講說近來達子家好人好馬多半投順南朝去
了今既和了不敢去搶我們都要往西邊搶范剌去
丟下老婆孩子在帳房只教漢兒人使喚今聽見和
了決然都要回去且如富貴家達子恩養得人在我
們衆達子窮養人不住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

看馬打也不敢出了以此懇告吉能遣我小厮來哀
告太師今後既和了但有達子家投來的人口乞就
發回臣謂汝吉能既要和只好將節年搶去我這邊
人口逐一打發過來方見他真心求和如何又是這
等說話且這些人口皆是我的赤子如汝打兒漢小
厮貪戀虜中豢養不思歸來便罷若汝在虜中不得
時被他作賤也必然想着汝父母懸懸望歸汝若脫
走到邊我却饒汝送還虜中汝心中怨我不怨彼又
不覺暗泣俛首良久臣因謂汝與吉能既求和我也

依他一半。今後來降人口。審的是他真夷或收的西
邊番子。他有人來爪尋。連人連馬俱與他去。若審的
是我漢人男婦。決難與他彼謂如此郝好、只恐吉能
不依臣謂不依也、由他、便是與他和不成了臣又謂
吉能既說和了、如何歲裏又縱達子入犯、彼謂土戶
只家一枝、當時還不曾傳到、所以無。知犯法、臣謂汝
達子家無法度無信行、這遭便推說不知、若後來再
有這等的、又推說不知、郝如何處、彼謂今已將沿邊
住牧達子姓名抄到太師處了、以後但有犯的、太師
傳諭吉能、決然不肯饒他達子家只趕了他牛羊馬
匹。一家兒都餓死了。甚是利害、臣謂以後且不論汝
傳語吉能、若是真心求和、先將去冬搶去人畜、咩土
戶只家一一送回、方見是真心求和這便和的長遠
彼謂太師都說的是、我一一對吉能說、依與不依在
他、隨將本夷量行犒賞、令原差通事押回該鎮省發
回巢外、其進貢一節、關係國體大計、既該宣人督臣
主議、應否准行、 皇上自有神斷、臣等不敢輕議、至
於鬧市貿貢、先年覆轍猶存、殷鑒不遠、非但該鎮鎮

廵以為難行民間三尺之童、皆知不可再誤、即據扛
兒漢小厮之言、虜亦知其難成、相持觀望、未有因必
之意、惟遣降一事乃其切心而臣與各鎮所見大畧
相同、俱已善詞諭遣、無容別議外、但臣等所慮、不在
目前而在他日、不在貢議之成與不成而在套虜之
隱禍可憂也、等因、會稿到臣、謹會議照事有跡難相
因、而其情實不相侔者、伏機隱禍往往潛蓄其中而
不覺、比至覺而後辯之即機事已去、而為謀亦晚矣
故智貴睹於未萌、事當慎於厥始、今北虜俺酋與套
虜吉能一時乞哀請和、此所謂跡雖相因、而情實不
相侔者也。請為 皇上敬陳之、蓋戎狄之類各自稱
雄、原不相下、頃者俺酋之孫、束身來歸、誠慕我中國
有 聖人在上耳、然俺酋自分頻年侵擾、罪惡滔天
意謂 朝廷不拘繫之、必且赫然震怒、戮之塞上矣
已而蒙我 皇上廓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特降
綸音、諭遣還巢、所以俺酋性雖冥頑、感 皇上放麑
之恩、出自望外、傾心向化、固其所也、彼吉能者果何
為而亦求內附哉、臣等竊嘗詢之邊人、咸以為套虜

枚數雖多生齒實繁大小控弦不滿三萬故雖頻年入犯其勢頗不甚張非借兵俺酋不敢大舉深入邇年銳意西掠番回非止貪其貨賄利其生畜實欲吞併其衆自增羽翼包藏禍心殆不可測節據甘肅塘報海上諸番多被收服近日通事王堅守兒等來自虜中親見死剌頭目數輩環侍吉能左右則黨類亦已漸盛而彼中未服之衆尚多故其西掠之志未已大虜不敢出塞若稱西番後來獨以巢穴在此時彼我兵出擣有所牽制不得盡力俺酋亦奔海衛套部以西有也於西耳故一聞俺酋約和之語因就其計欣然樂從

且首以乞禁擣巢趕馬爲請此其匪茹之情大可見矣近據寧夏總兵官牛秉忠報稱着力兎等馳至平虜城暗門答話云既已講和老小在套中切莫驚動說畢即往西去訖又該甘肅巡撫王輪揭稱南北兩亦乃少卜尖僕化內虜寇虜耳山火光相映察其形勢似是套虜西來之狀即此則今部以歸命之賀蘭山後虜已恣意西方不復內顧一二年間延寧諸鎮可保無虞但收番既畢合併而來控弦之虜必將數倍於往時所是聲勢轉強猛驁愈甚不假外求自有餘力然後聯絡大舉恣其狂逞即恐全陝邊腹諸郡更無

寧宇之所矣此臣等所謂伏機隱禍潛蓄其中者也是可不爲之寒心哉臣等竊問邊於憂患而忽於小康人之情也如果一二年間弓矢韜而不用士馬飽而莫試豈惟將士驕惰狃於晏安即恐好事之人倡爲奇特之論以爲某兵宜罷請於　上以罷之某防宜撤請於　上以撤之務爲撙節愛養之名遂忘衣袽苞桑之戒則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至於通貢開市自關國家大計非封疆之臣所敢輕議但此聲已傳虜日環聚邊外乞討不下犬羊嗜利干求無厭最

難驅遣少失機宜禍亂立見況荒涼絕塞百物不生軍士月糧未足糊口甘言虛遣終非事體剝軍啗虜猶剜肉飼虎外患未弭內變將作其機甚危不可不慮伏乞　勅下兵部早爲查議一面行臣等嚴督各鎮大小文武將吏乘此閒暇早圖安攘仍乞將原議進貢開市等件　勅下廷臣從長集議早定大計如宜俯順夷情或暫准進貢以納其歸款之誠禁絕開市以杜其叩邊之擾如以虜情變詐難於曲徇仍行宜大督臣再遣的當人員宣諭俺酋吉能若果效順

情真堅守盟誓約以三年之内嚴束部落。一騎不敢
犯邊。行東征西内外寧謐。聽各鎮督撫等官。據實會
奏。特加　恩賚。併准貢市。以酬其勞。如或不聽約束。
侵擾如故。前項一品一切停罷。仍行各邊搗巢趕馬。
照舊施行。其各鎮撫賞錢糧。應否照先年事例。須給
帑銀。或照宣府撫賞李家莊屬夷暫許於各月官軍
臨倉扣除還官銀内動支。併賜裁允。以便遵行。如此
庶　廟謨一定。而戎心自安。内治不疎。而邊圉彌固
矣。

序

延鎮圖序　延綏圖志

按鎮禹貢爲綏服之地。春秋以降爲九原上郡。秦逐
匈奴樹榆爲塞。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
四縣。歷代相傳。虜寇竊據。互有得失。　國朝扒掃羶
風。復帝王故有之土宇。徹東勝。守延綏。緣邊爲十有
八寨控制朔方。於是北虜遯踰陰山。不敢南下飲馬
於河。蓋唐築三城之後所未有也。逮正統末年。宦豎
稱兵。士木構禍。也先始乘間竊發。驅其種落。入逐水
草便善伏處套中。而我寨兵亦懈弗守。虜得迭出迭
入。由是大河以南駸駸多胡馬之跡矣。先是守臣奏
即榆林爲塞設守。以復　國初諸寨之舊。乃始置定
邊舊安邊甎井水地灣高家波羅次置平夷新城懷
遠鎮羌清水栢林威武清平鎮靖諸堡。而罷塞門安
定克戎麻葉河白洛臥牛筆架大兎鶻土門東村府
谷諸兵。合之爲寨二十有四。後增置魚河把都永濟
三山響水建安寧塞新安邊石澇池新興雙山歸德
神木永興饒陽水木瓜園常樂鹽場大栢油黃甫川
諸堡。而罷甎井魚兒河虎都伯顏拜堂兒柳樹會神
木水地灣平夷諸兵。合之爲寨三十有五。嘉靖隆慶
間。再增柳樹澗保寧並復甎井廢亭。又再撤永濟入
柳樹澗守之。今爲城寨三十有八。然後邊防始備。議
者謂無遺策稱雄鎮焉。畢竟棄東勝守延綏爲非策也然前代控制之跡。與今疆域
南北頗爲遼邈。如唐受降三城中。去鎮殆千餘里。東
西相距内地。各不下數百里。其戍守宜若難矣。攷其
時卒不踰二萬。馬未及半。視我乘塞之衆。其勞逸靡
肯何啻相倍。則謀　國建策之士。於斯鎮之形。猶不能

無奇舌焉蓋有以也竊嘗疑之當我 國家疆理之
始出邊入幽鴻纖無外以奮內數千里之區前人已
試之效即連城而郡縣之夫豈不可顧東勝之外無
聞矣此其深謀遠慮不貽天下以無窮之害距好大
喜爭區區較尺寸之利者所能以窺於萬一哉嗟乎
蒼梧塗山舜禹恤下窮邊人漠秦漢勞師觀於帝王
得失之際尤足爲千古之大戒矣予撫治之踰年爲
隆慶辛未會酋長吉能慕我中國 聖人率其族凡
三十一種與其眾數萬欵角頼門解辮請質予既爲

表聞於 上因譯別其部牧謂宜有紀以彰一代文
德之盛而又慮夫外寧內憂我之自治或疎也暇乃
聚米山川梗槩其說用佐與圖所不及而並以此冠
之庶幾後之觀者知吾不可忘有事云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崔子忠道母 參閱

姜鳳阿集

議 姜寶

驛傳議 川湖交界水驛

此議有關水驛凡閩廣間多有下灘之處雖不及峽中上水之難下處也皆宜倣此行之

川中事例凡遞運所官船以江水汎急下而難于上也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

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于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糧無從措辦而川人之受困始亦無從控訴矣余督學時偶帶管驛傳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閱行楚中之兩臺彼此著為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為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參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諭蓋即停泊一兩日以俟候替于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議煩難尤憚于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於川北即聞報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之不

獲申不知此後川湖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余以為此雖一事苟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而不可忽也故既去猶議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有效焉

茶法議 蜀茶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于松潘與腹裏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于黎雅烏思藏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

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
巫山建始等處茶引、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
雅州截一角、碉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消盤于河
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
賣、其從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裏所貴茶、價賤而利
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潘番人資。
而資于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其飲
食乳酪脂膩物。頗富後。而毋嘗以茶為命。茶所以貴
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

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
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為尤甚。茶法道
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茶馬地兼秦蜀洮河）
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為泛常、（至于嫠商皆能坐見）
而付之于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為命、而輕易
于犯我邊患、或從是始、是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
嚴為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茶引不准、私販
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革如例、
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參奏處治如律、如此邊夷

庶畏我乎。此關　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
所繫甚大。不但為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
者、因有關故、著為議如此、

鹽法議　鹽井課額

川鹽出于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為工力煩巨矣、而井
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然亦不甚為累。自大井為
水滲浸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
鹽矣。灶戶以負課往往逃。灶戶逃則課鹽負。額益虧。
於是川之鹽政始敝。後設為法。大井坍者。水滲浸者、

令灶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于
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幫大井所虧
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
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灶戶以另徵
課也。不利于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重徵
課也、以失利于私開小井。即開者亦往往填塞而寢
閣。由是課愈虧而川之鹽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
大小井鹽均令報官發賣。每鹽百斤、給票徵銀六分。
輸官以抵課。通融積算。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發徵

發賣若官自爲市然煩且勞既非體報賣之際無從
而一一稽察之勾考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爲非策萬
一賣數不充非求溢額反虧額歛怨以爲天下之利
始峙于下終乃可峙于上凡事皆然而塩法其一也
甞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鏈于索末懸秤從高
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
鑿井不特勞費亦[illegible]有[illegible]少水[illegible]者鑿而得泉必當
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爲況又另徵重歛
好[illegible]亦將自請鑿者亦人之[illegible][illegible]費矣
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令填塞而寢闕爾於塩政焉攸
濟令第令大井坍者水淤淺者恣灶戶開小井以補

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
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灶戶與民戶
[illegible]謂之利
蓋大其額亦有深意耳
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
告之塩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稗補漫不
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權者

議興伊洛水田　伊洛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
大陽二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
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箱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
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皋順陽濟民等渠
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潤水則嘗析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
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于伊洛瀍澗載在經史
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
之東岸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叡孫
公公言不可蓋其人習于種旱穀憚于胼手胝足之
北人每如此
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于栽插耘耔之方術也

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
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
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秔稻之利于此
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粮重
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粮格不行予嘗爲之請輕
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
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粮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爲
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參錯爲
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有稍致饒裕如永

寧當縣也粮則稍重於輸將不為難亦何至强聒于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二許可也歟予請轉析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為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為議以告後來者

議防倭　閩粵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使我中國人為郷主比登陸則又使我中國人為地主盗倭以剽劫我中國人為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為利直浙皆然閩為甚

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于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略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或置行都司以備倭為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總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為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為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為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與化府地方次東為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最東南為銅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地方彼此犄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最為策之善者也漳之月港向為倭奴窟穴今改設海澄縣于防禦亦為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為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有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雞母澳有宰豬澳有龍眼沙澳有雲蓋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闊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于娘娘宮澳口之前後泊

蒙衝巨艦于澳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于賓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遠慮謂當于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領印其所為新舊城所為宮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亦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名寨上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于

海之外不當于陸于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此等須少用論之誠詳要不出此數而）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盡殲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熙載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倣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息乎

議勦除山寇　汀漳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爲多阻山中險隘爲巢穴藉剽劫民間者以爲黎倚近寨諸奸狡爲耳目而我學校中（海滄漳浦一帶無內亡地）一二無恥生時爲之謀主羽翼挾以取重于有司因（能爲乎）之以爲利其積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曉諸險隘道路之迂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劫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司者率惟怯畏首尾惟奸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賄賂之請無犯所屬地以（邊將錯處可喻賊可乎之事）爲信余廉得汀生陳某者慣通賊爲不才有司所藉賴與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黜也乃爲之祈免再且三予不可竟黜之又廉得漳生曹某者許爲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遂誤其縣官魏某者被禍於土樓予亦欲行黜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嘗兩生能曉暢賊情力爲解余重違其意姑革廪待悛改既又結納南贛軍門借軍功檄予收復也予亦竟黜之我軍門南明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議勦汀漳巨寇藍松山等治近寨諸奸狡爲賊耳目者抵于法而無

恥生予又屢行黜無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隘者爲向導檄參將王如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既不得出末由以因粮于我又無有爲之耳目羽翼者我且擡營進日逼近其巢穴以守之圍賊欲逸而不能於是日飢困多飲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強半矣欲者又三之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輛剖其腹腹多艸乃知賊已粮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爲固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爲之耳目

羽翼則彼固便于出而掠可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而不才有司往往與之私講解冀苟免以無事其弊坐此陷令奸狡人正法矣無恥生相繼黜矣熟知山盬道路者多應募為我用矣我控營而進堅壁而守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貯糧曾不能以歲月計所屯聚之眾本烏合不堪驅以戢彼不能出而掠則無從得食而我既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窘我不輕逞輒發致犯其困獸之鬪則彼有鼠竄穴中而已闕陽明先生昔勦平南贛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八寨實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汪公戚公始亦做而善用之歟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為賊耳目者在軍門撫鎮能正法而學校無恥生我學使則僅僅能黜革而已陳某者以彼黜尚來省應武舉又若曹某者以被黜而卒從海賊矣乎此非不才有司知而猶起文送之海道公溺其言猶愛之為之蔽護致然哉愚以為除惡務本是則軍門撫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于賊巢之傍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容後者閩東西洋地方業已有成議請于

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略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為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復生發是皆係安一方所以為萬全之謀于百年之長慮也闕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與學校為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于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漕河議

潘湖修閘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為先漕河當以鎮江之丹徒丹陽為先丹陽丹徒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武進比無錫蘇州又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而涸其涸也于冬春間為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閘壩為先呂城原建石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兩傍各有壩以備盤剝糧船官船由閘而民船由壩盤剝也此專為通運而設蓋從來然矣由奔牛呂城西至京口亘百六十里而長仰閘壩修復而關閉或久旱河流枯梗也當預蓄練河之水以待放閘而濟運為先在丹陽者為下湖在丹徒丹陽間者為上湖各週四十餘里而廣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滙而爲

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江又秋𥧌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湖佃成田而難于蚕奪也佃田之家私放湖水冀免渰没而利于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為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船空回者與官船不時來往者通閘而行不許閉閘則閘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為之總理者於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

者永述之卷之刑之而行不終歲之計天下事

恆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即每歲勞民挑濬其地形

任壯劣也

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洩而涸即今雖已經挑濬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船淺閣于平地則促小船小車剝載糧米起水車各港瀕戽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船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憂憂乎難矣蓋自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歲以挑濬一節責成于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參論而亦惟每歲一挑濬以塞責畏運軍搽回船而東與官船之去而西來而東者情奪而勢

禁而每歲不復奉閘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為利以蚕奪湖田為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遂多請佃湖底由此遂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為故常而付之于莫可如何此因循日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于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在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溉并利于舟楫來往也姑勿論所論以放運船空回者官船來往者于冬春閒而專事呂城奔牛閘壩得以閉閘而蓄水即北去已承兌

運船乘風潮之便時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為不可也獨河庄一帶民貧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為國家興此無窮之利聞江陰之身港利于江船由彼收泊而惟恐孟瀆河開則河庄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多方行貨以搖官府官府中人多為之左右其說以簧鼓而熒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因田起夫為不便於是其議屢興而屢寢焉識者蓋往往歎之聞近時嘗估計欲開此河矣估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

止窃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
聞漕臺批發挑河銀于丹徒丹陽茂計六七千金而
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係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
未聞缺乏誠為國家興大役以利久遠似難惜此勞
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
矣除各糧運地方又常州府所屬他縣協助外即轉
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于彼召募即令丹徒
丹陽百姓亦量于彼幇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年六
七千金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濬河之勞

亦事體所甚便人心所樂從也況武進係本地方而
河庄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灌溉田畝
之利其有也今欲固湖堤莫若栽植蘆柳于堤下蘆
傍堤栽二四丈濶蘆茂則可以禦風水堤可障柳沿
堤須栽成行柳茂則根入于土堤可固在西南一面
尤所當首加意湖中之地間可許栽蘆蘆所華佃田
內下田水深成蘆難不利湖水滿上田土高而水淺
即湖水滿亦不深於蘆性最相宜故許民間栽蘆者
上田可也下田不可也柳植堤岸兩傍隨人田畝為

界止亦隨人自栽自採所應伐之遠揚廢幾民間肯
自盡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蘆柳之利屬之民可
也屬之官不可也往時課取魚利於網戶而縱令湖
水得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
利而湖水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涸又有剷
取艸皮之時而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
水艸又恣民自取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
私剷取艸皮致湖水涸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
罰於官矣蘆成而計畝徵課可少裨過客之供應寧
于取魚利為多柳成陰而行者蒙蔭堤亦永不壞也

為今之計惟擬革丹陽新佃湖田有妨水道者而務
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嚴以啓
閉而資盤剝于丹陽運河通金壇名七里橋地方橋
傍原有閘其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洩于今
年運完之日即議開孟瀆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
之來去者於冬春間或遇東南風便即乘閘一放已
承允糧船非去每年不出正月終或二月中旬即可
保運船盡過江以北矣其丹徒有山峀易于崩坍丹

陽有沙土易于淤塞去處則兩三年一撈淺可也丹陽之在城市河狹而難廣沙而易淤者三四里許卽閘挑亦不得逼利此則當疏濬西南閘外一帶堅土城濠令廣且深而於此通運可也倘慮及呂城奔牛係于兩府所屬事體不得歸一不免以推調誤事則請令鎭江水利官帶管奔牛閘壩于冬春間可也倘慮及孟河冬春閘水高于江易洩而難蓄則于江口建一大石閘如京口閘可也倘又慮及丹陽之佃湖田者橫生謗議或陰有撓阻于其間則丹徒丹陽其

荒棄地有萬頃洋焉許令改佃于彼以息怨口亦可也近題東南水利專委南臺侍御而運河則仍屬之漕臺漕臺不得巡歷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稽誤中閒有當題請處謂宜題請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國計亦永永可稱便益

記

鎭江府奉　旨增造閘座記　鎭江增造閘座

我鎭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爲漕河河綰東南運道口地形高于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潮冬枯則瀉而西入于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于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爲壩以戽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啣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旣戽去時則又難于來每年循習如此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爲故常狗工吏夾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柢塞而不知往蹟

竟工亦以此

黃河之難十

之有可尋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民極謬採及芻蕘具疏得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犢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啓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撩濬者如丹徒之夾岡猪婆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等處兩三年間或一修與部議者爲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爲民病予嘗統論我鎭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閘南閘東至于大犢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閘陵口

閘尹公橋閘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丹徒傷出而臨江為新建閘為丹徒鎮閘閘凡二丹陽麥舟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家橋太平河口閘凡二皆稽其水之來是於歲漕計所並宜究心者也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虛則裂頹且崩矣後即改而為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兩其下蓋有滿

危焉後即亦改而為以督理匪人也雖保一無瑕而全然堅并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本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為書院石料也冬月下消滅奔牛兩閘底遂高漕舟並稱不便常罷守龍峰穆公焯是予言亟深兩閘底水為去而我呂城閘底愈高無已姑且于其傍近別造一小閘以通運然終非長便計也法當如奔牛上下閘底如本鎮小閘底深其底之高諸閘之啓閉冬月不可不如期貫熟人每乘

舟來不如期而輒啓板板不可不如期啓也則怒而責及守者甚則攜板去投而棄于江往往以勢逞所可慨有禁無然故事也司不敢呵問也不知嘗奉　嚴旨閘規不可不守是所當理諭而力阻也守閘諸員役私通徇不知有官法而輒擅放行往往以賄啓以私情啓所司或不能盡知也閘禁不可不嚴是所當密察而深懲也丹徒之新建閘丹徒鎮閘既放漕舟難徒開弊竇謂當遂塞之可也丹陽麥舟橋水西走金壇之漏卮也陳家橋太平河口二閘兩河各且長園五十里蓄其水可

以濟河水之不足是三閘者並所當冬閉而春啓者也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虞水南走而洩於呂瀆河故當築然民間通舟楫資灌溉之要區也嘗得請于都水使而開不可遂築塞是亦所當冬築而春開者也他如蓄湖水惟謹俾湖水涓滴皆河有來河水惟謹俾河水涓滴皆漕用吏胥之言不可惑河水不必全尾河亦不必全挑也則府謀臺疏與部覆備矣余無庸於言

守

送西溪劉貳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鹽運

吏有不宜於俗而將乎命之爲俗吏也本旨只是其才而反覆發此名論來大家得意之文也官雖遷而不爲榮職有不便于冗而將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爲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是也夫郡貳淸望鹽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能鹽鐵榷酤之論桑孔以爲便而賢良文學以爲不便今舍淸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桑孔之所便而亦欲賢良文學以爲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爲喜而于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徵予文以贈君之行而欲爲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國家用人之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兼公孤者始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操之其以式法授于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

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爲而亦未嘗不兼爲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爲之此亦豈士人之所當爲也哉良以財賦不內宰相則利權散出而耗蠹之害滋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不開而乾沒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爲邦國之財小而爲有司出納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爲與否而凡俗吏冗職之所宜爲盡舉而畀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强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惟潔然不少緇于利者夫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其弊孔之所在其于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運司以鹽爲課關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亦與存焉是非眞能論道眞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然不緇于利而我劉君之爲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帰而去之日如始至君可謂不少緇于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爲而一舉

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不相近情之有不樂
爲而有所辭避遲遲於其間也，況長蘆爲古與燕首
地，郊廟祭祀宮府膳羞百官庶僚之用，於此焉取，此
非他運可比，而敬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當
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爲，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
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哉，是可爲君慶且賀矣。雖然
是又有所當勉乎，將於君之行而有望焉。儒者經濟
學術要在興革利弊，爲國家收實用而行，已志非一
切可以苟然而已也。淮鹽之價高于天下，視長蘆不

啻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便
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于淮，則兩相適均，我
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國課矣，此其利之
當興者也。滄州置司與京師密邇，而豪右便于請托，
故嘗有窩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
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爲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窩
賣于豪右，則商中日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奏
給于權璫，則橫取于北，爭售于南，商病而民亦擾矣，
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

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爲俗吏冗
職之所宜爲，然而我國家分地有拘，不得互相言買，
非敢于破格閣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與，而灌豪積
習從來已久，非作一萌輒有奇中，非敢于爲國斂怨
則雖目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說也，人以
爲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爲國家總利權于一方
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鹽政之大
者也。請君勿以爲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爲之所徒
誠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爲也，吾但能潔然

不少緇于利，而敬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余有望
于君而亦君之所當勉于將來者也。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漳州郡守

[illegible]

福建之漳州爲郡，濱海，我東南頻年有海夷之患，疑
漳之海濱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朝廷以漳守缺
難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桂君，自武選郎往知其府
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
民皆　天子齊民，乃獨以濱海故蒙不韙之疑于人
予爲漳之人恥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

而蒙恥何以稱守賢余又爲太守恥之雖然徒恥之不可也聞漳之濱海人利商舶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齎而後返故人以多齎而返也而疑于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强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于海也而疑於其所從往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濱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之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濱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濱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

夷海島中人習熟其詭怪惡劣之名狀而其刀鏢弩矢機發火攻之技又一一能當其所長而無庸於畏避故知漳人之足以制此寇也當不在廣西兵與永保諸土兵下第患無豪傑者相與倡率之以效用於朝廷爾夫漳人不惟不眞與寇通乃其所長且又足以制寇若此予固爲其人恥之爲其太守恥之而於心則終有不甘焉其說蓋莫若求自效而謹約束庶幾可以明其心于將來故今爲太守計請與衆約曰爾輩力能殲殺此寇請從伉殺以自明否則居者無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有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爲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伉殺此寇亦請從伉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于訟商者不敢輕于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祈赦也若然則太守與其民之恥可以兩釋而俱雪而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其亦少彌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豈獨爲夫漳人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張安茂子美　姚　臺元可　參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目擊時艱乞破常格責實效以安邊禦虜係大業疏　禦虜事宜

臣樸遵小木遭遇盛世常思捐糜軀質以效　朝廷（吳公以劾分宜被名益重諫之臣也而留心邊務若是）

然事關宗社殘係安危莫如達虜故不憚謬妄疏請練兵雖曰慮于未形實則鑒于已著雖曰謀為三年之艾實則有益七年之病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之之策莫如練兵然而議者尚復悠悠不謂其然邇者土蠻東由界嶺口之羅漢洞而入俺來平破昌黎傳答把都兒踰大同犯山西破石州黃台吉劄營白艸川時以輕兵打圍出攔黃花鎮等處是其執能合能分合縱之數也其計三分四出犄角之計也今又縱橫馳騁海留旬餘破城陷寨滿載而歸而諸鎮督撫總兵並無一兵宣揚威武與之抵敵其目中可謂無復中國矣且虜中往往欲搶臨清山東數路臣謂既可深入石州亦可深入臨清又恐一旦長驅直達都城彼有萬全之策我無五日之備則此金湯危如孤注臣每一聞警報未嘗不痛恨悲憤展轉圖惟不能排遣尤以未學軍旅不諳邊圉實乏紓謨可以規畫敷告雖有悃悃獻納之忠亦復欲言中止欲前屢却臣又思之門庭之寇主憂臣辱節今

聖明端臨於上既無左右親倖干預軍國大計而閣部諸臣又皆同寅協恭一時號稱俊傑在位有君有

臣上下同德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天鑒有周昭格于下保此天子生仲山甫惟此時為然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則今日刑政之大莫如邊防若不及今特賜宸斷大破常格選將練兵修戰守之具使其大挫深懲保百年無事則將來之事益不可為夫安不忘危況已危乎竊謂之安誠所謂燕雀處堂不知禍之將至也有宋靖康之禍殷鑒不遠也謹以臣所見聞採擬八事上瀆天聽

計開

一曰聚兵力。夫練士著莫若先練邊軍。當事者輒稱無兵可練。臣愚以為非無兵也。兵不聚也。乃不得其所以分合之執也。何者。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茲其分也。未嘗不可聚。其聚也。未嘗不可分。大都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計利以聽。乃為之埶以佐其外。若卒雜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名曰自弱。犯兵家大忌矣。國家備邊。東起遼陽。西至甘肅。拾鎮官軍不減百萬。今雖虛耗。尚有六十餘萬。若聚此六十萬衆。訓練

三年。直犁虜庭。擣其巢穴。寧能我禦哉。緣此六十餘萬者。散在九邊。以一鎮言。止五六萬有奇。則此六十萬衆之大埶。十分之矣。又一鎮之中。總督標下一枝若干名。總兵副總兵參遊各分一枝若干名。又巡撫兵備各分一枝若干名。近據總督都御史劉燾所稱。該鎮在邊食糧軍六萬。閱營城寨二百餘處。總副參遊提調官不下百員。一應防守坐墩哨報俱此六萬之衆。則此六萬衆之大埶。又零分之矣。埶分而不聚。則雖以六十萬衆全付一鎮。暴師費財。無所用之。何也。素所不較之人。分數不明。先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收。雖有兵與無兵同。故海防之敝莫敝於擺海。邊防之壞莫壞於擺邊。今擺邊寨矣。賊海由邊入。不亦崇虛文而招實禍乎。且各官既各分兵。而該鎮之兵。其强壯者必先盡總督。次巡撫。次兵備。次總兵。次參遊。是督撫哨下兵必精壯者。不過據以自守。而參遊衝鋒殺賊之兵。又皆三選之餘。斯非以我下駟當敵上駟乎。臣以為每一鎮宜合一鎮所轄之兵。聚為一處。擇一總兵官。久而任之。聚而教之。教以

車戰。步戰。騎戰三法。為督撫者不許擁兵一枝。臨時量留百名自衛。其見在標下兵盡發營中操演。其哨（若督撫無標兵則其執輕無以統衆兵）守探報。則就營中輪番差遣。務使上有必勝之將。下有無敵之兵。教之三年或五年。於是連此十鎮之兵。聲為擣巢之計。待賊之來。以戰為主。令其大挫深懲。不敢側目南覷。斯策之上也。兵力既聚。訓練既成。士卒不用命。主將不成功。則總兵不善操練之過。宜伏其辜。如是而邊防不傷者。未之有也。

二曰明事權。夫事權明而後功罪可施也。功罪當而

後事功可集也臣查大明會典凡天下要害去處專設官統兵戍守俱於公侯伯都指揮等官內推舉充任是鎮守事權專在總兵官矣以後因各邊設置未備器械未精軍伍不足乃兵部三年一次具題差文武大臣一員閱實又差御史二員分行巡視是都御史添設之由也當其時閱實而已此後未知何因起巡撫地方之文又不知何因起贊理軍務之文於是巡撫得以制總兵而事權在巡撫矣又因巡撫事權輕而各鎮軍馬難於調遣又設總督都御史如薊遼

總督則嘉靖二十九年添設也此皆一時權宜之計因事而起然自是總督得以制巡撫而事權在總督矣至於失事之後查勘功罪必行巡按乃巡按不行自勘必委兵備道該道委府縣官又巡按有隨營紀功監軍之文乃不自行隨營必委該道該道轉委府縣官是事權又在巡按矣臣每思之以為巡撫事權不如巡按而本兵行事不如知府何者行勘紀功之文一至則兵備府縣官得以制巡撫矣事有甚難莫難於九邊巡撫以其上下有制之者也臣愚以凡督撫相近之地既有總督則巡撫徒擁虛名無益地方不如革去巡撫其以地方事專屬總督至於總兵則上自總督下至通判知縣無不制之至於賊至調度掣肘更多臣前任松江推官正遇倭寇曾經戰陣備知其詳如總督調度之文必兩設也既而巡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又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於前檄之合力追勦於後此中制也又報至兵部兵部具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援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守此中制也文總兵官

兵力既薄事權又輕又有中制之患至於失事罪獨歸之將官所由解體也夫督撫職掌不過調度原無提兵殺賊之文也巡按職掌不過監軍紀功原無調遣之文也兵部調遣虛文也緩不及事也兵機倐忽一刻萬變乃欲以遙度之智中制之權紛亂聽聞使將官口實於此誠非事體古者軍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節今但宜選擇總兵官一員重其事權假以禮貌久其責任督其練兵兵部總督臨時調遣但責其戰不責其守巡按不許調遣勘事紀功俱要親自查勘

不許轉委兵備及府縣官展轉支吾以虛委任之意如此則兵既厚集而事權又明為總兵者必當勤操演恤軍士以戰為歸以死為生以破虜為命其有欲敵不戰則以逗遛觀望罪罪之如臨陣三次不能勝又不能以身赴敵者則總督徑取其首以獻闕下是重事權乃鼓舞將官之術亦舊制也或以總兵無節制其如剝削軍士何臣愚以為剝削軍士正在事權輕而任之不久今重其事權所以責其必戰彼知責其必戰又不他轉必以地方事為己事以軍士命為

己命自然愛恤軍士非真愛惜軍士也愛財莫如愛命方將損其貲以求得人之死力懼不可得也而又屬赴剝為哉

三曰練上著昔人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以臣觀之不獨長技也彼得全勝之勢而我無一勝之策也何者彼無信地合諸部落聯與為同以攖我一鎮我有信地一鎮之中分為幾路故同為異以與之敵一不格也彼無軍民之分一聞傳箭出門皆兵我則民之家九而軍之家一二不格也彼則射獵為生七歲能騎我則白首不識干戈望風先走三不格也彼則斬殺自由威令素積我則文法牽制威令不行四不格也彼勝則利在于下以搶虜為其己事我勝則利歸于上以戰鬬為非己事五不格也彼敗則謀報仇我敗則不復振此六不格也以此較之中國雖有五技實無一技臣以為不如因其勢而反之何者彼之勢焉能加我中國之大也彼之財力焉能加我中國之富也若我亦合中國之全勢而與之鬬虜即驕敢伸息哉不惟中國之全勢也即捐燕代一方之勢亦安敢伸息哉國家建都全燕以一面拒秘

三面而朝天下居重馭輕萬世無疆大業實在于此則所以撻伐蠢夷者不可不日為之謀今永平全被虜患矣順天亦半被虜之區矣設若賊由居庸出薊州則永平遂稱孤援失永平則都城斷其臂也昌平則都城扼其背在國家固宜亟為二府計在二府百姓亦宜自為計臣愚不如且捐永平一府之糧稅差徭討其每年所入若干盡輸之府擇一知府雇其本處精壯之人照依民壯事例編為隊伍練而欲之以

爲長川㕓敵之主兵又申保甲之法于農隙之時擇
有力者爲保長令其父兄子弟備器械糗粮團練于
其本鄉每遇風高月圓之候則練兵聚爲先鋒而保
甲之兵遂爲聲援將見一府之民室家被其寇虜財
物被其搶擄男女被其殺害田地被其拋荒彼必思
所以自全之策而官府又從而倡其勇敢揚其威武
彼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仇未有不樂趨
事者也在　朝廷以一府之粮差養一府之兵以捍
四方宜無不可如永平有試則山西之蔚州石州各

沿邊州縣俱以此法行之則家自爲戰人自爲守沿
邊皆兵矣或曰永平之民脆弱不可用臣曰不然夫
莫脆于江南臣見知府譚綸練台州兵則台兵以強
甁總兵戚繼光練義烏兵則烏兵以強稱人情不可
慮始重賞之下勇夫出焉昔李牧備邊不過雁門一
太守豈借兵于異地哉臣聞虜人初入之時雖以邊
兵精銳敢不能當及其分投搶擄則鄉人得而捕之
若行令鄉人能捕一賊者賞百金或照軍功受職則
鄉民有不以殺賊爲利者哉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

千誠確言也

四曰議粮餉臣聞國之貧於師者遠輸練兵要矣粮
餉先焉今竭四方之力以輸戶部竭戶部之力以輸
各邊然而司邊者每每告急司計者每每告匱臣思
之今日天下所輸戶部之額即　祖宗以來所輸舊
額有增無減也今日在邊食粮之軍即　祖宗以來
舊額有減無增也昔何有餘今何不足臣于戶部之
數不能悉知大略以外困于邊餉而內困于冗食也
祖宗之時資邊有鹽法今則鹽法不行矣　祖宗之

時資邊有屯田今則屯法不修矣斯二者宜亟復舊
章以資邊詎但二法廢弛日久急難修復即欲修復
未必遽收其利燃眉之急欺必取給戶部而戶部告
匱積非一日矣又臣前者練兵三萬之說錢粮無措
將來之官則庫藏久虛將取之民則軍民久困弊以
無食并兵不練則將坐視其斃而不之救乎臣聞理
財無良法去其所以害財者而已矣今之害財者無
如冗官冗役而冗官冗役莫冗于錦衣衛莫冗于內
府言官屢有請者俱以秦人視越不之恤也臣杳得

各監局內使嘉靖四十一年止一萬一千今有一萬五千八十餘員名。此非　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供應于內萬人足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役其食粮以養兵伍千。豈不稱便。又查得各監局工匠一萬五千八百餘員名。此非　祖宗舊額以漸增之者也。夫幹辦於下萬人多矣。如蒙勅下各監局減去五千以養兵五千。豈不稱便。錦衣衛食粮軍投三萬三千九百餘員名。不太冗乎。其間冒功陞授冒名頂替者多也。必非　祖宗舊額也。又京營軍冒名假

充者多。無事則支粮閑調則弃去。無益也。若查去若干。則可養兵若干矣。此則汰無益養有益。裕國足邊莫良于此。或以爲傷中貴人之心。臣愚不然。古之賢君。減后宮之賸。發內帑之綃以供邊費。非不知愛惜也。蓋以邊陲安。得以享后宮之奉。係內帑之富。如邊陲不靖。則不得享后宮之奉。係內帑之富。故捐此目前之小利。成無窮之美畜也。今以　陛下克寬克仁節用愛民。諸凡土木不急之工一切停罷。則諸匠役養之何益。誠　陛下念邊陲之急。有關宗社。則內侍諸人必有分（言出貴人不得而容）　陛下之憂。先公家之急。方將捐其蓋藏以輸邊計。又何冗役之不可去乎。

五曰繕城守。臣聞上守守在四夷。必不可得。則高城深池以待暴客。聖世所不廢焉。國家限界中外。長城萬里。設立墩堡。傳報警急。固云密矣。連年因虜騎侵犯無時。修墻築墩。歲無寧日。然而賊至輒入。竟無一阻。往卽弗論。近因久雨。邊墻塌倒。上廑憂慮。特遣大臣修築。當卽報完。曾未越月。而東虜土蠻實由墻進。未聞一阻。何者。邊墻雖高。若無人守。與無墻同。擺邊

雖衆。兵力若薄。與不擺同。臣愚不如且將各邊修墻銀兩暫那移爲沿邊州縣修理城池之用。夷狄之性。辟則犬也。夫犬之盜食也。盜得一味。則必闖腥數來。往者不當攻堡。旣攻一堡。盡得其利。後乃併力攻堡。不數年間而沿邊各堡遂空。今年連破二城。旣得其利。虜必再來併力攻城。沿邊州縣。更何足恃。且石州之破。關係非細。蓋稍在內地。子女玉帛非邊地比。乃遂踰千里直搗其虛。盡收其守輜服而歸。此而無懼繼後爭趨各城。仰窺京師。不知其何如爲計。則各州

縣城池誠不可不繕修也。夫中國之與夷狄隣，猶富人之與盜賊處也。彼盜賊日夜窺覘其富人之所有，而富人不爲高其垣牖、厚其茨蓋、謹其扃鑰、嚴其守望，不幾于漫藏誨盜乎。至于守城之具，則在明斥堠、謹禁防、守要害、置器械、廣人鄉民、設奇張疑，多方以誤之，據險以乘之，責在守令矣。議者多以虜利騎射，不利攻城，石州之破，蓋緣不覺其來，乃追逐鄉民，因尾其後擁而入城，非其能攻也。即今財用不足，州縣尚多，安能辦此力役哉。臣謂此偷安養禍之託，僥倖

一日之無事者也。臣嘗熟得江南彼倭破城之故矣。蓋一縣之中，貧者多矣，必有富人焉；愚者多矣，必有桀猾之徒焉。桀猾之徒，其心常不逞，而其黠也，必衝外之變，因而收拾其搶鹵之餘，往往以是破城。今各州縣，固京師屛蔽之地也。夫既有城池矣，特繕修之耳，安得不爲之所也哉。

六曰廣間諜。夫間諜，兵之先也。兵法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衆者，先知也。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故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今虜人往往得吾中國人之奴，九間諜吾中國人也，向道吾中國人也。故石州之事，乘我不備，徑趨石州，城已破矣，而我兵息鼓偃旗，徐徐然執其鄉之人而問賊所至。夫彼以善用間而勝，我以不善用間而敗也。夫　中國之大，九邊十鎮之雄，諸臣之略，不聞得一間人而用之，而區區醜虜苦寒之地，乃能得吾中國人之奴力，其故何哉。蓋其賞罰信必。吾中國之人往至其地，皆有牛羊妻孥之聚，其爲所用者，即與統部人馬，而無賴窮民，安得不弃此網維，作彼

耳目。是驅中國人爲虜人間也。臣聞昔稱燕趙多刺客奴士，如荊軻聶政之流，今安知其無也。又聞近日入犯，永平東虜半係朶顏三衛屬夷，彼蓋習知中國之無兵，故不但爲虜向道，且以自利其所得也。夫夷性何常，惟利是趨，誠不愛金帛，善得其心，則此屬夷可使爲間。中國在虜之人數多，或往年身負不義，又近日彼其驅脅，或既逃回，又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羊、夷器俱聽其自得，而又不愛金帛，不愛爵賞，間或給之空地，或容其統領人馬，賄道其心

得其死力則此等可使為間人無賢不肖報恩則一彼其先盡力于虜人者以其厚利也而吾以厚利易之彼將以虜之間為我之間故事有倒行逆施而不失其正者用間是也昔尉繚子說秦王以亡三十萬金可盡間天下諸侯漢王捐四十萬金以付陳平不問出入竟間項羽誅亞夫今不患無間患無四十萬金不患無四十萬金患文法密不患文法密患無善用間之人何者非仁義則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今欲責之督撫則督撫不能得間必宜責之

總兵矣必總兵賢素有威望足以服其心必總兵智素有密圖足以服其心必總兵久任信任既專足以服其心合此三者而又假以四十萬金而後間可得也為有善用間之人而可任總兵者哉此間之所由不可得也今不惟不得間也賊進永平不三百里然聲息一日不通者有之蓋兵部惟憑撫按塘報撫按之報必先具本題知必用印必承差必經驛遞遲回展轉站必稽遲萬一虜騎疾馳中邀驛路則城門不及閉如石州之事可鑒也臣當首慮之而未得以窮

盡其說臣愚以為間諜卽不得而軍情飛報不可不先時而處備者也

七曰整營務國家京營之制主訓練在京官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征伐非虛設也景泰間兵部尚書于謙提督其事而清風店一捷虜陣大挫蹴五六十年不敢侵犯邊關此則京營之軍也今議者輒以營軍決不可教臣謂　祖宗養此十萬人積數百年委之無用遽已乎營政之弊久矣久則難變也亦在尋其弊而救之耳其弊者何也廢弛日久卒不服習猾

就繩縛群起譟呼此苟玩之弊也軍多頂替冒支月糧一聞調遣則曰我原非軍此假充之弊也悍夫驕卒素有憑依輦轂之下法度難行此憑依之弊也素不經戰鬪鼓先怯此畏怯之弊也督理大臣雖有專任未幾輒有遷轉上懷苟且下懷覬望此速轉之弊也以此五者夷猶延緩故遂以營軍決不可用既張其名益廢其實臣以為誠得其人而久任之則速遷之弊不行于上前四弊者皆可整理于下何者廢弛之弊起于自守若以　祖宗舊制三令而五申之曰

此原備四方征伐也縱今有營伍調拒戰則士卒目
有對壘之心人人有赴敵之意而苟玩之弊可革
矣營軍原隸五府其管哨官相應以衛所掌印官領
之今指揮千百戶本管等官稍精力能事者黃緣掌
印而在操俱老弱不堪用之人而官與軍素不識認
冒頂內之若今考選各衛所官有精力能事者掌印
兼領本哨則將指疏成兵將相依而冒頂之弊可革
矣嚴勑協理之臣申明軍令展布才猷操演之時有
不用命者從以軍法行事與臨陣同勿爲流言所惑

則憑依之弊可革矣教以車戰步戰騎戰三法而車
戰爲先車戰上可載火器下可載糗糧馬不能衝箭
不能入戰則爲陣止則爲營進有所恃退有所息故
先之以車以衝其鋒次之以步以攻其散次之以騎
以角其零又選爲上中下三等上爲戰兵中爲應兵
下爲守兵教之有成漸漸能之于邊以觀虜情經戰
陣作其勇敢之氣示以能勝之機則畏怯之弊可革
矣此四弊者不難革惟勿得其人而久任之耳今蒙
陛下簡命侍郎曹邦輔邦輔者赤心臣也以實事整
理者也主將有必戰之心則軍士不敢有偷生之意
卽今整理戎務無出邦輔但不知其所操演者何法
臣愚誠不知兵臣愚以爲安急取今之名將善練兵
者以佐之順其志意假以權宜相與整理則營車可
以列陣而待敵矣且使諜者知我日夜預備有不可
勝之形而雄心陰謀亦可必逆折之臣愚淸風居一
戰則爲之竊想而嘆息焉今願 陛下之留意也
人曰求眞才今邊事之壞未足深慮而其最大壞深
慮者莫甚于人才天地生材自周一代之用世何嘗

乏才也責之以備則雖唐虞之際不過五人任之以
器則晉趙衰一舉而得七十餘人唐裴垍一疏而得
三十餘人世何嘗乏才特 朝廷所以鼓舞而隆任
之者何如耳今士夫間每語邊事則稱才難才難臣
亦以爲難也而所以難者則起于邊才之說邊才者
以其有濟邊之才也官人者因其地之難居時之難
處每遇員缺輒求之閑廢或疎遠與有過之人而用
之以爲姑用之于邊云爾而閑廢疎遠者與夫有過
者亦自知其非賢任也姑以爲吾且借是以階美官

云爾。於是有使貪使詐之名。明知其貪與詐也。而貪。詐之罰以邊才而免矣。實無邊才也。其貪詐者亦自知其不免于公論也。將以邊才自誇。以求免其貪詐之名。實無濟邊之具也。故邊事之託。往往爲不肯之地。即有以才名推者。亦逕逕縮縮。不樂往。即其地。何者。避其名也。修行者則曰自有好官可做。何事於兵。談道者則曰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而官人者亦曰其修潔人也。其談道人也。非所以用之于邊也。于是修行談道者。足跡不涉幾甸之外。而坐致公卿之

位。既取賢者之美名。又叨清要之美任。邊陲之事。任其敗壞。不肯出一身以當之。非惟不肯出其一身也。即一語不敢出諸口。呼嗟滑者不肯爲。軟者不能爲。賢者不屑爲。不肖者爲之而壞事。故薦人于邊未必濟邊而壞真才。莫甚于邊才之說。爲今之計。宜罷邊才之名而幽求真才。求真才須于今公卿中有清潔負賢名者始。則後生將曰。是賢者之地。乃可以勸也。臣聞唐臣狄仁傑、宋臣寇準、韓琦、富弼、范仲淹功名事業起於邊閫。既居相府。一有警急。復往經略。諸臣未嘗以邊事自嫌。本朝王驥、于謙、項忠、余子俊輩。皆以邊事著名。而今之人。亦未嘗以邊才輕諸臣。臣愚以爲督撫員缺。須擇賢者往任。其沿邊諸府州縣。宜以進士推選。使得以出入歷練其事。庶　朝廷用之者既賢。而一代真才。必有如狄仁傑韓琦諸臣者出爲國家經略矣。議者猶以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強所不能。既壞其人。尤壞其事。臣謂不然。夫所謂賢者。非默默株守之謂也。必誠與才合一之謂也。謂賢者不能與事立功者。未之有也。若大熱賊來。提兵格殺。責

在總兵。今以總兵之罪罪督撫。而欲賢者操行伍之役。宜其不屑矣。臣愚以爲在　朝廷宜寬文法。明職掌。勅吏部擇今之所謂大賢極一時之選者。任之以經略之事。謂盛明之世。無狄韓諸人樂爲之用。臣不信也。故經略邊事。宜以賢者往。何者將兵者將。將將者在督撫。蓋賢者往。則其風聲意氣。先足以感動其忠義之心。而消其貪鄙之習。此整理邊防之首務也。伏乞　皇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張安茂子美 選輯
姚 瑩元可 參閱

悟齋文集

疏 吳時來

應詔陳言邊務疏 邊務

臣讀 聖諭朕看得東西二鎮虜寇搶殺至甚防虜之計如何預處卿等會文武羣臣着實詳議來看欽

此欽遵臣仰惟 皇上注意邊陲加惠民瘼特降綸音博收羣策真天將啓大聖人以大有爲之一機也昔虞舜勤四岳之咨而蠻夷率服文王奮赫斯之怒而有密徂遏正愚臣所深望于 陛下今日者焉先該臣目擊時艱乞勅九卿會議中列八事仰冀採擇伏蒙 俞允下部臣看詳今又莊誦德音臣等伏思愚昧寡識無復萬全之策仰裨廟謨顧職司獻納況當 主上思患預防之會諸臣畢誠殫智之秋若有一二未盡之見又復惜已隱情不以上告是 陛下方虛懷以待而臣有懷不吐不幾於虛下問之盛心乎敢再竭愚慮採掇十事冒瀆 天聽如蒙勅下諸臣併議臣不勝感激之至

計開

一曰重兵部之選以養眞才臣聞才難而濟變之才尤難必養之而後才可長重之而後才可出也今宜簡天下賢才聚于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今兵部侍郎已添設）必其素負經世之略而又有勵世之節者以居之凡居兵部堂上皆稱慎選也令其每歲帶司官二員遍歷邊塞如各

鎮總督有缺即以侍郎往代其任如吏部有缺即以（當今邊才一乏人宜專遴選堪屬以備）總督入代其任吏兵兩部互相出入以示隆重均節之義而他部不與焉至于兵部主事宜毋司添設四（任使習邊事）五員其員缺不輒陞授照依科道事例必遇缺五六員以上特爲題知或于五部司官內取其才思精敏器宇恢弘者調用或行取天下推官知州知縣考選陞授凡居兵部司官皆稱慎選也每歲各司各差一員從侍郎行邊如吏部司官有缺必於兵部曾歷邊者調用或仍以吏部調兵部亦互相出入而他部不

與爲。其陞遷與吏部等。如職方郎中。曾經考滿。與防秋後果效有勤勞。即陞四品少卿。何者吏部易而兵部難。吏部利害輕而兵部利害重也。如此則養之日久。待之既隆。於邊關要害邊情虛實。得以熟諳。入兵部則居懋遷之科。出兵部又有大任之責。有抱負者將樂爲　朝廷用。此儲養眞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二曰權江北入衛之需以練精兵。夫邊塞有四大患。朶顏三衛以中國虜夷。與虜連姻。撫賞徒勤。反資力猜。一大患也。中國逃民。散入虜中。如板聲地方。聚黨

成隊。動以萬計。二大患也。沿邊墩堡。名爲哨守。其實納稅外夷。暗通關節。三大患也。大同悍卒。不服約束。轉與虜親。縱其出入。四大患也。夫此四者。不在彼而在此。何者我無精兵。內備日弛。不得所以居重之埶故也。臣向者練兵之說。蓋先聲也。略啓其意而不敢盡發其機。今禍變已著矣。則練兵蓋不可已。我有重兵士卒奮勵。軍威振肅。然後責屬夷以不應援。則賞不必濫。彼自將效誠。責大同以不堵截。則罰不必加。彼自將用命。克敵制勝。其機在我。然後揚言出塞。設計搗巢。密授各邊。遥爲救應。將邊軍有恃。而自不輸敵。叛民有懼。而潛自來歸。此居重馭輕之埶也。至于所練之兵。或營中挑選二萬。或再召募一萬。其召募所需。臣訪得江北鳳陽入衛班軍四萬。至則逃回。或在途逃回。拘攝雖嚴。無濟於用。又每名各府給路銀三兩。至京每名月給米一石二斗。如免其入衛。扣取各名下路費之銀。可得銀一十二萬。可省倉米二十萬。即可養兵一萬。是免無益之調以養此有用之實。乃救敝補偏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三曰議入衛之兵以實邊塞。夫入衛乃先年權宜之計耳。後率以爲常。遠赴千里之外。動經踰年之久。人馬俱敝。無有息期。是自撤藩籬而縱之入門也。從古禦戎。非求其勝。在制之而已。制之之術。莫如强邊。今不制之於外。待其深入。而欲補塞罅漏。列置于平原易野之間。埶必不格。臣以爲門庭不可不守。而藩籬決不可撤。即如墻子嶺馬蘭谷太平寨等處。各見有入衛兵一枝。令秋胡馬南突。不聞一濟。何者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奔命爲疲。譏怨易生。無益于用。不

如大之非。轄去內地之捍禦正所以厚邊鄙之藩籬
也。往于各路防守則總督劉燾所開石門寨舊有遊
兵一千，欲再募二千，可罷遼東入衛一枝。如燕河營
將係定兵調守可罷岡原入衛兵一枝。如太平寨寨
垣可恃且有總督標兵二枝可罷延綏入衛兵一枝
如黃花鎮有總兵標兵二枝可罷寧夏入衛兵一枝
大陝西遼東皆稱孤援。尚宜添兵增守。安得復分其
力。蓋身膺利害之寄，言必不謬，其議似或可從。如此
則藩籬漸固，虜如深入寇貢，諸鎮以乘虛搗巢乃制

謀攻心之策所當併議也。
四曰慎守令之選以撫邊民。臣聞人心惟和，固于金
湯，今邊民外則戕賊于強寇，內則戕賊于功級，望望
焉罔所控告，彼罔恨強虜之侵凌，而亦未必不憤上
官之未有以庇之也。且沿邊之民，往往淪入于虜。本
之征徭繁重，而貪官虐吏。又從而驅之，于是漸謀向
虜，以為休息之期。及今不早圖之，臣恐瓦解勢成，其
所句引輸向不止沿邊一帶已也。然早圖之者責在
守令。臣聞沿邊知州知縣，率多耄荒之人，彼見地方

疲病日以多，故朝夕圖為歸老之計，百姓將何所賴
依也。今宜邊方各府州縣，俱以進士往任之。令撫其
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丕乏，以安其生理。其
被虜歿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則喻
以復仇之義，發其怒敵之機，每及秋防，先時收斂，有
村堡者收入村堡，無村堡者收入縣城，宜以國恩撫
以惠政，簡其強壯，懸以厚賞，示以方略，日夜淬礪，謀
報其父兄之仇，以泄　朝廷之憤，彼以青年茂才，往
即其地，又知其責之不容他諉，必將深思熟慮，求舉

于其職，即不能破虜，亦可以守城。夫禦虜莫先安民。
此守令不可不慎選也。昔宋與虜逼近，而宋祈守定
州，范仲淹守綏州，蓋務在得人，期以收拾民心，意正
在此，如果撫恤既勤，保障有效。撫按狀其異績，特為
薦揚，即待以不次之擢，如此則既輯地方，亦所以歷
練真才，乃安民知人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五曰寬在逃之律以實軍伍。臣聞各邊軍士逃亡，其
實不及舊額之半。今委官查點名數俱在，而實則亡
何也。蓋公畏律條之重，而私冒支糧之利也。臣查大

明律親管頭目不行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小旗名下逃去五名者降充軍人總旗名下逃去二十五名者降充小旗百戶名下逃去一十名者減俸一石遞減至逃去五十名者追奪降充總旗以是各親管官不敢開逃逃愈多愈不敢報今宜委兵部司官一員徑核其實寬其文法令其在逃者從實開報如有私自頂替支糧者許塡脚色明著頂補令各親管官收管著伍如有智謀出衆膂力過人及立有戰功照格陞賞此不召募之召募也至于總兵而下各以官

之大小各占差使刺繡彫鏤攻金治木因而收其班直冒其月賞而家頓饒貲與善興滅之流則又假以美差其實在營對敵者每十之六七類皆老懦飢寒之夫人無驘根馬非宿飽如之何其能破虜也今宜一併蒐補凡强壯殷實之人選爲先鋒盡配以馬此强邊足伍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六曰定久任之法以責實效夫久任乃求治良法其在邊防尤爲先務何者邊防之壞久矣正在各邊都御史見在事之難任往往日冀遷轉得以去其地爲幸又或日招彈劾得以去其地爲幸既汲汲思去必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等官亦各效尤苟免陰納款賂令虜弗踐己地嫁禍鄰封以僥倖目前之無事傍觀竊笑有實地方之名在薊鎭則實宜大在宣大則實陝西虜亦覘其厚薄以爲向背故敢深入長驅而不忌我之乘其後者有以也今該吏部慮周封疆凡所推用皆極一時之選矣誠恐陞遷或驟涖理日淺卽有忠誠體國之心然於虜情虛實與地方利害不暇熟籌臣愚欲凡文武之臣俱限以三年一考

未及三年卽賢弗陞卽有失事弗罰待其三年考滿然後陞級其立有邊功則待以不次凡陞官加級俱就本地遷轉弗得轉以別地以遂其求去之計如督撫總兵歷任三年六年能者當效其官不能當劾其職又復一卒不練一策莫施致寇之來貽憂　君父此苟玩欺傍之臣宜正其罰如督撫歷邊九年忠猷宜著卽以入補冢宰之缺或特命入閣以示優報之意此勸能核實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七曰嚴寨垣之禁以便戍守臣聞三軍勇猛不如一

林之茂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險亦多端矣或以山河或以箐樹或以關水平夷處口數路山坡平坦相應增修邊墻至于薊鎮居庸以西至保定真定及山西雁門俱各塞垣連天林木蓊蔚崇岡複嶺曲折廻盤人跡鮮經虜騎難到無事戍守而障蔽不通中有關門隘口不過數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國家以西山為長城而下關口設守置備以拒胡馬蓋誠有足恃也近年官府狃于治平人庶安于苟玩富民奸商販賣板

枋動興工匠沿山採取晝夜輸日斬月伐二百年長養深林茂樹皆成蕭疎甚且一望濯濯介焉成路則今之戍守又加難矣臣愚以為宜及今責巡關御史申嚴法禁責各鎮巡撫設計長養不以爲樂而自阻勿以人言而𢧐成此則不修邊之修邊所當併議者也

八曰修築墩堡以增保障臣讀唐臣陸贄論邊之議惟用我所長以乘其短而其用長之道則在墊蹊隧壘軍營使虜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知堅壁清野不特困虜亦以收民也臣聞宣大等處先年曾設置墩堡屢被虜攻非設之城而永平墻垣綿亘聯間有墩堡悉近官路之旁各鄉蕭落並未設置何者力固有所不能徧也大虜寇南入曾不踰旬即竭力攻堡動經數日與其彌原野不如墩堡基置今凡沿邊舊有墩堡等處凡已被攻未被攻者相應奏官分投逐一閱視應修理者修理應加幫者加幫至于順天永平各州縣村落相聯等處已被虜未被虜者行令該州縣沿鄉閱視其未有墩堡者

小村并大村或居民有力者自築其無力者或令小戶幫築或官給半功或給全功其已有墩堡者亦為修理加補使曠野零戶老弱婦女城廓所不能收者皆有墩堡可恃乃保障居民之策所當併議者也

九曰查革種馬以濟兵餉臣查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孳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

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孳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叅虛名而貽實害乎。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解之馬若干，某省若干，某州縣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餉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殊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養馬艸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艸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此亦權宜之言耳解

俵之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兵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而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馬盡革，則兌軍將何以乎。蓋不知兌軍之數，舊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巡撫浸及于保定種馬，乃胥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也。

十日克振厥威，以懷携二虜，寇深入，蓋由邊防懈弛，邊脩既飭，然後問罪之師，可以次而舉矣。國家置朶顏三衛以制東北二虜，則歲有撫賞之恩，置大同以捍山西，則家有月糧之給。乃任其侵犯，轉爲向道，今年叅將吳昂爲屬夷所殺，石州知州王亮采爲北虜所殺，皆近年所未有之大變也。苟屬夷與大同能議其後，乘敝而起，雖欲長驅得無憚乎。臣聞正德間，把兒孫射殺叅將陳乾，曾興師致討，威振絕域，聲施至今。宜循國家故事，特降勅書，備述二百年撫養之恩，歷數其縱虜負國之罪，責之以立功報効之誠，如賊再入，不行覩覺而動，邀其歸路，正所謂縱所遺患之

虎，而豢所不種之貓也。後將何制耶。若謂因循日久，激之變生，臣謂不然。彼雖匪度，然所以震疊怵慄之者，頼 朝廷之明威。昔唐德宗貞元詔下，則背卒至于感激流涕；憲宗處置得宜，則悍將皆輿尸討賊。何者 天威赫疊，自足以動其心，而奪其氣也。彼世受國恩，各秉入理，寧悍然不一動心乎。如是而猶不悛，則聲其不義，與天下共棄之可也。此恩威兼著之道，乃其機不在邊鄙，而在 朝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家禎善先

謝廷楨提月　參閱

褚司農文集

疏　褚鈇

乞勘新增牧地銀兩疏（新增牧地銀兩）

臣于隆慶五年七月內接見邸報該陝西總督王題稱苑馬寺牧地先年止有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十匹邇來牧軍占種官民田地及開墾荒熟巳近八萬所養兒騍馬止七千匹欲將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徵銀四萬五千兩解固原兵備道牧府充餉巡茶御史督催完解每年終造冊奏繳等因該兵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臣謂此舉殆徒得其粲而未考其詳止計目前之小利而不顧邊防之大計者此臣職掌所關不敢緘默竊惟陝西一省西北二面俱隣番虜故當國初開設六監二十四苑養馬供邊　祖宗良有深意後奉例裁革止存兩監七苑額地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六十畝原為給軍牧馬未嘗起科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查理牧地高山陡澗四萬一千六百二十餘頃水草便利堪以牧種荒熟地共六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頃于內擇平川熟地八千三百一十六頃徵銀八百三十一兩六錢兩寺公費牧軍除種地外每月各支粮六斗種馬數少又常奏討內帑銀買補所以當時牧軍安業馬匹數多至嘉靖三十七年御史梁汝魁復查前地見牧丁開墾草場又增銀一千七百六十三兩遞年追徵逼迫逃移不可勝言故前御史王天爵奏請蠲豁欲復弘治之舊見奉欽依行撫按勘處假使七苑地土盡皆平川熟地或應加徵銀兩則楊都御史當先為之王御史亦不為之奏豁矣矧七苑見今養馬七千九百四十匹比弘治間數雖不同每年遇倒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未嘗少此外又買補倒失追納虧欠每歲牧丁所出不啻萬兩而陸續牧養銀買茶易并拏獲私馬又不止一千五百餘匹若有倒失虧欠一例追賠近年總督衙門

又將月粮盡行裁革、牧軍苦累、逃亡過半、且各苑設鄰邊隅、山高地寒、土脈磽薄、五穀鮮收、有今歲開種而明年即拋荒者、有欲種此段而復新開別段者。論大槩畝數雖多、較其實堪種甚少、此寺道之所常言。而臣體訪之極真者。雖舊額地畝銀兩、本等倒失虧欠、尚辦納不前、徃徃棄馬逃移、今一旦又加銀四萬五千兩、則數日愈多。供辦愈難、將來負累不堪、則軍逃地荒、馬匹無人牧養、不但新增之未完、且併原額而胥失之矣。縱一時嚴刑追完、臣恐竭澤而漁、得魚

雖多而明年無魚也。且查得前地、該先任總督王崇古御史李艮臣因軍民互相告爭、會同丈勘、第彼時委官不得其人、或增一為十、或奪彼與此、非惟不得其平、反致大啓爭端、續該前御史楊相題奏欽依勘合前來、臣與總督撫按衙門嚴催寺道會丈、尚未明的。豈安遽議增加、以臣愚計、必須丈勘完日。方可酌量施行、伏乞勅下兵部、從長議處、或俯賜仍舊、或行撫按會勘、果係侵占軍民田地、則當撥給軍民照舊辦納屯粮、若係原額牧地、則當仍給牧軍養馬、縱地

多馬少、只宜徵銀買馬、以復弘治年間養馬萬餘之數、如係高山陡澗、不堪耕種、則當責令還官。並為草場、以為芻牧之所、不許私自開耕、如有故違、容臣着實參問、則芻牧廣而軍實充、　祖宗之舊制既不至紛更、而邊防之重計、亦永有攸賴矣。又豈止牧丁之蘇息而已哉。

條議茶馬事宜疏　茶馬

臣惟茶法馬政、內充軍實、外馭番夷、最為國家重務臣愚謬承任使、接管以來、悉心咨訪、頗得其槩、除條

理細微者、遵勅酌行、事體重大者、專疏題請外、間有積習因循、而法當振飭、舊例拘泥、而時應通變者、敬摅一得、條為五事、上塵　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采、覆題令臣施行、庶廢墜可舉、蠹弊可釐、而邊計未必無小補矣、

一曰謀招中以圖實用、臣查得洮河西寧三茶司、每年招番中馬、俱委廉能有司、時有定期、馬有定額、而招中者俱堪騎牧、惟甘州茶司、近年新設、暫委彼處防守等官、陸續招中、不肯着實揀選、止取老弱充數

而地方官豪間多收買不堪，頭番目中，徒費官茶，無
禪實用。且馬數多寡不一，番夷出入無常，非惟招商
中茶引數難定，抑恐通番交易，引惹釁端，似非所以
慎邊防而籌國計也。合無以後將甘州茶司比照三
茶司事例，定以六月開中，聽臣衙門行分巡西寧道，
擇委廉幹官員，會同彼處將領，撫調番族，依期前來，
不拘兒騍牙馬，俱要九歲以下四歲以上，高三尺七
寸以上，膘壯堪以騎征者，方許中納。每年大約以八
百匹為止，務限兩月以裏通完。其合用茶篦，聽臣如

數抑筭，招商買運，仍禁官豪勢要，不許私相貿易，頂
番目中，違者查照律例從重問遣，庶馬皆堪用，茶不
虛費矣。

一曰議商茶以革積弊。臣查得舊例，招商中茶，上引
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曬一篦，
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商上引
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十篦，名曰酬
勞。此外又量免差徭，厚加犒賞，經過漢中鞏昌地方，
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稽查奸弊，情法本為

兼至。近年以來，積習因循，府州縣正官不肯經心料
理，率多轉委首領，受賄容情，以致姦商假以附茶為
由，任意夾帶，恣情私販，甚至漢中盤過，有二三年不
到茶司者，鞏昌招中，有十數年不銷原引者。比到茶
司，又買求官吏，將絕細極重黑茶挑作附茶，盡數入
己，獲利數倍，至領由正茶，將黑茶貨賣，黃茶寄頓店
舍，待下年仍復交官，換新茶，輒又入己，玩法欺公，弊
難枚舉。然舊例又不論違限久近，附茶一槩准給，所
以勸商無勸，懲商無懲，而茶法壞矣。合無今後招商

引內註定一年完者厚賞，二年量賞，三年免究，四年
問罪，仍抽附茶一半入官，五年問罪，附茶盡數入官，
不准再報，六年以上，即係老引，興販照例問遣。其經
過漢中鞏昌，專責理刑推官查照引內篦斤，若盤
驗不拘正茶附茶，每篦俱重七斤，如有引外夾帶，及
正附篦斤不同者，即行截入官，若係假茶，盡數焚燒，
仍將本商問罪。倘推官員缺，分委同知通判代任，不
許仍委首領，致滋弊端。各處巡捕官，照臣新定長單，
催儹人夫，令商出備腳價，挨次每引一起發運，不許

零散參差。以防夾帶。仍差人押送前途、刻期銷繳、不許任意耽延。短販作弊。運到茶司。監收官將附茶信手抽給正茶、拈鬮對分貯庫易馬、完日應給商番黃茶、仍從頭徹尾、刓去一篦、以防下次抵換赶上易馬者、准令領賣、如違不分正附、貯庫、俱待下年給領、庶茶篦皆得精美、商人不敢稽遲、番夷樂從而招中不誤矣、

三曰議種馬以蕃孳牧、臣查得延寧固原甘肅四鎮、每年俵給官軍馬匹、各有題准定數、近甘州設立茶

司、議將四川課茶徵本色、解運該司、招番易馬、繼因川民苦累、改徵折色、每年該銀二千二百七十八兩、聽甘肅巡撫衙門買馬支用、後又題准將前銀改解苑馬寺二百八十五匹、免給甘鎮、彼時蓋慮甘州茶司新設、招中勢恐難行、故為此議、今查該鎮除西寧茶馬、每年同各鎮照常給領外、自嘉靖四十三年始、至隆慶五年止、共中過甘州茶馬四千九百三十匹、又免過西寧該解牧馬五百七十匹、是在甘鎮、則新增五千五百之馬、在各鎮則止領舊日之數。已屬多寡不均。且蘭州商茶、臣俱依期解運甘州、而四川課銀、遲未分文解到該寺、又為有名無實、即今苑馬寺見在種馬、止八千七十九匹、數本不多、每年選俵固原延寧三鎮二千匹、額不可少、雖有孳生補賠之駒。畢竟不及應俵之數、若不早為湊處、則監苑漸虛、孳生愈少、查得弘治十七年、都御史楊一清曾奏准支太僕寺馬價銀四萬二千兩、買馬七千匹、故一時種馬至一萬三千餘匹、孳生亦多、但內帑空虛、時難比例、雖臣通融湊處、力尚可為、合無將前原免給甘鎮

馬二百八十五匹、自隆慶六年起、照舊解苑馬寺孳牧、其四川拖欠隆慶五年以前茶課銀兩、俱催解苑馬寺、同臣衙門解進、賞賂熟番、糴穀備賑、餘剩贓罰銀、盡數查出、分發守巡隴右分守關西三道、每八兩買種馬一匹、發苑孳牧、完日仍將用過銀兩、買過馬匹、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庶種馬增則生息蕃、而各鎮之取俵不乏矣、

四曰議課駒、以免民累、臣查得苑馬寺課駒、定例每騍馬一匹、三年科算二駒、乃洪武至成化以來、　祖

宗舊制，自正德三年，都御史楊一清題准如騍馬虧
欠一駒，准納銀三兩。此固一時寬恤牧軍之意
亦爲騍馬原不生駒者而言，非謂凡馬不論有無生
駒，止令納銀三兩，遂可完事。近年寺官因循怠惰，監
苑官受賄通同，不肯科駒，多令納銀，以致牧軍驕橫，
孳生數少，無惑乎總督王之誥遂起加賦之說。臣今
該清七苑點馬，除兒扇馬一千九百一十二匹，實在
（四字馬耳今陝西而騍馬止四千費厚牛駒患能）
騍馬四千一百八十五匹，見生兒騍駒一千九百八
（[illegible]）
十二匹，是四千有餘之騍馬，而正生餘生之駒，將近

二千矣。何每年課駒多不及十分之二耶。詢訪其故，
蓋以近年因有虧欠納銀之例，故牧軍領馬不搭配
牽議[illegible]沙，生駒不將惜，類多傷損，甚至生有好駒，往
種扶同隱匿，圖利盜賣，借人頂馬，舊皮捏稱近日倒
死，上納虧欠三兩了事。如臣點馬查出武安等苑王
世福等七名是已。至年終將前銀發各道，每八兩買
馬一匹，解苑孳牧，然中間官吏之留難，里老之科派。
富戶之補賠，守候餒養之草料，往返解送之盤纏，所
費無算，苦累不可勝言。是牧軍本等之差，而又轉爲

百姓之害也。合無今後行令寺監苑官，照臣案驗，嚴
督牧軍，將馬匹春夏撒放，務要搭配，秋冬攢槽，仍令
痩損中有定駒顯駒重駒生駒，逐一登記格眼冊內。
按季送臣查考，如有虧欠，俱追馬駒，不許再令納銀。
如本馬上年生有餘駒，即令頂補，不許需索刁難，仍
勒限年終通完。如縱容拖欠，聽臣照例參問罰俸。此
法一行，每歲約得駒二千餘匹，三年後駒復成馬，馬
復生駒，雲錦之效可望，而牧軍匹駒之弊，百姓買馬
之苦，皆從此息矣。且牧軍領地一項，此外又有草場

萬一馬不生駒，責令買補本色，亦不爲過。但邊方山
高地寒，早霜寡收，雖百畝之田，亦不及腹裏平地十
畝之入，種地養馬，尚多逃竄，徵銀克餉，勢豈能行。且
七苑見在馬匹雖止八千有零，如連依數通算牧軍
實養一萬，若比邊軍馬匹草料，所費亦自不貲。其間
賠補倒死，追納地畝，又有許多苦楚，矧牧田名雖一
十三萬，然連高山陡澗，其實一十七萬，楊一清碑冊
可查。今總有熟田八萬，尚不及原額之半，其可遽謂
有餘而分外加稅耶。以臣愚計，似當照舊科駒，不可

徵銀克餉。況係　祖宗舊制，尤當愛禮存羊，不可因噎廢食。蓋牧田不稅，則牧軍相安。選賢久任，馬政尚可復興。使一旦紛更加賦，則將來牧軍逃竄愈不止。此馬政廢墜，決不可爲。一時邊防缺馬，何以應之。此臣職業所關，不得不爲過慮。

五曰議責成以便巡察。臣聞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而利源所在，弊孔必多。誠得治人，則隨事立法，因時制宜，弊安從生。使無治人而惟法之求，雖桑孔獻計，劉晏畫策，法亦徒矣。臣攷國初最重茶馬。洪武間歲差

六行人，永樂間歲差三御史，宣德間歲差二十四行人巡獲大夥茶徒，則凌遲處死，或家遷化外。豈　祖宗故爲此多事而過于嚴刑也哉。良以道里甚遠，邊計所關，不得不然。臣以綿力領茲重任，入境即遵奉勑諭，提督都布按三司，按月省諭，嚴禁把截，然多視爲泛常。惟巡歷所至，官始留心，拏獲大夥茶徒，假茶夾帶茶私馬等項，俱照律例問擬。一時姦商積販，固畧儆省。其他未到去處，如臨洮衛經歷李崇儒、通渭縣巡捕李可大等，賣放私馬私茶。此類未經發覺者，不知幾何。臣叨任巡察，豈不欲私販盡絶。然以一身按兩省十一府四茶司七苑，東西南北，往返周旋一萬餘里，未免顧此失彼，掛一漏萬。若使所在司道就近督責州縣密緝嚴拏，則茶徒馬販決不能逃。但恐賞罰不明，巨細不論，則小人邀功計利，未免賣放妄拏。合無以後茶馬出産經過去處，責令該道稽察。如陝西則關南、隴右守巡四道，洮岷、臨鞏、西寧三兵備道，四川則川北守巡、安綿兵備三道，勑書官銜，俱添兼理茶法，使之顧名思義，一應茶徒馬販，務要加意

巡禁。臣出巡所在，照舊親自查比，如出巡別府，每季終守巡兵備各將所屬巡捕官兵查比一次，仍報臣知會，以覩用心與否。拏獲私馬私茶，每十匹，給賞二匹，每百斤，賞銀二兩，多者遞加，仍以大夥爲功，不許妄拏腹裏孳生馬匹及些須食用茶斤。如違，加等重治。每年終，各將有無拏獲通番大夥茶徒馬販報臣，以憑具奏，則私茶不敢入番，番馬不得進境，而招中有裨矣。此又拔本塞源之論，人存政舉之要也。

目擊番虜情狀疏　番虜情形

臣以庸劣，謬領茶馬，自隆慶五年二月入境，赴漢中
催茶，華呂招商，間據鎮羌守備呂憲報稱，四月十六
日，賓兎精兵約有三百餘騎，各到營前，說稱要搶西
番，我與漢人和了，永不犯邊，你將賞賜與我，做些買
賣，職說本堡窄小，並無貨賜買賣，達子聽說，徑往西
番去訖。又據分守涼州副總兵謝朝恩報稱，六月十
三日，達賊五百餘騎，從永昌入境搶番，十九日回還，
職恐前賊雖搶西番，經過地方虛實盡知，會同遊擊
鄭經等列陣追逐，但虜恃納款，慢無驚懼，及稱永昌

遊守下家丁徐朝剛、張道、朱世英，親友年與達賊引
路，回日共要皮襖二領，大馬二匹，牛十隻，羊一十入
隻，乞為查究等因，到臣，除將徐朝剛等行該道擊問
外，臣猶以為西羌族類甚多，未盡納馬番人，而以夷（此時執政與宣大督臣訂款虜之利。明許撫番為在西鎮不得不慮也）
攻夷，或者中國之利也。及往洮河、西寧招番中馬，見
洮岷皆與番為鄰，過積石古鄯、巴燬、碾伯，更多番漢
雜居，竊見有唇齒之勢，又當中國之差，而不可盡以
夷視之者。及至西寧驗馬賞番，見昝市諸族，比往歲
納馬稍遲，責以違慢之罪，據各番及通事稟稱，以茶
中馬，此是　朝廷大法度，亦是我西番認定的差發，
怎敢違誤，但今年北虜屢次搶掠牛馬，殆盡，番子們
賣兒賣女，去達番買馬上納，所以來遲等情，臣恐一
時支吾，因尚守巡兵備副參遊守等官，隨據西寧兵
備副使李堯德開報，近日北虜與中國通貢，傳示海
虜，不許侵犯漢人，一意搶番，各番畏其虜掠，率多納
獻方物，苟見一時吞噬，紅帽番族又約為婚姻，作彼
奸細，引誘諸番，使之歸順，如近日昝市等族，各將皮
幣犬馬投獻北虜，祇恐背華向夷，漸不可長，萬一合

夥連謀，入犯內地，小則殺虜人民，搶奪財物，大則攻
城掠地，據險守要，甘肅西寧殆岌岌乎不可支矣。又
據分守西寧參政張一霽揭開，八月十四日據古浪
操守王綱稟稱，南山住牧西番王尌兒一族，約五百
餘騎，邀赶牛羊，欲過大路，與北虜和好，職會同遊擊
鄭經撫諭各番，　朝廷法度利害，不敢准你們過路，
至本日申時，各番仍歸本族去訖。又據分守蘭州副
總兵張傑開報，今歲賓兎擁衆收搶甘肅高臺洪水
等處，鄰近西番，有南山住牧番族爾加吉等，被搶窮

退投奔中國不肯周濟亦去歸順賓兔甘爲奴隸苟全性命北虜又與土魯番及西番紅帽兒族帖木哥族結親連和因此往來不絕傳遞消息指引道路邇今銀定等酋尋搶西番無處不到番人畏勢多欲隨從且藉此求貢名色假以討賞爲由往來各邊盡將城堡虛實兵馬強弱地里險易俱被窺探又每每向邊堡墩軍索要乾糧米麵乞討賞賜買賣賊息窺邊財貨不多犬羊貪饕無厭焉能一一應酬互市勢難經久極當籌畫防範等因各開報到臣臣竊惟甘

肅一鎮孤懸河外自金城抵嘉峪延袤二千餘里南番星羅肘腋北虜盤踞門庭中間僅通綫路四顧鮮有援兵比諸延寧固鎮極爲衝險我 祖宗神謨睿算盡制曲防設罕東曲先安定阿端諸衛及置招討宣慰指揮千戶等官又因俗爲治建瞿曇弘化等寺及贊善闡化大乘大寶國師都綱等官俱賜誥命印西湏諸番多傳國入則益甚章俾世爲中國藩籬即漢武表河曲開五郡隔絕羌胡以斷匈奴右臂之意至開茶馬之利內供邊鎮外制羌戎尤前代所無而我朝獨有之者誠得禦戎上

策而爲 聖子神孫之萬世鴻圖也自正德間套虜亦卜剌阿爾禿廝竄入西海發罕東曲先等四衛之衆遂奪其地以爲巢穴嘉靖間套虜吉能部落日繁又分賓兔白馬台吉銀定台吉等諸酋精兵二萬餘騎住牧莊鎮甘肅大小松山自此北虜隨便搶掠番漢然猶倏來倏去未聞久住結親官兵時或堵截未敢長驅直入番漢又多互相策應爲害未爲甚烈而西番各族亦未聞有畏威欲投順北虜者近日北虜納款屢次搶番各該將領旁觀坐視恥不爲意家丁

軍餘又圖利勾引以致北虜公然無忌西番通無倚庇則夫畏其勢而貢其有背中國而向夷狄殆事勢之所必然人情之所必至者也夫使西番而無利於我搶番而無害於我則舍之而不圖猶可然洮河西寧甘州四茶司每年番族共納馬六千五百餘匹約值銀六萬五千餘兩三邊戎馬大率取給於此又爲中國藩籬使海虜不得東下而輒入有益於邊防而又有裨於國計是其利何如也今若聽其搶掠則虜人逐利而專意於番番人畏威而甘心於虜茲觀其

結爲婚姻而陰爲鄉導獻以牛馬而明欲歸順則番虜殆有合一之勢矣夫番虜合則甘肅危甘肅危則秦隴震而招中敢必其如舊耶撤藩籬之固而又失茶馬之利是其害何如也且聞谿欲無厭不時求討賞賜而各邊將官往往剝貧軍以供牛酒殆類剜肉醫瘡任其收捕西番所謂藉寇兵而齎盗糧誠如假虎以翼抑恐犬羊叵測所過虛實盡知萬一逞狂猘之形而操戈反噬恣封豕之勢而假道襲虛則甘鎮被其荼毒而全陝無寧歲矣臣又查得洪武年間我

祖宗開設茶司西番各族既給以金牌信符令其當差納馬而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又許赴京襲替給與關文勘合夫名器所加則體統相維我之於彼既驅使有名彼之於番尤約束甚易此最

祖宗深思遠慮羈縻外夷之良法也後因邊方多事金牌停止關文勘合斬給使番官皆不得襲替徒有虛名全無實授竊恐相沿日久名器不存不但將來遠番邈不相通而附近諸番亦不知合當差發矣今我

皇上統馭九有萬國咸賓北虜之納欵既皆封授官秩以示羈縻之術而西番貢馬者可不令其襲替以裦

祖宗之舊耶伏乞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請宣諭俺答吉能傳示賓兎各部落不許再令搶掠中馬西番嚴行甘鎮總副參遊等官不許將北虜放入搶番如仍前縱容致搶掠太甚容臣指實糾奏仍行洮河西寧三參將傳示紅帽等番不許交結胡人如仍勾引傳遞則糾衆番攻剿萬一海賊突入番力不支則發兵策應（彼時洪濤款初亦不甚關也須於欵市中明與定約寧小增其賞）如果殘傷亦量

加賑䘏則番人知利害在我而不在彼制命在中國而不在夷狄庶番放相安甘肅可保無虞至番官襲替一節亦乞行洮岷臨鞏西寧三道并三參將將應襲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官查明類呈撫按并臣衙門會題請給勘劄令就彼各襲原職以爲統領不必令其赴京以滋煩擾則番人益知

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不敢稍違生拗而藩籬之固邊圉之利可悠久無疆矣

議處僕苑官員疏　苑官員

臣惟

國之大事在兵兵之急務在馬而寺官之督

否馬政之修廢關焉。臣以駑駘，謬領巡視，夙夜兢兢，思欲振作以求不負　皇上任使之意。入境以來，見陝西行太僕苑馬兩寺，通無一官，印務皆平涼府署管。及閱邸報，見卿與少卿俱已推補，間多遷延不肯赴任。臣詢其故，咸謂近年兩寺卿丞，多以素有物議（自楊文襄清理馬政，奏陝卿寺官皆用兩司賢者調補，馬政始清。楊公去任後，此官漸輕，碌碌者輪序之，而調事任之輕重大勢如此）者謫補，人之視彼既輕，彼之自待亦薄，志氣銷靡，不復展布。各衙門又搜求往過，肆相糾劾，旋到旋去，故人無固志，不肯樂就。而寺丞係分路堂官，亦以歲貢援例及知縣素有物議者陞除，到任皆不自愛惜，需索常例，科害牧軍，且資格微而人不敬服，時常與各衙門爭禮不遂，便昂昂然徑自逃歸。如近年寺丞王文學、劉民準者是已。然寺監雖職專牧馬，而地界多與州縣相鄰，原職任與有司不相統攝，故牧丁有逃回原籍，或拐馬及畏追倒斃，潛入各州縣者，往往不能勾捕。附近軍民有侵占牧地，彼此相告者，亦歲久不得歸結。監正、錄事等官，俱監生吏員銓補，此輩皆日暮途窮，甘心苟且，假以點驗科索，比寺丞尤甚。惟僕苑官不得人，此馬政所以廢弛失。今不爲改絃易

轍，則將來大壞極弊，有不可勝言者。臣查得弘治十七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題准陝西僕苑寺卿員缺，於兩司中選素有才望者陞任，待有成效，照在京太僕寺官事例，不次擢用。及奏准添註平涼等府同知張檄等二員，不時聽委等因，故一時官皆賢能，馬政修舉。又查得隆慶元年巡撫都御史石茂華題准將甘肅行太僕寺寺丞裁革，改設少卿，管理莊浪馬政，仍兼兵備僉事。見今咸令易行，地方馬政，俱爲有益。今若比照前例，寺卿仍選賢能，寺丞改設少卿，各帶僉事職銜，專一督理馬政，監正亦添註府佐職銜，俸薪仍照監正支給，則僕苑兼風憲之名，勢分崇而人多愛惜；寺監兼有司之職，軍民服而驅使無難。如是而人不樂就，事仍掣肘者，求之有也。是雖兼銜改設，畧似更張，而輿皂俸薪原無增益，別藉空名以圖實效，似亦無不可者。臣又查得弘治年間，吏部尚書馬文升等題准二寺官員賢否，皆從督理馬政御史填註開報，巡撫巡按官通不干預，永爲定例，不許阻撓紊亂。及臣見今欽奉勅諭內開，一切牧馬事宜

悉聽爾從長計處，巡撫巡按等衙門，不許干預爾職
寺監官聽爾提調約束，仍須以禮相待，功績顯著者
具奏旌擢，闒茸不才者，指實糾舉，不許各衙門肆行
凌轢，臣仰見我 皇上慎重馬政，優崇寺官至意，夫
何邇年以來，閒多干預凌轢，以致寺官忝謁奔馳，職
業廢隳，臣思馬政係邊防重務，豈可任其消耗而不
爲一整頓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尙木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彭彥昭君鄰 參閱

溫宗憲奏疏

疏　溫純

乞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illegible]

臣讀易至泰而曰坤上乾下至否而曰乾上坤下乃知君臣與天地等天地交而後化工可成君臣交而後萬幾可理自昔聖帝明王以及我朝或憲老或乞言或顧問或形諸章奏今憲老乞言不可復矣顧問章奏卽漢唐宋之主亦未有不須此以爲治者我皇上御極以來朝講勤矣言路開矣臣姦斥矣獨覽本顧問二事雖言官往之言而該部未暇爲皇上請者豈非以皇上卽位之初服制未闋在古有三年不言禮乎又豈非以政務旁午奏牘雜陳欲皇上一一而問之一一而覽之將涉于勞而無其要乎今先帝之喪已畢中外臣工莫不以高宗邁訓

成王訪洛故事仰望我皇上我皇上必思有以合臣工之望者臣計今切務則莫如覽本顧問而已何者往歲臣在山東聞皇上于講筵之暇以石州殘破下問輔臣臣不勝欣躍以爲聖天子留意邊方如此不惟臣欣躍而海隅蒼生莫不傳頌九邊將領莫不警惕是我皇上一言卽可以興邦一怒卽可以安天下倘由此日與大臣商確時政則其所激發臣又不知當何如也我皇上何惜一言而不爲天下計哉方今天下災異頻仍盜寇弗靖閭閻多枵腹待哺之狀邊鎭有脫巾求糧之苦我皇上誠于此時勤顧問覽章奏而諸臣中必有以修攘大計爲皇上言者諸臣言之皇上採而行之一留意而天下太平之期可坐致無難也且覽本不必于諸司之章奏而盡閱之也蓋諸章奏有關于聖躬者有切于民瘼邊備者有招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于此辨之不移晷而章奏可覽也顧問非必于天下事理而泛問之也歷代何由而興衰君德何由而進退中國何由而人安四夷何由而賓服

于此審之不終日而間對可悉也伏望 皇上采此
說陰之餘俯順臣民之望勅下禮部會同內閣九卿
諸臣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合無行令閣臣佼
皇上日講之暇將票擬邀諸司章奏分爲二等凡招
擬題覆爲各衙門之所當經行者不必煩瀆其關于
聖躬切于民瘼邊疆者另開節要進呈 御覽即時
面諸應否采納施行我 皇上一有疑難更望或召
閣臣或召部院諸臣特挙 天顏俯賜清問必使歷
代興衰之迹君德進退之由與夫安內攘外之要瞭

然如在目前始若勢分懸隔久之而上下情孚將見
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藹然于一堂矣國家億萬年
無彊之運不共永孚于休哉

慶典在即懇乞寬逮繫併停礦稅疏

臣等竊念國家內設三法司外設撫按及按察司多
官以刑罰關係民命一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
祖宗朝重之未有中使之言輕逮官民亦未有以榷
採之故輕遣中使令其威挾撫按有司者又未有任
中使之恣睢槌役窮弄權以漁獵小民者今漁獵日
益甚而逮繫日益嚴益諸棍徒爲中使誅求多進以
求 皇上喜則有不奉命之禍而且無利欲湯免而
得利即移禍于民不恤又非阻撓之說激 皇上怒
則權不重而無大利欲權重而大得利則即假禍官
民亦不恤今 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歸諸中使
棍役矣不然劉有源之萬六千程守訓之數十萬從
何自來而獨一劉有源一程守訓已耶夫 皇上之
喜怒 皇上之威福也名雖窃于中使實則落于棍
役內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撫按即撫按且數爲齮

齕不安于位而守令佐雜衆人逮矣生員逮至二三
十名矣何論軍民或棄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冢或
折其骸或摟其乳或坐視群棍奸戲者不可勝數此
何法也欲何爲也無非用財貨也財貨又大半入中
使棍役也近棍徒之外又爭請兵或徑招兵陳奉以
千計高淮陳增馬堂以百計合各省不下萬餘脫將
安出倘未激變何以兵爲既激變矣當罪激變者以
宜爲奏內非法縱但不使中
其得已而不已也當寬爲變者以爲不得已而不得
使激變耳非乃抑揚之辭
已也則民服而變自消若但深求其不得已者寬縱

其得已者。是激之者。不但中使棍徒。必待變成然已。若非大變亦不已。是速之使變也。兇所招之兵類亡命無籍。喜亂偷生。始難于養。終難于御。始令之殘民終將以自殘。至于自殘而其究豈臣子所可忍言。蓋中使之始而得利也亦喜今而知有禍也則懼故不得不為招兵聚黨。騎虎不下之計。然虎豈可終不下。而可一面攫貨。一面防禍耶。亦愚之愚矣。方今邊塞有脫巾之兇。司農無應發之錢。誰不寒心。而又使閭閻重足感額之地。假以狐假虎威之勢。縱其魚肉屠

戮之慘。恐瓊林大盈之時亦未至此我 皇上一聞此等景象。宜不待臣等之詞之畢。然而天聽尤高。豈謂東倭西播。不難平安。何內地之足虞。臣等竊聞有國家者。非無跡之患。無令名之難。以所聞閭閻業已盡如陷穽。荊楚業已盡在水火。縱其民甘萬萬無虞。然令素所戴我如父母者。一旦為魚肉。為灰燼。不廣戾氣而傷和氣耶。且今後視我 皇上為何如主。臣等為何如臣。臣等今見南北中外諸臣。及四夷君長鱗集闕下。欲以祝延聖壽。竊以為天人相感以心不以文。若第襲嵩呼舞蹈之儀。而不以感召和氣。祈天永命之道上陳。則亦文耳。故臣等伏乞 皇上開霽天顏。俯查臣等屢疏。俯賜電覽。將近遣知府蔡如川等。在內付臣等法司。在外行撫按審奏。明實奏請定奪。其礦稅各使。及恭隨各役。盡行收回。橫惡如鄭守訓。先正刑章。民有不舉首鼓腹以頌 皇上如堯舜禹湯文武者。臣不信也。而天心可格。上壽可臻。愈于靡文禱萬萬矣。況為堯舜禹湯文武也逸。而臻上壽。為瓊林大盈也勞。而多隱禍。昔之揭竿草澤以為人

驅民為人乘亂者。非內地之民。以為無可虞者耶。而國勢因之矣。故曰可畏惟民。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無謂也。臣等又聞壽者受也。受天之祐也。猶必皇上以天下臣民為心。可以受天之佑。而後天之心亦為臣民而佑 皇上以壽耳。

薊鎮兵事疏

薊鎮邊事有可慮者四。當議者七。所謂四慮者。土兵未練。敵臺未完。有積怯之勢一也。虜騎長驅震搖京邑。有剝膚之虞二也。營兵日耗聲援無資。三也。套虜

土蠻各懷報復此所謂無所不備無所不寡四也所謂七議者一薊鎮自譚綸戚繼光練兵築臺以來費亦不貲設一旦代去成功盡毀自今邊臣稍有年勞及間有小失不宜輕易二京營練兵全藉副將宜稍重其事權并選各鎮名將致之營中以備緩急三老營堡之事獨賞鎮巡而不及哨探軍士無以勵人心宜厚加賞賚仍令諸邊報功并叙諜者四邊臣功罪核實在臺臣宜令御史遇警卽趨至近地詳核功罪奏報不得踰月朝廷據以賞罰則可以服將士之心

五令水旱頻仍倉庫搜括殆盡加一逋負歲人益虧宜飭戶部先時計處以備軍興六黠虜故智嘗聲東擊西邊鎮諸臣務相度机宜應援堵截無中虜計七邊城傾圮當亟為修繕務俾堅完以資戰守更請
皇上復御便殿之規俟秋防有警之日容閣部諸臣面議方略

京營疏

京營之弊其失在不擇將而添將不增軍而增官不講訓練而講營制　陛下奈何以一輔臣故而用三大將以一勳臣故而用三侯伯又以三侯伯故而用三文臣假令此六人盡才且賢人惟一心猶慎有十羊九牧之患況一分兵馬輒起異同不惟文武不相能卽文臣中亦自相矛盾矣千把總受叅游令倏焉而副將之令至又倏焉而文提督之令至又倏焉而武提督之令至多術亂視多言亂聽常猜忌之以之臨敵蔑不敗矣各衛所官軍雜置三營中卽有公私則以一官往來六提督之門其費可知也且三營各二副將將各領兵五枝不可謂分乎分矣得其人

則合之為三大營分之為六副將又合之為一總督一協理益祖用　先帝之制而諸副將之分屬統領者又適當輔臣分制之議夫誰曰不可故臣等以為文武大統帥則莫如復　先帝制便其諸副將叅游等官仍從近議分統但今日之患非練兵之難而得將難乃者營將類多選愞與之談攻守事則口噤莫為應不是之慮而日建議日添將日取中旨如兒戲然其于兵政何所裨哉惟　陛下勅各司詳議毋狥成說毋狥私見修　先帝之法慎擇副將責以練兵

事宜轉弱為強實在于此

魏中丞奏疏

疏　　魏允貞

條陳救弊四事乞賜採納以弘治道疏（救弊四事）

臣惟受言為明進言為忠遇明主而不言非忠也言而觀望顧避不敢自盡非忠也　陛下明並日月而益之轉圜之從止輦之虛諫臺諸臣感激披瀝各効其愚摻城剔祉一時殆盡臣復何言然有積弊之所未更敢諫之所不及明主之所加擇而流俗之所不樂陳者臣不敢畏避忌諱掇拾瑣細以自負于　聖明之世謹列四事昧死上言伏惟　陛下垂聽焉一曰公文武之用夫文吏隸于吏部武吏隸于兵部其常缺吏兵皆得推用其官尊而職要文如九卿武如總兵之屬皆多官會推此定制也故大學士張居正輔政以來文職一命而上吏部皆不得自推用必預關白以是清要之地多與門士鄉人冗散之員半是孤寒疏遠如言官所論會省吾王篆皆其姻連死黨也至于武職又有甚焉勢屬利進不能枚舉以故二

部之長欲陟一賢黜一不肖不敢陟之黜之也遇有員缺即行請教未上題疏先具揭帖朝以為賢而暮陟之為緩暮以為不賢而朝斥之為後　陛下初未嘗怒攄世卿也而文選郎輒希居正意困之王府亦未欲終棄鄒元標等也而考功郎因居正矯命輒壞成法以徇之直枉混淆舉錯倒置物議朋興則又諉曰權不在我也（不必術之陟但以咸後人耳）臣愚以為　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一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于二部遇有文武員缺應其題者務得真才應會推者務符輿論其所推稍不當者閣臣擬旨得以駁易其涉私而不公者科道官風聞得以指參夫輔臣不專吏兵之權以行其私吏兵亦不敢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如是何憂乎吏治之不得人也伏乞　聖裁二曰嚴科舉之防　太祖高皇帝時開榜多南士考官劉三吾伏法　世廟肅皇帝時輔臣翟鑾二子登第華職為民罷諸考官此非過防也進一權門妨一寒士得一匪人失一真才勢不得不然也頃歲居正欺　陛下沖齡專擅政柄薄蔭典垂延制科考試等官窺瞯意向全場題

且或自擬呈覽或領教擬成居正諸子得倩人代作
臨場監試官又加意勝候分別式樣以授士可圈點
批評列置首卷後先及第海內士人無不憤歎以爲
二百年科舉之制奈何壞自今始天誘 聖衷正罪
逆保進速若正復諸南京科臣阮子孝疏論奉 旨
永懲俗等併從黜籍科舉天下之公大臣廉儉之表
科舉而私何事爲公大臣而私何人能公其流之弊
至今未已若謂非偶值原出無心 此方有所見 肅莊兩朝五
十餘年世科寥寥 陛下臨御甫及十有一年蝟集

蠅附不可勝數豈彼時大臣子皆不才今皆失教令
日奧訓詞源家驥人璧若斯乎臣未敢以爲信也貴
者既以勢勝富者必以利要師保公卿之子尚有限
而錢虜買堅之家買題買名不知其所終矣今臨軒
有期請 陛下申飭前古讀卷官務各秉公竭明爲
國掄才敢有[illegible]襲成奸結知權門受請富室如丁庚
故事者許科道官指實具奏又請輔臣子弟中式者
如漢甲徵申用懋其廷試讀卷比照內外官引嫌迴
避事例俱以卑者避尊者不得以大臣避子弟若大
學士之子讀卷官與禮部之子貢舉官皆登進人才
閣係職掌非如監試同考出自臨時可甲可乙自若
正外托迴避之名而內撞擬題之柄丁丑榜眼庚辰
狀元皆出其家惟此之故所當亟爲更正者也其有
懷才抱志堪及第中秘者退任以後聽從自便杜倖
門進真才光盛典將復見于今矣伏乞 聖裁三曰
慎臺諫之選夫今之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之寄者
也然言責可易勝哉其人正人則其言忠言所敷陳
者必天下之永利所糾駁者必天下之秕政所登薦

者必天下之人賢所彈劾者必天下之巨奸夫然後
國是藉以重而世道蒙其福也人心不古稍稍反常
而居正輔政以來其風愈下竊聞之科道缺多如必
行選則預在內中書博士行人等官在外推官知縣
等官訪其才性便給工媚而善逢他日必爲我用如
何也才性和緩不言人過失他日不爲我患如何也
其有慷慨負氣蓄忠憤而抱頸直者不與茲選其偶
有照顧不及問察所遺誤以忠直之士入其中者又
多方鉗制百計消磨或斥之外或加之罪如傅應禎

劉臺等皆是也。故所選授給事中御史。多切近鄉人親交死黨。有所欲爲則托之吕言。有所欲去則諷之論罷。卽今言官所論于鯨李選是也。始之不愼遴玷清班。臣愚謂　陛下宜痛懲前弊。當選之年。吏部科道官。査據履歷賢否。而又于才幹操守之外。博行延訪。以不通京書。不受知權門。剛果而有氣節者爲一等。以練達世務。明解朝章。忠實而有識見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才。弗得與焉。當選之日。吏部都察院公同會考。或策以時務。或試以章疏議論正大。見識

宏遠者爲一等。議論激切。不避權貴者爲一等。匪是則雖有浮名。弗得與焉。歷代以來。以諫言而釀亂者常十九。以直言而僨事者未之什一也。奈何直而不直取乎。且國家而設臺諫。欲其披肝瀝膽耶。欲其緘口結舌耶。欲其緘結則已。如欲其披肝瀝膽也。則豈奴顏婢膝之士所能爲哉。故始選之法。必毋設防于太直而姑借口于近名。則庶乎得其人矣。伏乞　聖裁。四曰務戰守之實。今爲中國患者。惟東西二虜。西虜最强。而我以馬市羈絆之。烽燧不驚已十年。東虜

狡之。而捷書歲至。此何足爲患也。顧其患不在虜而在中國。往年馬市未開。虜歲擾我邊。我用戒嚴。而鎭兵各官。悉其有以養健兒。打鼎命中之父。結爲父子甘苦與同。彼時爲健兒者。亦悉力以養其戰鬬之氣。無事則嬉飽。有事則死敵。故虜數至。而不能爲患也今納款既久。上下懈弛。三軍之士。月領一石折色六錢。旣扣其半以充市虜之費。又扣其半以奉貴人。將官不養健兒而推其餘于勢僕歌兒星卜之徒。軍士衣纔食糲。日苦修築。運石轉木。困憊欲死。聞習爲匠

作活餘生。拋弓束矢。有如虜貧約。誰爲禦之。卽虜不貧約。能保無積久生怨。如陝西殺將官事耶。此一患也。又中國之所爲常勝者。恃賞罰明耳。賞當功則用勸。功細而賞鉅則滋疑。賞及于所可罰則飾詐矣。東虜歲犯告捷。以爲常然。書之奏牘則可喜。詢之道路往來則可愕。有謂軍聲日振于前。人烱日希于舊。有謂斬獲多嬰兒乳婦而受封已世爵通侯。有謂未見其交鋒。而惟關其授首。有謂虜殺軍民。則懸有爲無軍民殺虜。則增寡爲多。往者臨陣有紀功。報功有覈

核此非過制也將以信賞而昭勸也遼東之功誰紀之而誰核之耶此二患者計之無如自治市馬誠不可罷則寧于太倉盈餘歲支若干以貸虜市無刻削于軍士欲悉地利必緝人心無過勞其軍士毋用債帥毋養游食使常以戰為守而緩急庶有恃矣戰功誠不可不厚賞則必須核實不實者紀功驗功同其罰小捷則從巡按御史查明大捷遣給事中同巡按御史查明毋以被殺軍民充虜首級毋以罪行賞至于賞則必先部下官兵次領兵次總督次運籌蓋自

本兵之臣好以邊功炫耀誇大而報多失實賞多踰格賞罰不明何以能軍　陛下痛懲前事則人不敢僞飾虛要各保境土而邊民得免于横罹矣豈非安攘之勝算哉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周鍾介生　參閱

成儀部奏疏

疏　成元佐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反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宄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請今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猶據條格略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抑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補偏救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宗藩必不能謀生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略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莊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為之藩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扃嘉峪如太原關中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宗權握勢維城維翰棊布星羅此固一時也迨于靖難以後世襲降平齊谷繼譴漢趙旋孽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夷臬畨領兵權盡罷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疏養弊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酒耦

暴。歲無虛曠，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闊卜之收，辟有勤盡之憐，況乎即用繁增，經制無略，號渫莫解，虐大爲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存于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債，窮食望米，以致資身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逢而居，分餅而饍。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字。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穿爲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梁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于郊衢；柔輭者執捶擁蓋，潛身寓人于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帅昧之初，列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于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于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主，變而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于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

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于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爲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而且至于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于無可加矣。夫各宗迫于飢寒，而嗷嗷相鬧；有司苦于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黍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疾夭亡，然疾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爲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有司之力。爲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

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
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
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餮婚姻死葬其
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
各有常業而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
自為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
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
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
法亦不可盡不覩諸 祖宗朝乎彼國親王之祿五

萬復有段絹茶塩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
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
肅遼慶寧國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
已而前後之言已不信矣至永樂祿米日殊秦晉唐
府各五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
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 文皇去
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
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
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累葉

以來皆無之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
之矣其在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
又如此將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
而別為之謀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此古之所有
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
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援
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
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我 皇上親親之誼亦慶可以善
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子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
不逞之徒啓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
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
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 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
不數年而親王之祿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
用其言伯巨之身雖戮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於此
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

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況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詠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爲甚小而利在國家爲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容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見信以致于不可救今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例如左條議上聞伏乞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從長計議當今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

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向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爲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爲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彼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斟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爲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先帝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爲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王孫親疏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減矣故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累朝

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爲定制以限之如親王嫡長子例襲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焉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各士農工商聽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事例正任外官（何必限何轄爲）其（何人議）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親王之子例

爲郡王郡王之子例爲鎭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
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
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
迥然懸絕已爲不情况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
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乎畎畝之授工藝不能無備
仰之累彼將何以爲生耶臣以爲宗女宗壻尚有增
貲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
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郡王之子不得
封者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

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賜衣巾若止務生業不
必概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遞減處給
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於查勘
一節極當愼詳庶無冒濫以茲妄費之弊如是而各
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而遊蕩廢棄者則譬諸家
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爲不可
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
不使出郭者爲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

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檢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
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今入仕受職與交易僨事一
切貸之則貪婪兇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爲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及宗室斷然行之）即宗室有罪而有司刑罰
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
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
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
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
願爲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錙銖不治千金可

攫斤兩不戒則膄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
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擇師傅用夏楚以成
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朝之外傳也今之宗黨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
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爲愈哉
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爲匿名執役其心
摧挫是陽諱其名而陰恐其辱也若顯拔搢紳之列
而均受爵秩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
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媿矣臣嘗熟思而酌議

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郡王之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授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人知共守。惟親王之嗣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于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剿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有功也。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來，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庶。查得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開國 四祖肇基，德億熙仁，皆為藏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況單屬于臣於前致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疏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今擬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資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執事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階，足為榮寵，合將衣祿免給，亦無

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貲使為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婿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官宗女宗婿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婿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婿貲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口糧查得冐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革去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

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遊蕩不能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聖世之弃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致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會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人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違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饔飧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

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楊　㮣子常參閱

楊司農奏疏

疏　楊俊民

邊餉漸增供億難繼酌長策以圖治安疏（查核九邊兵餉）

楊公神廟十九年爲司農則此出數是二十年歲例

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總督倉場都

也合依一十一年

察院右都御史兼戶部右侍郎褚鈇題稱臣以愚劣

謬蒙任使業已踰年見去歲太倉收過各項銀四百七十二萬三千兩有奇放過各項銀三百九十九萬九千七百兩有奇而邊餉十居其八且多額外之需臣不勝私憂過計謹即太倉考所載先年邊餉及去年所發數目一一較量爲　皇上陳之夫邊防非今日始也今之北虜即昔之北虜也今之倭奴即昔之倭奴也在西北設有沿邊衛所以防虜患在東南設有沿海衛所以防倭患自　祖宗時而已然矣然有額衛則有額兵有額兵則有額餉縱承平日久額兵不無消耗而額餉固自有也當事者誠加意清勾補足額兵給以額餉自足禦患縱地方武備單弱然就近調集亦足以捍外衛內又安可輕易增兵而難太倉以額外供哉臣考嘉靖以前九邊年例銀止一百萬有奇而隆慶初年遂至二百八十餘萬矣今查去年所發數至三百四十三萬比隆慶間又增六十餘萬矣如薊鎮舊止六萬七千有零今至三十八萬九千餘兩密雲舊止一萬五千有零今至三十九萬四千餘兩永平舊止二萬九千有零今至二十四萬六

千餘兩宣府舊止五萬一千近至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大同舊止五萬近至四十二萬四十餘兩山西舊止一十一萬近至二十一萬三千餘兩延綏舊止十萬近至三十六萬七千餘兩其他數未相遠姑置不論然隆慶以前北虜屢犯客兵不時調遣其費猶可言也萬曆以後北虜款貢客兵未嘗調遣其費則可省也然使九邊各守舊額不再增兵增餉臣亦可以無言今查永平一鎮又增海防兵三千歲增餉五萬四千矣天津一處又增海防兵三千力士五百歲增

餉六萬矣而又調遣浙直南兵歲費月餉行糧二十
餘萬矣夫國家財賦止有此數連年水旱災傷又不
能盡完自臣受事以來再三議處催科可謂不遺餘
力而一歲所入僅供一歲之出今春夏不及五月而
買辦年例等項共出銀一百七十餘萬兩不足又借
京糧庫料草銀湊數幸有此可以挪借設無何以應
之哉夫國家有事欲攘外安內何可無兵欲士飽馬
騰何可無餉果無兵無餉亦不得不增今查承平一
鎮見在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比原額已

增一萬一千六百四員名矣近年京運二十四萬六
千八十五兩比原額幾十倍矣萬曆三年又增銀八
萬四千有餘尚可謂無兵無餉乎又查天津三衛原
有官兵九千三百九十九員名為備倭而設後因各
兵坐糜糧餉遂擇精兵壯五千七百有奇令兩遊擊
統領赴薊鎮修守今一聞倭警遽添兵添餉不知國
初設衛之本意平日訓練之謂何先該保定巡撫劉
東星題議河間河大瀋陽天津春秋五營班軍俱留
天津防海免今赴邊修築此最討之得者繼一時方

事然該鎮所轄尚有兵馬十營除留老弱護守城池
選其精銳每營可得一千五百餘名十營可得萬五
千人若有警不數日可以調集誠如是則倭奴固不
足患矣況長蘆有割沒鹽銀歲留一二萬即可濟用
是二鎮非無兵也特一調度耳非無餉也特一轉移
耳然臣猶有說焉蓋兵不可輕募已募則不能遽散
餉不可輕加已加則不能復減然有糜費影射可省
可減而各軍無詞者夫軍有月糧不可減矣而中有
逃故月糧不可任支乎馬有料草不可減矣而內有

倒死料草不可扣除乎將領既多朦朧該道又不查
點惟巡按閱操始僱覓應點事已則虎目如故兵有
定額官有常祿而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賛書書記
之類則無定制將領利其折乾而多開該道重其體
面而容隱雖督撫明知亦多姑息此弊所從來遠矣
其財安得而不耗乎誠一着實清查每年可省銀七
十餘萬試舉一二例之如宣府原額京運三十三萬
三千二百有零去年止發餉銀一十四萬八千比舊
額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餘兩此固因北虜款貢

故年例節省過多而督撫司道稽查節省亦與有力焉又如總理寧武糧儲郎中劉兌管糧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類通二十餘萬前歲寧夏之變當事者欲加餉以安軍心獨本官與呂巡撫堅意不從因與當事者相左故告病而去夫方今天下多事財賦稱詘矣使九邊督撫管糧皆若此則一年豈止數十萬之積即二鎮而天下可知已然天下豈無賢者惟鼓舞無術則人多因循合無通行各邊以後督撫管糧如有潔己奉公實心任事稽盱有餘年

例多減者或賜勅旌異或破格優叙則轉移化導之機一風示間而所得居多矣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兵馬錢糧開立管收除在備造簡明揭帖送臣查考然各鎮豈盡無所出哉今查每年遼東有本色屯糧二十七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薊鎮有本色屯糧漕糧九萬二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五萬六千五百餘兩密雲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一十六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一十四萬四千九百餘兩永平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六萬一千五百餘石折色糧銀五萬一千四百餘兩昌平有本色漕糧三萬九千二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等銀一十三萬九千三百餘兩易州鎮有本色屯糧二萬三千餘石折色民運等銀三十萬六千九百餘兩宣府有本色屯糧一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馬草鹽鈔等銀七十八萬七千二百餘兩大同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七萬八千一百餘石折色屯糧秋青民運等銀四十八萬九十五百餘兩山西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五萬

一百餘石折色屯糧民運鹽課等銀四十九萬三百餘兩寧夏有本色屯糧民運米豆一十六萬六千餘兩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一十九萬一千六百餘兩延綏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一十五萬六千三百餘石折色鹽引等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餘兩固原有本色屯糧民運糧料二十六萬七千七百餘石折色地租鹽引等銀三十萬一千六百餘兩甘肅有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四百餘石折色民運鹽引等銀三十九萬九千三百餘兩天津有本色屯糧料并漕糧

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折色民運屯田等銀七千二百
餘兩是各邊未嘗無所處也顧屯糧未能盡完民運
覈守冬各邊所需糧料備民運及屯田一具有色關中指出未皆京運也自民運不清屯糧多耗鹽課不足以供之乃請留京餉作
率多拖欠故不得不仰藉京運耳然軍民皆食土之
年例銀之稱其後多至數百萬乎
毛而邊餉乃用不可缺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
有司則屯糧民運未有不完者屯糧民運既完則各
邊用自饒裕而京運漸不可省乎臣考國初鹽引中
納本色故各商墾田邊塞屯田鹽法二者相為表裏
最為足國安邊要務今鹽政雖不可復而屯政則宜
修舉臣嘗作縣苦天津矣見天津沿海一帶皆可耕

之地惟長蘆葦一望無際若能修舉屯政實為國家
永利又嘗巡茶至西寧矣見漢將趙充國一時屯田
湟中民到於今受賜今邊道師師濟濟豈盡出充國
下哉誠一修舉而邊方永賴之矣姑舉二處而天下
又可推矣臣目擊九邊糜費太倉勢不能支故將各
鎮兵馬錢糧新舊數目逐一開陳附以愚見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覆議上請趁時平寧其圖節縮務使
三年之間有一年之積將來庶可支持等因奉 聖
旨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曆十八年該部尚書石星

議因太倉匱乏通行各邊督撫衙門酌議節省陸續
奏報大槩所省不多旋即增添較前時尤甚原與太
倉考內數不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各邊鎮向
來增兵因而增餉不無過濫要當裁省督臣衛鈇題
議前因大率為太倉積貯空虛其圖節縮至意但查
各項錢糧應減應留事在閫外本部遽難遙斷相應
酌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各邊督撫官及劄管糧衙
門轉行各該守巡兵備從長查議河間河大瀋陽天
津五營班軍應否照撫臣劉東星所議俱留天津防

海免令赴邊修築其應用糧餉自有本等行月二糧
相應照常支給所議長蘆割沒鹽銀係解京濟邊正
供擅難別議至如逃故官軍倒死馬匹月糧料草向
據管糧衙門按月呈報作正支銷近來有無冒破將
領家丁隨營馬匹親軍薪水廩給紙劄心紅油燭與
贊畫書記等項逐一着實清查不許虛冒拆乾通融
裒益每年可省若干以後督撫并管糧官有能實心
任事有積有餘藉以減年例者本部奏請旌異或破
格優擢每年終各邊管糧郎中仍將用過兵馬錢糧

備造簡明揭帖、一送本部、一送太倉總督查考、其遼東薊鎮密雲永平昌平易州宣府大同山西寧夏延綏甘肅天津等鎮屯粮民運原係濟邊正額、如有拖欠、責成各該司道督率軍衛有司官、照數完追、至於天津沿海一帶、及沿邊荒屯田地、覆畝踏勘、委有若干、無拘軍民、聽其開墾成熟、三年以後方與起科、每年終將墾過數目造冊報部、期臻實效、并將後開應停應減軍馬錢粮、查照款目、酌議停妥、回奏前來、以便另行覆請、

計開

遼東鎮主兵官軍八萬三千三百二十四員名、馬贏四萬一千八百三十匹頭、京運主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兩五錢二分八釐二毫五絲、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客兵年例銀八萬二百八十八兩四錢、防修邊工行粮銀一萬八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年例舊額二十六萬六千二百有奇、萬曆六年、新添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粮布花等銀、四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并征倭銀七十三萬八千四百餘兩。比舊多費銀四十二萬七千一百餘兩、然在征倭銀四十二萬。事寧可止、新添銀四萬五千有餘、久則難繼、況該鎮東見增兵、而驟添月粮料草、似涉虛費、相應從長計議、將六年新增酌量裁減、前件、臣等看得遼東鎮主客兵馬年例錢粮、嘉隆以來、漸次增加、每歲除閏、共該額銀六十萬七千七百一十八兩有奇、遇閏加銀二萬六千兩、原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除征倭銀兩事竣停止外、其新增家丁賞賜、并墩軍夜不收月粮布花等銀四萬五千有奇、原係先督撫陸續新添議入年例解發、今督臣議欲裁減、相應仍行督撫衙門從長計處、奏報至日、另行覆請、伏乞

聖裁、

薊州鎮主兵官軍三萬一千六百五十八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八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撫夷銀一萬五千兩、賞軍銀一萬三千八百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京運并撫夷賞軍、共該銀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九十

餘兩已屬太多萬曆三年閱視侍郎汪道昆議題邊餉比舊又增銀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費相應改正今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八十餘兩比原額多發銀五千七百九十餘兩查係額外相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薊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二十一年多發銀數係山東民兵工食銀及該鎮民屯等項俱比原數缺額應該抵補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似涉虛糜議要改正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

定奪伏乞　聖裁

密雲鎮主兵官軍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騾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三員名馬騾七千六百四十二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五釐一毫前件臣等查得該鎮原額主客兵銀數已太多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有零似涉虛費萬曆五年又增銀五千有奇更屬無謂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萬曆三年五年新增銀數通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密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萬曆五年增銀五千有奇係與營中後三衛官軍俸糧布花料豆原在京通倉庫支領因路遠不便題議改發不議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零似涉虛費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永平鎮官軍三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馬騾一萬

三千五百六匹頭京運年例銀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七分前件臣查得該鎮官軍不分主客年例數亦贏餘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今查二十一年止發年例銀一十一萬四千六百餘兩是原額年例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銀數相應裁減又查薊遼總督領養謙揭帖內稱永平先因倭警添陸兵三千每名月餉以一兩五錢歲計當費餉銀五萬四千乃額外之費與李巡撫會議漸銷歲省餉以數萬計此大臣謀國

之患也、相應通行各邊、以後地方、一時有事、只宜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前件、臣等看得永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除近因倭警加增銀數、委係額外聽督撫酌量漸銷省餉、并以後地方有事、止應簡練額設兵馬、不許輕易增兵外、所據先經閱臣汪道昆新增銀八萬四千三百三十餘兩、費出浮糜、議要裁減、合行督撫官從長查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昌平鎮主兵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騾五千六百三十五匹頭、客兵官軍九千八百三十六員名。

馬騾三千一百二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兩八錢八分二釐六毫四絲、前件、臣查得該鎮主客銀兩、通融支給、未見不足、萬曆三年、侍郎汪道昆題議邊餉、又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屬虛費、今查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三萬二百七十餘兩、是原額銀兩尚用未盡、則萬曆三年新增、相應裁減、前件、臣等看得昌鎮主客兵馬年例餉銀、係先經閱臣汪道昆題議酌定、相沿至今所據增銀五萬三千五十餘兩、原非舊額、議要裁減

合行督撫官會查妥當、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易州鎮主兵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員名、馬騾四千七百九十一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五萬九千兩。前件、臣查得該鎮京運舊止五萬九千兩、今萬曆二十一年、發過銀一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餘兩、比原額多銀一十萬八千九百有奇、蓋因倭警召募兵勇、預備料草、閱視簡練、總兵遊擊等官、各帶標營奇兵、往來天津、廩給行糧、月費數千餘兩、撫臣劉東星題謂軍苦於接應、馬疲于

奔走、倭未至而民已先病、兵未強而費已不貲、誠爲確論、自非題議撤回、費又不知幾何、合無通行撫鎮諸臣、今後偵探必確、毋得先事調遣、糜費廩糧、去年多發銀數、今應停止、前件、臣等看得易鎮主兵餉銀、先年俱係民運、止發客兵銀五萬九千兩、萬曆八年、該本部題議、將主兵民運銀改解太倉轉發、二十一年、多發銀兩、皆改解轉發之數、似非額外、難以停止、合行督撫及餉司殫心查覈、務從節縮、其防倭兵馬偵探要確、勿得輕易調遣、以滋糜費、事在督撫相應

通行查議具奏伏乞　聖裁
宣府鎮主兵官軍七萬八千九百二十四員名馬騾
駝驢三萬二千九百四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
四錢四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
一十四萬八千比舊省銀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二十
餘兩臣推其故多因北虜款貢（以此知款貢之益）客兵不行調遣故年
例錢粮遂至節省過半該鎮督撫司道稽察節縮亦
與有力焉以後年例京運似應酌量減發仍乞通行

各邊以後能如宣鎮節省不次優擢則各邊督撫罔
不加意樽節而邊餉不患其不足矣前件臣等看得
宣府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三萬四千
兩每年額發銀二十九萬六千兩又昌鎮改撥銀三
千三百二十五兩八分長蘆山東二運司轉發銀四
萬八千兩其該銀三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兩八
分今查二十一年分自太倉發過上半年年例銀一
十四萬八千兩其下半年年例除扣抵該鎮贓罰還
官俸粮等項銀四萬七千九百九十七兩四錢八分

六釐外尚該銀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五錢
九分四釐此內太倉空乏所積不發支費隨查臨德
二倉收有粮折銀兩於二十一年十月內具題照數
動發差官解運支用原非該鎮節省所致合仍行督
撫會同管粮衙門細查的確酌議停妥具奏前來以
憑覆請伏乞　聖裁
大同鎮主兵官軍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馬騾
驢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
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兩

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三十九萬六千五百
九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四十餘兩但該鎮與
虜切鄰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大同鎮每年
額發主客兵馬年例銀四十五萬六百三十八兩原
與太倉考所載數目不同今查二十一年發過太倉
銀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外扣還原借臨清
倉銀五萬兩共四十四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兩止查
扣贓罰事例等項銀四千四十三兩所省不多今督
臣條議該鎮與虜切鄰年例似難裁省但值內帑單

歷令行督撫會同管粮衙門加意節省從長酌議停
當具奏前來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山西鎮主兵官軍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員名馬騾
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數京
運主客兵年例銀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兩前件查得
萬曆二十一年發過主客兵銀一十八萬五千一百
八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八千二百一十餘兩又查
得郎中劉兌三年積出附餘還官冒濫屯鹽逋欠之
額通計二十餘萬已經戶部題請紀錄合無通行各

邊以後管粮郎中如有實心任事積餘過多不特紀
錄仍破格優處一風示閱而所得多矣然偏頭等關
係極衝邊鎮前項年例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山
西鎮主客兵馬年例除改撥大同鎮銀七千兩每年
額發銀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又補河東鹽課銀一萬
六千兩共該銀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兩每年查扣贓
罰事例還官俸粮等項多寡不一今查二十一年發
過太倉銀一十八萬一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零及
查偏頭等處委係極衝年例似應照舊所據條議各

邊要照郎中劉兌節省紀錄超擢合應依擬行督撫
衙門并行各鎮管粮等官加意撙節以濟時艱仍聽
督撫官會議至日以憑覆請伏乞 聖裁
延綏鎮主兵官軍三萬六千一百三十員名馬騾二
萬六千五百六十七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
運主客兵年例銀三十六萬七千一百六十九兩三
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萬曆七年閱視官軍比原額
減二萬七千六百員名萬曆八年尚書張學顏題准
年例增銀四萬夫餉所以給軍也今軍減粮增於理

通乎又查萬曆二十一年發銀三十一萬二百一十
餘兩比舊省銀五萬七千五十餘兩未稱不足則前
件年例似應止照原額萬曆八年新增似應裁減前
件臣等看得延鎮年例錢粮自萬曆十一年以後歲
有定額向無增減近因西陲多事議召奇兵三千名
因兵未足數兩年內召兵月餉戶七兵三出辦尚未
入額及查二十一年發過銀數比舊省銀五萬七千
五十餘兩因內有就彼改解贓罰等銀抑抵足額今
督臣議要將新增四萬裁減合行該鎮督撫衙門從

長會議應否酌量減省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寧夏鎮主兵官軍二萬五千二百九十一員名家丁二千四百八十二名馬騾騸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九匹頭客兵調遣不常無定額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四萬五千兩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比額省銀一萬八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又當哱賊殘破之後尤宜體恤前項年例相應照舊前件臣等行得寧鎮年例錢糧自萬曆七年以來因款貢裁客益主定有常額每年

亦有改解扣抵銀數多寡不一以故二十一年發自太倉者止於二萬六千七百餘兩今該鎮哱逆殘破正宜增兵餉以固元氣督臣議將前件年例相應照舊與臣等所見相同合行該鎮督撫亟行料理兵餉務使兵強餉足兩無虛冒酌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固原鎮官軍五萬九千八百一十三員名馬騾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匹頭京運主客兵年例銀六萬一百三十二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萬曆二十一年發過年例銀三萬五千八百二十餘兩比舊省銀二萬四千三百餘兩但該鎮年例數原不多似應照舊前件臣等看得固鎮年例錢糧歲有定額每年俱就彼改解地租牧租商稅課程等銀扣抵外不足者請補內帑如二十一年年例除扣足額數外尚剩銀二萬九千三百餘兩已於二十二年年例內開銷訖其二十一年發過銀三萬五千八百餘兩因河洮召添軍馬額外加增固鎮自此比比前已增三萬五千八百餘兩今督臣亦謂該鎮年例似應照舊合行該鎮督撫

於前項新舊餉內共圖節省以充邊費中間如有可省可減者從長會議具奏定奪伏乞 聖裁

甘肅鎮官軍四萬六千九百一員名馬騾二萬一千六百八十匹頭京運年例銀五萬一千四百九十七兩八錢一分前件查得該鎮年例舊止五萬一千四百餘兩二十二年發過銀一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比舊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然該鎮遠在天末南番北虜他鎮不同節年北虜搶番每每假道該鎮前項年例似應酌量減存前件臣等看得甘鎮

餉按定有歲額向無增減至萬曆十三年以後該鎮
節議增添軍馬二次加增餉銀其該衛借上客銀一
十五萬四百三十餘兩以二十一年發數比舊額故
多發銀九萬八千九百餘兩今督臣條議該鎮遠在
天末南番北虜出沒之地前項年例相應酌量減存
合行該鎮督撫將前項新增舊額餉銀一一從長會
議要見何項冗食當減冗費當省務求積弊盡釐餉
無虛冒仍將應減應存數目會奏定奪伏乞　聖裁
天津三衛原額官上旗軍九千三百九十員名巡捕

大馬一百五十匹本色屯糧料并漕糧八萬二千一
百九石六斗六升二合八抄四撮一圭五粟折色民
運并屯糧等銀七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五分六釐
三毫八絲四忽七微三沙三塵九埃前件查得天津
三衛原有兵九千三百九十員名為海防而設亦有
額派糧料後因各軍坐累糧料內簡五千七百赴薊
鎮修守萬曆二十年因倭警新募海防兵三千名月
餉人一兩力士五百名月餉人一兩五錢去歲不及
一年費太倉銀五萬九千九百五十餘兩皆額外之

費也然已募不可遽散相應將新軍撥補三衛逃亡
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接應調取是亦銷兵
省餉之策也三衛改赴薊鎮官軍仍應撤回前件臣
等看得天津三衛原有額兵額糧後因坐累糧餉以
故改赴薊鎮修守邇因倭警天津地方復行召募官
兵力士歲費餉銀數多今議將前項新募兵士撥補
天津三衛逃亡名數給以額餉力士更番休歇遇警
調取將三衛先年改赴薊鎮官軍五千七百名仍行
撤回本衛防守誠得安兵裕國之策但今倭報未寧

力士應否更番薊鎮官軍撤回天津果否便益仍聽
該鎮督撫衙門從長酌議停妥另行奏請定奪伏乞
聖裁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茂苑文　秉文孫參閱

徐司馬督撫平羌奏議

疏　徐元太

請蠲疲民粮賦疏　蠲賦

題為兵役繁興民生疲瘁懇乞　聖恩量蠲粮稅以蘇重困以消隱憂事臣惟保釐之政莫先於愛養民生愛養之宜尤在乎諮詢民瘼苟于小民疾瘼見之而猶若弗知知之矣猶恐視而不為拯救是秦越瘠肥者也豈所云愛養斯民以稱保釐之責者乎且川地萬山重阻三面濱夷田多雜石而利微俗毋好娛而習悍以故饒餘之家甚鮮鳩之尚恒苦于饑寒負固之勢易成擾之寧不虞其蠢動臣自去冬入蜀蓋孜孜數月以來矣日夕之所拮据非督木之務則徵兵之檄夫天下之最稱勞費者無過於輸木用兵（此外於茂者表故此）時一舉之猶僅為小民之病而今二事適當其會下縣

不堪之狀殆彰彰明著無疑也故臣於任事之間尤蒔時徧問廣諏殫耳目以察民隱知閭閻之狼狽已不可復加矣若匪不以聞又不求所以蘇之之策萬一釀成他變將撫綏之謂何此臣之所以兢惕靡寧也謹以民瘼二端據實為　皇上陳之木杉之採辦也既屢奉　綸音不許加派擾民矣而頃於報運疏中復奉　聖旨該省用兵之際採木艱難商民疲困候數足原派三分之二撫按官具奏量與寬恤臣方與此中父老鼓舞懽忻感戴　聖仁之不暇而又何敢更以困民瀆也顧合抱鉅材非產於川之內地悉在土司邊壤甚苦峻崖深淵之難通故計程則常有一二千里之遙計夫則必以一二千名之衆彼入山而尋覓之難所伐而堅美之難出水而衝擊保全之難姑勿論矣即拽運一事如弔踊越嶺之險與守候往還之需索保其有不賠者乎烟霧瘴癘之侵與猛獸惡蟲之毒寧保其有不中者乎或強去而竊歸或二往而一返矧土夷時出搶財夫役多遭紲勒隨身所有盡被括掠稍不當心雖生命且不能倖免迹其

艱辛之狀比之災傷尤甚臣安得不言其實耶西番
之猖獗也既題奏　綸音許以相機剿矣而頃准
兵部咨稱傳奉　聖諭前日四川撫按官奏稱松潘
等處番賊爲患卽今有無寧息一應剿撫事宜看彼
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
及臣情養亂臣方與此中寮佐同心僇力振揚　聖
武之不遑而又何敢遠以困民瀆也顧松潘孤鎭原
設在川之極西寒涼倍蓰平原其苦黍粟稻粱之不
產故卑卒遠調於東南之土漢官司米糧糴買於西

北之附邊州縣彼道途有師行之擾驛遞有傳報之
擾工匠有置造器械之擾姑勿論矣卽轉輸一事如
營房竹木軍所棲也豈一人之可構乎薪芻煎鹽軍
所食也豈一日之可缺乎以物價則其輕以腳價則
甚重朔春和乃可進攻徂夏卽虞水泛農忙之候二
麥未種耕作已妨又何收穫之可望究其饑饉由來
亦比災傷最甚臣又安得不言其實耶夫輸木以供
大工之用民誠困乃分義之所當爲也而何更加之
以師旅用兵以禦寇賊之災民誠困亦時勢之不容

已也而何堪重之以採辦以是二役併於一時百姓
之心雖欲乞寧於臣而臣實不能息之百姓臣之心
亦欲加惠於百姓而百姓實不能得之臣此臣與百
姓之所交病於無可奈何者也臣亦知木事未竣則
曷敢言蠲兵事未息則曷當言蠲惟乘此効力之時
而稍寬恤之不特可解倒懸之急以紓其愁顏抑將
可溥驩蕩之恩以作其勇志矧請之不預則派額
而數難減反屬後時矣議查得川省田糧實徵九十
七萬七千五百三十一石七斗五升一合零每年夏

稅秋糧除起運部料及貴州倉折銀外但聽本省供
運松茂安綿建昌叙瀘各軍餉及存留儒學等倉支
用之需伏乞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臣言可采速爲
覆請准將四川萬曆十四年分夏稅秋糧量免十分
之三其料銀貴根或蒙一例蠲徵惟復聽臣行司查
動各邊米腳價積餘銀內照額解足庶德澤溥而民
有甦生之慶人心安而患無卒發之虞矣

初報河東大捷疏　附松番

案照松番據險逞兇軍民橫被虔劉之慘致塵　皇

上（名入賊手後推許大司農任事科以爵賞而勅奏知當年功之虐實然汗亦顧其識有幹力器亦偉臣也）給音中諭而本兵因以議覆責成令巡撫總兵及司道等官相機撫剿臣已督行兵巡各道多方招撫而負固如初始一面差官分調土兵復一面牌行各道令通事譯諭爲惡諸番果能擒斬真正渠魁以贖罪及傾心送質投降者俱許待以不死仍照格給賞無非冀其悔悟改圖而使我無廢法則犬羊之性亦不妨馭若犬羊也乃番蠻豈直罔遵益爲糾聚數千餘衆倚山扎架七稍砲於正月中旬連攻蒲江關將關內官營房屋盡數焚燬衝毀固守則糧餉不繼坐

斃可虞交鋒則多寡相懸聲援吏絕少延時日亦幾陷關城矣賴參將朱文達熟慮退無完計而進可出奇身自當先忽爾開關迎敵用百千銃一時齊發番不及避而傷損頗多累卵之危自茲稍解又准總兵官李應祥移文稱節年殺死守堡官并軍兵商民蔡四元等共四百八十餘命者係東路滿黨溝丟骨沒舌人荒西北龍溪覓蛤土官茹兒阿孝惡閤王答甘蒸戈臘熱溪別柘思苔地等寨番蠻殺死軍兵許九等八百二十餘命者係大小粟穀北定玉柱阿牛王

龍安舍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柱等寨番蠻其坎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禾泥下禾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等一十二寨係（番有生熟善惡亦當分別）往來聽使熟番素不爲惡等因在卷臣備詳往歲之惡踪兼酌目前之罪狀知釀成邊患皆出委靡姑息之由若非大剿申威而漫云招撫以苟圖塞責是弱形久見矣猶復以弱濟之火益熱而水益深實臣之所不敢出也雖剿撫有難偏廢在今日則宜撫後而剿先且番勢之張固云恃險亦窺我軍兵所從事而

彼得蜂屯相抗故其鋭難摧耳誠令三軍隨地列營使彼莫加進剿之途而各自爲守則守多而力分此破番之最要者也隨行鎮臣議定令原任總兵郭成（觀其部分有紀可以卜其將來成功矣）領訓練敘馬等兵七千直抵黃沙壩劄營占據諸番吭喉以奪賊氣遊擊周于德領播州宣慰楊應龍土兵七千劄營於鑼鍋嶺等處以搗其前遊擊邊之垣領酉陽宣撫冉維屏土兵五千劄營於地名蕎壩腦以攻其後參將朱文達則領平茶土官楊光祖楊正崇并天全土兵共四千五百有奇於地名茨溝劄營

搠其要脊而擊之，俱聽總鎮監軍道居中提調。令原委敘州府通判陳忠隨營贊畫，臣又移行鎮道，如將領等官營伍劄齊，須先與約，凡加征寨分，必果大憝首惡，曾經殺害官軍及斷道攻城，罪惡貫盈而難赦者。其脅從陰逆，雖稱叛服靡常，而能知向化畏威，即聽投降效順。至於平素原非惡寨，則預給以旗使之。玉石有分，此不惟仁義並行，而我師有紀，且令众生莫救，而彼勢自孤也。然河東河西兩酋，亦未可一時並剿，以分兵力。就二者而酌之，則河西猶有一洞為

屏，而河東與各關堡相連，其為害也尤便，其欲除也當先。且東東一平，則河西喪膽，乘勝以行剿撫，易如反手矣。續准李應祥手本，揑報前來，俱解紀功道參議謝詔審驗，呈巡按御史陳瑠覆核具奏。及稱黃沙壩係諸番出沒之要衝，先年總兵何卿亦欲建堡於此，而知為番部所必爭，恐難就緒，故竟成缺典。此今日之當急圖者，乃郭成率眾壘營，已隱若石城之壯規模，濶大，可無煩式廓之再增，惟因其址而修治之，自是金湯足恃。又稱見今河東惡寨番蠻漏殄者，皆

逃避深箐，河西一帶惡番，正圖進攻，適副使王鳳竹往過營堡，河西上節番蠻已有數十為羣，觸河伏地，而哀告乞降者，至於下節思答等寨惡番，仍披甲放砲，挑搦我兵與戰，等因，各報到臣。為照松潘夷種，即古氏羌。番別熟生，寨分大小，以尋戈為撕打，以戰殺為善終。其習績矣。大掠成都，曾有二十萬人之號，詳稽蜀志，備存四十八寨之名，其族繁矣。國朝自洪武十一年，御史大夫丁玉平羌之後，迄宣德中，始作梗，而圍困松城數月。比特特遣大都督二員，統調陝

西四川貴州三省軍兵十餘萬，一舉而克之。嗣後每臨番警，則比例請兵，率以為常，誠灼知其勢甚而難於撲滅也。嘉靖年間，白草煽亂，有易視之者，輒從土卒五千以禦，而竟至全軍敗沒，無一得生，此其明鑒已。以故先年守土之臣，往往諱言征剿，而藉名曰撫，以文其避更之非。布帛茶鹽，賞需歲益，奉如驕子，漸不可為。一發之餘，遂累歲不能奏績，因以貽憂。君父宵旰靡寧，或延訪大臣，或咨詢廷議，臺垣獻策者，咸謂松潘地接陝邊，制禦番蠻功罪，宜同乎北虜載

在故籍可攷而知也夫北虜爲邊腹大患孰不知之
而西番以一省疥癬之疾奚至比於備虜正爲入松
之路鳥道淩空峽逼蜂腰可回萬騎於千崖之間劚
重獅齒如引百斤於一縷之微若使梟僞窺暮而狂
鳴何殊鬼蜮射沙而必中障塞孤懸之勢此實無雙
者志哉 先朝都御史宋滄結獻地圖言制番之畧
而云人皆知劒閣連雲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坦途
人皆知瞿塘灩澦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安流此其
崇山絕澗之難踰亦可想見矣矧星羅碉寨猿狖成

犂卿覘跳梁又能使山澗益增其深峻故平居無事
彼番之敢于蔑視堡軍而股此脂膏啗此血肉稍不
如意復從而甦之者豈獨強哉亦恃此險固知我之
無奈彼何也我軍之過於畏視番蠻而剝肌以充漏
髓以潤苟得全軀卽析然恐痛者豈本弱哉亦怵此
險固知彼之非我可圖也切於積威日靡一日此方
望之而股栗衆番嘔之而心雄是以小則擧石裝塘
放隔河之冷箭大則攻劚掠堡逞支解之窮兇誠足
爲門庭之寇恐非止蜂蠆之憂也

再報河西大捷疏　討平松番

照得番在河東者雖破名寨二十處而逃生山箐尚
多况人小栗穀尤最有名未可以其難攻而縱惡若
必欲完茲西討蓋緣耽延矣且河西思苔歪地乾溝
西革王苔甘燕耳別西彼列柯樹底雙橋九姓等寨
惡番自恃河爲重險師難卒渡仍敢搖旗躍馬以自
雄又嘗特出奇兵使霆迅而不遑掩耳彼大小栗穀
（得以形制敵之勿亦畧行[illegible]文所節之意）
見我兵之西事旣備必疎若乘其稍懈之機突爾回
戈東向則勢若從天而下破之又何難哉隨即移行

鎮道作速擧事有眞心降伏而來招者卽照節行檄
諭招安以行撫巳撫之酋更不許諸人悽擽致於恩
信有傷續據鎮道移報胡子用羊先結阿讓臘樹老
虎六寨番蠻畏威眞心投降各准給白旗安插又據
松茂二道稟稱牛尾寨番素稱稔惡於去年十月因
見官兵找伐僞獻甲馬乞饒乃實暗助列柯等寨抗
敵官兵罪難容赦等情臣照該寨番情反覆備露奸
形亦行鎮道發兵相機剿殄務申 國法以懾戎心
去後續准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斬獲功蹟節次移報

到臣為照番蠻之恃險積兇固神人所共憤而欲申
天討以靖疆圉實有二難焉其始也折衝之難何也
賊皆勢有所偏討賊而先摧其本幹則枝葉自隨雖
難猶未難也獨番情無主而逆則各為我之介毒凡
鴟張者惡可縱而不誅乎故剿之有遺則甲懲而乙
尚蹲夷如故欲無遺焉又多伏於峻崖之內而功未
可期倘因一發以傷百發之能則拙矣此折衝之難
難于剿而有全功也其終也結局之難何也賊皆勢
不可留討賊而悉拔其根株則孽餘靡託雖難猶未

難也獨番頗其繁而順則猶為我之重屏即鵲擊者
惡可殄而盡戮乎故剿之不痛則始畏而終將倨肆
若初欲必痛焉又或逃于深箐之中而討弗敢出若
因一夫以老萬夫之守則疎矣此結局之難雖於剿
而能速定也臣毋深惟 聖諭必兼剿撫以責成而
養亂貪功實並行中飭知兵雖未交於萬里策則已
定於 九重矣

白草羌夷歸順疏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瑨議照白草諸番
地當東南兩路之衝形列首尾常山之勢變成犄角
殤匪皮膚蓄緣生齒漸繁踰躅思逞兇於嬴豕兼以
處心多校攀援欲藏巧於詐狙故彼寇松州此自潛
為內應此鶩石鼎彼皆願效前驅蕊相依則齒懼脣
亡共類則狐悲兎死宜其有倡而必和有約而必趨
固羌蠻之所恃以跳梁亦闞望之知其無可奈何而
輒從隱忍者也昨茲猖獗顯然之患誠在松番矣隱
然之憂非屬於白草乎況歲內託言蜂蜜夥聚犬羊
意在乘機潛相煽虐儻白草不先撫定則我欲戰而

渠且為爪牙以增番衆之強我欲追而渠且為淵藪
可得而離
以脫番人於險因而責之則謀彌合并而圖之則敵
更多雖益之以數萬之兵持之以朞月之久恐征之
猶未必能勝勝之猶未必能全也用是申以告戒之
詞束以羊籠之術始欲折其悍而聲為從彼進兵之
詭說使之懍然危懼欲消其疑而示以兵不被出之
真情使之歡然感劉遙覩貔貅之雲集膽已俱寒更
聞葦荻之風靡魂應盡喪非特弗陰助而已且折斷
橋梁以明拒絕之踪并特弗匿逃而已且送還被虜

以示忠誠之念、往之已降者、增納莜糧於徼外。今之願附者。乞供常賦於邊關、陳甲馬而歸誠、望旄麾而叩血、雖好厥鴞音於食葚、敢云惡質之盡銷、乃馴其鷙性於爲鳩、洵應陽春而能變、即頃者六師奏捷、易若燎毛、東征而掃蕩黃沙、西討而澄清黑水。孰非白草諸番之效順。先爲剪其翼而孤其援哉。故以四八寨之羣兇、稽百餘年之徃牒、昔嘗以兵戈禦之而不足、今竟以口吻招之而有餘、伐謀成不戰之功、柔遠信非常之業、實由 皇上聖德弘敷於天外、因爲風

偃天驕、威明普照於日中、遂致貢通日入、允紹虞階之舞格、何言漢塞之來朝也、

議處善後事宜疏　平番善後

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陳瑄、看得各寨番蠻自春夏蕩平之後、凡經剿僅存者、既讋維揚之武、咸慄股而改圖、有納降全活者、尤懷不殺之恩、悉輸稞以明感、爭助新城之木石、節還舊虜之人民、目前景象若茲、似可無煩過慮者、顧犬羊之性、恒苦無常、蜂蠆之驚、毋生不意、誠戒覆轍於已往、其隄防之補葺宜勤、若乘未雨於方今、則戸牖之綢繆退緩、因將司道所呈後計、逐一審擇、可革可因、務求允當、除事體得以權宜通變者、一面查照徑行、所有增置勸懲調更團練四事、俱關係於邊疆重大、相應開列款條、以請　上裁

計開

一添置守備以專彈壓、照得松潘南路黃沙壩、當諸番環列之衝、最稱要害、爲左右皆羊腸一線、而獨此寬平約二里餘、故毋肆猖狂、必於斯焉糾聚。兼以往

來松壘隔程悉百里之遙、據險阻途聲援立絕、項念噤喉最急、勢應先奪以制人、故令立功原任總兵郭成、提卒數千、長驅直入、因爲壘營其上、用張衝擊之形。雖全捷實收於諸路星羅、而榭背搤吭、匪黃沙爲甚重哉、使不及茲渠服、城守亟圖、是以二百年未竟之功、已成復棄也、隨趂有餘之兵力、稍恢新定之址基、委估興工、不三月而石城嵑建、諸番所恃、我實居之矣。然須在本處添設守備一員見於原留修守兵內、挑選三千名、再於該路抽撥主戍軍兵五百名、相

爲協守仍請　欽定守備司名及請　勅責成專一
提調西寧關起至平定堡止一十五關堡往來巡視
督率漢土夷民二遇有警相機策應各項事宜聽其
備該道及副總兵節制使地有專責而事無他虞
一定期舉劾以圖實效照得致體莫先於責成人情
恒競乎懲勸若以地之苦辛與彼樂土才之優裕與
彼具官俱混爲一途而不加旌別欲其致理難矣況
松潘設在極邊環以羌酋險寨故每年正旦有大賞
仲冬有小賞意唯恩結諸夷使之效順歸誠受羈縻

以安障徼耳儻羌酋搖動則松州必危蜀失松州則
羣虜直侵內地是城設垣墻之外勢已甚孤而地爲
脉絡所關機尤非細使兵總官信義不孚於平日隄
防又弛於賞賜指顧之間夷心頓變即能撲滅傷損
已多以事權重大若茲勞劇自不同乎內地矣矧雪
山寒冱五穀不生風氣弗宜如枸栝枯此惜意在苟
延歲月徼地方之無事以待遷耳安望申威令而肅
紀綱以馴服羌酋爲己責哉臣等以爲自後振新之
急務莫若將兵備副總兵二官慎選而用之既得其

人又定爲三載一行考覈之典如自十五年爲始則
於十七年春賞畢後撫按官備查三年之內有無人
狀而會疏舉劾之如一年無事兵總二官俱請紀錄
二年無事則副總兵請紀錄而兵備官請賞賚三年
無事則副總兵請賞賚而兵備官請陞俸一級遷轉
仍照常格兵備官又有卓然經濟人與地宜而夷酋
懷畏交服者更請加銜久任若總歷至五年勞績益
深許得疏請陞級又歷至七年亦如之儻其惰玩長
奸乖張僨事即行參治以警將來其各路叅遊守備

等官亦併附疏中舉劾使守備賢者即可備此中叅
遊之選叅遊賢者即可備此中副總之選而不肖者
又不至於倖留如是行之而邊政有不克修者否也
至於各關堡把守掌貼指揮千百戶官舊以一歲一
更用均勞逸邇年承委者視如傳舍循指滿班甚則
闒茸無爲眠同猫鼠又其甚則貪淫罔忌慾恣虎狼
沿襲爲常邊患恭不惟羌毒已也當此更新之會亦
宜立法變通如松潘之三路威茂之七路各把守掌
貼官應於軍政之年同衛所官一併考選必其謀勇

超羣熟諳邊務者方充前任限以五年更替果有操
弗勝寘惠能恤士勞徵守禦蠻部歸心許得於三年
查覈疏內併敘以備擢用諸凡生事尅軍激夷啓釁
者並聽從實糺舉重處則所以鼓舞人心者益無滲
漏矣

一訓練民兵以壯軍威照得儆矢將來貴於有備操
珠野宿馬可無弓言思患預防道莫先於修備也故
食無備粟則不能待饑心無備謀則不能應卒彼事
至而後爲取辦者與拾瀋奚殊乎蜀地瀕夷尤多雜

處米鹽生競釁竇易開苟懲創之不以時遂至披猖
而難制如今之生番西獠夷猓南驚皆由威武不揚
是以釀成大患耳夫兵不預練而卒然有事其勢不
容不旋調於土司（土官之騎從由官）豈惟道里濶遼若望越人以救溺（兵之不足用而有急必調之故也）
且赴令而途難不援成功而氣易生驕即藉以助威
猶非得已顧因而專倚焉爲策不益疎哉查得先年
都御史譚綸曾銳意整修武備遴選民兵之精壯者
分道責成而君中提調團操邊寨頗皆畏偪漸因日
久頹廢不行舊籍徒存成規俱失每言演習竟成虛

套甚至州縣有司因節年裁役過多而直撥以私充
迎送益非設立民兵之初意也臣思前此未加軍務
之先猶舉練兵之政矧邇既奉 命提督（四川巡撫向來無兼督官銜）可令武備
因循不亟爲先事之圖哉該臣業行布政司將通省
民兵查以傳編名數爲主經減者量復經增者量裁
務在不逾舊額挑選精强之卒以充練兵的抽閒役
之需以資衣甲在外住劄各道有衛所者則益以軍
兵就聽該道督各操補官團操省會則益以成都等
衛軍兵委一將職專理團操亦聽分巡川西道爲之

監督顧兵期實練統之必有定員而事匪專司終難
責以成效臣請 皇上准將四川都司操捕僉書一
員改充臣標下遊擊官聽臣督飭專司團練若實舉
行使處處養有精兵而一呼可以百應令當有警將
股若雷霆之出地而莫測沉機雖處無虞亦隱然虎
豹之在山而潛消惡念此又固本之勝算也

申文

申明剿撫機宜　剿撫機宜

爲軍務事准總鎮手本酌備機宜無定成議難拘合

無以見到播州之兵并催郭成統練兵而來及本鎮調發標苗等兵令遊擊周于德等先將五寨三寨攻取然後移兵將東路金溝大小粟穀西革思答等寨次第布勦并開去骨沒舌人荒三寨西北龍溪硬蚣土官茹兒等寨俱係極惡番寨等因准此案照松潘南路惡寨先准總鎮移文并據松潘兵備道議呈已經准照備行知會其中寨惡之重輕應勦應撫者俱聽鎮道號令兵將人等不許偏執去後今總將開出塞分如大小粟穀等寨乃惡之尤者況與該道往常

所報最惡番寨相同除發郭成練兵一枝速請總鎮聽令調度外看得勦術有三兵不聚加也每招安以解攜其黨而併與誅罪之師是之謂撫勦兵不輕動也恒審察以操縱其權而時出搗虛之策是之謂賜勦至於芟其根株沒其地土虔劉而蕩平之是之謂盡勦勦即可盡亦為焚藪而田非所宜矣撫術亦有三懷之恐其褻也乃殲厥渠魁待望風者之悔罪而後許之是之謂勦撫討之未必平也惟歷以十衆乘負固者之畏威而因收之是之謂挾撫至於要之誓盟餌之以帛而面羈縻之是之謂誘撫撫從其誘不免厝薪而寢非所恃矣近年松番圍攻城堡阻斷道途戕殺官軍不勝其條適本院撫臨之始鎮道累移請乞增兵急如星火本院一面調集上漢各兵數近三萬一面取備錢糧具本題報乃度茲時勢與事理之所宜如盡勦則傷仁誘撫則失策計難出此已無可疑矣恐苟且目前而不圖久遠者或藉口成功之難必以挾撫為良謀豈惟墮賊術中將至朝投降而夕反叛亦何以洩邊地軍民之忿張 天朝震懾

之威且以仰復鵰勦處置之成命乎況明諭有云二應勦撫事宜着彼處巡撫總兵官相機處置務保萬全毋得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部議有云撫須司道等官仰遵近日相機撫勦 聖諭督率官兵亟除大患諭議甚嚴如此諄切昨據該道稟稱番衆知大兵果至牙番族仲等輒稱糾合二姓投拜若許以投降番必誠信此言甚左關係機宜擬合申明為此案仰監軍道官吏會同總鎮照節行事宜隨便調度分布勦必殲其鯨鯢撫必全之水火毋得違錯未便 務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余文敏公文集

頌　余有丁

海塘成功頌　海塘

萬曆三年夏五月海潮上齧海鹽隄隄大壞亘二十里餘民無所底定朝議司馬徐公明石畫能商工用

上遣公行視圖方略公至合陳臬郡邑丞諸吏按海上議以增埤捍水力度道里便宜淵無大害者公曰是役也在並海一邑費浩穰勢不得不求助他郡豈猶不堅而與海爭咫尺地其又令疾風駭浪攻齧郡邑費隄非不倍於海一費不覆于葦莫支費將立盡謂石隄何則飭諸執事悉計作沮公晝夜領領庀材命工凡三越歲發卒若干人費若干緡隄廣丈高倍若干隄成公復按隄上曰是地庳下海所從來者高水涌崖易以行庳處仰有隄恐難恃去石隄尋丈當更築土隄防其敗又甚者萬一海羨溢崩決反壞當釃內河股引取之水猥盛則放少稍自索不至迫阨爲內外塘憂則瀦內河若干里鑿若干里使大水得過小水得瀦陂障縈折以爲汚澤然後鹵瀉可得煮海堧棄地民芟牧其中可得以溉爲田益肥濱海之民得穀此一役也不獨驅水害所與利十倍矣公利社稷豈不弘多此特道其利吳者一二若此吳與越壤相接也海潤千里所波及越者又沃矣於是越守某人等思所以頌德謂予職史也宜有言予何知饗

其利者有爲德雖不敏敢不唯唯頌曰肇維吳越北望窮髮環以天池湯湯溟渤厥有陂隄以防滑汨萬曆之禩仲夏五月川后失職天吳猋發黃星夜騁襄我傒忽陽侯晝奮燋山齧齒澒濎懸飛潟溶相溹浮天無岸吐吞蕩潟皓皓旰旰冬日可拍延道盡弛廬殫爲澤盆走斥鹵田失阡陌莫辯牛馬郊垌蕩析下民嗷嗷罔矣朝夕天子曰咨疇茲與治爰俯羣工爰甄輿議僉曰徐公民之攸壓竭公無二身兼數器爰賜璽書救使直事曰某往哉子其汝試川流澤漉惟

徧之勩公受命來夙夜惕厲役將封豕望於海帝率屬修林身履心計脂車載舟乘檋蹈橇畚之臿之必增其溢浚之淤之必防其泄力役玄夷誠同精衛經茲皆謀期無再復欲固其表當裹其腹內土或疏外詎焉築壁諸漏卮不盈千斛廟涇之漑泰山之麓中洎白洋石橋橫亙有離長流有湮故瀆乃理乃宣乃參以五轉石度山刊木儆土鬩者使通闕者以備烝徒唱和工師率舞雷騰雲奔一瞬百堵屹屹河塍若墉若峙外罪中堅云何不恬迄茲孟秋有霪嘯浪瀧

埂晏如億上不障匪伊則庸曰惟神相我我異人曳而歲杖錫告有奮毋畏爾恙海若見靈享矣貽鬯匪公精禋昭明貺公盡大儒克舉輔德所至極思以臣邦國有截新隄品庶阜殖吳越底平伊疇之力自渠無當金隄難塞庶幾績服邇徃靡忒史臣作頌代志溝洫

策

兵制策問 并對 [illegible]

問司馬法所從來尚已帝王之兵有制而不亂故簡稽搴收連其什伍所以定制也國家京師置三營邊郡各隸甲士重內馭外復調外以衛內劉璐蟠曲屈犖亢遠矣乃今日有可擬焉在中都河南山東有班操者在延綏寧夏有入衛者在遼左有抽添者在廣有招集者或苦番直或疲遠戍或羨李靡遺或無籍不足用果初制若爾歟抑弊於後歟亦可救歟今蟻食於廪司瓦合於兵簿者非布嬰也而中多缺伍慮乏軍興夫外寧內憂聖人所戒可遂罷守忘兵不講歟

管子曰夫兵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惑也不廢而欲廢之亦惑也古者兵不坐甲車不犯軷而司馬之職常存後世幸安無虞雖弛備解玩替不懲而緩急無足恃是古無兵名而兵未始廢後不廢兵而無兵之實矣國家建兵制無不善而今稍一二弛也請詳之國初奠極雄據勝勢臨天下重師宿屯京師以強幹弱枝而列郡緣邊各有紀率居京者未嘗越臨邊郡自撤其鈎陳居邊郡者番休直上校聯不絕以固微垣之衛亦或調郡戍邊邊各相戍如綴

屬如棊置使軍壘常明而不亂遡年以來軍制漸更大都有四曰更卒曰繇戍曰役羨曰召募亦中古之遺也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口都試令中都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奚以堪此本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殳角弗也而傾以備鋪爲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綏寧夏入衛軍是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蓟兵未練假以張犄角之勢乃于役靡遑及期莫代違行間遠犇

命爲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邊左有抽添者亦漢悉老弱未傳者詣軍之意顧其地歲大侵荐罹鋒鏑耗者過半而欲括其息夫窮及客戶彼所稱羨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恐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亦漢選募曰勇敢曰佽健之類無賴子未知尺籍伍符漸通兵尉冗入幕府而相率權爲姦卽欲誅徹無不嘯聚發據犇救所在騷然此以禦寇也而反爲寇乎若此四者遡之初制本善而壞於後人因其有變少假而沿爲故事夫墻之崩潰必因其隟

劔之毀祈舉由於壘今見干戈朽鈍斧鉞混貸邦走馬以糞遂指爲不祥而莫之講也幾微於隟壁宮大于墻劔可不畏歟　主上軫恤班軍詔罷力役盡歸營伍是已乃郡國伍籍半折丁壯阻消物力方虛杼軸困竭則當倣周禮比居之法詳覈所部悉清勾之而又官助其資斧給其兵械乃若免役而收其直謂之更賦是殆不可復典卽故直有所逋者令得一切蠲貸可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或二而省一稍稍紓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彫窶倪甚寧夏屯牧

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踣于道至者羸于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窘矣今蓟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古者國有游倅卒有單所以副其正也今不得已而抽添之無已當厚餉給蓋羨卒既捜則糗糧旨畜疇爲之副宜於常賦之外稍加優厚而猶未給也當廣屯種邊地延袤殆千餘里界山依水可徵常居者室家田作復其繇稅使流移漸集生聚日繁而又嚴逋逃之禁重督邏司候徼支繚

以譏附出逆海及以賄脫伍者度幾行伍實而丁可無抽也古者藏兵於民藏食于兵未嘗外索也今不得已而用梟呂若召上著高摩惠潮類多矯健籍之行間使家與家相讎人與人相讎即食其地習其將而將不得人不可也當選將領汰其剜削而貪者張疑竊冒而詐者誠得廉勇不二心之士使提鼓揮枹焉而又嚴憲罰之令毋令倖捷而掩功玩寇而薄譴能討軍實者與首功同賞削軍以逞者與無功同罰以此制募兵兵亦足恃矣若是者皆小補其罅隙者

也而未盡也夫軍能安制矜節而爲國家用者有數以主焉曰制馭之有方也不然拊恤之愛及人深也又不然則簡習而訓練之也語曰陪行亂陣千人盡罰覆軍殺將萬人齊勇則必肅其營部結其團伍與之安與之危可以行可以止所謂用天下之用爲用制天下之制爲制而奚恤乎軍寡語曰畜恩不倦以十取萬必使懼者得歡貪者得豐欲者得使歸者得招度多同心之衆必死之士可合不可離可用不可被而又奚恤乎軍寡語曰習而後用一以當百則圓

而方之生而死之左而右之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阿外嬰之者斷兌則若鄒鋸當之者碎而又奚恤乎軍寡古之人將少而能辦將弱而能競惟綏御得宜而卒乘服習故雖匱乏困憊一呼而起無不扶傷涉血而施敵破虜矣然此所以籌邊郡之軍也而內軍尤有可議焉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三營之軍名在官而實在家在家者關役于私門在官者或刻于衛尉貸不能操一錢食不能人二鬴而牽露骨馬環立轅門負斗石弓載韜棨韔施擴而赴營陣一

芟舍則負趨出市絕不談兵在籍則名選鋒一簡稽則羸劣相糅蜎稱全勇夫經制百萬之衆使衣吾衣食吾食而懸虛名罕實用奚以備循藝之警堅壺榛之守嚴營衛而固根本乎愚謂影射當稽占役當革武胄之侵牟當治文吏之漁獵當懲督理者按籍以徵登耗閱視者決乘以別惰銳若周畿兵若漢中壘蒐田視先王之禮軍國飾封場之容使內以制外若意使臂臂運指而脈絡融通外以衛內若星隨斗斗運杓而法象森列即畿以外各郡國番上兵不憂擾

也西有羌北有胡不憂其狃食也又奚患焉

欵虜策問 并對欵虜

問士抱策而來期以用世顧當世所急者莫如虜頃歲策士罔嘗不以虜為言乃所言者往往懸度臆斷未必可施於用若九邊形勢入事機宜士蓋習聞之矣姑置弗論夫時異事異徵獨異代即嘉靖季年以施之於今凡有齟齬虜初欵市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今十餘年來邊無牧馬其利害可睹已頃順義物故黃酋討且請封何以待之或

者過慮尚有隱患謂燕薊患在三衛遼左患在土蠻宣雲患在板升河湟患在番夷套虜然乎否歟漢初匈奴強盛而出塞之師或度絕漠呼爵五鳳間乃不煩征討稽顙入侍豈適值其弱邪建元以後西羌為寇或乃憂降羌請置都護或又謂宜蕩佚簡易夫舍其叛者而降是圖且疎其防檢亦有說乎孰可與今事相方假令不勦陳言不襲故計能為國家建必然之畫貽亡窮之安固執事者所願聞也

今天下仰賴　天子神聖戎羌仰所莫不交臂受事屈膝稱臣疆埸障徼之間卉服列塗夷歌成韻羽檄不馳於近塞胡馬不飲于長城既十有餘年矣頃者順義物故黃酋請嗣凜凜奉約束如初豈不謂胡越一家號極治哉而執事者穆然長慮圖所以久而無虞之策甚忠計也蓋古今籌邊者衆矣大都古慮在遠今慮在近古慮在我今慮在敵夫欵市以來封疆之臣諱利文學之臣諱害諱利者曰暴也弓矢今也畚鍤環九塞而營之幾若完室不欵市能乎利一偃

兵休卒少壯壯老各有攸處德用不侵利二邊以內居者如堵行者如家賈者如市牧者如麃耕者如雲舉砂磧而桑穀若內地焉利三而諱害者曰氣久而不運不振器久而不操不習一旦有警其不心駭股栗者能幾害一虜貪索無厭而我經費有限不與之是棄前功而為戎首與之則無力而給之非損內帑則剝軍膏害二藉口和欵縱橫出入不為限我之情形備嘗之矣第令無動動將不支害三兩者相左亦相當云而愚則以為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兵不習戰

是練之而已。款與數戰之害，虜求無厭，是飾之而已。款與徵調之費之害，出入不爲限，是禁之而已。款與久結難連兵之害，其大較章章也。然則固無慮乎。曰夫利害有隱者遠者，燕薊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三心於虜，虜藉其嚮道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鹵掠，自相負也，自相欺也。其機變械飾不一日矣。遼左三面鄰虜，四時被侵，莫不曰土蠻，而非一土蠻，又非土蠻能自作孽也。在寧前則屬夷勾連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遲二奴及阿台挾侁內訌，令勢駸駸熾矣。

晉患自板升始也。石州之慘，我叛人實爲之。雖天誘戎心，俠而歸我，遂齊刃鈹，而其子孫與其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徼，勢極孤懸，異日大酋驅西番背聽詛約，自我張疑稱剿，而豐州所遺部落移帳遠避，令大衆離歸，而丙兎貪松山水草，套虜超忽把兒谷寨又西徙延寧，垂涎番種，勢益孤而莫支矣。此豈可不爲寒心哉。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教匈奴所以圖漢者。今年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漁陽，雖衛

霍爲將，不少衰止。於是降渾邪，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關，通西域，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幕北，稽額入侍，竟西漢無虜患焉。夫驃騎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而匈奴頓弱若此，非匈奴之弱，弱於漢之得策也。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凉州部郡皆有降羌，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請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爲吏耳目。永元中，超自西域還，曰塞外吏卒本非

孝子順孫，以罪過徙邊，而蠻夷懷鳥獸性，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其小過，大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復縱之，欲羌爲我用，亦使不得沒於蠻而爲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我三衛屬夷引土蠻，引東虜，且爲西國，爲南羌，板升扒沙爲中行趙信，丙兎超忽等爲蠻寇，我屬番且爲凉州降羌，而當事者泄泄焉。叛者無以服也，合者無以離也，攜者無以懷也。何哉。愚請得贍策之。三衛誠當剿矣，第恐依山聚谷，鋌而走險，況狡悍雖深，而藩籬尚在。惟我邊塞有衆焉，猶稱外戶。或

（條列情切文体畢栩而不廢正務）

有以虜情輸我也。毋滋他族定逼處此。以自撤其藩籬也。至其凡窺他境。當隨地殲之。或懸賞格購其首逆者。置之法。此所謂服其叛者也。上蠻負其衆。邀求貢市。每弄兵要挾。而速把亥王杲餘孽。懷憤圖報。此可以兵碎。非可以恩結也。宜聽諸夷小市。以携其黨。因往來偵候其有會蹛林者。悉兵剿之。弗使得志。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此所謂離其合者也。丙兎超忽。既西利水艸。又貪羌衆。而啓徬傻撫之。是彼一舉而得三利也。不惟新從松山者忘歸。而延寧套虜。亦宜驚

利而內日萌益不支矣。當酌議撫虜。亟修職備。揚兵聲言疑設間役。聽示番種。使招致西行。掠番之虜盡歸其毳帳。毋使番虜相結。是所謂懷其攜也。板升扒沙寧無父母室家之願。而從夷而夷久無反心。第門胡俗自便耳。彼方樂胡便也。而我且困之以土木。重之以煩令。朘削之以徵斂。令人人囂焉喪其樂土之心。將內之民之不能保。而欲守空令以散逆黨。譬之持不占以召犬也。必不至矣。此又當悉計以懷徠者也。執事又以黃酋請封。而索待之之說。夫九塞諸虜。順義爲雄。自宣雲抵甘凉。穹廬萬里。東足以聳畏土速。西足以號召俺把。今幸且物故。而不以此時大分之。非得計也。法曰親而離之。亂而取之。今黃酋無親。而諸子弟各擁兵自衛。第令儼然而王。必且并諸部役屬。盡爲一家。是虜勢未離。而我合之使強也。今惟按虜俗。令諸子漸長。各以次第授兵。陽封黃酋。而陰分其勢。諸夷恃衆不相下。且慕少婦爭奪。板升必內變叢生。自顧不給。方求援於我。我坐收漁人之功。東西諸虜。皆脅息而不敢動。此又大離其合。而服叛

之謀。懷携之策。惟我之所欲爲也。又奚患哉。

記

浙江巡視海道副使題名記　寧波海道

越東南一都會也。明州居越南海境地。地並海。海上夷舶出沒。民數被寇。寇不至。民享海鹽之利。寇至害起。明州且重爲東南病。楚越天所設以屏蔽東南。明州綰轂其口。又爲東南門戶。稱要地焉。國朝設憲臣一人。專行海。曰海道副使。常弭節武林。時一至海上臨蒞之。有警則署所部相牽號。一歲中。率不得再三

予已而恬嬉日久，海防稍稍疏濶，而貪賈奸出物者，腰重鏹，習興結納，御倭夷爲肺腑，因發道以弋厚息。間乃窜于近島，勢使所在剽略，而夷卒屬至，以猖獗外洋，鐘內地，禍患毋已時。東南長吏事倭日殷，然各以疆埸，一彼一此，夷乗颷駕濤，瞬息馳千里，道而亭障阻積，不能爲卒，由是守臣上言，明州去武林延袤四百餘里，而以一憲臣遥制之，即有警，我兵如雷颷，安能四百里趣利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勢然也。請命憲臣移節鎮明州，便制曰可，於是明州始設憲

署，六當是時，延多者千餘，少者數十，載遠者歷數郡風，近者止一二郡而去，十年民禍極矣。　肅皇帝赫然震怒，推轂一御史大夫開府境上，拜大將軍，及偏將四五人乘埤而守，乃憲臣則獨制要區，上承開府（明余公）意旨，（御史未嘗久留惟憲臣求其任期專人也）督諸將授方略，下則役屬牧尉守丞，凡鎮有衛，衞有所，所之際有巡候，津陸斬斧，有關有隘，烽有堠，舶有寨，意弗處者，得以決剎治之，于紀律之不可干。凡脩餉糈財，簡徒蒐乘，繕舟除器，比什伍籍里閭有抱弗治，民失職者，得計其實而搦循之，于封守之不可弛。凡邊鄙有警，無論海內外，以警告者，大者誅，小者寘於理，得悉賦而龜定之，于天討之不可稽，彼固所爲紀綱之臣，以備國家緩急者也。此其任細大具總挈戴隆厚，非可易而舉者矣。蓋自漢以來，歷數十代，代有統轄，往往皆高秩，有可稱說者。漢曰南部都尉，唐曰採訪，曰節度，曰觀察，曰鎮遏，宋置鎮國軍，易爲制置，爲沿海制置大使，勝國爲萬戶，爲宣慰，雖其名號不同，大都皆得以統軍吏奉征伐。國初尚命侍郎御史大夫領巡海事，語云，防陸莫先于防海，是不

爲非常所屬，必推擇得人使之任其難，且先乎。是故在事者可以思矣。余同年友劉公多任劇才，具石畫，事叢至，能呼吸立斷，而性精白，持高節不詘，孳孳特以桑土爲念，即前所語難任者，公蓋克辦之，然尤務修舉廢墜，因立石署中，而問其説于余。時海警叵測，而越南海境地爲最重，余故論著本末急所先者，備載之，俾在事者得覽睹焉。

新建巡倉察院記　巡倉公署

萬曆九年，御史言，臣幸奉上任使，令得察倉廩事，所

領天下郡國計臣繁頤獨無官寺發戒令接從史儆
民間居與所治相闊簡書微所及貯人得伺隙因緣
爲奸臣藩治之臣仰詔上意毋敢別賦吏徑卽上所
轄省河南鎭儲藩使分部京師者所療寺俾臣處上
不費縣官下令臣得聽治其所便上報可御史乃更
發贖鍰在部者爲庀材鳩工戒版築損舊十之一益
舊十之九中爲堂後疏戶以居又其後爲憩所左右
爲房二間游徼史居之其外爲門夯爲楹十有一以
儆居民其前以當史役凡爲屋以楹計若干爲工以

日計若干食始六月望日越五十日告成以告余予
嘗曰今國家之計莫重漕粟哉漕轉東南粟以給
中都軍又轉粟于邊以給食當食者四隴重鎭帶甲
百萬番休爲直操守之卒五校七萃不可勝計莫不
仰給于漕凡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二河漕
之總十三又督一武督二率艘數千百里行者癱居
者其數四百萬石以達于都令甲有日要有月成有
歲會邑令上之郡郡會上之省省會上之部以入于
太倉倉以禁門名者四新舊一以南北西名新者三。

餘爲濟陽祿米海運大軍太平太與左衞六衞十二
督其事者。大農一主分理於下曹屬郎官七　天子以
爲漕事重倉會之寄至艱且劇世降網疏吏民或抗
弊而巧法則特簡一御史持節往凡廋庾敗楹之餘
壞振毀綜核之凡邑都省會之遞慢龐縮多寡得角
糾之凡漕上漕卒海漕河漕之勤眥臧否職不職得
譏察而彈壓之凡事涉漕計大者按章小者立斷其
事不得視內外督臣而權有加焉乃至無按治之所
觀聚而防潰謂法紀何君子謂是役也烏可已也抑

又聞之粟之入也於吳道渠於江於楚引河東下與
汴泗合通于齊于齊則道衛濟之間道回遠漕卒重
繭歲月率十餘鍾致一石故法嚴則殘民弛則粟不
得入病國職是者艱哉茲夏漕舟臨至睞滯數十里
外相望不得前御史曰以炎天累月滯咫尺之地獨
柰何萬工諸傭爲則別倩舟傭以達東南歲侵粟不
中程艘艘或不滿額御史爲從便宜稍寬之莫不方
輸爭上毋何全漕報竣度六月而罷抑所輸內府者
舊多牟榷取民多御史悉力濶停一時稍省費十餘

為六御史風采懔懔立朝按部有才名茲既來涖職、復以其餘蒐掇闕遺修所未備之典使法紀有所寄尤有足嘉者余故因取篇得并論著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何　剛慤人參閱

許文穆公集

議

許　國

論京營兵制議

古之王者身居九重而控四海薄海內外靡不環向而歸命者此無他故焉惟其有以握天下之重而天

下之令制之在我今夫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故王者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此所以蓄威而握天下之重也今京營兵制是已昔　高皇帝提劍滁陽芟刈群雄驅逐胡虜混一區宇乃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蓋以此屬取之即以此屬守之當是時五軍之士皆百戰之餘內衛京府外備征討桓桓趯趯不待征發調募于郡國而此五軍足矣其後文皇帝起幽朔以胡騎三千入靖內難因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交得飛鎗流矢因而營之曰神機營三千神機與五軍而三此三營之所自起也海內承平武備設而不用營兵淩嗺正統以來稍稍因事補敝于是始抽三營之精銳團為十營其後屢廢屢更及成化初定為十二團營之制而以四武四勇四威分隸三營此十二營之所自起也夫天下之事不能無敝敝則不能不變而通之變而通之以不失其舊此其為善守法者也自三代聖王未有百年不變之制所貴乎承之者在善體其制法之心而不必拘其故古者天子六鄉六遂所以重內也六鄉六遂是曰六

軍六軍之衆七萬五千有賦役而無征戍周制然也傾其制與井田俱壞久矣漢踵秦置材官于郡國而京師南北軍衆不滿二萬以故叛者四起光武中興始罷郡國材官而後內外之勢均則內軍之重不重其明效可見于此矣漢制然也唐府兵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亦所以重內也故三代而降論者善唐之府兵且以為兵農既分之後而猶得（從前皆稱府兵之制獨徐文定以為不然其言大有旨趣）寓兵于農之遺意蓋周之農即兵也漢之兵離乎農而未嘗聚也唐之兵聚而無事則力農也故不惟以

自贍養而又以唐縣官之儲唐制然也若宋則既斂郡國之精銳以隸京師而復出京師之禁兵以戍郡國兵既不得爲農而農又病于給兵從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此其內未嘗不重而其國則空虛矣宋制然也今之團營（上論明切）因漢之南北軍唐之折衝府宋之禁軍也其取之也以世卒則非漢之番上矣其養之也以坐食則非唐之力耕矣其用之也以調征則無異宋之出戍矣獨其重內之意所當世守而不容以輕變者愚請言之周漢之沿革遠矣不具論論其

近者唐府兵始非不善也周寓于農而不知有兵唐調于民而卒歸于農漢亦以調而宋則以募獨我朝世卒世卒有定數而募無常數然則以謫爲軍至以相謫欲軍之強制胡可得也吾嘗論周以來兵制莫善于唐府兵蓋漢有外兵無內兵即京師南北軍皆郡國所番上而已宋有內兵無外兵即諸州府兵皆部送之餘而已惟唐制天下兵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既得臂指權使之勢而又不失其輕重之宜今衛所之兵星羅棊布于天下而獨以三營

擬其威重于中益控茲者數十萬焉固亦唐人制府遺意然唐之制非不善也不數傳而變易盡矣此其失不在于制而在于人當府兵之始壞不過更代失宜衛士有闕而已誠按其故籍修其廢補其缺府兵固在也奈何苟目前之便而棄綿遠之圖遂使宿衛募于白籍番役變爲長從此議法者之過也若今團營之名雖分于十二而實統于其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則十二團營者乃所以肆夫三營者也而實未敢改其舊也

何者府兵調于民而營兵定于軍調于民者二十而役六十而免故其兵不待簡而精定于軍者且世相繼焉故其老弱者半此其勢不得簡于是抽精銳于十二以團操而退老家于三營以供役且分領而迭技之則其技易精而力不勞意至善也故曰十二團營者所以肆夫三營而非改其舊也然而今之京營卒不能復國初之舊者何也吾以爲統御之非人虛名而鮮實也夫三營兵額在 文皇帝無慮數十萬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耳核之乃僅得十二萬焉

亦寡矣于是始有團營團營至弘治時又總數十年耳當時北伐援之不滿三萬今按籍散糧一呼而集者其數固不減于十二萬時也及出而團操則已逃其半矣假令有急而核用之即三萬衆吾尚不知其可卒具否也夫既簡于團營業已別于老家矣然又不免于簡而簡之又不足四之一則又何以團營爲也宋人嘗閱諸軍驍勇者升爲上軍優其廩給而異其名號故人樂于自餙今團營之兵腹削于將領占役于勢豪徒具尺籍之名而無按練之實遂使今之

列于團營者亦無以異于老家則又何以團營爲也祖宗收天下之精兵萃之京師後世又抽京師之精兵歸之團營而團營若此設有奸宄且生其心此非所以强幹弱枝銷禍亂制夷狄之術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總戎務者其圖焉

條上弭盜方略

臣聞唐虞之世晝夜而治然寇盜奸宄以令士師成周之盛刑措不用兵戢不試而詰奸禁暴周官載焉故雖堯舜文武在上不能必天下無跳梁之民而白晝大都剽吏奪金漢文時有之亦無害其富庶所貴于長人者在弭之有道使不逞之徒不足爲我良民之擾即不得已以生道殺民而其究也竟亦不失其爲生此古帝王所以恢弘天心而親爲海內蒼生主也且盜亦吾民不幸迷繆弄兵潢池自遠其可生之途上誠有以開之彼豈無人心者故御夫其道即民皆爲盜御得其道即盜皆爲民惟上所使之今天下承平而枹鼓時起川廣吳越狐鼠横行羽書頻至督

在有司不能體 上撫御生靈至意先其未萌日寖延蔓以廑 宵旰此漸不可長者龔遂虞詡一守長耳尚能布德宣威令群盜解散良民獲安出方略以衛一境今詎無其人哉臣越人也習越之患粲撫茶毒憤不及折箠鞭之然推越而天下可知已愚昧不足以識時務謹據所見聞冒開四事惟 上裁擇一曰先撫字夫今之爲盜者固非北籍胡南籍粤其初本吾郡縣之民郡縣之民蓋亦有家室墳墓一旦乃背捐棄爲此何故哉意豈有迫之者乎人情迫于不

得已則激而生變有冤而莫伸有資而見奪皆驅之
爲盜者也然又有市井無賴及惡少亡命者吏不能
養其民以至遊惰失業蕩而無歸方其平居若宴然
無事一夫不逞且從狂呼草澤之間則踉蹌四顧而
起者皆此輩也故野有遊民盜之資也今閭里小民
遊蕩失業者十室而九居常側目于殷富之家嗷嗷
思動有日矣貧者莫能必其今富者莫能保其貲豪
猾而有力者務之潛蓄譬諸縕火蓄而未發發且燎
原有司第知高城深池以禦外寇而家潛戶伏者固

已起城池之內矣臣故謂有形之寇易制無形之寇
難圖宜及今令撫按諸臣嚴察吏治去其貪酷慎選
賢長責之拊循輕徭薄賦平刑斷課與民休息仍先
自　朝廷停不急之務罷可緩之征蠲積久之逋節
無經之費明示內外有司以意向所在夫以法行者
衆之罪以意行者速置郵此本原之論也二曰明節
制令各有犯鄉邑者鄉邑之兵調募策應不出其境
是有司之守也無庸論已然又有介數郡者其調募
策應有司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兵憲然又有介數

省者其調募策應兵憲又不得而專也故節制以督
撫督撫總諸省而兵憲分焉兵憲總諸郡而郡有司
分焉不有分者則地廣而勢不給不有總者則權散
而志不協無事而兼設則官多而增擾事至而請設
則討幾而無及故量遠近而開府隨緩急而署御其
法善矣然武弁司衛而外又有參遊等官分地而守
則又聽于督撫以備馳驅者也總者宜居中以握其
樞分者宜畫區以專其力今握樞者或不勝提兵之
勞而偏裨一隅專刑者或不量接應之勢而兼跨數

道此所謂紂也且用兵機宜變在呼吸而文移上下
動見掣肘今但明節制之權假策應之便令郡有司
得先檄旁郡兵而後白督撫兵憲亦得先檄旁省兵
而後白督撫非其宜者以擅調論檄而不應者以
逗遛論陷城失地者其旁近擁兵不救則連坐如此
總者權重分者力舒而又度天下要害扼塞之處及
道里之中當省者省當增者增務使應援何及聲勢
相望而民不擾然後節制明而地方有賴矣三曰固
保甲保甲之法今有司因有行之者矣然卒虛文鮮

賞。又其行者去而繼者未必行也之其效罕睹焉。今誠宜布　朝廷德意。以明示有司。稍定其約束而兼假其便宜。令十家為甲。各鄉為保。大鄉析之。小鄉併之。保具冊籍戶籍壯丁。丁備衣糧器械。聽自挍閱而有司督之。且第令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官第治以法而不與其事。寇至甲則戶相策應。保則甲相策應。邑則保相策應。而有司第以遊兵掎角其間。一甲被掠。則旁甲連坐。一保被掠則旁保連坐。寇入掠而能奪其所掠者。即以予之。仍均其賞。否亦責償其所被

掠者。仍均其罰。又令戶書其丁男之數。衣食之業。出入遠近之期。懸之保。互察其遊惰者。及所舍無匿奸。匿奸遊惰者有罪。旁舍不舉者與同坐。如此。即有奸宄無地可容。又保置樓守望。懸鼓其中。見寇則鼓之。旁保聞鼓則應之。眾鼓則集。鄰鼓則援。四起環禦。寇安所逃。暇則分曹角射。有司者課以給賞贖罪。此二策者古人已試之明效。故鄉有保甲。即比屋皆兵。無異父子兄弟。相與戮力而守者也。第保甲之法。其行在保長。其敝亦在保長。其驅民也以連坐。其病民也亦以連坐。誠使保長得人而調停其連坐之宜。則法行矣。是以又在良有司加之意而已。四曰散脅從。令為寇者往往依山阻海。招集亡命。為之淵藪。所至卒又籍其鄉里無賴者為之嚮道。乃又有追脅而從之者。即有驍雄。非眾何恃。眾聚然後勢成。弭盜者散其聚。而使之無成。令民已陷于盜。而我又窮治之。是塞其可生之途。而堅其從亂之志。所謂樹兵而資盜者也。宜令有司宣布　朝廷明旨。揭之通衢。仍給木牌令反正者執以為符。聽歸勿問。有能斬其黨以降者

視級論如軍功。斬其酋領者十之。斬其渠帥者百之。陳金于庭。懸爵于幕。以待來者。自非據險首亂擁眾拒命。咸與維新。如此將見烏合之眾。且互相疑貳。其黨既散。其勢自孤。此昔人以盜攻盜之術也。至夫閒誠以結其心。慎諜以防其詐。則專閫者宜自任之耳。語曰。君行令。臣行意。嗟乎。今獨患不得行意者耳。尚何憂寇盜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何剛慤人 選輯

唐允諧尹季叅閱

王文端公文集

王家屏

揭一

題延綏塘報揭 延綏塘報

文端公在閣者論兵之辭多屬論邊事惟此

謹題臣等昨接得延綏總兵官杜桐塘報內稱韃虜明安土昧等酋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分犯榆林保寧響水波羅等堡本官約同神木叅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同時發兵分道出擊斬獲首級四百五十餘顆生擒賊夷二十六名口奪獲戰馬夷器甚多臣等不勝欣慶竊念延綏地係衝邊逼隣強虜數年以來莊禿頼明愛等酋無歲不肆其要挾神木孤山之間無處不被其殘傷該鎮物力不支人心積憤久矣今當聚兵入犯之會大收奮勇斬獲之功良由 聖武布昭 嚴旨督責所以督撫振厲將士齊心以克有此奇捷不但本鎮數年來所未見亦各邊欵貢而

後所希聞也從此火真等酋皆爲破膽而可消其狂逞之謀即扯酋諸部亦將寒心而益堅其恭順之志封疆幸甚 社稷幸甚臣等不勝懽忭之至謹并塘報封 進以聞

答王龍池方伯 論國本 寧鎮

不肖積誠無素，妄意回天，致咈聖心，譴訶横逮，僨轅之犢，何可語忠。第國本搖搖，爭議累年，遲疑不決，此非異人任也。言官勸請預教，槩被降罰，省闥幾空，此何等政令，而可嘿然無一語申救乎？申救不從，義不得不引去，雖云慰上，猶愈於竊位妨賢者耳。誠辱翁慈見原，庶不重玷鄉里，敢謂一去足以逃責哉。寧鎮翁所舊遊之地，知其形槩甚真，誠非固原士馬可敵。

不肖出京時，即聞督府公提師逼臨，竊以爲非計，恐進則乘危，退則損重也。承教謂不宜輕試，當如古人承制行事，勿從中授，竹是老成持重萬全之略，如此則渠魁可計日擒矣。及閱廟議方起故將軍及屯兵虐罪廢者以往，遠水近渴，懼不及事，賊且滋蔓耳，安從述石畫告之哉。可歎。呂公端介寬明，力行古道，吾鄉郡敝已極，頼其節省撙縮，庶有來蘇之望。未審其新政如何。大抵鋭意事功者，戒於張急；詳緻條教者，忌於煩瑣。簡要二字，疑未理會及此，便中當自以意規之也。

答鄭範溪再論番虜 封貢

甘陝失策，全在委番啗虜，撤我藩籬，資敵爪距，是不剏自弱之勢耳。今截路以杜流虜，而又懸賞以鼓諸番，番無虜之害，有賞之利，宜其掠者乘隙而思歸，居者應募而樂就也。即夷婦送回番族，雖其志意恭順，有足嘉者，而外惕兵威，内防番變，亦迫於勢之不得不然也。總計送還及編爲兵者，已五千餘人，而兩贊畫分行招撫，衮鈸復親至西寧，定築堡保番之策，番

族有所恃以自固，其歸附當日益多，番漢并力同仇，西事不足乎矣。顒仰顒仰。

答鄭範溪論火酋 火酋

伏念臺下驅車遠塞，以孤軍當番虜之交，夙夜防勦，不遑安處，危苦極矣。耳食之輩，拔奇之流，假欲稱兵，動言罷市，甚至上章告急，貽書訴譏，是羌虜易摧，而口舌難戢也。可恨如何。原所以吹呶之由，但謂扯酋旣約歸巢，輒負不果，疑與火卜二酋合謀入犯耳。夫扯酋徘徊西塞，即不佞輩亦深以爲憂，然恃臺下在

事弛張操縱意自有妙算非人所及知者正求爾所謂人之性命不自愛惜而為人所愛惜斯言足以破紛紛之惑矣幸今虜已移帳起身將由鎮羌出境即六月動頭七月終旬可盡亦纔五六十日事屈指可俟得此酋東還虜情既無可疑人言自無所指臺下可緩帶而劇海上之功矣若葉中丞之書魏督府之奏雖談豪辯雖竦聽聞而以臺下萬全之略視之不啻太和元氣中之一候更望采納而并容之也蓋羣策兼收必且相濟兩說並立不免起爭今臺下經略

而魏葉二公督撫也二公主謀臺下主斷雖其言未可用姑且收之以備一著彼所謂絕款貢即我所謂分順逆非有二也但我識先後著而彼欲以末著為首著差不同耳能收之則彼為我用而我大若見謂異同我是彼非相持互敵而我反小矣語云德有容乃大事有忍乃克有濟此不佞一得之愚冀惟裁察凡閫中謀議有取舍而無示異同可也至祝至祝

上張許東老師 閣中 評駁

人京月餘體力乃稍稍漸復重煩慈注申布教言至植木自我一語尤其所宜服膺拳拳而不敢忘者嘗見前人為副相以權不在已自諉則推事而袖手旁觀以權不在已忌人則攬事而壯頗相競斯二者並有人我之心其為得失之念一也某自昔年在閣時入參國議有知未嘗不言言未嘗不盡事有未當未嘗不相與評駁定不敢推事旁觀然言之從與不從評駁之可與不可惟當事者所裁斷而某未嘗著一成心猶一偏見也退而省過私室未嘗納一私交出一私語以禁中事外聞也故亦未嘗攬事而至於相

競焉今某所患者才技短拙學術空疎無能輔養君德拯救民艱是為慮耳至於人已之間得失之念夙承師訓頗能決町畦於眼界置水炭於胸中昔人有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為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或可慰老師之遠念云嗣有便音更祈督訓是望

答李近臺撫臺論鑄錢 鑄錢

鑄錢本以濟銀幣之不足為其費省而利贏故足造也今鑄之於南所費不貲解之於北積而無用何苦以無用之貨糜不貲之財而使工疲於鼓鑄官憚於

遠輸其亦失策甚矣不佞竊嘗謬議今公私匱竭之
際惟有錢法一事可以通利權便民裕國而但苦於
主持不力行使不均故其法乍疏乍塞下反操柄上
反聽之而說者猥云宜從民便失錢民之資也衣食
（制錢之不行以可用）
賴焉安有予民以衣食之資而民反不便者乎其以
（之于私不可用之于公也此論甚確）
爲不便者止用之於市肆而官吏俸糧軍民租稅罪
犯罰贖不得搭配是塞其源而欲其流之通也其不
行有由矣誠如大議自官府下至市肆通用制錢與
銀相權而行他錢弗與即有他錢別設法收之以爲

鑄錢之料如此則法守一利權通民孰得而阻撓之
者倘以爲民便可聽則工之便亦可聽也豈有錢不
可強而行獨可強而鑄哉鑄則必行不行則不必鑄
此兩言者甚易決耳生愚無識獨服大疏所議爲是
即贊之於大司空也

答部文川論屯田　屯田

諸老每談邊事輒言兵當練田當墾也安邊長策誠
無踰此顧練兵墾田亦非可以旦夕見效餉不足則
（屯田之難一則在于清理）
兵不可得練費不具則田不可得墾今司農廪廪爲
（則在于實其耳）
國守財不敢加錙銖於額外兵多餉少地曠租微欲
以興事良亦難矣近雖稍有給發不知可少紓待哺
之急否誠及翁在事藉資乘會酌定規條練士開屯
次第修舉即不敢望邊庾盡滿行伍皆充而所謂完
一分抵一分之餉有一人得一人之用固當立見成
功耳惟翁毅然圖之至祝至祝

答部文川督府　互市

互市之權我與虜共之者一低一昂勢居然也惟彼
方挾其重以要我我怵于共挾而急與之講則彼得

勢而益昂矣惟不有其挾而亦不受其要彼以急來
我以緩應曠日持久彼計滋窮勢必自折翁處卜酋
（貢市須制于邊）
得其術矣求貢者進不事者不強馬好惡期先後悉
（事有何損益而邊臣欲爭之以息塞內者之口乎此）
置不較若是則我乃益緩彼乃益急宜其還要挾之
（不期先後不較亦制虜之權也）
謀爲就講之說也卜酋既下諸酋畢來此所謂以拒
之之法招之耳且莊酋認罰又已有端套虜聯翩而
下功何偉也顒佇顒佇

答陳蓋齋漕臺　疏導黃河

泗城水患浸淫民居墊溺不佞稔聞其狀第未知所

以疏導之法宜從何處下手昨得總河公書備言開
祖家溝與周家橋非策謂其洩　祖陵之王氣妨清
河之運道也且言其說出於鄉士夫懼改州治僤於
遷移因倡此議不佞竊謂人情安土重遷或偏見一
隅之利害而不睹大全亦容有之乃今接奉教札其
示淮黃源委高低曲折之詳水勢河情較若指掌則
周家橋亦似可開夫下流洩則上流自通外水洩則
內水自減此事理易見者而總河公以爲不可其說
止於洩王氣妨運道兩事耳今云淮黃相會處去

祖陵百六十里外又在後不在前則流破天心之說
總屬支離而與　祖陵似無干礙且開後設減水閘
以時消息如來諭所云水大則開閘以洩水小則閉
閘以濟運似又於運道無妨矣乃總河公執言不可
開者其生平精力用之於高家堰獨多誠恐周家橋
一開而高家堰或決隳成功而招後議云爾而不知
翁之爲泗城謀固善爲高家堰亦未始不周也且不
開周家橋而高家堰亦安保常完而無決也哉幸翁
再與總河公從容計之計定而舉謀不必自己出功

不必自己成漕務河防均之幸甚不則當遣官閱視
會議恐地方又增一番勞費耳如何如何

答石東泉司馬　處置西虜

某忝侍未行何同猷念而適以邊庭搶攘之日破講
罷歸豈其避離而以憂勞詒左右事會偶然耳翁天
植忠貞英略規運與政府二老謀斷相資何虜不除
何亂不戢正無所用於僨事之人也乃款貢之議不
肖與聞始事史翁既執宜薊之間可得安枕陵寢
亦不驚兩年市賞委宜作復況西夏方有松套諸虜

之急羈縻牽制正惟此時所以冐有陳說幸鑒不鄙
轉聞於　上遂定今盟不但可堅款虜之心且可爲
制逆虜之地封疆幸甚至於戰守之備他鎮不及知
若雲谷之間請蕭郝二公振作經營體勞心力廟
堂之上不可不特加體恤委任而責成功也若寧夏
叛卒當始發時能作區處或設間購求防其內潰或
分兵屯守杜其外援只須一介之使片紙之檄可定
而遷延觀望縱火待泉直至賊勢已成逆謀已合勾
虜入犯而後請命　朝廷求援鄰鎮掘井救焚不啻

曉矣，卽今遣將徵兵，監以直指，天威振動，宜無不剪之冦，然已費力百倍，顧事勢至此，有進無却，卽傾內帑，災良民，雖復顧惜，螫腕斷臂，豈庶慮傷好肉也，只恐賊壘未易攻破，而禁妄殺，止易制令也，嗟乎，寧鎮之宗藩士民，亦甚衆矣，知謀勇略之士，宜不少矣，而甘心叛卒，受其迫脅，如土木偶人，隨賊提挽，經時歷月，無能出一奇一計當賊者，意為身家耳，而賊不滅，身家寧可保也，生愧蕭如薰，死愧梁琦矣，彼哱氏父子跋扈日久，而以姑息養成其不軌之謀，隨府一恣

雎恭夾無行之人，而以才賢薦起，使入于不善之黨，厲階禍本，若有數以湊合之，庸人緩頰高談，狎蠱而有餘，賢者奔走驅馳，驚救敗而不足，翁遭時則然，不得不身任社稷之重，勞固不可以辭，而將何所歸罪哉，

承盼咨稿內　台意准將史酌監候，不必解京，甚得鎮重之體，且監候緩死，可因以招安餘黨，後面更有著數可做，前此擒獻趙全諸正，由翁皇臯斬，致道餘（趙全所獲[illegible]）孽，所以有今板升之族，良失策矣（[illegible]失策也），至還諭虜王約束諸部，毋得擾邊數語，亦甚緊切，松酋諸虜，利賄助逆，須得虜王禁約，縱未盡從，亦少斂戢，我軍乃可得利也，惟翁留意，其罪廢不宜言軍國事，悖愛漫及，幸祕之，

答張弘軒撫臺論屯田　屯

田兵事偶爾議及，輒以謬見請裁，非謂其可行也，承教議復輸重舊營，則兵有所歸，餉有所出，爲計更善，顧生衞旋之本議墾田，爲興水利也，木募南農爲訓北農也，乃今募兵為農，以一訓十，以十訓百，農尚憚習墾田之利，尚未可必興，而議者已有聚兵難散之

慮，況於藉兵歸伍，彼已為兵，誰復訓農，若曰派以田畝，科其子粒，則此乃屯田也，非水田也，水田之興，不（水田在民，故事可常，屯田在官，故事不可常）論軍屯民地，成熟開荒，凡可通河渠，作溝洫者，皆得墾治，若屯田則止撥軍人領種而已，民田成熟者，孰肯與之並耕而食乎，若是則千六百人，墾田有限，安在興水利也，墾田有限，則收穫亦有限，公帑何時可償也，幸臺下更策之，雖業有成議，慮始不得不詳耳，狂狷之言，惟高明裁教，

答賈西池撫臺　屯田

各邊屯田廢壞已久，清查甚難，間有開報，止具虛文，原非實數，所以按籍則歲增一歲，徵比則年累一年，蓋徒查糧而不查地，徒增糧而不知均糧之過也。誠如貴鎮設法總查頃畝，細查荒熟，熟地有餘，則通融攤糧，本堡不足，則照舊以俟開種，如此則舊田糧均而易輸，新田科輕而樂墾，屯政安有不舉者乎。推此行之各邊可也。至軍馬芻餉之政，悉爲清查，鹽糧工程之議，曲爲酌處，無一事不當於實用者，幸力行之。

答蕭岳峯督府　屯鹽

今海內窮困已極，而邊方尤甚，所恃以撫恤軍民者，全在將吏，資給儲餉者，全在屯鹽，屯政久隳，鹽引積滯，祖宗之舊法已大壞矣，方當根究弊源，力圖興復，而姦商貪緣漁獵，且藉開荒名色，擅劈邊城，占田既奪農利，占引又奪商利，開荒無實，既壞屯政，中鹽無實，又壞鹽政，若此者可謂有法紀否乎。至今將吏鑽求陞用，禁例甚嚴，向時干請者或陰有庇託，尚不敢陽露其名，或小有營謀，尚不敢大彰其跡，今乃公具姓名，盛行賄賂，內憑城社，外附要津，至求閣部爲之致書，督府爲之咨薦，魁剝軍士，而下不敢言，欺凌司道，而上不敢問，若此者，又可謂有法紀否乎。不佞每念及此，切齒痛心，恨不能少有匡正，而此中根抵之姦，盤固之蠹，如臺下所云云，動相掣肘者，更可恨而不可言矣。憤惋宜如何，臺下公忠正直，知于此輩必有潛消默折之術，因敢畧布其私，不意適契台指也，承諭謹復不盡。

答蹇理菴撫臺　邊餉額餉

邊計重大，將士寒苦，必須錢糧稍有贏餘，乃堪調度。

若析薪而爨，數米而炊，此但可以贍五口之家，非所以立三軍之命也。承教邊鎮覈減額餉，歲省一萬一千有奇，在台臺自毫釐而節之，不可謂不損約，乃以國家之廣大而與士馬爭一勺一粒之利，我創于匙箸之間，槽櫪之下，亦大窮乞矣。薊鎮陵京重地，恐又不可以搜剔他鎮者而槩擬之也。惟台臺主持至祝。

答蹇理菴論水利屯田　水利屯田

凡舉事最不可有功利之心，除却功利，無事可爲，一

有此心便復害事卽如古人治水墾田豈不是要興水利成田功然必勤胼胝者八年而後水道始通較豐凶於數歲而後田賦始定則知旦夕之功目前之利雖聖人不能圖也畿輔水田非盡可開墾亦非盡不可開墾者　朝廷用言官議委其事於尚寶君尚寶君於水田身親涉歷精意講求決以爲可成者數年矣一旦受事不思不任正患其任事之過求功之速或拂民情招物議耳乃尚寶君亦自言始事寧少勿多寧緩勿急寧相順勿相强也何圖尚寶未出而

豐玉之工已興矣當其興工固且恐尚寶一至煩擾地方而不知倉卒經營亦自有一種措辦於是農不足而募南兵以充矣餉不足而貸庫金爲費矣其後費不能供兵不可散而議復輜重營以處餉矣法誠善意誠良然去水田之議則已漸遠不佞向因疑之而有書以質於前督撫公謂募兵爲農以田授兵乃屯田非水田而農可散兵不可散兵且無餉農何恃有粟乎會有成議兵車營竟復而尚寶君見豐玉間田已成其志意滋廣遂去而之河間眞定談治河決渠之役矣役未興而議起以有今日不佞因有感於國家之事其爲而無成非獨急事者之過而任事者不能從容計慮次第舉行稍有急功利之念亦必決裂破綻而不可久則此水田之工是也向使豐玉不募治田之兵眞定不徵治河之卒以開墾屬之百姓以勸相付之有司而行田使者歲不過一出省視但以勸相勸者爲盡職勿以墾田多者爲賢能如此行之數年當令荒蕪漸闢水利漸興而官不知勞民不稱擾豈至急目前之功而阻累世之計哉嗟乎已

矣事已至此無可爲矣獨今水田雖罷而營兵固存帑庫之金旣無所償輜重之餉將何所給誠不能不歷臺下之籌畫也顧此輩向已久之逋招今不可驅之遽散惟分已開之田以抵額餉抵者有數則餉當半省而易供散無用之卒以補別伍補者漸多則卒當益少而易散是在一運量之間而已不佞何足與計第大教下及僭有區區之愚因敢就正左右幸賜裁擇

答雒涇坡撫臺　劉[illegible]

今九州貢篚載道而來疲人損費者某不能悉數而蜀扇其一也夫一歲之暑無幾去暑之用其資於扇（不觀此札不知蜀扇之為害也）者亦無幾削竹數紙裹劲外規陳而運之輕颸頻發（少知風好之物當賊者耳）豈必蜀扇然後可以致風哉即出於蜀者為佳多不過千握少數百握而內庭之用已自充然而什餘何至殊形異製什佰其名累篋連箱萬千其數若此者使官為之官耗其職矣使民為之民妨其業矣不知其式樣之定數目之增起於何時而至今遂遵以為額貢歲歲為蜀累也第令巴蜀之民無他租賦以扇

為繇道路阻修業苦遠致而況於常賦之外又有此獻是天下之租一而蜀中之租二也矧租或有時而蠲扇則無歲不入其累當何時而已乎誠使　上用詘之雖費且勞未可已也乃御用監每歲製扇所費不貲扇豈少乎而又益以蜀中之貢竊謂自　兩宮六御而下即日三易扇亦無用若是多耳而內歲歲有製外歲歲有供不見其積者則賜予無節也以賜文武大臣無幾耳以賜戚里雖多不過百分之一至以賜閹宦則不啻十散其九矣是耗官帑糜工費勞人萬里而致之內庭者無益於　上用盡以供閹宦之資者也豈不可為扼腕恨惜哉舉一扇而他物入貢者大都類此矣古之聖王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今天下之所奉者豈止一人而已奈何欲天下不困於徵輸乎某夙夜念此至熟而貢扇適至見所籍上之數不勝咨咨太息退而拜私覘之辱益復驚訝以為過多及詢之二公乃知故事相沿已久皆有所予非一手一袖物也嗟乎在我手袖者猶不能無所予而況爭議于人主之前欲以撙節其出入

豈不難哉體國憂時諒同茲念

答梅鶴洲督府　火箭

承示火箭架驚狀以捏工川之豊廣駐牧有資加歸德堡之孤危應援難及宜疫虜之睥睨而憑陵也然恃臺下居重於上多方伐謀知火箭之志必不能逞且夕且自困有拔帳而去耳何也歸德所可慮者不慮一火箭慮火箭連結叅虜整衆偪我倘順義為聲（觀此益知市）援而脇下諸番為羽翼也（専言款之利）以今策之相與台吉與之〈不相能此內郤也順義必不肯棄市賞之利而為

之助番族必不肯棄茶馬之利而甘於降此外攜也我因撫其攜以構其郤俾之自顧不暇此所謂以夷制夷之術知臺下計必出此故度火會之必不能逞也雖然古人軾怒蛙塞蟻穴亦安可不預為備乎則大疏築堡增兵儲餉之議是已

答顧沖菴撫臺 撫虜

塞下之民無所託以為生則不可便久居危難之地故古人議備邊必先募民以實之議募民必有所以安頓生養經常可久之法然後民樂其處而無轉徙

之心也邊外乏邊圉之阻內無墩堡之固每當賊入輒便收保賊入既頻收保亦數是民之衣糧資畜不待被虜而奔走轉搬失亡耗費可立盡也况暇治南畝之業乎邊所以蒼莽荒蕪人煙寥落正坐此耳門下計安重鎮恤收保之艱則築室儲糧積薪浚井飭扞禦之備則脩鑄火器倣造飛車乃復周閱川原規溝洫之廣深樹阡陌之條貫將以晝汙萊為井牧貸馬幽為金湯限胡馬之驅馳便農人之耕作此誠撫邊之長策經國之遠猷也幸門下毅然圖之某邊人也夙夜籌度疆事以興屯田為第一義敢贊於下執事庶幾觀厥成焉

答顧沖菴論東事 東征

東征之役始謀已疏本兵誤之於前經畧誤之於後稔禍至今敗壞極矣乃以屬之臺下不能不更煩整頓大費經營也蓋朝鮮之倭與臨洮之虜不同臨洮必用經畧往者虜闖我門庭不能勿問而梅督府公方自紡待罪遣經畧使靖兩川且以代督帥也朝鮮中倭則藩籬之急耳欲固藩籬而存屬國則薊遼督

撫固在就近委之其耳目真管指順酌緩急而為之備保我疆圉而已不得已而赴之屯師境上遙為聲援推朝鮮之鋒而殿其後不為戎首也又不得已然後酌量徵發次第進兵分番休舍使芻糧可達士馬不疲斯庶幾萬全之策焉計不出此一聞警報輒不勝周章躁遽奏遣專官經畧而所遣又恂恂儒吏未嘗更邊事習兵也徒據其海邦籍記遂詫以為圯上之書而付以重寄當是時不佞因預知其不任也已而請增置堡臺矣請增設將領矣蒞召募而三輔騷

勦矣。請徵調山西宣大之兵出，又遠而四川兩浙之
兵至矣。其他搜銅鐵以鑄火砲，鍛蒺藜，賦車牛以載
衣甲，轉糗糒沿海郡縣，怨聲如雷，不侫卽伏在山間，
震耳怵心，定未嘗得一日安枕也。遠邇繹騷，公私靡
敝如是，曾未聞其出一奇，當一隊，收一戰之功，而山
人游客，盡拜官矣，厮養隸卒，盡富貴矣，車騎戈甲，連
數鎭之師，半委山谷矣，金錢芻粟，傾數百萬之積，盡
塡溝壑矣，兵老財殫，智窮計詘，乃始聽用狎邪無賴
之輩，往來倭營，哀求和好，今日議貢，明日議封，外墮

狡夷之牢籠，而內坐守寸步難移之困局，固宜其爲
解體釋負計，而思委艱難於後人也，可恨宜何如哉。
今時勢與資力並當困詘之際，國威與士氣並當挫
衂之餘，爲臺下誠難，然非臺下精忠峻節，偉略宏猷，
未易辦此。　國家不幸而遇兩公損其威，猶幸而仗
臺下救其敗耳。今第鎭以定靜，籌以從容，按甲休兵，
據險守要，況幾先物，觀變俟時，必當有釁隙可乘，關
捩可制，無徒效前人儌幸於孤注，竭作於一鼓也。昔
衛爲狄滅，齊桓公率諸侯爲城楚丘，春秋高其義。未

聞遂與狄讐，連諸侯之兵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
恥，激厲朝鮮，以成楚丘之功，獎率將吏，無爲王而爲
客，則得體矣。若欲從井救人，糜兵餉於不測之地，如
前人所爲，非不侫所敢知矣。棄婦逐臣，不宜妄議
國家事，以蒙臺下知愛，曾共猷念，託肝膽之交，故輒
布其區區，忠憤激昂，不覺狂肆，更惟祕之。

答王對滄撫臺　開屯

開荒之議，大是難言，以爲不可開而却有可開之地，
以爲可開而却有不煩開之人，人所以不願開者，富
有田者盡力於熟田，不肯治荒田也，貧無田者又無
力可治荒田，必仰給牛種於官，官給牛種，豈召之來
而遂給之耶。必報姓名，必關里甲，必遞領狀，皆不能
徒手得，必有費矣。還牛種於官，又有費矣。起收子粒
追呼之使相屬，又必有費矣。此三項者皆正費也。未
爲累也，田未墾時荒田也，官田也，既墾而田主人至
矣。田主人欠糧，則拉與賠糧，欠差則拉與賠差，非必
眞正田主人也，本非其田而賴之，使賠者亦有之矣。
賴之於官，非必不才有司聽其賴也，卽才有司而急

於差糧之完屈之使賠者亦有之矣非直一歲賠也歲歲佃之則歲歲賠之不棄其田賠未已也故人之視荒田不啻坑穽官雖召之不應也雖給之牛種寬其租粒不往也何也差糧之累難支而官府之令不信也此百姓之所以益逃而田土之所以益荒也乃諸鎮以墾田入奏者動輒數千百頃不佞視其籍惟有切齒而恨且歎耳將誰欺乎夫田既日墾則租當日多租日多則餉當日減今各鎮一面報開荒一面請餉則其未嘗開荒可知其所報開荒直虛文耳臺

下却欲實做必踏勘地畝攤派稅糧使荒熟有定數輕重有定額而後召民開種令其樂從此舉事之所以甚難報成之所以獨後也若止具文書如他人則何難之有而又何至有怠政之議哉雖然寧以怠政去官無寧以虛文冒賞也即此一事以議臺下而臺下之人品宦蹟乃益見其高毀譽去就何足計也欽服欽服

答蔡龍陽年丈　田州疆土

拓疆易守疆難守疆而無後患尤難田州東蘭互爭疆土不可以廣芮平之明甚而況報目占據竊料漁人之功亦未易收也第令改之改流設土增兵置餉恐非所得二州之田百石之粟可辦得不償失利不酬害誠在可已而況取不能守守不能完啓釁構爭紛紜未已可無慮耶承教謂宜許歸田州令其以夷攻夷雖有後事我勿與知此我中國御夷大體非獨權利害較得失而知其不可也惟翁臺毅然主張無狥小利栒成議封疆幸甚

答趙見宇中丞　用人

當撫遼左時適值封倭之議殘棊敗著局已大輸姑且尋刼索和苟延晷刻希塗耳目而已扶同欺蔽轉展支吾凡有識知莫不惋恨固知端人正士必不肯依違遷就其間也袞鉞既還夙負盛名爲衆所高仰者始排封議而攘臂請纓及擁節旄遂緘口不復言勦伐之事且回面佐欵而行成矣士之不可以名取言觀如此世豈復有公論可憑清議可畏哉乃益服門下之卓識遠見加人一等矣至於國事可憂莫大於否鬲剛正如天卿不能扶揆萬分之一亦復容容

他尚何望如推官一事一官不點更推一官夫一官之外別有一官可推則上之不點是矣疏一日不下更延數日或旬月然後催請夫一節之事可延至數日旬月則上之留中是矣且每推輒至三四人或六七人以請若此是禹咨稷卨林植而周召畢散之佐如雲也即聖代多賢亦不應取以充數使如拈鬮射覆可以偶獲而幸遷其待之固甚薄矣何望主上崇重之尊禮之哉昔趙中令嘗薦人於宋太祖不用已更薦之至怒而裂其牘復補牘以進再裂再補不易

（評推戰事其得大者）

初言太祖竟悟使今之司銓者有缺則慎簡以推推則必求其用用則必求其速　上或不點則力薦其才望之宜疏或不下則直陳其缺人廢事之弊不聽則連章而請又不聽則伏闕以俟以去就爭以死生爭前者被譴後者復然　上即威嚴能無感動惟得失之念重顧忌之累多藉口於調停專意於阿順始力爭而不敢繼力爭而不能展轉柔從勁氣銷沮雖有執奏罔敢批鱗一請不諧便已結舌下怯上玩遂以為常無怪乎官屢推而不點疏屢題而不下也可

勝歎哉可勝恨哉此非草野靡人所宜妄議恭在具味聊此發抒當亦不以為狂謬也

答魏見泉論東事　東事

東征之役前車盡覆後勁卻走無救於屬國而延盜於中華禍既燎原寧可撲滅草野之下所謂不寒而慄者也顧今大寇已偪而本兵猶尚無人　廟算猶且未定在閫外者日請兵請餉曾無出奇制勝之方在　廟堂者方議戰議守類多迂緩不急之務以斯禦寇竊恐寇日益深禍日益烈也詎可評者名為救

援朝鮮而重虐之奴虜其主魚肉其民脅之修城督之建署舉國奔走服役之不遑而部卒騷擾陵轢之害不與焉奈何不驅之降倭也我實驅以降倭反督其降以自怨我則有詞其如朝鮮之無告何哉及今收撫瘡痍慰安奔潰之眾鎮以靜定臨以慈和朝鮮君臣尚堪鞭策倘朝鮮盡失縱之於藩籬之外而距之於堂奧之間不啻不勝而已岌岌乎殆哉至制禦之策議者但急於天津遼薊而不知淮海之更可虞也此肩背咽喉之分也然與其入而禦之孰若禦之

（往昔救鮮實有此失救鮮人難征國而不以我君德也）

（此今日所當須知）

使不得入焉善守者能使之不得入善攻者尤能使之不得入全羅雖失漢江南北猶多險阻可據守得其人倭不知所攻矣閩廣浙直處處通海師多習舟豈宜遠調責使陸戰第分路航海直搗倭巢釜山之倭勢將自解此而攻得其人倭不知所守矣鄙見如此不知臺下以爲何如乃今方議遠調將士於閩廣浙直也專設督師於天津登萊也嗟乎遠水近渴無謂調之未遽集也卽集矣兵衆則餉多輸輓可無慮哉臨危抱佛無謂設之未必得人也卽得人矣官多

則權分牽掣可無慮哉一方之兵自可以禦一方之寇一方之官自可以辦一方之事而不務部署不務責成卽集兵如林設官如麻無益萬分之一也是自疲自畫之術也力疾草草

論魏見泉論禮恒嶽　恒岳祀典

中國之嶽五而恒嶽向在夷方故藉飛來石以文其陋而祀之曲陽此前代所欲正其祀典而不能者也國家統一寰宇恒嶽幸在封內而祀典未獲正不惟禮文闕失亦非所以正山川之號而昭全盛之規也臺下臨撫一方百神受職往年歲旱禱雨於嶽廟祝史朝至甘澍夕零兩歲之間再禱再應雖臺下精誠之所格乎而神之靈爽亦甚烜赫矣竊以爲嶽祀之復非臺下心乎其誰而合德者未易舉也第此與在前雲中撫臺胡順菴曾具疏請時申瑤老在政府予谷老爲宗伯順菴未及與議議未定而疏入諸老以爲非急務也（大典何謂非急務）狃故而報罷今誠獲藉臺下之重修復曠典當與懷棘衡湘兩公酌有定議然後合而白之執政典禮者無異詞乃可連章請也臺下以爲然否

答潘六泉論開採　開採

不佞戇愚冒上瀆處田間棄婦逐臣何敢與聞　國家事猥承大教仰見忠藎之懷杞人私憂正同激切曩者西寧之變片檄可平而當事者欲就李將軍之功名輕發大師雲集堅城之下罪人未得而帑金數百萬立盡此一耗也朝鮮之急偏師可援而當事者欲就宋中丞之功名輕議遠討直抱王京之泉鳥寇方張而帑金數百萬又已立盡此又一耗也卽此二役而太庾二百年之積發竭無餘不此之惜力圖休

養節縮補羸濟虛而輕聽姦人之言旁搜山澤之利中官四出礦役繁興冠蓋如雲徒衆如雨山嶽震疊地脉摧殘郡邑繹騷閭閻蕩析空掘煎煉工費浩繁本末相權得不償失計所進獻纔若錙銖於以較向日東征西討之所糜何啻洩之以尾閭而收之於涓滴也良可痛矣由前則耗之者罪不容死由今則開之者詎可勝誅遠邇咨嗟怨聲載路蓋不獨中州之民苦之也乖氣所干天災示異殷憂啓聖庶幾改圖乃修省無聞迷謬滋甚部寺半皆虛席臺省聞其無

人章疏或下或留政事愈紛愈外日惟貢獻是資藉沒是營宮刑察及淵魚店稅關廷商賈而大臣持祿不肯諫小臣畏罪不敢言方且藉宮殿之灰燼為倖門而捐俸以希寵張邊塞之首功為利路而冒賞以徼榮則 宗社之大計邦家之隱憂誰其慮之圖之也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肅公文集

勅諭 王錫爵

勅諭朝鮮國王一道 勅諭朝鮮

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昖、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歸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謝、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

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仍賜王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裏、以示朕惓惓為王遙慰之意、顧朕又惟該國雖介居山海中、傳祚最久、昔在前朝、未沾王化、尚能拓地守險、雄視諸夷、今為我朝春秋貢獻之邦、以世世憑席寵靈、畜養財力、宜益强富、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廟社為墟、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玩細娛、惑孽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實、啟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車之覆、後車可不戒哉、惠徼福於爾祖、及我師戰勝之威、俾王之君臣父子相保、豈不甚幸、第不知王新從播越之餘、歸見黍離之故宮、燒殘之丘隴、與素服郊迎之士衆、嗌膺疾首、何以為心、改弦易轍、何以為計、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當責德於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其可更以越國救援為常事、使爾國恃之、而不設備、則處堂厝火、行復自及、猝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已、是用預申告戒

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尚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撫瘡痍、招流散、遠斥堠、繕城隍、厲甲兵、實倉廩、毋湛於酒色、毋荒於遊盤、毋偏信獨任、以閼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庶幾殷憂憤恥之後、先業可興、大仇可雪、此則斷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故諭、

擬進征東 勅諭疏并 勅諭二道 東征勅諭

臣等近日連接遼東征倭之報、雖喜再戰大捷、漸逼王京、然我軍死傷亦自不少、仍聞王京近城之地、松

林茂密馬不得馳行水田低窪人不得用武加以疫
癘盛行糧草不繼客兵未集新賊轉增大有可慮憂
者臣等昨得經畧侍郎宋應昌謂目前勢難長驅已
成持久待時之局萬一師老財匱軍心動搖恐他變
因之而生東虜伺隙而動是代爲朝鮮受兵而內地
無安枕之日也臣等竊爲此懼因思大兵既發難便
撤回惟有添兵增餉以壯士氣布德施惠以安人心
朕外可令倭虜伐謀內可令將帥鼓勇謹儕擬傳帖
二道一諭征東將士一諭戶兵二部伏乞 聖明裁

定施行 皇上勅諭東征將士頃者倭奴猖獗攻陷
朝鮮朕遠惟東人徯后之思邇切內地震鄰之慮肆
彰天討授鉞往征賴爾等將士齊心用力不避艱險
先收平壤再捷開城朕深嘉爾等之功所望勉日蕩
平大加陞賞茲聞天時漸熱水潦不收賊衆尚多城
守方固重念爾等懸軍深入急難全勝飢寒暴露疾
病死傷勢所不免朕用是痛心流涕卧不安寢已令
所司亟發銀十五萬兩賚赴軍前從宜犒賞優䘏仍
一面行山東等處召商糴粟方舟而下一面行浙江

等處徵兵選將分道而前務使爾等財力有餘得以
安心戰守早殄大憝永靖邊疆爾等尚亦宜體朕遠
懷勉圖報稱垂功名於竹帛流福廕於子孫欽哉故
諭 諭戶兵二部目今倭賊大衆占據朝鮮與遼東接
壤朕以門庭切近之憂命將出師勢非得已適見經
略宋應昌奏稱兵力單弱糧草不敷恐有蹶虧前功
盡棄你每職司兵食義當并力一心共濟國事所有
合用糧草戶部一面發銀或從山東海道召商高價
糴買或就近輸運務使東征四五萬人可敷半年之

用兵部一面督催新調精兵前往接濟征勦其見在
久戰傷殘及馬兵不習地利者行令斟酌退回務使
餉可資兵兵不糜餉早平大寇庶寬朕東顧之懷其
或彼此互相推諉以致緩急誤事責有所歸故諭

疏

論邊事疏 虜情

奏爲約陳安攘定計以分主憂事臣于前月卧病中
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續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
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觀火臣聾聵餘

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為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為 皇上一言葢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實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迄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恬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牢亦猶未晚而舉朝震怖惶憂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古策虜之臣搢紳守

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量其膽力廟堂自可折衷用之今則不然武官在轂下求安專籍款閼之利文吏在隙中觀鬭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禦寇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為與奪以日月玩愒為良謀傳相慕要翕然同風而獨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酋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為誅首犯邊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逊責於巳而嫁禍於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臺諫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視聽獨前所謂三尺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已知翕知縱毋示人以拙而已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清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

采毋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觀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酋一枝斷然逆天自弃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間或在觀望反側之際形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及平復生於今日察彼已之勢審翕縱之宜其策必不出於此而臣之所憂者獨恐將吏以忌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有不可言者故必廟堂氣先定謀先審毋動揺於流議毋怵惕於

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約戰
而後議撫。重懸賞罰。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吏條其便宜。嚴責推諉。使諸邊之血脉先通而後使
本兵課其功實。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
有事。使四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掩二十歲保
境息民之功。盡更將吏。盡絶諸夷。盡掃先廟大臣馬
文昇王瓊等老成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
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
虜敵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獨有一面推擇新將。又

一面策勵舊將。一面調集客兵。一面招募鄉兵。然一
時部署。已覺落落難合。况轉餉詘於歲儉。發帑困於
國虛。萬一諸酋瓦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之拙形盡
露。何以支撑。故臣以爲不如且從容寓戰於謀。藏拙
於巧。威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怯。莫遽爲張皇自擾之
狀。其經畧大臣。既奉有　特旨。全付之以諸邊重擔。
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指。如虜久則我之指
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
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

而至於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
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
若預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
張文忠云非特不忠亦不智也
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獨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
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欵虜。彼稱南北兄弟爲敵國。
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强弱之勢。原自絶然不同。
况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收
玆之後。上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
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

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
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葢欲少省議論。使當事
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
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墮軍實。使文武相仗。人人
可逃死。惟　皇上留意裁擇。臣不勝幸甚。得　旨。覽
卿奏具見謀國忠慮。邊務重大。兵機秘密。須要臨事
鎮定。及時經營。豈可倉皇紛擾。因循畏怯。這所議着
各該經畧督撫等官。查照舉行。毋得虛文推諉。兵部
知道

陳東西款貢疏　東西款貢

今此等駁皆瞿然而又遂深尋處具能瞭于廟堂之上者乎

題為遠臣戀主特陳邊遺憂以決大計事臣之感誠忠款已具前疏六條中尚有國家大憂安危可計不可不盡言者臣竊惟方今邊事正在可為而不必强為乃議者爭言二十年貢市以來虜日益驕各邊備日益弛臣以為此皆有之然自古豈有全利無害之事亦豈有莫徹首尾之人趙充國班超一去邊而諸羌尾解當時並未嘗追尤首事矧今保安邊境二十年未久而蠹弦久而危乃固然必至之理豈可謂一

哽一咽遂當廢食惟在講求簡練賞罰必信順逆必明則三年之艾尚可得厝火之憂尚可解此臣所謂正在可為者也昨尚書石星與臣言今之邊事乃唐事非宋事臣深服其言請遂以唐事諭方回紇叛盟蹂掠我奉天涇陽杖殺我命使郭子儀再出師禦之一則戒軍吏不得言戰逼之出境而止一則親入虜中握手定盟呼可汗萬歲而止今將非有子儀之威而虜非有回紇之桀彼其肯消阻閉藏以言款我而我必欲悍然厲齒把其前負而責之曰爾何不斬火眞頭以獻是樂羊殺子之忠也又曰爾二月約歸何不歸是尾生抱柱之信也如此號令如此題目譬之清淵布網魚鱉寧復敢投此臣所謂不必强為者也從來番漢講和豈有百年臣之所計固亦謂權恐潰事期於必絕而已絕一也而諸臣之論則以為年絕一日可以快一日之憤耻臣之論則以為晚絕一日可以落一日之便宜夫便宜非偷息養安之謂也諸邊之不競久矣將少食少兵少非倉猝可辦故不若趁彼徘徊塞外信使往來之間而一面陰脩戰守之

備然則彼歸愈遲我應愈暇彼以欵愚我我亦可以欵愚彼也或有難臣者曰若是則遲之可矣而尚書鄭洛之日夜求虜不已急乎臣以為此非求也割土地輸金寶尊醜而禮之扶服而叩之乃真求矣今虛聲恐喝淡而羈縻費不費國財名不辱國體何以為求即使洛而果求也則桓桓赳赳之夫乃落得借他人之齒牙以措自己之手足人勞而遺我以逸人弱而遺我以强則洛也何乏於諸臣之事而嘵嘵為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待講而後修備則未講之前水

泉芥川之二捷獨何備而能然臣以為此皆執之有名據之有勢彼客而我主彼驕而我怒彼曲而我過不先故一舉可以勝之今川底迴遠未聞侵犯則主客之勢殊矣而彼懲於敗方日夜枕戈防我則驕怒之情異矣據前後夷書見在乞哀請路並無反形則我復憑何名而遽絕之曲直之理分矣臣故曰借講而修備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虜終不歸終以言款我則我終當聽之乎臣以為正不在汲汲聽之何妨且必無此理馬瘦可待壯草長可待枯夏秋之後更

以何辭臣前既絕之說正待此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待久而事機已壞不可收拾則柰何臣以為凡已壞之事不可收拾且如鄭洛先主戰而諸臣卻欲撫此則撩虎出山無弭耳蓬聊之理若羈縻在前決絕若後譬之御水覆之地而止耳本無壞事何難收拾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何不聽鄭洛諸臣言戰言撫各行已志之為兩全臣以為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夫言戰可也言戰而必欲先破言撫之論使老成長慮之臣一面防虜情又一面防人情一面憂同事之不信又一面憂　朝廷之不信譬之使船中流而遇風篙師柁工狼狽無所措手而國家之事危矣或又有難臣者曰虜易與耳即舉事一不當而何至於危則臣以為古之易虜者王安石韓侂胄賈似道三人及其後如之何也大抵虜性無常好則人怒則獸彼其內絕市賞之望而外負我以不直之名窮狠怨虎無復顧忌泰山在前蚩尤之頭可觸也而徼外雖虞闇之亦且寒心褫魄以　朝廷之恩信為不足恃五合六聚兵結而不解然則國家之事本非宋而好事者日

趣之入宋耳可不為之深慮哉或又有難臣者曰夫處危是矣有如虜再故而我再如二十年前事歲歲增賞以媚之尾閭之洩何時可已臣以為向來增賞雖誤然亦會虜中無釁不能屑屑與爭今事當更始明旨既已譙讓一番則乘其恐懼要以定約已賞已加之外不許另索一縷尺帛而將吏有私加媚虜者罰之無赦此改弦易轍百歲一時也或又有難臣者曰如此而虜必就約固甚善即不就約則我終以將少食少兵少怯而不言戰乎臣以為此又當以義理

利害諭。有如虜果就約。則我雖有十萬橫磨甲。必不可先失大信。俺其不虞。即不然而嫚書鳴鏑之事起。堂堂　天朝。寧復可以釰鈍而諱割。矢弱而廢射也。或又有難臣者曰。然則主曉絕之議者。不能保將來之必不戰。戰不能保。必勝矣。早與晚等之無全策也。何以偏是。此而非彼。臣以為事無全利。前已言之。若防敗而不免於敗。則天也。若本不敗而觸之使敗。則非天矣。今諸臣偏好言宋事。臣又請以宋事諭。岐溝之役。樞密院主戰。中書主守。澶淵之役。王欽若主絕

王旦寇準主和。熙和之役。王安石等主進取。富弼力爭。以為干戈一起。禍福不細。勸且十年不復用兵。今千載而下觀之。利害得失何如。且他人勿論。即如富弼之偘偘爭獻納。非今群議。以為赤幟者乎。夫一使之勇。詭與萬全之謀。而今之言。弼者偏不及此。是知其一而不知其萬也。先是陝西總督缺出。臣即以魏學曾薦。故尚書宋纁謂臣曰。吾觀目前邊才。無過鄭洛。恐學曾前輩重望。必不肯為洛下。不如俟洛功緒稍見。而後用之。今纁雖死。而都御史李世達。不亦嘗

聞之乎。不意纁之言。至今猶驗也。臣素敬學曾之為人。剛方嚴介。惟恐其不早用。今方用而遂駁臣議。朋友忠告人情所難。而陝西巡撫葉夢熊。臣亦嘗耳剽其膽勇。會以爭事見劾於四川。不忍遂挫其鋒鍛擊楫之氣。匆匆議調。臣實與聞。茲夢熊又見告矣。嫚笑鄭洛為無能矣。蓋學曾臣所重。夢熊臣所奇。然謂學曾忠於臣等則可。謂夢熊敢於向前則可。謂二臣必不誤國家則不可。方今各邊之備。莫如修守。督撫之職。惟在朝經暮營。某邊置戍。某邊給餉。何計不煩內

帑。何策可支百戰。此亦儘勾二臣展事矣。乃不揣其本。惟其末之求。舍己之事。而惟人田之務。芸臣且不暇與夢熊辨。姑就學曾疏中。所謂小犯小禦。大犯大禦。近理之論質之。夫小犯大犯。豈可先圖。有如今日小犯。明日大犯。西邊小犯。東邊大犯。而縶縶調發。七塞盡騷。以待數年之久。臣恐時移事變。兵敝民殘。學曾能保目所見。亦能保目所不見否。能累華橫草以致其報國之身。亦能神輸鬼運國家之財力否。當宋太宗全盛之世。而趙中令之諫開邊曰。所得者少。所

失者多。非惟得少之中，尤難人手，又從失多之後，別有關心。何至今日乃空拳空手之皆兵。而百戰百攻之必克耶。臣此言一出，則議者又以爲臣褊心，不能容人不知偏心人臣之小過，誤國人臣之大戮。臣親爲此二臣有如一跌蹶，跌貽萬世之悔。是誰人誤國也。草莽已去之身。所惓惓憂念無大於此。故角衆千慮一得，步步踏實之事，以裨廟略，以釋群疑。惟 皇上留聽無惑，社稷幸甚。

定國論一政體疏　兩論政體

奏爲恭陳泰交要務，以定國論，以一政體事。該臣病乞骸骨，伏蒙 皇上特諭勉留，所有一念狗馬餘忠謹蓄以待青蒲之對。至於國論政體所在，願與大小臣工，剖心滌慮，以共成蕩平正直之治者，請得傾言而陳之。臣幸得與諸臣立不諱之朝，事 明聖之主，以至人無擇言，言無擇官，皆得揚眉吐氣，論天下事，豈非甚盛。雖然言太輕則浮，太煩則亂，太執則頗，太深則刻。就此甚盛中，亦不無大可憂者。臣之所憂，不爲臣，亦不爲諸臣，獨念上下相信，而後政事可脩，相重而後論議可入。今言不已而漸輕，輕不已而漸厭，使 君父視外廷之論奏如胃豎之爭言，因一人而疑衆人，因一事而疑衆事，上下之際，無復相信相重之意，後雖有忠言讜論，亦將格而不入。此臣之憂也。古稱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立。雖 聖明在宥，萬不至如前代之黨禍，然朝中議論，已分兩岐，恐因水火之爭，致成左右之袒。此以彼爲邪，彼以此爲邪，使天下之士，智力殫於相伺，名望損於相詆，卽使一彼一此，一勝一負， 朝廷亦止得一半人才之用。若始於

兩持，終於兩敗，不但人才盡壞，亦且國體大傷。此臣之憂也。上有所處分，而下未必服，則其勢必爭。下有所爭執，而上未必亮，則其勢必處。處之而仍不服，爭之而彌不亮，則處者益處，爭者益爭。下以忤上爲高，上以反汗爲恥。上下相激，何事不有。譬之水然，波方起而擊之以石，則其躍彌高。譬之石然，方出於火，而卽沃之以水，則其壞彌速。此又臣之憂也。大抵數年議論，始於相矯，成於相激，事未必平，是以有激。激之一字，卽爲不平，彼既不平，此復相矯，前弊雖矯，後議

復生議數更而難窮法數更而難守事數更而難賭
其效人數更而難課其成政事不脩紀綱不振皆始
於此今習尚已成極重難反既不當激之過顯又不
當峻若防川則莫若導之使言而總之使一竊謂題
覆宜慎聽納宜公甄別宜先勘核宜審向者　皇上
嘗嚴出位之禁矣臣以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於
盈庭者第以莫執其咎耳如使言有歸着事有總萃
則雖盈庭何害臣請一切章奏悉下部議是曰是非
曰非可行即行當止即止以言責事以事責功卓有

執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議論總條貫而歸六部六部
題覆別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為益而妄言置
之不為損則在廷議論更患其少耳所謂題覆宜慎
者此也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兩者
低昂之間實相為用乃臣見近來聽言之弊往往不
問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視言
愈賤則下之挾言愈貴其究也上不勝下賤不勝貴
而聽言與用人卒兩不得其平臣以為鄉有鄉評官
有官箴使其人不肖　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權而何
必於聽納之時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請一斷於孔子
之說就言論言不主必賤就人論人不主必貴使士
絕踰涯之望則無所為而言自公朝闢翕受之途則
無所激而氣自平所謂聽納宜公者此也天下之人
品不齊迹同心異言同行異者誠不可不辨然必先
用其賢而徐簡其不賢暴其長而薄責其所短然
後衆心愧服物論自平乃臣又見近來淹棄諸臣之
中蓋有素心馴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屢推未報
或一斥不復　朝廷既不盡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

得借為議論之端此所謂推波助瀾澄之愈濁不若
盡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幾舉直而枉自錯忘我
而人自安所謂甄別宜先者此也　朝廷用舍多憑
衆劾任已則耳目不廣任衆則毀譽易淆比年以來
幾於朝無完人人無完行言者以為必有辨者以為
必無當事者不復窮詰有無但為調停量處若其事
果虛則是近在輦轂猶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實則
既聞於　朝廷豈有不行之法近時法紀縱弛勘覈
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效弊率由此請諭廷臣以後

論人者須的列年月明指左驗下部查覈務求確實實者理法自甘虛者心迹自白彼言者虛實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謂勘核宜審者此也凡此皆所以尊之使言而總之使一以至臣所以自處處人者亦敢聞於　皇上而併以告天下以與士大夫更始夫威福還　朝廷政事還六部此先臣徐階之言而臣夙所服膺者也然部臣之題覆閣臣之票擬皆共此一事耳所事一　君所理一事豈得自分彼此唐介今閣臣試子不問不見以為擬旨御前之地矣有言身在政府而事不預聞即上有所問何以為對

臣既謬在此地一切政務豈得全不與知然事各有主者亦非臣所敢自擅大興革大利病當亦不妨商確就臣所見未必盡是各部院參酌事理題奏不必盡以徇臣就部院所見擬有未是臣參酌事理請旨裁決亦不必盡徇各部院事有可否事過即休言有同異言過即休總之期於至公至當共濟國事而已史稱諸葛亮為相集衆思廣忠益布所失於天下謂僚屬曰諸君能攻亮之過則事可立也臣雖不敏請事斯語自今以往敢謂無過如其有過便當與天下明白見之與天下明白改之人以平心易氣言之臣以平心易氣受之臣素有淺中狷狹之名未必一旦化而為雅量顧今事任及身茹荼知苦竊以為朝廷所與共理天下國家者大臣及百執事耳心須耳目耳目須手足令手足佐耳目耳目又佐心心與耳目手足相佐而身受其病臣誠不忍以臣等之爭而使病移於天下國家又誠不忍以天下國家之事為臣等私事而使扶持國體調燮人情之勞反盡委之　君父且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

是不講自明愈講愈不明不爭自定愈爭愈不定故臣願先自處於不講不爭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理之亂當責之於臣臣之得失當付之天下已有未當即當舍己以從人人有未確不妨合人而從理此外嘵嘵苟非有大撓時政大惑人心者請一切以諸葛亮之言處之此臣所以報國家而忠皇上之職分也抑臣又自惟臣等以二三寒士參預政務惟藉　皇上之知遇故其體隆藉　皇上之明斷故其事舉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當其

上列則有光芒及其下則與石無異若使宮禁隔於邃嚴威顏邈於咫尺雖銓閣之下即同外臣有何機略而能康濟有何倚恃而敢主持且君臣相隔上下不交伏竊恐變難以言悉即 皇上神聖獨斷群下莫敢窺然以此為法後世必有受其弊者天下見臣等備員輔弼之司而終歲不一蒙接遇則安得不輕宮府隔絕而茫然不知事之所出則安得不疑喜怒有時而不測則乘不測而疑章奏有時而不報則乘不報而疑閣臣處見輕見疑之勢日凜凜救過不給。

安能展布四體以佐 聖政萬分一哉伏望 皇上勤批答以明 聖斷平喜怒以調群情時御朝講以開政理而決壅蔽臣等亦得依末光奉 隆旨以盡欵欵之愚忠若猶政事不修 朝廷不治則治臣之罪以彰其慢惟 皇上一加意於臣言臣於前月中已進有召見一摺方屏息俟報而特恐倉皇造膝之頃不能盡所欲言是用竊取周易泰交之義略陳要務如此蓋上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皆所與共成泰道以定國論以一政體者也臣不勝悚息顒望之至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知卿為國忠耿持論公平大有關於時務政體俱朕所倚朕已知道了其餘該部院悉心確議着實舉行以成蕩平之治

答問東事疏　朝鮮兵事

題今日文書官李濂口傳 聖旨問朝鮮倭寇已於四月十九日離王京如今已過一月如何不見下落欽此臣等敢不直述所聞以對看得倭奴大衆久屯王京等處其實欲占據朝鮮漸窺內地圖望甚遠蓄

謀甚深幸賴我 皇上獨奮乾剛大彰天討各文武將吏奉廟堂之成算乘戰勝之餘威因而馳遣辯士詭諭歸巢仍間離其偽師豐行長清正等於是群倭勢窮蹙破委於前月十九等日絡繹王京而南今已行過四五百里節經巡撫經略等官塘報皆同而該部亦已據之 上聞矣但昨日又得一報謂倭雖已盡數發行而在路每人徒步擔五斗之糧其行甚遲日不勾四五十里又聞自王京至釜山半路之間却又停止創建土城寨柵為久居之計不知其意何為

道遠信稀臣等無憑懸決然大約不過三端其一則因入海無船故暫住倚山一帶之地以便伐木造船畢後過暑而行其二則因潮自在對馬島或尚未禀命不敢輕歸或已經禀命被其中止皆不可知其三則又聞朝鮮人積受荼毒欲乘此遠歸飢乏之際追襲報仇臣等竊料倭中必有耳目因知此信所以欲行復止立寨自防凡此皆不與中國之事遲速進止難於取必乃臣等獨憂我兵怵於浮議昧於大體有如見利而動亦爲朝鮮人所爲則不惟自虧大信其

曲在我抑恐遠追窮寇全勝難期已經節次貽書經略阻之想此時已到彼中或可及止也輙因下問備細陳荅以寛 聖懷再惟兵家進退每決機呼吸之間今該部見有議撤召募南兵及處分綱夷事情皆關係軍機緊急之務若臣等票擬未當 聖心不妨隨意轉改若別無商量乞即賜發下以定遲計以安人心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宋存標子建參閱

王文肅公文集

王錫爵

疏

請處降倭疏　降倭處置

題近該朝鮮解到降倭二十名臣等昨相約會於射所同九卿等官面審其情臣等每親問之據通官逐句傳報云倭寇有十萬是真前被我兵在平壤等處殺去二萬餘尚有五六萬見在釜山停住又問其何以不去倭酋關白尚在否荅云彼衆不知只聞關白之子已死又問何以歸降荅云彼畏中國兵威欲來報效求用又問其此來諸人歸降莫爲倭奴作奸細否荅云並不敢懷此心臣等再三研審委無別情隨與兵部尚書石星商議今此降倭俱係壯丁宜并前八十四名俱發送宣大薊鎮各邊收養以備禦虜之用臣等切見自有倭變以來有言朝鮮之救爲舍已

之田芸人之田者有言倭本無多不足慮者有言倭三四十萬者總之道路隔遠傳聞不的故衆言淆亂徒惑觀聽今此番降倭解審前來詳問明白可見倭奴本情實欲占朝鮮以窺中國中國兵之救朝鮮實所以自救非得已也其倭衆之多少總不如所聞之言要之屢敗之後其氣已衰不足爲深慮但昨又見經略宋應昌塘報云倭將行長已去復來隨而攻剌全羅道則夷情尚不可測耳臣等與本兵商議行令宋應昌李提督嚴整兵馬防扼要害儲蓄糧芻爲相持之計彼日久乏食自然遁去務保萬全決不敢遺皇上東顧之憂伏望　聖心寬慰

（救屬國實所以自救○[illegible]）

請減免織造錢糧疏　減免織造

該昨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蘇杭織造錢糧拖欠數多有司何不催徵臣等當即將該地方連歲災傷民間困苦有司催辦不前之狀略節向杜茂口陳令其據此回奏猶恐未確謹再瀝危誠備訴　皇上之前臣等謹按江南財賦甲於天下相傳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因憤百姓爲張士誠固守抗拒天兵賊平

之日，遂將富民佃簿，定爲糧額，累朝二百年來，頭緒轉多，如王府糧、練兵銀之類，但有加派，并無寬減。連年以來，雖因水旱頻仍，每下蠲緩之令，而蠲租止於存留，已屬虛名；緩徵併於別年，反滋擾累。此小民之所以貧苦無聊，痛心疾首而嗷嗷思亂也。然外亂不生，則內亂或可潛弭；江北稍熟，則江南尚可息肩。今歲倭寇境，剝膚將及，以至沿海地方，無地不增兵，無兵不添餉，其勢不得不取足於民，而徐揚之間，方數千里，滔天大水，廬舍禾稼，蕩然無遺，其勢又不得不

取償於江南。此如一絲之繫鍾鼎，其危且急何如者。若不及今將養，有如外倭內盜，乘間而交發，其巨萬供億之費，更將于何取之。　朝廷雖有粟如山，有金如泉，一時不能救飢民之命，滿驕兵之腹，其禍蓋不可勝諱者。何況今日太倉錢糧，出數倍於入數，如都御史褚鈇所開，更有上下極窮之會，京邊交困之秋，而可不早留此孑遺之民命，以爲緩急支持之計乎。
皇上未見其形，請察其影。撫臣朱鴻謨代劉應麒催徵者也；科臣王德完，以應麒催徵爲是者也。今緩徵之疏，且一上而再上矣。彼豈其任怨于始，而市恩于終。蓋實有萬分不得已，疾痛慘怛，不得不仰而呼天耳。大抵方今國患，在於民窮，民窮由於財盡。其始也有司猶可以箠楚之威，行於小民；撫按猶可以參罰之令，行於有司。今民至困，而箠楚無所加，則有司之技已窮；有司窮而奉行不能前，則撫按之技亦窮；至於撫按窮而　詔令格而不行，則部院之技亦窮矣。（切中今日情事）然漕糧金花之類，原係緊要上供，不可以窮爲辭，至於蘇杭之織造，江西之磁器，雲南之取金，在　皇

上省之，如千箱之失悌米；而在小民得之，如枯樹之獲再肉。爲人父母，又何愛一絲一縷，而不以活赤子旦夕之命也。今春臣錫爵之母北來，至天津等處，親見道上纍纍，賣男女之民，有索銀五七分，棄子而去者。臣母爲之痛哭，稍施錢周之。觀近京之民如此，則遠京之民可知；觀賦輕之地如此，則賦重之地可知。又況于上有不可忽之天變，下有不可緩之河工，前有不可恃之昇平，後有不可知之事變。誠拯溺救焚，事在至急，浣衣投鮮，未足謝民，而何恐更以餘財緐

力責此額外之供也。且臣等又聞上供一分，民費三
倍。民出數金，害及數家。天下之勢岌岌至此，不可不
深思，不可不痛念。又今軍興費繁，寧夏之師，已耗去
（今何[illegible] 思其費可驚[illegible]乎）
百餘萬。度朝鮮功成，與各處募兵造船之費，又不下
百餘萬。群臣束手，計無所出。昨者工部請御庫銀數
十萬兩，賑濟淮揚，臣等不敢主張，仍下戶部議處矣。
內庫久積之銀，外廷猶欲請發，豈有外庫額外之銀，
內廷尚可宜索者。伏乞　皇上慨然將今歲買辦銀
二十萬兩，盡數傳免，以救目前燃眉之急。少俟盜息

民安，賦充費省，再行斟酌取之，不特挽回天和，消弭
罔患，而　皇上藏富官民之間，增光恭儉之德。又乘
此　萬萬壽稱觴之日，以當萬萬人歡頌之聲。真所
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以惜福而更益福也。

勸請賑濟疏　賑濟

題。適文書官杜茂口傳　聖旨，將河南巡按御史陳
登雲封進饑民所食鴈糞示臣等。觀臣等不勝哀痛，
不勝驚惶。竊念民窮至此，真從古未有之變。惟幸
皇上愛物之念，上格　皇天，惠鮮之澤，下逮鰥寡。庶
可以回和氣而收人心，不至釀成大亂耳。近者喜見
雨澤連綿，又聞山東、河南等處，俱已霑洽，此亦是麥
秋佳兆，饑民可望全活。但目前難處，而戶部更難處。
蓋先時饑荒，或止一方，而今則各處告災，雖江南亦
不全熟，米價皆踴，糴販為難，此一苦也。先時各邊止
有年例，今加以寧夏、朝鮮之變，例外費過三百萬，內
帑耗竭，勢不能無米而炊，此二苦也。先時荒而不亂，
則發賑之外，遂可坦然無憂，今群盜四起，該部一面
賑饑，又將一面為軍興之備，此三苦也。先時戶部用

詘，則太僕銀可借，南京糧可借，今馬價銀已發盡，而
借支於草料，南糧又方備江南兵變，不可多發，此四
苦也。先時各布政司府州縣，各有贓罰等項餘積，今
取解一空，有急盡靠內帑，此五苦也。先是民間殷富
事例一開，則奔走上納，今例既開盡，而大戶多為官
吏刻削，無復餘外，此六苦也。六苦之外，又有別項河
工、募兵等費，臣等倉卒不能悉舉。百姓雖窮，勢不可
以國財盡耗於賑濟，卒有他變，干係不小。臣等今得
登雲之奏，尚在未聞遣官放賑之先，則此時　聖恩

宣布，或恐別是一光景，不可知，且候鍾化民續有報來，倘彼中荒亂如故，則臣等更無他法，惟有盡辭俸薪以助貧民，而亦寡　皇上暨兩宮各院並發內藏十分之一二分，投布施，此急救生命，即所以自積已福也，且此舉一出，則中外百官萬民皆將興起好善之心，而捐俸捐資者，不啻而勸矣。奉諭覽卿等奏，朕知道了，昨者朕覽飢民圖說時，有皇貴妃在侍，因問說此是何圖，書着死人，又有赴水的，朕說此乃刑科給事中楊東明所進河南飢民之圖，今彼處甚起民飢

荒亂，有喫樹皮的，有人相食的，故上此圖，欲上知民飢荒亂，進行蠲賑，以救危亡於旦久。皇貴妃聞說，自願出累年所賜用外之積，以布施救本地之民，奏朕未知可否，朕說甚好，且皇貴妃已進助賑銀五千兩，朕意甚少，欲待再有進助，一併發出，今見卿等所奏，着明早發與該部，差官解彼賑用，其中宮等，朕傳着各出所積之貲以助一時賑用，又卿等欲捐俸薪以救濟國用，甚見憂國爲民至意，且待鍾化民奏到，再作區處，今論卿等知。

請寬督辦香草疏　廣西香草

題，昨該戸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專爲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催，臣等看得此物，專爲夏天禦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日顧水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蓋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糧，亦無盡求減免，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

言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與批允施行。

書

與顧冲菴巡撫　遼餉

苦心哉，遼餉一疏也，讀之真使人寸寸腸裂，艱危至此，而廟堂不思變計，抱火厝薪，可得久乎，新司農多大畧，可與言事，其兩鎮通融之說，則主者必無異詞矣，庫金雖不可多得，固亦當曲處以濟燃眉，至如敘所設救後策，則洪陽啓事，方共論朝房，以爲方今東南大害，在盡籠各州縣茭銀輸之內庫，而有司復苦

於正糧額外之加添積歲負逋之多累移東補西豈得尚有稅銀存庫者袁進士黃傳議士也其言尤絕痛謂內地括盡只今已肉盡髓枯將來天下之亂必起於民窮而不在邊新司農亦頗憂此馬市一時之權豈可復用也不佞聞敝州故老有言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於銀貴銀貴由官司之解多而用鈔少（米賤則傷農也）米賤則耕農愈無利而田愈荒此亦似有理今太倉太僕之儲原不乏目前所急獨內供之費與四方奏免之紛紛耳念言至此真覺兩窮老兄知赤手未

能補天則當且寬立題目由少入多使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久而不必取盈於十六萬之額何如伏幸裁教

與周二魯尚寶　墾田扯酋

觀公舉動畢竟老成有斟酌即如墾田一事向來人抵掌以為極敝壞又極可為其始終言無地可墾無人可墾者獨王司馬一人耳然足下非親見則恐亦不信以僕言之且盡心查理一番中間豈無熟地作荒及隱占侵沒之弊且既曰開墾甚難而前撫按之紛紛奏報墾田豈得曰非欺也僕之至愚雖千慮千失至於策虜則斷自謂為不差今扯酋之決歸決不歸在數月間耳決歸則縻之決不歸則絕之曰稱歸而未必歸則待之而當事者邊外多講一日則邊內可以多脩備一日不知經畧公何忤於諸公之事而必欲先敗其功匆匆以空拳挑戰也漢過不先千古定論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公不記臨別之年彼時尚謂扯酋決當甘言厚幣以求之今言不甘幣不厚羈縻恐弱只在齒舌之間而言者便以為辱國然則郭

中令之握手呼回紇萬歲豈非千古罪人而淮海之役王欽若奮然拘留信使其功豈不在王旦寇準之上也富弼苦爭獻納而及其入對則請　陛下十年不復言兵蘇氏父子自負談兵赤幟而其策不過禮之加恭待之加厚而已葉中丞瞻決有餘長慮不足若從其言遽然革封絕賞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不成事萬有餘敗王部質似道之覆轍可鑒也新督師實不佞所薦故太宰以為眼前避才老成妥當然無及經畧者魏公人品則過之必不肯以前輩為

鄭下不如待鄭功有緒而後用之今魏號至矣果不出故常插模之外且使其疏果保得某處有兵某處有餉可以萬衆萬中則僕當率下風拜之矣就中虛實一切不管而第云不分順逆決意一戰而已問何以戰則曰小犯一鎮禦之大犯合鎮禦之且期以數年成功而已如此則九邊沸動內帑一空而前代征商病民之事起斬竿斬木之變生不知魏老能保任無事否也適李總臺相過飭且暫緩新督之行以待經略事定而公顧欲趣之使兩賢相聚而爭壁自安

乎危乎開市遲遲一說僕已先為首公言有識者果不畀人意且喜冊立分數已有七八使其必變我復何留使其必不變則我又何留千萬自重千萬為國家邊計重

與房備吾兵道　虜情

外示虜情邊備鑿鑿破的向畧陳小疏中意正在此大抵節年叅虜之弊最大一着是西行假道而其他受挾弛備次之今噬臍既不可復追蓄艾又不可猝得惟審局下着漸次術禰以期桑榆之收耳若廟堂先自峻文法多議論則邊臣勢不能往予博戰其中必出於欺欺者之計一行則戰者之氣頓沮此愚夫之所能知兼有世宗近事可鑒而不意諸公無端孟浪可笑也僕正在閣中言及兩川建堡議戍一節而閣之省御史則以為難入衛兵議撤僕大以為便而張戎政則又極言其不可天下事種種掣肘如此高明既實見得是不妨力請該臺奏行在廷議論雖多然善均必當從衆也

與鄭範溪經略　卜酋

水泉大捷部中已擬增報略節上聞奉有溫旨不惟借此激勵士氣亦使翁神意舒展游刃愈利耳今虜既大創度其意不出兩端或以扯火二酋是其脣齒相累之人縈惟要之併力拚命以圖報復或未揭市賞之利落得歸罪火酋自解此尚可乘其震動大黨將合未合之交驟馬驅而緩頰下也適少年諸公又侶言虜王必不歸此亦恐宜急為諭遣但要得彼中悔罪畏威實情實語則當事者便可毋惜小費以防觚疑訪落之變敘功既已令該部早覆早行外示諭

夷情此乃回風一篇極得力若卜酋來輸欵且以計
縻之使該邊之稍力專事兩川則火酋無能為也此
覆

與梁霖宇贊畫 籌虜

捧教具悉兩公籌邊策虜事事破的蓋不佞向來陰
主分別順逆之說以為川海卽未必蕩平而遠交近
攻尚可次第拊手乃茲卜酋敗服火酋逃遁而順義
又可保其必歸諸番又可保其必為我用顧反出始
望之外不佞誠不知古人當此何如若就今日見之

亦可謂陸剸水斷雨驟風驅赫然旂常之伐已乃來
教示以勿虞道路流言夫使廟堂而果虞流言也則
諸公有今日哉顧世情悠悠如近之望公者尚欲追
處以為戰無不勝不必藉保番之力嗟乎士大夫識
見如此不肖不憂虜也憂邊疆諸公顧畏首尾未得
盡行其志耳來教剖析利害使人滌耳洞心何不遂
以斯言徧曉朝士懸萬無一失之務以卒就萬世一
時之功哉

與鄭範溪經略 保番

槩將主計者大抵失在假道而虜無大衆則勢自不
得功番今我乘虜逆番乘我怒為合從擯秦之舉最
是勝籌第此後則當保諸番恃我而能必勝勝後我
必能保番而無後憂方成首尾常山勢耳

與鄭範溪經略 卜酋

自頃卜酋被創則朝堂更有一番疑論或曰虜王為
卜酋所綴萬萬不歸或曰兩川之虜且為其黨報復
萬萬不出不佞因戲謂之不識諸公向所謂戰者以
口啐之乎以指拄之乎此博得齒牙間微利而其中

未嘗不怔怔懼也有如萬里呼吸一不效指而梟鳴
鬼嘯皆操左券以嘗主心則天下事去矣捧教乃為
之安枕竟久但得東虜成行則兩川去來雖未定已
具有九分功緒總兵本曾擒虜翁索性委任責其後
功以國家大事為重昔武侯用兵斬馬謖用魏延固
英雄所以屈群力也竊疑燒寺一着真華陀劊癰神
手而虜本以奉佛為名聞其先俺酋歸欵原藉佛家
權教攝持今亦似宜毋絕其望許以建寺于巢牧本
境則無詞矣適萬僉憲亦自有揭至爾諸番絡繹內

釁幾于胡越。家翁此段方略，決不出此。所定遠下，而武文以爲收番難矣，保番尤難。昔齊桓建績江黃，後二國被兵而不能救，霸業遂衰。翁亦宜鑒此等，徹首徹尾使諸番必能爲我援，我亦必能爲諸番主，方可聆長久安靜耳。大抵今日多生議論以阻壞成功，皆游士不得用者所爲。即今諸巢已破，則又有言火酋終歸于罰服草草而止。又有言虜王陽以辭款我，而陰召諸酋以八月大舉。此等皆齊東誕謾，而老成亦或信之，可歎也。

與李桂亭給事　籌邊

外示籌邊一疏，其料虜情形，種種破的。內有云：不必曰虜必東歸，可保太平無事；當思虜或不歸，何以保安轄土。又云：姑羈縻以緩他變，爲久遠之謀；當安靜兵民，爲防禦之策。此聖人復起，不易矣。愚請更以兩言足公未發之旨。撦酋既東歸未定，則不妨俟其不歸而後絕之；經略既欲離火真于扯酋，則不妨俟其再合而後誅之。此大信大威，使曲在彼，古服尤之策何如？鄭公之制回紇，以及趙營平安定遠，西略斷宗既姸可攻也。教中一則曰逝離，一則曰悔罪。夫狼子野心，直患其悍然不逝耳悔耳，苟逝耳悔，則彼以詐來，我亦以詐縻，而乘其間以益修戰備，天下後世，又誰得而議之？中行說日夜露形謀漢，漢不能誅；季龍等日夜詭形逼我，而我反欲誅之，恐以爲此未可易言也。大抵方今之勢，先藏拙而後可鼓勇，先算後而後可圖。前僕覲比來談邊事者多矣，惟足下深識遠見，與尋常不同。聊効所知，以佐思慮之萬一，惟鑒之。

與葉龍潭總督　款貢

邊事安危懸于今日。公所舉罪首惡，即所以堅和好是已。乃首惡之罪無所歸，遠遁之火真，而偏追論消沮悔禍之撦酋，是愈疑諸虜，而何和好之能堅？革王號，斷撫賞，在撦酋未東之前，猶有名。今業已播告，離之于火真，而彼業亦稱從收內嚮矣。譬之市中群鬬，但患其搆而不離，若黨與自相推諉，乃是解紛一機。又可窮鞫其心曲，要遮其後路乎？大抵今日快心爽口之事，莫如殺虜，然言之易，行之難，以西邊言東虜，

以東邊任責難。即如大議革封。則宣大又為戰場何
不遂為東邊守臣橫行必克之計乎。公能遙策其必
勝乎。能策其必勝。則異時過河之擧。使誰人任之。夫
擒酋之惡。不加于唐之回紇。彼時以郭令公之威名。
而奉天涇陽之役。一則下令不得言戰。驅之出境而
止。一則執洒酹地稱大唐回紇。各萬歲而止。趙營平
漢之虎臣。其徘徊長塞。與諸羌相守彌年。而迄亦無
斬馘非常可喜之伐。班定遠抵奇立功。而及夫窮竟
持遠之畫。則不過曰塞外蠻夷本非孝子順孫。水清
無大魚而已。先是經畧之西也。周尚寶聞其欲以空
口挈歸擒酋。相與目笑。以為所操者約而所欲者奢。
不如捐數十萬金賂之。綴此一步。可以專事火眞。令
擒酋綴形成矣。而數十萬金不費。則門下又以求虜
辱國笑之。是汾陽營平定遠三賢之所難。而責經略
之所易也。令之論者。必又謂虜易與耳。然何以遂見
其易得非僥倖水泉之二捷耶。擒酋之肯革面受約
束耶。若此者果誰為之。夫援人之功。以生意氣。而即
反其事以敗之。古人云。君以為易。難者至矣。可不為

之三思哉。今前後虜書見在。稱獻稱納者在彼。何至
反為中國之笑。即背後有他如公所聞。然堂堂天朝
之體。斷無以孝子順孫責犬羊異類者也。彼以詐來
我亦以詐縻防之如防虎。嚇之如嚇鼠則邊境安矣。
當王安石賈似道之開邊。其言未必不以貽笑為恥。
而卒之笑者一時。痛哭乃在萬世。以公純忠憂國。猛
氣吞胡。固知其必不至此。然好謀而成。先師炯戒。美
成在久。莊子格言。即今火眞雖遁。而西邊信地。當為
之事甚多。如收番保川二着。已足令門下饜事。至于
局外覘懨。請俟廟堂。以全邊相委。乃為所欲為未晚
也。外諭火器眞禦虜長技。李生門下既知此人。請自
以尺一召之。非僕所敢知矣。郭太守當即如議起用
之。亦曾聞貴鄉梁副郎緒言否。此公在京之論頗不
許經略。既與之同事。乃嘆服不容口。來教謂愼勿聽
邊臣。則公亦邊臣也。可盡疑乎。臨書不勝肺腑相成
之切。惟鑒之。

與梁霖宇贊畫 虜情

捧教不獨見公籌邊之略。且為人謀而忠。自為謀而

正、不佞之知公方自此始耳、空舟蕩海、此局外忘氣
之談、言者甚易、行者甚難、乃茲役足下與經畧同心
半載之間、如分理亂絲、頭頭成緒、此功亦不細矣、顧
目前又有一種惡成妒敗代異黨同之徒、雜然獻疑、
或曰兩川目前雖無虜、而水長草盛之候、必復大舉。
扯酋雖暫離西海、而遷延肅州境上、必有後圖、非盡
殺不飭、嗟乎苦哉、當事之難也、雖營平定遠復生、必
不能逃畏懦觀望之譏、不佞請以安危卜之于天耳、
來教謂天下事、未有爲之而無成者、胆力甚壯、然教

尾又有是非毀譽窮通得喪之說、夫是非毀譽窮通
得喪、豈與事之成敗、判爲兩途者、有如爲之而是人
必以爲不是、白簡朝投、金牌夕下、則即使三公持行
視聽如一身、是則是矣、能保必成否、故不佞竊謂方
今邊臣、一面禦外、亦當一面禦內、堅白之論、不妨與（此邊臣所以難也精神意氣全）
（在裝頭中制則安事屬京）
明白折證一番、以堅朝聽、況經略所處、原與足下不
同、若手足縶縛、狠戾敗事、則將來更有何人任責、足
下姑勿以巳律人、盡付道傍口語、于度外可也、閱覩
公有志有操、而恐其先入意氣之言、公當稍從中以

定計定理曉之收番之爲石畫何疑、然平時試加于
虜、以茶馬聽屬之而有餘、有如一旦虜加于番、而番
爲我交患、則不識控拳解鬬之計、將安施、而費將安
出也、希更深思、

與李提督　朝鮮駐師

我軍天時地利未便、而賊據堅城、食積粟、必無內潰
登埤之理、是以明詔諭公等進止、今已燒賊積聚、則
我得勝算矣、正宜聚器械、保資糧、撫循將士、將出奇
以撓之、此坐而制敵之策、朝廷不責公以速戰也、

駐師異域、惟在行陣和睦、優劣得所、勿令麾下侵偪
裨、勿令華人奴虜朝鮮吏士、是所望於大將者耳、春
汛方急、恐賊當益兵、惟持重以待之、倭奴臨陣一步
百計、不可輕也

與宋桐岡經略　敘功

海外之功、誠倍於寧夏、門下所爲勞心焦思而籌、與
將士之飲血暴骨而爭者、誠不可以薄報、顧今寧功
甫敘、遼師未班、似不如少待王京寇退而後論功、尊
疏尚可及止否耳、腸表二公、寬抑可憐、會上方怒、驟

敘之毋爲無益。然袁主政係特遣。又與楊不同。將來恐終當一敘。寧夏功何如。

與宋桐岡論護饟道　論護饟道

今日正有客兒過。憂王京之賊。僕應之曰。彼非天神必資粒食。豈有我飢而彼常飽者。但軍中謹護饟道。會自有不戰而遁之時。正恐遁後未保將來結局何如耳。茲奉大教并商詢來人。具悉窮寇飢疫之狀。而門下且疑且實。已步步中窾。喜慰不可言。至中朝夢夢煩籌督撫公。大將在外。其身之不遑恤。何暇論是

非矣。袁贊畫不識肯幅巾羽扇。暫留軍中否

與宋桐岡經略論邀倭利害　邀倭利害

適主上正有　旨。問倭歸的耗。今教至。臨卽奏聞。門下苦心焦吻。其明效已睹矣。第追襲一說。已聲聞滿朝。未必無議。恩意欲請禁中　明旨。鎮壓之。然在門下只當準備堅硬。仍自立于不敗之地。群議有無不足論也。古人千里襲人。謂之危道。觀群賊在途。創建城寨。阻山而居。此必已知我有謀。爲致死格鬬之計乘其備之前。邀其援兵。後絕其糧道。或可坐困。而又不審我軍財力果堪相守否。總須石畫以保全勝爾

與宋桐岡論撤兵　撤兵

中國戎車不駕久矣。乃者仰仗壯猷。摧方張之猾虜。扶垂亡之屬國。勞苦功高如此。而將士以力擊賊。于外議論者以舌擊任事之臣于內。僕誠不惜動氣與爭。幸得少定。而昨尚有謂倭奴無一人歸國。而東征戰士盡沒者。豈不痛哉。門下此時當自然無疑于僕（如此尚將相和智相和而）後乃成大功而僕于門下更着一分放膽。當吐誠登對。使將來毫無滲漏耳。朝鮮地形。與我東北數千里垣墻。留兵之

說。誠爲至計。至于不使之意。則異于此。蓋以將士久住外國。恩不施則士氣自消。威不振則如驕子不可用。　朝廷無所寄其耳目。則三軍之苦樂不得上聞。一也。我軍自負其伐朝鮮以受敵。必以奴虜侵役之。彼不能堪。反忘其大計而樂吾之禍敗。兩相猜忌何事不生。二也。彼軍怯而善走。倘倭奴復至。必推我以爲先鋒。主人先奔。客自沮潰。更加衆寡不敵。撫蘇後時。懸軍無繼。大可憂念。三也。至于內帑歲增出六七十萬。今益其小小者矣。是以頃主撤兵之議。使彼

君臣知亡之無日，苟自爲謀耳。門下以爲何如。

與劉太景贊畫　為守朝鮮

華札始至，亟發讀之，曠然心開，但止爲倭衆不歸，我兵盡復二次夢語，則中朝原自了了，無可辯。請封一節，經略欲借此行間。公乃欲罷間，却更爲調發兵馬之計，雖禍于彼而磨餉于此，此亡國之形。不肖斷乎不能爲公等保巳。君子六千人，有勾踐范蠡輩若臣于上，則可責之必死。今朝鮮何如哉。而我兵客寄孤懸，其勢又且自爲守也，無所德于朝鮮，而厚受困。三

年之後，且胥爲寇掠，乞丐矣。何君予之有。嗟乎，天下已岌岌，有識者亦爲是言耶。必不得已，則劉綎未撤兵，使移敎中所稱千家庄營田樹蒭，或可爲也。而地非郡縣，恐客主之間，終不能相安。益敝鄉有積年板荒，用棄于蒿萊者，其傷里人，從室廬，貸牛具種之。禾甫垂穗，而田之舊主紛紛出爭矣。此亦東師今日之勢也

（入此[illegible]此言斷）（此種事著確也）

與劉太景贊畫論留屯　留屯

頃書尊諭於開田置戍，鄙意猶未了了。蓋朝鮮阨陋，可以制賊者，宜在烏嶺諸處。此去漢江大同，固巳遠矣，而況鴨綠乎。若在鴨綠，誠足以張遠方備禦之形勢矣，而去受倭之地巳數千里，雖鞭之長，其及馬腹乎。且所謂三江者，謂漢江與大同、鴨綠乎。聞鴨綠江中，有沙渚，人謂之夾江，其地肥腴，而江以內沙渚所界，亦謂之三江。足下所謂空地數百里者，抑謂此乎。抑不知屯田積穀，將使戍士任之，或責之朝鮮臣民自任也。留兵一萬六千人，經略所規軍食之費，則中國當六之五，而朝鮮供一焉。借兵以自衛者如此，無

乃非人情乎。今戶兵之藏俱告匱矣，又增歲費七八十萬，豈可不深計哉。東國雖當殘破之餘，未有數千里內不能供二萬人食者也。若云彼國自當養兵，而兵不足用，何不減去老弱，以奉中國戰士乎。又不然，彼之君臣言及亡國，輒涕泗橫流，此勾踐棲于會稽之時也，豈不能節衣縮食，以救危亡乎。前聞其國諸礦可采，後復報罷，豈慮我之求多，不欲開端也。顧足下更詳問之。夫士卒無事，若給以犁牛種食，使之因田致穀，以貿易朝鮮所有，亦必樂之。若欲以此當行

月糧則恐未然至于有心者爲之無不可成誠如尊敎也虜傳大壞至于如此非公不聞此言開長昻勾引土蠻子近耗何如并示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參閱

天逵樓集

議

徐顯卿

春和賑貸議　賑貸

皇上御極以來思與海內元元休息故躬秉節儉罷虞官山澤之採捐宮省不急之工絕左右嬖幸之賞

息奇淫侈靡之費嘗下詔蠲民租稅勸力作通溝洫所留意愛養元元甚厚乃若奉行德意隨時制法以佐　聖天子長育斯民者則股肱輔弼大司農責也夫農者天下之本也時方春和則虞書平秩之候也民方有事于東作而或不得盡其力者則河渠宣洩之不時耰鋤耒耜之不具耕耘耨治之不精所以然者衣食費之不足也故有其力者未必有其餉秋登冬息而困積匱于饔餐杼軸空于禦蔽既已不勝其困矣況又委塡谿壑於官征私貸取盈之後乎昔周官之法有鄉里縣都之委積以恤艱阨而待饑荒晏子舉省耕爲先王美談漢文詔曰方春時和民或饑寒而不能盡力農畝者議所以貸之此皆察民隱重農事可爲今日式者也愚謂司農之官乘此具籌畫通行郡邑長吏取諸常羨權其緩急以施賑貸議者或謂一年殘粟民尚足支即有匱乏十室不一二未聞旱澇凶荒之警而亟發輕散非所以厚富積擇嬴縮也愚謂此議在惜目前迫小之利耳非深見遠識先事獨觀之談也蓋民迫饑寒則工力不贍不贍

則耕作失時失時則凶荒荐至設有流移死亡空數百里之地姦宄盜賊竊發一時方欲賑恤而安輯之難矣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熒熒不滅將燎原野視今春賑且數倍而況有凶殘之名討伐之禍策無失于此者故愚之議謂宜早計而豫賑之使民俯仰無虞日體足贍以獲專力于農事則豐樓可致賦稅可入所原可免節以得失多寡計之猶所入勝所出而況家殷人足黔首安業上下和平則王道之興可不勞而自定也若夫計戶口之籍謹權量之數杜里役之

殹蔽禁吏胥之侵漁，或講求常平義倉之設，以勸撫字，或貯積三年九年之穀，以備凶災，則有司守令職也。謹以是爲今日養民興治助。

書

與徐侍御問墾

我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西北水利一興，群畿輔莫非外府，東南之民可以息肩，而轉餉不貲之費可以減省，且近邊之地，有阡陌溝洫，虜騎不得長驅，小民相生相養，昔也曠棄，今也蓄有，實邊之策無逾

此者。顧爲之須在得人，必有專官領專勅，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無濟于事。西北軍習干戈，而安享常食，民習偷惰，而輕去家業，驅之耕種，如赴湯火，亦有利其棄民而私種之者。今墾而爲田，度必起科，其肯欣然就否？且高原則慮沙壓，低處則患漂流，能盡強之使墾耶？是在隨地相宜，虛心行事，不必處處開墾，不必人人耕種。錢糧于何取給，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業有無妨礙，水利初興，果否經久，必能上慮無失，然後次第而行，誠久安長治之策，深爲明公望之。

與舒中陽開府第二書 治河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上自茶城，下至淮安，方五百餘里，治之豈不易易？乃茶城有倒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游塞決口之虞。地方父老俱言往歲未有此患，自嘉靖末年，河水大發，淮口海沙壅塞成阜，今則屹然如山矣。自淮而上，水勢漸緩，邳州淺房邨之決，呂梁洪平，茶城流逆，皆繇于此。夫禹之治水，掘地而注之海耳，今不自下流通淤，以就其深，乃從上流築堤以防其高，外也。宋熙寧有獻濬川杷法者，其

製與耒相似，以圓木八尺橫于中，以鐵爲齒，齒列三行，兩端有輪，以舟駕之，淺處舟行過，則泥去，深處繩不及，則不必耙，此古人已試之法也。今仿而用之，何有于淮口之沙耶？此就五百里內言之耳，若論入河之勢，上遡潼關，下迄淮安，弘治以前，四支分流，一繇孫家渡，經壽州，一繇渦河，經亳州，俱由懷遠縣會淮入海；一繇趙皮寨，經睢州，出宿遷小河口，一繇梁靖口，經碭山，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以後遷徙不常，尚存一二支，勢猶稍分，未爲大患，今則四支俱湮，全

河東下瀰漫洶湧。望若滔天。而以一淮受之。欲疏其怒。萬無是理。茲進議于徐邳築堤。以約攔水勢。使不至漫漲。于近海去處。通草灣魚溝新洋雙港諸口以廣入海之路。使無壅滯。淮河則開通濟天妃閘。以杜黃流之內入。高寶則增築石堤于東岸之外。開支河以導淮水之外出。無非多為委以殺其流。使不梗運道。不驚陵寢焉耳。要之論五百里之淤塞。當悉去淮口之沙。論全河之要害。當開復四支之道。築高堤以防潰。乃一時權宜之計。濬下流以就高。為萬世永

賴之謀。惟當事者胸中有全河。然後能下手耳。

與林侍御論水利第二書　三吳水利

浙西之地。蘇州最低。淞為下流。太湖汪洋數百里。散注澱山三泖等湖。繇三江入海。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湮廢。水勢始北折而為黃浦。趨于吳淞。併于婁江。又溢于七浦。自泖。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至。夾帶泥沙。淤塞江路。則湖水泛溢為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向無專官。每因時疏濬以救目前。而無永久之計。某聞昔人于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于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宜興則有注水入江之瀆。常熟江陰則有導湖通江之浦。遺蹟可考。皆所以殺其上流也。其最急者莫如治委之法。所當熟議。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自泖四湖尔襟帶湖海。吐納眾流。不可一日不通者也。吳淞江撫臺海公開後。復漸淤矣。自茆七浦同受昆承陽城諸湖。與婁江之溢水。審漲易壅。自崑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今宜疏自茆之淤。開七

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為石閘。或為木閘。而諸湖以漸開濬可也。婁江雖無阻。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比之腹內特高。如內地開深一丈。則此處宜加為二丈。其勢乃平。此開江開湖以治委也。昔人于川原膏腴處所每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使相灌輸。無也潴枯涸之患。即今吳淞婁江之旁。涇港錯綜者。過半宜以次疏之。使溝瀆悉注于塘浦。塘浦悉達于江河。聯絡貫穿而後可。此疏塘疏浦以治委也。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潦。高者惟開河蓄水而已。低者非

築圩不可是宜相地形度水勢晝而爲圩高築堤岸令內足以閑田外足以禦水圩岸既固不惟在圩之田無霖潦之患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塘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雖高阜之地亦因水勢易達可引以資灌溉此築圩岸亦所以治委也古人于濱江通海之處悉設官置閘以時啓閉其小港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穿爲斗門蓄洩啓閉亦如之閘外設撩淺之夫時常瞭望以爬疏積鐵掃箒等船隻隨潮上下以蕩滌浮淤至如栽桑栽植茭蘆護堤固岸纖悉備具此又治委之規制所當講也

與李中丞論開膠萊河　漕河

頃聞河渠建議欲開膠萊之道以通海轉漕爲國家永利考之元史自至正十七年議開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澁不可行奏罷勞費不貲終無成功已有往鑒矣可復蹈之也我朝開會通河在中原之中爲國腹裏漕舟四月過洪入閘黃河水溢不爲運阻誠得中嚴傳制萬一河決或徙當不至數百里外自冬徂春隨決而治必不妨運往年海運且經高寶自淮達海今淮堤潰決自應併力治之乃欲兼事于必不可成之膠河分才殫恐國家日益多事諺云兩不成則一不就未有舍中原之漕渠而鑿山通海以稱便者也

與李兵道論救荒書　救荒

築圩寓賑設糜待莩救荒有實惠及民不遺遐僻者就途此法但云圩已竣而糜不繼圖之其在廣召募之令乎重勸濟之典乎開濬陽瀋令撑棄地之可田者二三千頃賜富民史氏不徵其價給帖令自執業

惟勤限使之開墾一時饑民赴工惟恐後不日而成膏腴之產直可四五萬金史氏陸續輸其家之所有不論銀錢米布計工而酬賴以全活者無慮以千數總之費不過萬金又非盡用金也非頻出金也竊計史氏始亦豈樂從哉敝郡無史氏之家等而下之即以千百之產量給棄地令之開墾俱可得數倍之利傳之子孫如更寬其起科之期則樂從者尤比比也又聞毘陵譚太守定設糜之法東西南北各五里饑莩皆就近食之然許就食不許攜歸則坐斃千家者

而多窮謂分都分畵就中殷實之家各令出米以供
煑粥官遣義民耆老設處器物籍記其數都有總管
畝有分管東西南北吏約之相去一二里老弱卧不
能起者各許携歸不至百十成羣以滋假冒即一二
里之間饑民或日數十日或數月官亦不廢其法蓋
地愈近則人愈少食粥者與施粥者素相識而彼旣
感德此益樂于布德官視其出米之多寡或冠帶或
扁額或免雜差凡可激勸無不加厚豈唯殷實之民
樂從予等而上之或舉監生員或士大夫各量其終歲

有餘者可給吾前後凡鄰之饑民無不願輸于官甚
有鄉間富戸田連阡陌合一二里饑餓之民皆其佃
戸豈容坐視他人出米以救其佃戸乎如此不獨游
手之徒無所售其欺即真正饑民亦將耻其就食之
久可工者工可農者農各思以力當食蘇是饑民漸
少設廩益不多何患其難繼哉惟採擇行之

序

吳君經畧宣鎮敘　宣鎮經畧

隆慶辛未　先皇帝德化遠被威靈煇赫北虜歸我
叛人欵關稱貢且乞封通市宣撫都御史以狀聞
上以吳君往君往相度形勢設奇制宜破盈庭之議
建必然之畫禮賓厚接以外示覊好而和集人民嚴
飭將吏以內修守戰之具諸虜分市方鎮獨宣府永
邵卜大成青把都雜市其間而膳房新開新河之地
又桀虜黃台吉所駐牧宣撫處經費視他處不啻倍
之君操縱有餘能令台吉益嚮義懷誠青永輩故長
事台吉遂各效順無他志而東虜土蠻亦聞風皆屈
首臣伏芒有驕動自是九邊得恃君無恐矣頃三貢

報成　帝用嘉其休績晉副都秩錫之金幣榮矣予
嘗從史局觀　祖宗時傳徵艸莽之才至席沾刀筆
崛起卿輔往往表旂常之伐而稱勳臣彼猶草昧時
也嗣是則有以御史遷都御史或從郡守擢六卿長
者豈盡以年勞課爵級而拔置顧皆得人者誠謂其
才足稱耳君勞著封疆業稱其官以上副　先皇帝
簡拔至意茲績用日懋今　上方益嚮用君不奪于
三至之口余知君將朝夕競懾殫智畢力及其時益
務懷遠策勳萬里之外矣故世有駝榮待次望都撫

之任。擁節開府。旹不旦夕至者。卒遇緩急。輒逡巡引避。卧踏首鼠之譏。彼其位誠非顯耳矣。以視吳君何如耶。嗟乎。階秩軒輊一也。能當其任。位副其有。何論緩速。咸稱光國。其或浮沉濡滯于資格間。卽計階遷秩。一無所越于繩尺之外。君子羞之。辱位矣。矧可泥常格以論與才。而訕言其超致哉。

南征實畧序

往者倭奴盜入中國。民受害者不貲。彼倭賊者竊處島嶼間。髡跣跟蹶。不知中國何道可入。乃中國人如

中行說者。鄉道之使入。夫倭賊者。日本之餘島也。彼無胄甲。韍屨也。中國賊民引之。彼倭奴者。以一二葦鼓刀跳舞。民久不識兵革。輒竄州莽間。俄而伏發。亦不過二三十人。中國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且無胄甲鐃鼓進退紀律也。輒驟而北矣。嗟乎。倭之爲中國患也。古未聞也。　高皇帝神明獨斷。設備倭將臣。慮至遠也。邇今則驗矣。遂至震動天下。召邊兵以捕擊之。旣退而加賦于田以爲練卒費者。歲且一百暨二十年。嗚呼。禍亦烈哉。余讀郭公南征事而悲之。當公與督兵諸大臣設機略。出沒干戈波浪間。歷諸艱苦。而公之功尤在出信票以禁刼掠騎。而叱止過河者。率之力戰。令無譁。譁者戮。公時以兵曹郎參軍事。天子嘉其功。拜光祿少卿。然謗毀叢焉。嗚呼。將易言哉。今邊防廢弛。虜情叵測。以公之才。折衝萬里。區區海寇。何有哉。雖然功不崇其名。而叢其謗。才不綮于身。而發于其後。屈伸相因之機。有固然者。乃公二子振振繼公起矣。矧　上方安不忘危。匈奴稽首欵塞。而日夜籌兵食。選將率。九卿中嘗身視行陣。有汗馬

功者莫如公。假令有荐魏尚如馮唐者。公能終老巖下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七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宋徵輿轅文 參閱

趙文毅文集

疏 趙用賢

議平江南糧役疏 江南糧役

江南財賦為天下綱領主把持者別

臣考天下財賦，東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蘇松常此六府者，又居東南之六分，它舟車諸費又六倍之，是東

有大功在于此疏也矣

南附天下財賦之源也。乃自頃歲以來，逋賦日積，而小民之嗷嗷者，十室九空，轉死于溝壑者相望，二者可謂交弊而俱詘矣。臣嘗與一二同志者，今禮部辦事進士袁黃等，考覽沿革，究極根株，蓋知其原不獨在徵斂之日增，而科派之無別，是以使重者之益重；其弊亦不獨在徵輸之日急，而隱漏之多端，是以使困者之益困。當此時而不為之一裁制撙節焉，誠恐日甚一日，民力愈不能供，而國用愈致不足，此非細故而已也。謹條析其槩，為皇上陳之。一曰議田賦之數。夫有田始有賦，凡與之貢賦，未有不因于田之多寡。惟田數未定，而槩以糧數派徵，此役漁隱蔽之所由生也。臣查各省志書，悉皆明載某府某縣若干田，若干貢稅，因地若干。惟蘇州府賦書通無上田數目。只據會計原議見在二款，以為徵派之則。臣查會計錄、諸司職掌、會典所載，蘇州一府，洪武初官民土田九萬八千五百六頃七十一畝，弘治間一十五萬五千二百四十九頃九十七畝零，比洪武原額增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頃。至萬曆六年，蘇州府冊報共九

諸款全載惟關乃第一

此正增減之數也

米不能明其故

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又減六萬二千二百九十四頃四十七畝。田有增減，宜賦因之以為盈縮矣。今查戶部見派蘇州府實徵秋糧二百三萬八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四升二合二勺，比弘治僅增五百七十一石五斗。及據蘇州府徵糧冊內，則該平民二百四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一石六斗六升三合七勺，比部所派增四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六石九斗二升八勺。雖此加派，皆係折耗輕齎板席等項，非出無名，然徵派之數，臣以為即升斗無有

不使朝廷知者。況四十四萬石。而可使不入會計乎。惟此數不入正額。在 皇上則不知百姓有額外之輸。其多如此。在司計者動以江南尚有餘米可派。而歲歲增加之不已也。臣愚以為宜將江南各府州縣土田開具實數應徵糧若干。耗米若干。務使田數與糧數均平畫一。據實奏聞。然後刊行書冊。永為定規。使百姓曉然知一定之法。而不復困于加派之征。雖有奸宄。亦無所容其欺隱矣。二曰議混派之弊。臣惟江南田賦。大抵盡定于先臣巡撫周忱之手。當宣德

初蘇州一府。通糧六七年。約七百九十萬石。常松皆然。忱至首詢利弊。知官田係國初抄沒。其稅至重。民力不能辦。民田起科止于五升。甚輕。又其時大戶恃強不出加耗。偏累小戶。故將民田每畝側加耗米一斗有奇。以通融官田之虧欠。於是蘇州一府增糧一百餘萬石。通杭嘉湖蘇松常鎮。共增糧四百餘萬石。謂之平米。初年每正糧一石收平民一石七斗。候起運日酌量支撥。次年餘多。則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則令加五為止。除撥運外。有餘則入濟農倉。以備賑濟。謂之餘米。遇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修岸導河不等口糧。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均繇里甲雜派等費。皆取足于此。又嗣郡有荒歉。亦撥餘米以補不足。蓋其時糧雖加于民。而其備助餘積之利。悉歸于民。民自微賦一石五斗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官府亦無科索之擾。故甚便之。其後戶部以濟農餘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屬盡括而歸之官。於是徵輸雖然。逋負始積矣。然所括者止餘米耳。猶未有他額外之徵。紛紛如今日也。是後供應不足。復有均繇

矣。備用不足。復有里甲矣。又如京庫折絲絹南京庫農桑折絲絹。起運馬草等類。此舊徵之于山地者。而今亦混于秋糧中矣。又如驛傳馬役驛遞水夫戶口鹽鈔。昔議徵之于均徭者。而今亦混于秋糧中矣。近年又有義役料解帶徵兵餉役銀三項。復計糧而派矣。蓋自餘米歸官。而額外之增視昔周忱所加百餘萬石不啻三倍矣。臣查隆慶元年。應天巡撫林潤奏乞復糧額事。以蘇州等府廣德等州。歷年加派數多。乞要遵嘉靖初年舊額徵派。戶部尚書馬森覆稱本

部卷查坐派各省稅糧自國初至今有一定之額但以夏稅秋糧馬草爲正賦其餘各項僉派銀兩等役另立款項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原與夏秋糧草正額無干惟是蘇州等府不分正賦雜派皆混入糧內徵收名曰平米雜派多則正額反累而不知者以加派歸咎戶部不亦冤乎合咨巡撫將各項錢糧不拘起存逐一清查要見每府夏稅小麥秋糧米各正若干內何項加重何項爲前舊額何者爲後加增送部查理裁定施行奉 聖旨依

擬行欽此是江南糧額之混戶部已明言之于先矣第有司奉行不力無心力計算之人而奸徒猾胥幸其淆混而乾沒於其中故尚朦朧至今卒未有人任而清之也臣愚以爲宜敕下所司一遵 祖宗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徵派不得復立平民餘民名色以滋那移高下之弊自正額之外其餘雜派徵輸或照地科或計丁派或編入均徭或取足里甲明著定數勒成一書必使與正賦不相混雜庶國有常賦而民無橫徵之苦矣 一曰議徵稅之則臣惟地有肥磽則獲

有多少故制賦之高下因之此自代之所不易也國初始乎僞吳之亂將蘇松嘉湖所抄人田地定爲官田糧有至八斗者蓋照私租起科也其後民漸生聚墾荒成熟者名曰民田悉依五升起科官民不均如此故積逋至于宣德而周忱始一經理之官民之名固自在也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建均田之策蘇州府知府王儀履畝清量於是始定不等科則長洲縣三則最重者三斗七升五合吳縣二則最重者三斗四升四合崑山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五合吳江亦

三則最重者三斗九升六合常熟四則最重者三斗二升太倉三則最重者三斗三升嘉定土稍瘠科則不等最重者不過二斗八升他松江嘉湖每畝率三斗有餘常鎭稍輕僅二斗而不足糧之重至蘇州而止矣當時耗米之出本以補官田之逋欠耳今槩一府之田而均攤其糧是槩一府皆官田矣何得復有所謂耗米者哉秖緣瀛初建議以行之一府不敢請免暫將耗米亦作正額通融計算各府效之不及詳考亦遂以耗作正且各省糧輕每畝不過數升仰加

耗米亦不爲多。今江南每畝科糧數十，而又加耗過
半，百姓其何以支也。惟其有平米耗米二端，爲之支
吾影射，故每年巡撫之派，會計，有于此縣增而彼縣
減者，有于此項多而彼項少者，轉移變動，弊孔多端。
不過資豪猾之施計，能利耳。又各府州縣悉有山地
蕩田，又有新漲沙田，不等，報官起科，有重至一斗五
升者，舊制蓋以供馬草絲綿，或抵坍江拋荒之數也。
及臣查蘇州書冊內，並不開報細數，又稽之戶部，亦
無籍册可考。如臣邑中止有猾胥一人，世主其籍，小

戶有報公占江坍等項應開除者，非重賄此胥不可
得。衆臣一邑而他邑可知，奈之何委良民之膏血而
充奸徒之侵蝕也。臣愚以爲宜勅下當事者，逐府縣
按田籍報。如蘇州一府，先列錢糧總目，後開某縣某
則田若干，該糧若干石，各項加增若干石，必合總數
無差。其山地蕩田等項，臣以爲不必有多寡等則，山
地除高嶺人石蕩田除無人佃種外，悉起科二升，或
四升，著爲定額，仍不得加以耗米名色，以致混淆，偏
累貧民。其應供某項應補某項，俱填注明白，總入會

計。又如嘉定一縣，地瘠不甚宜稻，每派徵數，嘉定縣
改折居多，兌運白糧，或多派各縣，嘉湖二府往往踵
之。此法一出，府總縣總各操其權，奸利不可勝窮，伸
縮在合勺間，而此輩之囊橐已狼籍矣。上官無所究
詰，小民無所控訴，是豈盡　之制哉。錢糧重事，未有
數不歸一，而能禁人之不侵欺者。此江南今日極弊
之政，不容一日緩于釐正者也。問曰議蠲減之條，臣
惟國家惟正之供，歲有常制，主計者方日鰓鰓焉慮
所入之不足當所出矣，是安可輕議減損也。顧其浮

濫不經，利不歸于上，而費乃獨貽于民者，安可不爲
之裁制也。臣查得蘇州一府額辦驛傳馬匹銀二萬
一千六百九十二兩零，解赴山東北直隸以備買馬
之用。歷年積欠，民間甚苦之。又各省移文催徵，歲無
虛月，文書往來，動有耗費，其弊無窮。且江南既非產
馬之地，其稅額極多，何得復有此派。今亦以耗米尚
餘之故，復混人秋糧數中，似非　祖宗舊制也。即朝
廷蠲此二萬金，未必遽爲馬政之累。臣以爲是所宜
從寬減者也。又如鳳陽倉麥五千七百石，每石折銀

四錢鎮江府倉麥五千石每石亦折銀四錢臣竊此二項舊原解本色因彼處積麥無用乃改折色然京庫麥折每石不過二錢五分而鳳陽鎮江乃折四錢江南米價不過三錢而麥折乃至四錢此不可減而從京庫之例乎又如江南水次并江北瓜淮水次正米每二石該蘆蓆一領以三分為率本色二分蓆每領一分二釐此不可少也折色一分蓆每領銀一分米既已折蓆價亦何所用乎又如德府祿米一千石萬曆八年題准改折白米每石折銀一兩糙米一石

折銀九錢又每石加腳耗銀二錢米既改折不應復有腳價今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江南米價至賤是一石之價幾費民間米四石矣此腳價獨不可省乎又如涇府汝府養贍祿白粳正米各五百石景府養贍祿白粳正米一千石此舊制所無皆派之于餘米者臣以為是當出于原所分封之國何以復偏累江南也獨不可議改派乎又如鳳陽府倉正米八千石揚州府倉正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石皆每石折銀六錢今正糧折銀每石不過五錢而此二處乃折

六錢獨不可省而為五錢乎又如近年額外增派料價銀蘇州一府該銀七萬三千一百三十七兩零內工部四司料銀止該三萬兩餘解修淮河等用頃年河流稍寧乃據以為常而歲歲徵斂是獨不可以議停止乎諸如此類臣不能悉數然皆不係上供而可少寬之以蘇貧民者臣愚以為宜勅下所司逐一詳計應去應減務虛心條議毋拘成案毋憚更張必使寬一分而民受一分之惠斯今日東南之大利也五曰議偏重之派臣惟因地制賦賦之有厚薄者勢也

至于國家有供應錢糧自宜計畝加徵何得照糧增派也臣查各省田稅每畝三升惟江西浙東以斗計浙西江南則以數斗計是各省糧一石可當田三十三畝江南糧一石僅當田三畝耳以三畝之額而當三十畝之派是不重者益重乎臣查供用等四庫蘇州一府料價四千四百十六兩零幾居天下十分之一又近年新派工部四司料銀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九兩零而河工修理復四萬有奇幾居天下五分之一蓋皆以計糧而派故偏重至于此極臣嘗籌之

當今偏重之稅非獨江南困也臣考光祿寺所派順天等八府及山東河南等處如每細粟米一石折銀一兩赤豆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芝蔴每石折銀一兩三錢五分小麥每石折銀一兩諸如此類悉費民間三石而內庫之折更有加焉故北地之民自田賦外丁銀有每戶出一兩者其困窮亦已極矣至如江南白糧每石自增耗舂折水脚車夫等費大約四石而致一石查得細米諸色荳併各省果品物料皆折銀解寺該寺自行召商買納夫此諸項可召商而買臣

謂本寺白糧宜少高其折價而亦召商買納可也臣又考國初設上林寺四署自棕園漆栮下至瓜菓皆取給于此過有不足令買之民間歲用錢不過一千八百萬文鈔四百萬貫皆于天財庫關領正統間始令派各省直動支官銀收買至正德而後遂增至三十六萬餘今四署所供歲不過四千餘兩而園戶之口糧官吏之祿給又取于官帑則四署之設不惟無利而且有費矣臣愚以為光祿之費係上方玉食之供自當與天下共之請勑下該部總計天下田數七

百一萬三千七十六頃又總會一歲應供諸料價數目每畝均攤大約每畝一分而足盡解光祿寺召商買辦則天下皆無雜派均受輕糧之惠矣何至偏累畿內近省亦何得照糧增派而重困于已疲之江南哉其上林四署乞盡法清查尚有餘利可歸官者仍入光祿以減各省之歲派誠今日之大利也六曰議派剩之目臣查天下稅數無有所謂派而未盡者止因蘇州府有耗米一項出之于民而不載之于籍節如漕糧中所加四十四萬餘石折耗之多極矣非果

有未科之田隱漏之稅也安得尚有派剩之米哉見今會計內乃有派剩米三萬八千一百三十四石三升每石折銀七錢該銀二萬六千六百九十三兩零解宗人府等衙門折俸蓋惟不算耗米故有此剩餘耳可計者不能細加考求凡有所需皆加派蘇州不知派一分則增取于民一分至于今而剝膚椎髓皆此說基之也臣愚以為宜勑下所司詳考賦額果見餘在何處果見何項派而尚未盡者如果為額外之且乞即與除豁不獨杜將來之濫派而亦可消奸宄

之屬敝矣七曰議白糧之運臣通按國家歲派光祿寺及內庫各項白糧共二十萬十七石此正額也皇上所得按籍而知也及查每石加白耗米二斗加二舂辦該米二斗六升夫船本色米四斗折色米四斗折銀二錢又車脚銀杭嘉湖每石六錢蘇松常每石四錢是白糧一石所費民間米九斗六升銀八錢通正米爲四石餘始當白糧一石則此二十餘萬實爲八十餘萬矣此天下之所無而獨江南之所有民幾何而能勝也故近日有貼役之徵每糧一石通正

耗又加役銀一分四釐民力愈困矣然至一僉當白糧戶往往破家亡身蓋關津之留難閘淺之盤剝暑濕之浥爛風波之喪失日與死爲隣而又各鈔關之船稅臨清廠之帶磚船戶之抑勒水夫之索詐其苦千態既至河西務則有剝淺之損失既抵通州則有搬運之偷盜既到後門則鋪墊之費歲甚一日且吞聲而受痛矣此一白糧也而民之費如此民之受累如此 皇上之所不及知向來諸臣亦未有周知其苦而建言及此者臣愚嘗私篙之 聖祖開國金陵

此畿郡者在輦轂之下耳故白糧以民運今京師遠在三千里外豈宜念今日勞民如此也誠宜倣拘攣之格勅下所司會議其光祿寺白糧應均派天下折銀買納今江南軍運糧不下數千艘臣以爲當充運日卽令各衛所運官公同酌派每船應載若干量除其船價之半亦可以免貼役之派運軍到日別設科道官各一員收貯公所其後門等處加贈一照常年舊規收完轉納內庫無使又累及貧軍而又于臨清免其帶磚之累運軍亦且樂從如是則可以免解戶之

破亡而亦可寬江南百一之費所當亟於裁處者也八曰議兵餉之實臣按國初沿海設諸衛絡繹相援專爲備倭計也嘉靖中倭夷內訌各港哨始募水陸兵列守一歲合用糧餉幷上司關撥犒賞修船置械等項該銀七萬八百兩零內除寧國安慶太平三府協濟銀九百三十二兩九錢又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軍儲內扣省羨銀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三兩本府留存贓鈔銀五千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實該徵銀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三兩定派每石平米加銀二分自

倭難乎今三十餘年歲歲加徵是歲歲被寇也吳民何以不困哉臣查蘇州府均徭用內一欵操江兵餉銀二千二百二兩留本府兵餉支用今不在扣除之內又每年防禦不過春秋二汛所開犒賞果皆無破冒之弊乎以七萬餘金之費養士幾何果在行伍而無影占之弊乎臣不敢必也臣又查各州縣差操民壯共二千四百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又該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今各州縣除守城雜差外不可以其半充防禦乎太倉鎮海二衛吳淞千戶所額設官

軍果可使之坐堅城享厚餉而不效一力乎乃顧偏勞重賦之民又出養兵之費非 祖宗之意矣臣愚以為宜勅下撫按詳核兵數度海波無虞兵宜從減吏將鎮海吳淞等三衛官軍抽其精銳給以行糧春秋汛期委嚴明將領率赴應守汛地協助防汛汛畢仍還各衛如入衛班軍故事亦可以省兵餉之派而并漸復 祖宗設衛之規亦宜亟于講求者也九曰議折銀之例臣按永樂十一年 成祖皇帝更定京庫金花銀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行之二百年無

變矣今戶部議折往往以五錢為輕甚至七錢八錢如萬曆七八等年江南大水顆粒無敢定議折銀皆是六錢原司計之意蓋以正米一石外有耗米四斗即折六錢尚有二斗盈餘以為加輕于民矣不知此四斗者本係運軍折耗不入正數者也即使全運朝廷止得一石耳頃議改本因歲荒乃更欲多折一錢以為蘇息貧民臣不知其何心也至於此外更加七錢八錢是耗米初不入朝廷今反因議折并運軍之所得而悉歸之于官非恤民之意矣臣愚以為宜勅

下戶部今每歲議折悉從五錢之例不得復有增加以為取盈之計則不惟法制歸一而朝廷亦無愚使其民之嫌矣十曰議存積之重臣按各省直府州縣率有存留錢糧蓋所以備軍儲賑濟及官吏廩祿一應諸費所謂藏富于天下者也臣查蘇州一府存留米二萬二千七百三十石零折銀七千七百二十六兩零太倉鎮海吳淞江三倉米五萬五千餘石銀一萬八千餘兩皆以供軍儲所留于各州縣者不過正米一萬四十石耳而官吏師生之給皆取足于此矣

徵輸未及之數又包補于此矣以故一遇凶歉府縣官束手無策前此撫按賦罰未行起解地方一一且有緩急猶可借以賑救今悉括而上進矣又歲歲增益不足且曲法而取諸罰贖矣與時者府庫尚有累朝遺蓄少者亦不下萬金自嘉靖末至于今不獨無遺且或以來歲之徵應今歲之用日皇皇而不給矣夫如是欲禁有司無爲分外之徵上官無設巧取之法勢必不行矣臣愚以爲自今　國家有蠲貸之詔還徵起運本色或于別項步加寬宥無徒以量免存留

爲名庶幾有姓得沾實惠矣十一曰議荒田之核臣按萬曆六年冊報蘇州土田共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零比弘治已增六萬二千二百九十頃餘矣及查近日徵糧冊內又有無處荒糧平民三萬二千二百六十四石九斗九升每石折銀五錢該銀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二兩若數年之間報荒如此之多後更數年將何如耶即有坍江名色可托以支吾然亦不過太倉常熟沿江之地有之耳臣前所謂新漲之沙可補也蕩田之稅可補也何至竟委爲荒糧

耶臣聞其中弊不可窮有因坍一畝而報數百畝者有因無主拋荒田捍作已業而以成熟田報拋荒者有因昔田時身爲耆民將已業謬作荒田以免糧稅者以故荒田之糧皆歸于姦民而貽禍之累乃缺于正額也且既云荒糧無處似宜從寬恤矣乃每石折銀五錢彼熟糧本折各半而荒糧獨全折銀是荒糧反重于熟糧則以銀可侵漁而米難隱匿故耳臣愚以爲宜勅下巡撫通查前後荒田數目要見何縣實荒若干因何錢糧無處何縣沿江坍去若干見今有

無抵補委官踏勘逐畝清查明立界限開註區分其有以熟作荒隱蔽糧差者許本區首告勘實治以重罪然後總報糧數若果係荒糧無處即與開豁無得復混載書冊以滋奸胥詭寄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國計非淺矣十二曰議徵歛之期臣觀江南之所以日困者固由于賦稅之獨厚而亦以有司徵比之無序是以日迫而日索耳臣身在嘉靖中其時運軍率以二月畢兌三月始徵折銀江南民事四月方興民家此時多有餘積以備田工之費又其時米價差長少

得餘利便自充然其後倘運軍之守凍改兌限于十一月民得乘其有餘即以完官固稱兩便矣然兌運甫畢有司嚴限即追比折銀方收成日粟米狠籍不免賤糶至播種之日工本率取諸稱貸夏秋之間米價少高又出息而借食于人此小民所以愈不足也不知當兌運之畢所當急徵者特輕齎一三二六及板蓆等類此十分之一耳何爲而遽嚴比通完乎此有司失于急之弊也又如京庫折銀此係上供正額所宜先於別項者臣查蘇州一府京庫折銀正米七

十六萬四千八百二十六石零每石二錢五分該銀十九萬一千二百六兩零通一府計之特十分之二耳乃自萬曆六七等年又有拖欠未解京者至使皇上恩詔優免而京庫銀猶逐日徵比豈一府錢糧自七八年來尚未及三四分之數乎此有司失于緩之弊也臣往見大戶狡猾者輒賄囑吏書如名下應（款起徵比弊力本文）完銀百兩止將十數兩應比餘悉詭匿不登簿案不應比較小戶之願還者顧日受笞公庭雖責其盡完曾不能抵富家一戶之拖欠也迨其後有司坐違限

之罰而朝廷受虧課之累職此之由矣臣愚以爲宜勑下巡撫將錢糧自夏稅秋糧馬草正額外分別何項宜先何項宜後徵完即行逐項分解無得挪借其京庫銀宜分四季徵解不如期者年終類奏罰治其比較簿籍亦宜頒降長格文冊一樣循環二本明開某戶應該糧若干各項該銀若干以十分爲率定限每月完納一分逐季倒換照驗所完分數必使無欠如是則吏書無所用其隱匿之私奸猾無所容其欺賴之術而國課亦不至于虧損矣十四曰議積穀之

制臣惟積粟以待饑歉所貴出陳易新要爲斯民之利耳非謂徒貯之無用貽地方以監收之害也邇來郡縣在在積穀覘多少以爲殿最法極嚴矣然縣官取盈不免有科罰之擾千級看守不免有盤折之賠蓋藏不謹爲風雨所蝕管鑰不慎爲奸盜所侵貽累于典守者無窮矣及至郡邑水旱民饑流離曾不聞發斗粟以資賑濟徒聞今歲查盤折穀幾何明歲交盤賠穀幾何是使先王救民之良法乃爲弃于國中矣豈法之弊哉臣考歷代如常平義倉社倉之設皆

以通有無化新故爲利甚大本朝獨以濟農爲名深識所重而今日之弊至于如此良由有司憚于出納之勞以爲吾儻守成數足報績而去而監司者委官稽考漫不省視不過一按文籍問徒數名罰贖入官而已臣恐考竟其實穀之在倉者有不爲灰燼幾希矣如是則不若併其法而廢之猶可以免遺害于官民也且臣聞天津臨德等倉所積小米已逾六七年穀猶消耗如此況粟米乎臣恐亦徒有粟之名而鮮粟之用也臣不敢遠舉漢宋之事如近日山東兗州

府鄒縣知縣許守恩四鄉各立官倉將所積穀過耕種時放散小民收成後擔赴就便倉口還官止補折耗三升有罪應罰贖者除開報上司外餘悉聽入粟故官廩充溢民不見有査盤之擾而坐饗借貸之利富豪大戶亦不得乘急而多取小民之息故鄒縣之民頌之如父母舉此類推則積穀之制未嘗不爲今日利民之政也臣愚以爲見貯穀粟略倣鄒縣收放成規不責民以花利不假吏胥以箍取之權水旱如何賑贍耕斂如何周給毋顓握成數取具文卷以圖

塞責其爲利益于民生非淺鮮矣臣智識短淺所得于見聞如此非敢必遽能盡利弊之詳也亦非敢必遽能一一推行之而無遺也然補偏救弊之要足國裕民之本已略舉其要矣臣嘗譬之治天下如治家然善治家者其于良田美產雍植之必勤糞治之必力會算之必精而其撫恤農佃者亦無所不用其厚何者彼誠以爲衣食之原出于此也今國家之于江南所謂良田美產也可坐視其日就敗壞而不爲之所哉此臣所以不容已于言也

書

與李道尊論水利　水利

敝鄉古稱澤國內有具區以滙諸水環吳皆江有諸浦港以洩其流他不敢泛及即以敝邑言之居郡城之東北凡浙西苕霅太湖東洩諸水由吳江經郡城會于常熟自無錫而北太湖分流及荆溪孟河諸水亦會于常熟常熟在漢唐有三十二港以洩全吳建瓴之勢旱則資湖汲潦則耕分殺故田常稔而有此名歷宋元數百年中間疏濬者亦惓惓獨詳于敝邑

載在正史。可攷而鏡。至元末獨有四港。已東爲白茅。嘗資爲運道。其流壯大。稍北爲許浦。正北爲福山港。極西北爲三丈浦。至正中亦幾湮廢。故江南水災無日不聞。僞吳之起。首濬四港。　聖祖因之。故于此四港各設巡司。防禦海警。以總勢論。太湖之水。大半歸于敝邑。而正東所受邵城陽澄湖婁江泉流。亦下而歸于敝邑。故敝邑乃三吳之尾閭。敝邑入江諸港無壅。則長洲吳江無錫諸湊殺其六七矣。又以四港論。白茅入海稍紆而東。計百二十里。許浦亦不下百里。

獨福山港在縣城正北。入江僅三十六里。最逕而三丈浦則以洩西大河諸水。其利在西北一方。于邑似少緩焉。此其大槩如此。嘉靖末。撫臺海公嘗濬白茅一港。幾成而去。然累年猶少賴之。至許浦福山二港。則置不講。頃年惟三丈浦既大濬。又旁至奚浦鹿苑。紛紛動衆。皆爲一方計。又皆爲有勢力者計耳。而邑之大形勢大利害。或未及也。邇者水患相仍。豈天雨偏獨多于今日耶。良由出水之道既壅。諸流既無所洩。而又加之霪潦如傾。又何怪其溢而至于漂廬蕩陸也。故爲今目前最急計。則無如擇其近而易爲力者。如福山一港。先加開濬。然後以次及于白茅許浦。白茅差尤易。以海公之濬尚不遠。猶能通流故也。福山港一通。則邵城直注之水。逕從北入江。敝邑長洲吳江諸湊。可殺其六矣。

復王道甫　均攤荒熟

大要江南之困。益重于雜派之多。而雜派之可以詭影而冒破者。莫如料價。即以敝邑常熟一縣言之。嘉靖中。　國家頒費極多。于時每歲料價不過八千二

百餘兩耳。近二十餘年。稍增至一萬六千九百餘兩。此其故蓋由有餘米之名。故歲歲增加。又諸有司憚于握算。積書奸吏。樂于加派。因之乾沒。故于每歲所報山塲蕩田諸不等升科糧田。不以減槩邑錢糧。或攤免坍江板荒諸額稅。而悉以歸之料價。故于料價之甚可緩者。皆盡數徵解。即如敝邑書冊中有聽派料價一款。此其端略可見矣。又如頃歲因淮河衝決。蘇州一府驟加料價四萬。頃議于河堤修築完日免派。今堤完已閱數年。而此銀未嘗少減。況漕河修堤

已于輕賫一錢三分內每石扣銀一分爲河上之用敝府漕糧六十五萬每年得六百五十兩通計各府均扣似可足用何必獨于敝府重加四萬金耶又須見撫按兩臺深憫板荒之爲害議于熟田均攤荒糧不佞居田中甚久稍識此弊蓋敝處土壤高低懸絕有高鄉板荒有低鄉板荒高處有一等田最瘠者即布種不甚發生遂爲棄地然此不過百中之一耳其他因人少而荒者每畝可得草束銀錢少許業主頗樂于此低處有第五六段等田最早窪積水歲不能

熟者其他有茭草魚蝦可采利略與高鄉相等又奸猾詭因荒田一畝報作數畝者官府何嘗履畝親量若槩與攤稅熟田恐將來拋荒不數年日倍于今日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愚意以爲凡此板荒俱宜量免一半地方之人必且歡然承受即有賠補糧長亦當甘心但所免一半當爲議補敝邑往時人丁十萬工部坐派四司供料銀二千七百餘兩每丁共徵銀二分七釐其後因敝邑餘積數多免派丁銀改于餘積項下出辦歷年已來所告升科及沿江新漲沙田皆必顆粒皆征于官豈必分毫皆補于正額哉誠令詳覈其數且將倍于五千四百石者懸以爲即以此補板荒所免之半猶且餘其半矣此一說也不然則如修河所派四萬金者必不盡蠲宜以二萬免派槩七邑均之每縣可得減三千金爲米六千餘石其于補板荒之半裕如矣此又一說也

答許恭政論常熟水利　常熟水利

奉讀來翰仰認臺下憂民之切而所謂濬吳淞疏支河築圍槩水三說皆吳中今日急務臺下一言而要

策畢舉矣水利之說不才究心于此亦已數年第恨徒得之策簡中無能一身履其地詧度形勢相視脉絡故不敢輕意肆口然至今日所言治最當先及疏洩襟喉要處往往不出古人所已試如吳淞爲上流所急是矣考宋史張獻叔及本朝錢溥皆云松江東南高仰西北窪下其受水分流之大者曰吳淞黃浦今臺下已濬吳淞於此兩公之說葢再加詧恐上流應濬者不止吳淞一江而已自此已下其流益分其入海之道亦益縷析所不及詳數賢常熟人則一邑

水道所身歷而可指數者，請為臺下略陳之。敝邑居吳郡城東北，太湖之水，一由長洲而下，一由巴澄而下。以常熟崑山為尾閭，而常州諸流，則自無錫百瀆望亭宛山蕩而下，無慮數十道，亦皆以常熟為匯。故唐宋治水言上流必于吳淞，言下流必于白茆七浦，實稱並重。考之趙霖，嘗云：自田圩既廢，水道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淞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北風反，則常熟水之東赴者亦然。是見敝邑形勢，最關諸水衝要。其後任古陳彌作相繼相度，皆言常熟之浦二十四，悉北入下江；崑山之浦十有二，悉東入于海。蓋昔人患淞江不能獨勝太湖之注，而獨重于敝邑如此。及詳治水諸策，莫精于錢武肅。宋三百年，大抵因之。其所設開江指揮，專以一駐常熟。范文正時，稍益至二千餘，則其重又可知。今欲盡復四十四浦之舊，必非力所可及。若所謂白茆、許浦、福山、黃泗四浦，則似與吳淞江之勢相為脈絡，必不可緩。蓋此四浦，有元人嘗資為運道，至張士誠據吳，不憚勞民大發卒濬之。故我　聖祖下吳，因置四巡檢于四港之口。

（論二太利其明）

以當時四港最大，懼鹽盜之出沒也。百餘年後，漸至湮塞。弘治中都御史何公、員外祝惟貞大加開濬。今又百餘年，湮塞等于平陸矣。夫此四浦者，白茆居邑之正東，折而入于海，百二十里，稍紆。東北曰許浦，入江八十里。當邑城之北曰福山港，入江最近，三十六里。西北則曰黃泗浦，入江九十里。白茆往為海公略加疏濬，雖未迄工，海口尚未大利，然今流幸稍通，數年已來，亦賴其利。乃其最遥而切，又稍近而易為工者，則莫若福山一港而已。此港受東來直注之水，到江最易，宜與白茆稱亞。其旁多膏田，頃者漸瘠鹵不堪矣。然而未有言及之者，以白茆昔時稱為運道，其名最著，故言者往往先之。又福山之湮久矣，有勢力之家，不蓄產于此，小民徒咨嗟于窮檐蔀封之下，誰則知之？日者敝邑所議開，乃皆在三丈浦、奚浦，所費亦不貲，則以此二港有三四要人田廬盡在其間，故出力得首從事耳。不知二港所洩者，乃自無錫膠山陸墅諸水會于大河，而播于此，二港於常熟實無與。竊乞臺下於吳淞竣功之後，移節敝邑，按視四港，及

遐考羣說，如果愚言或有根據，即賜廢工興事。且舊籍所載，福山港所開工食，大約不過四千二百有奇，以易其之費而成二三吳最急之工。臺下於施工先後取效遲速，亦宜少神留焉。不才又聞聞言，今海口俱高于內地，即加開治，終亦無利。此近孩童不解事語。昔范仲淹上呂相書，其辯江流若高，必無姑蘇一語，足破千古。又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岡身，蓋天地之氣在邊則少，結以限海潮，惟不濬則海口之日壅，望之似高耳。惟臺下先燭此說之謬，然後循次修舉。他若開方挑工，均工散銀，諸所規條，在臺下已得

皇明經世編　抜文毅集 卷之一　常熟水利　元　平露堂

良法，不敢喋喋。

與周元孚　邊才

大要今日紛紛，舉邊材，舉將材，恐亦是一時塗塞耳，且不得不然耳。夫將之得人，在主帥所決擇，有李郭則偏裨皆堪任大帥，有宗統制則麾蓋負弩者皆稱天下神奇，當時何嘗聞嘵嘵而舉之，即嘵嘵舉之，則本兵總督平日所指使而意屬者何徒耶？若邊材之說，尤似拘曲之見。且欲衝鋒奪旗，決機兩陣，此誠不易得，今之時第以實心應事者充之，果利吾器，果飽吾士，果修吾封疆，果撫吾將卒，果不以參敵爲能，果不以刻剝爲計，斯惆惱者可使，嘯猥者可使，北人可使，南人亦可使，苟集吾事，爲國之捍而已，何必標邊材之名，反爲樹私之地耶？人材難得，而至于經略邊事，其才尤難，第謬意以爲今不患無材而患無實。下手做事之材耳，誠使廟堂超然遠覽，決去一切舊染，廓然耳目，舉天下忠實而有計算者數人，布置諸邊，假之歲月，寬其文法，與以便宜，不撓其舉措，不索其

皇明經世編　趙文毅集 卷之一　邊才　辛　平露堂

饋遺，不遽絕虜和，亦不盡狥虜意，如是四五年後，死亡漸復，勇氣日倍，虜敢憑陵若是哉？若只令輕銳與博一旦，冏萬萬不可，而徒欲掩飾苟且，不爲長馭遠駕之圖，則禍自此始，將不可支。　國家從此遂無息肩之日矣。庸人惟見未市之先，歲有殺掠，即今僅一市，所得尚多，不知前則無三百餘萬之費，況此一舉所喪，略足當前之數年矣，可猶曰勝圖在我耶？

序

奉賀大中丞石汀殷公平古田序　許孚古刖

今皇帝御極之五年、登用耆碩、采擷明智、相與畢力謨議、究意安攘、惟時德澤流暢、威烜旁達、普天之下、莫不摶心戢志、北虜酋欵塞稱貢、暨吐蕃諸酋長咸望風繼踵、皆願內附、乞封號、輸職貢、永永作西陲衛、天子乃稍紓西北憂、顧嶺表諸土猺、猶時跳梁弗靖、皇上軫念南顧、至分命重臣開府、握符、期盡撲滅乃已、於是中丞石汀殷公實專征我兩粵、公先是嘗視學兩江、時出行部郡縣、即相視賊所出入險蹊道間走諜知其虛實、賊素憚公威名。已拜命、則夙夜殫慮

畢謀、鳩師旅、儲餉糗。一戰、竟擣其穴而覆之、蓋不三閱月而鉅功屹成矣。夫西粵即秦所置桂林郡、固交廣之間一都會也。乃古田又隷省邑、去郡不百里、宋元時多閩人彬彬稱輿區焉、其後民猺錯居、始獷悍不可制、往者嘗抗王師、蹙王將、稍蠶食臨桂義寧諸縣、邇乃至掠省邸、戕藩臣閫帥、勢益巢熾、不可禦、弘治正德間、嘗命兩將討之、聚兵數十萬、所靡餉犒亦不下數十萬、師比壓境、率憚險逗撓不進、僅聽招撫示羈縻而已、迄未有能大創之者、蓋其地連亘蕩永、迂迴融冷、多陡崖深箐、我兵莫可側足。又其生而狢獠、跳躍跳踉巉削、如兎與鳥集、莫可俟其出沒、以故賊數得據險扼隘、而我軍聲息、顧動為賊所覘、不堅壁以俟我、則設伏以邀我、我且環覘莫發、未幾、而師老財匱、逡巡阻卻、賊以是益輕中國、謂莫且誰何、若是者非獨其天性然也、乃其地勢則然矣、匪我殷公以英爽桓毅之才、運博大通方之智、始至結其土著、假之偵視、已熟察其險要、則分道競進、經隘搜伏、紆路駐守、賊相顧錯愕、無所用其技、公乃鼓行前驅、

再戰再破、先後計斬首七千餘級、所破柵數十百、獲其魁韋銀豹獻之朝、蓋自庚午十一月朔迄辛未之春、僅三月而百年之逋寇一旦蕩平之矣、公之功顧不偉歟、昔我先臣襄毅韓公、新建王公。嘗帥永保田州之旅、討平修蕩八寨、談者至今美之、余謂兩公即用兵神矣、其時江廣土漢之兵、調者幾何、所饋餉嘗幾何、即克有功矣、其為月又幾何、乃公所徵師及軍興費、率不逾十萬、而成功之速、復過之、則公之功、詎無論弘正中用兵諸臣、即兩公者、且瞠乎後矣、公既

上其績　天子嘉之、進復疏所以安輯事宜、即其地爲永安州、割義寧永福屬之、而銅鼓高藤長安三鎮悉立之土司、俾世世守而勿失、夫公既已出奇制勝銷累世所不拔之憝、而復振其長策遠馭、貽西土以永賴之利、則是役也、公不惟上紓　天子南顧之憂而耀我一統之威靈、解我生民之怨毒、則四夷且益懾而爲邦且用休、所以綏　國家無疆之祚者、將在茲矣、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匡王國者、公其有焉

議

治河議　治河

黃河爲中國患久矣、自神禹治之、而氾濫之害、不聞于中國者、垂千七百年、至周定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自是歷漢歷唐、其決無常時、而治之之人、率隨時爲計、亦無定術、五代入宋、河始南決。其一東北流、即今會通河也。其一東南流。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即今所藉以爲運道者也、人要自漢而後。治河者率資以浸溉。故其利害每參半。而我朝則專資以餽餉。故不復計其利。而束扼壅激。惴惴焉不懼其潰。而東奔則懼其溢而北徙。於是乎河之患日亟。而言治河者。日紛紛而卒不得其要也。愚從南方來。嘗逆河行。歷窺其險。竊妄計以爲河自西北極高之地。建瓴而下。以萬里轉折之勢。而乘以雨水交集。百川灌盈之盛。而惟一淮以爲之委。其勢無所容。不得不奔潰四出。以洩其湍悍之怒。嘗觀之禹治水。自積石鑿龍門。歷華陰。下抵柱。抵孟津洛汭。至于大伾。斷爲二渠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蓋方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地。則析而爲二。此治之于上流也。自大陸以下地平。疏水益善潰。則播而爲九。此治之于下流也。以今日之勢言之。河自孟津經中州平坦之地。迤邐而東。沒于徐沛之間。土雜泥沙。善崩易決。故往歲一決于徐之飛雲滸。逆流而上。横衝運河。魚臺谷亭而下。壅閼百里。再決于房村之下。稍折而南。遷出小河口。下邳之道。夷爲平陸。糧艘陷沒者。幾四十萬石。廬舍漂溺。田畝蕩齒者。亘七十餘里。而小河之水。懸峭湧急。篙師水工。過者惴怖失色。況水勢漫淼。牽挽

之力。既不可施。而沉石暗樁。所行過之。應手破漏。以致糧米浥損者。賠償罄產。風信愆留者。稽緩積日。失令不治。其害將有不可測者。故當事諸臣亟議修復。疏既淤之淺塞。諸決之口。且今且有成績矣。然愚以為既疏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決。譬如人病在心腹。其宿沴積毒。必發于四肢。不善治者。逐四肢而療之。旋復旋起。病未必已。而腹心之患。且日益矣。抑河自經沛而東流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過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碭山出。一

自儀封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自徐州之中境山之北谿溝出。皆入漕而總南納于淮。今已堙沒其四。止存秦溝一股。上流之勢既無所分。則橫溢于下。必不能免。目今茶城之塞。議者欲于梁山開一新河。旁分其勢是也。然挑濬之工。非有堤埽以約攔。則無所施力。而既有堤埽。則其水又別無所受。即茶城一道。其難如此。又況旁及其他乎。愚以為河流分則勢小而易防。河流合則勢大而難治。況茶城又黃濟二流交會之所。黃水暴漲。則濟水不得下趨。而泥沙必致停滯。黃水伏流。則濟水反得下衝。而泥沙亦致激壅。故議者欲別求一路。斥遠出水之口。為計雖善。而為力則難。因莫若因黃河已失之道。相其便利。如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小浮溜溝二道。開濬其一。使茶城之流稍分。則新河之工易就。曹單諸堤。亦不致有潰壞。而南陽魯橋一帶。可免淤塞之患矣。此治之上流者所當議也。若河既經徐呂二洪之阨。其奔放特甚。河身狹小。而沿河諸鎮。民居迫岸。將下樁石以防頹塌。水又遏而不得逞。每遇掃灣

之處。其流迅急。而洄溜之沙。輒復停聚。故今邳州之塞。大率類此。今治之之法。宜寬立堤防。當河流轉曲處所。更加濬闊。仍行徧諭居民。稍遠內徙。盡棄河壖地。使直達而無礙。所謂不與水爭地也。而又自曲頭集至直河。舊無河堤。今亦宜相地增築。以防復決。其新衝河口。不下數處。今欲槩為補塞。議者僉謂河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皆急之勢。必無兩行之理。是固然矣。然今所決處地形。視邳更下。況衝蕩既久。漸已成渠。第宜據堅地。作石堤。增高水口。如賈讓之論

因而存之使夏秋淫潦注滏之駐由此以洩不至散沒旁突而冬春歸漕之候水復安流于邵宿之下如是則不以合流而致潰亦不以分流而致壅未必非計也此治之於下流者所當議也夫　國家仰給東南漕舟貨艦雲翔鱗次皆待濟于一河故今日議新河明日又議決河役大衆費累鉅萬自丙寅之決迨今迄無寧歲而河之遷徙不常有不可以人力制者安能保其不去彼而趨此蓋自禹至今河之存者有幾而必欲取濟于一途要非計之得也愚聞山東膠

州昔有河一道先年憲臣亦嘗開鑿垂成而罷即今淮揚舟楫悉賴膠河惟自陳村以北亭口以南尚未經疏今宜計其道里遠近多役人夫增濬深廣則淮舟可自麻灣北以達天津焉一漕河有梗吾取道于此亦可恃以無恐此一策也又聞汴城北陳橋原有黃河故道其河北自長垣鉅野出倉通河達臨清每秋水時至亦能浮舟惟以陳橋迤西淺狹者數十里不能通流若于此廣拓水境則可引河沁二水以通運河而江淮民船自徐州小浮橋抵陳橋以至臨清亦可以免濟寧諸閘挨擠之苦亦一策也又考汴河舊自滎陽合蔡水東注泗州入于淮今蔡河久湮而虹縣泗州之境故堤猶有存者若能循其故跡使淮運由泗以入汴仍幸正統間陽武已塞之路更爲開掘北通衛河此又一策也夫善救時者不拘于一途而善復古者不泥于陳跡今亦豈無相時識勢之人能規奇策以紓目前之患第豪強徇利之徒乘之以徼利庸俗沈常之夫因之以起謗是以當事者未免畏及首尾而不敢竟其說耳故與其役淮徐既困之

民盡氣竭力以取必于一河而不能保其必無潰敗之勢則孰若均其役于齊梁未役之民使吾有他道之可濟而不惴惴然于一河之通塞斯萬世之利也雖然山川經絡苟非目睹身歷而欲據文字以定之鮮有不失者然盲者之擬日聾者之語音卽不得其眞亦庶乎影響之似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九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王元玄黙公　參閱

徐尚寶集

疏

徐貞明

亟修水利以預儲蓄酌議軍班以停勾補疏

此疏止言其大略詳則在潞水客談而徐文定謂[illegible]

臣惟神京雄據上游，以御六合，兵食厥惟重務，宜近取諸畿甸而自足。邇食則轉漕，兵則清勾，若皆取給於東南，不可一日缺者。昔西北古稱富強之地，不以務食而簡兵乎？夫賦稅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之費，夫役之煩，常以數石而轉一石。東南之力竭矣。而河流多變，運道時梗，忠于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以慮變於將來，竊有隱憂焉。是竭東南之力，而不能爲國計於無虞，此西北水利所當亟修者也。軍丁遣戍，雖有骨肉，而軍裝出于戶丁，幇解出於里遞，每軍不下百金，東南之民困，而軍非土著，志不久安，輒賂衛官以私回，衛官利其初見之賂，又可以頂軍而扣糧也。輒縱之而使回，又皆冒支旁恤月糧，是困東南之民，而不能使軍政之有賴，此東南軍勾所當議停者也。臣待罪該科，水利修舉，職掌攸關，先任山陰時，於軍勾之苦，又嘗目擊，敢竭愚衷焉。皇上陳之：西北之地，夙號沃壤，皆可耕而食也。惟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田里日荒，遂使千里沃壤，莽然彌望，徒枵腹以待江南，非策之全也。臣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可引水成田者甚多，今且不暇遠論，即如都城之外，與畿輔諸郡邑，或支河所經，或澗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而水害之未除者，正以水利之未修也。蓋水聚之則爲害，而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等處，地方桑麻之區，半爲沮洳之場，揆厥所由，以上流十五河之水，而泄于猫兒一灣，欲其不氾溢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於上流疏渠濬溝，引之成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横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淀之稍高者，皆如南人圩岸之制，則水利興，而水患亦除矣。此畿內之水利所宜修也。臣又嘗考元史學

上虞集建議欲於京東瀕海地方如浙人築塘捍水
成田備其議中格及末年海運不繼始有海口萬戶
之設已無救於元事矣臣嘗臨文嘆惋恨集言不蚤
售於當時今自永平灤州以抵滄州慶雲之境地皆
萑葦土寔膏腴集議斷然可行當全盛之時河漕歲
通而思患預防紛然獻議獨於集議尚廢焉未講若
倣其意招撫南人築塘捍水雖北起遼海南濱青齊
皆可成田有不煩轉漕於江南而自足者其思患預
防之深意又不止於開河通漕而已此瀕海之水利

所宜修也議者或以水利久廢驟而行之必役重而
民擾勢逆而功難臣以為不然蓋施為緩急在當時
酌而行之耳民所素業者姑置勿問而荒蕪不治人
所共棄者從而經畧其端則不棄者羣起以效力矣
功力難施者姑置勿問而勢順費省功力易成者從
而經畧其端則難成者以漸而就緒矣順民之情因
地之勢亦何憚而不為哉伏乞勅下工部酌議覆請
特命憲臣實心為國為民者假以事權不沮浮議需
以歲月不求近功將畿輔諸郡及京東瀕海水利相

度土宜率先修舉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
而緩其科稅或選健卒而分建屯營或招南人而許
其占籍諸凡招徠勸相俱許便宜行事倣行之稍有
成績次及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地方將江南歲運酌
量改折助其費而寬其功東南之歲運漸減西北之
儲蓄常裕不惟民力可紓而國計永保於無虞矣東
南之民素稱柔脆本不宜於遠戍也勾補無用莫不
知之而軍伍日漸虛耗又不能舉其法而盡廢今徒
致嚴於勾補之中而不議處於勾補之外非計之得

也各處軍戶除戶絕法當除豁及戶內消耗止有老
弱不堪法當紀錄外其有應解軍戶丁田衆多不願
遠戍者如匠班事例量徵軍班行分其戶為三等而
上下其班行上戶若干中戶若干下戶若干俱解赴
應戍之所以資召募班行既定可免歲歲清勾軍戶
無遠戍之苦里遞免解送之勞此班行之有益於民
所當議者也歲徵班行或類解京師或轉發該衛就
便召募土著則可揀擇壯丁不至老弱充數得備禦
之實用土著安居永無逃亡之患存恤月糧又可裁

革併資召募此班行之有益於國所當議者也議者或以清勾則解丁永戍班行則每歲誅求似於軍政有碍臣以爲不然夫所裨於軍政者不嘗賅於勾補之虛數當求召募之實用耳今軍班歲出不甚多然積數歲以通募則一軍之班雖募兩軍可也軍戶畏於軍補漸脫戶而隱丁若止徵班銀軍戶必無隱脫則一時之召募遂爲經制可也較之清勾有虛數而無實用所得不又倍哉伏乞勅下兵部酌議覆請查照先年匠班事例將應解軍丁免其解補每年量徵

班行以資召募將存恤月糧裁革以杜虛冒使南北之勾補永罷西北之行伍漸充不惟民困獲甦而軍政坐見其有賴矣又照畿內諸郡邑統轄既分事多牽制先因承極民溺以奠內地事宜議欲專遣憲臣一員竟以畿內差多未經允行臣以爲水利重務必專其事權方克有濟各省清軍先有專差近浙江南直隸雲貴四川因先差御史養病歷任停差令各巡按御史兼攝惟湖廣廣東廣西江西福建尚有專差是以政體未一乞勅下都察院酌議覆請專差老成憲臣一員經畧畿內水利如畿內差多則裁減別差併歸水利亦便將前各省清軍御史取回別差俱令巡按御史兼攝則水利之事權專清軍之政體一矣

議

西北水利議 （西北水利）

（凡係徐文定公可文節詳載評語以精當不可易也）

徐子徵入諫垣居無何以罪逐客有居於潞水之湄者見徐子弃若野寺中讀書意適無慰色則歎徐子曰子以外吏一朝列侍從之班際 聖明在上固希世之遭也曾不能畢飾馴行效尺寸以圖報塞遁抱

纍而徃將自棄於明時且子嘗欲乞身以奉菽水使子亟成其志寧有今日哉奔走扆逐間負國恩而違親養忠孝兩無當也予竊爲子悲之徐子聞言零淚緣纓坐客而與之語曰客之歎予予則悲矣客亦惡知予哉予始待罪垣中首疏西北水利事水衡當事者迂其言置不省予乃撫膺而嘆曰當今經國訏謨其大且急就有過於西北水利者乎雖然舉而行之則效遠而難殊驟而行之則事駭而未信蓋西北皆可行也蓋先之於畿輔畿輔諸郡皆可行也蓋先之

（何人哉而爲水衡寒乎）

（漢矣如此人者安得不爲少濟）

於京東永平之地京東永平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
於近山瀕海之地近山瀕海之地皆可行也蓋先之
數州以示可行之端則效近而易臻事狎而人信又
恐其難於遽度也則又畧擧一二三解事者走永平
瀕海近山之境相度而經畧之既得其水土之宜彌
理之詳始信其事之必可行而猶冀其言之獲售也
欲再疏以請草具將上適與罪會使予得罪稍緩則
疏必再上或庶幾其言之獲售使予不欲再疏以售
其言則乞養以退當在始疏報罷之時寧濡忍以及
罪譴負國恩而違親養誠如客言予則悲矣客亦惡
知予哉客曰予聞天下事諫官皆得言之今　天子
銳意化理予職諫數月即水利報罷寧無崇論竑議（崇論竑議而）
可以動聽而中當事者之指（當事之指予）適認認爲惟冀水利之
復行亦左矣且予謂經國訏謨其大且急莫有過於
西北水利則又予之所未解也徐子曰禹功茂矣而
濬畎距川迺其盡力而終身者騶孟談王田里樹蓄
厥惟先務客惡得以水利而左之予將爲客悉其利
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迺西北

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流萬頃惟寄命於天以
幸其雨暘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惟
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聳財賦取
給於東南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恨杞人之隱
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惟興水利以勸農功使王畿
常裕視東南爲外府可也中人之治生必有附郭常
稔之田始可以安上而無饑迺國家全盛之勢據上
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
繼之餉豈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
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熟有浥損之患久積而散之
恒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田疇之間要皆
倉庾之積其利二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石（此係西北人所清也慎勿）
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而未能也惟西北
有一石之入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
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
民力庶幾復甦其利三也昔禹播河注海而溝洫之
修尤盡力焉固以利民亦以分殺支流而不以助河
之虐河之無患溝洫其本也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

而河患種種矣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
汾浍伊洛瀍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
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曠野洪流
盡入諸川其勢旣盛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河流
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
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
廢堰師其意不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
不致泛溢於諸川則並河居民得利水成田而河流
漸殺河患可彌矣其利四也古人之畫地而國也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旣順土而宜民亦設險而禦侮
也晉之邀齊也必曰盡東其畝以爲戎車之利晉之
利於之宮也今西北之地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
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險而田間植
以榆柳桑栗旣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五
也往者劉六劉七之亂揭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
歸之也蓋業農者樂其田里惟游惰之民輕去鄉土
而易於爲亂今西北之境已曠而民游識者常惴惴
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游民有所歸消暴彌

亂游且遠矣其利六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
勝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
而不能徧蘇子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
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
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七也東南多
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
減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
而北繇可輕其利八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
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項之田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

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充軍商得苟
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
邊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九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
占久則難稽矣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爲患
而不墾之爲患彼旣墾而熟矣何必歸官始爲國家
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新屯固種
種也兵之壯悍者旣心耻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
疲於荷戈驅兵爲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爲農而簡之
爲兵則心安而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

富家以招佃客者何限，募而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興屯政，其利十也。京東之辛丁若者少，不得已而有募軍，則居行資餉爲費不貲，又不得已而有班軍，則春秋遞往，疲於奔命，又不得已而按籍勾補，僻微方發遣，下旋報闕，闕再勾，行伍又虛。若近塞水利既修，屯政大舉，田墾而人聚，人聚而兵足，可以省遠募之費，可以蘇班戍之勞，可以停勾補之苦，其利十有一也。宗祿勢將難繼，咸切憂之，而莫肯任其議，將以難遺後人，而後之難更有甚于今日

皇明經世編　徐尚寶集　卷之　西北水利　十一　平露堂

此不可不亟爲之圖也。世有勇於建議者，則曰裁其祿，强其禁而已。夫不資之以謀生，而徒曰裁其祿，則饑寒者孰恤？不定之以安居，而徒曰强其禁，則流離者孰依？我聖天子睦族展親之仁，必不忍其至是也。昔范文正以兩府祿入，尚能廣義田以廩族人，矧以國家之大，而不能使天潢之派皆飽食而安居乎？今西北之地曠土彌望，於其間擇人所棄者官爲墾闢，分井而田，如中尉以下量減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既授

之以田，開其治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勠力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長子孫之計。其雄桀者不失爲富家翁，即庸惰者亦可以依田力穡，其與坐食多餒散處失所者相去遠矣。其利十有二也。昔之有志者嘗欲倣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强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閑之地，修舉水利，則倣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可舉，其利十有三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爲界，民不可多得尺寸之

皇明經世編　徐尚寶集　卷之　西北水利　十二　平露堂

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朴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裒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尚自美，其利十有四也。客曰：信如子言，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徐子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今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

滲而壞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謂二三解事者蓋遍
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
（言人謂山東[illegible]地[illegible]耳）
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
比比皆然姑摘其土宵腴而人曠衆印可修舉以兆
其端者自西際東如豕芸縣之燕樂庄平谿縣之水
峪寺及龍家務月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
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黄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
庄城東則有馬仰榆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鋪
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洸疏渠皆田也遵化西

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
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
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
（[illegible]）
河又三里榆河泉流出灤河又西姑廟湧泉成河與
（[illegible]）
舊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
河及營東九泉湧沒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
營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
（[illegible]）
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剌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
則係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
縣清庄塢導河可用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
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
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于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
不難也至於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
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
（此田可收則東南[illegible]部堂字靜）
關黒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
（海旨如是）
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
（[illegible]）
瀕海之沃區相等今徃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然葦
（[illegible]）
之利微卽勢族亦無厚入於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用

而耕之則利十倍於葦卽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
其舊入勢家亦何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
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
（[illegible]）
其議而行之竊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
（[illegible]）
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
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
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遼隃則先之薊
鎮而諸鎮皆可漸而行也至於瀕海則先之豐潤而
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夫事有小用則

宜。大則局而不適。大用則宜小則窘而難布。茲其試
之一井。究之天下無不利者。事有旦夕計功而違獻
不存。積久考成。而近效難覩。茲其暫之歲收久之永
賴。無不利者。特端之於京東數處。因而推之西北。一
歲開其始。十年究其成。而萬世席其利矣。客曰。西北
之人。咸苦水害。奈何利之。且彼宿苦其害。而子驟言
其利。其不信亦何異乎。徐子曰。嗟乎。水在天壤間。本
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人實貽之。而
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

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
一有壅瘀。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
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
水之害者。即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
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甽達於溝。溝達于洫
洫達于澮。澮達于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于水。今
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
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
利于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客曰。南北均利

水矣。而比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愕然
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
徐子曰。客何異於言哉。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
穫。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稍則訟風伯而祝
雨師。盻盻焉以一沾濡爲快。適西北之雨多于長夏。
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
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
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
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若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

甽深尺。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
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
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
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於東南
也。避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
彰彰矣。奈何以爲萑葦之塲。而棄之不田乎。予謂北
易。蓋亦有據而言之也。客曰。南北水利。修廢頓殊。亦
有由乎。徐子曰。水利修廢。由於人之聚散。而旋轉之
機。上實握之。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時修。農功畢舉

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召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因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

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土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南宋以東南支軍國之用，故其民窮，然其正賦止厥有由哉。今國家當全盛之時，兵戈不試者二百餘年，知今五分之一耳西北生齒日漸繁夥，而東南之民爭附於輦轂之下。誠勞來安集於其間，則民聚而利無不興矣。畫井而溝洫之，亦不難也。矧秦漢以下，其興利而足民

者，獨不能尋其遺跡，師其意而行之乎。何至待哺於江南也。彼其竊據稱饒，偏安致富者，亦不得已耳。迺今國家奚賴焉，其樓閣在一旋轉間也。客曰：西北利水，吾固知其舊矣，然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眞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畊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棄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徐子曰：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夫利水之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激取，緩則疏引。其最

下者遂以爲受水之區。因其勢不可强也。然其致力當先於水之源。源則流微而易御。田漸成則水漸殺水無汎溢之虞。田無衝激之患。彼懷慶當丹沁之下流。而真定尤滹沱所必衝者也。安能久而無患哉。蓋不先於其源之故也。嘗考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于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

不在河中者要害在兩流[illegible]

[illegible]

安境上。間有用土牛遏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

[illegible]

患也。若特責有人多方招募。使衆乾上流。皆引成田

則豈惟保安之用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韋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

西北之水一開[illegible]

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客曰。子論甚悉

而其大要在廣上流入湖下流入海而已

然世之疑而不遽行者。亦有說焉。一難於得人。二憚於費財。三畏於勞民。四忌於任怨。五狃於變習。子亦不可不察也。徐子曰。微子言。予亦籌之。夫畏事者既因循而不理。喜事者又輕率而罔功。固矣得人之難也。是必有經畧之功。而無紛更之擾。使利興而民不知。斯善矣。世固有能任之者。亦不如宋人專以勸農之名。亦不如今制責以水利之職。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厥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

者。吾竊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于斧而償于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于謀國者。而顧以費爲憚乎。且始爲而穫。繼是有興。即以所穫者爲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畏於勞民。蘇文忠公嘗有是論。文忠公之言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審如文忠公之言。民似勞矣。予謂不必於牧養斯民之外。專設

勸農水利者亦恐其喜事勞民如文忠公之言也誠得牧養斯民者擇其勢順而功省之處暫出官帑募願就之民經界其端以示倡率之機使民灼然知水利可興則必有競勸而爭先者庶令不煩而事自集若槩以水利役民使貧民苦于追呼妨其生業而富家反擅其利予嘗見水利使者檄下諸邑閱治水利輒飽吏書之槖而害及閭左此文忠公所以極論而深嘆也怨生有二妨小民之業怨隱而害深奪豪右之利怨顯而謗速既不槩以水利役民民無追呼之

擾怨不叢于小民矣而豪右之利亦國家之利也何必奪之周禮使世祿地主之有力者與其廣瀦鉅野之可以利民者曰主以利得民曰藪以富得民彼小民欲自利而力有所不逮官爲倡率豪右從而兢勸於其間則借豪右之力以廣小民之利固主與藪之遺意也方欲藉之制曰奪乎此何以任怨爲也北之治田也逆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惰心而乘之以逸習者而驟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南莽而耕亦南莽而獲所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

倍于數畝而旱潦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爲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爲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于逸而趨于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羣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

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誨變荒墟爲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爲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曰倡率而遂曰習之難變可乎夫得人而任捐公帑以募就役之民宜怨讟不生惰習可變而田功畢舉矣廼若不費公帑不煩募民而田功自舉者予又得

而熟籌焉。邊地屯田以飼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廼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有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

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纔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綏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眞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斂又嚴，甚則舉其宿負

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旋復，荒蕪漸墾矣。（寓兵以農是古人不及今人處任其以爲其田）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欲勢之可習而不容也尸居龍見默習乃勞出）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爲之制，（當默而可）有能于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逢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貧里以行私者何限也。使今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遣配者，亦得

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固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興，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役煩募民哉？客曰：就予數說，尙有可疑者：捐生而獲邊賞，積汗馬之勳而獲世職，欲以田畝之勞並之，可乎？力田贖罪，田固彼之田也，稅入幾何？恐無以足經費而佐司農之急，談何容易？予更籌之。徐子曰：審時度勢，各有攸當也。敵亦既接，軍功爲先；邊烽稍寧，屯政急矣。倘屯政舉而邊地墾，食足兵強，虜來而應之有勝算，虜去而守之有長策。又

何軍功之足美乎若徒尚軍功則忽内修而啓外衅。
非國家之福也且邊人之剽悍者勇於赴敵其椎魯
愚者欲以世閥驕人則必文之以武而[illegible]之
者繫於力田各以其長邀上之賞又何妨焉今邊地
非懇實而徒文之而事也此其謂何益是矣若今之
久蕪餉不宿飽非懸殊格亦何望屯政之修乎卽兵
軍有名無實者則以田作之總罷而歸之擇其人文非文
興之時轉餉勤勞亦得與對壘者論功客何疑之至
承襲以世其職以實之者必將田之其人有可以復行
於世職之法所繫於今日之邊務者尤非小也今之
承襲之法
武弁能因世閥以樹功名者固亦有之然其闒冗之
孱弱僅存者種種矣惟其先世汗馬之勞不忍遽廢
則可耳欲藉以練卒而應敵必不能也彼富民欲得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寶集 西北水利 五十五 平露堂
官者能以萬夫耕則其財力智識已出於萬人之上
能以千百人耕者亦出於千百人之上其財力智識
旣足以爲主帥之倚用使之部耕夫以爲勝卒又皆
其衣食安養者心附而力倍其與今之武弁因乏羼
弱飼羸卒以自肥固天壤懸也子孫席其世業亦不
至於遂替卽有替者又必有財力智識之人代其業
而繼其官邊圉之門轉弱爲強茲其大端矣瀕海之
地 國初皆設墩堡分戍瞭守以備南倭今草頭沽
閘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赤洋海口等處遺
址尚存日漸圮廢追想 國初設墩分戍固將備倭
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於其間則内地有
梗此路可通又防微慮遠之深意也惟其初設墩戍
稀少其後續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至也
其中更有更出新之策
今若於瀕海閒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間久之田
益闢而人益聚則海上爲樂土瀕海有通道卽内地
有梗南北不至懸隔矣 國初設墩分戍之意固相
成也 國家分兵而屯授之以田統于衛所之官法
非不善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于官兵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徐尚寶集 西北水利 五十六 平露堂
如此勝乎封建之封建者生殺爵祿自專也今子孫之
非已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已業子孫相
空名不得治事理民其去更便矣
承稽核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
夫富民捐已之貲闢荒逼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
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
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
何靳而不與乎彼卽汗馬之勳者祿入兵費皆仰給
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
入貲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
之野墾田二百五十畝得比輸二百五十金者而同

村則國家一時驟未得二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
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謂十鏹而家
藏不若徐徐而騎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穀與賄異
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
爲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
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禁名於冑臨距其入銓得官之
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
稅總而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
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僞田增稅歲以

屬已乎即有用僞而稅頁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
彼亦何利焉若謂國用方詘經費之內歲少三之一
必賴開納以紓其急不能徐徐以待歲稅之入則亦
思之未詳也蓋經費之廣由於各邊主客兵餉所費
爲多若各邊屯政漸舉則經費自省況力田者得以
田自利而歲稅又取足於田之所入其從之固易則
以夕田而應者比今輸金之人必且數倍其願輸金
者仍納金不閉此而廢彼二者並行國用又何患焉
行之積久田闢而稅曾省而用足則力田之利與

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略詘於貲賄酌多寡於
開納也客曰勝國都燕且百年虞文靖公之議格焉
未行我　國家定鼎於茲又二百年矣道漕理財紛
然建議而西北水利未聞舉其議而行者子何惓惓
於今日也徐子曰勝國往事已無足論虞文靖公之
言既不獲售於泰定可爲之時及季年東南有梗思
其言做其意設海口萬戶已無救於元事矣可勝慨
哉今　國家承平既久竭東南之力尚不足以裕西
北之儲幸外夷之欵貢修內地之水利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若駭然而圖之其將及乎此予之所以惓惓
也客曰時信可行矣然子方以罪逐宜引咎緘嘿庶
幾補過遁又鼓舌談　國家之大計非所謂位卑而
言高者乎是益其罪也徐子愀然曰子何言葵藿在
崖谷之陰見日則傾矣植性之定也人臣居江湖之
遠憂時益切者秉義之常也苟裨國計即閭閻尚得
言之矧予固　聖天子所嘗置諸左右而責以獻納
者安敢以一出遂自遠哉且與客談而私識焉又何
罪也客於是起而嘆曰嗟乎予去矣其有味于于之

言而冀其復行者。予日望之。徐子曰。是非予所敢知也。然予曩上疏報罷。大司馬譚公惜予言未行。自言身久歷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開府寓書於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減南兵之願農者。惟開府是用。蓋往時塞上少南人。今南人應募而至者成市。其方待募而未收。與募退而不願還者。皆可驅之為農。卽數千人呼吸而集也。夫開府抱濟時之略。而元戎有銷兵之心。趙大司馬公。又握石畫於其間。卽予去。二三北方同志多是予言。倘有再疏以請者。西北水利庶其與

乎。惟國是裨。奚必言之自予也。予曩冀言行。遲回未夫。適罹玆罪。客謂負國恩。而違親養。予亦何以自解。之前為水田者少。所為旱田者多。徐公其言水田耶。而不言旱田。不知北人之未解種旱田也。倘人有舉其言而行者。予因得以効其區區。又或予之罪狀。久而稍紓。將陳情以遂其私。力耕以奉老親。歌詠太平。竊比於擊壤之遺民。豈不幸與。客意良厚。予將黽勉於　君親間。以無忘客之大賜。談已。客散。徐子挈舟南去。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參閱

管東溟奏議

奏疏　管志道

直陳緊切重大機務疏　緊切機務

臣竊觀今之時勢，多以末流事例爲綱紀，而不究法之所從來，以牽合世情爲中庸，而不慮弊之所底止。駸駸乎極重而不可反矣。及今不拯，後必難圖。臣甚憂之，故撮其緊切重大者，爲九條以　獻。（刪去第九條以論鄉試事）一曰復議政之規。　太祖既革丞相，而以事權分屬九卿，每日羣臣奏事，即於　御前面決可否，取　旨奉行。其時　殿閣大學士尚未預機務也。永樂洪熙中，始以閣臣解縉等預機務矣。然面奏取一旨。仍洪武之舊。未嘗有票　旨批發之事也。宣德中，始令閣臣楊士奇等，尚書蹇義等票　旨以進矣。然每遇大政，猶命諸大臣面議處分，不盡從中批發也。惟正統初　英宗以沖年而踐祚，三楊以　顧命老臣而當國，因創權制，每日早　朝止許言事八件，閣臣預先處分，以白於　上，臨奏傳而行之。蓋輔導沖聖之道宜爾也。然自此法一行，　天子鮮御午　朝，九卿不奉面議，與　國初之制漸遠矣。臣嘗總而論之，面奏處分，開國之令典也，必　聖慮精明之甚，而後能親決萬幾。調　旨批發，近代之便宜也，必輔臣公明之極，而後能常持國是於斯二者而酌其中。其唯密謀於內閣，而公議於外庭乎。故臣以爲早午二朝之制，不可不復也。　祖宗時多御午　朝，（此段論午朝之制最爲[illegible]但恐輔政者不便行）於左右順門大班既退羣臣更進言事。輒至夜分，以故幽隱畢達。今縱不能如　祖宗之一日兩　朝，亦宜倣其意而行之。如三六九日早　朝，則一四七日午　朝，夫早　朝自有常儀矣。而午　朝則不必文武百僚齊集。唯內閣輔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五軍都督府各堂上掌印官俱造　御前，共部院卿貳督府僉書以及太常等寺諸卿，則分日輪流以參謀議。其翰林院講讀各部郎中六科十三道中

書舍人等官，每日或輪二員或輪四員六員，分班侍直，以備紀錄傳行糾駁等事。而起居注常不離左右，以紀言動。其餘大小臣工，雖不在輪班侍直之列，而欲經至　御前建白者，亦聽其隨班挨奏，不致壅遏。朝廷凡有大政事該會議者，令該衙門先具事由，送御，次日午朝，公同面議，取自　上裁。又次日補本存照。至於中外章奏，必須一一經自　聖覽，嘿察是非，或預令輔臣分票　旨以進，而出與九卿面決，或間付九卿各擬　旨以進，而授與輔臣裁定，務求至當，

不嫌異同，其有事機祕於洩漏者，不妨密劄之往來，又或羣言難以剖決者，自行　平臺之特訊。蓋不以公議廢密謀，亦不以密謀遺公議，庶天下洞然知上意之所嚮，而大臣之恩怨亦潛消矣。臣又查　先朝入閣之臣，不皆尚書侍郎尊官，亦不專用翰林一途。洪武中閣臣無所表見，不暇遠矣。姑就永樂以後，嘉靖以前，諸閣臣論之，如黃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金幼孜起於給事中，胡儼起於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

以邊方總制而召入，張璁以南京主事而超遷，俱為一時名輔，豈以今日而遂無若人乎。臣謂自今宜著為令，倘內閣員缺，精選各衙門之德望隆重，才識超羣者，與翰林參用，如內閣二員則一用翰林，一用別衙門，如內閣三員，則翰林居二，別衙門居一。蓋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別衙門則歷中外事情，而　經筵未嘗習熟，參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所慮者詞臣緣此少滯，或鍾怨於汲引之人，而別衙門一膺嚬與，人將責望太重，窺伺太深

此名所當慮

而浮議遂乘其後。是在　陛下以公聽並觀之心，主之以包容激觀之法行之而已。二曰務　講筵之實。臣惟　天子必深明義理，而後能裁決機務，故經筵日講，所係甚重，而行之則有文有實。　二祖及洪熙宣德之世，日與羣臣論政，稍暇即延儒臣討論經史，商確古今，從容辯問，至漏下數刻不知倦，此誠用其實兼其文者。若但組織講章，循行故事，則雖咫尺　天顏，何異萬里。正統初考功郎中李茂弘所以有　經筵文具之嘆也。　陛下試思今日之　經筵

文敏實與摛備員刑曹因未獲覩　經筵之盛然竊
聞講官講畢而出未嘗紫一歲見　聖駕聽畢而入
未嘗發一疑問恐文之浮於實也臣查得弘治初少
詹事楊守陳進講學聽政疏其言謂大小　經筵必
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餘凡
有未明輒賜　淸問凡聖賢之言帝王之道人臣之
爲忠邪政事之爲得失天下何因而治亂歷代
何因而興亡皆一一講明之必使　聖心洞然而後
已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

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月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
使居　前殿之右廂　陛下一日之間居　文華殿
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慾寡而心淸或少而
理明斯言也正今日之所當亟行者也又查得嘉靖
初嘗採霍韜奏劄勅　世宗召戶部問　祖宗朝
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
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藩封祿米幾何較之
今日歲計所增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
大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
弊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
次召兵部問天下軍職幾何次召禮部問宗藩內臣
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物料幾何各以　祖
宗額數較之今日加增幾何命六部皆具大數揭帖
朝夕觀覽則所以怵惕樽節之心自不能已斯言也
亦今日之所當細究者也蓋人主之心必有所繫不
繫於經史世故則必繫于聲色玩好二者意向稍殊
而理亂安危之機實判於此　陛下試尋　先朝二
臣之言以追　祖宗勤學之實始或稍有不便久而

聖慮日精機務日熟將有快然樂意而不自知者矣
臣又惟今日之編檢等官及庶吉士又他日之　經
筵官也　二祖始選庶吉士皆令肄業文淵閣讀中
秘書常視自校試驗其進修務在通達國體薰陶德
性以儲異日之用自正統以後掄選多非出自　聖
意而從閣臣議請舉行亦不得讀中秘書而以唐詩
正聲文章正宗爲日課不知將來所以備　顧問贊
機密者果用此精粹否乎事固有以　祖宗宏深之
美意而翻成末流偏重之敝習者此舉是也臣謂自

今以後、如復選庶吉士、則當求 二祖作養之初意。
若止如今日之所教所習、則（今庶常之選已停則衙門）莫若停止此途。一二十
年翰林員缺、亦如（改入者少） 先朝將各衙門之有器識者、對
品改入。假以歲月。明習典章。何患偖 經筵典 制
誥、及纂修校士之乏人哉。嘉靖中、曾曠十餘年弗選。
聖慮良遠、且今以偏重而暫止、後以 特旨而復開。
尤善法 祖宗鼓舞豪傑之便計也 三曰闢進言
之路、 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
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

三途類選給事中、等于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
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頗多直節敢言之士。（當諫非職實卑下部既所以難其官而貴其效也）（如今日遷轉法制學御史升指女久風宗命官之心皆）厥
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於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數
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
比 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
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于言。 近代不重言
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攬臣釋褐
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於科、即出於道、曷嘗無言
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覬望而借以

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
以塞責者也。其中固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
於利害。以挺特之見。而繫於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
違其初志。倘芒頴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
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困于其中。而半不可解。部如
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合之是矣。
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
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
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堂方

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
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
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戶。豈言官宜久庇
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
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於侍郎。縱
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 朝廷
不負先僚也。御史巡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
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
以厚弊相酬者。是寧負 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

甚若如高拱之在　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腐
布腹心於科道。于是有爲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爲之交章稱述救解者，不幾
于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賴　聖明亟逐，潛
即此類推，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槩見已。此無他，大臣
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
能庇已，而蔑視公論也。臣謂　臥碑有許諸人直言
無隱之條，　祖宗朝內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
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

武中條陳開國政體，而　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
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　成祖採用之。
豈獨科道之言爲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
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于公道，臣恐耳目
之漸壅也。以　陛下之明達，誠宜追　祖宗朝盛典，
開張　聖聽，博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言之。
言苟不當也，不以出於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
不以出於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弊，
擬　敕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核舉坐罪。

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
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
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
以爲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進
言，孰非爲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　祖宗盛朝
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而其
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之身也，曷忍其萬
死一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之和，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也。願　陛下永勿以廷杖加諸言官，

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言得罪者，下
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例自有明條。死
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大開，而和氣且薰
蒸宇宙間矣。　四曰公銓擢之法。　國初用人，不拘
資格，而務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
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專制
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
士以五品，科道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于其間。有
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

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
臣間出爲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
二祖長慮卻顧唯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
之勢故于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冷或久淹
而驟遷顛倒豪傑與知塲倪臣不敢謂悉便於今且
即如正統中劉永清翰林院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
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
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
而累遷吏部尚書鞠校則以副使而召爲國子監祭

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
國子監堂上清秩爲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
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
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
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推爲各部
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鄉舉以御史謀陞而吏部
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
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
夷館及驗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

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
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
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以官階
之炎冷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
道難容佞附于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
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于有此風哉幸賴
主上明聖采輔臣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
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同又嘗嚴　敕撫按
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

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
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者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
臣同遷而獨存餘年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爲抱不平久矣竊以秉衡
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
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
厭殊遇而徒來讒嫉之口也苟非獨奮　聖斷其孰
肯以乘純集枯之見買衆怨哉願　陛下敕下吏部
勿泥近例而盡廢舊額勿阿華要而輕畀才賢翰林

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歷實政升道官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權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九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並行而不悖豪傑其思奮乎臣又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沐停納粟之例則仕路必不清進士貢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名可量行裁減而毋折應僚之實俸武職從靖難後承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須行之有漸處之有備非可輕議耳

五曰釐巡察之弊守令賢否責在監司今之巡撫巡按監司之領袖也而按臣實代 天子巡狩人尤重之其流弊大畧有六曰民情太隔也案牘太煩也趨承太過也耳目太偏也名實大淆也憲綱太峻也古者天子親自巡狩尚令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司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今以七品使臣巡行方域體貌崚重即若 帝闕所恃以通民情者不過投文放告而已風俗之盛衰閭閻之疾苦邈不相關即有中牟三異其能知乎故曰民情太隔洪武中 敕令縣自

清理里甲州清縣府清州布政司清府所屬按察司清布政司所屬至按察司耳目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遺下貪官汚吏及無籍頑民巡按御史方乃是清故有司各得其職而文移亦省後來巡按不如大體而好覽諸司之權百凡大小刑名俱令申詳定奪於是簿書山積而精神疲于撿閱矣且充軍定衛自有巡撫官遣徒定驛自有分巡官如其不公易不論劾而奈之何以展轉文移困有司也唯真雜犯死罪當由按院詳允然亦稍簡矣以閱案批駁之餘功詳激揚

舉劾之實政不尤愈乎故曰案牘太煩 朝廷設撫按本以糾察百司之職業今致以職業為第一義而唯事趨承尸按臣巡歷所至則分巡分守兩道官必隨之兩直隸既有撫按又有巡鹽巡江清軍屯馬等諸察院則兵備等官東叅西謁朝送夕迎碌碌奔走迄無寧日而各府推官不復理本府之刑專于吞廳巡按矣府州縣出廓迎送遠者至數十里外當其按臨之日則百事俱廢多方逢迎臣為諸生時親見一縣官詣事按臣至以貂皮飾溺器以茵褥鋪厠中按

臣受而安之晏如也。既以諂導有司，而復望其舉劾之公哉。故曰趨承太過。夫撫按會同舉劾，其耳目必有所寄，非不委司府州縣，互相覺察，而其實皆起於所親信之一官也。一官既開賢否，餘官展轉雷同，而流言且達於京師矣。至於訪拿兇惡，則憲臣委耳目於推官，推官委耳目於胥隸，各處水陸要衝，多有責訪窩家，又胥隸之耳目也。朝通賂以買人，暮通風以賣出。大奸漏網，良善被誣，釀禍匪細。臣頃歲過淮陽，則聞理刑廳積年黠隸皦猾蕭符孫佐官至以侍教

生之刺。投詞者，其採人可知矣。此輩如城狐社鼠，不可攻發。又如吳中之打行，齊燕之响馬賊，江淮楚越之豪俠巨盜，有司以激變為虞，多遺於耳目之外。其何貴于憲訪也。故曰耳目太偏。古所稱循吏類以息盜安民務本抑末為首務，今賢守令之膺薦剡者不絕，而民窮盜起，風俗日敝，蓋政事與民俗不相關聯。臣切惑之。蓋今憲臣督責有司，自送迎參謁之外，不過征錢糧、理詞訟而已。有司方救過彌縫之不暇，奚暇及于民？縱閭閻有務實政者，或以剛直見忤，或以悃愊啓佩，多寘之下等，而善事上官，起赫赫譽者，不久擢要路。得以是非而榮辱之矣。此風不息，天下事臣不知所終也。故曰名實太淆。 國初畀巡按以糾察之權，又慮其秩卑而為方面官所壓，故令與都布按三司分庭抗禮。知府則相向長揖而讓左，體亦隆矣。今致兩司素服而謁，知府屈膝而參，豈憲綱之舊哉。夫方面官大計京師，必以素服參部院堂上官，蓋倣成周冕服朝天子，丙服歸司寇之意。至於王官出使，雖序於諸侯之上，未聞諸侯以素服見也。太守等

古諸侯。 國初最不輕授。自屈膝按臣之後，京朝官始薄郡守矣。且兩司之素服，非以聽舉劾之故乎。然御史曷嘗不舉致仕官與劾京朝官，豈亦以素服見也。知府之屈膝，非以聽考察之故乎。然五品堂卿翰林六科等官，曷嘗不受察於吏部，何以無跪參之例也。雖禮數末節，不必深較，然緣此長諂曲之風，隳正直之氣。且令人不樂久居其官，而吏治寖不如古，害豈小哉。又撫按官出巡，不分府州縣正佐官，迎跪道傍，倘遇風雨，即知府亦陷膝淤泥中，尤為非體。臣謂

意節過驛則騎遞官迎之抵郡則府州縣首領官迎之足矣掌印官民事庫獄爲重欲其入公署而後參有何不可而令其僕僕於車塵馬足間豈所以示衆厥見也故曰意綱太峻去此六弊而徐及　國初之法庶可以責百司之實政矣

六曰處　宗室之繁臣惟天下有三大憂而　宗藩居一焉其二則邊防河患是也三者不處于數年之內後必潰敗決裂不可收拾然邊防河患人臣猶能言之亦能理之至于宗藩苟非獨出　聖斷誰敢冒離間之嫌者嘉靖中

采言官林潤等疏降　敕諸藩各自條存因下禮部會議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中間議襲華定本折禁花生限妾媵等項非不詳悉可行然皆一時小補之規非百年無弊之法也今之時又與嘉靖時異矣各王府將軍中尉動以萬計假令復數十年雖捐內府之積儲竭天下之全稅而奚足以贍乎此勢之必不可通者也　天潢之派既不能自營生業又不爲時給祿米飢寒切身艱苦萬狀此情之必不可忍者也謀國之士瞻前顧後計無所出則有爲限封爵之說者謂自嫡長子襲封而外不令衆子得盡封也然兄弟同體兄爲郡王將軍而弟不得入中尉之數可乎又有爲撙祿米之說者謂以祿米總付親郡王而令均撙于將軍中尉等也然祿不加增而宗無定數將使親郡王不得實享中尉之祿矣可乎有欲聽其自爲生理者而城禁既不可開則誰爲之營運有欲容其出城自便者而官法既不可施則誰爲之制伏有欲分徙郡王於別城者不過嫁禍之術有欲遷將軍中尉等以就濱海閑田者不思滋蔓之憂凡此皆紙

一之論耳然豈無所以善其後哉臣請以周制論夫今之親王即周之魯衛曹滕諸國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今之郡王將軍即魯衛曹滕之公子公孫所謂五世則遷之小宗也聞諸侯得世爲諸侯矣未聞公子公孫而得世爲卿大夫者臣由目前擬處之撥以揆　太祖必至之情痛開親王視周之大宗世世襲封無疑矣自郡王而下其當從遞降之議乎自奉國中尉而下其當開四民之例乎倘謂郡王不可以遞降則起自鎮國將軍可也中尉不可以遽絕則量

給其長子孫之月米以千秕可也。在宗人秩內者。王府統之。與之入宗學而不與之開城禁。在庶人數內者。有司治之。與之開城禁而不與之入宗學。益處膺世襲之名而無實俸。何若遞降而得全支之為樂也。虛列宗人之數。而不聊生。何若編選而容入仕之為快也。此條例之所未及。而在今之所當亟圖者。祖宗在天之靈。不無望於陛下矣。然事屬秘密。謀貴僉同。乞下手敕。遍諭各王府。以時勢既極。不得不通之意。仍令虛心熟思。各陳己見。而後下諸大臣會

議務為可久之法。所謂磐石之宗。其在是歟。七曰定河漕之策。頻年淮徐水患。皇上采言官之議。特敕重臣一員經理。如河運便塞。著查先年海運事宜。慮甚遠也。臣謂治河最宜講求。而海運似難輕議。昔禹之治河。上唯一流。下分九流。奔海若建瓴而下。故無泛溢之虞。今以西域中原所會合之水。而拘之一道以入海。海口復塞。復無溢乎。溢而不已必決。決之而北壞合堤。犯共伏。則運道誠可虞矣。若仍南移於趙皮寨新集等處。則因而導之。避其衝。就其便。御運道也。運道難通。而水勢不分。海口不利。兩淮之民終為魚鼈耳。若以河工難成。而遷就海運。則可虞尤甚。蓋元人虐使中國之民。輕視江南之衆。而又無所虞於敵國外患。故行海運。國初秉有戰之威。奸宄慴伏。而又止漕數十萬石。故仍海運。今京師專倚江南四百萬石。而驅之冒不測于洪濤巨浪之中。其軍若民之稍愛身家者。必復轉倩海濱亡命之徒以應其役。此輩因神出鬼沒。與賊表裏者也。何異借寇兵以齎盜糧。且示人以從海窺燕之路矣。故海運苟通。目

前未必無濟。而禍必伏于數年之外。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謂河縱決溢梗運道。不過一二年。幸今西北尚寧。京儲可支數歲。而東南之民力竭矣。曷若乘此機會。廣行便宜。暫停一年糧運。約以若干資河工。以若干賑饑荒。存留若干以興三吳水利。躪踏若干以延浙直窮民。此言在司邦計者聞之。必謂迂濶。然弭亂保民之第一策也。倘次年尚未通漕。則量徵什五。暫行轉般。有何不可。第臣之私憂過計。則不慮河漕之無路。而慮有不軌之徒出于江淮河海之間也。自

古未有民窮思亂而天下可以久安者邇來盜賊滋
起禁例甚嚴有司懼罰百計彌縫有擧發者反責失
主監司亦慮　朝廷之督責而槩有司之彌縫也萬
一釀成大禍南北路梗可不爲之寒心哉臣惟　國
家都燕不宜專倚南稅爲命卽使漕運愆期而北方
亦足自贍乃無後虞語至於此則西北水利屯田之
說恐未可以爲迂而莫之講也　八曰杜邊陲之釁
夫馬市之議修邊廣屯之法　廟堂先有成畫邊臣
次第擧行而欵貢之不可恃戰守之不可忘主客兵

之當先事羈縻屯馬欵之當乘時嚴備以及一切九
邊事宜古今多有及之者臣未嘗習知邊務何敢妄
議隊爲第當始議馬市之時則閣諸謀上云安宣大
則九邊安制東虜則西虜畏竊以其言爲可采旣而
廟算果出於此俺酋欵塞則從請封壬辰邀求則議
力拒誠制虜之大機也然宣大之撫馭寬嚴遼東之
兵糧未足似謀猶有未盡善者逆開三鎭馬市年例
之外諸酋踰限罔乞皆撫虞於挑釁輒肆軍士之糧
以易垂斃之馬我軍旣困於追賠又疲於工役心目

離氣日索雖偷數年之安而癰疽已結於咽喉間矣
萬一馬市之時乘虛而動何以制之議者謂今及釁
尚未萌一面儲材蓄銳以備不虞外亦復以計約束
俺酋不令違時而請挾衆而求以擾我疲卒可乎土
蠻數犯遼東往往得志而歸先時亦屢奏捷虜卒未
嘗大創頃聞且謂拾零賊掠建州田作諸夷以報馘
也近據塘報斬獲四百餘級可謂差强人意然勝負
兵家常事賊狃于累勝憤於新敗必復有求逞之心
不于其來寇而重兵挫之遼人終未得息肩也乘此

軍威稍振之日聚糧訓卒預爲搗巢計可乎夫東虜
氣折西虜亦寒心矣今督總寧無此意而猶重有虞
者恐功未成而釁先啓也臣又聞之輿論謂一應撫
以此責邊臣兵死然亦宜罰白
賞修邊銀兩邊臣互相尅剝半入橐槖半資賄遺世
豈有以貪利釣名之心而能行修攘實事者且啓釁
有戒而彌縫無罰邊事臣不知所終矣幷　聖明搜
剔隱憂痛懲積弊且進當事之臣講求邊方利害何
以善其後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張安茂子美參閱

敬和堂集

疏 許孚遠

疏通海禁疏 疏通海禁

案照先准兵部咨為申嚴海禁并禦倭未盡事宜以弭隱患事內開凡有販番諸商告給文引者盡行禁絕敢有故違者照例處以極刑官司有擅給文引者指名參究等因題奉 聖旨是着該撫按官嚴加禁緝犯者依律究治欽此欽遵備咨在卷該臣入境以來節據沿海商民紛紛告通海禁臣奉 欽依不敢輕議但慰諭遣還聽候查處隨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僉事余懋中呈據海澄縣番商李福等連名呈稱本縣僻處海濱田受鹹水多荒少熟民業全在舟販賦役俯仰是資往年海禁嚴絕人民倡亂幸蒙院道題 請建縣通商數十年來餉足民安近因倭寇

朝鮮 廟堂防閑姦人接濟硝黃道行各省禁絕商販貽禍澄商引船百餘隻貨物億萬計生路阻塞商者傾家蕩產傭者束手斷飧閭地呻嗟坐以待斃等情批據漳州府海防同知王應乾呈稱查得漳屬龍溪海澄二縣地臨濱海半係斥鹵之區多賴海市為業先年官司慮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漸生邪謀遂致煽亂貽禍地方迨隆慶年間奉軍門塗右僉都御史議開禁例題 准道行許販東西諸番惟日本倭奴素為 中國患者仍舊禁絕二十餘載民生安樂歲征稅餉二萬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充裕近奉文禁絕番商民心洶洶告擾本職目擊時事竊計其為地方隱患者有四夫沿海居民憑藉海濱易與為亂往者商舶之開正以安反側杜亂萌也廼今一禁彼強悍之徒俯仰無賴勢必私通繼以追捕急則聚黨遁海據險流突如昔日之吳曾林何變且中起此其患一東西二洋商人有因風濤不齊壓冬未回者其在呂宋尤多漳人以彼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見留呂宋者蓋不下數千人一旦舟楫不通歸身無

所無論乘衆庶以資外夷卽如懷土之思旣切又焉
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此其患二邇者關白陰畜異
謀幸有商人陳申朱均旺在彼探知預報盛爲之防
不至失事今旣絕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卽
如宣諭哨探之船亦無緣得達設或夷酋有圖不軌
如關白者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漳南沿海一帶
守汛兵衆數千年費糧賞五萬入下有司內二萬則
取足於商稅若奉禁無徵軍需缺乏勢必重斂于民
民窮財盡勢難取給此其患四觀茲四患身當其責

者安得不爲之思患預防哉職以爲禁不便復之便
急復之爲尤便原禁絕之意不過以硝黃之故今欲
革此弊端必須嚴申禁約每遇商船將開責取里鄰
保結委官盤驗如有作姦犯科罪之重刑其民間亦
不許私相買賣如是則釁端自杜矣若緣此而禁絕
商路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乞念邊海民生之重詳
請弛禁復舊通商等因到道轉呈到臣該臣會同巡
按福建監察御史陳子貞看得東南濱海之地以販
海爲生其來已久而閩爲甚閩之福興泉漳襟山帶

海田不足耕非市舶無以助衣食其民恬波濤而輕
生死亦其習使然而漳爲甚先是海禁未通民業私
販吳越之豪淵藪卵翼橫行諸夷積有歲月海波漸
動當事者嘗爲厲禁然急之而盜興盜興而倭入嘉
靖之季其禍蔓延攻略諸省荼毒生靈致煩文武大
臣竭財力日尋干戈歷十有餘年而後克底定於
是隆慶初年前任撫臣塗澤民用鑒前轍爲因勢利
導之舉　請開市舶易私販而爲公販議止通東西
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國亦禁不得以硝黃銅鐵違禁

之物夾帶出海奉　旨允行幾三十載幸大盜不作
而海宇宴如邇因倭犯朝鮮聲言內犯部臣用言者
議題　請申嚴海禁禁之誠是也然民情趨利如水
赴壑決之甚易塞之甚難今使遠近豪黠潛住海濱
日夜思逞傭夫販子千百爲羣謀生無路洶洶詘詘
其勢將有所叵測而又有壓冬未回之船有越販懼
罪之夫其在呂宋諸番者不可以數計豈能永棄骨
肉沒身島夷一旦內外勾連煽亂海上蕭牆之憂眞
有不可勝言者故臣等以爲通之便無已則於通之

之中中禁之之法日本例不得往無論已凡走東西二洋者制其船隻之多寡嚴其往來之程限定其貿易之貨物峻其夾帶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責行保甲之連坐愼出海之盤詰禁番夷之留止厚舉首之賞格蠲反誣之罪累然而市舶諸人不恬然就約束而顧身家者未之有也臣又訪得是中同安海澄龍溪漳浦詔安等處姦徒每年於四五月間告給文引駕使烏船稱往福寧卸載北港捕魚及販雞籠淡水者往往私裝鉛硝等貨潛去倭國徂秋及冬或來春方

回亦有藉言潮惠廣高等處糴買糧食徑從大洋入倭無販番之名有通倭之實此皆所應嚴禁然禁之當有法而絕之則難行何者彼其貿易往來糴穀他處以有餘濟不足皆小民生養所需不可因刖而廢餐者也不若明開市舶之禁收其權而歸之 上有所予而有所奪則民之冒死越販者固將不禁而自止臣聞諸先民有言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禁商猶易禁寇實難此誠不可不亟爲之慮且使中國商貨通於暹羅呂宋諸國則諸國之情嘗聯屬於我而日本之勢自孤日本動靜虛實亦因吾民往來諸國偵得其情可謂先事之備又商船堅刚數倍兵船臨事可資調遣之用商稅二萬不煩督責軍需亦免搜括之勞市舶一通有此數利不然防一日本而幷棄諸國絕商賈之利啓寇盜之端臣竊以爲計之過矣臣又訪得鉛硝等貨接濟倭夷其途非一在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裝販最多又有姦商在長蘆與濟等處豫行匿載取便過倭並宜一體設法嚴禁若夷國之東埔寨多產鉛硝暹羅亦有之倭

奴每歲發船至交趾呂宋地方買運而去此又非禁令之所能及然則接濟者不盡番船而番船於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豈得肆爲接濟乎或者謂沿海商民假之利權往來番國異日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夫使處置得宜制禦有術雖番夷不足慮而況吾民如其不然事變無常殆不知其所出至虜倭奴一日狂逞恐遂歸咎市舶則往事可鑒昔犯浙直閩廣近犯鮮遼皆不係海禁之開塞臣等又不必過爲規避也

請計處倭酋疏 計處倭

臣於萬曆二十年十二月內欽奉　簡命巡撫福建
地方，入境之初，據各色揹揮沈秉懿史世用先後見
臣，俱稱奉兵部石尚書咨遣前往外國打探倭情，臣
看得沈秉懿老而黠，不可使，隨令還報石尚書。其史
世用貌頗魁梧，才亦倜儻，遂於二十一年四月內，密
行泉州府同安縣，選取海商許豫船隻，令世用扮作
商人，同往日本薩摩州。六月內開洋去後，今二十二
年三月初一日，據許豫回報，舊年七月初四日，船收
日本莊內國內浦港，距薩摩州尚遠，探得州酋滕義

久同許儀後隨關白去名護屋地方，名護屋乃關白
侵高麗屯兵發船出入之所。史指揮就於內浦分別
潛去名護屋，尋覓儀後，又有同伴張一學等，密往關
白居住城郭，觀其山川形勢，探其動靜起居。八月十
三日，關白同義久、幸侃、儀後等回家，儀後隨史指揮
於八月二十七日來內浦，會豫。九月初三日，豫備段
疋禮物，以指揮作客商，儀後權通譯，進見幸侃。幸侃
問曰：此恐非商販之人。儀後答曰：亦是　大明一武士
也。侃將伊自穿盔甲送豫。九月十九日，被義久洩機

有大隅州正興寺倭僧玄龍來內浦，就豫問曰：船主
得非　大明國福建州差來密探我國動靜之官耶？
豫權答曰：是，因汝國侵伐高麗，殺害人民，我　皇帝
不忍，發兵救援，近聞差遊擊將軍來講和，（遊擊[illegible]惟敬）故我福建
許軍門聽知，欲發商船前來貿易，未審虛實，先差我
一船人貨來此，原無他意。倭僧將信將疑。下月內，倭
酋義久差儀後復往高麗，史指揮於是駕海澄縣吳
左沂鳥船先行，不意中途遇風打轉。十一月內，義久
會幸侃等，又差倭使名黑田與豫覆試前情，通事就

倭僧玄龍與豫面寫對答，喜為足信，將豫原買硫黃
二百餘擔，准截帶回，仍奉文書一封，旗刀二事，付豫
進送軍門，以圖後日貿易通利之意，延至今年正月
二十四日，豫始得回，攜帶同伴商人鄭龍、吳鸞，及先
年被虜溫州瑞安人張昂，并倭酋義久所上文書一
封，旗刀二事，幸侃送豫盔甲一副，又莊內國倭酋滕
一雲送豫倭刀一把，琉古國倭酋平重虎送豫鳥銃
一對，遂一一呈報。一探得關白姓平，名秀吉，今稱大閣
王，年五十七歲，子纔二歲，養子三十歲，關白下日裁

雄詭詐六十六州皆以和議奪之一前歲侵入高麗被　本朝官兵殺死不計其數病死與病回而死者亦不計其數彼時弓盡箭窮人損糧絕思逃無地詭計講和方得脫歸一關白令各處新造船隻十餘大船長九丈闊三丈用櫓七十枝中船長七丈闊二丈五尺用櫓六十枝豫訪諸倭皆云候遊擊將軍和婚不成欲亂入　大明等處一日本六十六國分作二關東關名相板關西關名赤間關內稱有船數千隻限三月內駕至千大溪點齊莫知向往何處又點兵

十八歲至五十歲而止若有姦巧機謀者雖七十歲亦用之一日本長岐地方廣東香山澳佛郎機番每年至長岐買賣裝載禁鉛白絲扣線紅木金物等貨進見關白透報　大明虛實消息乃夾帶倭奴假作佛郎機番人潛入廣東省城覘伺動靜一關白姦奪六十六州所奪之州必拘留子弟爲質令酋長出師以侵高麗寔乃寘之死地各國暫居雖恨不忘及察倭僧玄蘇與孫對答語氣義久等甚有惡成樂敗之意豫於寫答間亦微有爾誘之機一浙江福建廣東

三省人民被虜日本生長雜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識倭情多有歸國立功之志乞思等策令其回歸等情到臣本月十五日又據許豫同夥商人張一學張一治將到關白城郭偵探事情開報中與許豫同者不開外一稱平秀吉始以販魚醉臥樹下有山城州倭酋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山畋獵遇吉衝突欲殺之吉能舌辯應答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又吉善登高樹呼曰猴精信長漸賜與田地改名曰森吉於是助信長計奪二十餘州信長

恐吉造反加獎田地鎮守大堺有倭名呵奇支者得罪信長刺殺信長吉統兵乘勢捲殺參謀遂占關白職位令信長第三子御分見在吉部下一征高麗與兵吉令三帥名石田浅野大谷大小謀議俱是三師一吉發兵令各州自備糧船乾米船運絡繹接應家家哀慮處處含冤一豐護州酋首野柯踏統兵在朝鮮聞　大明助兵喪膽逃回吉探知剿殺一家立換總督一兵入朝鮮在內浦港抽選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國有大船裝倭三百近回者止五十人

損失甚多。一薩摩州，乃各處賊船慣泊之處，今從此發，有往呂宋船三隻，交趾船三隻，東埔船一隻，暹羅船一隻，佛郎機船二隻，興販出沒，此為咽喉也。一器械不通，黃硝烏鉛為害，硫黃係日本產出，焰硝隨處惡土煎煉亦多，惟烏鉛乃　大明所出，有廣東香山澳發船往彼販賣，煉成鉛彈，各州俱盛，其番鎗弓箭腰刀鳥銃鐵牌盔甲，誠亦不缺。一城池附在山城州蓋築肆座，名聚樂映淀，俱在大堺等處，每城用圍三門甲，大約高聳三四重，池河深闊二十餘丈，內蓋大

廈樓閣有九層，高危瓦板，粧黃金，下隔睡房百餘間，將民間美麗女子拘留淫戀，又嘗東西遊玩，令人不知，以防陰害。一日本有罪，不論輕重，登時殺戮。壬辰年吉有一孩兒病故，妄殺乳母十餘人，癸巳十一月吉在名護屋，因聞家中女婢通姦，將男女四人生燒於大堺野中，究殺知情婢僕七十餘口，凡盜竊不論贓證多寡，登時殺之，以是六十六州。水陸平寧。任其通行貿易。一吉自丙戌年擅政，倭國山城君懦弱無為，壬辰征高麗，將天正三十年改為文祿元年，吉自

號為大閤王，將關白職位付與義男孫七郎，七郎字兒吉，年幾三十，智勇不聞。一擄掠朝鮮人民，多良家子女，糠飧草宿，萬般苦楚，有秀才名廉思謹等二十餘人，被擄在日本，吉令厚給衣食，欲升為征　大明軍師，謹等萬死不願等情，據此，臣又覆閱邸報，為議倭酋　封貢一事，該本兵經略大臣與臺省部屬諸臣持論不決，碁月於此，今總督顧養謙抄白倭表呈樣，議論益紛，該山東道御史甘士价題　請差官確勘，奉　聖旨，這倭情未定，着待顧養謙再有奏到，就

差風力科道前去，兵部知道，欽此。臣在封疆，義均休戚，且社稷生靈安危大計所係，不容無言，謹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劉芳譽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廝役，由丙戌至今，不七八年，而簒奪國柄，詐降諸島，禁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謂無姦雄之智，興兵朝鮮，席卷數道，非我　皇上赫焉震怒，　命將東征，則朝鮮君臣幾於盡為俘虜，不可謂無攻伐之謀，整造戰艦以數千計，徵兵諸州，以數十萬計，皆曩時之所未有，日夜圖度，思得一逞，不可謂無覬　中國之心，使其

長酋率衆乘風揚帆寇我沿海省郡備禦兵力容有未完一時勝負得失是未可知也然臣等竊料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簒竊至此彼國諸酋欲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其弟中書以自明義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妻女充塞臥內淫虐百端諸州質于禁若囚圄父子兄弟不能相見共不勝其仇讎忿恨之情日本原無征科之擾

而今令各州遠道輸糧原無興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舉國鼎沸倭之人民何以堪命且事殺人而虞其噬多行不軌而慮其毒故出則蒙面臥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以事理策之秀吉之自底滅亡可計日而待也今夫謀動干戈驅無辜之蒼赤而欲盡寘于死亡之地此爲神明之所不與恃其取諸州之故智以襲朝鮮懲其破朝鮮之餘威思犯　中國盡起國內之兵將爲無前之舉怒臂當車不量彼人兵騎者敗豈可久長且彼雖有數十萬之

衆航海而來我沿海舟師以主待客以逸待勞隨至隨擊勝算在我而又絕其引導乖其所之彼未可以遽入吾地也戰艦雖巨而多離船則不能守守之則不能登陸而戰兵以數萬計日須數百石之糧我堅壁淸野使無所掠食則困斃立至曩時倭犯浙直閩廣之間雖有生靈受其荼毒卒就殲滅曾無生還昨入朝鮮之倭不下一二十萬遇我　王師僅二三萬一戰退怯今偵其死亡者過半其伎倆可知矣蕞爾夷邦主者不過一匹夫之勇左右羽翼非素親信曾

無有韓白之略又或懷豫讓之謀故以臣等策之此酋必不能得志於我而不戢自焚旋就顚蹶亦理勢之所必然今中外洶洶有畏蜀如虎之意者皆過也若夫　封貢之說臺省禮部諸臣言之甚詳臣等無容復寘其喙竊謂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　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寘山城君於何地崇姦怙亂乖紀廢倫非所以令衆庶而示四夷也况廝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來投於我我執以爲質而彼卑辭求之因而還其孫那吉與之議通

貢市假以王　封。先帝有不殺之恩北虜無要挾
之迹此一時機會偶有可乘之勢而今非若此也平
秀吉無故興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東征之師相拒
日久損失亦多鼎蹄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
上而我以涸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　朝
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那非耶近朝
鮮國王李昖奏稱倭賊方於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
屋運貨攜器焚燒攻掠無有已時至稱屠戮晉州死
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　封固非

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讋服諸夷益以恣其狂逞
之志則秀吉亦姑循從之行長小西飛諸酋懾於平
壤王京之戰既未能長驅直入而又兵入朝鮮者死
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戮則亦姑假封貢之
說以紿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
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略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
而遂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乎秀吉不
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兎之狡變詐反覆必不可以信
義處者也茲觀總督所呈請　封表文求云世作藩

籬之臣永獻海邦之貢因封及貢其情已露於此畫
秀吉狂謀蓄積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厭其意要而得
封必復要而求貢求市得隴望蜀憑陵及我。朝廷
又將何以處之朝鮮李昖之奏亦謂賊兵仍舊屯留
聲言待　天朝准許封貢乃退又放出臣二賊息無
非所以姑緩　天兵而求逞兇計則倭酋之情朝鮮
君臣知之矣今當事之議欲令倭盡歸島不留一兵
於朝鮮以聽　命顧彼方進兵攻掠肆無忌憚又安
肯收兵還國懽然順從揆情度勢臣等恐其不能得

此於彼也即使暫時退兵旋復入寇敗盟之罪又將
誰責耶議者多謂封貢不成倭必大舉入寇不知秀
吉妄圖情形久著封貢亦來不封貢亦來特遲速之
間耳六十六州與朝鮮一國先和後取此其狡謀明
甚奈何堂堂　天朝而可下同于夷邦小國之愚耶
臣等伏乞　皇上大震　天威罷議封貢明　詔天
下以倭酋平秀吉干犯　天誅必不可赦之罪兼
勅文武將吏及　詔諭日本諸酋長以擒斬秀吉則
有非常之賞破格之封　朝廷不封兇逆之夫而封

其能除兇逆者以此曉然　令於天下然後姦雄喪
膽豪傑生氣平秀吉一酋不久當殄滅無難也臣等
迂義以爲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
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平秀吉一人諸州酋長
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
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
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
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于用間備禦之
策頃年屢奉　明旨申飭當事諸臣亦云嚴矣臣等

竊惟遼陽天津兩地密邇　京師一由朝鮮度鴨綠
江而上一由山東海面乘風疾趨設有疎虞令倭得
長驅而入震驚　宸極此不可以不慮宜將東征之
兵挑選或增至二三萬人遣大將二員分屯兩地以
防不測其各省直水陸兵防更於今日嚴爲整備從
其入寇之境或犄或角相與戮力殲之此不可恃其
不來而一日可緩者故云莫急於備禦然用間妙矣
恐未可必得志於彼備禦急矣恐未能使破膽於我
臣等以爲彼不內犯則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獗乞我

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　內帑百萬分助
設備於朝鮮不
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
不如直用乘虛之師此良策也
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擣倭國順　命者宥逆
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遁此所謂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者也故曰莫重於征勦
或者謂興師遠涉爲費不貲當　國計詘乏之時何
以堪此臣等計之山東浙直閩廣備倭兵餉歲不下
二百萬兩積之十年則二千萬兩又積之三五十年
其費不可勝窮今征勦所費不過一歲之需而足若

倭奴蕩平之日海防又可息肩各處歲派餉銀可以
坐省其半一勞永逸事半功倍未有若斯舉者矣臣
等又聞元世祖嘗以舟師討倭致溺十萬衆於五龍
山下談者恒以爲口實臣竊料世祖雖雄其實虜人
不諳海上形便當時將帥必多達官彼以不習波濤
不識風汛之人而驅駕海洋直顛倒沉溺雖百萬何
用今在東南而用舟師則大不然必習波濤必知風
汛乘時而往無覆溺試觀沿海商民興販各國者
百鮮失一故元事非所論於今日也夫人情畏倭而

慮其來又惟議株守而憚於往是以倭會得恐嚇要求於我誠知所以備禦之策與大攻伐之謀不患其不復制其往則彼雖狡詐百出無所用之兵志所謂先聲後實又謂未戰而　廟筭勝者此舉是也臣等非不知本兵經略總督諸臣値此時勢之艱不得已而從權變羈縻之術何敢輕爲異論撓阻其間但偵得倭奴情形既如彼而揣度制馭機宜又如此竊知封貢非利不封貢非害用敢效其愚忠仰贊　廟畫惟我　皇上奮然裁斷而行之至於廣東香山澳佛

郎機番交通接濟一節實爲有因乞　勅兩廣總督軍門設法禁處其浙江福建廣東三省住居倭國之人不論歲月久近有罪無罪但有歸志　詔令跟附差去使客船隻回還則順逆之分明華夷之防定四海人心咸爲一快而　社稷生靈久安長治之計亦從此可得矣

議處海壇疏（議處海壇）

海壇爲賊奴入寇門戶故爲經理屯兵以據之

臣查得海壇與福清相對四十里而近爲福州之門戶南日界於莆田福清之間爲興化之上游素稱險害而此二山者開墾已多成熟可因爲耕畊保障之圖除南日山行分守福寧道轉行福興兩府會勘未報惟海壇查勘年餘已有成議據該縣丈量田地八萬三千八百有奇數尚未盡豈得荒棄而不耕其所議稅銀田之上者不過五分地之下者僅止三釐民情已無不輸服所議量追價直似亦甚輕然據該司參議陳應芳覆詳良爲有理山澤之利本宜與民共之彼既有開墾之費難責以價値之輸盡從損豁以示大公未爲不可至於造城建營建倉建署該縣逐

一查議頗爲詳確各項公費不過六千有餘即以本山田地稅銀三千充之可以不勞而辦及今議定之日該司先動稅銀發與福清責成知縣丁永祚趁將興工則朞月之間便可就緒城郭既完營房又建海壇遊兵一枝就可常川屯聚其中有田可耕有兵可守雖有寇至可以無虞海壇屹然足爲雄鎮則福州門戶鞏固寇無越海壇而直抵福城之理外禦盜賊內護省會下保兵民此一方千百年長久之利也其南日一山僅比海壇三分之一以俟查勘明白將來

亦可爲屯守之計。及查彭湖屬晉江地面。遙峙海中。爲東西二洋暹羅呂宋琉球日本必經之地。其山周遭五六百里。中多平原曠野。膏腴之田。度可十萬。若於此設將屯兵。築城置營。且耕且守。據海洋之要害。斷諸夷之往來。則尤爲長駕遠馭之策。但彭湖去內地稍遠。見無民居。未易輕議。須待海壖經理已有成效。然後次第查議而行之。又查嵛山屬福寧州地面。中間可耕之地無多。不煩區畫。若浙之舟山。設有二所。田地已經編納糧差。不必言。其陳錢金塘補陀玉

環南麂等處。或在寧波。或在台溫。似俱可以查議墾理者也。再照沿海諸嶼。民間私墾甚多。其相率歸於勢豪之家。一經有司查理。輒爲訛言撓阻。以故常格而不行。先是臣於二十一年九月委官查勘。至今二十三年二月議尚未決。非臣臨期督催該司。及該司議捐價值。則海壖事且將爲畫餅矣。故沿海諸山。欲議開墾。公利於民。且設將屯兵。爲地方捍禦之策。非委任得人。斷然不惑。未有能濟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酌議上　請。行令福建撫按諸臣。遵照暫行。并行浙江撫按諸臣一體查議。庶海壖開田不致荒蕪。而東南門戶。益以扃寄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徐允貞　參閱

宋經畧奏疏

奏疏　宋應昌

議設薊遼保定山東等鎮兵將防守險要疏 防倭

一爲倭犯巳真海防宜棘懇乞　聖明特設專官以嚴防禦以安畿輔重地事照得倭患報急海防正殷

必處置得宜斯備禦攸賴今議河大河間滄陽天津等五營姑免入邊權留防海應將昌鎮右車營及山東營春秋兩班俱聽暫改薊鎮西路通融分布修防其爲代助而河大等五營所省行糧等項即爲正額之用不必緣夫做工徒滋勞擾及山海路軍兵原守衛關難兼防海該鎮酌議巳明無容別議其海防總兵固應添設但自山海以至天津瀕海七百餘里自天津以至山東延袤二千有奇不惟地方遼濶經理難周而事關三鎮遙制匪便且事權既各相等意見未免異同若有牽縶不免誤事今酌便計合照該鎮所議添設海防協守副總兵一員再設遊擊二員與吳惟忠共三員再添守備四員仍募南北兵一萬五千併近募兵士共一萬八千分爲四營三遊擊四守備以三遊擊各領三千一吳惟忠南兵三千駐於樂亭一新添遊擊一員駐於海洋一再添南兵一營駐於寶坻北塘一新添守備四員各領兵一千五百一駐於南塘一駐於豐潤黑洋河俱聽北塘遊擊節制一駐於陳家庄一駐於山海南口俱聽海洋遊擊節

制各擇要衝分布防守以協守總領三千駐於適中常家莊等處而遊擊守備悉聽節制俾其居中調度每遇汛期或東或西孰緩孰急聽相機往來督備合力防援俱屬薊鎮總兵節制節爲密薊永三道防倭主兵既便專督分防而沿海聲勢聯絡守望相資庶免掣襟露肘顧此失彼之患如倭警告急則防邊標營兵馬及三路臺操南兵皆可酌調策應如虜情嚇緊則防海軍兵俱可協同堵截是總兵責任既專事權歸一而審料機宜調遣從便誠於地方有裨似尤

僉於另設總兵也其天津新設遊擊亦改設協守副
總兵仰統新兵三千及統轄河大等營悉如薊鎮例
分布防禦並屬保鎮總兵節制聽天津道監督之則
兩鎮犄角相成似更妥便在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
龍密雲道兵備副使王見賓各呈詳大略謂草頭水
道二沽實連一處併屬天津密雲二道密雲路遠防
守頗難天津切近兼攝甚易況密雲兵寡而天津兵
多乎議欲以兩道公共之班軍守公共之海口而以
天津新設副總兵兼攝之誠為一舉兩得其餉係各

鎮添設副總兵應用廩糧什役馬匹等項悉照三路
協守事規給用新設遊擊二員亦與吳惟忠事體相
同各駐劄衙門所用工料聽另行估議於部發備倭
馬價內動支增募兵士一萬五千內南兵三千北兵
一萬二千俱照近議一例安家銀五兩其南兵月餉
照依[illegible]兩五錢北兵比照天津事例月餉一兩合請
兵部馬價銀內為兩給發照冊至於召募南北軍兵俱
責成各兵備道遴委廉幹官員分投召募解送兵備
道驗收各兵安家銀兩聽該道監督給散務使人沾

實惠其官兵廩餉自萬曆二十一年亦應戶七兵三
給發而沿海地方一應設備戰守事宜俱聽協守親
歷與各司道商議舉行則建置得宜而疆圉永有利
賴矣再照該鎮所議沿海州縣挑選千弟兵一節固
為地方計但畿東地窄民少不無妨業騷動惟遵照
近行責成有司選練壯快以原有工食給之如原無
工食與名數減少者許從宜議請量為增編如海濱
所設墩舖即以各該兵壯派守不必另派鄉兵另議
工食重滋無益勞費庶乎事體妥便人情相安其近

海城堡險隘應修築者明春量停邊工摘發軍夫赴
役併各州縣酌派民夫以協助之使在在完固尤為
保障良圖又看得海防道兵備僉事楊鎬議欲將河
大等五營明春俱派修沿海工程完日仍為避鎮班
軍又欲除已設天津薊鎮南北兵遊擊二員外再設
遊擊一員守備四員照鎮守先議添一協守副總兵
統之再添募北兵一萬南兵二千而以守備二員加
南兵二千屬遊擊吳惟忠管轄駐於欒亭以控其北
以北兵五千并守備二員屬另設遊擊管轄駐劄於

北塘口以扼其南與天津遊擊營相望而守尚餘北兵五千仍於裕寺馬五千匹隸副總兵標下統領或分布之以便南兵往來策應其副總兵駐劄之處應在梁城所地方道里似均等因臣等議得河大等營既已分布防汛難以又赴修工應照總兵張邦奇所議擊昌鎮班軍脩修薊鎮西協之工而以西協班兵酌派遼東之地其應設將領守備應募南北營兵應請馬價數目俱仍照臣前議但分防固守雖恃於兵而陷陣摧鋒必資於馬海方道兵備楊鎬議稱馳逐

追襲不可無馬前議已有以合無照該道所議量增馬二千匹於附近州縣寄養于馬內兌領騎征分給薊鎮新添協守營六百匹天津協守營六百匹二遊擊營各一百匹守備四員各一百匹則馬步相兼戰守有賴及照新添將領守備除樂亭原有城池外其協守遊擊守備應建城堡照臣近議俟明春倭警稍寧酌派主客軍兵併力修建以上事款俱係防倭要務相應酌議題請先該臣至三河地方與督臣郝杰商會計處防海禦倭事宜而督臣與臣所議累日事皆將合臣關之軍志亦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無恃其不來恃有以待之蓋先事預計之說也薊保拱護　神京為畿輔左掖而山海以迄天津為海口巨衝該鎮兵將專務防虜嘉隆間北虜竊犯恆不能支今又非其時矣防倭甚於防虜守海急於守邊使非設將增兵多方分布而倭駕輕舟乘風汛出入波濤一時千里循海而西惟其所向將何為備禦之計將領牽制於舊聞動輒以防虜藉口彼此依違兩相觀望何以責成此臣所以拊心而懼蒿目而籌日夜不

遑寧處者今薊保二鎮議設協守以控重兵議設遊守以相掎角而以該鎮總兵節制之事權既復歸一調度自不掣撓聲勢聯絡血脈貫通誠深得海防今日要務惟是遼左自鴨綠江以至山海關其海口延長更紆迴於二鎮東通朝鮮北臨虜穴其兵力防範又牽制於一時在山東沿海以及天津在在皆稱險要而登萊各海島處處皆宜設防其增將添兵更不宜緩於薊保二鎮也臣已一面移文遼東撫鎮查議沿海里數若干某處緊要係適中地方應否添設協

守、或左或右、某處緊要、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俱照薊保事例、兵馬作何增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劄處所作何修建、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復一面移文山東撫臣、查議登萊沿海、直接天津、某處緊要、係適中去處、該鎮舊無總兵、應否添設備倭總兵一員、或止應添設協守、或左或右、應否添設遊擊、其餘某處緊要、應否添設守備、應否比照薊鎮事理、兵馬作何召募、錢糧作何區處、屯劄作何修建、他如登萊長山沙門古城徐福黑山鼉磯黃城

靈山等島、其間可設水陸等寨、應否照部議用新募沙兵、及青州各處長鎗民壯塡戍、與諸凡未盡事宜從長計處、停妥回報、各去後、頃臣復有說焉、據報倭奴摧陷朝鮮、掘發王墓、擄掠王子、闖窺道路、必欲入犯、此何等時也、蕩蕩岌岌矣、若復拘攣常套、來往文移、持甲可乙否之言、爲先人後出之路、徒耽歲月、致誤事機、比事過而始議、及某宜增兵、某宜設將、亦何濟之有、且遼左以及山海、山海以及天津、天津以及山東、地壤相接、勢若率然、有如修守誠設、則戒備自嚴、倭犯遼則薊兵可以扼其前、倭犯薊則遼兵可以躡其尾、倭犯山東、則薊保可以遥其聲援、而遼兵可以直渡朝鮮、擣其巢穴、兵連勢合、權一事專、戰守有此、動彼應之機、詢度無左牽右顧之慮、臣故謂遼左山東增設、不宜緩於薊保、分布不宜遲於時刻也、伏乞　勅下該部、除薊鎮竟行議覆外、其遼東山東、如擬上請、行令該省鎮撫臣、速爲查議、應添設者、竟行添設、應計處者、竟行計處、一面布置、一面奏聞、庶事有責成、時無虛曠、其於防海禦倭至計、莫大於此矣

議處海防戰守事宜疏　海防事宜

一爲議處應調軍兵、并計修守海防要務、以嚴內治以圖進勦事、頃因倭患、　皇上先以防禦事責臣經畧、處分、復以征援事、　命臣籌畫料理、故臣惴惴焉惟求無誤國事、但戰守二者、利害相關、言戰則朝鮮求救甚急、然不能爲無米之炊、必速集軍兵、始可相機而動、言守則天津登萊薊密永遼爲最、然不宜拘尋常之見、必控扼險要、方爲萬全之謀、則今日議調軍兵、議防海島、爲不可緩已、恭臣准部文、單開應調

備倭兵馬共七萬三千八百餘。然其間有水兵難以
入遼各兵利於決戰召募尚未完全遠來或稽時日
令天津薊門止於海防乃遼東則防守征勦兼之矣。
緩急輕重之間不可不一爲酌量也今查照部文議
將薊鎮一萬[illegible]千保定五千宣府五千大同五千遼
東七千見在駐防谷燧駱尚志兵一千六百宋大斌
募兵三千五百調回征西楊文浙兵一千劉綎川兵
五千其召募家丁雖定三千之數見今應募者止七
百餘名俟募完可足前數以上各兵盡赴遼東或進

剿或設防俱聽臣調度且近據管糧郎中王應霖報
稱糧餉所集以五萬兵馬計算可足兩月之給在分
守道荊州俊分巡道馮時泰則各報買完三萬石并
寧前海蓋道俱另召買務足三萬石之數臣復發馬
價銀五萬兩行山東撫臣於登萊等處糴買糧荳又
前疏請發臨德倉糧數萬石俱由海運入遼則糧餉
似足前兵週歲之用而各兵俱用分屯廣寧遼陽各
東西城堡并近海處所俟可乘則進爲戰兵機難乘
則居爲守卒是一舉而兩得也其陳璘兵五百楊應

龍川兵五千山西兵二千浙江召募南兵六千又新
設協守遊擊等官募兵九千足一萬五千之數及延
綏秋班入衛軍三千俟撤班時并陳璘等兵盡留薊
保二鎮或分屯或防海俱聽督撫調度以足分布似
足用也至於今議防海者皆以天津大沽等處爲首
稱似矣但臣近至遼地細加查訪遼東旅順口與山
東登萊諸山對峙相去五百餘里中有海島一十七
處棋布星羅。彼此接望誠天造地設横亘其間。而凡
登萊北海天津東海薊門南海皆賴此險爲門戶也

況島中俱可藏兵泊船而各島居民築室耕田盡成
家業誠一一鼓舞召集　其忠勇爲人推信者每島一
人量給冠帶或名色把總令其統率精壯者爲兵復
將調來沙兵七千名。沙船二百隻應天船兵九百五
十名沙唬船八十隻兵一千五百三十五名分布各
島仍給以將軍等大砲令官兵與民兵。不時出海遠
哨如有倭犯情形則舉放號砲島島相傳晝則每島
舉烟數十道衝突海天夜則舉火數十炬照耀海面。
倭奴見之知我爲有備耶則不敢深入疑我爲虛設。

耶則我兵齊在諸島戰船遶其後內地防守挹其前而彼且腹背受敵矣是今日之防諸島者即以防天津也況登萊東南復有成山靜海諸島素稱險阻旅順之東遠接朝鮮之界尤爲聲援若天津等處海口將新議戰船僱借員外郎張新督造速完各令分布則大農嚴當此動彼隨誠爲要務所當亟圖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速議將前應調官兵如臣所派海島布置如臣所言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庶海防益固東征可舉矣

議題水戰陸戰疏

一爲夷方告急防禦當周敬陳一二目擊事宜以備採擇并其加意民瘼以圖萬安事據天津道兵備副使梁雲龍呈稱爲照倭之入中國也野戰最猛而水戰非其所長中國之破倭奴也水戰爲利而野戰更須詳慎此二者不可不熟講也夫水戰所急在巨艦船不巨則衝敵爲艱然艦過巨則轉移不便故所謂巨艦者福船爲主而倉船次之沙船又次之近蒙兵部調來浙直等船率皆沙船唬船而福船倉船則無爲今奉工部差委員外張新前來督造議定大率要造福船二十隻倉船八十隻或百隻以爲鎮重彈壓之用沙船南來浙江有二十隻南直有二十隻其數頗多應再量造五六十隻以爲轉戰擊殺之用乃其所稱以偵探者惟在哨䑽而天津原闕近查滄海鹽船漁船得百餘隻鹽船原走黑洋販鹽則月輪六隻遠探黑洋五日一報漁船捕船則日輪二隻哨出外洋一日一報此不過權宜偵探耳今調來唬船浙江六十隻南直四十隻而工部委官開廠打造八槳五

槳把喇唬等船三四十隻則保薊水寨哨探似亦足用也戰艦既備駕之而破倭於海詎不艷談而不知海上機宜亦微有異假如大洋之中倏忽往來必乘風潮風順而潮不順不利潮順而風不順亦不利風波洶湧非但彼船尖搖而我船亦捏杌非但彼兵瞑眩而我兵亦昏嘔皆不利也且彼乘風而來則我且居下順潮而來則我且當逆安在其必勝哉所謂海戰者是必天造地設生有岸門不然則島嶼中峙又不然則沙洲壁立爲彼船必經之口取水之處據爲

巢穴之所而我乃於此分布兵馬或為設伏或為掩
擊抱其吭而拊其背批其穴而搗其虛如浙之焦山
如塗之滸海窩乃為得志耳至其滂泊不於島嶼則
於海口於港汊皆藏風避潮之澳倚依礁石則碎矣
船上器具雖不外於野戰然而兩船交鋒風潮迅迫
彼之長技不在倭刀而在鳥銃而吾所以禦之者是
必船身之外以竹木為架以布帛為障使有藏身之
處而乃乘機覓便或用火藥或用弓矢或用三眼鎗
銃或用佛郎機而又於桅竿斗上用標鎗飛鐮刺

之乃若虎蹲滅虜大將軍等砲非遇急則不敢擅用
何也以其氣力重大雖能碎彼船恐於我船亦不免
有傷凡此長技皆海上之所必用者今一面罷船又
一面罷器務求足用所謂水戰之當備者如此夫陸
戰所急在臨岸而沿海之岸雖無處不臨海然非見
岸即能登是必內有港口河口為漁鹽船所棲泊之
處乃為倭船登入之所天津一帶如大沽海口最為
要衝又驢駒河唐巨河唐透鎬鄭家溝等十數處皆
已布有兵馬安置人將軍虎蹲滅虜等砲而倭奴跳

足所以扼其奔突制其跳躍者但鐵蒺藜木橛等項
器具尤當預備今已行河間府分派所屬州縣遵照
製造鐵蒺藜菱角大木排椿鹿砦硫黃等項或解赴
天津或解赴滄鹽等處收貯俟臨期掘坑如法布置
設伏截殺要於不使越門登岸而後為功也倭一登
岸狼奔豕突遇城攻城遇村攻村若不得城而據則
必尋取巨鎮大村據之以為巢穴四出焚掠故凡人
烟輻輳去處可城則城如不能城則多樹木柵多挑
溝塹曲折周遭沮格衝突皆其備之不容已也今行

該府督行州縣各將所轄市鎮村落如法建置以為
臨時收保之資戰鬬之地仍行各該將士及有司民
兵各照地方協力守禦倘或不能禦之於海不能禦
之於岸則當各斂兵馬各依鎮落據險扼險堵截衝
打或密剿或夜攻倭必不敢狂逞也江南濱海多建
重樓敵臺獨以備島奴抑亦以備山寇海寇今議
燃俱以修築樓臺工費修理城池務令高固多備
軍火器械而村落居民則預令其多運糧米薪水貯
郛城中有警則急入收保堅壁清野保境衛民權宜

或是如此所謂陸戰之當備者如此等因呈詳到臣該臣巡歷海口閱視戰船復與工部督造員外郎張新等面相商確再三籌畫其大小船隻數目水陸戰守機宜與該道所議詢謀僉同照得海之所恃以衝敵者在巨艦所恃以偵探者在哨艘如沙船唬船八槳十槳等船輕利便捷可以哨探亦可以轉戰今調來浙直沙船計四十隻唬船計一百隻而工部委官開廠再造八槳十槳等船五六十隻則亦足用惟所謂巨艦者首號福船次則倉船南來皆無似應多造

然福船重大非近百人不能撐駕一遇風急遽難轉移只應造十五隻倉船造八十隻可也兩船交戰其避敵必貴藏身而布幃竹架樓櫓森列則所以障也其破敵必資利器而勁弓銳矢火藥火箭三眼鎗快鎗烏銃長鎗飛鐮標鎗鈎刀佛郎機等物則所以攻也其大將軍神砲虎蹲砲滅虜砲百子銃等器則臨急所用也以若長技要在豫備備禦既周遇警接戰或依港澳或傍沙洲或據島嶼或乘風潮或截其經行或斷其取水或蕩其巢穴務使我居其利而彼居其害我當其順而彼當其逆我處其勝而彼處其負在善將者指麾而運用之耳破之於海斯爲上策不得已而野戰則口岸又其要矣蓋沿海地面雖無處不當防然港有礁石有泥淖有窪陷其所灣泊登入之口亦鮮如天津一帶極衝大沽口次衝起口釬蝙駒雙溝唐巨河鄭家溝等十餘處則沿海可知也要害之口吾今布有兵馬設有敵臺安有大將軍滅虜等砲伏有鐵蒺藜釘排等物而又港口橫鐵鎖水底置木樁彼方鼓枻而來我則扼險以待彼方逆浪而

來我則靜飽以待彼方驀地而來我則相機以待彼方跳躍而來我則坑陷以待自可潰其衆覆其舟殲其渠魁藉令登岸彼即善搶然而濱海人家稀少行四五十里尚無所掠尚難得食此時猶圉圉之魚綏綏之狐我則堅壁清野以困之嚴陣整旅以遏之奮勇直前以挫之飛騎勁弩以躡之寧有不得志哉其巨鎮大村人烟輳集去處一時雖難建重樓敵臺然而間有地勢險隘可以藏兵可以屯聚者則多集丁壯多置木柵多備砲石多挑壕塹以使協禦其附近

城郭若悉令居民委積於城臨急移入城中倭即善攻然城郭完固效死以守而以大兵躡其後亦不得遲既不得城而據則必擇村而居然倭性貪必散出劫掠吾則可以零剿彼掠得衣物負重而行吾則可以截殺夜喜酒飲多醉卧吾則可以夜擊所謂陸戰當如是矣然猶有說焉水戰始慮無船今慮無兵非無兵也無習水之兵也又慮無餉非無餉也無常繼之餉也福船每隻用八十人十五隻計用一千二百人倉船每隻用四十人八十隻計用三千二百人又

沙唬八槳等船每隻用二十人或十五六人大小船共用兵五千四百有奇一時沿海漁鹽之夫豈能充募如數而浙江沙唬船一千五百有奇南直沙唬船九百有奇沙兵七千福兵三千是水兵已一萬七千有奇加以陸兵歲費不貲此餉曷從而繼乎然則度海以造船度船以募兵度兵以給餉皆不可不豫為計也陸戰雖亦多術其可為一勞永逸計者無如挑濬溝塹相度天津濱海去處自大沽口至鄭家溝止一百八十里而防海軍士不下三萬餘人若當春汛之時兵士齊到稍加鹽菜量起工築每兵一名占地二步橫挑溝塹即以塹土築為牆垣塹闊四丈牆闊二丈塹深一丈則牆高二丈三萬軍士一月可完塹之險深與湯池無異牆之嚴峻與長城不殊漸起墩臺漸增堡口可以哨望可以備禦所謂一勞永逸者非耶但沙土難築潮水易侵未敢為必然之畫俟來春試之而後可為也伏乞敕下該部酌議上請施行

議經畧提督不必屯駐一處疏

一為謹陳軍中事機以明進止事先准兵部咨欲臣

移任尚州王京等因復准本部咨將大兵應留應撤緣由俱備咨到臣准此除留兵撤兵等項遵 旨另行外惟是欲臣移任尚州王京一節則揆度今日軍中事機似有不可臣若不先一明言則他日叢議不謂臣為觀望則謂臣為畏縮矣臣敢冒昧具陳臣與提督李如松駐劄隔遠非相病而實相成近日倭奴情形有一言可決之機無甚難知難行之事有不必屯駐一處而反誤事機者伏惟 皇上垂聽焉蓋倭自平壤戰敗合咸鏡黄海等道屯結之衆併集王京

十有餘萬彼時臣非不欲與提督乘方張之氣急務
進攻然東征士卒不滿四萬餘勢既懸殊時復不利
臣是以令如松率大兵扼守開城一帶以防倭奴西
犯臣駐劄義州催儹芻糧并未完軍火器械時時廣（以爲實爲虛爲虛爲實虛實之法）
布軍聲云經畧自遼陽來調集大兵十餘萬不日且
至由是倭不能揣我虛實識我情形始有乞哀退歸
之狀既而王京已復倭遁釜山臣又非不欲身先士
卒爲追襲計也顧王京以南忠州鳥嶺尚州善山聞
慶大丘一帶皆倭去歲入犯之路分衆屯劄之區今

復從此奔歸久遭兵燹焚掠盡空前者大兵皆畧糧
尾進而朝鮮旁邑負戴揪運止能足大兵數日之用
將領屢稱乏食臣是以暫任安州令如松分布劉綎
吳惟忠等統兵扼守大丘善山復令提督揀兵數枝
協守全羅慶尚及鳥嶺等處其餘大兵聽令撤回王
京開城等處分駐就食蓋中國之糧自朝鮮義州由
海運至開城王京開已經千有餘里大海茫茫風濤
險阻至此已爲極遠其勢不能再前而王京以南如
尚州大丘等處中國糧餉實難轉輸須取足於全羅

慶尚兩道而慶尚又皆殘破今取給者惟全羅一道
耳近日劉綎等亦屢稱糧食不繼日督朝鮮搬運如
之何臣復率衆徒進以耗彼食也矧提督專管兵馬
而臣所經畧不止兵馬兼督糧餉朝鮮之難不難於
進兵而難於運餉今日軍中之事調兵固難而運餉
尤難臣將王京以南至於釜山千有餘里留守士馬
糧料責之朝鮮國王督催全羅慶尚轉輸尚州一帶
王京以北至於義州約有千里分守士馬糧料責之
戶部主事艾維新督催遼陽海蓋諸道各委官轉輸

平壤一帶臣則從中催督而責畫劉員外率領委官
往來其間清查催儹夫自朝鮮國中以及遼海二道
不下二千餘里糧餉轉運數月以來不至乏絕者皆
臣等居中調度之力也且該國聲容文物雖慕中華
然制度云爲尚猶未備即如各州郡稱雄鎭者不過
依山斬塹以爲城城卑而曠民舍若曉星錯落多則
自餘家少則數十家通無街市宛若郊原較之不及
中華一村落也倭酋清正等前住尚州月餘焚蕩更
慘今臣以經畧若率贊畫併中軍旗鼓材官以及家

丁等不下千餘人往住彼城而如松係提督及標下
將領步兵人等亦不下數千人若相依屯則非惟孤
城不能住倘糧食不能取辦而且去釜山不遠倭奴
細作反得窺我情形識我虛實矣況尚州離王京四
百餘里離平壤一千餘里離義州鴨綠江一千六百
餘里離遼陽又二千餘里王京亦畧相似若臣等盡
在尚州王京居住無論王京以西至於義州千里空
虛聲聞不能接續而尚州東西且有抄路可達王京
若王京之漢江開城之臨津江平壤之大同江又皆

西通大海皆可抄絕臣等之後倘釜山倭奴探知經
畧提督與大兵皆駐紮一隅僅兵大丘等處以逼於
前而或以輕騎或以輕舟遶出臣後斷我餉道絕我
歸途是又不可不深為意外之慮也即觀國王近日
以王京雖復殘破難居猶遷就於偏僻郡邑開事可
見已臣是以前令劉綎等住大丘防守如松居王京
統率臣近復以安州之糧與贊畫住定州經理令主
事艾維新專住義州轉輸首尾相連彼此顧盼且兵
尚先聲後實臣與如松聯絡屯駐振揚兵威虛張聲

勢以壓之此正兵法所謂率然之勢而臣愚以為相
成而實不相病者正謂此也今日屢奉　明旨以全
師退賊為功夫欲全師則必不戰欲退賊則又不能
不戰今既欲全師又欲退賊自古及今無此良法惟
有坐困一策差可行耳前者倭出王京臣即令贊畫
劉黃裳督押劉綎進兵而屢促如松選撥馬步精銳
一二萬前發尾進把守要害一以絕其復來一以禁
其旁掠不一旬而倭奴盡驅釜山夫釜山係海濱盡
處荒僻一隅假使大兵未撤依臣分布嚴守慶尚如

大丘善山一帶以防其北犯協守全羅若南原晉州
一帶以防其西向則彼若穽中之虎釜中之魚何能
舉動坐困方畧無踰此矣臣之初意擬在必行乃力
不從心事難如願將領借口食而議撤軍士指久暴
而思歸以致倭奴一鬨即行反策幸今如松盡聽臣
言發兵援應固守全慶要害而倭畏我兵近報仍退
釜山則全羅似可無慮自今以往將此坐困之法着
實舉行列陣分營移兵漸逼若有衆逐虎法然則蠢
茲倭奴未有不敗而走者是日前軍事後先相成不

然破平壤，下開城，取王京。臣與如松相去每在千里之外，未始以同城而後能取勝也。古有運籌決勝遠自千里者，臣非其人，而要之事理自當如是。臣愚以為倭情無甚難知難行，不必拘泥駐劄，反誤事機者此也。如謂倭情恐不相聞，臣屢令各將領多遣哨探擺設撥馬，見今不時報臣，而如松與臣文移塘報，又逐日往來，初無稽遲阻塞。是今日尚州王京固不宜住，亦不必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徐允貞 叅閱

宋經畧奏議

奏疏

宋應昌

慎留撤酌經權疏 朝鮮留守

朝鮮陷沒援師一舉 聖武布昭猛將効力策士獻謀復已亡之國而還之舊君逐方張之夷而驅之海外 皇上興滅繼絕之仁無可復加伐暴除殘之義於今為烈果如 聖諭亦以何求分宜挈本國而還本王聽本王而守本國留守我兵眞出無為但竊念善始者期於保終圖近者貴於謀遠請將日本朝鮮强弱情形留守封貢互用事體及擔當結絕掣肘責成為我 皇上一一陳之伏惟垂聽焉去歲關白突起海上狡焉啓疆遣平行長等率衆直破朝鮮豈直利朝鮮計哉彼之居釜山慶尚之倭與朝鮮人婚媾貿易幾及百年蓋已習知朝鮮形勝接近中國若輸州之洛東江王京之漢陽江開城之臨津江安州之清川江定州之大定江平壤之大同江義州之鴨綠江俱通西海直達薊遼保東諸處欲據之以睥睨內地耳臣於前題暫留大兵防守疏中頗為明悉乃若朝鮮幅幀六千里地非不闊也八道三都民非不衆也然而倭奴一逞不踰月而全國傾陷者此無他良由該國君臣昏闇媮惰詐偽不情棄天險而不知修棄人力而不知練棄鉛鐵自然之利而不知用棄億萬黔首之民而不知恤以致廢時失事國破家亡一至於此若日本諸倭視其君臣眞猶几上肉耳特以 聖主之神武廟堂之籌畫及我將士之用命畏威請封倭衆大執久已過海止有平行長帶領部倭數千所居熊川島中收斂安靜不敢生事者今已半載全慶諸將分守信地並無失事狡夷至此可謂恭順若 天朝之待四夷如天覆萬物何所不容哉苟以是心至斯受之已矣與封與貢以羈縻之有何不可但留守經也封貢權也守經方可行權無經則無權矣猶之留守形也封貢影也有形斯能有影無形則無影

矣封貢之事臣方文官與之講論彼止欲請封即與之封封後二三年無事果可與貢另議與貢事體次第應該如是無庸論矣至如留守之事正今日所當亟爲講求者何也蓋朝鮮與中國勢同脣齒非若琉球諸國泛泛之可比也脣亡齒寒自古言之休戚與共是朝鮮爲我中國必不可失之藩籬也故臣嘗謂朝鮮爲薊遼保東咽緊屏翰全羅慶尚係朝鮮一國咽緊門戶此乃臣之實言非誑語也守全慶則朝鮮可保無事矣全慶則朝鮮危矣守朝鮮則四鎮可保

無事失朝鮮則四鎮危矣今日禦倭之計惟守朝鮮爲至要守朝鮮之全羅慶尚則尤要也能守全慶是謂執箭御煩扼吭拊背再或與封與貢倭必知吾有備無隙可乘反益堅其恭順之心用力既少成功又多完策也不守全慶是謂就夷舍險棄易從難縱使與封與貢倭必知吾無備有隙可乘適以動其窺伺之念用力既大爲患不小無策也況我之視倭猶倭之視我我兵不撤固欲待彼之歸彼倭不歸寧不待我之撤乎畏威而遁乘撤而來是又不可不爲之慮者臣與諸將士能逐倭於朝鮮疆域之中不能遊倭于釜山海島之外能逐倭使之今日帖然遠遁不能使倭之他日必不再來能藉　聖主神威逐二十萬新來之倭奴不能連釜山等處逐百餘年舊日之倭戶能使朝鮮今日之疆土已失而復存不能使異日疲極之朝鮮再失而再復臣之留兵防守封貢羈縻正欲俟倭奴之動靜修設之完備方可次第爲之非謂今日兵馬可得而遽然撤放也且近據報稱西生浦之倭焚燒林木整頓舟船大衆已去餘黨躊躇是

倭情可坐而待也𠫭遊諸將如駱尚志之修築南原宋大斌之置造鐵砲委官彭士俊之欲樹釘密陽副總兵劉綎之報稱訓練麗卒與陪臣尹根壽之招撫亂民皆見在分派督率舉行是修設亦可望而就也若遽撤之是謂半途而廢盡棄前功倭且得以乘其後矣故謂朝鮮無關於中國則可謂朝鮮有關於中國既已拯之於初猶當護之於後全其終始乃可耳或者謂留守日久費餉不貲奈何臣復又有說焉蓋全慶東西二路所當防守者環繞不過數百里若東

係南邊沿海周圍不下數千里全慶襟江附海峻嶺
崇山有險可據留守兵馬僅僅以數萬計若東保蔚
邊地方處處濱海而不似東南邊閩海岸率多平
坦無甚險峻倭船在在可通防守兵馬則當以數十
萬計夫數百里與數千里孰遠而孰近數萬計與數
十萬計孰多而孰寡一一應軍馬器械糧餉供應
支値孰省而孰費況乎朝鮮津貼資助又當十分之
三乎乘勢待時事半功倍抑何憚而不爲乎且東夷
心狡不似北虜心直東夷志狂不似北虜志淺況關

自行長又係海上奸雄如去年平壤講貢即以大同
江定鴻溝之約今歲王京議貢纔到釜山便有晉州
全羅之犯變動反覆不可捉摸兵家謂知彼知己方
可取勝 陛下試看此二奴何如人也焉可指定封
貢認爲全眞而乃拘泥執一以應之乎臣愚謂此二
事要當審機應變並行不悖可也若今偏乎留守適
得吾體猶可言也偏乎封貢大失吾常不可言也伏
覩 明旨謂倭奴狡詐款而犯犯而又款從來只是
羈縻使曲在彼豈有今日遂以悔罪爲眞通行撤備

之理若愈加嚴謹毋得疏玩誤事臣仰窺 皇上量
包天地明並日月夷情兵法燭照數計曲盡無遺臣
復何言臣祇仰承德意奉而行之議封議守經權維
施經能立於常勝之地權又行乎羈縻之術威可備
服其狂狡恩足招來其志意必如是而後謀出萬全
倭情究詰指日可定臣之所能自信自任一力擔當
者惟此而已若以救朝鮮爲無謂守全慶爲非策退
內地而省糧憑封貢而撤兵如此之計非臣所敢知
也今之留兵可撤於 明旨與封之後必不可撤於

餘倭未去之時可撤於朝鮮兵練險設之後必不可
撤於該國未備之初臣自五月間與提督贊畫諸臣
猶思海上一邀擊之節催國王拘集水兵造船截之
於前我兵逐之於後以冀一逞不意沿海兵船終成
畫餅且又大兵已撤調兵不應此計遂爾不行又慮
朝鮮新復難以自存故留兵一萬六千使之協守復
借封貢羈縻時日以爲修設之計此皆臣等萬不得
已而然要之非本意也況此一萬六千之兵中多有
名無實臣方在清查求補足數豈可於欠缺之中復

行減撤。至如近日提督李如松之選練兵馬，兵科都給事中吳文梓之添兵增餉，思深慮善，俱為得策，陛下所當亟從，責令着實舉行者也。

書柬

與副將李如栢李如梅等書 火攻

門下為王事勤勞，嚴寒遠適異國，不佞心殊懸念。昨尊意欲與沈惟敬同往平壤，具見忠勇。但將軍係大將軍親弟，又所鍾愛者，今欲携入虎穴，明是以將軍作一孤注，緩我大兵，而成彼詭遇之謀。既入彀中，生（觀此知朝廟已悉沈惟敬之虛辭，特以石司馬主之故，依違其間耳。）

死難。保此僕與令兄之所洞燭，而萬萬不可行者。進剿倭奴，令兄與僕已有定筭，火攻一策，尤今所亟用者。粉諸樣神器具備乎。昨面見既已懇言，茲復再述：平壤形勢，東西短，南北長。倭奴在平壤者，聞我進兵，彼必嬰城固守。我以大兵圍其含毬、蘆門、普通、七星、密臺五路外，當如新議，鋪鐵蒺藜數層，以防突出死戰。其南面、北面、西面及東南、東北二角，各設大將軍砲十餘位，每砲一位，須用慣熟火器手二十餘人守之，或擡運，或點放砲。後俱以重兵繼之。防護不測。每門仍設虎將一員守之。一有失悞，即時梟首。止留東面長慶、大同二門，為截出路。須看半夜風靜時，乘其陰氣凝結，火烟不散，先放毒火飛箭千萬枝入城中，使東西南北處處射到，繼放神火飛箭，及大將軍神砲。燒者燒，薰者薰，打者打，鐵箭鉛彈雨集，神火毒火薰燒，其不病而逃者，萬無是理。若逃則必走大同江，俟半渡以火器擊之。又伏精兵江外要路截殺之，必無漏網。懸重賞召敢死之士，口含解藥二丸，用新製口袋，或盛米，或裝土，兼鋪柴草，置於

城下，踰垣而進，看果真病與否。病則開門，令兵齊入，眾倭斬級，將領生擒，各有重賞。若行長、玄蘓二賊，尤加用心活捉，留待別用。此一策也。平壤一平，便當整東人馬，大彰聲勢，由中路緩緩而進，且莫深入。與我只要牽制，使彼中和、鳳山、開城諸賊，西來堵截。即選精兵萬餘，從間道直抵王京，再探王京倭奴，畏兵坐守，則一一如火攻平壤之法。先取王京，以為根本。然後將鳳山各處，用孫臏走魏、伏馬陵之計，或截其腰，或抄其後，與正兵會合，先後夾攻，又一策也。若王京

西來救援則用韓信伐魏襲安邑之計與朝鮮將兵直擣王京復遣精騎與我正兵前後接應使彼背腹受敵又一策也三策倘得着實遵行不至遲悞則萬無不勝之理虜見如此惟將軍裁之幸甚

與叅軍鄭文彬趙汝梅書　邀擊

接手札仰城公一鼓而下平壤此蓋世奇功不佞喜可知矣但據尊報行長玄蘇諸首領輩幾致生擒復成脫網不免少有遺憾蓋聞攻城時雲梯四集奮勇先登甚合不佞攻圍之法第行長輩勢窮登樓倘不

拘生致之說火器薰擊亦無不可何致夜遁縱或潛逃數萬軍中寧無一人知者若我先遣精兵二枝或伏大同門左右或伏大同江東岸俟其將至舉號邀擊復以大兵繼之彼將前後受敵卽身生雙翼諒無脫漏較之追逐者勞逸何如耶

與李提督幷劉袁二贊畫鄭趙二叅軍書　計除關白

聞中和開城等處倭奴盡奔王京其跡似合其膽實喪因其膽喪而攻之無不大捷者保爲大將軍門下旦夕奏弘功也第屬國所以陷沒中國所以動兵者以關白爲禍首也不去此人海宇終無寧日鄙意謂欲去此人不可力勝惟當智取且倭在朝鮮者俱非本心彼欲留此既懼大兵之勦欲南歸又畏關白之誅乘彼難進難退之際施我以夷攻夷之謀倘王京倭奴勢窮來歸察其孰爲倭中翹楚或縱之生歸或羈之幕下陰用諜間誘以封拜彼既可望生全其心又有希冀雖屬島夷諒無不效命者其中運用當在臨機若得去此渠魁東南可以永絕倭患大將軍之功更出尋常萬萬矣區區之見若此幸熟籌之何如

與叅軍鄭同知趙知縣書

承手教臨江氷解兵馬難渡忽爾水退蹈淺退之又獲奇功此天助李將軍也況玄蘇鎭信宗逸已斬止有行長一人譬之漏網之魚其膽已喪諒不足畏而李將軍又預施埋伏更以勁兵追擊眞稱上策天心人事兩濟其美王京之倭殲之定在刻下矣但慮貴萬全事當愼重我之火器固利而彼之鳥銃亦足相當此如初角之時當先施我火器佯欲進兵實且未進誘其放盡鳥銃然後一鼓下之無難也外鄙見一二

開列於後、祈二公與仰城酌行之、一兵家用間、當
在敵處兩難之際、今倭奴欲守王京、則懼我兵火擊、
欲歸日本、又畏關白族誅、正進退維谷時也、乘此機
會、陳以利害、誘以封爵、啗以厚賚、無不樂從者、王沐
張大善俱為可使、若使捷小心、如本部指揮黃應揚
亦可備一臂之用、即今已在軍前、如欲用之、一聽仰
城公驅使也、一朝鮮居民在王京者、四萬餘暫從
倭衆、其為王與心、被家積憤、思一得當以報者、四萬
人同一心也、且平壤已捷、其望我師如望雲霓、四萬

人亦一心也、當此人心思變之時、密令敢死人潛入
城中、給免死帖、期以大兵一至、城下即據北山為內
應、彼此夾攻、即有萬兵馬、可盡滅之、但人屬異國、心
難逆料、亦當預防、聞攻平壤時、朝鮮婦女上城助擊
我師、此又出恒情外者、倘王京居民亦然、須防此伏、
以計就計、未必無也、故不信之、則坐失機遇、信之恐
有他變、又在門下與大將軍熟計之、慎防之耳、一
關白見在對馬島駐札、聞彼兵被創、必遣兵救援、不
可不慮、如偵有間道、挑選精銳將兵一二枝、多帶火
器、直至渡頭、如船泊彼岸者、用計燒之、船來救援者、
俟其近岸、火器齊發、內可截其歸路、外可却其援兵、
魚在釜中、奚能全活、是一策也、亦當熟計行之、不佞
處火器甚多、俱陸續盜發軍前備用、一遊兵既不
可借、劉綎陳璘兵又難卒至、彼衆我寡、大將軍憂之
誠是、鄙意謂朝鮮士卒雖柔脆難用、而鼓舞有方、調
度得法、即弱可使強、寡可使衆、前隊衝鋒火砲為先、
然亦必挑撥精銳以為選鋒、朝鮮疲卒止用搖旗吶
喊、庶敢死者破敵、怯弱者助威、既可保全朝鮮兵卒、

不必他有調遣、此兩利之道也、亦可行否、又聞朝鮮
兵士善射者亦多、用以當鋒、必能取勝、此又不可與
疲卒槩用于後也、一王京居民與倭雜處、彼此難
辯、況破城之日、事在倉卒、恐致混殺、設若有之、既失
天朝往援之意、又孤屬國望救之心、亦非大將軍與
本部體上天好生之德、聞軍中法令嚴肅、本部固不
必過慮、但事關生命、陰功係之、仰城公當豈已極、正
宜修嚴、則今日當亟者、端在此也、其擒敵者固難輕
宥、其勢屈而降者、望加意辯別、公與本部俱發免死

帖數千給之意亦爲此，再望分多事之際，更加嚴禁不許混傷，則不惟功高亦且德厚，不惟身榮亦且仁令，惟門下留意焉。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illegible]

某承相公尊委，即揩摩以報，亦無所憾。昨仰使揩授幸于平壤兼之開城諸路等倭盡逃，王京機似可乘。但諸倭集併其勢反熾，王京百姓又爲腹心，且山路險峻，水畦泥濘，大雨連綿，淹過馬腹，進剿甚難。今雖分兵一駐開城，一駐平壤，休養士卒，奈城中房舍被

焚過，衆兵皆路宿，且朝鮮不通言語，不通貿易，即有銀錢無所用也。況遭兵火蕭條已甚，衆兵自渡江至今，菜肉鹽豉之類無由入口，甲胄生虱，衣履破碎。一遇天雨，渾身濕透，相抱號泣，馬倒者且有一萬六千匹，兵士可知矣。某雖發價給賞，亟行遼陽買布并牛酒犒勞搭蓋舖舍，然所給有限，或緩不及事，人情不安，大有可虞。昨賚呈李提督三協偏裨俱有印信稟帖，請暫撤兵待秋冬天時地利人和在我，然後直搗王京，庶或可望。是一策也。但今幸獲平壤開城，梁提

一旦遽撤我兵，回散各鎮，恐賊陰肆逆謀，復行窺伺。我兵既遠，一時難以策應，而朝鮮新敗殘破之餘，於之理勢，必不能守，至將前功盡棄，奈何。又思我兵久駐外國，其餉銀必須加倍，他兵朝鮮殘破之餘，力難支給，我國爲人守國，費出不貲，亦非得策。訪得本邦銀礦甚多，似可開做，（此亦陳將又有議也，因[illegible]）且其國銀錢絕不使用，雖產此利，民不知行，亦不知爭，礦徒盜劫之患不足爲慮。其今議行求一善策，令朝鮮輔臣主其事，所得之利，散給新軍，作爲糧餉，則上不煩國課，中不累小邦，下可

鼓士卒。況藉此厚其價值，招致遼陽諸處客商往彼生理，乘便進剿，亦一策也。未知相公以爲何如。至如龍山倉糧已燒，倭奴或難久駐，然倭謀叵測，未可必也。夫執言於前，左決於後，俱偽兵家要法，某未敢擅便。星馳上聞，伏乞相公與本兵及兵科速議示下，以便調撤，至禱至禱。

與李提督書 有機近勅

昨覩來札，述清正與行長矛盾，宜有之，蓋清正挾二王子三陪臣在彼，且平壤戰捷，彼又不與，恃己之功，

恨行長之專其情矛盾宜也但行長既行清正決不
敢留蓋前日併集勢衆今日倭歸勢孤前日聲勢相
倚且亟脫咸鏡今日勢孤力屈何敢獨留縱使清正
肯留而部下羣倭亦必不從故不佞謂其必行者此
也所可慮者吾使臣旗牌已遣而彼中王子陪臣不
肯放還倭將不留數人門下須諭沈惟敬諸人三事
一有不從即令諸人回還我境速知會全羅用心邀
截我兵固守津江火速報知不佞即發劉綎新兵協
助不佞亦親至開城共議進剿也萬勿倉卒應之設

行長肯還王子陪臣肯留倭將而清正乃拗其中我
如、弘、則、執、執、在、我
則速遣智術之士間諜其中令之變動徐觀相持行
事是一策也如行長意真肯留倭將而清正獨拘二
王子與陪臣又敢獨留王京則單放行長諸倭歸國
我則照前困守之法亦莫輕動以待不佞之來釜中
遊魚諒不能倖脫矣諸惟留神是望

報趙張二政府幷石司馬書　截殺

昨者王京事埶最爲難處十萬之衆據守堅城攻之
不可惟有坐困之法能行非遲以數月不能了事且

慮其有四散摽掠死力決戰之患而時輩師老財匱
久無成功之議又繼之矣欲如趙充國坐困先零非
今日所得爲也幸其勢屈求歸借言通貢正可爲吊
虎離山之計特具塘報請旨定奪以穩其心非眞許
貢也至於平壤開城碧蹄敘功之疏向因王京未下
不過借此以激勵將士耳二事甫行俱有深意而羣
議蜂起誠爲可笑不佞某於今日惟知滅賊報主他
非所敢顧也幸仗洪庇已得王京而調兵前後截殺
倘再得成又何貢事足言哉近賊於十九日盡離王

京日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纔到尚州未及一半
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過河過江隨後
盡拶船隻橋樑恐我兵追襲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驟
進緩緩尾後只當護送以安其心直待去之日遠勢
不能返又彼糧食將盡困憊而後擊之若海上水兵
船隻久已伺候諒必不誤近據陪臣尹根壽報稱韓
應寅等狀啓國王謂全羅左慶右尚水使處於本年
三月二十一日李舜臣三水使率舟師齊泊蛇梁海
口等處伺候倭賊下來當以水兵移至釜山海口截

殺然柴至釜山鎮不遠釜山海港中甚寬廣外面險狹倭賊盡將船隻藏置港中我兵亦爲港口險狹未敢撞入欲伺倭賊遁出左右水軍一時掩擊截殺倭賊乃其君臣本心況不使屢次催促未有不行者且朝鮮火器如發猫爪子砲比中國製更精利而水兵船中所專用者槓內有一木撇鐵頭鐵翅鐵筩火藥發去可及六七百步倭船遇之未有不碎者今用此撞又用火燒若得盡截上策也即不然得截其半亦不失爲中策又不然使其歸島朝鮮土地盡爾恢復

恐亦不至下策何任事者苦心忌功者煽黨必欲置天下事若之何而後可也設非臺下主張於上某何以自樹於下臺下之恩殆與天地等矣

報三相公并石司馬書　朝鮮戰守

某向未入朝鮮時其山川形勝尚未真知故未敢浪陳茲身歷其境兼詳考圖帖細詢譯者始知本國幅員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蓋地從正北長白山發脉故南北最長釜山鎮偏在東南隅與對馬島正西故日本兵馬易于入侵朝鮮若全羅一道直吐正南與中國樵常相對如日本欲犯登萊天津必須乘東北風灣轉此嘴又候東南風然後能達大海巨洋波（欲必勝殊爲明了不須更假風帆）濤險惡安能如意若不至朝鮮登萊天津實未易犯故天護神京亘此一國於東南西北之間使日本兇夷不得逞志中華者天險限之也關白雄奸黠察此故含浙直閩廣竟圖朝鮮蓋朝鮮與薊保山東相拒止是西南一海並無旱路間隔其中由南而北自東及西若尚州之洛東王京之漢水開城之臨津安州之清川定州之大定平壤之大同義州之鴨綠諸江

俱係大川俱通西北海面陸行則有遼左一路以抵山海而水行則有七路可達天津山東等處若得順風三五日即達無甚難者故此奴一得朝鮮據爲巢穴分投入犯特易易爾吾禦於陸而水路難支吾禦於水而陸路不免三境動搖京輔振懾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關白之圖朝鮮實所以圖中國而我兵之救朝鮮實所以保中國非若救鄰隣鬪者比也各降倭報稱初意欲建都朝鮮睥睨遼薊以三十萬犯浙直以三十萬犯閩廣以窺中原似非虛語也幸使社

賴威靈廟堂石畫連戰二捷今且聯出王京事亦覺有頭緒但倭奴擁衆尚駐尚州善山等處未即東往見今殺死朝鮮軍民數千懸首旗竿者千餘且列寨無算聯絡數十里不絕虎牢木柵石城土堡極其堅固一路險阨處處埋伏哨丁宋好漢幾爲所獲某雖屢檄提督進兵而將兵驕惰必不肯前軍中洶洶俱謂我輩百死一生以三四萬兵馬卻數十萬強倭不數月而朝鮮土地幾已盡復晝夜身處氷雪鹽菜毫無入口功勞非細迺言官反謂報捷恐虛級賞又云先給二十兩比寧夏反爲不如經畧題敘又不肯覆今乃天氣炎熱疾病交作又欲遠追且倭勢甚衆營壘堅完島銃利害道路崎嶇若有疎虞將何以處職與提督雖百般催併多方策勵然恐兵心有變不敢過責兵士多有疾故若後日人不察此倘歸之碧蹄之戰又何詠(?)恐任事者畏首畏尾如此何以集事如今而倭與恐罹漸次逃歸當爲朝鮮悉心善後務求萬全縱令再來必不使如去年竟達平壤若蹈無人之境也其要在分布亦當畫圖貼說與四鎮圖說並

進覷保朝鮮若保中國必不敢草率完事故問白界惡行長輩擅出王京益兵添餉諸倭不敢遽歸我兵難於即返必須尊豪主張即發陳璘沈茂兵馬前來協助再假勑文慰勞將士級賞須給全數庶　皇恩播而軍心厲兵勢張而倭膽落完績或可收也

咨檄

移薊遼總督軍門咨　防海

一爲議歸舊軍以防海患事據贊書袁主事呈稱舊沿海衛所守備甚密若寶坻之梁城所乃建自五代時而國初因之者也居住日久生聚甚繁嘉靖二十九年將正軍四百餘名盡數撥入振武營三十八年又將餘丁四百餘名抽戍石塘嶺而海上空無人矣今宜以此軍復還守海而振武石塘等處缺人別募軍補之蓋海上地薄水鹹新募遠方之人不能居而梁城土著之軍其田產在此墳廬在此漁鹽之業在此固其所狎居而樂處者也然不獨梁城凡天津等衛扯補者各宜照此行之爲便等因到部

檄大小將領　勦倭機宜

一本部奉　命徵調各師不日渡江深入朝鮮內地
剿絕倭奴其攻戰之法必須預講敵情虛實必須預
知今先以主客馬步攻戰三事謀之本官宜多方籌
畫或與部下有謀智者熟思審處照款登報然兵家
之事千變萬化難以拘執如有被倭奇策出于三事
外者俱商確明白或密揭或面稟以候裁酌慎勿稽
遲草率有辜本部屬望至意　一議主客之勢須先
遣通曉員役會同朝鮮君臣的審倭兵動靜如何虛
實如何如何攻如何戰然後進兵斯為成算　一議

馬步之勢倭兵多步我兵多馬步利險阻馬利平衍
倭兵拒險阻則我之馬兵無所用其武前日攻城之
戰病正坐此蓋地利不可不得也得地利必須藉鄉
導法曰鄉導不得曰昧朝鮮人即可為之無患也但
遇險我先設伏無令倭奴得之故古之名將列伍陣
設伏二十處以取勝者有以哉我兵在馬上倭兵在
步下我兵之刀短倭兵之刀長其勢稍不相接不得
器械是以卒與敵須易以長鎗大劍以便擱刺江南
之筤筅鎗刀率皆長兵正此意也所宜兩合須我之

步兵先之馬兵繼之馬兵分左右翼擊之乃法也
一議攻戰之勢說者謂倭之鳥銃我難障蔽倭之利
刀我難架隔然我之快鎗三眼鎗及諸神器豈不能
當鳥銃倭純熟故稱利我生熟相半故稱鈍原非火
器之不相敵也倭刀雖利能死人我刀雖稍不如豈
不能死倭哉倭之所以能敢戰者非緣一刀之故其
實殊死戰也前者死後者進無少退怯今日調兵四
至雲集烏合若兵將無紀士分彼此心果堅耶否耶
西夏之事可為殷鑒豈我之刀不能敵倭倭之利刀

不能架隔殆非也其心實不如倭之死戰也宜選驍
勇敢戰者另為一營亦須選勇將有謀者統之或用
之衝突或用之設伏或用之出奇或用之夜砍敵營
以濟諸兵之所不及昔晉謝玄劉牢之率兵五千大
潰秦師誠得死力也人又謂鳥銃能擊二層嘗試之
矣八十步之外能擊濕氊被二層五十步之外能擊
三層四層諸所議障蔽事宜亦當從長其實兵貴速
合障蔽先之弱兵繼之強兵又繼之撲砍一處分兵
左右衝擊之倭無所施其技矣乃孫武子三駟之術

於法有之非誣也

檄劉贊畫　設險禦倭

一為設險守國以杜倭患事照得朝鮮幅員六千里本形勝之區重山內障大海外環八道相依三都連峙若潮踏江上必舟楫始可濟人更泉出地中遇畦畝悉皆稻塍誠哉四塞可保萬安顧本國眈文墨而不詰兵戎棄天險而不知修守遂使倭奴藐焉狂逞按查往歲四月中倭犯釜山曾未浹旬飛渡洛江徑踰鳥嶺連陷東萊密陽開城金海等城直擣慶尚忠清京畿咸鏡等道任彼縱橫全無攔阻國不絕者如綫今幸（朝鮮立國備禦事宜日本攻之乎病遠義攻之乎後皆入境不踰旬朔而數道並陷王京旋陷）天討數張故土盡復據報倭奴雖步步道奔猶程程阨險因嘆朝鮮昔日布置能如此倭何能使倭一無忌憚至此往事難追姑無論已但倭奴遠居日本彼欲內犯勢必先據朝鮮而後南犯登萊北犯遼薊惟其所之近察降倭所報益見闚伺狡謀故倭奴雖宵遁難保不再來大兵雖凱旋難保必無事朝鮮瘡痍殘破倭再來犯必至淪亡今議留兵協守亦不過酌量權衡暫為修備蓋多留則思歸將士觖

望樂從少留則衆寡強弱勢難與敵是今日借箸而籌朝鮮者無過於因地設險因險設防為第一策亟應查明以便咨會國王上緊修舉牌仰該司會同李提督行令鄭趙二叅軍及知謀材官策士等多方採訪先以今日追倭經歷之處得之目擊者如鳥嶺崎嶇倣彼劍閣相度或造重關或挑濠塹如洛江深闊為我要津有警或守渡口或截舟船或東萊海口可絕則絕之或密陽江口可阻則阻之某城寥廓低窪應否斂小增高本國糧食皆係野積應否俱令上納緊要郡邑分貯無仍前委置路左以資盜糧江邊樹木在南岸者應否盡行刊去使倭來無木為筏以阻其濟他如王京抱漢江開城抱臨津平壤抱大同應否俱堪設險又如慶尚居東南全羅居正南忠清居西南倭犯必由此處應否酌其衝緩設險預防其餘未歷地方或詢諸耳聞或查彼該圖凡可設險之處一體舉行不拘土城石牆木柵不拘滾石擂木深坑務宜條議妥帖然後酌量衝緩或某處應撥朝鮮官兵若干守把或我留兵量撥若干協助或用火砲若

千戶沿途沿海。或五里或十里。應否修設烽堠。如中國之制。行哨相傳。得以堅壁清野。使倭四無所掠。本國得以預行防備。蓋倭來利在速戰。惟深溝高壘。彼計自窮。是今日爲朝鮮善後之策。或不出此。中間有未盡事宜。悉聽區處停當。畫圖貼說呈報。以憑移咨國王修舉。并委官監督。務期成功。若止藉留兵。恐不足與敵。且爲守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徐致遠武靜 參較

支華平先生集

議 支大綸

分黃道淮議

夫孝武固雄才之主也，而又丁漢中午之運，竭宇內以制河，詎不能埒美禹功哉，乃瓠子之決，至長歌歎

戲，沈璧馬以徼靈于河，且窮數十年之力，僅乃塞之，且築宮以候其盛。河之難治如此。其在今日，則資其利，而又畏其害，利不可弃，則害不可蠲也，其難且什伯于漢矣。河自汴而合淮，故決在汴。汴幸無決，而東危汶泗，非危清濟間。又決而危豐沛矣，即幸旦夕無恙，而又慮其絕邳而厄吾漕，幸漕利矣，而合淮會泗，激而橫溢，淮鳳泗以侵祖陵，縱之則陵危，決之則運道危，愈積愈高，則徐邳之生民危，顧不甚難哉。河之勢合則大，分則小，而河之道寬則緩，隘則急，或塞之以來其流，或濟之以分其勢。古今治河之策，大都若此矣。故謹偵視繕隄障以待淫潦之水，修洪閘時蓄洩以濟淺澁之患，開支河以多其委，刷海套以沛其流，集遥隄以遏其衝，勤掃捲以疏其淤，當事諸臣日議之而日修之，自開新河及今迄二十年，稱利矣。邇者鳳泗之間，洪水返淮，以虞祖陵，皇上赫然震怒，罪諸當事之臣，而議分黃道淮，以安陵寢，此格天純孝，為根本慮至深遠也。建議之初，有欲亟開高堰者（萬曆二十一二年有爲是議者），而議者謂高堰地卑，淮水所豬，一柝則淮水日東，黃

河乘之，濁流西入，淮且益病，益黃強淮弱，勢必相陵。運道祖陵，並受其害矣。夫淮流壅遏，本于清口，河身之墊高，黃河倒灌淤河日積，至成關限，而盱泗之水遂侵祖陵，淮流正道，原在清口，與黃交會，故開黃家壩以分黃，闢清口河以縱淮，而高寶諸河，又淮泗旁洩之路，故開周橋武墩以洩之，而安鳳泗，而湖身平淺，容納不廣，則又闢涇河諸處以洩河而入海，又闢金灣芒稻以引河而入江，而又闢淮口之沙，以通全淮，其歸仁石隄繫為陵寢屏捍，歲加修築，以防河之

入泗則河勢益遠而祖陵可長無事矣。今分黃導淮業已底績，而淮派既分，注瀉既極，黃堌決口既深且迅，河勢益復南徙，徐呂之洪淺澁爲梗，河淤成灘，扒撈閘績，則雖稍繫乾沙，另開小渠以濟新運，亦一時權宜之術，無補經常之策者。況黃水汎濫，勢且奔潰而四出，則睢宿之間，民且魚乎。以今計之，小浮橋沂河之故道，黃水之所經也，自黃堌旁決，徐呂淺澁，則濟小浮橋以濟運道者，宜亟溝也。小河口睢河之故道，黃堌決水之所經也，頃因淤塞，東潰白洋，黃流溢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文作仁集　三　千頃堂

出而蕭碭之間，歲罹浲洞矣，則疏小口以通堌塞者宜速圖也。沂河口乃沂武二水入河之道也，河水於睨梗，而邳宿劉城灘爲巨浸矣。黃堌既分，則引沂武汝濟河流之淺者宜速舉也。蓋護陵濟運，並爲急務。今分黃導淮，當審幾宜事，誠得已則不必耀財力于波濤之區，勢誠當舉，又不可弛經畫于先事之防。睿謨獨斷，廟議僉協，奏平成之功，追神禹之績，行且暮遐之耳。

序

永昭兩陵編年史序　（先生集敘與袁坤儀集合在千慶本編年表其以此序[illegible]）

夫史者，廻天維、旋地絡、景曜璇璣、昭回蒼冊、神謨廟略、綱嫂玄區，善敗炯如，勸戒斯灼，俾在御者聽前軌而改轍，操軫者聆故曲而調絃，進忠良則龍干再肉，誅僭逆則奕羿重誅，恢功據壇之士，脂華袞而作氣，胸馳臆騖之侶，望斧鉞而喪魄。匡衷糾繆，助化流於斯爲烈矣。爰自巢風既寀，羲書甫濡，有六籍以宣聖教，有六家以析名象，有乘譜以申世模，有稗稗以悉叢委，美刺別千騷賦，陘自雄於同異，鋑山嶽篆鐘

皇明經世編　支華平集　四　千頃堂

呂，磐繡恬毫，藻繢倫蘭，體裁百變，而史實該之。洋洋乎囊括六合，總攬萬彙，蓋不朽之盛事哉。故金石時乎鑠泐，而爛鑑不磨，日月代有朓朒，而縹緗永耀。縮陰陽舒慘之機，佐皇王章癉之柄，遐追太始，下垂無極，自剖闢以降，末之有替也。迨夫蠅虵競響，紅紫亂色，言辯而罔詮其輿，文葩而遂斲其樸，詭其飾則雅致淪，析騶狀則品目亂，附威富乃鑽皮而潤毛羽，詆單微顧錐肉而生瘡痏，豈惟索米之陋，實貽曲筆之訊，史道之厄，烈於秦燔矣。惟我　皇明紹隆軒項，度

越姬俶、闢三極于晦蝕、沛玄澤于大荒、蹕命崇勛、窮
天徹壤、蓋墳索不足宣、丘倚未易述、厥惟史局、作者
彬彬、遐衕圖之景運、紛箸筆之華秩、紀言動于垂衣、
漱秇苑之芬潤、歆向接席、班范聯署、倚欸煒哉、粤啓
扃于易世、則涇渭易淆、焚草于液池、則流覽曷遍、雜
拾蒐除之赤歷、猥裁胥史之故牘、恩怨潛萌、疑信錯
出、琬編鏐檢、鬱而未揚、龍圖鳳草、闕而莫覩、用使然
犂博古之士、蘆攄頌于當年、長籌佐命之臣、闇規隨
于往哲、鞠佇睠、九土盱睢、積有閒矣、大綸先世、遍

有聞人、聿念鼻祖臣叔芳、人稱幽齋先生、潛光逐鹿
之秋、撰記飛龍之會、式從草昧、撰次天歷、暨高王父
臣支茂、奮邈軌于　文宣、曾王父臣支立、濫詞垣于
英憲、王父臣支高發藻于　武廟、嚴父臣支祿嗣響
于　永陵、詵詵五葉、世叨文學、掌故之司、遥遥三支、
庶接天下博知之系、而皆性耽古昔、學不常師、身在
顛晦之間、故餘力足以弘著述、官繫詞翰之局、故聞
見足以備編摩、凡國常民櫪、邊防河漕、皆精研而默
其要、遡原而習其委、或參侍工寮、而與聞其槪、或躬
親歷、而備究其詳、忠臣讜議、時揖讓而丰采如覩、
神皇察相、日趨蹌而都俞在耳、摘鉛次槧、藏副巾箱、
幾侔秘府矣、臣大綸生髮未燥、猥習句讀、逮膝耳提、
趨庭面命、口誦臆記、逾弱至壯、迨馳驅南北、厠跡冠
珮、尚思得一當以鑿涓涘、尋舊學以酬知遇、而術疎
數奇、志與時左、首忤權相、再中讒喙、素壁點于青蠅、
雄翮摧于飛弋、偉算逝而辭懷、遐思集而盈抱、惜聚
沐之蕣華、思世業之就蕪、乃搜獮故帙、結佩遺音、仰
九廟之訏謨、而委心揚扢、接八閎之碩彥、而抵掌校

讐、籖軸縱列、碎金如綖、僭不自揆、乃效司馬遷史記
司馬光通鑑、分格辨體、援古質今、粹為卷牘、蓋善無
微而弗揚、惡必顯而後稱、一人而終始頓異者、慮始
而深惜其終、一事而心迹兩疑者、信心而姑貫其迹、
譽溢寰衢而得自不虞者、必沿華而覈實、毀幾貿俗、
而出自求全者、不以瑕而揜瑜、廉介峭直者、雖賤必
褒、山棲谷隱者、雖貧必述、批鱗碎首者大書、瞻聞儁
詞者亟賞、飾浮以炫俗者不錄、至若奸名以聚賄者
重為揞擊、盱曠逖之徵、鑒幽仄之悰、草凡再易、歲亦

發更矣丙申秋杪　永陵脫稿觀察項德楨見而謬
賞謂　世廟德澤亘古獨永通紀諸書槩未呈及士
流企慕怒焉如飢亟畀梓人以揚丕烈既而昭陵就
緒因并鋟之夫仲尼至聖志在春秋猶蒐摭于寶書
乘觀于周史感麟絨而抒簡卜陽豫以稽疑蓋紀載
若斯之重也夫綸識類蝎能身羣野鶴而乃結隆思
于衆賦紆迹駕于魯聊手澤故在疑抱誰質啟滕剖
襲睽輶軒之梗概範形鑄象談鐘山于曲室挂漏既
多郢燕益謬罪我是思敢云竊取之義茂第子長紹

談大家續固故業可藉例則不違蓋蓄德于多識匪
資吻于塗說倘覽者獨張左之艶詞繹筆削之微言
亦鐙失求野之意云爾若說難留秦呂覽遷蜀左盲
臏刖憤極成章大綸遺迻　聖明幸不懼此而蒲柳
未秋桑榆非晚悲名稱之不樹托空言以自見亦豈
若而人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宋家禎善先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嚴杜流虜借路深姦以愼邊防以安全鎭疏

臣自九月初一日入陝西境界訪得火酋盤據莽捏二川皆由甘肅地方借路深入故流禍至此及查甘鎭借路不止一處地方在莊浪則鎭羌堡在黑松則鐵櫃兒在凉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與寧遠在甘州則硤口皆北虜由內地通番之徑也往來欵之前套虜搶番曾此借路然尚突然來往畏懼我兵設伏追剿不敢久住地方肆行搶掠自順義納欵以後曾一借道經行彼時俺答遵守約法嚴禁部夷並不敢輒擾內地此後胡虜經行遂爲舊例然猶爲守約法不敢放肆因循日久乃敢稍搶漢人然一犯之後

遂就罰服猶未敢公然搶掠近則火真二酋糾聚羣夷敢爲犯順以莽捏二川爲巢穴視洮河二州爲番地大肆虜掠戕殺將官是甘肅之邊防乃爲流虜必由之門戸矣今虜王未歸火酋未懲而套中群醜又復聲言相率西行勢必經由甘鎭是在虜酋視甘鎭爲故道可以經行在邊將亦視虜行爲舊規難以拒阻年復一年夷漢雜處在昔甘肅素稱北虜南番今則南北皆虜昔稱中漢外夷今則中外皆夷及今不早圖力處將至大壞極敝不可收拾臣晝夜籌思不

能不悚悚然懼也臣初至蘭州審知情狀即通行該鎭多方哨探愼固邊防如遇自北各酋到邊借路不拘何枝卽便着落舌辯通官明白曉諭云爾往時假稱前去西海經由內地因爾納欵容爾經行今爾聚集莽捏二川名雖搶番實搶內地今　朝廷震怒特遣大臣統兵前來與爾好好講說如前往西海只好經由邊外其邊境以內難以容爾行走須皆諭之執迷不從該管將領卽便督率官兵相機堵截如果虜勢重大難以堵截亦須相機躲伏夜擊驚擾虜自不

敢如前安心牧畜帶一布亦可以阻續來之胡騎也臣復竊計火酋未創而虜王大部尚蜂屯海上必使虜黨漸移則孤雛自困然後相機一創應中機宜故虜之自北而來者必力為堵截自南而歸者須稍放寬一路又明諭邊將倘遇各虜借路回巢者即便設兵嚴防諭令今年姑容爾急走出邊返其故巢若明年回巢即閉關闔門不容爾出矣若各夷不敢騷擾漢人漢人亦姑勿輕為殺虜乃於前項借路處所各發白牌一面令其常川豎立曉諭諸酋一以明示

杜絕一以開路促之解散又恐虜性難馴地方官員不知通變緩急若傳譯未明撫剿未當反致誤事乃密諭總兵張統兵移駐虜賊借路就近處所用示彈壓又節據塘報套虜聲言將欲西牧海上今套寇漸移等因臣復思與其嚴拒於虜騎之臨邊不若先聲于胡馬之未動又復為帖傳示延綏總兵官專差舌辯通官預先傳諭套酋卜失兔莊禿賴明愛抄忽兒等并切盡宰婦一體知悉於今大臣提兵已至甘肅與虜王講還火酋之事恩威俱不可測你們若往西

去也不阻你你去時若由邊外任你行走今已有明文行甘肅總兵攔阻夷人不許自闖門經過各一一傳說明白倘驕虜不遵戒諭敢於率衆闖邊然後我之堵截剿捕虜無後辭矣夫嚴兵以遏其來而又先諭以伐其謀虜洏內地或可從此阻也臣復念邊方之事臣既奉命經畧職所得為司敢又瀆 聖聽惟是地方官員欵虜以來藉口保全貢市不敢出一力以創驕酋而威力制虜者又謂之為起釁生事公堵截虜路法自臣始若不據實題請奉有 明旨使甘

鎮將吏昭昭然共聞之誠恐畏首畏尾謂洮河失事與甘鎮無干畏開虜釁猶復朦蔽姑容臣暫駐蘭州相去河西一二千里安能時時申飭事事督責也伏乞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行該鎮今後各要振武揚威痛袪積玩如遇諸虜搶番借路務須遵照臣前項申飭傳帖事理極力防阻毋容輕入如酋虜不從相機拒剿毋事慣縱倘稍兵拒虜臨陣損傷亦須究之文法夫都以拒虜為功不以損傷為罪庶邊事可振虜患可弭火酋可剿而川可蕩矣

類報虜情疏　虜情

看得前項所報情狀不一，大都在甘鎮之報，其稱吉囊者，卽卜失兎稱其部名也；其稱黃台吉、一克台吉者，卽三娘子之子不他失禮也；恰伸差來送子者，乃虜王有守故巢頭目也。虜王一聞東使，心已驚疑，務須候其遣使認罪，然後多方計處，未可先遣使入，增其驕慢也。卜失兎由賀蘭山西行，駱帶家小牛羊，已至甘肅蔡旗等堡邊外，漸爲趁草駐牧之計，其實密謀與湖內外勾連也。抄胡首把都、把漢等酋，移牧茄

連等處者，自南而北，欲過此月出邊者，由甘肅內地，返其故巢也；而抄胡妾男又從北求入關門者，就其夫也。此皆甘鎮夷情，有自南而北者，有自北而南者。自北而南者則當稍兵阻其來，自南而北者則姑開路縱其去。大抵此時虜報紛糾，已如亂麻，而治亂解紛，當尋頭緒，此臣之所以日夜營營不遑寢食也。其河州之報，則稱火酋見在捏工川，提馬要搶者，驕虜盤據番地，傳播虛聲，使我隄備，以牽制我師也。扯酋昏由有人播言，火落赤收了犯順，旋畏獨深，故誘哄虜王渡河，導之作逆，情或有無，而娘子受恩日久，與不他失禮忠順頗深，其勸阻等因，諒非全誣也。其謂火酋割營講說，要賞定規，遣年常送和好了，就不生事等語，此節年慣縱之故，而又以故智挾我也。不知今將料之安在討賞也。夫四鎮之塘報，除延綏、寧夏撫鎮同心，或牽制套虜之西來，或力遏卜酋之東求，素恩威不失，塞事無虞，雖日有塘報，皆爲西事。惟是夷情叵難制馭者，在甘肅則流虜縱橫，巢居我土，不能頓逐，今卜失兎又借路矣，已行文該鎮鎮巡等官

多方諭阻，阻之不從，則犬羊狂嗥，不得不擊之以杖也。在河洮則火酋悶嫌，牽制我兵，不敢怠防，今哨得火、眞二酋忽往忽來，蹤跡詭秘，我兵必不可爲其所致，容臣少假歲時，多方計處，必不敢忽一擊之力，失躬今之衆，第將撫無人同心解助，又臣之所以日夜宵旰寢食不寧者也。再惟虜情多詐，邊將鮮謀，自河洮失事之後，哨探人役雖日報虛聲，細偵虜情，未敢有役彌守事，且甘固去京師數千里之遠，若有警不報，則中失事機；若無警妄報，則啟人間疑。此其關係

於經事者毋輕也。繼今嚴行邊將，著實偵探，不得忽信夜役綽風，采責使我外有牽制，內難隄備，一應塘報，臣酌量事機，悉心計處，期于平靖地方而已。

收復番族疏　收復番族

臣竊惟洮河與河西一帶，族番環列，種類寔繁，除生番勿論外，其屬番雖性習不同，與編伍少異，然奉令趨役，固無殊于著赤也。以故我祖宗朝經略西陲，率先番落，易茶納馬，賜示羈縻，且建寺賜勅，封以國師名號，因俗開教，俾其爲我保障，二百年來，藉番恃我

爲屏蔽，我恃諸番爲藩籬，虜有搶番聲息，我即傳諭收斂，我有沿邊警報，番亦偵探架梁，是以番有先事之備，我無剿虜之虞。嗣因流虜垂涎，諸番悉被擄掠，奉酪携酥，或全族而歸穹帳，群羊絡馬，更奔命而供需求，取手信者，敢毀邊以往，寧甘納馬于天朝，寇內地者，作嚮導以行，肯逆亂虎于當道，如近日洮河之事可鑒矣。蓋番雖異類，別種其樂生惡死之情則同，其向依中國者，以中國能生之，其不得已而降虜者，亦以虜能死之，向以沿邊將吏困番附虜，置之度外。虜內入搶番，既不爲捐難解紛，虜詐番盜馬，乃爲之嚴追罰服，以致諸番甘心於虜，而不返其故巢也。臣奉命經略，初至蘭州，詳訪其故，見得西陲失策，無甚於假道與虜，無甚于弃番資虜，故堵截流虜，方其疏閒，而招撫諸番，遂行播告，兩月以來，屬番被虜於境外者，或番乘隙而脫歸，或虜畏威而送返，總計收復族番，蓋三千二百有奇，隨帶馬畜二萬二千有奇，又若乜事、深寔龍，一經行賞，而編兵作隊者二十有奇，而僉事萬世德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始得親詣西寧

多方作用，嗣是而族番懷歸者尚多也。是皆仰仗皇上威靈，廟謨指授之所致也。

邊將因循積玩疏　邊報

臣窃惟全陝四鎮，惟甘固多事，而流虜爲害，獨甘肅爲然。蓋流虜驛騷甘肅者，其由有三。虜欵之後，將領苟安無事，斥堠不修，墻臺未峻，虜易憑陵，一也。流虜借路，用斯買求，一出封疆，便爲無事，且設宴以迎，餙幣以贈，有求必得，無欲不遂，虜之貪寶日開，二也。虜入侵掠，不行拒堵，虜已出邊，復貽重賄，故朝搶掠而

夕饋餉西蹂躪而東侵竄士氣日消虜情日縱三也。積玩若此虜何所憚而不借路不侵掠耶更可恨者失事則隱匿不報無事則為虜張聲稍有微功則肆為矜伐臣奉命經略深知此弊故流虜借路有禁諸將委靡有禁至于邊垣斥堠亟行修築有示今臣入河西三月矣驕酋已創塞虜遠移五郡一時可謂寧（然虜王雖有東歸之信猶欲且遲覺行畫而後返也）謐今虜王感畏恩威已遣使求路刻期東歸惟是地方將領哨探一節大有關係而邊將積習牢不可破其意若以為虜馬果至則謂我已哨報無奈衆寡不

支虜若無蹤則謂虜本入犯因我有備遠去殊不知將官可漫然而俟督撫則未敢忽然不信也蓋聞聽一亂調度必錯臣實慮之故任事之初首以為戒申嚴號令不啻再三及于類報虜情疏內亦備言之臣歷任邊陲先後二十餘年習知武弁狡態故每事審酌不輕憑信如去冬臨河遊擊原進學塘報十二月初七日扯力克吉囊永邵卜三枝達賊七八千騎聚結攪羊戊割營吉囊達賊三千往老兒溝腦遣精兵五六百直撲黃河要犯河州等情臣以為扯酋方遣

使認罪釋絡不絕吉囊罰邊甫遭大創矣奚為不數日而又犯河州隨委原任總兵劉承嗣等親至所報地方查勘自西寧以至洮河一帶境外並無虜賊情形其他沿邊將領報虜結聚聲言入犯及火真二酋將犯洮河種種虛妄不可盡數若非臣熟思詳審堅持定見則士馬勞於調遣糧餉糜於坐費倉皇失策為虜窺笑臣竊謂目中虜情在火真尾剌等酋或先年戕戮副將或近時侵犯河洮罪大惡極法所必誅臣調兵集餉議勦業有次第惟俟虜王東歸即可相

機舉事在套虜卜失兔遭剉之餘竄跡西海節據塘（諸部情形不可不悉故詳載之）報火真等酋亦畏威遠徙莽掜二川似無虜跡在松虜若力兔與賓兔妻安居巢穴且將先年收搶番族相繼送回益見恭順雖宰僧流牧西寧境外乃聞卜酋被創即冒雪山之險竄奔西海近亦受卜失兔之托遣使赴臣代懇寬容認罪俟講罰事完即與卜酋一併同巢臣已容其講處俟虜使再至另行操縱外又據延鎮巡撫賈仁元宜諭套虜得卜酋母太虎罕（賈撫亦有奏議其以其奉旨討卜部公疏）（中故不錄）同河吉亦已為子服罪在莊禿賴巴至甘鎮邊外繼

見卜酋失利旋即東回據報已同青把都抄胡把漢
剌叭等酋從帳鎮番境外昌寧湖邊東矣此皆甘閫
虜情大較哨探極明而耳目極真者也又若諸番何
為虜用臣多方鼓舞極力招撫向也屬番附虜相率
為生番今則生番背虜投我為屬番據贊畫部道等
官及西寧兵備所報收獲生番四十餘族所統番衆
已二三萬餘計矣臣俱分別賞其頭目給之白旗劄
付以示安撫復懸賞鼓舞令之赶馬殺賊各番無不
懽呼踊躍斯破北虜見行該道查議中馬事規候議

定另行疏請而河州族番且有擒斬來獻者是皆宗
社寵靈　皇上威德故兵威一振膽落百蠻殊非地
方文武官員所能致力於其間者也

收復番族疏

議照兩河環居皆番而河西為甚河西四郡皆番而
西寧為其益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開遺
種在焉其於匈奴種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一鎮
北則匈奴南則羌番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
以虜不能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畧地西陲緣俗立教

加意諸羌故大建梵宇特賜專勅擇番僧為衆推服
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
百戶各授有差令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頒金玉印章
在焉其指揮等官遍滿番穴歷歷有據又以諸番資
茶為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其納馬中茶者謂
之屬番遠居荒塞者謂之生番屬番無異編民生番
雖不敢內嚮而所資茶篦則轉貿於屬番二百年來
分方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勦旋即安
定其松套諸虜雖嘗垂涎搶掠然以甘鎮斥堠連絡

虜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虜敢搶番番
亦殺虜利害得失亦略相當故番人為我保疆無敢
異志自款貢以來虜王南牧許之借途因而收番此
後虜騎因仍不為禁制遂致虜縱蹂躪番失憑藉子
女牛羊皆虜所有生死予奪惟虜所制日招月引番
安得不盡歸之虜也以故虜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
水草豐美寔以諸番可利初尚利番之財物繼則利
番為爪牙久之則利為心腹矣洮河之事為虜嚮導
番也先鋒番也益虜驅番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則

漢爲虜而驅番也。臣謬叨經略，自抵蘭州，博資羣議，
細問積弛，皆謂番虜交通，大防已潰，外而兩川西海，
內而四郡河洮，何地非番，何地非虜，驅之不能，招之（撫綏撫處宜因在于此）
不可。蓄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陰爲虜應。即地
方官員亦謂此輩波注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
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反覆熟計，竊
謂番虜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
淸西海；欲淸西海，須鼓諸番。乃大修擒告，廣詢羣策，（番人附）
乘其極困，誘以真情，畧其往愆，開之新路，乃各番遠

近傳聞風聲感動，始而爾加七族自虜逃回，既而紅（招撫即日來歸也）
帽一族，質妻送返。臣自恭疏具題之後，即至西寧，凡
番酋投見者，皆進之臺階，撫以善語，慰其苦楚，賞以
口食。各番無不感激泣下，願歸故巢，奮勇殺虜者。臣
益加鼓舞。今據西寧道所招過七萬四千七百一十
餘名，分守道自虜送回一百餘名，分巡道招過三千
八百五十餘名，莊浪道招過一千六百餘名，肅州道
招回一十二名，以上共招過八萬二百七十餘名，各
呈報前來，而西寧一道獨多，且條分縷析，部落有數，

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觸者復歸，即生
者亦附，不惟番慕義而逃歸，即虜亦畏威而送返。千
里之藩籬既撤而復樹，數萬之戎羌既叛而復歸。從
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改，戎羌捍堵，胡虜不侵，張天朝
之震讋攝　國家之盛事，所仗賴於　皇上之恩威
誠不淺也。臣尤訪之土居士人，謂收此羌戎，可獲六
利。蓋番不附虜，虜必讐番；虜既讐番，番益叛虜，其約（此番虜分合之情於此可見）
既解，其勢即分，虜既難侵，番亦易制，利一也。虜越甘
涼，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趕虜馬，竊殺

虜級，使虜不寧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觔角
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駝酪，絡繹來市，邊民財
貨日通，閭閻無匱，連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
通道，樵牧來往，番漢無猜，小而薪爨，大而材木，源源
資給，利五也。我既示恩，番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相
睦，不出五六十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爲良番，利六
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於番虜勢分，虜難深入者，此
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者也。

修內治以安邊境疏　（募衛餘）

募衝鋒夫兵能衝鋒者其氣力智勇與衆不同其貪淫輕生亦與人大異。故　朝廷之爵賞富貴所以易士卒之命也然死亡常決於眼前而富貴難必於身後此士卒之志爲可悲也今之募兵何其輕也夫器窳則價賤價賤則易售招易售之兵爲省餉之計愈省愈費愈招而愈無益非所以爲智也夫六駿能食猛虎使與駑馬等焉則誰肯爲六駿哉且河州招兵十可三四洮河招兵十無一二職見洮州盛夏大雪五穀不生惟有青稞大豆耳豈人生所願到哉每

月兵糧或五錢七錢又常缺支三四月自顧衣食不足況妻子乎夫衣食妻子無靠責之舍命赴敵是古今決無之理也先臣王瓊疏謂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刻步陣以邦虜總兵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而虜不敢近自後於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於虜衆必由可以遏截阨挫去處多設步軍信斯言也則步戰不可盡非也如用步兵必須挨牌利斧惟求其便捷足以破虜而已何必拘南北遠近亂餌吞而魚亡矣餉厚而數千里之硬卒至矣故衝鋒之兵所食必一人兼二人之糧所騎必一馬兼二馬之價而後可也該臣卷查先爲召募精銳以備先鋒以安邊境事准兵部咨該巡撫葉夢熊題稱貴州苗夷驍勇可用欲募三千以充先鋒可當十萬之衆每兵月餉銀一兩器械馬匹到鎮後俱係官給並無安家銀兩等因題奉欽依行臣酌議具奏隨經備行該鎮查議去後久未回復今本官復以召募步兵爲請且欲優其豢養以款其來無拘南北遠近等因蓋意在苗兵也緣本官巡撫貴州

見其可用故言之親切相應聽該部酌議或南或北漸次酌量召募以收外攘内安之效伏乞　聖裁

收復番族疏　收復河州番族

據贊畫員外梁雲龍呈稱本職會同贊畫僉事萬世德覆議看得番有生熟均我藩籬招之云者將以安之將以來之又將以鼓之也何謂安之蓋諸番歲遭茶苦不能自存威脅勢驅甘心附虜我今招之夫固憫其往過獎其自新以安其心聯其族屬嚴其守助而適當虜衝者則又量築堡寨以安其生是謂以招

（前番西寧番族此番所收者河東番族也）

（亦番皆剝西寧不歸附河東故收復此番載）

之之道安之也。何謂來之。蓋諸番固有原未中馬係
爲黑番多所作梗，亦有被虜擄收，爲其爪牙，陷身異
域。我今招之，正欲其陷在虜中者，聞風投歸，解散虜
黨。其或生番情願內屬，則准令納馬給茶，堅其向化，
是謂以招之之道來之也。何謂鼓之。蓋諸番怨虜入
髓，無不欲殪其肉而枕其皮，特中國不肯爲其作主。
我今招之，正欲伸其宿憤，作其忠勇。有能協謀格虜，
不拘生熟番夷，俱照漢例陞賞，是謂以招之之道鼓
之也。河東生番，雖不若西寧衆多，然其切近莽捏兩

觀此情形則河東番族招之更爲制虜要著

川，逼臨虜穴，不問生若熟，而皆刼於積威，則招之固
不可後於西寧也者。職雖未到歸德，然徧歷二十四
關，深入番巢，覩其氈幕，僧番婦女羅列滿前，一加拊
循，無有不感泣思奮者。又嘗督令遊擊原進學將韓
思等原領番兵編爲隊伍，花名在冊，悶一一可稽者。
茲據臨鞏道呈稱，會同總兵官收過生熟番人共八
十七族，部落二萬一千三百七十名，除熟番達子卅
哈順等六十三族，原係中馬，照舊准中外，其新招生
番爾加加等，并虜營逃回思打令等，共二十四族，部

落共五千三百一十名，願中馬四百九十五匹，俱經
遊擊原進學譯審覈實，則亦非妄報者。且收番豈無
益於河東哉。附境保關，屏蔽內地者，此番也。哨虜虛
實，爲我嚮導者，此番也。致虜驚疑，草木皆兵者，此番
也。徂秋入捏川燒火酋建寺木料者，此番也。今春入
莽川剿火酋遺孽者，此番也。撲路趕馬，聲東擊西，火
眞夜弃帳渡河，而兩川頓空者，此番也。達子卅等諸
番，今願於歸德西走水田地築堡耕種，則捺河腦而
捍歸德者，又此番也。夫番之不可不招如此，招番之

收效取券如此，而雌黃者何爲也。有謂番原中馬，無
事於招，殊不知招之原非費我宅里衣食，不過護救
撫存。況年來番夷殘破，馬不及數，調番不至，土人代
中。馬匹淪澌日久，將使番盡不來，此豈可無招乎。有
謂番與虜通，不可與招，殊不知招之猶且通虜。若果
不招，不幾於藉寇以兵，而剝牀以膚乎。有謂番虜同
類，難以隄防，殊不知番各有族，分頭目，我給頭目以
印信執照，而出入貿易必稽，何難防乎。有謂殺盡醜
虜，番自爲用，何事於招，殊不知虜假番翼，遠阻番地

番而不招虜何由殺且自古及今虜可盡殺乎有謂
媚虜未已也而又以媚番夫虜誠不可媚矣乃若番
目來見微賞茶篦布疋點寓激勸夫亦何害而其自
虜逃出萬死一生量賞青稞銀兩略加存恤所費幾
何日散虜一黨猶愈殺虜一級首級賞銀五十兩而
逃歸小賞顧為媚乎有謂稱萬稱千誰為點查夫萬
千雖未經查點而其部族大小衆寡土人固所共知
且招以中馬非以審編我只查其馬額又何查其人
數乎有謂招番過多茶無從出夫茶而取足於地畝

則茶或不給也今茶出於商不拘於地假如納茶十
篦以五入官以五酬商番馬既多則茶利盛行茶利
盛行則商販愈集以山澤無窮之利而易大宛有用
之種又何慮乎凡若然者是皆未覩其要而漫為是
言也至於洮州四面皆番而西北當莽捏川腦居恒
弃番不收則虜報且不聞何況捍禦而揚管土官各
有信地不為增其兵使足固守不為嚴其禁使與虜
通則又弁矣職等敢思經畧西陲只有兩語曰招番
乃所以驅虜驅虜即所以安番夫招番驅虜則不假

兵力而妖氛自清驅虜安番則不煩桑土而保障孔
固捨是無長策矣河東河西事體相關西寧等道所
收番族已經具題令臨鞏道所報收過番族亦應照
西寧例施行等因到臣臣會同巡撫陝西右僉都御
史葉夢熊議照鼓舞番族臣欽奉敕諭明若日星故
經畧西陲此為首務今番衆日歸虜黨日散雖有陷
溺虜中為虜心眼耳目者尚繁有徒大都天恩宣布
羌戎回心番因離虜虜亦疑番附虜之番固不勝歸
我之番即有作奸通虜者番利我賞亦為我報此收

番明效也其在西寧各道收過番族臣已具題惟是
河洮地方臣尚未到招徠番族臣未面審復行贊畫
員外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會同查議據呈分析事體
破除疑謬似已無遺其收番之利與善後之圖制馭
之法臣已備陳前疏無敢再贅矣

類報四鎮虜情疏 四鎮虜情

注分各鎮帖探虜實所關机畧不小故此疏復及之

臣竊惟陝西四鎮延綏北鄰河套大虜為巢而寧夏
松山次之甘肅北接松山南鄰青海俱係虜巢固原
河洮則地腸腹衆秪以歸德不戒虜入兩川自去年

五月以後深入河洮然後警報頻仍是河洮又次之今數月以來節據總兵張維忠時時塘報虜訊寂然雖犬羊馴服無異而該鎮之整暇駕馭之得體不可泯也甘鎮則流虜爲梗往哨報人役遥度亂傳時有之自臣申飭以後哨夜遠入虎穴有言必驗似無虛捏矣在西寧一路臣提兵駐劄而遊擊魯光祖部德歸重此處總見做等官鼓舞諸番番之利偵探既便耳目尤真海虜情形似當以西寧爲主也河州地方離歸德七百里歸德之西始爲黃河黃河之西始爲青海青海之南北東西始

是虜巢故河州哨報虜情惟歸德一堡當番虜交通頗得情實至於洮州離恭覘二川卻近矣乃官不招番番不用命每借消息反借聽於河州是河州借聽於歸德洮州又借聽於河州以訛傳訛夜役聞風以誤將領將領安得不聞風以誤上官此洮河之報所以難憑也至於延鎮哨報事皆有據蓋時當款貢消息易通其卜失兎調兵警役瓦刺據該鎮所稱固云真爲未的以臣料之事非無據也蓋虜王西牧原係卜酋要結其響瓦刺去年卜酋以祭祖回套乃火酋

勾引虜王遂有河州之事矣繼而卜酋再來乃遣大創徘徊海上進退無據近二月各酋會事東歸舍遍都而欲由川底者已明言其圖搶瓦剌也今延鎮哨報卜酋調兵消息與夷人求路之時供稱一律是延鎮調兵之報非無據也夾情變詐不可方物今躊躇狼狽瞻顧狐疑既以年荒無費不能必逞又以瓦剌有備不敢前進且扯卜二酋心禁口强雖肆惡未忘而婦女部落畏禍思歸實掣肘未使今復遣使懇求由鎮羌矣扯酋一出鎮羌則群酋相繼遁去即瓦剌

不能讐而調兵是亦詐也若夫虜王稱歸不歸其故多端有難細言者顧臣細言之於虜情則涉於回護於邊事則似於支吾臣老矣死即死耳何故諱謊昧心取世譏笑今虜王之歸屢期未驗其中委曲緣故臣亦厭言之第所謂其情順服必無異志其歸激切必不久留者臣策之已熟向今雖有狡猾阻忌功惡成者必不能挽虜王之東志也第其犬羊散逸必欲收復乃此去彼來剿聚蒐逸如真相台吉自正二月間即開牧聚一處欲携之東今將長發而又逸去

是虜王固自有幫附難行之事矣夫虜王不去則西海不清西海不清則經畧不了是臣之自爲計也惟少需月時容臣逸以待勞靜以制動則收定策臣所以朝夕圖維矢心報國觀者當要其終可也夫何將吏當久敝之後狃苟事之心設變詐之機要功名之會謂不罪虜王則兵不可起兵不可起則志不可遂也乃乘虜騎之未歸捏犂包之虛報不罪秋高必大舉也則謂火真二酋又還莽捉也人心搖惑雜議煩興非臣少有主持亦手足無所措矣惟是邊臣各有

職掌封守各有疆域當此秋汛之期正邊臣待戰之日虜情之順逆調兵之虛實俱不足深察而細辯也惟是在甘肅則流虜路斷奉有 嚴旨矣沿邊一帶慎守隄防使松套諸虜敢蓄狂謀則將兵者截貢將誰護勿曰水泉之捷卜酋復讐寡衆不敵復罪首事也此甘鎮撫鎮之責也其在固原則莽捉二川臣仰仗 天威火真二酋已遠遁矣慎守歸德遏其南渡策之上也遏之不能稱兵拒堵使洮河之地堂與無虞策之次也若不能堵於未渡之先又不能剿於既

犯之後是無策也勿曰莽川之捷火酋復讐路險兵微無可柰何也此固鎮撫鎮之責也至於松山之虜寔在賀 山後安收無他則宜照常市撫惟是戰守之具柔土之圖則當旦夕不忘但未可無病施鍼虐張撻伐以撩蜂尾以試虎吻也此寧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延綏一鎮則更有大煩縛甚者謂卜酋逆耶然群虜之保塞如常謂群虜順耶又卜酋之調兵有據此一時也謂之無事不可謂之有事不可故必暇豫以羈縻之不宜輕露以撻伐之狀又必權術以制馭

之不宜輕縱其踰躝之謀使群夷無異同與相安少有西馳消息即當一面飛報甘肅一面多方諭阻或說難以伐其邪心或稱兵以攻其必救使延鎮旣稱寧謐而甘鎮亦不騷擾者則延鎮撫鎮之責也至於宣大山西寔在臣經畧之中然數千里外猶能遙制雖防秋之行臣已照常申飭乃該鎮督撫職司攸存無恃撫而怠防無輕兵而挑釁虜王未歸則牽制其必歸虜王旣歸則駕馭其無譁環塞群夷犯約必懲閉邊必嚴無牽制於貢市無曲狥其求乞恩既不褒

威亦不猛。是該鎮自為計也。乃若臣則左顧右盼，東號西呼，既當驅大虜之東歸，又當兵火酋之遠遁，尤
卿會議　明旨孔赫，臣之責也，固綢繆于七鎮之中，而實艱難于七鎮之外者也，臣不敢以自諉也，臣復念聖王制馭夷狄，惟在恩威迭用，邊臣宣布恩威，不過撫剿兼施，專主撫則無威，是陵夷之漸也，專主剿則無恩，是釁隙之媒也，噫猶可言也，乃若樂無事者，一味媚虜，且狗虜以無厭之求，而後虜志驕，師徼倖於三二年間，苟且一官，而貽邊方委靡之禍，是臣之

所深恥也，喜功名者，又一味嗜殺，且甚虜以未形之罪，而後虜情失，雖可以耀時人之目，而爽好事之口，是結禍無已時也，又臣之所甚懼也，臣總督十年，兩卄虜王，似主撫矣，而恩未敢褻，經畧兩河，再成微捷，似主戰矣，而武不敢黷，凡若此者，臣為國家恩長遠之計，為邊疆圖和平之福，大都苦心極慮者，皆恪遵
廟議也，

威激天恩責成委任俯陳邊計疏　邊計

臣自去年十月初往金城，知河西四郡，邊陲陵夷，流虜往來淩淫莽捏，殊失前代斷匈奴右臂之意，故廓清兩川，須先堵截流虜，流虜既斷，然後松套群酋交結不通，海上流夷，不攻自解，復思虜中名王，七塞夷情，視為向背，臣遵奉　明旨，辨別順逆，此為闗捩，且火酋入犯，實仗扯酋，逆跡既彰，臣曷敢曲為回護，但犬羊醜類，見利必趨，河州之犯，誰辨雌雄，今欲分別順逆，則必審察情形，權衡操縱，夫使臣入陝之時，扯酋猶敢黠然內訌，或鷙語要挾，或掠番薄塞，是怙惡不悛也，是叛逆情形無可原也，是已潰而卒不可收

拾也，臣安敢以逆為順，縱寇養亂也，惟是臣初至莊浪，虜王認罪之使，朝夕叩闗，臣繼至湟中，虜王引咎之書，繹絡而至，臣與河西各道，及贊畫二臣，公同商審，據其虜使執稱洮州之事，虜王尚在甘州境內，原不相干，惟河州之事，因先王收下番族不送，添巴隨行問討，不意火落赤勾引誤人漢地，此其形跡，似有可原，及其遣使送還人口甲馬，又諱言部落搶掠，惟稱干火真營內搜獲，惟認罪乞恩，稱天說誓之外，別無驕語，借曰陽順而陰逆也，臣且幸其有順之跡，而

收之以入我牢籠。彼陽順而我陽撫之。彼陰逆而我陰陽備之。我且待乘暇為桑上之計。焉肯不敢招入笠之放豚。束入籠之飛鳥也。惟然此扯酋歸還故巢。此酋還則套虜卜酋松虜宰酋及流汶海上巢為樂土者臣皆次第而提携之。使各解散。則海上作惡之夷既不敢影射潛歸。又不能假借聲勢。然後相機取事。且使後之督撫。鼓舞諸番。蚕食遺孽。庶幾西海波清。兩川塵絕。不惟河洮臨鞏從此安枕。而祖宗建設河西。為匈奴斷臂初意。庶幾可復也。臣經略庶幾可

報命也。寔不敢一槩稱兵斷諸酋之歸路。待虜王以必死也。語曰困禽覆車。臣實慮之。若搏此窮寇。使之招號七寨。大聚豺狼。能不壓宵旰憂乎。縱使臣提十萬之衆。安能横行匈奴。驅逐數萬之夷於大荒窮漠之鄉。使之馴然各歸巢穴乎。惟是虜王稱歸未歸。套虜言去不去者。蓄以犬羊依附。兎死狐悲。彼海上諸酋見臣提兵湟中。各懷疑畏。且卜酋一創。大喪行李矣。火真等酋。不容伏罪矣。彼又見虜王大部求歸。黨散勢孤。難以存立。故千方百計。惟挽留虜王遲進其

歸少與秋高馬肥。行者便於馳驟。居者便於逃遁。自為緩死計耳。虜王既不敢背　天朝之恩。留滯不去。又不能割犬羊之情。勇於速去。故今日請扁都。明日由川底。乞憐支調。詭辭深藏耳。且既係夷情。故臣隨事奏聞以紓　皇上西顧。其實扯酋遠伏狼灣。不敢掠番。不敢犯邊。不敢求索。不敢驚語。臣亦料此酋雖緩我日時。到秋必不敢留住。必不敢輕犯　天威。必不敢復懷異志也。今松虜同酋歸矣。宰僧卜失兎相繼求路。虜王西哨大成妣吉亦出口矣。東虜套虜松

虜三大部。一時齊驅。且鎮羌一口。勢不能容數萬之馬。臣復便宜酌處。諭令松套二虜部由鎮羌。虜王全部由白石崖。名雖分路。以便其歸。其實離散以殺其勢。今旦夕可俱出矣。三虜既歸。則海寇縱有餘孽。臣既不容其認罪。又復斷其市場。候哨探明實。出兵取事。如果宵遁。勢難窮追。然必懸萬金之賞於軍民。播必誅之聲於番漢。彼火酋假息遊魂耳。彼敢入兩川乎。臣之經畧惟此伎倆耳。無他奇也。臣見虜王之乞哀與賛畫二臣私相計曰。虜王款貢二十年。今負罪

分○後三部亦有區畫

引慝別無驁語，即使吾輩訐縛此虜，生致闕下，皇
上天德包涵，赦過宥罪，必不以為鬱鼓，因仰思我
太祖封買的里八剌事，及我　成祖封阿魯台事，可
以相証，非謂媚虜縱虜，皆出於　二聖之成算也。夫
祖宗貽謀弘遠，一言一動，列可不為萬世法。臣伏念
皇上敬天法祖，　聖祖耿光大烈，明若日星，封虜許
貢有何忌諱，何不可援引為　皇上言之也。臣每念
防邊之事，不過戰守及撫三事而已，戰守為經也，撫
為權，然言戰不可舍守，言守不可舍戰，言撫不可舍
戰與守，非戰則忘守，守則忘戰，撫則不戰不守也。

經略西陲解散群虜疏　解散羣虜

此疏前後情事備載記之了然

臣洛奉命經略，名雖七鎮，寔重兩河。大要主於驅逐
西牧諸虜，以平定甘固，奠安關隴，任至重也。臣受事
以來，恐恐焉不能奉揚　天威，善用撫剿，藉令策虜
無術，秖憑用斷，則上辱國體，下喪身名，死且不贖矣。
故久駐湟中，力圖戰守，驅此驕虜，策其必去，決不輕
易用撫，日褻　天威。第虜情變詐，遷延日久，乃自七
月以來，東虜順義王，㕘虜卜失兎等西，始自海上拔
帳出邊，各歸巢穴矣。其頭目部落馬駝牛羊大較之
數，已經陸續具報外，但虜之所以不肯速歸之故，與
虜之所以不得不歸之故，事狀多端，致滋觀聽。臣若
不一明言，是使　皇上天威無由昭，而臣區區微衷
亦無由自白也。臣敢不惜避諱，據其始末，從實為　皇
上陳之。為照青海地接崑崙，僻在遐陬，祁連焉支，此
為故事水草豐美，山川參闊。自昔匈奴視為樂土。自
漢開五郡，斷其右臂，然先零罕开，時有勾引，大都青
海番虜，為巢自昔記之矣。我　太祖斥逐北虜，經略

西陲，即命宋國公馮勝取漢武帝所開河西諸郡，以
復右斷臂之意，則此河西也，東起金城，西抵嘉峪，雖
為一線之路，然北抗強虜，南護羌戎，豈不塹然華夏
一大防哉。成化以前，時亦闖人掠番，然旋即逝去，大
防固未害也。自正德年間，亦不剌徙居於此，破安定

敘青海踞據之始

四衛，竊據青海，併吞番族，甘肅一鎮，遂稱多事，乃始
有海虜之名矣。先臣彭澤、王憲、王瓊等先後經略，迄
至嘉隆，弗克殄滅，然番猶其前，我角其後，大防亦未
決裂也。未幾之先，虜王俺答亦曾來牧，遺有永邵卜

一枝嗣後西牧又遣丙兎及火酋等部丙兎死其子眞相台吉深入莽剌川繼而火落赤結巢捏工川然猶僅僅數枝耳惟是甘肅假道不絕松套二虜往來自便故河套之卜失兎莊禿賴抄忽兒靑把都松山之宰僧阿赤兎著力兎切盡黃台吉大小各枝數十酋長引類呼朋此來彼往以海濱爲貨利之藪視仰華爲極樂之國（仰華者俺答建寺以[illegible]之處也）以致甜息兩川覔飼河洮是使匈奴之臂已斷而復續番虜之界一撤而難防甚至甘永之間虜幕雜於城外莊涼之地道路幾于不通浸淫不

已則其禍殆不止於去年河洮之患而已臣奉命經略比至金城而商督撫咸謂兩川蒼莽萬山險阻且有諸番爲虜心腹爲虜耳目兵未集而先知事欲舉而預報羽翼旣成黨與難散臣寔苦之是不惟西海流虜未易驅逐仰兩川之虜實難解散也臣自去年十一月率衆度河細察地利又經由于沙井紅城莊浪武勝之間見北虜南番相望只尺彼易馳驅我難防範在夷虜自謂坦途在將領視爲常事臣竊謂堵截流虜必不容已也然必開其返北之途解我一面

之網庶幾乎非閉門擊犬也於時回邊之虜必假住內之夷必逐抄忽等酋相繼引去甘肅沿邊似有界限矣惟是卜酋率衆臨邊欲邀靑海總兵張臣提兵防範且諭以明禁與其退還犬羊獰猙相持月餘我軍暴露極爲苦楚臣乃密帖總兵謂卜酋諭旣不從縱又不可即當撤兵回堡斂跡暗伏旣以休息軍士亦便攢喂馬匹俟其闖邊則併力一擊以示懲創庶火酋旣堵則群酋知懼海上之路或可斷絕耳旣而（非得此一創則蟠結之勢入可作解）此酋訌來我兵奮起衆其平素所恃獷悍所積輜重

所張坐纛盡行喪失僅以身免於是諸虜創者落膽聞者驚魂近寨諸夷無不遠遁北若欲南而畏我堵截南者欲北而畏我伏兵臣復遍發諭帖曉諭在巢住牧之夷使知卜酋自取之罪以防其驚動杜其連結阻其借路而後各虜馴然順服於時莊酋新自套來覩望卜酋之後遂驚魂遠遁匹馬不敢南窺而虜王夫妻共圖認罪黃酋部落互相怨尤是以悔過之使再來求歸之計始決此時猶屯聚海上逼近湟中臣令贊畫僉事萬世德先入西寧預行部署臣今年

正月十三日與員外深雲龍偕行深入時虜候騎夜驚諸部紛擾各攜老小資囊畜產委棄而遁三日夜始定其婦人孩提有驚悸凍餒而死者虜王亦西徙二百里外乃以洮河擄掠人口送還且懲戢我中動定併以凍死人口爲詞臣復之曰天兵集臨方以剿殺勿赦爾自驚潰而死中國何預焉虜唯唯而去此時虜雖言歸而仕牧尚邇臣乃鼓舞番族多方作用張聲撻伐調將三路出兵一由河州一由洮州一由西寧大兵將至兩川擒捕首先逆虜又發露布於松

藩以防烏思之遯通傳羽檄於川蜀以遏大山口之衝突乃火莫兩酋自知罪大惡極戀住不能跳梁不敢計窮力屈遂夜弃兩川渡河北遁矣此皆道路一斷水泉一殺爲之也當是時虜王既請乞歸路送還人口卜酋即認罪受罰進送馬匹臣以爲必去無疑故其請偏都則許其偏都請川底則任其川底請鎮羌則與之鎮羌只以威靈可恃計虜必歸不復逆其愛詐只以虜衆必歸秋高無事不復計其延遲顧四月以前虜以草枯馬弱委係真情五月以後虜之屢

乞支吾原多事故大都海上之虜二十餘年住居日久如松套酋長雖時往時來然牛羊駝馬孳牧於斯部落子女生育於斯甘泉可飲茂草堪芻回視北塞別是一大漠光景也蓋大海以西至於大小鹽池又西北至於哈密赤斤又西南烏思西藏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野牛野馬易於打獵而西藏之寶刀奇貨氆氇皮革服用所需種種皆西海所有而北塞所無也今一旦逐而去之虜即畏威不戀戀茲土能不戀戀所服食也此猶其小也兩河境外東西南北皆番

極言大虜之戀西海

則其遲遲而戀亦[illegible]

也番之健男少女驪駒酥酪皆虜有也而又東窺秦隴南望松藩自大山口入川其番族之富視兩河倍蓰也虜所垂涎時有摽掠也今一旦逐而去之能不戀戀也夫松套之酋不能遽去犬羊之群此牽彼絆虜王安得獨先歸乎觀其過逸之日牛羊駝馬何酋不有數千何部不有數萬虜最貪利此物安能弃之而去非深秋安能攜之而行也考之傳說胡有歌云奪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奪我祁連山使我畜牧不得息則知匈奴戀住茲方今古同情也故去虜

王易去套虜難去套虜易去松虜難何也以地益近巢益便也至如火眞二酋自我視之爲罪魁自虜覦之爲同類當其犯河洮也火酋挾虜王以爲重直欲要市河洮以植其不拔之基虜王藉火酋以爲利亦欲陰植黨與以廣其難圖之勢聲勢豈不相倚乎虜王送還人口時固欲爲火酋鄉獻罰服火酋眞酋亦各自遣番僧密爲哀訴臣若肯聽其言則海賊盤結之群醜可解虜王之歸不俟今日矣第臣奉有分別順逆之旨不敢輕縱二酋耳夫既不與二酋之東歸

而又不容其西牧犬羊依附。能保其與扯酋不牽絆乎則其徘徊退託者實欲俟秋高馬肥便於馳騁能敵則留不敵則遁也又如卜酋爲套中名王擁衆西行榆林止之不能寧夏止之不能甘肅止之又不能督撫諭之不聽總兵諭之不聽經畧諭之又不聽此何勢也又何心也乃重遭挫辱又不能不俛首乞哀認罰求歸者是果何所見而來何所見而罰何所見而歸亦何面目而見其套中部酋乎則其趦趄進退要搶反刺者非眞搶反刺也不過推遲時月陰託講

求稍全其體面耳此虜之所以不肯歸若非無故也且夷虜多算其意益以我兵既聚難以持久故延誤日期冀我兵一解猶可安牧如故不知以臣愚料各酋困居海上無路可通且我兵原未多調計餉尚有贏餘虜知吾河東河西無處非兵而不知兵原未調餉原未費也若秋高馬壯彼不敢遲轉盻草枯能不懼我乘之臣計此酋既戀恩伏罪矣任彼跳號必不能出我牢籠也臣細察情狀則皆不敢臨邊不敢搶番其遣使往來唯乞路東歸而已雖甘言不可盡憑

而眞情亦自難掩臣故居以整暇坐以鎮定惟修治器械召買芻餉以示持久之計。分布兵馬巡塞打圍以張欲伐之威諸番赶馬則賞殺級則賞以明必誅之意火酋所恃者紅帽剌卜。則誘而出之以翦其爪牙永邵卜所依者阿爾力番族則招而問之以斷其羽翼至於松虜阿赤兔一部猶歸不歸遣使乞哀懼我伏兵惟求番僧葛爾剌麻引路乃敢出邊臣遂招此番僧引其速去尚不意群虜商計欲借此番講求行李也臣窺見其奸則大發震怒斥逐此番不許游

說而後虜技益窮至於噬攫等應頓得背察者則莫要於收復諸番解散虜黨虛虛實實傳播先聲六月中虜酋附番中馬陰行窺伺乃生番密報盡數就擒諸酋自是懾服不敢內嚮卜宰二酋自逐去葛爾刺麻之後益含羞忿彼既不敢乞哀我又不可遣使此酋進退維谷兩情不通乃陰與火酋往來糾結臣實憂之方籌思一策令之解約乃軍士巡邊偶獲宰酋頭目攏言榜實臣以爲殺此一酋何濟邊事徒以深犬羊憤恨之心固連結不解之謀耳乃面解其縛諭

以不殺而又陰陽其詞操縱其事此虜奔告宰酋宰酋歸誠遣謝遂攜卜酋相率渡河不復以行李爲辭癸虜王既討撫夷官王英護送郤託王英領帶夷使四十人來講欲引俺答故事進貢方物求開市賞且請臣至邊講事臣面叱諸夷歷數其爽約之罪詔爾虜王要歸便歸不歸明白奏說此豈爾講求市賞之時進貢方物之日乃聽王英於庭備極責罰故將夷使大爲窘辱而又授計西寧遊擊鄭光祖將夷使討龍乘隙篡楚令鄭家士達擐甲持刃環夷使欲殺之左右皆爲臣危不知虜情在臣目中不知此無以動其懼心喝之速走也此虜之所以不得不歸者非無故也乃虜王竟以臣之厲氣嚴辭抱頭鼠竄信宿不停秋毫無犯凡若此者皆仰仗 皇上威靈遠攝乾剛獨斷寬臣文法許臣便宜臣是以得效區區耳不然其能有濟乎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家祯善先　參閱

鄭經畧奏疏

疏　鄭洛

議修通海緊關隘口以弭虜患疏　修隘口

照得甘鎮迤南有爲虜所出入青海要隘而最當塞者扁都口是也葢鎮南有山西起嘉峪關迤東而抵於莊浪皆謂之南山卽古所稱天山也或名祁連或名大黃或名馬牙或名九條總之乎天山也山之勢綿亘聯絡限隔南北此亦天造地設自然之險而其往來海上通行便利者則扁都口此口東西雖尚有白石崖寒鵶口江陵口榆木川諸處未盡無路但諸口皆石磴崎嶇只容獨人單騎稍有雨雪冰滑難以馳驅虜所甚不便也惟是扁都當口之處雖亦兩崖壁立而橫僅丈餘直無里許一出口以外四五百里以達于海一入口以內六十里而洪水又一百八十

里而水泉皆平衍無阻寬廣易行則扁都口者青海之要衝虜行之孔道甘鎮之咽喉其爲必當修塞也明矣且口內南山一帶川原遼遠水草繁茂虜一插帳不肯動身自俺荅假道以後復於此口設爲市場起有官廳故不獨虜之盤據海上窺我虛實於此市賞於此駐牧其由北逾海者亦於此要賞戀牧焉其由南出塞者亦于此要賞戀牧則扁都口者乃引賊入室之蹊徑其爲急當修塞也又明矣況此口橫縱只以丈計以步計因其天險不煩人力則其易修塞也又明矣職等雖未詳於目擊故嘗博訪人言咸謂此口若行修塞一則可以杜海虜內犯之謀一則可以絕北虜南行之念一則可以保南山耕牧永無侵踐之擾又安得而不亟議耶合無准行該鎮各道再加酌議如此口果係急隘卽當修塞或謂虜王未歸姑容其歸後始行修塞或謂此口係通海道路故設木柞官廳終不可塞則似當重加修築增設官兵移洪水守備於此扼守又當勘及白石寒鵶榆木江陵諸口有衝隘處槩行議修庶虜之往來不得自由而

吾之戰守，永為有賴矣等因到部，具由通呈備咨前
來，又准臣咨為議修緊要邊墻以便防禦事，據管監
軍事贊畫主事會呈，照得彼虜自卜酋大創，雖南北
震怖，潛踪遠遁，然其陰蓄奸謀，狂逞報復，則無時而
或已。總河西四鎮而計之，其所竊闖而先犯者，不於
寧遠，則於肅州，顧寧遠雖孤懸邊外，逼臨虜穴，然其
城尚堅，其兵尚壯，易與為守，離內地僅二十里，嚴哨
預報，應援即至，可保無虞。目前所最可慮者，肅州焉
耳。蓋肅郡西無墩煌，藩籬已薄，北無高昌，肩背已寒，

而沿邊鎮夷等處一百二三十里，又無墻垣，此與破
屋禦寇何以異也。蓋其地鹻土脆，難與修築，先年題
議築邊，不得已編竹為笆，中塞土塊，謂之夾把邊，隨
築隨圮，蕩然不存矣。虜酋恃欵，大往小來，既無華夷
內外之限，而南有塘湖水草茂盛，遂為久住總牧之
所，或跨占屯地，而居者不得耕種，或聚截道路，而行
者不得轉輸，或要劫回夷，而天方諸國不敢入貢，或
搶掠番族，而紅崖諸番悉為一空，或微忿小隙，乘虛
竊問，而驅逐以往，屠戮如麻，如萬曆十七年三月，清
明城中男婦上墳祭掃，被其掩襲擄殺以千萬計，此
皆無墻可恃，故敢肆猖獗。夫納欵之時，蹂躪尚然，況
被創蓄憾之際，可無先備，職等簽嘗博訪該鎮將士，
求其所以修築備禦三策，有曰不惜貲燒磚包砌，有
曰不惜力，二十里外取好土，有曰惟挑壕塹深三丈，
廣三丈，內為女墻，為城堡，為墩臺，使相聯絡，又於壕
邊雜種樹木，樹木既成，與壕塹相助，自足制禦。夫此
三策皆出於本地之人，豈盡無當，則其於修邊之議，
未為無補。合無准行該鎮道將等官，再加會議，務求

一勞永便，以守則固，以戰則利，不獨一時經畧之權。
實則百年保安之畧也，等因到部，備咨到臣，准此案
照，已經備行該鎮查勘去後，今准前因，臣會同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魏學曾、巡撫甘肅右副都
御史賈待問，議照設險禦防，乃邊方要務，增葺墩堡、
實保障良圖，甘肅遠在西陲，虜番夾鄰，南北雖有邊
隘，烽火多未周悉，是以哨報失實，隄防欠預，重貽當
事之憂，深為地方之害。扁都口為海套諸虜通衢，白
石寨、鵶榆木、江陵等處係各虜竊犯要衝，委應先行

修寨，以杜各虜往來。但歸德原有大河一道，既當築閘，其下並留水洞，必須寬闊，夏秋水大，防禦頗易，冬深冰結，閑備為難。議於土營子墩設官一員，撥軍五十餘彼守把，甚為便益。及查肅鎮邊垣，既各官踏勘，地多沙石，有水無土，人人俱稱不便，要於邊外添築墩臺，以資瞭望，似應准從。其肅州照壁山地方居民屯地在彼，向因虜衝，致將背田多有遺棄。今議創築一堡，添官撥軍，一以保障生靈，一以有裨耕作。其餘創築墩臺邊牆，亦係緊要，相應題請。

恭報大兵直抵西海徧搜兩河疏

為照青海番虜雖居，其來已久，惟自俺答西牧之後，[illegible]假以神佛，請建夷寺，縱而松套流虜，引類呼朋，大肆[illegible]奸謀，謂不須掠漢，姑且收番，番人盡收，則漢人易掠，[illegible]河西我可得也。乃地方官員，方且縱其收番，容其借[illegible]路，以西寧之軍民，供虜酋之魚肉，是仰華寺為客奸之淵藪，而西寧為受禍之胚胎，據西寧父老所稱說，益岌岌乎危在旦夕也。其在河東，夯捏二川，寔是番巢，其地接河洮，番非夷虜得駐牧，自自與相占據，恭刺川於先，火落赤占據捏工川於後，遂盡收諸番，以為部落，盤結近地，以為巢穴。今日窺洮州，明日窺河州，或索求重賞，或挾制開市，或求討官職，恣其雄心，肆行桀驁。時因虜王西牧，假借聲勢，大肆塗毒，蹂躪河洮，震驚隴、皇上震怒，特命經略。臣受命之日，誠不知兩川何以清，群虜何以解，臣經略作何下手也。於時御史董子行，以曾巡按河西，進白一疏，兵部題奉欽依行臣，臣看得所陳，深中肯綮，故首議嚴禁借路，以伐其奸謀，繼因虜王認罪求歸，臣復請焚夷寺，以絕其禍本。於時群虜聚結於西海，舉事寔難，繼而火真離離於兩川，而孽種尚在，且時在夏秋，虜馬強壯，臣惟慎守邊疆，持重觀變，乃養士秣馬，集糧治器，多方搖撼，散其黨與，俘其奸細，至七八月以後，扯酋遠來，駐牧者既歸，而松套群酋久居海上者亦散遠遁，哨探惟火真二酋，仍駐仰華，臣料度彼已，分布兵馬，刻期出塞，臣妄意此虜或恃惡不解，或懷念迎敵，臣已約誓將士，殲此渠魁，大仰天討也，乃不意豺狼聞風遠遁，鯨鯢見影深潛，據報河西出兵，直抵青

海徑返千里，河東出兵，遍搜兩川，奔走二旬，既無迎敵之虜，亦鮮帳幕之踪，領大虎寥廓之區，非我兵深入窮追之地，乃班師而回，爲今入境矣。此一舉也，文武將吏及邊方父老咸謂殺萬虜，不如清此兩川，俘百酋，不如焚此一寺。何也，以兩川有衆虜之巢穴，夷寺有群酋之命脈也。從此固鎭愼守，歸德則胡馬不敢渡河，甘鎭嚴戒邊隘，則流虜不能借路，斷何奴巳續之臂，掃西海未絶之氛，督撫諸臣可漸次圖也。

爲經畧兩河備陳付守當嚴以清海甸以固洮河事疏　經畧兩河

臣惟去年五六月間，虜犯河洮，損軍折將，皇上赫然震怒，特允廷推，命臣經畧七鎭，至蘭州，以爲河洮失事，經畧戰守，當自河洮始也。及咨諏輿情，稽察地里，乃知河洮之患，在於虜牧兩川，兩川之虜，由於歸德不守，歸德雖守，由于群虜駐牧青海，青海虜至如流，由於甘肅任虜往來，至於西寧一郡，故鄰青海，往日若虜番漢不安，皆從道爲鳴，非是甘肅者青海之門戶，而歸德者又兩川之咽喉，故欲河洮無患，任

空兩川，欲兩川無虜，在慎守歸德，欲流虜不來青海，在於甘肅沿邊界限，有嚴抨守愼固也。臣渡河而西，移駐莊浪，嚴督將士，凡流虜闖邊，宣諭不從者，必殺無縱，令下行之兩月，擒斬頗多，故甘、永、涼、莊之間，昔也城郭之傍，虜幕雜陳，纔則斥堠之外，犬羊遁跡矣，以故松套與海上之寇，聲援不通，兵威震疊，而火眞諸酋亦從兩川遁西海矣。今虜王回巢，卜酋東去，出兵西海，火酋遁跡矣。臣誠不能不惴惴然惟後艱之是懼也。臣謹畢陳其槩，夫甘肅一線之路，南番北虜，非昔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乎。祖宗時，青海有番無虜，故自西寧以達河洮，雖設有兵衛，亦惟防番，非謂防虜也。自正德年間，亦卜刺逃遁海上，遂稱多事，然前此虜之掠番，乃嘗不假道甘肅乎。然非大衆不舉，非高秋不舉，群然而來，亦忽然而去。何也，虜窺我則畏番，圖番則畏我，非敢以甘肅內地可任往來也。非敢以青海奥區，可容駐牧也。今東虜歸矣，流虜散矣，大漠寥廓之區，雖有存者，亦無幾矣。惟是流虜不來，則孤雛易制，假途禁嚴，則流虜難來，臣所以反覆於

門戶之防者此也或以流虜難斷經略在奉揚
天威虜有悔心若經略一去則甘鎮之兵能戢幾師
虜騎衝來能堵截乎臣竊爲不然夫虜之闖邊非大
衆也少而數十衆而數百日日經行遊虜自謂孔途
將領視爲常事即有大衆如東之虜日糾衆而來套
之下酋携家而過亦不幾見也沿邊將吏曾有稱兵
抗拒者乎曾有揚威宣諭者乎虜之驕縱積慣使然
也今本官嚴禁時將一截松虜流虜不敢如昔之往
來自由矣守臣踵而行之虜來則諭以明禁虜抗則

拒以應兵竊不可阻之有且大將闖邊即如水泉故
事則甘鎮之兵自能迎敵何嘗藉力於客兵乎臣竊
計自此之後虜寡則必不敢闖邊闖邊則易於制馭
或又曰虜糾合大衆若何臣竊惟未款之前地方將
吏何以禦大衆乎考而行之可也矧納款之夷不忘
香餌若果糾聚則若延若寧聲聞必早此亢搗虛形
格勢禁虜雖至愚寧不瞻前顧後自保其巢乎此又
各鎮同心我不牽制於貢市則虜必不輕捨此羈縻
臣故以爲甘肅通海之路必不可不斷必不難於斷

者惟在鎮撫及將道諸臣力持而果行之能堵流虜
即以功論縱虜南來即以罪論若使胡騎不敢南牧
則海何澄清諸番按堵近行西寧無擾遠而兩川寂
靜河洮地方將何處來烽燧之傳乎此善後之事臣
所深望於甘肅者爲甘肅計也寔所以爲河洮計也
乃若洮河之防更有可言者洮河地近腹裏然洮州
直接莽川五百里耳河州去莽川甚遠握工則近雖
設有二十四關然天險延長昔惟防番寔難戍守惟
歸德一堡地近黃河游虜若飲馬而南其聲聞易達

其彈壓甚便也此處若將勇兵強心協番漢即猾虜
能不寒心敢直闖哉臣初至金城即行委贊畫主事
梁雲龍直抵洮河遍閱關隘鼓舞番族審察地利本
官博採衆論考據方輿所得於將吏間見規畫守禦
者談之井井隨據本官會同贊畫僉事萬世德節次
會呈如曰歸德設將添兵也疏通番站也修復屯寨
也設保安守備也加撤剌防守也移龍溝守備也番
修庄堡也兼設墩塘也開墾荒田也臣看其所言有
據然不尚侈謀洵不敢謂必可行也故咨行撫臣劄

行該道道行勘議矣續准撫臣會疏前來臣准其會
疏具題訖臣竊閲今章似於原咨有遺議焉臣竊念
歸德與西寧南北峙立以控青海者也祖宗建置豈
無意乎若歸德不守豈惟兩川直達洮河且使洮河
直達臨鞏矣狂瀾一倒勢必橫流是歸德所係於保
障二秦者非細故也他日有事無謂臣今日不言也
此臣之於洮河莽㨗亟承於先事歸德也夫歸德祖
宗建置也雖深入卓莽猶可以經營者也今若付之
無可奈何則莽㨗二川固國家弃地也據鞏昌府知

府郭師古建白必欲刻戍而屯守之據其規畫詳細
是亦一說也臣巳備咨巡撫勘議矣其可其否當有
定論也雖然目虜邊隘大防也若流虜斷往來之路
則青海無結聚之巢青海無結聚之巢則兩川無犬
羊之牧即河洮可安枕也歸德又在所緩也臣不敢
不備言之也

敬陳備禦海虜事宜以弭後患疏

竊惟臣奉命經畧陝西四鎮而其重在兩河經畧兩
河夷情而其重在西海西海者羌番住牧之區流虜
依戀之處可以掠番可以寇漢且藉兵於番化番為
虜作奸甚便而流毒甚易也故臣之經略於西海獨
艱臣之駐劄於西寧獨久者名雖驅逐虜王實則計
此番虜今東虜歸東套虜歸套在虜之番雖尚繁多
亦漸解散海上孑遺殘寇臣非不欲舉其種類芟薙
而空之顧其勢有未易能者何也使海虜而處於四
封之内則我請徵十萬之師東西南北夾攻合擊可
以旦夕掃除而今不然也西寧行百里許而出石硤
即為塞徼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為青海青海周圍七

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西南則通烏思西藏西北
則通瓜沙哈密皆其可去可來之地可牧可獵之區
延袤數千里廣漠無際而欲提兵於此競利擅褒豈
不難哉進兵之路惟西寧頗易而西寧以西雖有扁
都口可進然惟可以防其北潰而到海則遠西寧以
東雖有綽邇河口可渡然惟可以扼其南奔而到海
則又遠即使兵衆食足分路而進西寧裹貳拾日之
糧由石硤而進甘涼裹一月之糧由扁都口而進河
東裹月餘之糧由綽邇口而進然亦未必能得志而

絶群醜者何也我進則彼退我愈進則彼愈退也（此昔人以文遏戰之論也）況
大漠窮荒我軍深入糧糗芻料何以隨載緩急失節
何以救援此海上出兵之難也是時漢之驃騎如
霍嫖姚然其卒戍士冉踰居延過焉支山至祁連山
而卒亦未嘗到海西漢之末柄政者欲耀威武諷卑
禾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不久遂廢然則漢武
帝雖開河西五郡以斷匈奴右臂而羌虜猶然交通（此前事如指諸掌）
未絶也唐薛仁貴曾三箭定天山而吐番結贊盜河
湟犯畿輔謀夫虓帥圖覩共討竟不得其要領則西

寧且沒於吐番號青唐城而何有青海也惟我 二
祖斥逐匈奴經略西土百餘年來海上無虜遠過漢
唐所以然者 二祖取漢武所開武威張掖酒泉故
地東起金城西抵嘉峪當道建衛隔絶羌胡又自涼
州岐而北二百餘里取古姑臧地爲鎮番衛以扼虜
衝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取古湟中地爲西寧衛
以控海上則甘肅一鎮屹然虎豹在山北虜不敢肆
然入海者有由然矣而虜之餘落別部流牧海上如
撒里畏兀兒如卜烟帖木兒如散西思如鎖南吉剌
思者感畏威德願求內附則設爲安定阿端曲先罕
東四衛以分統部落有安定王有指揮同知指揮僉
事各賜印章敕誥通朝貢獻方物又給授金牌歲與
西番中馬易茶而制其死命耗其雄心焉夫有重鎮
以控制其要胡馬無南牧之虞有四衛以安撫其屬
海冢無狂突之警雖流虜窺塞越入搶番然旋入即
出雖酋長之在海者亦有潛蓄異謀然旋即起撲弘
成以前番漢不殘兩河安枕者職此之故也正德初
套虜亦卜剌以獲罪酋長叩關乞降彼時守臣倉卒

無應遂致闌入被安定四衛擄其金印竊據其地青
海之版始爲虜穴而河肅之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略
諸臣自正德以迄於嘉靖先後建畫言人人殊然總
之不外於剿與撫兩者正德九年以後總督彭澤楊
一清王瓊王憲等或撫或剿持議不一竟鮮成效嘉
靖三十八年俺答復由鎮羌入西海分犯涼永西寧
遂欲久住至四十年以中濕腫足而歸因遺永邵卜
之把爾戸一枝焉夫觀之漢唐以及於我 二祖與
近時諸臣固制禦海虜難易得失之林也其在今日

之事則覦之性背尤難矣何也正德時青海之虜固亦卜剌一枝耳蔵爾小酋無難制者然今年入掠明年入掠今歲經營明歲經營前後經略更五六大臣至嘉靖初年事尚未定今年東虜擠力克套虜卜失兎松虜宰僧阿赤兎等以十萬之衆聚收於斯黨惡於斯覦之亦卜剌衆寡強弱不啻什百臣竊慮海上之寇不知所終而憂時談邊者將謂國家西南復添一河套也茲者仰仗 皇上威靈虜情震怖雖入犯兩河而不敢不輸罪雖延住數月而不敢不言歸且

東虜既東而松虜還松山套虜歸河套所遺於西海者獨火眞二酋把爾戶也雖覦之亦卜剌當時一部尚繁有徒然東套大虜之勢已分散矣自三酋之勢而論之火酋父子不滿千騎其桀驁梟雄惟恃剌卜番子今已招出此番而火酋直爲窮寇耳眞酋兄弟間所部亦止數千雖收有河南番子而渡河北遁濵散殆盡眞酋亦屬遊魂耳所憑藉者把酋一枝營爲三窟也把爾戶若永邵卜之部落也永邵卜世牧宣人絕塞其族甚大開市於張家口惟把爾戶流寓青

海年久不歸所領連子所收番子共有萬餘但病廢日久而其用事則瓦剌偷不浪也然衆虜東歸惟二酋不歸者固總住西海之水草而其所以不敢隨虜王徑歸者則各負不宥之罪又恐過邊之時所携部落牛羊我兵乘其後也蓋火眞二酋犯河洮者也瓦剌偷不浪則先年入犯殺李魁者也又就三酋之罪而論之火眞深入洮河罪不容誅瓦剌偷不浪雖與二酋同罪但查西寧雖有喪師之處彼酋實未敢肆然搶掠當時即乞恩認罪情願綁獻事將就緒繼以

任事無人傷觀忌成事遂未就議者殊有遺恨而其主夷把爾戶則連年悔禍並無作歹情形臣在西寧據遊擊祁德稟稱把酋託番僧國師差人見臣意在探問消息臣亦許之乃公同贊畫兩臣及該道同審示以瓦剌偷不浪不赦之罪原把爾戶可宥之情陰陽反覆多方操縱者臣欲於逆酋之中而復分別順逆者蓋寬把酋之罪所以離火酋之黨而舉事可專也無何據虜中消息火酋復約把酋看守仰華欲拒我兵乃把酋答以爾自河洮爲逆與我無干我還要

（旣分其黨則彼之援漸失而我之所當剿除亦少易以爲力）

在漢人那顏上認罪求宥俟病好還歸故巢今不敢
與漢兵抗矣隨屢據貢採盤居青海看守仰華惟火
真兩部之虜而把爾戶之部落不與焉臣於是計算
彼巳酌量時勢乃挑選鐵騎鼓舞番兵赴其馬匹撲
其伏路出兵西海火其寺宇竊意彼虜當是時必將
迎敵交鋒可以俘馘然一聞聲勢遂各攜其老小鼠
竄狼奔莽蒼之野莫知嚮往不得不班師歸也是火
酋雖未成擒而海之東西南北巢穴已空抑亦足以
蕩海渤之羶腥而明漢兵若風雷矣顧目前雖去不

能保其不來則亦卜制故事可鑒也毋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則亡羊補牢可圖也臣晝夜熟計可舉
之事十有二端謹據實為 皇上陳之一曰嚴借路
夫甘鎮一路乃入海門戶也今已奉 旨嚴禁不許
復借誠使鎮巡諸臣恪遵 明旨綢繆牖戶闌邊則
殺扒墻則殺掠內則殺則匈奴之臂必斷海虜之勢
自孤雖有小醜穴中鼠耳或謂虜擁衆西訌勢將不
敵其如之何臣則謂以一鎮而制各鎮之虜難以各
鎮而制各鎮之虜易河西故無虜牧而諸虜之在延

寧山大各有撫賞各有市口稍使受賞於東而欲敵
犄於西在各鎮則責市搗巢以制之在甘鎮則陳師
鞠旅以禦之諸虜有不內傾而外畏乎此道海之路
必然可斷無足疑者夫嚴禁借路臣已特疏上請而
茲復惓惓者以嚴斷借路乃蠶食海虜之第一義也
二曰急自治夫自治之策莫要於設將增兵積餉製
器四者皆邊鎮之所急而西寧尤急請即就西寧言
之西寧之碾伯古鄯自海上視之猶稱腹裏而惟西
川北川南川沙塘川逼臨海道皆當虜衝除北川原

設守備西川近議設遊擊并議增兵三千畫地分守
已經題 請部覆無容議矣然而未盡也據該道將
會議沙塘川平原廣衍應設守備一員而省減碾伯
兵四百名以補沙塘川兵庶便防禦西寧一路雖設
參將然事權尚輕議陞參將為協守副總兵與甘涼
副總兵分為三協甘州副總兵自硤口以西起至嘉
峪關為西協涼州副總兵自硤口以東起至金城為
中協西寧副總兵則自南北西三川沙塘川以至碾
伯古鄯為東協各分信地改給新敕必於諸將中選

其家聲威望素爲虜畏如魯光祖者以任凉州副將
以拒胥松山向南之虜又選謀勇兼資熟諳番情虜
情如見任肅州叅將楊濟以任西寧副將以剿殺海
上流牧之虜又選廉而有能爲番所畏服以任西川
遊擊乃漸積錫餉使常有萬兵一二年之供修治神
鎗火砲演習陣法使有一可當什之勇夫如是則將
勇兵强食足器利雖横行匈奴惟其所向而況於盬
食海虜也三曰鼓番族夫環河湟皆番而其最有氣
力者則海上番也海上之番其族有七曰剌卜曰赤

郎古曰罕東曰沙麻曰武宗塔曰納部曰石剌章物
此皆安定四衛之遺種而爲我祖宗之所树輯者總
名之曰紅帽番子而謂之紅帽者以其衣裝類虜也
謂之番子者以其服屬爲番也又大海西南有阿爾
列番一族焉其部落最衆布滿於河脳之南北先年
曾殺火酋兄歹言黄台吉其强悍與虜埒也西寧收
番雖八萬餘而海上之番猶未盡入牢籠剌卜罕東
雖皆内附而亦郎古諸族猶依海虜雜居騎墻觀望
臣嘗責成魯光祖祁德招之而此輩向因助虜爲惡

故首鼠兩端是則尚可憂也惟是該鎮鎮巡留心招
徠則餘黨可續解也是必已歸順則輯寧之未歸順
則招徠之其陷於虜中則誘而出之其爲虜搶掠則
出兵而救護之其能殺首級則照例陞賞之其赶來
馬匹則即給本番而獎勸之使海上諸番皆可以爲
我耳目爲我羽翼而虜之視之草木皆兵舟中皆敵
又安能寧處海上也此坐消盬食之大機括也臣又
博訪招番易鼓番難鼓番易撫番難西寧境内連絡
各川何處非番與土漢人等參梓連陰名雖爲番實

子民也訪得地方官視番可利小者需求大者横索
輕則加以刑責重則誣以賊盜或收之禁獄或攻其
（[illegible]）
番堡而無告之番不迫之叛去幾希也不特武弁即
（[illegible]）
文職官員亦利賄索番有難言者人皆以西寧番漢
雜居難於控制不知貪官汚吏爲番之若未可盡言
故當選廉吏以撫番也何曰扼川底大川底何以扼
也緣古所稱斷匈奴右臂者以資四郡今惟收武威
張掖酒泉三郡而燉煌一郡棄之於嘉峪關外是在
（[illegible]）
我已非全臂矣又何以斷匈奴右臂哉是烏可不思

所以扼之也然燉煌之郡雖棄而我祖宗時猶取其地
以爲赤斤蒙古哈密諸衛是其地雖棄而未棄虜猶
不敢西也今則殘破於土魯番而嘉峪以外皆荒漠
矣又何以能扼虜哉亦曰撫回夷及瓦虜而已葢瓦
剌達子與套虜世讐回回入貢屢被流虜劫掠今回
夷與瓦剌結親則皆欲甘心於虜者臣駐劄河西曾
有回回頭目來見願聚兵報效而諸將中亦有願往
瓦剌調兵者虜王初欲取道川底繼而畏瓦剌截殺
則川底之難可知矣茲北來之虜既不許借道內地

萬一虜由川底行走得其情形則召號回夷使回夷
勾引瓦剌會兵於嘉峪關西北而我亦張兵於關外
爲其聲援虜必畏而不敢來也北虜不敢來則海虜
之勢孤庶幾乎可蠶食乎或曰瓦剌虜也招而用之
是引賊入室也不知因夷勾夷使回夷引誘自爲利
耳或事成聊啗以賞非許其近我邊塞也葢回夷賦
進貢之夷惟我驅使之似無足慮此在當事之臣酌
機權度事勢如毒藥可以療疾疾愈而藥即止非謂
平居可服食也五曰守歸德夫歸德之守匪獨制海

虜之南渡亦以壯西寧之聲援也葢歸德西寧並峙
於河之南北而歸德以西綽遜口則又虜之渡河入
川者是歸德也遶處於二十四關之外且河州視之
爲孤懸自西寧視之則爲北鄰歸德距河州有六日
之程而其距西寧則僅三日輔車相依唇齒胥賴乃
祖宗所建以控海扼川者議者欲改歸德操守設爲
遊擊領兵三千庶成重鎮而今議僅設守備猶未足
以示彈壓也其必改設遊擊可乎其西如綽遜諸口
則設墩臺如達子州等番流水田地則設番堡以爲

藩屏其東如保安中站則設守備如撒剌上官則加
韓恩防守以昭聯絡必如是而後可以抗海虜而助
西寧也然設將於孤懸荒落之區增粮於道迂山險
之地聞者低眉談者縮項嗟嗟臣亦知其難言也然
設險愼防邊方長計惟此歸德未可付之無可柰何
而已據贊畫主事梁雲龍稟稱據操守長累言屯寨（條卷所苦不難于折色）
番漢水足上饒芻麥易買不難於本色而難於折色
夫既不難於本色則轉運奚虞焉此則當集衆思查
實際也夫經畫歸德臣已於經略兩河暫收寧謐疏

中特言之，而此復拳拳者，葢守歸德者，乃所以犄角海虜不可後也。六曰飭茶禁。夫海上番夷，有茶則生，無茶則死，其利非不忍也。我中國之制，番夷熟番則易茶，生番則不許易茶，其禁非不嚴也。然惟禁於開（禁之詳）中之時，而不禁於旣開之後，生番托熟番以交通海（亦揚文襄疏中可考也）虜，附番族以私貿，甚有一種奸商，私挾茶篦，深入番地，利其貨殖。又有一種奸夷，私載茶篦，遠抵虜穴，收其厚利，則其歲月往來交結貿易者，禁猶不禁，而虜之處於海上者，居然無恙矣。是必嚴爲之禁，凡茶商

賣茶，只許於城內本舖開賣，敢有私挾出境者，按如律。又嚴爲之禁，凡番夷入城買賣，各給以印信執照，如無執照而故行買茶者，按如律，不拘番漢人等，但遇有私茶出境入虜，捉獲舉首者，則給以所獲之茶，仍賞銀若干，其本犯則加常律一等重治。夫嚴禁若此，則私茶不行，私茶不行，則海虜自困，安知其無有三日不茶，腹脹而死者乎？又安知無有如俺答中濕腫足而歸者乎？是茶禁不可不嚴也。七曰謙番路。夫茶禁嚴矣，各番赴藏受戒，如漢人之赴京求官，禁之

不能也，而海上之途，則入藏捷徑，番利虜途，虜利番貨，故群虜之戀戀海上者，虜視番爲可刼之人，番畏虜爲截路之盜，此而不議，則番必入藏，人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則必借路海虜，若無法以防閑，則受戒之番，何以禁其通虜？近據西寧兵備道按察使石檟呈，爲乞恩討路以便赴藏受戒事，准西寧遊擊曾光祖、硃伯守備祁德手本，查得西寧境內住牧熟番僧，入未款之前，有去烏思藏受戒者，俱將番僧名數，并蹬騎馬匹行李等項，赴本道告明，一面轉呈甘肅撫院，

一面本道查給執照，經由四川內地入藏，回從原路歸巢。自虜款以後，番虜交通，各僧就近取道海上，直赴西藏。今番僧班着兒堅錯、札思巴堅錯等，欲由前路，緣近日經畧部院招番殺虜，各懷讐驚，難以前往，告要照依先年舊例，經由四川入藏，似應准從，到道案照轉呈到臣。臣切以爲群虜占據海上，非獨便利水草，實是垂涎番貨。蓋番僧入藏必由青海，由青海必經虜巢，經虜巢必供虜貨，故西藏之瑠瓈寶刀諸番所有，虜即有之。今欲斷絕番虜交通，而猶容其經

由舊路則勢必連結是兩河之患無已時也此安可
以不議也合無備行督撫細查往例如該道所呈有
則修復容其給引永絕番僧通虜之虞無則該鎮別
為長計若番不由海不惟絕交構之嫌且使虜無所
利於番亦難久居於海矣八曰議剿夫甘肅道斷
則海虜勢孤固不必于輕動大衆窮兵追剿也然戀
牧日久則狎我踈防部落零星可施鵰剿矣鵰剿云
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之謂也如當
春寒馬弱時偵其住牧近塞則輕師潛出打其帳房

使其老小輜重奔嶺不及而又諸番赶其馬匹虜必
不能寧居海上矣於時再入莽捏則畏我師之襲擊
遠由川底則畏沉虜回夷之堵截勢不得不遠遁烏
思藏中庶幾乎西海可廓清也九曰殲渠魁夫海上
之魁曰火落赤曰真相曰永刺倘不浪此三酋均負
不可赦之罪也而火酋尤力足以豪舉智足以鼓煽
方其流來肅州之南僅僅三四百騎已而收武宗塔
兒番子已而收剌卜番子已而渡歸德收哈家諸番
子既建寺於果刺腦又採木料而營建於捏工川此

其志豈在小也此酋不誅則海上之虜後患未可知
也查得臣初至蘭州以萬金懸賞題奉欽依無何而
戶部題發銀一萬聽臣為專購火酋之用而真酋瓦
酋各懸賞有差今三酋未獲其銀在郎中庫貯未動
也臣竊意此酋未獲此銀必不可別用也該鎮文武
將吏仍照賞格時與番漢人等競相約戒或徐用醉
縛猩猩之術或蹤食狙之計若三酋一年不獲則懸
購原銀一年不許輕動十年不獲則懸購原銀十年
不許輕動使孑爾驕酋隨處皆疑網羅而番漢視之

得便皆思擒捕諸虜之傷其居牧者亦且衆叛親離
寬飛魄散即令遁迹之後必不敢近西寧入兩川也
十曰重首功查得未款之先海上非無虜也以入犯
則環塞軍民得而殺之而虜亦不敢輕犯自虜款之
後流虜得由甘肅得集海上得搶番族始而番族猶
敢迎敵繼因虜酋肆行羅織告之官司官為追罰番
無怙恃乃舉西寧四境之番而甘心附虜矣陽為掠
番陰行掠漢掠之不已漢人亦畏虜不敢殺且有送
添巴者矣邊塞愚民彼此煽惑曰此欽虜也殺之則

啟釁有罪、誰復殺之。臣自入西寧、訪知此情、乃大修
播告、明示賞格、招集馬戶、無何而馬戶殺虜級來獻
矣。此明驗也。顧臣既班師、西寧父老士民皆送臣、戀
戀有隨淚者、訪之、則云經畧西寧一年、海寇不敢窺
邊、番漢俱得殺虜、今經畧一回、來年之事、不知所終
也。臣乃反覆告諭、謂海虜卽衆多乎、大舉不過數千
耳。能團聚不撤馬乎、撤馬則各鄉馬戶守堡居民人
自爲兵、家自爲戰、得一級則有五十金之賞、殺一虜
則寒衆虜之心、彼雖犬羊、能不畏死、衆曰愚民不知

利害、非俛首受戮、則甘心附虜耳、經畧既去、誰復知
殺虜之得利也、臣乃許之題請、大爲明示、士民唯唯、
臣竊念甘肅迤北松山之虜也、住牧年久、恭順無他、
若無上事。而要功擣巢、是挑釁也、非聖王御馭夷戎
之道也、海上之虜住居既不可容、罪惡又復屢著、不
鼓舞邊民殺之、是自餒也、非邊臣保疆安塞之忠也、
臣已三令五申、虜入必殺、殺虜必賞矣、顧人心趨利、
不賞不鼓、臣在事之時、但遇驗功、隨卽以馬價給賞。
今有司不能也、臣查得該鎮撫賞銀兩歲費萬餘、今

兩年不開市矣、其扁都山丹市場、臣既徑行革之矣、
合將此項銀兩、聽督撫查明具奏、另項收貯、專備賞
功、撫臣不得別用、該道不得擅支、仍遍示兩寧番漢
軍民、但虜敢近邊窺伺、或假以買賣掠番、索取添巴
者、則許乘便殺之、殺之而來獻級於撫臣驗實也。一
面照例每級卽給銀五十兩、願陞級者擬陞、不得時
刻稽留、使速獲用命之利、無守候之苦。一面該道呈
巡按御史紀驗、年終類報、使番漢軍民皆曉然知殺
級之獲大利、且速得也、寧無拚生命以圖虜者乎。第

年來法令不信久矣、血戰而隔年不敘功。萬里無告
之軍民、且向有因殺虜級、而反獲罪戾者矣。將吏灰
心、豈獨番漢軍民皆喪氣也。臣故於殺虜之賞、惓惓
言之、願地方官員力持而果行之也。十一曰議招降、
卷查先爲申明擒斬賞格、及招降舊例、以鼓人心事、
該臣議得被虜漢人、雖相安異域、豈無乘時圖利、奮
勇自效之人。卽眞夷中亦有慕義投降。如解生補於（凡是降夷）
漢之流者、今火酋既敢犯順。似應乘機招徠。以搖撼（以名）
虜勢。查得先年有能率衆至四五十名以上。或百名

以上者授以鎮撫或千戶官職彼時有計安國李春艷白春王現等事例而計安國官至叅將李春艷曾官守備與白春等皆臣所覩記者至於十名以至二三十名亦各給賞有差其招降有功叅守等官舊例亦應分別陞賞臣已題奉欽依通行兩河地方官員欽遵訖而西寧地方海虜來歸者節據塘報亦多人矣今松虜相安若一槩舉行是使虜藉口而啟之釁也臣竊以為海上原非虜巢火眞等酋又復叛逆今於赶馬搗巢之後虜必震驚而貧夷強虜必有畏殺

內附者若各將領再有招徠之法安插之術美其服飾優其糧石如宣大將官優養眞夷事例則各酋豈無孳風投進者乎投則優養使其得所海上強夷漸可披離是亦清海之喫緊也故臣復於前疏再申明也十二曰收服屬夷張魁既誅群醜自散西塞之西北塞之北惟其所之不為邊患此不必計也乃若戀（昔行此策）青海之水草不欲他遷感中國之恩威願求內附有（不必又仆其衆而可以安靜西海滅寇久之良算）如國初撒里畏兀兒輩者則宜遵我　二祖置安定四衛故事使其酋長相屬或令其隨番族中馬易茶

無不可者但不可強其來歸陷以開市引賊入室養虎遺患也夫既不能窮追而滅其種類乃又嚴為峻拒而不開生路是豈天地父母之量哉合而言之嚴借路而扼川底者制北虜之入海守歸德者制海虜之入川是大防也急自治以固堂奧鼓番族以厚墻垣飭茶禁以杜蔓延議番路以杜交通是大本也議暘剿以消螫毒職渠魁以正典刑重首功以勵番漢議招降以散虜勢收服屬以示羈縻是大機也蠶食海虜之策舍是無奇矣以故臣備言之而亦稍行之

第天下之事非一日所能速完亦非一人所能卒辦臣今日之所經畫者止於如此臣一人之所拮据者亦止於如此不無望於後之人任之耳夫自古用兵郎中原劇寇頓難剿除何況強虜遠處沙漠臣今之（自古嚴功以中制有止其衛虜者耳）提兵曾幾何乎鎮羌之殺水泉之殺莽川之殺皆只郎其地用其兵耳逐散東套松山諸虜八萬有餘惟用宣大山西千五百耳大舉出塞焚寺犂庭亦惟調各路兵一萬餘耳夫調兵治餉臣皆奉敕書得以自（不多調兵不多請餉此邊臣守邊持久之策）便然臣不敢多調兵馬者何也芻餉不足也然臣又

不敢多請内帑者何也。召買難卒也。西寧當川海之衝，正調度適中之處。然而彈丸之地，番漢雜居，僻在一隅，饋運艱甚。臣去冬始入皐蘭，杳問西寧積聚，倉廒無糧，艸場無艸。臣不勝憂惕。適西寧兵備道石槓新至，與臣一見，臣即趣其亟履任治辦。逾一二月，報買小麥、豌豆、青稞、草束各若干。臣始於正月，領宣大六百兵馬，移駐西寧。三月，山西、寧夏兵馬一千六百至，臣則令各就城堡，取便關支。四五月間，枯艸既盡，青艸新起，臣則又分布兵馬，各往諸川，就水艸撒牧。

七八月間，將圖大舉，復行召買。然而青黃不接，貿易無措，監收官下鄉散銀，士民皆掉臂入山而去。臣是時不憂海虜，而且憂蕭墻矣。雖有百萬之銀，發於西寧，其能食之而飽乎。臣于是與各將吏委曲調停，凡軍糧馬料，皆以豆麥青稞相兼而支，乃積得萬軍十餘日之糧艸，僅足以供萬軍出塞十日之用而止。夫作無米之飯，而欲効巧婦，奮空拳之擊，而欲効勇士，誰睹其艱狀，誰諒其苦心乎。談者爭言速戰，更不求其所以戰之之故；爭言殺虜，更不求其所以殺之之由。間有言及積餉，又不求其所以積之之漸。難矣難矣。趙充國非不稱老將，然坐困先零，猶不免屯田以待其敝。諸葛亮非不號善兵，然六出祁山而六不遂志，乃屯田渭上，以爲久居計。此豈有他故哉。運餉不繼也。故今議剿虜者，先養士；欲養士者，先積餉。然積餉十萬，則未可以旦夕舉也。但臣經畧年餘，大虜雖東，而火酋難於遽得；兩川雖空，而青海不無可慮。一得之愚，釐爲一十二事，伏乞敕下兵部，從長酌議，爲此上請施行。

虜王遣使謝罪乞恩復賞疏　虜賞

臣會同督撫蕭大亨等，議照夷狄世爲邊患，惟嘉隆之年，跳踉尤極。天厭腥羶，俺荅納款，蒙　先帝獨斷，許之貢市。今虜封三世，貢市念年，邊鄙無警，虜亦相安。乃扯酋嗣封之後，假以送佛爲由，一至甘州，敢爲狂肆。雖拳拳認罪，誘責火酋，然身自啟釁，罪復何辭。今回巢之後，若輿師問罪，永閉關門，非不足以昭示天威，弘彰國法。但念聖王之制戎狄也，犬羊畜之而已，羈縻勿絕而已。夫惟犬羊之也，其敢爲噬人，則擊

之以杖其捶尾而來。則飼之以芻。夫惟羈縻之也。使之就我牢籠。防其踶躅。不宜速之太急。令其生心也。今批酋該罪於火酋之勾引。輸情於掠番之誤犯。雖芻獸之心。終屬叵測。而桀驁之狀。蓋已閉藏。且部落連數千里之遠。酋長總十數部之多。在巢保疆。如宣鎮之青酋兄弟。竟未敢東窺薊遼。而兀慎擺腰五路等部之在新平守口。則馴服猶故也。或在西安牧。如不他失禮夫婦竟未敢東窺莽挸。而大成比妓之在海徼。則歸巢獨先也。今以一酋之罪。槩杜諸酋。略認

罪之心。竟從峻絶。消徃日之恩。閉將來之隙。激衆虜之合從速犬羊之變動。臣等竊以爲不如姑示羈縻。復其市賞便也。及查十八年。虜王與各部表馬。已經進邊。群夷馬匹。間有未奉　明旨之先。已陸續易賣矣。今欲槩從停格。其已責之馬。已給之賞。安能連而奪之。惟十九年市賞。則當斷絶示罰無疑也。及照史夷逃去。屢犯我疆。大爲邊患。今若蒙　皇上曠蕩之恩。容虜王進貢方物。其各部落十八年進貢馬匹。自該年六月收進。無罪之夷。久候賞賚。今姑與轉進。以

安群酋觀望之心。虜王十八年市賞。姑聽許給。聞撫仍多方操切。責其必獻史酋。以明虜王報效之實。俟罪酋既獻。恭順乞哀。然後將十九年市賞。另從酌議。不則十八年進貢之賞。止給在巢及未經犯順諸酋。其虜王該年市賞。併二十年之賞。亦難遽開。如是而虜猶敢跳梁者。則華王罷市。彼復何辭也。夫既復其市賞矣。甫是而申明約束。欛柄在邊臣也。夫所謂申明約束者。非必事事而商之。言言而訂之也。蓋邊方之事。我求虜則虜重。虜求我則我重。今虜酋乞哀求

復市賞。是虜求我也。此後當事者堅持約法。力裁冒濫。雖未能如俺荅初款之例。然事有章程。賞有額數。據閱視三臣所定之錢糧。爲邊臣撫虜節制之規則。額內樽節者爲盡職。額外支費者爲冒濫。一有冒濫。卽罪以媚虜。責以闒茸。夫復何辭。夫旣責以節制。須先立與章程。令行三鎮監市兵備將領官員通將在市應易馬匹。應給撫賞。連部逐酋細爲分別。某酋每歲在市。應賣馬若干。內銀馬幾兩者若干。幾兩者若干。貨馬該段紬者若干。該布疋者若干。該皮張者若

干、應給撫賞若干、係該某物某物、又督撫衙門每年
討給月賞若干、某酋幾月一次應給某物某物、每次
准差夷使幾名、從某邊口進入、逐項預開明白、置立
格眼文簿、徧發各該經管官員收掌、仍刊示木榜於
各市廠邊堡、曉諭華夷一體遵守、除在市者聽監市
道將遵行外、若討月賞之夷、則責成邊口參守、查照
驗放、非時求入者不准、多帶夷使者不准、零星求討
者不准、妄意濫索者不准、務要上下相成、恪守舊例、
舊例有者不減、舊例無者不增、至於一切非分橫索

錦繡珍異違禁鋼鐵、與夫拘執官役、及以垂斃之馬、
濫充入市等項舊弊、盡行裁革、各督撫賞過物件、仍
發單開註數目、及夷使名數、給付來夷、齎執經過邊
口參守官照單驗明、方容出口、如單外夾帶別物、即
行根究、不許放出境外、各虜酋敢有不遵書諭、虜王
罰治、如或狂逞桀驁、則即嚴兵拒剿、以治起釁之罪。
若各官敢於輕徇、濫給一米一布者、訪出即係媚虜、
將給過之物、估價坐贓、治以侵盜之罪、至於講事夷
使到邊、務審驗酋書直正、的量所講事情大小、每事

准其入口、不過三五名、或十數名、守口官員、敢於多
放、則以輕徇罷軟論罪、夷使絕不給賞、以示杜絕、如
此則約法既定、限制自嚴、若虜服從、則貢市如常、固
不必招入笠之豚、使之逸去。如虜敢肆、則罷市稱兵。
尤不許畏狂噬之犬、仍復招徠、此所謂款也。固一時
羈縻之計、非久安長治之策也。亦曰練兵儲餉、養士
遴才、朝夕待戰而已。所謂戰者、非必不量彼已、不問
時勢、非無故而輕搗其巢穴、非虜既服而掩襲其不
備、臣等之謂戰者、惟虜敢狂逞必殺、背約入犯必殺。

扒墻窺伺必殺、入市行兇必殺、小之而隨犯堵截、大
之而集師會剿、大都虜衆自作、漢過不先、此為堂堂
正正之師。即我殺虜、虜亦無辭。昔漢臣魏相諫伐匈
奴有云、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
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臣等
願邊方有應兵、不願出忿兵也。臣等又惟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故稱臣乞哀矣、安保其不陰懷異志乎、今
日欵甚矣、安保其來日不作惡逆乎、第一桀驁絕、則
虜不心服、暫示羈縻、則我可預備、故今日順矣。今日

撫之明日逆矣明日剿之此部順矣此部撫之別部逆矣又復剿之若順而復逆也則易撫爲剿逆而復順也則轉剿爲撫以虜情之向背定戰欵之權衡惟欵不徇虜戰不挑釁一操一縱太阿之柄常自我持使猾虜曾不得窺測而跳梁焉此所謂酌議戰欵也臣等今日主戰他日戰不得人戰必無利必有以啟衆挑怨罪臣者今日主欵他日欵不得人欵必有害必有以縱虜誤國罪臣者議事者不察首事者之心不諒任事者之苦又不原憤事速禍之人文法責備於一朝議論追尋于往事其人已死其事難辯是臣等所大懼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吳嘉胤繩如
文　秉文孫參閱

郭中丞三臺疏草

疏　郭惟賢

改全書議香稅疏　役書香稅

臣本駑下，叨役全楚，隨事修舉，一意安靜，以撫綏民生者，臣之職也。思為政不在多言，務在力行，以振厲

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職可得為，而事關于全省之命脈，不能不仰仗于　天語之叮寧；心所欲為，而事出于　九重之特恩，不得不懇祈于　聖明之採聽者，臣謹為　皇上陳之。其一曰，議全書以定徵派。夫楚省常賦多逋，弊竇叢積，其故謂何，則以賦役全書之增減釐定，而各屬難于遵守也。是書刊布已久，自議條編後，更改者再矣。臣自受事以來，見各道府議詳增派者，不下數十起。臣以為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民力詘矣，又重復議增，不惟朝令夕改，民難與守，且慮竭澤而漁，楚民不堪命也。曾尚與司道商訂，以為寧節毋濫，寧因毋更。近該各守巡道呈，蒙巡按監察李御史牌行，議將錢糧，專委官解，免僉糧里，乞增扛價，以恤解官，并增入全書等因。又據查先准戶部咨，為國計匱甚，經用難支事，行據布政司呈議裁過通省各衙門冗役工食銀兩，及先據糧儲道呈，孝感等縣撥歸潞府莊田租課，原額漕糧改編耒陽等各縣，應改全書等因，行司道查改，并依限完報去後。臣思人情多由簡而趨繁，事體率始儉而終侈，故愛

民必先節用。而節之云者，非酌為中制，畫為定規，則便于此，或不便于彼；行于今，或移于後，徒滋煩擾矣。蓋也及查先年委官改修全書，因冊煩緒多，弊難究詰，馬戶各役買囑吏書，徑增馬價工食者有之；各州縣避就重輕，徑自移派別州縣者有之；又有全書雖定，私自額外派徵，如安陸縣士民張鳳翔等所呈歷年積弊者，不一。矯正之，其何以蘇民困而定法守。合無遇今清補潞府租課之時，將孝感耒陽等縣改編漕糧，及革過冗役工食，增過扛解銀兩，遍諭小民，俾

知增者爲何減者若干、查將各處易知單內、酌議應仍舊者仍舊、應增者不至于濫觴、應減者不至于窒礙、各改正畫一、其委官傳例、止委二員在省檢閱、弟楚境廣恆、楚邑星列、彼安能以有限之見聞、蔽全楚之利病、定全楚之賦役、須每府額委練明府佐一員、就近查理州縣、條其目、各府正官與委官總其綱、參酌妥當、方轉報司道、覆覈、轉呈臣等、撫按衙門酌議、發委官監刻刊布、遍給小民、條其目者、必諳察民情、裁度適中、毋妄增而不思酌減、毋混減而不求可繼、

總其綱者、必共秉公平、力革積弊、毋偏爲各屬謀、而不爲他郡謀、毋專爲官謀、而不爲民謀、蓋官府多樂于寬餘、而民情多利于節省、必以便民爲主、而又官不稱累、斯計之得者、及查官解一事、既可省編僉之擾、又可革私派之弊、法固稱便、但各縣銀解本府、府必兌足類齊、差官起解、恐奸吏積胥、入既勒措加耗、既病州縣、出則短少秤頭、又妨解官、且二三年後、官派既足、私派重起、是亦當曲爲防、預爲之禁也、如委官及府州縣官議派多獘、致重累民者、并改正之後、

復有不遵全書、再行妄增加派者、俱聽臣等指名查參、此全書之所當議者也、其一曰議香稅以濟之、

臣去冬入境受代、趨承天府、恭謁　顯陵、道經五郡、見廬舍蕭條、烝黎凋敝之狀、所至召父老而問其故、僉云楚民不辰、十室九災、宜如懸磬、幾爲溝中之瘠、臣聞而痛心、嗣據司道呈詳辰沅缺餉、嗷嗷待哺、已經議照例查完欠分數、具疏申飭外、比宗祿又日告急矣、災傷年分、奉旨蠲停者、既無從抵給、而荊府奏欠祿銀一萬九千、又無從處補、百計搜括、公帑成空、

一時諸司束手無措、臣籌度再三、中心如疚、詢之各官、因知有太和山香稅不貲、可以急地方之困者、本山擲自永樂初年、原以其神靈陰佑國家、有功于民祀之、四方虔禱祝獻者、肩摩踵接、遍年香錢、所入不啻數千兩、曩時分守下荊南道一員、駐劄均州、奉勅提督、一應香稅、委官收理、盡歸官庫、所從來舊矣、自該道移鎮郧陽、而後內監專董其事、內監官不便監守、又委之均州所千戶、及各宮提點分理收貯、此輩統衿之子、披緇之流、始蟻聚而貯之私室、繼漏卮而

獻之公府、公得十之三四、私匿十之五六、蓋武弁羽士、藉本山爲奇貨、而壟斷罔利、又恃內監爲門屏、巾有借口焚修、徒充橐橐者、卒使四方之香客虛負虔祝之初心、而數千之積鏹、終委之溪壑而莫恤也、即山靈有知、亦痛惜之矣、查得東岳泰山。歲有會稅、該省委佐貳官收解、爲省會官員俸鈔之用、東人得免派辦。迄今賴之。今太和之利、埒于岱岳、而楚地困乏比東省且倍之。我 皇上既不惜泰山之稅、以惠東民、何獨惜此太和之稅、不以解楚人之懸困也、且宗

親者 皇上之一體也、軍民者 皇上之赤子也、山靈永鎮一方、將爲地方造福、何不捐其有餘不盡之利、恤懿親、濟羣命、致神明悅豫、永綏萬壽之祉、而長固丕丕之基乎、合無議將委稅、聽分守道、同監官照舊兼提、每歲輪委郎襄二府廉幹佐貳官一員收掌之、除焚獻禮儀、定爲規則、修飭殿宇、隨時估支外、其餘稅銀、委官收完、解府、轉解布政司貯庫、非遇災傷急缺、不許動支、此香稅之所當議者也、

潞課疏 潞課

臣謹會同按臣、議看得潞府養贍租課、將承之億萬斯年、永無極也、原係請景府遺業、自足當景府額數、但在景府時、因奸民混捏妄投、徒張虛名、未獲實惠、即楚中父老、猶能談之、臣奉命以來、欲留有餘不盡之利、以爲 皇上惠此一方民者、臣之心也、而仰體皇上友愛周親之意、以爲潞府求足原額者、則臣之職也、爲是督率司道、每勘議、必會該府之差官、申飭郡縣、每勘覈、必據經丈之文冊、舊缺少者、計畝而加州縣無漏報之課、新淤生者、履畝而丈、佃民無隱射

之奸、或因過重之難輸、而攤派通縣、以分其累、或因疲邑之難供、而抵派曲處、以充其數、大而田地河塘、小而房租屋基、以及于沙湖所太陽腦等處、楚府退出原管之業、俱經司道委官、一一清查明悉、所據呈報新增過租課、共銀二萬五千餘兩、先年景府尚多虛數。今則盡爲實數。內江夏以附省衝疲之邑、漢川以八里彈丸之區、即通縣田地、止有此數、今在江夏增二千六百七十七兩、在漢川增至二千兩、在各官業已智盡力索、在地方見爲竭澤而漁、即潞府差官、

亦且目擊民艱，相安無言矣。及照任俸各官如布政
司左布政使王應乾、分守武昌道左叅政趙欽湯等
清查倫極苦心，報竣未經違限，原任倅粮相應題請
開復。其河泊所計二十六處，課既歸府，官應裁革，以
後俱免銓補。至于徵收一節，比見湖省百姓，攔道號
呼，告者接踵，臣爲之惻然，詢其故，則有謂官較書辦
各役勒取使用者，有謂官較多索火耗，每兩額外加
四五錢者，有謂銀已收入，因銀數未足，次日徑不認
發收票者。尤三楚之地湯沐之重地也，三楚之民，

皇上之赤子也，以潞王殿下賢明超邁，豈不爲　陛
下念此，惟是官較誅求之擾，潞王必不得而知也，楚
民疾苦之狀，潞王必不得而聞也，臣等竊謂差官遠（官散徵收勤去無）
徵，原不若有司徵解爲便，以楚人剽悍之俗，噗濫荐（有呢極小民出百之九旦莊皇帝時於昉有司徵制爲便）
仍之後，萬一各役需擾激生他事，所關于國體者不
細。必欲爲今終之計，惟行令各該有司，依期徵解，布
政司類解，有拖欠者仍聽臣等每歲終查叅，要于盡
完，既以撫安湖湘孑遺之黎，且以仰成賢王仁明之
譽。此公私兩利之長策也。倘以自行徵收，本明肯必

不可已，則隨從獨不可減，俾有定員乎。火耗獨不可
裁，俾無過重乎。使用獨不可革，俾無橫索乎。減一人、
即省一人之費，裁一分、即專一分之惠，課不省，民不
傷，驛遞不驚擾，奈何其不爲之計也。伏乞勅下戶部
再加查議，合無俯將江夏漢川沔陽等州縣增補課
銀，查照數目，自二十二年爲始，行臣等將新增者行
有司照數派徵，通將拗過各處四至，委官明立疆界，
竪石封記，以埀永久之業，以杜接獻侵占之弊，仍將
司道王應乾等題請開倅，各河泊官，咨部裁革，起送

別用，并將徵收應裕各積弊，逐一查議，覆請定奪。其
爲上下裨益，良非淺尠。再照墳者，襄漢水溢，景陵漢
川等縣，廬井漂溺，惟時無論里民，即佃民流移者過
半，乃里民今有稍稍復業者，而佃民尚蓬飛萍散，絕
意舊棲矣。此何以故，里民被災者，自計猶得覬恩蠲
停徵督，而佃民則督責猶故也，取盈猶故也，又有從
而朘削之、漁獵之者，彼亦安能以懸罄之室，充粢黍
之額乎。此所以易去其鄉，計不返顧也。臣伏覩大明
會典內開皇莊及皇親公侯駙馬伯等官莊田，如遇

災傷，俱令照依民田災傷分數徵收。夫曰皇莊官莊而藩租可例。已令以各省直之民，田地一遭災傷，皇上猶然下蠲租之令，不愛常賦，以寬天下之民力。而潞王獨不可依此例，議從寬恤乎。倘荷特旨，仍令照民田災傷事例，量行蠲免，庶幾哉窮民易德，流移可復矣。

酌議兩省班軍疏　粵西湖省戍守

據守巡下湖南道會呈，奉臣憲牌前事，議詳衡州長沙寶慶三衛戍守武岡州軍士，分班減派口糧，并寶

慶寧遠永州三衛戍守廣西思恩軍士，仍應撤回守柳州緣由到臣。該臣看得國家之設鎮戍也，或以腹裏移守要害。如長沙寶慶衛州三衛之戍武岡是已。或以鄰省調戍遠地。如寶慶永州寧遠等衛之戍廣西柳州是已。武岡戍因正統年間諸苗侵掠而設。柳州戍因弘治年間借兵勦苗而留。是皆始于一時之權宜，而後卒沿爲例也。年來行伍消耗，如寶慶衛軍五千五百，僅存一千二百。他衛可知已。一戶之軍，差至七八，有兄戍粵西，弟守武岡者。有叔戍城操，姪赴遠調者。有班滿回家，而屯局門皆之差且踵至者。昔以數戶垜一軍，今以數軍累一戶。在垜戶丁繁者，猶可言也。單戶孑身，倏來倏去，歲無寧日，終歸于斃耳。及今不爲撫恤，將來卒何底極。語曰，亡羊補牢，未爲晚也。倘亦其時乎。臣等竊謂武岡之戍，除該所操軍外。衛州長沙寶慶三衛班軍，載在全書者，一千二百四十八名，月糧原衛關支矣。歲支行糧六千七百三十九石二斗。本折派在武岡桂陽新化州縣，冊籍可考也。合無即以一千二百四十八名，隨原衛多寡分

爲上下兩班。衡州衛上班，軍三百一十名。長沙衛上班，軍一百九十名。寶慶衛上班，軍一百二十四名。下班名數亦如之。逐年更番輪戍，以均勞逸。屆期聽領班官督押上班，在武岡下班者不許就派廣西。在廣西下班者不許便派武岡，必休息一年而後可。其行糧上班則給，下班免給。應派應留應裁，悉聽該道議于前項三州縣通融均攤。臣之議此，豈徒區區爲節財省浮計哉。良以貧軍窮伍，終歲不得休息，動輒怨咨，而不肖武弁，巧立名色，替役有折，見上班有賣閒。

居則有柴火行則有輜重領班指揮斂之以充守備之常例而半入私橐雖經嚴禁積習未除是軍之多調乃官之奇貨也盡留則病軍盡撤則失備就若更番分班使兵食具足之為一舉兩得也且三衛地方離武崗非遙萬一有意外之警可以一呼輒集首尾相應于牖戶之防尤保無他虞者此湖省武崗班軍以是亦戍桂林思恩府制彼中之所當亟議者也若廣西一班則偶瘵哀憐之狀見衡所本今無故借力于此且貧恩自養土著之之道府所陳者令人涕泗交頤矣粤西地故荒涼兵力多資湖省易戒震鄰傳稱同舟分兵代戍先年既

有成例且所撥者不止寶慶永州寧遠三衛即長沙衡州岳州諸衛亦有之臣等何敢偏護一方士卒不為啓齒輔車之慮第伏覩大明會典內開湖廣寶慶寧遠永州三衛官軍赴柳州城操守其餘長沙衡州岳州夷陵四衛所官軍俱留廣西城操輪流巡哨府江一帶地方再不許分撥重瘴地方令甲耶然在也乃今思恩一哨雖業經彼中前任撫臣題請第寶慶去西粤二千餘里戍苦矣又七百里而戍思恩瘴癘交侵生還有幾怨讟訟祭誰不斷腸以故鄧陵軍士

日此為死戍夫詩人之念戍役也有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之憂有我心傷悲莫知我哀之嘆猶云有歸期也今且投荒就死莫必其命矣以茲至慘至苦之狀視彼且十倍之安得不為之憫其情而懸其困者臣讀右江道龔參議之議詳與撫按諸臣之批語固已痌瘝其切優恤同心矣列向也鋒鏑未寢羽檄猶飛縱疲于奔走亦何辭之與有方今烽煙久靖夜戶不扃思恩一帶已解萑苻之警焉用此疲卒附綴為也土著之募右江道既有定畫而扣留糧銀柳州府見

貯在庫則寶慶思恩一哨與寶慶哨其苦一也寧遠衡州長沙岳州等哨與永州諸哨其情均也或分兩班或免遠撥則尤　朝廷破例之恩亦粵西諸臣一體之念也再照寶慶調戍柳州額軍三百近年消耗稍不及數嗣以一百調思恩即柳州自有為守者已無藉此百人矣倘得此百名撤回該衛將柳州見在班者查明籍數逐年選擇精壯以往則捍禦得人綴急足賴而寶慶之操演城守可不致缺乏斯非兩利之策乎此廣西班軍之所當亟議者也臣職在撫綏

其于士卒、分當甘苦同之、而諸種種情狀得之聞見頗真、用是據實披瀝、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議覆上請、如果臣言不謬、將長沙寶慶衡州三衛、戍武崗軍各照數分班、照班給餉、行臣等欽遵施行、仍行廣西撫按官、將寶慶及永州二衛近調思恩一班、照前議撤回、并將寧遠長沙衡州岳州等哨、一體議恤、則不惟兩省執戟之夫、可望更生之賜、而　聖天子南顧之懷、亦少紓于萬一矣

申明職掌疏　鹽法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綱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管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于事例之可倣而行者、其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臣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于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之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于一人之手、爲費易耳、（然設官多則支費亦多）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查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贓罰、俱解貯之于計部、又經計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該部委官分

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于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于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査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鍰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臣臺臣也、職專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爲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展轉

之若此煩瑣也。就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官掣收。而以臣監督之。于法不尤爲直截。于事不尤爲歸一乎。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贓罰。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其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爲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歸關秤掣。仍咨南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國課者。容臣指名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詘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而足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于不取哉。與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物騙者。既指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即挈家遁逃。縣官急于完繳實收。仍拘正身重復賠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于盜賣。故秤役遂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即爲報數少。未遂即妄報數多。自非躬親裁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指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計之。則數盈一千矣。多方剝削。營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至一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邪。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利來也。固將微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商之脧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禁。安保太改差之後。官無營營則利之役。尋踵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

留意併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如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皇明經世　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朱用霖其侯　參閱

蕭司農奏疏

疏　　　蕭彥

竭愚忠陳三議以備聖明採擇疏　吏治兵事河道

臣聞明君之致治，慮必周於萬全；忠臣之事君，言不嫌於過計。況今聖明御極，正臣子效忠之秋，災異頻仍，尤上下修省之日。臣以外郡末吏，荷蒙聖恩拔置言官，遭逢若此，而猶不竭其款款之愚，以冀補報於萬一，是上負陛下，而下負初心，臣不敢也。謹以見聞所及，有關於當今時務者，總括三議，為陛下陳之，惟陛下留意。其一曰議吏臣。惟生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所以寄民命者也。恭遇皇上加意吏治，旌卓異，懲貪酷，天下喁喁向風，已而議者猶謂吏治未盡復古，何也？臣以為文移之當裁也，物議之當覈也，本原之當敦也。夫上之所以流通於下者文

移而已。疏則玩，煩則擾，其弊等耳。臣觀之有司，所謂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蓋有之矣。如一錢粮也，所降發之冊式凡幾，如一獄訟也，所批發之詞狀凡幾，如行一令也，應通詳之衙門凡幾，如遣一吏也，應倒換之循環凡幾。蓋名雖守令，而其實簿吏不異矣。下之有司，日疲其精神於文移遲速之間，而不暇行乎其志；上之監司，日用其精神於文移依違之間，而不暇先乎其大。有司既苦於煩，一一而經心不能也，勢必授之吏書；而應之以文，具監司又憚於煩，一一而經目不能也，勢必假之吏書，而行之以姑息。上下交受其病，而彼此俱失其職，坐此故也。臣非以文移為可去也，臣惟朝廷之設官，撫按總督司道總督府州縣，其統轄有定分，而人臣之受職，或錢穀，或刑名，或專制，或兼攝，其詳略有定司。欲吏治之復古，莫若明其職掌，省其文移。司刑名者不必兼夫錢穀，司錢穀者不必及夫刑名；專制者理其日，兼攝者理其綱。前令可因，何必作聰明以更舊章；有司當先，奚為以一人而侵衆臣。賢者聽其展布，務省事

毋務多事。不賢者嚴其簡黜。務更人。毋務更法。而弊所當嚴。例所當舉者。或一年已終。或半年以裹。撫按嚴之司道。司道各以其職嚴之府。府嚴之州縣。盔文約則簡而易行。力專則詳而不漏。省一詞訟則省一民害。減一冊籍則減一吏弊。其視之徒煩而無益者。功相萬也。文移裁矣。而是非不明。則賞罰無當。是非者。上之所據以賞罰者。顧是非遠而不能達者。則小民之公論也。其朝布而夕達者。則衙門積蠹地方巨豪之浮議也。浮議一興。雖有賢者。無由以自明。而浮

議既播。雖有知其賢者。不能以不惑。是以太阿之柄倒持於下。而推畏之風。日習於上。邑有大事。則謹而避之耳。邑有大獄。則解使去已耳。長陵夷之漸。阻任事之氣。其所係豈渺小哉。近如山東萊陽縣丞朱希召。幾為物議所中。向非撫按覆嚴。則希召又一劉庠（不甲官世為物議所中猶能廉實則當時吏治亦尚可觀）而後矣。天下之廣。獨一萊陽丞哉。臣愚以為風聞言事。可例於在內之科道。而不可例於在外之撫按。可用於中行之庶官。而不可用於按屬之有司。請乞通行各處撫按。務精簡別。毋惑飛語。寄之耳目者。必先問其所寄之人。得之傳聞者。必覆查其所聞之事。舉劾務求其當。毋徒取盈於善類。贓私務得其眞。不在張大其數。（大抵贓單不必全實）日至為某人為某事。受贓若干。如此之類。苟非灼見其然。毋得遽入章疏。而挾私駕空。私遞揭帖。擅刻謗版者。仍加重治。以為地方之警。庶甄別明而勸懲當。吏治修而民志定矣。然本原不講。則吏治皆苟而已。臣聞之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夫心與政相因也。又曰。善治者無赫赫之名。夫名與實相勝也。今之吏。誠心愛民者固多。而炫奇賈譽

者不少。以欽恤為任恤。以犢事為幹事。弊未及剔也。卽一皂一夫之查革。則汲汲而申詳。以為吾能剔弊如是。利未及興也。卽一牌一票之施行。則汲汲而暴白。以為吾能興利若是。苟當上意。毋論民心。苟快目前。毋計日後。至於墾田里。招流移。興教化。勸農桑。為治道所最先者。漠然若不與吾事矣。譬之象貌徒存而神氣不貫。於元元何補哉。臣愚以為評品吏治。宜先其心術。以及其政事。一念為民事求實際者。上也。卽悶悶無華。上之人當最之矣。一念為巳事求虛聲

者下也即赫赫炫人上之人當做之矣監司以是爲賢否銓部以是爲勸懲聞於悃愊之吏拔其一二以風在位則意向所趨而天下之民牧有不回心向化者鮮矣此今日之吏治所當議也其二曰議兵恭惟皇上聖德格天北虜欵塞逆夷授首天下欣欣享太平之慶顧臣聞之天下雖安忘戰則危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先年議許貢市之初非遂以爲長策也蓋曰姑餌虜人以修我備而已經今數年而邊備如故一有警報且然且否而將臣已倉皇告急矣則今之邊

事豈非所當亟圖者哉臣不諳邊事姑就臣所見則勝筭之當定也招降之當慮也遼左之當備也李牧備胡趙充國備羌其初皆落落不合或遣人代將或移書詰問然二臣持之不變而卒之却先零降匈奴若持左券以取償焉何者彼其中有定見也此兵家所謂筭也今之邊其有筭乎無筭乎平居僥倖以苟免有事張皇以掩敗即稍稍自見者亦嘗試而漫爲之耳夫少算猶恐不勝而況無哉臣愚以爲今之大將既不能必如李趙其倫然亦宜擇其智勇兼長者

任之寬其文法許其展布一應邊事悉聽籌畫如各鎮之中要見某弱某强某爲虜所生心之地則某鎮當備某鎮當援如一鎮之中要見某强某弱某爲虜所必由之途則某堡當備某堡當援墩臺修矣守墩臺者有無缺乏芻粮備矣給芻粮者有無科尅華夷有定限也禁邊將之私交以杜其玩狎之漸市貢有定則也抑將來之過求以堅其攝服之心可守則守無藉手於班軍當戰則戰毋塞責於搗巢舉此數端餘可類推仍乞通行總鎮諸臣各悉所見具聞於朝

務求必勝之筭以收不戰之功較之虜至而倉皇者果孰爲得失哉然招降近例不及今一處臣恐有筭之所不及者臣惟用間招降可施於臨敵而不可施於平時可施於中國之脅從而不可施於夷狄之異類臣不敢遠引覆轍請以我國家證之陝之有把丹也自 太祖始也至成化丁亥而李俊滿四等遂有石城之變連師數月徵兵五萬僅乃克之計所戕傷蓋一伯三都督數千官軍矣夫休養於百年猶稱亂於一旦降夷之不足恃此其明效也頃隆慶元年以

（設法招來會戰中國之人不宜招北虜部落此）

來先後建議開歸路散逆黨爲中國流移者設耳而乃以類報降夷與回鄉人口共議陞賞則例即今九月內兵部題覆如遼左邵那哈等亦不少矣夫邊臣動於陞賞之利則其招徠之必力而招徠之術臣以爲非計而誘之則利而陷之也以計誘而喜則必以計窮而悔以利陷而親則必以利小而疎而邊塞之險與彼共之虛實之備令彼知之萬一有李俊滿四者搆於其間又萬一虜謀不測故布親信於塞上適駭而圖之其將有及乎況中國之大初何籍此夷類

而夷種之繁又豈吾之招徠可得而孤其黨者則亦何利而爲之乎臣愚以爲回鄉人口宜仍舊例以勸來者至於招徠降夷一切罷絕以杜邊釁以銷後患即今所已招之夷亦宜漸次密圖移於稍遠處所以絕其交通之路先事而防乃無事矣臣觀近年邊報往往在遼左然又往往報罷臣竊惑焉豈虜已壓境邊臣以討免耶抑役虜故勞我師俾異日者即有報不爲意耶邊臣討免則漸不可長虜人懷詐則變不可測況遼左之地曠衍難守寧前之兵单弱不支則

遼之未可息肩不在薊之下也而抽軍入衛歲以爲常夫寧夏延綏之入衛是以遠衛近也然識者猶謂（邊兵入衛有損無益宜俱罷之）非計徒損軍敵無益賞用已非守在四夷之意若遼薊接壤義同唇齒遼兵寡矣而又衛薊是益其寡也臣未見遼受敵而薊可安處者也曩者薊無勁兵故藉徵發今練兵數年而入衛猶故則所謂練者安在哉臣謂遼左一鎮以寧前爲咽喉寧前又薊遼適均之地合無將前入衛之軍至期移駐寧前擇官訓練薊有警則出而衛薊遼有警則返而援遼不則以助

寧前之防守此亦兩利而俱存之計也其他備禦之策責在總鎮加意圖維無如臣前之說墮其術中則虜雖黠不爲患矣此今日之兵事所當議也其三曰議河臣聞漢唐宋不皆資漕於河然未嘗不治河者河之患不獨在國計在民生也頃蒙　皇上允部臣之請議開膠萊河以備運道貽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而　聖諭入終之日與治河事務不相干涉大哉皇言眞明見萬里之外者也臣觀今之河患亟矣上流既壅下流日以淤瀰漫千里勢若滔天極目蕭條

人煙一空。泗州要地也。淪沒之餘。僅存一門。清江浦巨鎮也。官舍之前。不通徒步。而淮之北堤。勢已不支。及今不治。河不趨而淮不巳也。趨而淮是無淮也。無淮是無通泰諸州縣也。而高寶湖水勢如建瓴。是無二湖也。乃治河諸臣。未有以淮泗為念者。豈其智不逮哉。運道所由。命脉係之。故其精神。用之挑浚護堤以救燃眉之急。猶且不暇。況及其他。今運道有別議矣。治河之策。可泄泄不亟講乎。臣考之通來議河者非一人。亦非一說。或謂上自清河。下至安東。疏濬淤

泥。或謂專意濟河草灣。或謂疏海口并呂梁積淤。臣固不能臆度其孰便。而河之不可不治。則臣愚斷以為今日之務。未有急於此者也。臣亦知今之治河甚難。濬海口則潮汐為崇。尋別道則水性難回。然千里之沃壤。兩地之民命。泗州之 祖陵。淮南之運道。胥係於此。可委之無可柰何而巳耶。臣謂及今水涸。宜令河道大臣帶同熟於河道司屬二三人。下沿淮安上遡潼關。逐一相視。孰可分其流。孰可殺其勢。孰可救目前之急。孰可圖未世之安。計畫停妥。貼圖立說。具奏施行。以固 祖陵萬世之基。以全淮揚二郡之命。而淮安以南之粮運。胥賴之以永利矣。或曰如明詔何。則臣又有以折之。自水患以來。淮陽諸郡。無一歲不蠲免。無一歲不賑濟。今誠移其蠲且賑者。用之於河。費於今而償於後。奚不可也。諺曰涓涓不絕。終成江河。今之患。豈直涓涓哉。此今日之河道所當議也。夫此三者。匪獨臣言之。蓋人人言之矣。而竟未一一底績。以副 皇上望治之懷者。何哉。臣又惟天下之事。一實百成。一虛百廢。今朝廷方下務實之令。各

臣工孰不以實政精白者。而臣恐其所謂實者不實也。夫虛實之間。固有辯矣。夫益於國則實益於民則實。反是皆虛也。臣乞 皇上申諭內外諸臣。毋苟且於目前。而務為深長之慮。毋取辦於簿書。而務懷真誠之心。如吏也。實意愛養。若有家者所以字其子。而不為粉飾之具。如兵也。實意經略。若有家者所以防其患。而不為按磨之計。如河也。實意料理。若有家者所以奠其居。而不為俛倖之圖。同心戮力。無分彼此專精一志。毋計近小。則天下之事。有不足為。而臣區

區之三議皆贅辭矣。

敬陳末議以備采擇以裨治安疏 時政五事

竊惟天下無不弊之法，而貴有救弊之方，因其弊而調停之，則事不至於大弊，而民可相安。天下所以長治無虞，率是道也。恭惟 聖明御極，百度一新，海隅蒼生，舉喁喁焉思見德化之成矣。惟是一二事宜當調停者，臣等職掌所關，不敢不具列以聞，而 皇上試垂聽焉。一曰積穀。夫積穀備荒，豈非常策，而言者往往稱不便甚，豈誠不便哉。臣以爲有兩端焉，有罪

則有贖，有贖則有穀，自戍而上，例申詳撫按，曰撫按之贖也。徒而上，例申詳司道，曰司道之贖也。有司不得作數，則有司自理，惟杖而下耳，而杖而下者幾何哉。又郡與州縣，非分土也，訟而贖者，州縣之民也，災而賑者，亦其民也，而近議者曰，郡自有倉賑，自有詞訟，令積穀有差，卽杖而下訟於郡者，又屬之郡，已而州縣所自理幾何哉。於是有刻意推求，以無力爲有力者，於是有多方科罰，借民資以遣已責者矣。雖有賢者，亦所不免，雖有嚴禁，不能猝止，其勢然也。夫立法初議，豈其若是，而關載未明，奉行過當，卽令造册奏繳，若福建一省，各自爲項，兩不相蒙，其他或合餉支吾，不合原式，臣以謂州縣積穀制也，郡積穀非制也，是可更也。撫按贓罰解京者無論已，其二分備賑者與司道所詳行而存留者，并有司自理通筭可也。一轉移間，而有司者可措手矣。卽按成數而査覈之，降罰如令，造報如式，奚辭哉。此積穀所當議也。二曰商稅。夫商稅做古關市之意，以佐國用，胡可已也，顧法愈詳，稅愈重，視國初異矣。他姑無論，卽如河西務

大小貨船，船戶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銀，進店有商稅矣，出店又有正稅，張家灣發買貨物，河西務有四外正條船矣，到灣又有商稅，百里之內，轄者三官。一貨之來，榷者數稅，所利幾何，而可堪此。夫船料舊也，條船果舊乎，出店進店可重稅乎，而不落店家，徑赴京賣者，彼且未常進店也，一體徵收，何名乎，此萬曆八年該司郎中之議，而今因之者，約所增三萬有奇，而商困矣，商困則物騰貴，而民困矣，獨柰何不一蘇之，爲商民計也。淮安四稅，下及鄰抽，眞同商賈，議者

以爲權宜之術。不可已矣。然不可漸減耶。而日用米穀進出店二稅。如河西布疋。通州油簍類者。又不可蘇耶。至於儀眞之稅。旣非祖制。亦無重獲。襄言官之疏詳矣。乃以該地方稅稱軍餉之充。爲數幾何。不可議罷耶。諸如此類。難以枚舉。此商稅所當議也。三曰催科。夫催科有緩急。錢粮有完欠。三年查參。所以警人心足國用之大權也。查得嘉靖三十一年。未完五分以上者。住俸督催。三十四年未完四分者。降俸矣。降級功令以前皆爲寬弛。三十七年未完三分者住俸矣。隆慶五年。則完不及八分者住俸。又議帶徵矣。萬曆元年。因之愈議愈增。至于今日並共催[illegible]無不入考成而有司之完參罰者少矣豈爲不重。而萬曆四年。部臣建議加八分爲九分。又將未完宿負帶徵二分併算。則是一年而完十分以上者。有司者憚於降罰。而敲朴隨之。民力不能勝。而逃亡隨之。此不謂竭澤而漁乎。且撫按每年有查參矣。該部三年總參。而又視之舊而加焉。毋乃過乎。臣以爲查參不可已也。如九分之議。則不宜復算帶徵。如帶徵之議。則不宜加至九分。所謂寬一分。受一分之賜者也。或曰今例若是嚴也。而猶有怠於徵者。如

其寬之若何。臣曰不然。今例九分止耳。而有司以全完報者。比比皆是。如其可完。有司者肯以其身爲百姓爭升斗耶。卽寬之何損。此催科所當議也。四曰鹽法。今河東鹽法壞矣。自隆慶四年。池遭水患。鹽花不生。而軍餉年例。毫不可缺。於是另招新商。超支報納。以救目前。而舊商壓欠數十萬者。置之不問。而商病矣。鹽花不生。撈採爲艱。於是設法澆曬。以求足數。其行之山西者。則撈者也。其行之河陝者。則曬者也。曬鹽味苦。不可以口。市不得鬻。有司者或別項徵銀抵價。或抑勒舖里承買。而民間實用。反取之私販。而民病矣。撈爲力易。曬爲力難。而鹽丁又病矣。年復一年。弊將何極。易窮則變。變則通。則河東鹽之謂也。臣等竊聞之。池鹽與海鹽異。下有鹽根。上有鹽花。遇風輒生。遇風雨調輒生而盛。今澆曬日行。鹽根日薄矣。曬鹽不滅。而欲鹽生之復。不可得也。顧曬鹽非得已也。爲年例計也。變通不行。而欲曬鹽之減。亦不可得也。昔有丘濬嘗有通融海鹽之議。而管理有分官。行鹽分地。那移一關。是兩損之道。惟是陝西則河東行鹽

地也花馬二池則河東所轄也二池之鹽積若丘山而西鳳延漢等府禁不得食反倚辦於河東之鹽之不可食者計亦左矣試舉而轉移之或令商人納銀河東支鹽陝西可也或令河東商人徑赴陝西報中照數於戶部扣解山西可也價有低昂依時估弁可也每年鹽引仍赴河東運司關領截角各項事體仍隸河東管轄可也或以二池之鹽不可常恃姑限二三年後仍照舊不違例可也如是而鹽丁免課挽約二十萬引照先年例酌量納銀可也在商人無賠課

之苦在鹽丁無多曬之苦在運司無拖欠考成之苦在陝民無艱食之苦花馬池官鹽既行私販可息解池澆曬既減鹽花漸生河東事權如故而地方利病相懸且什伯矣破拘攣之見圖久長之利奚不可者而河南曬鹽應否另議商人壓欠應否酌處河東額課應否暫減超支報納應否多派舊商悉聽該地方詳議行之則救弊安民之大端也此鹽法所當議也

五曰邊儲臣觀邊儲之匱未有甚於榆鎮者孤懸絕塞四望不毛十萬之衆拱手而仰給縣官即今災荒幾不可支米珠薪桂從來久矣在朝廷歲增一歲支持爲難在該鎮日窘一日束手無策間常議復本色而千里餽糧既非內地所堪亦嘗復議河運而操舟險峻又非北人所習者謂宜備用客本多建倉厫西則於定邊饒陽等處收寧夏之餘粮南則於綏德葭州等處收興臨保德之餘粮彼有餘則加價而糴之此不足則加斗而散之要以備不時之乏而不恃爲正餉焉是或一道也果行之則儲蓄有素即甚凶荒豈至廪廪若是哉綏葭等處臣不及知臣彥曇閱定

邊則去歲四月也當其時該鎮銀一錢米七升有奇至定邊相去四日程耳銀一錢即得米二斗有奇由一歲而他歲可知矣該鎮撫臣及管粮分司皆主前議而分司官宜料理有次第矣今豈年荒故中輟耶請仍行該鎮從長計畫廟堂則責成而主持之百世之利也豈獨利榆鎮而已寧夏饒於田而怠於耕問之曰粮賤無所用之誠有所用之而人爭力田塞下實矣此邊儲所當議也其他利弊臣等不及聞者尚多也臣又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無全非亦無全是

宜於此，或不宜於彼，宜於今，或不宜於後，天下事，以天下之心處之而已。邇年以來，政誠近苛，然其初亦曷嘗不為天下哉。而持之以一切之法，奉行者濟之以承望扶同之見，如省官則羣然應曰某官可省，今請復者，即請省者也。如鑄錢則羣然應曰某地疏通，今議罷者，即議行者也。如丈量部議曰糧不失額者免丈，而各地方初議免丈者不少也。（覩此一段則必係江陵柄非後所上亦言有體）自有紀錄之旨，而人生羨心。自有切責真順按臣之旨，而人生畏心。羣然應曰某多丈地若干，某減派糧若干。今稱不便者，即稱便者也。德意不宜於下，疾苦不聞於上，言不由衷，事不當實，大率類此。待其既弊而調停之，晚矣。

西北水田關係重大乞勑行勸議疏（勸議水田）

自元臣虞集有京東瀕海一帶水田之議，而未及行。先臣丘濬又言之，而未及議，議者憾焉。頃徐貞明倡于先，蘇鄭徐待力持于後，而鄭且次第試之矣。適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條陳可行之狀，并欲專任貞明。奉旨下部查議，此宗社長久計，萬世臣民之幸也。臣惟談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易，成天下創為之事難。是以古之君子，其任事常專，其慮事常慎。西北水田取重而大，又所創為者乎。徐貞明先令山陰而良臣彥與之同事，既而條陳水利，與潞水客談之作，臣彥與之同議，臣彥信貞明非一日，誠專責貞明而久任之，其言必底績，可逆而睹者。然竊以水田之議，其不可以不成者有四，而不可不審議者亦有四。國家定鼎燕京，轉漕東南。今水利既興，倉庾露積，羣畿輔皆外府也。是昔取諸東南，而今取之堂皇之外也。此萬世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一也。邇者水旱頻仍，民力

告詘，而東南為甚。西北有水利，則東南可息肩，而轉轉之費，漕卒之供，所省又幾何矣。此國計長利，其不可不成者二也。虜利于馬，不利于陸，誠使近邊之地阡陌有限，溝洫有制，虜將望而喙息矣。此制虜長策，其不可不成者三也。凡議安邊，必先實邊。水利既興，民將耳食，美其服，安其居，閭閻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昔也曠荒，今也蕃育。此安邊長慮，其不可不成者四也。然而西北之不請水田舊矣。（水田之事方興而徐尚寶得罪以）驅而為之，人將譁焉。狗之則有所不能，而違之則有所不可。且事有事宜

官有專勅非若委之撫按徐徐而圖者可比有司之督責能無嚴乎能以漸乎能聽其自便乎緩之則無濟于事而亟之則有燊于民是人工之議也其不可不議一也且墾田之夫每一日不下數百能派之民耶以爲軍夫將徵之江南耶千里齎粮遠赴田作有望而走耳將召募耶往日河工募夫日銀五分猶然稱累何者官之募與民間自募不同勢則然也臣恐其募之而不可繼也將勸民自爲耶脫勸而無有應者計將安出且事出于勸不可以歲月見功也是墾

田之夫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二也西北有可耕之地常無可耕之人軍習干戈而安饗其餉民習于惰而輕去其業臣彥往閱寧夏古所稱塞北江南也又夙有水田籍漢唐二渠不煩微力然往往就荒問之日足于食而止何力思爲故驅之領田如赴湯火又嘗閱其肅有先撫臣楊錦者爲墾田之議而軍不願種乃分派各堡另立墾軍卒之未有成效頃都御史趙錦之覆議曰未必處處可闢必有可闢之處未必人人能行必有能行之人此言得矣倘行之而驟臣

恐後將無措也是領田之戶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三也且沿邊無粮曠土軍民利而私種之久矣墾而爲田勢必起科能欣然就耶至于廣野有沙壓之虞水濱有泛溢之虞但一相度可無虞矣是起科之議也其不可不審者四也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恒無能任事之人貞明乃其人矣臣奚慮哉又敢爲難成之說以恐之哉第以天下事始乎難故卒乎易始乎愼故卒乎無患漢先零之役趙充國以謂無踰老臣然猶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及其至金

城上方略矣反覆詰難纔三數奏後乃許之未至金城卽充國未敢易言也未經詰難卽宣帝未敢易許也蓋事之不易如此王敬民倣充國之意舉貞明而臣等倣充國之意先勘議臣與敬民其意一耳伏乞勅下工部會同戶部查果臣言可採覆議上請量加貞明相應職銜領勑前去躬親相視謀之撫按謀之司道謀之有司謀之士庶毋以一二喜事之輩遽以爲可毋以一二畏事之言遽以爲不可毋以人言不齊而阻必爲之氣無以前說難爲而持必爲之心集

衆廣思、虛心勘議、曰某處可墾、須親見可墾之狀云何、曰某處不可墾、須親見不可墾之狀云何、合用錢粮、于何取給、合用人夫、于何取辦、民間舊有之業、有無妨礙、近邊領田之戶、果否經久、然後次第具奏、請旨舉行、而任之以久、無責一旦、奉之以專、無惑三至、行之以漸、無取一切、萬一落落難合、即具實以　仍如舊議、委之撫按、司道、徐徐圖之、見本官體國之忠、不相妨也、古有大事、必博謀于衆而後行之、故臣等敢效區區之愚、加此、臣等不勝惓惓之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姜爾珠慈授參閱

張洪陽文集

疏　張位

史職疏　史職

臣聞古者左史記動，右史記言，故當時聖君名臣經世之蹟，炳然傳於後觀。歷代建置不同，厥任均重。我祖宗時尚設起居注官。故　聖政記、日曆諸書，漢烈

孔彰，允為昭代啓佑之典。後因詳定史職，以翰林修撰、編修、檢討專任紀載之事，而起居注遂罷。今國史之員雖設，其名存，其實廢矣。臣頃備員纂修，切見先朝政事，不過檃括章疏之存者紀之，若非出於詔令形諸建白，則近者以無據而畧，遠者以不知而遺。中間精神脈絡，毎毎不相聯貫，致使　聖代鴻猷茂烈，鬱而未章，非所以媲前徽而光後範也。舊聞史氏中亦有隨所覩記暗疏之者，因事無專責，往往中綴

紀載既失其職，徒令野史流傳，淆亂失真，甚亡謂也。況不值纂修，則史官充位，無以自效，徒日費大官供給，循名責實，其將謂何。茲事關係不細，舉世知之，以為宜復久矣。恭遇　聖曆更新，明良會合，凡典學勤政、都俞儆戒、盛美之事，有不見於章疏而為中外傳誦者甚多。紀載無徵，誠為缺典。夫當職而不能舉，守官之恥也。　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以臣愚見，今不必大為更張，別創名秩，第今見在諸臣，日輪數人進直史館，候有明旨，及朝講召對，宮禁遊

習，凡一言一行，為師保大臣所及知者，謹據見聞，敬紀之。其各衙門所奏所行大事，疏下六科者，亦據緣繇紀其節畧，藏之秘府，以備參考。且今之史官，將以儲講論獻直之選者也，學古而未通今，奚以待用。誠使之日有見聞，明習　國家政體，異時備顧問，當大事，不患無具。夫天下事，不知其非而安之，猶可言也；今明知之，轉移無難，逡巡莫肯先發，欲何待也。臣切憂之，不特此一事為然。伏乞　敕下閣部，會同計議，如果臣言可采，事體無礙，特賜斟酌施行，則盛美傳

而　國典備，職業修，人才儲，於治道未必無補萬一矣。

疏上，禮曹覆行事，見張鳳盤集中。

建輔城定兵制疏　建城制兵

奏為建輔城定兵制以鞏萬年　皇圖事。臣聞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昔冉中畫郊圻，慎固封守，以衛四海。蓋險不設則不可以守，國尊嚴。王畿則根本固而天下蒙安。　國家定鼎燕京，雄勝超越。　九重居守，三面鄰邊，固與前代建都中原者不同。　成祖文皇帝三犂虜庭，兵力強盛，草創建設以俟後人。念自大寧撤防，東勝失守，關隘彌近，拱衛宜嚴。今京東距薊鎮不二百里，京西去宣鎮不四百里，東南之去天津海口不二百里，西南之去紫荊關路不三百里。形勝逼近了然在目朝衝臨口，夕抵郊原，鐵騎乘風，勢不可遏。夫以天下至重之地，而伏至危之形，防護未周，形勝未備，咸抱隱憂久矣。嘉靖庚戌年間，虜騎闖入邊關，徑至城下。輦轂萬姓，来奔所寓，城門一閉，內困外阻。況今虜情叵測，倭防正殷，桑土綢繆，尤當亟慮。臣竊以為宜於

近京周圍十里內外，卜擇水土善利要害處所，特建輔城四座，護衛京師。每城置兵萬人，內設營房以處軍士，外設教場，照常操練，聲勢犄角，有恃無恐。猝有外患，此言犄角防守之計城門可開合無違照。　祖宗五軍舊制，即以三大營見操官兵為中軍，大營其四城應撥營兵各萬分練，或查取京衛五十四屯及京營三屯餘丁，挑選精壯以充其數，擇前後左右五府見任官知軍事者統之，俱聽戎政大臣節制，偏裨將領一視大營之制。城內兼置倉場，各貯一年芻粟，再設憲司文臣二員監操督餉，令熟兵事以儲邊才，量撥近城田地給軍耕種，以優養贍。四隅聯絡墩堡，以嚴守望，周遭開通溝洫，栽植樹木，以扼戎馬。險足以守，兵足以防，此誠國家強本之圖，萬年不拔之計也。嘗考漢設南北二軍，宋設禁廂二軍，彼此相制為安。我　太祖定鼎金陵，長江天險，復設浦子口大營，屯兵積餉，具有深意。江防遺意此疏得之伏見今之講武者，但計兵力，不考兵制。蓋兵弱則有耗費之患，而兵強則有肘腋之虞。虎豹在山，牙爪自恃，尾大不掉，輕重倒持。宜令各將官於營軍中揀擇

壯勇千百名。稍厚廩餼。常置左右。即以此千百人充伍長甲正部隊名色。視將領官職崇卑。以定多寡。差等甲名。分相維。若樂相通。臂指可使。緩急可賴。或一營揭挺。彼此勢足以相制。或一夫脫巾。上下力足以相鈐。分數既明。多多益善。此又為將領强本不特。可行於京營。而且可行於各邊者也。若言四輔之城。兵力尚少。則請於畿甸八府州縣民壯中。再行挑選充數。或以入班之軍。酌量湊補。或以召募之衆。事寧續增。仍令巡視京營科道官一體稽閱。此制一定。不惟

可壯居重馭輕之勢。且可弭驕悍譁呼之事矣。或謂以數歲何患其遲。或謂守在四夷。在德非險。若為堂營建。多費時詘舉贏。然久遠之圖。豈必旦夕之就。期興之備。恐示張皇之形。徒襲常談。終誤大事。蓋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今夫富人之家。欲防外侮。必須固藩籬。守門戶。而後室家即安。戒僮僕。嚴備禦。而後盜賊難犯。今建城制兵之議。是即固守備禦之策也。庶人且能為一家謀。況以 天子之尊。可不為 皇居萬世計乎。謹繪城圖一幅。恭進

御覽。伏乞 勅下該部。及時會議。待邊事稍寧。次第舉行。 宗社生靈。不勝幸甚。

得旨。京師根本之地。添築四城。深為翼衛至計。該部便看議來說。

攻守要畧疏 寧夏攻守

臣竊見寧夏討叛一事。初以招安而計畫多誤。繼以攻城而士卒受傷。師久無功。祗緣未得攻取良法故耳。夫攻城古無善策。而況暴露炎暑之際。仰面堅城之前。賊逸我勞。賊狡我拙。徒驅數萬人日就死地。不亦誠可哀憐矣乎。臣前遺魏總督及巡撫諸邊臣書

極言冒暑攻堅。兵法所忌。惟當分兵退虜。分兵圍城。分兵護糧。分兵巡堡。不當攻城。惟當困城。定時而迭擾之。署部而專責之。務令我兵常得休息。彼賊日夜應接不遑。不出十日。必將內亂。乘其倦怠。賈勇先登。未有久而不破者也。臣又惟叛賊之所恃者惟虜。故討賊必以退虜為先。我兵之所恃者惟糧。故進兵必以護糧為亟。今將士咸聚攻城。而莫肯別調者。則以封拜重賞。歆動其心。功在他人。必爭必忌。各懷一意

終難齊心。且禦敵圍城有難有易自求便利。人之常情竊以為莫若重申軍令定更番之計。遂報効之情一月為期，兩將迭換，若成功時。退虜護粮，查照功次一體優敘雖無封拜之錫亦所荐茂賞之恩。庶幾勸勵均而衆志定亦戎一策也輔臣趙志皐與臣在閣，相與殫心竭力，每日商量調度東西邊事，凡選將徵兵，儲粮運餉，及一切條陳章奏種種要務，俱定議與該部施行，無容煩瀆，臣於辦理公務之暇，簡尋故牒，及參以日所訪聞，遂摭拾編次為戎器要畧八事，攻城要畧二十事，謹開列於後，進呈御覽，雖未閑軍旅之事，亦聊竭圖報之心，倘蒙 皇上俯納芻蕘，勅下兵部，行與寧夏邊臣酌議施行，或以安邊討賊，未必無補萬一矣，古有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者，臣竊慕之。此外足兵足食，安邊要法，尚容思竭一得之愚，務令胡塵不驚，四塞寧靖，臣之願也

議邊備疏 禦虜防倭

竊惟軍旅之事，其變不可先圖，其謀則當預定，謀必先定而後檐當者，有所恃而不搖，變無中制。而後決勝者無所忌而自展。自古國有大事，必先定謀。若謀不預定，而泛泛為之，則聽言行事。何所適從，盈庭為政，而耳目心志悼亂矣，又况邊鄙重務，可嘗試而漫為之哉。愚見以為今日西事，只宜緩圖，不宜急攻，東事祗當近防，不當遠出，此其定謀之大槩也，今聞倭勢甚兇，海防宜備。請以邊防及海防分為四鎮，如東則薊遼保昌為一鎮，專以防虜，山海至登萊為一鎮，專以防倭，西則宣大山西一鎮，陝西延寧甘固一鎮（此則另職為守有九人年）如故四鎮除戍卒照舊外。各練精兵三萬，每營三千人車三百輛（二人上戰難口之用），每鎮各聯列十營，擇謀臣猛將統之，禦虜防倭，不啻足矣。四鎮計兵十二萬，半騎半步。總用馬六萬匹，即以省軍之餘，寓裕餉之策，又以省馬之費，裕足軍之需，即厚給優養，還省邊費大半，足食足兵，不必他求矣，再如前所建白，京師四面增設輔城四座，墩四十座，除京營外，各練精兵三千，亦半騎半步，倘信其言而實行之，金甌磐石，不啻固矣，此外若開荒地而聯保甲。廣積粟而練民兵，富強之策。莫善於此，至於輕車當罷。器械當備，召募宜速，訓練宜精。

主張宜定信任宜專議論宜省息緩宜徵皆切要也若西事分兵禦虜分兵困城分兵護粮分兵巡堡以蕭李二將各掌主客二兵畫地圍城以麻董二將各統本鎮之兵畫地防虜多備粮餉為持久計賊困日久必將突迯或設伏而擒之或多方以購之西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若東事當設總督重臣北自山海南至山東地方撫臣以下俱聽節制濟寧以北漕河以東悉屬統轄仍設總兵一員駐札適中處所偏裨將領分守海口一如邊口規模即以順天巡按御史

兼巡視之事急宜查視海口要害聯墩犄角多為溝澗之險多備火藥之器分兵畫地多方備之南方海船搖蕩北人眩脊難堪有船無人空費可惜止宜多造漁船并募漁戶無事時聽其生理有事時資其哨探凡遇材犖人稱則敎以團練鄉兵人自為守堅壁淸野毋資盜粮再行朝鮮謀舉義兵四起救攻擊之法助以火藥之具待至鴨綠江邊彼我前後夾攻東方之所當定者止此矣夫變未形而預言之每忽而不從變既至而方圖之徒悔而無及如信其言而行

焉斯國家之福芻蕘之願也伏乞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而行人各有見不必為同人各為圖亦不必為異總在 聖明為 社稷自斷而已時哉機不可失臣愚不勝惓惓

經理朝鮮疏 經理朝鮮

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鈇以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於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當出而用兵方略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 國家之力專于一隅脫四夷內外或有蠢然而起又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聖旨勅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禦之理 聖慮至深矣今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將後謀之益狡此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

進止緩急尚爲淵畧或欲搗釜山據全慶守烏嶺恐
有輕進亢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奠恐有
闊遠迂誤之患臣等以爲兵欲爭利當爲自固之謀
先宜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戰則決能制勝守則必其無虞我欲
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於人而
止如此始爲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
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
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使

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
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逸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
全者爲巡撫可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
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
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爲之長師
就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
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
惠工廣樹蓄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
以資軍興一年之後本地之錢粟可以爲餉本地之

士民可以爲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而本地之物
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
一盡仰於　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
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
屯必且景附響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
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於一倭所爲難者
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難而人馬敝彼爲主我爲客
故也今倭屯釜山者數年且耕且輸已握勝筭吾不
能然第欲以一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

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儻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
求戰於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即善能
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倭有屯蓄吾
亦有屯蓄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
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益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
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爲退計
矣況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
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
制於我間于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

濟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日逼月削而蹙之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若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但忿倭之不恭動以減此朝食爲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于旦夕之間而以經畫長久爲計島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島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儻朝

鮮人不爲吾使朝鮮財不爲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悞大事庶幾奏全勝之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於陸且令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以通朝鮮之黄城島涉釜山而歸對馬此爲長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水山無嶼棲泊之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不若從內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安穩之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今議造亦未爲晩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之少年耳虛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强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爲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做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爲招南兵不如求南將教練甚易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是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吴則襄

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策而行之今忠猷滿庭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無可采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條陳禦倭七事疏　禦倭

昨接到總督尚書邢玠揭報內稱朝鮮南原全州已失倭勢甚大該國官民紛紛逃散漸遺空城不惟不

助我兵不但我食且將倉粮燒毁絕軍咽喉反戈內向蕭墻變起數枚孤軍禦倭且難又禦朝鮮之賊益難臣見此言不勝駭嘆看此景象不但朝鮮難以保守恐强倭乘此西犯不數日可至天津在我備禦之策尚可泄泄而不為亟圖乎除川人選將聽該部公舉外據臣愚見謹將目下當行要緊事件㑹開進呈

御覽夫七年之病已深三年之艾未蓄備而待用猶患其遲用而無備後悔何及伏乞 聖明採擇亟

勑該部作速議行 國家不勝幸甚

一固門戶今倭兵西向之處天津一門戶登萊二門戶淮陽三門戶南京四門戶浙江五門戶福建六門戶廣東七門戶皆當預為防守者前三門戶在北勢近後四門戶在南勢遠今倭兵傾國而來其意在北宜抽調在南四處之兵前來應援請於天津近便地（今日都已并歸天津亦為要地）方特設海防巡撫一員總兵一員各給 勑書專治海上事務續調水兵俱屬管領聽其相險分布以備戰守仍令山東保定巡撫協力防禦毋分彼此其天津登萊遼海兵道皆屬統轄濱海軍衛有司及各官兵俱聽調遣仰其增設險隘蓋造墩營繕治戰船督護粮運訓練土兵安排火器料理屯田北援遼東旅順南控登萊淮揚聲勢連絡大振軍威此第一首務也

一懸爵賞今罷閑罪廢將士豈無抱才自惜思以功自贖者乎士民之中豈無天生英傑扼腕自負欲以建功名於世者乎誠宜下令有罷閑罪廢將士能自率家丁出身赴敵者但有功之日一體陞賞罷閑者（自古家丁其費不貲也今有功應賞而已何足以為鼓舞乎）用有罪者貸功高者一併優敘儻能自備粮餉不費

國給更視差等加旌又下令天下不拘文武士商人等如有能自出智力潛詣日本擒斬關酋者許以封（此二語大而不實）侯能擒斬清正行長及在倭有名頭目者授以都督錦衣所等官乞 勑該部定為賞格頒示天下將見海內豪傑必有奮身報國者矣

一詰戎器倭之長技惟刀與鳥銃二者舊開破倭利器倍兇最善夾以鎗棍前展大旗亟宜多造教習至若臣昔年為西征事所奏輕車皮牌紙甲床子弩千里城等器已曾奉 旨行於京營九邊必有知之曾

經繕就者宜查式給送此外水陸火器等項砲鎗弓箭及部庫所收硝黃見貯若干俱即查數應用若有不足急為備峙皆不可缺者也

此議乃足濟實用

一備海船所取南船宜速令赴登萊天津二處候用或縣外洋或縣內河各從其便昨聞閩中海市商船五六百金可買一隻用六萬金可買百隻每船即募彼地慣熟操戰者百人每人安家銀五兩每千餘金可得一船為船百隻可得萬人併行糧等件所費十五六萬足矣即令閩中廵撫議處所能辦也

一重餉務今督臣羽檄紛紛惟以告餉為急若大軍齊集師徒衆多則其所需芻粮尤廣此不可省之費亦不易集之務也乃今以部屬郎官任之勢雖行於各省意難達於部院官卑力薄掣肘奚勝亟宜特設才望大臣一員專理邊海東征粮餉多方講求足食之策搬運之方庶事權崇重運量不難此目前要緊一着也

一調土兵聞各處土官素蓄土兵願報効建功者亦多宜下詔頒示但有各處土官情愿領兵征倭効用者今其自備衣甲盤費侯到朝鮮之日給以行粮有能擒斬立功日後優叙各於祖職上不次加陞世襲蓋調土兵最為便利前無募費後易解散誠宜取而用之但貴賞格優而命令信矣

一叙舊勞前者平壤王京之捷凡征用將帥召募南兵無非為國効死耳奈何功久不叙人心觖望且疑上命不信恐蹈前轍事雖已往功係將來宜令兵部將已前東征功次悉依按臣查覆者分別具奏陞賞以示鼓舞斯羣情思奮後効可期統乞 聖明裁之

揭帖

論東倭事情揭帖 禦倭三策

竊見 皇上軫念東征將吏為國効勞 嚴旨催部宜捷告 廟大行陞賞臣不勝歎羨 朝廷之上功罪明賞罰信俾捨身報國之士不陷於忌功妒能之口真 至聖至明一大作為也臣見前者廷臣紛紛爭辯東倭封貢蒙 旨一切停罷衆皆坐視無言兵部亦未見善後方畧今倭使小西飛已去若倭奴忿其不遂逞兵西向則朝鮮東南之事尚未息有豈可

因日前未來遂僥倖無事而晏然不爲料理乎夫謀不先定則不可以應卒事不預備則不可以待敵當無事而懈怠遇有事而張惶今日廷臣習態如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臣竊計馭倭有三策一曰戰二曰守三曰市請言三策之利害焉夫言戰者急着也聞倭大兵已去惟留淸正行長二枝尚在釜山以待吏使回報消息彼久戍思歸人心多懈倘以精兵三五萬擇勇敢之將徑趨釜山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一鼓而殲諸海上令其畏威永不敢犯此一策也但連年

士馬凋殘粮餉匱乏若倭或無意西犯我不自取挑釁而多事乎此戰之說未必可遽行也夫言守者緩着也自古中國未有爲外國遠戍之理也兵疲絕域餉苦遙輸乃自耗耳即甚富甚强尚且不可而况今日所處之難乎只宜撤兵近守鴨綠江界積粮備器選將練兵若倭不來可無慮矣倭果再犯朝鮮興國告急則當命師撻伐再爲收復然後專遣文武重臣往鎮其國而代之治仍封朝鮮國王食租稅如故督其民以興農積餉教其民以習戰戍守更置其長吏

而修明其約束以朝鮮之民力守朝鮮之土地中國不利其一絲一粟以示　天子無私彼再詘於力而不能支有不願從者乎然所以必爲此者何蓋朝鮮南界爲我東海障蔽倭奴據之切近彼災此必不可不守者此一策也但恐朝鮮懷疑事未遽就代守日久或生他變又或倭捨此南向終涉無益曷若仍令朝鮮自修之爲便乎此往守之說又未必可行也夫言市者長筭也何也馭夷之道在量夷之情倭之求封者因何豈圖空名哉終而爲求貢也其求貢者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何豈眞犯中國哉不過利中國之貨物而有無相易也此其情也前見倭志所載彼地產金銀而不用金銀所少者中國絲綿器用諸物耳今闖越商船販海未嘗禁絕皆私行耳非　國家明與開市也何不因小西飛未到倭情未定時與之約曰汝人來貢不可爲也我船往市兼可受貢也於閩浙海上擇商人有身家者定其船隻定其人數定其貨物之等定其去來之期不許私帶禁貨不許私攜非人臨時司道郡縣親爲簡驗而看開洋及至回轉仍舊細查嚴爲禁

例犯者重治或遣一佐貳文職押舡同行倭有貢長方物即令回船帶歸次年給賞不但無費財之慮每（貢市之事于中國有利）船還量徵稅金以資海上軍餉又一利也惟有此一（此則何不以爲後人計之）策也既順夷情又免海患行之若久永保安靜不猶愈於徵兵費餉處處防禦之勞無巳時乎以此往諭倭奴彼或不從則遼左徵兵運餉我之內備如故靜以待之俟其來犯一大創之原無相妨也除此三策之外恐良平莫知爲謀矣臣爲　國効忠一得之愚如此伏望　皇上細覽臣此三策如以爲可行將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張洪陽集　郡倭三策　三　平露堂

御批特下兵部議行庶東方之事方有結局不致臨期錯亂致誤軍國大事矣

請止搭賣官鹽揭　鹽法

今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戶尹英等一本爲辦濯丹衷楫軀報　國少助大工以盡鄙忠事內稱揚州沉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　朝鹽法專備九邊軍餉而設國計所關莫此爲重　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取盡錙銖已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至於虧國下不至於病商則其法可以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矣蓋商人先納糧草於邊然（此一議足以定塗之弊是以此奸商詞執耶之爭矣）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掣單有限故鹽日堆積而商人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壅鹽法之弊今日爲甚設若官鹽引事可以副搭則巡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今日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目前自利故求越次搭單徇其所言雖得小利恐壞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能盡所談商之謀利則百計必求巧中今特一面之詞臣等豈敢遽謂可行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張洪陽集　鹽法　三　平露堂

所以前票擬下戶部看議若果可行在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以裕　國用儻事體有礙亦望曲諒俯俞庶幾成法不至於廢壞邊計不至於虧損此事關係甚大伏望　皇上俯從仍照前票或竟賜停寢不行臣等幸甚

回奏　御札揭　皇店採礦

臣等所爲汲汲効忠者惟　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言雖未能即停止也但　皇店採礦據一歲所進爲數不多而官民賠貱之繁有什佰於此者加以原奏

棍徒假公濟私侵漁　國課剝削民膏　朝廷但見其進解之來而不見其貽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爲採礦暫責成於撫按店課暫責成於鈔關即據見今已徵在官者盡行解進不許短少分毫或更有餘羨亦未可知以後緊行罷停而民間免騷擾剝削之苦則頌聲滿道皆欣喜愛戴　皇恩於無窮矣其視今日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絶乎若以差官可信撫按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託地方有司徵解耳且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爲欺其與無籍貪利之徒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大相懸絶乎此二事臣等日夜思維籌之至熟故不厭冒瀆切切爲　皇上言之更望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店內外諸臣盡取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　勅專責撫按部臣管領其事伏乞　聖裁。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選輯
張安茂子美參閱

沈太史文鈔

書

復黃內翰白夫書　修志

沈懋孝著

承手翰下詢志事以鄙見商之吾郡中事大當詳者一曰胡督撫之戰功始大捷于王涇皂林繼解桐鄉圍又受徐酋降事于平湖而旋卽殲之此百世功不可磨滅者鹿門之文尚不甚詳然而鹿門此時在事知其詳也二曰劉太守保捍府城與區畫各縣守禦之備此公古之誠發人也慮患之精得民之深近來無與伍其抗逆文華而得自展布于兵革倥偬之際（此事非鄙州彼雖共骨力更張于展布）非杰才孰能之三曰劉兵道勇畧擔負矛矢刃戟皆有絕藝荊川往逐之在平湖臨敵率士環甲先登乃倭所知見一時督撫筴于上太守撫循于中兵道披執于外皆吾士之長城也痛定思痛此等人何處得來四曰胡趙二督撫相繼議處海上兵餉試月出洋之備甚有規畫五曰海上築立塘工六曰鹽筴田蕩在民籍之外其課人以佐大帑其巡徼與海上之寇太湖之盜往往相關此數事述往待來有禆民社想高明已自注神

再復黃內翰白夫書　鹽筴

承手教詢及鹽筴之端委大約初制甚善屢易法則奬竇日滋而國無賴焉往事更僕未可數也在隆慶初廷議選擇二三大臣載璽書顓理鹽屯居歲餘一籌莫展竟乞疾以去已而詢之其人皆言鹽筴列在歲入正額無能別法爲之轉移故輸粟各邊議裁引價及以丁蕩銀兩聽各場收買餘鹽之論雖經條刺題議付之紙上物皆亦無可施行者然亦其人無素籌于胸中取決司道一時之申議司道官如方升之（勞苦帶有人先功名亦仕人後剝人號青紅勞而）日利于竟登霄漢不耐以此身任事而叢論議者之口卽二三大臣無如之何第以惜民仍舊之說博一老成持重名卽如此年京東之督田徐濟之膠河皆此套也若使如管敬仲宛財之意別有所貯以爲之

代而得計倪劉晏者任之通融消息初制必有可復
夫鹽猶之泉也當使如泉四布流溢上下用以裕國
國愈富用以足民財愈多如此大海乃不能宜通其
利而設厲禁于民生食用之物此不爲敢仲笑乎又
何拙也文學之論大夫之言各有所偏所以相佐愚
以爲可兩用而兩無妨也其在吾郡原有轉運分司
專管嘉興　路又批驗商引及鹽捕等項郡邑皆有
專官其田蕩歲課冊籍胥吏具在可覆也第自清丈
來中有二端一則奸欺大姓指田爲蕩利于高阜而

隱脫其膏腴之壞二則官司偏執又丈蕩作田喜于
（九亦不能免）
清查溢額以稱一日能察之譽故鹽平二縣多有田
蕩混淆之弊小竈因而失業舊冊因爲獎藪者甚衆
然此又其小者耳乃自條鞭來議將船鹽等銀加于
田上以便巡鹽使者易了事無苛求此亦有可之自
爲筭耳而捕鹽之禁因以大弛者幾二十年大戶不
巡徼夯壯等皆有月例無敢誰何奸狠鹽豪糾結鄰
與寅昏無忌東起上海南至太倉中通震澤諸湖支
河千百道往來若飛每一夥申販舟動以百人動以

千積而計之舟動以數千人動以數萬往往聚諸不
逞窃美利出盜歸其巢遁于各沙入于各島與
（今亦未嘗有此等事此說切於恤大而未必于江南也）
海上之兵寇相表裏天下常如此則可設使一日有
事如勝國時張方諸寇可勝道哉故各郡之大夥盜
羣大抵皆藏身鹽豪之間湖海之濱若巡鹽使者稍
爲銷彌抑制之此百世之慮矣今者志事萬一難以
發凡起例或于物產中徐及鹽筴之强梗蠶絲之織
造如太史貨殖當必有補于地方鎔見太倉志畧有
鹽母傳言蚕事也不審尊裁謂之何

答鹽運諸公論餘鹽

國初之法盡收鹽筴以佐邊儲故邊商之官引鹽謂
之官鹽其引外之鹽官常出金收小灶所餘者貯之
各場以待商之至謂之餘鹽猶之乎官鹽也如此則
小灶之鹽皆官自籠之此外無別鹽矣其有盜賣者
乃謂之私鹽此法所宜禁也自後官無現價以收餘
鹽小灶之鹽常壅而無所泄官又不許私賣則民間
用缺鹽價日高於是乎私販之家多艘結黨明操利
器與官司捕役抗以爭一旦之命趁眉睫之利亦危

之甚矣。三十年來，鹽船之銀，編在條編，小民之田代爲出銀，文法甚寬。鹽禁亦弛，巡鹽使者可不十日而歷一郡，故弓丁捕手，與鹽捕衙役，屬不相儆，捕皆明與鹽豪渾爲一局，各場之鹽，因見私鹽可以大行，無忌，寧通同冒禁，以邀數倍之利，則今日者，滿地皆私鹽也。皆往時之餘鹽也。人知其禁之甚寬如此，何從而取之詰之哉。於是北來之商，守候支鹽，常若正鹽不敷，烏得有場上之積鹽，商人挈鹽滿船之後，所在行鹽，則官鹽難賣，私鹽反易售。又若於正鹽壅塞，烏

得有民間之餘鹽。浙中十五萬正鹽之引，常守支三四年，前後不得了手。彼鹽商者，何從別出餘鹽銀兩，以佐公家之急也。今者中人將命，如庖羨者，先啜餘瀝，安從得有鉅萬以應上之求乎。此事關涉至大，宜慷慨力爭。一則別無餘鹽，必須加派，困擾商灶，年例若定，貽害無了時。二則慮宵人再爲別說，有增無減，三者商困則輟業，灶困則流遺，將來十五萬正引，必致虧缺，又何以應邊儲之緩急哉。若以易簡之道論（增科頭目名分多則任事者動多掣肘非）（曾分必不可行也）之，小灶之鹽，官取其三，以克正引之額，官買其三，以克引外之添，其四分者，任民自買自賣，特寬厲禁，則餘鹽皆有所洩，私鹽不禁而自消，私鹽消而官鹽正餘之引，皆得隨來而隨應，其便於商也彌甚。則彼之上納邊儲者，將日以益多，民間食用之鹽，又得蕩然通行，合古不私其利之義，此亦百世之便也。鑄海始於管敬仲，而敬仲之書，注意在究財，夫究財豈特有裨鹽政，即大司農持籌上計，何以加此。

序

送戚將軍序　將帥

今天下臨事論將，扼腕嘆乏人。而世果乏人乎。武科登進，世冑推擇，即不足盡得士。然天下豪傑，跡此兩途者，尚駢肩纍足，歷歲年而不得効一日之用，天况草澤屠釣，闒無因得至前者乎。故論將者，平時既束於格例，及有事也，乃欲收跅弛非常之才於緩急倉（此為通論）皇時，而輕舉之，而姑試之，此又不可幾之數矣。自非廣開招賢之路，越恒調而博求之，其何冀才之可得乎。戚將軍者，當嘉靖季年，其父兄提兵與倭戰，數得勝，將軍以父兄勞勛起家，竟以尺一不入司馬門報

罷而當事者姑辟治東城將軍居東城幾十載練兵有法式頗嚴肅其麾下士亡有罷疲不任戰鬭者境內有事常倚辦將軍慷慨談夷情一一中綮會故一將帥府莫不才將軍也者竟格於例不得究大用徙以其餘勇發之乎杯酒談論日與其徒較習諸技尤精於射穿楊貫蝨舞蹈騰揚以此為樂而已余數從戚將軍遊知其才武可以建鉞登壇余力不足推轂即言之諸貴人前人亦拘論格例不信也在漢李將軍者當建武世不得封侯千古之下有餘憤將軍善

射敢戰類李將軍抒重深謀又過之弱冠受事常思奮不顧身揚父兄之烈而惜乎無從一寬所設施世人嘆息李將軍猶在隔世乃當將軍之世竟失之又何以云今天下乏名將也將軍聞余言遜謝曰不佞敢有非常之覬獨念今閫外事操士克操將惡惡則失權寬則養驕以養驕之兵馭以失權之將殆以昔之將虜敵而今之將虜士以虜士心當虜敵之會又殆已以格之內限之而以格之外操之青萍干將無以為也余太息其言會東城人士謁辭於余故論及今日將才如是而世終無知之者為可太息云耳他日方閫多故天必不虛生若人吾知其必有遇也已

議

練兵始議　練兵

穆皇帝始載有石州之虜時華亭徐公階在講幃前得邊辭甚棘亟大司馬面奏云山西石州為虜所攻陷臣某等不敢蔽欺　上為惻然降旨憂邊計長便於是總群議而掣其要曰擇將練兵練兵當先備京師後鑰於是始議練薊鎮之兵時少司馬譚君綸副

總戎戚繼光屢殲閩中倭寇有功名於是召譚為大司馬召戚至京師將授以練兵方略使鎮北陲初兩君合議當練浙中義烏諸兵頗精勍以此入閩所向克捷及兩君既至當事者問便計則主練浙兵當北虜　時士大夫頗難之謂捨現兵再添餉非便計也戚將軍曰廉頗思用趙人此我二人經劾之方不可易也議久不決會華亭公引疾歸起新鄭高公拱代相高徐素不相能遂寢其議雖用戚將軍於薊鎮使練浙兵然又非其初指也是歲適俺酋總其犢受款

頓顙貢市之議用而戰伐之謀絕日無論者矣邊無牧馬寧成且三十餘年虜日飽我日削虜何我日卹我備虜日疎備練兵一議亦撤土苞桑之遠算乎余嘗與戚將軍游備聞其說將軍之議曰國家與虜爲鄰旦夕烽燧可通甘泉庚戌之虜門闖闕列幛焉今諸邊見謂宿重兵二百三十年來尺籍幾銷盡矣每使者行邊核尺籍借馬懸羊具數乃止太平耗矣莫敢詰焉士卒之勢強於偏裨主帥流易不常掛空名其上核實計餉往往側目蝟毛以起邊長數千里兵

馬不能滿張謂之擺邊守垣士備人數耳所得餉常不及時又半入私橐帑藏出刺截入要以上下相蒙積習故套則謂之諳曉邊事矣間有武弁分餉養家兵者僅以護其身備一旦緩急然九塞之將二百年來亦無復對壘堂堂一戰者若及今鼓弦改調必在先練新兵新兵之威立將可自固以行其令乃可簡汰舊兵核其名實兵得實用餉亦是如故繼光之意略如其新舊所云日月招揀選必甚少甚精須先有此輩勇力出衆之人乃可教練以方畧常以器之用配其人之能必精必熟萃鋒銳士唯我指揮使無不一當百百當萬此所以能有成功若因仍舊伍循習宿鎮即韓白無能見奇矣夫戰以鬬勇也以矣氣也士勇技精慣捷則氣倍何師之有哉余聞而嘆嘉之因謂戚將軍曰方今中國氣盛二三有司藉廟社之靈支撐度歲月亦或以無咎萬一他時大更邊鎮如公所規募名自一石畫也然兵無擇地土着可久浙兵之議倘出一時權宜以公雄畧隨地成軍市人可戰何必專用浙人哉時余友王子叔杲爲職方郎甚

重戚將軍思調停其事撮練南北兵未幾王子以議不恊竟去余爲記其始議如此萬一異日者有裁擇焉

練兵議　練兵

令天下忠謀智計士慷慨譚議曰國之大事在備虜備虜之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而備莫急於練兵人人能言之矣自嘉靖庚戌虜犯幾甸二十年間上所以變政易令下所以陳力紓猷既殫九州之賦人以供邊矣而兵終不可精其故安在患在議論紛綸

人自爲見，即有必然之畫，無從而信也。請試言其畧。今夫平沙曠野，飈發瀾逝，介數萬衆，馳突無前，此非虜中長技，士大夫所習見乎。乘塞守障，數丈一兵，數里一堠，虜攻丈隙，即數千里之守盡爲無用，此非罷邊習態，又士大夫所熟諳者乎。當此時也，非痛革積衰之習，作新戰士之氣，則兵不可練，雖練不成。即今秋防甫畢，春防繼之，其間無須臾之隙以治部伍擊刺之具，故其勢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外。（苟有其人，就求之尺籍之內可。）而司討者聞之，必將曰：每歲國課不滿四百萬，餉邊者三百餘萬，即開納鍰贖補湊，且不給，柰何復以養兵爲。則持國論者，其勢又不得不求兵於尺籍之內。（而求之尺籍之外可也。）今日邊境之患，非獨無將，亦無兵；非獨無兵，亦無財；非獨不練兵，即練不能効。何者？練兵之効難以逆知，養兵之費已無策可處。固不若因仍舊套，抽數枝之現衣耀訓武之先聲，財不加爲，兵無後患，外以告人曰：此足揚天威而戒不虞也。嘗觀宋事，大類今日。開寶間邊費止三十七萬，自慶曆西師後，漸增至二百餘萬。仁宗全盛，特養兵耗費濫觴如此。其後麗籍一汰其半，尺伍漸耗，勢不得不變爲保甲，諸邊之兵遂削弱不可舉。今天下控扼關隘，威令振刷，雖非宋比，而養兵無益之費已大類仁宗全盛之時，又數十年，將無爲算矣。惜慶曆之良時，彌靖康之隱患，不曠然振發，與諸邊更始，安能定必然之畫哉。今日練兵之策有三：一曰定廟謨以通內外之情；二曰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三曰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

主上神武，志在安攘，召一二文武大吏，練兵薊鎮，任其從長計處，可謂通內外之情矣。而內外猶若未同，臣敢妄論曰：練兵之規模未定也。如前所謂備虜上策，必一大創之，乃無後患。必平時訓練，乃可決戰，必於春秋擺邊外，自爲一軍，三年而問其成功。（此戰大將之所憚也。）少者又不足用，必具數萬之師，然後可，不然不効。竊意

主上必當召股肱大臣，指掌深謀，如前之策，似不可已。即一歲百萬費在轉移節惜，天下之大，亦何難處。不然者，一旦緩急，不知各鎮之標兵、京師之營兵可得恃乎否也。故具本末，洞利弊，知緩急，識轉移，君臣一輸，將相一符，兵糧一徃，模議一機，了然無疑，斷而行之，此所謂廟謨之

當早定者也。規模定矣，然後議節財。議人古之賢王，如漢文帝、唐太宗，躬自節損，屏除嗜玩，履儉德先天下，豈好匹夫之節哉？凡以養兵振旅，𠞰卒然不測之患也。即位以來，內府之金亦以充溢，大異先朝，自今宜爲之籍，使計臣知之，曰吾以此供邊，必期十年之積，荒萬世之安。邊境之事，唯上所欲爲，將無不可，何者？唯財可以奔走而生死之也。不然，有節財之名，無供邊之實，尺寸惜之，尋丈耗之，緩急將安恃乎？至於邊餉三百餘萬，尤宜嚴覈，而深稽之，苟其老弱不堪

也，制府大臣當一切汰之無疑。彼既老且弱，又安能當然生變也。若夫將領漁尅之奸，勢要役占之弊，各將官標兵私兵之費，送迎遺賂之習，積漸糜費，成一常套。清之節之，歲歲積之，涓涓可以成江河矣。其衛所輪番怯弱不堪之兵，宜遣回原衛，收其班直，以待強壯之用。如是則三百萬之費必有數十萬可省。其他如括天下無礙庫金，清理驛遞，稽杳鍰贖，以令現行事例，並宜一一貯之，以待邊事。所謂明儉德以儲緩急之費者此也。昔者漢武帝當冒頓強大，漢事積

衰之後，毅然作而新之，注目指顧，無非將材。奴隸可將，因降可將。矧今天下無人哉？宜破格不次，懸明詔以待天下之智勇，示以上意所在。九九以上皆得自效。合天下之勇力，以選其鋒；合天下之智計，以佐其籌。采實不采名，在精不在多。行伍之間，儻得殊勇絕技者數千人焉；幃幄之前，儻得深謀練達者數百人焉。九軍之衆自可鼓舞而前矣。至於將官臨敵，例不敢以尺五戰，必以募兵丁壯衛而先之，曰令甲所不許。令勅以旗牌曰：不用命者罪，曰必以軍法從事。至

於兩軍交戰，乃獨不許其損一卒哉？宜明析律意以示諸將，使虜入吾地，必以兵戰，逗遛避儺，習故態者必無赦，則行伍之士亦知勢之必至於戰，而將之威令可行矣。所謂破格律以新智勇之氣者此也。蓋自景順以來，邊徼之事大都以調停補綴，無開邊隙而止耳。百五十年間，未嘗有成師一戰者。虜之玩我狃我，知其無大舉久矣。有如一旦出虜不意，如雷電之威從天而下，必捷何疑焉。至於招揀教練，則一將之議耳。國議廟議，先其大者，故敬言茲畧如此云。終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選輯
楊文驄龍友　參閱

萬中丞奏疏

萬象春

疏

題爲運糧業有成議事　朝鮮糧運

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立賢看得山東登州地方，與遼東旅順口南北相對，故山東糧餉屢經戶

部酌議，止令運至旅順口交卸，聽遼東撥船轉運，業已題奉欽依。臣等方在遼（運事繫在撫臣各爲地方推卸）奉次第督發，不期遼東撫臣近議乃欲東省運至朝鮮。夫山東之與朝鮮，雖（因且未生口登萊舊撥遼爲鮮則遼爲近以此分委可也）云相近，尚隔大海，非若遼東之境壤相接也。山東土民與朝鮮素不相通，商販絕跡。非若遼東之時相往來也。以遼東而運朝鮮，且以爲難，乃舉以責之山東。又將能乎。遼東猶民，雖非家家以船爲業，即如撫臣疏中，有云民間間有船隻，大者紀名在官，前往天津等處，在覓營利，小者上納魚課，日在沿海各口捕魚爲生，除小者姑無論外，大船固未嘗無也，特在一拘集間耳。如念民間生理，不忍盡奪，彼中木植頗饒，成造亦易，若登萊地方，曾有一船可紀乎。有一木可採乎。皆無之也。臣等頃因餉糧緊急，淮船未至，行令海防等道，多方雇募，一月之間，止募得遼船三隻，運米一千一百二十石，如是止矣。今日夕所盼望者，惟在淮船，而淮船亦非易得也。彼中船戶，聞本省徃雇，相率遠遁，如避湯火，雖重以漕運督臣之嚴檄，及地方府縣之協催，凡踰月而始得集。既集矣，修葺底板，置

買器具，又踰月而始得行。既行矣，守候風色，紆迴島嶼，又踰月尚未抵登州。其難如此。臣象春近住登州，督催前事，據原差募船委官陳王佐報稱，淮船已陸續過成山嘴地方，倘風色順便，數日可至。雖則云然，時過秋中，南風漸少，轉盼入冬，風高浪猛，輓運益難，即旅順口數百里之程，尚不如何時可達。況遠至朝鮮乎。即濟青等四府，見買之糧，亦不知何時可以盡發。況近復益以臨德兩倉之米乎。非獨此而已也，查其道路，由旅順口而東至鴨綠江等處，淺灘橫亘，相

石嶙峋遼船底厚尺許方耐輓行淮船底僅二寸綱之立解民命軍儲關係匪細臣等念此益用廪廪安忍以數萬之糧經時所積背負肩輓而至者僥倖一試為也至云先年委官周紹祖同男周謙曾運至朝鮮交卸一節據道撫諸臣查稱止一次運至旅順一次運至金州衛並未嘗運至林州案卷可查又奈之何以未嘗運之人責以必往未嘗運之事責以必行也哉夫屬國告警正危急存亡之秋郊壘多虞尤捐糜畚勵之日區區粮運乃敢遠憚艱危自擇便利臣

亦恥之獨計舟與地既不相宜而東人與朝鮮又不相習抑而行之萬萬無濟今不蚤言脫致耽誤及有疎虞臣之罪滋大用是不避煩聒仰祈　上裁

題為議處緊要兵餉事宜疏　東省兵餉

臣看得登萊青地方三面環海東與朝鮮為鄰西與天津相望為京師左輔要地年來島東肆虐屬國瀕危如以次內窺則登為首衝萊次之青又次之倘乘（島北海者說以此三郡自有可以入犯而登萊在外易于入亦易于出若一至青）風飛越破浪狂奔則登萊青三郡間二千七百里之（郡有山海之固則難于驟近矣）海岸二百餘處之海口是處可入是處可登則又無分於首衝次衝而均在所急矣先是沿海事務總隸海防一道近經題准分屬三道良便責成但三道之中如登州新舊設有南北軍兵七千餘名雖云分布不敷稍稍屏防有賴若萊州新議添兵二千又西流社添兵一千業該兵部題覆然尚未知餉所從出至（以其內地故向不設兵）於青州則併其兵未及議增夫予其地而靳之兵是張空拳可以搏猛獸也予其兵而靳之餉是不聚糧可以適千里也臣等屢行山東布政司查議該司以措處惟艱尚未囘詳頃臣象春因警信日傳躬行海

上料理至萊州見分守海右道副使兼叅議于仕廉再四言稱先該本道議呈萊州應增南北兵五千後止蒙題增二千未敷戰守之用相應請益臣等以新經覆允頗亦艱之因思萊州先年原有南兵五百後因議封撤去似應增復以備水戰青州兵數據該道按察使王之屏議呈添設三千臣等以安東衛地方近已題留班軍三千分班防守止召募二千于府城及塘頭寨似宜足用通計兩府該增募土兵五千名每兵月餉九錢歲該銀五萬四千兩南兵五百名陸

糈于本省召募安家銀共不必議給每兵月餉一兩五錢歲該銀九千兩又前項土兵內量改馬兵二百名每名月加銀七錢六分六釐六毫零歲該銀二千七百六十兩通共該銀六萬五千七百六十兩以上銀兩自地方待之不啻倚苗之雨就庫藏括之尚屬無米之炊臣等聚族而謀持籌而計所可佐一時之急而慰兩府之望有三一前留事例班價一酌減地方冗役一量派民間地畝蓄自倭警震隣東省無歲不治兵其已經請留者不過贓罰香稅民屯支剩二

三萬兩止耳至于事例班價前撫臣鄭汝璧一曾請之未奉　俞允仰惟　聖慈普覆豈遂置東人不念無非以時當有事費出無經故爾遲疑不知目今東省正在有事之中非無事之地也假如山西陝西急在虜一應正額錢糧凡百餘萬悉以供邊曾無絲毫顆粒解入內府而且不時有年例之發今山東急在倭除起解正額本折既毫不敢留而此額外雜項若事例若班價數不盈萬猶然拂即予乎此臣不能已于請也其冗役應減者臣等就身之所處及閱覽賦

役冊如臣等衙門內班皂隸十名可減而為八也按察司議稱皂隸可減其六而各州縣中如佐領皂隸三名四名五六名不等以四名為率則五名六名者可減也諸如此類裒益計之每州縣可得銀七八十兩計通省可得銀七八千兩又如火夫一項最為瑣細此中各屬大半有徵銀雇募者近偶就事稽查署得梗槩如縣堂及倉庫監禁既有火夫則縣宅與佐貳教官宅可減也守城既有民壯派及火夫何為則如此類者可減也縱未必是處皆然然亦十有六七

每州縣減銀三十兩上下亦可減銀二千兩是二項約可得銀一萬兩連前所留其可得銀二萬兩此外尚該銀四萬五千七百六十兩計非暫派之民間不可矣夫東省地方磽瘠臣等非不知之加之年來災歉頻仍臣等非不念之獨計兵以衛民民以養兵無餉則無兵無兵民誰與衛將以地方聽之天矣如欲為地方計勢不得不添兵欲添兵勢不得不增餉欲增餉勢不得不稍借資於民譬之於人不以尫羸遂撤藥餌之衛譬之於家不以空乏之併廢饔飧之需何

者所重有甚焉故也。頗添兵雖止青萊、而屏蔽實關一省、今日之餉當均派之闔省、難獨責於青萊、通計闔省地一百七萬餘項、計畝而派、每上地不過六毫、中地五毫、下地止四毫、如是足矣、東土即云民貧、使有司能加意撫循、豈此數毫之銀、遂能使之貧哉、先是二十年間、倭警聚傳、一應南兵鋒兵之費。俱取給于地畝、嗣因海汛暫緩、前兵半撤、所派銀兩。已經題明議減、今即議增、尚不及原減之數、於勢計不容已。於民亦不為厲也。臣等所為青萊兵餉計者如此、至

於登州之餉、亦更有不容無言者、登州近添設水兵三千、原議留解薊鎮民兵銀抵充、乃兩請未即報可、夫兵以民為名、明為東省所固有也、先年薊鎮告急、不難竭此地之財、濟彼地之用、今日東省有事、乃不能以本地之兵、供本地之役哉、固如銀解薊鎮、便已成額、但舍己耘人、理則未順、羨補不足、事難拘常、是在當事者通融斟量之耳、別前項水兵業已募齊待哺、嗷嗷豈容少緩、事窮勢蹙、不敢不再披瀝以請、若其他防禦機宜、容臣參酌偏歷海濱、究日倘有一得、另行條上、茲未敢縷縷也、

題為酌議宗藩事宜疏　酌議宗藩封祿

此在垣中時奉　旨往各王府會議宗祿所上也

會議得法必定於畫一、而後可久、事必宜於人情、而後可行、我　朝二百年來、重熙累洽、　宗藩日盛、邸祿歲增、司賦者每每告匱、於是有言、聽　諸王自行辭祿者、有定為三七四六減支者、有立為另題名粮之例、而過期花生等項、甚至併其名粮而無之者、一時冗耗可稱頓清、然行之未幾、不足如故、今欲再行裁減、則尅削太甚、無以示優恤之恩、欲稍限世封、則

成訓具存、慮恐蹈變更之咎、聽其坐食、而不為之處、則經費不給、終不勝蠹國之憂、僅為補緝、而不塞其源、則苟幸旦夕、亦無救末流之弊、特籌主計之臣、日夕圖之、而不得其便矣、茲遇　皇上凝神遠覽、嘉與更始、既允臣下之請、而又欲通宗室之情、特遣官前往會議、而愚臣以職掌攸關、遂得謬承任使、俾得博訪周諮、以畢其建議之初心、而各藩亦遂得殫思竭慮、以紓其欲言之素志、今據秦晉代藩及各另城諸王所議祿粮均用之說、雖於目前祿食無減、而從茲

則耗蠹可清雖於通變諸事未詳而自茲則推類可
舉何以明之夫今所云變通者不過曰限封開業弛
禁加刑數者而已然是數者勢實相因原非兩事何
者既限其封則不當絕其生計於是乎有開業之議
既開其業則不當困之于城於是乎有弛禁之議既
弛其禁又不宜恣其所爲而莫之檢也於是乎有加
刑之議要之數議之興惟起於祿糧之不敷耳信如
諸藩之議不敢冉望額外之加惟願守其原派之數
有餘不足通融均用在各宗雖有缺乏之時在公家

則無增添之擾此數十年來所相持而未發者各藩
既同辭言及之矣竊嘗計之其便有三何者祿制不
定則冗費愈滋國之所以病也若立爲定制永不加
增則自茲以往歲費可大省而　朝廷之上得以其
餘財備京邊緩急之用其便一也欲加祿則必加賦
此必然之勢頗民力竭矣其何以堪今若此可永無
加賦之事而小民獲相安惟正之供其便二也祿之
所以加多者惟以宗人之多耳頗宗人之多雖云蕃
斯鱗雖不可限並而花生傳生來歷不明之輩豈其

紐之何也彼其意以爲一入玉牒便當仰食縣官故
利其食指之多以爲厚殖之地大抵然也即各宗有
心知其非者率皆容隱而不舉以爲彼食祿縱多亦
食公家之祿耳今若明示以一定之額譬之士庶之
家世業相承止有此數子姓雖多各隨其多寡受之
翕然相安而無相爭相奪之患若一有螟蛉乞養者
參於其間諸子必且群起攻之矣何也不徒惡其非
類且慮分已之有也使額祿既定而宗人之中脫復
有如前花生傳生等項則增一人即冒一人之祿增

一人之祿即減額內一人之數各宗有不群起而攻
之者乎故此法一行匪特可以節財祿亦可以清
潢派其便三也或者曰各藩見在食糧多寡不同其
取數之多者如　周府之二十二萬有奇　代府之
一十七萬有奇固當亟爲限之矣其少者如　肅府
止三千一百有奇　鄭府止一千五百有奇亦可槩
施之乎是不然夫所謂糧食之多者非一人之身衣
而食之乃群各宗而均受之者也宗多則祿多宗少
則祿少宗多者所衍必愈繁而宗少者即繁衍亦不

甚蹊斯以談雖多數世而後其大畧可覩已況　肅
府歲用之數雖止三千一百有奇而歲派之數尚餘
一千三百有奇　鄭府除歲用外亦尚積有贏餘雖
云不多然如後款所開又已量爲之增加矣而何不
可行之有或者又曰各藩祿粮其額數有餘者即數
傳而後尚足支用固樂於從矣其額數之不敷者目
今已不能支況可支於數世之後耶臣以爲各藩祿
粮業有分定食口亦如士庶之家貲產盈約各有不
同盈者自盈困難裒之使寡約者自約亦難益之使

多各安其業而已矣況今之所爲此議者如　秦府
原額少銀七千餘兩　靈丘府原額少一千二百餘
兩　懷仁府原額少一千七百餘兩彼皆所謂不敷
府分也議且若此況其他乎又況　秦府不敷之數
已經臣具題處補而　靈丘懷仁二府業亦且議補
之矣所苦地方錢粮有限不能多增然據見在食用
之數亦已足支而又何嘗不便也縱再世而下必有
不敷之時然諸宗前議不云乎儘其所有彼此均用
即不能四季全給亦豈無一季二季之支又云他日

人數彌多祿數彌寡縱減至數兩窮困至矣只當怨
彼宗生息之多自難怨及　君父夫窮困人之所惡
也死亡人之所怨也而彼且甘之豈其獨非人情哉
亦誠慮夫祿食日倍於前則剝削必加於後也與其
待　朝廷之裁削而有無不可知毋寧自爲之限制
耳嗟乎蓋至是而諸宗之真情始見矣但此議出於
一府或以爲一人之見而通於各藩則已合衆慮之
同出於額祿有餘之府或以爲自便之私圖而出於
額祿不敷之府則可見人情之公願又況地方各官

上自司道下及有司無不同辭以爲可行臣與各該
撫按再三籌度卒亦無有出於此者然後乃敢以其
說進耳不然前日之議臣方持撫臣變通之說爲
皇上告期　皇上大破常格斷在必行乃今不徒之
議而此之從者良以人臣進言不必自已惟求利於
國便於事而已矣苟不便而徇諸宗之請以方
朝廷之命臣不敢也誠便矣而執一已之見以廢
輿論之公臣亦不敢也矧我　皇上英明天縱當建
議之初詎不即能自斷而必遣官會議正欲觀各宗

之所願安在耳使各宗之所願在此而臣之所議在彼夫乃非　皇上道議之心乎又況此議若行則宗祿不減而自減封爵不限而自限其爲變通孰大於是哉昔若漢初處諸侯强大不可制今日議削地明日議興師尋至推恩之令一下而諸侯之壤地不削自弱故終漢世無諸侯王之患而亦無養宗室之費我　朝諸藩之事雖不與漢事同而其額糧之分授嘗不異於壤地之世守也誠得即以見在額派之祿分賜各藩應食之宗而日後子孫均取給焉則　朝廷無削減之名而各宗得分廟之正小民無加派之擾而　廟堂省區處之煩是亦當今一便計也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盛翼進鄰汝　選輯
　　　宛平王崇簡敬哉參閱

趙司農奏議

疏　　　　　　　　　　　　　　趙世卿

停買辦疏　停免買辦銀兩

（趙司農之奏入余未能詳之觀當時之實者頗與之合故只疏論之然也所載國儲有關事實不得不存）

查得臣部職掌歲進金花銀一百萬兩，坐派南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等各布政司，

此定例也，至萬曆六年　欽奉傳諭，太倉加增買辦銀二十萬兩，相沿至今，俱於額外借辦，所幸彊圉無事，府庫頗充，彼時尚可措手，近年以來，軍興旁午，損餉不貲，太倉告匱，而加增之數，始難區處，萬不得已即於每季進銀之時，將金花正項那後濟前，奏允買辦，不知金花自有定額，頻年水旱為災，力疲財殫，百萬之數，尚多逋欠，每季恭進，俱係太倉奏補，夫買辦不敷則那借於金花，金花不足，又取盈於邊餉，是金花不減于額中，而湊補寔賠于額外，二十五年之間，耗去正餉五百萬兩，太倉非不涸之淵，何以堪此無藝之供乎，且前項銀兩，原為珠寶而增，（為御府大婚買辦珠寶）今珠寶別有買辦，（費二十萬上後便既為派額臨清諸公各有疏爭之）加增殊無了期，為今之計既不能取辦于太倉又不可加派于省直，惟有停免一節，可以少救目前伏乞　皇上加意國儲，俯賜　俞允則節省之聖政當越度乎尋常，而時勢之艱難，可少寬於萬一，其有裨于軍國，非淺鮮矣，

兩淮超單疏　疏通鹽法

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以化，揭稱兩淮額課計邊

中司徵數，逾百萬，先年常苦積滯，近自萬曆二十年後，加增寧遼違沒等引，雖暫行暫止，業已不堪，至二十七年，以變賣存積為名，差太監魯保，每歲增行八萬引，俱紊法亂政，越單超掣，而正課大壅二十七年以前，猶借徵堆鹽，今堆鹽已盡，借徵空引，各商虧折無策，迩來抵當引鹽，鬻家變產，久不堪命，必閧然散去，淮雖有鹽，將誰中誰支，百萬邊儲，其誰出誰辦，竊謂無名存積，當發復　恩旨，亟行停罷等因到部，案查兩淮運司開邊額引，歲派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此開中邊引數也每歲）

引自萬曆二十一年以來寧夏爲劉哱增兵添引八萬遼東爲標兵增設添引四萬四百有奇又爲防倭缺餉添引三萬本部爲助大工查徵違沒舊鹽一十六萬九千餘引以上諸引俱係額外隨該本部覆准停止今惟標兵鹽一項遼鎮兵馬未撤芻餉猶供近該巡撫又題新募家丁糧餉無措仍請開復原鹽本部見行查議到日另覆所據太監魯保歲行存積鹽八萬引數年以致商困課虧鹽法大壞今御史蔣以化具題前因未奉綸音乃臣職掌所關故敢爲 皇

上再剖晰之竊惟國家歲入正賦共四百萬有奇而鹽課居其半各處鹽課共二百萬有奇而兩淮居其半是淮課之盈縮國計盈縮之所係也以故先年爲劉哱爲倭奴爲大工權宜增引俱旋行而旋止仍恐以數萬之新增妨百萬之正課以一時之小利損九邊之額儲非徒惠商實以裕國奈何自鴻臚寺主簿田應璧獻利一疏而兩淮鹽法遂大壞不支備考應璧原奏止沒官積鹽 皇上遣太監魯保查明變價解進幾此鹽也及至徧搜淮南淮北各處鹽場茲無沒官積鹽則應璧虛誑昭然難掩不謂應璧恐原奏不實乃計誘內使以賦俎之巧掩指鹿之奸遂以存積正引假作沒官積鹽不然歲增八萬而無妨于正課之舊當此中外匱乏之秋諸臣當先請之矣惟是歲鹽之行止有此數額外添一引則額內必壅一引今歲辦之正課必不可減而恭進之追徵又將不容違內臣以實內帑結主歡而不肯已也外臣又以供邊儲維國勢而不能已也于是一切爲苟且之計始借徵堆鹽矣繼借徵空引矣淮北則借至三百餘單

淮南則借至七百餘單矣上年秋課借徵銀三十萬兩今春季銀三十萬兩又復議借矣夫人情有利則竭蹶而來無利則掉臂而去何況商人今各商之未盡去者繫于已借徵之銀且束于不可逆之法耳時勢至極恐利不能縻法不能束閧然散去淮鹽誰中誰支百萬邊儲責之誰乎臣愚不揣煩瑣冒瀆宸嚴無任隕越待命之至

閑稅虧減疏　請罷稅使

照得周官九職六曰商賈阜通貨財孟子以行旅出

途、列之王政、國家置立鈔關倣古譏市征商之法、下不病商、上藉裕國、內供賞賚、外濟邊犒、法至善也、萬曆二十五年間、東征缺餉、各關增稅有差、尚有額焉、及臣蒞事以來、備查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等鈔關、會計錄載原額、每年本折約共該銀三十三萬五千五百餘兩、又于萬曆二十五年搬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例也、及查二十七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四萬五百四十九兩零、二十八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三十萬六千一百三

十二兩零、二十九年各關徵解本折銀約共二十六萬二千八百兩三錢零、以原額約之、歲縮一歲、幾減三分之一、隨查各關監督預呈文案、在河西務關、則稱稅使征斂、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計一百六十餘名、今止存三十餘家矣、在臨清關、則稱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爲沿途稅使盤驗抽罰、貲本盡折、獨存兩人矣、又稱臨清向來段店、三十二座、今閉門二十一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閉門四十五家、雜貨店六十五座、今閉門四十一家、遼左布商絕無一至矣、在淮安關、則稱南河一帶剝來貨物、多爲儀真徐州稅監差人挨捉、各商畏縮不來矣、其他煩難、不敢一一陳瀆、大都人情熙熙攘攘、競利而來、各商不惜霜風跋涉之勞、不憚湖海波濤之險、以競尺寸之利、乃以稅使辛螫、視爲畏途、舍其重利不逼往來、是豈甘心、無乃稅使之害、尤甚於跋涉風濤者、則苛政猛于虎之說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多之于此、必損之于彼、皇上得無以連年稅使之供進有餘乎、不知其所朘削者、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即此一項、則各項錢糧、種

種逋欠、皆可例推、是若輩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不惟病民、抑且病國、伏惟聖明留意裁焉、臣愚幸甚、國計幸甚、

九卿機易山開採疏

請罷福建開採

頃者福建土商張嶷等、串同羽林左衛百戶閻應隆具奏海澄縣界外机易山土產金銀、欲自備船隻人工資本、前往貿易淘取、歲進金十萬兩、銀三十萬兩、竊計張嶷等之所以敢爲是說者、其端不過有五、曰藉兵也、專利也、弛海禁也、勾倭也、爲逋逃藪也、凡此

皆奸人變詐爭難窮詰而東南半壁天下安危利害實係于此臣等敢避煩瑣而不爲　皇上一陳之乎蓋良民自愛而重偷險誰肯出沒於波濤洶湧之中必兇徒逋囚罷吏黠僧無行義之尤者若輩置之里閈編之保伍猶慮爲變豈可令其揚帆海徼與諸夷人因緣射利外交內訌幷陰示我之虛實則潛輸我之利器樹兵將來爲國大害一不可也吳楚幅幀之內非荒徼海外比也其間稅使煽虐民且起而甘心以堂堂天朝與波斯小醜競驅儈刀錐之利于濱渤

無際之區無論非體萬一獷悍之性不可向邇狼子野心稱亂內出是我招之而彼應之辱國損威二不可也說者以爲呂宋爪哇諸國恭體海上歲收番商港泊之饒流寓貿人室生聊賴而憚於海禁故託爲媒利之說以巧取明旨而憑陵有之從此連艘往來糾衆出沒誰敢詰問二百餘年之海禁一旦而弛三不可也倭自釜山一道待時觀釁何嘗須臾忘我哉此輩一中其餌相與反戈內嚮如嘉靖間汪直徐海輩勾引諸酋所至剽掠爲患浙直閩廣幾不可支此

非已事之明鑒乎四不可也聞者稅監輩出四方士命厠跡黍階彼固逆料聖心仁愛而礦稅之不可以久也片紙一停自知竄身無所故先爲是舉者毋亦預營兔窟以爲逋逃嘯聚之鄉異日憑山環海掠邑攻城鬥庭致寇腹心遺災卽籍縣官數十萬之丁壯徵少府數十萬之金錢以從事于此有未易以撲滅者五不可也夫揆之事情之利害其不可類如此柰何任其熒惑隨言而隨信之以貽無窮之隱憂哉

覆兵科申飭邊防事宜疏　邊防事宜

看得國初九塞之餉取給民屯正統景泰始有請發成弘以來歲有新增視之國初寖失初意嘉靖年間虜患告急請討轉煩四十五年擬定經制視之弘正中者不啻倍蓰萬曆六年刻定會計錄視之嘉靖中（邊餉之變比）所定者又有增焉至今三十一年在宣大山西以虜（卽宣大二鎮之數減去所以見怯時變而數均本不可數）王款塞不至溢額在薊密等鎮以十九年閱臣重定（此係十餘年來邊鎮額之參議不能詳也）經制增損大略相同惟遼來一鎮陝西四鎮視會計所載又數倍之通計一歲所出共三百九十四萬一千八百四十兩有奇而民屯鹽茶引目不與焉太倉

一歲所入盡以償之臣等每一披閱不勝寒心乃荷
戈袈傴動苦無兵索餉呼庚又苦兵衆得無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乎荷蒙　皇上納科臣之請責令
臣等亟圖振刷滅轉虛爲實之一會也謹將本部屢
題及見行事例具欵申飭聽候聖裁
計開
一定經制照得九邊原有經制若今日之經制明日
可增則不經不制矣或者地方有警偶行增討原謂
事寧卽止乃事寧而猶然援請未止也或者請于逃

故額內通融不知士馬逃故應稽扣還官克抵年例
原非可以輕自那移縱云暫抵而今年此項旣請通
融來歲別項又請通融勢將何以繼也請及今閱視
之年速允兵部之請欽定九邊閱視按臣將九塞經
制擬爲定例某項應革某項應存總計實在若干之
數自後歲以爲常不得分外請增其各鎭自額設營
伍及督撫標兵而外一切公差各官自有應供防護
不得別收軍丁寄名領餉廢兵有定額餉有常支
一催民屯照得國家養兵之法原靠民屯近來各邊

姑息民屯以爲可緩而倚望京運以爲可常此內帑
之所以日虛也該臣屢疏條議凡係民運錢粮比照
解京錢粮責令巡撫會同餉臣一體叅罰軍衛屯田
附近有司者聽有司徵解不近有司者聽該道封櫃
發衛徵解毋落奸弁之手兩奉　明旨未見遵行相
應再行申飭附入考成其各邊有能開墾地畝上納
子粒若干者卽以今見行開納事例取邊鄖實收到
部與之應得職銜至于鹽商開中鹽引務遵　祖制
上納本色毋得槩狥折色之便致損邊儲亦漢臣移

粟實邊之策也
一稽虛冒照得兵責精不貴多國家養兵稚其用也
若共以有用之金錢養無用之驕子出公家之積貯
定債帥之私囊可容無問乎一營之中自將領以至
中軍千把總各占役不等下及書記隊長皆占火軍
數人士馬逃亡那移時日止報一二以塞虛文甚有
無人而月粮寄名而存籍者如薊門南兵獨糜厚餉
今則人不必皆義烏技不必閑彈射矣各處家丁原
稱精銳今則僮稚廝役盡月雙粮矣合無行令邊臣

于收驗之際，嚴加査覈，仍令各營置立花名格眼文冊，每軍一名，下虛十二格，塡某月支糧，或某月逃故，至某月頂補，遂塡格內，一切收糧，必驗准之日爲始，毋得借名收造，在先尅支糧，偷其單糧補單，雙糧補單，不許掰汰二補一，以滋弊竇，每年邊郎春首，先將各營應支錢糧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應支銀若干，至年終將支過之數，造冊送部，要見某營通計一年已支過銀若干，該營將領有能于應支銀內十分爲率，節省三分者，移咨兵部，破格擢用，二

分者移咨紀錄，溢額者從重參究，近例邊郎復命，一疏其薦劾之辭，不必沿用四六虛語，止開某營某官節省沙汰扣還寔數，及破冒實跡，庶便責成，以明職掌，至于秋青採艸，每軍一名，自有定規，薪水養廉，每官一員，自有額設，其他供應有司驛遞之事，原與將領無干，山人遊客，星相雜流，奉有　明旨，屢行禁革，倘指此科歛各軍，分外採辦，及隱瞞逃故者，則國家之三尺在矣，相應嚴禁

一親收放，照得倉庾收放，各軍之命脉係焉，京倉近在輦轂，監督司官晨夕臨之，猶有奸弊，况邊倉于分司窵遠千百里之外，而委之一二胥役之手乎，合無通行各邊郎中等官，凡過收放，其鎮倉及附近倉口，務要親自收放，無郎中處，則責之兵道，窵遠百里以外者，則責之管糧通判，毋得憑信倉官，恣其出入，其管糧通判，容臣移咨吏部，聽其擇還科甲有才望者爲之，准其優遷，行取，夫邊郎邊道，俱愼重其選，豈以府佐而獨以邊方爲劣者乎，至于召買料艸，有等奸商領銀在手，不行上納，候兵馬到境，踹時折乾，虛應

尤屬可恨，目今閱視之年，應聽閱臣從重查覈，有仍前等弊，則管糧通判，應以不及論處

一査雜課，照得科臣揭稱，隆慶四年，題覆疏內，除裁冗費一節，容臣次第疏請，其餘塩屯清邊費各一節已列上，欵外，其通錢法，清贖鍰，核班銀等項，俱皆見行事例，而實效罔臻，誠若科臣所言者，如錢法一節，自二十六年行搭放之法，頗覺疏通，然黃銅之在南工協濟者，歷歲未完，近日召買蕪湖者，尚未就緒，以致動苦無錢，則督催之法，當嚴也，各省鼓鑄，屢奉明

有而事碍通行或酌地方之便于存留公費量准輪
納以示招徠法行自上下必有應者則各撫按之酌
議當容也惟正之入自稅粮而外如商稅罰贖事例
稅契弓兵曆日富戶納班等銀皆四百萬內之額所
當嚴禁借支私費責令解濟京邊仍聽巡按御史稽
查恭處者也陝西向有開中茶引或以濟粮艸或以
拯荒民或以抵衛官之俸後因碍于茶法准題不行
惟遇年荒有警暫一舉之當此匱乏之秋所當轉行
茶臣量議以暫濟燃眉者也

題國用匱乏有由疏　國用匱乏之由

蓋國家錢粮徵收有額曰稅粮曰馬艸曰農桑曰塩
鈔者為正課各運司者為塩課各鈔關者為關課稅
契贓鍰香商魚茶屯折富戶等項為雜課內除徑解
邊鎮外大約三百七十餘萬兩此外則開納撙省軍
興搜括等銀為非時額外之課大約五六十萬不等
合此數項方足四百餘萬之數以當一歲之出年來
權宜開採之命一下各處撫按司道有司皆仰體
皇上不忍加派小民之意遂將一切雜課如每年山
東之香商等稅一萬五千五百餘兩福建之屯折等
銀三萬四千八百餘兩南直隸徽寧等府之稅契銀
六萬兩江西之商稅塩課等銀二萬六千七百餘兩
攺歸內使而臣部之雜課失矣其間雜課不敷誅求
無藝百姓不得不以應徵之銀錢暫免箠楚有司不
得不以見完之正稅量為那移為上官者亦諒其愛
民萬不得已之衷而曲為彌縫以致三年之間省直
拖欠一百九十九萬有奇而臣部之正課虧矣山東
運司每年分割去銀一萬五千餘兩兩淮運司別立

超單八萬引而臣部之塩課壅矣原額關課三十三
萬五千餘兩二十五年新增銀八萬二千兩今則行
旅蕭條商賈畏足止解完二十六萬二千餘兩而臣
部之關課奪矣高淮開納中書李敬開援撣使而臣
部事例之課分矣關中軍興撙省等銀每年七萬餘
兩盡抵礦稅各省援請而臣部額外之課虛矣他如
南直隸蘇州等十八府州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
九年止袍價軍餉造船等項借過本部銀三十八萬
七千六百餘兩浙江自十四年起至二十九年止袍

假借過本部銀三十三萬八千五百餘兩陝西羊絨協濟自十三年起至二十年止共用銀一十四萬二千五百餘兩又用議留陝西濟邊銀自二十五年起至二十九年止俱于太倉補發過銀一十五萬兩雲南自十二年起至三十年止每年題留提聚可解京課銀共五十七萬兩而臣部之逋課又如此此其多矣。國家利源止此數項而乍在握以中官天下錢糧止此額數而處處自爲那抵當此之際欲開利孔則無可復開欲急催征則勢難再急譬如縛手而求持繫

足而求走也抑已難矣而年來征哱之費用過銀一百餘萬兩兩次征倭之費用過銀五百九十五萬四千餘兩征播之費用過銀一百二十二萬七千餘兩。鋪宮典禮之費用過銀二百六十萬餘兩節年添進買辦共用過銀五百餘萬兩入者如彼出者如此即全盛之世所不能堪而況今日乎老庫將竭京糧告竭太倉無過歲之支漕運有目前之阻九塞之兵動言鼓譟徐穎一帶近有揭竿從古以來未有公私匱竭如今日之窮者皇上聰明絕世事事周知試察

（神廟中末年[illegible]）

臣茲所條有一字欺妄否臣部職守既奪既分臣尚別可措手否夫傾斂與併止其需孰急此盈則彼虛其數甚明皇上誠穆然深思毅然立斷遠者臣不（即能如）敢望第猶行十年前之政事而臣部得循十年前之職守臣所以待天下入者猶夫故也即所以備皇上出者猶夫故也內釋匱乏之憂外彌叵測之變是在皇上一轉移間耳不則朘剝倭漁民害已極支撐展轉臣計已窮臣之要領固不足言而皇上之金甌大寶臣亦不知其所終也

（此爲臣所不及[illegible]）

止山西關稅疏　停止增稅

照得權採一節停止之日屢奉明綸臣等顒望之心詳在公疏惟是事有無關于稅額之損益而實係于邊鎮之安危者臣愚以爲罷之甚易亦甚便也敢不爲皇上指陳之則近日山西撫臣白希繡所奏石嶺關之稅是已夫所稱山西全省稅銀四萬五千二百兩爲定額者亦一時撫按諸臣仰體皇上不忍加派之心不得已而定之百姓賴有皇上不日停止之言亦暫相安而以爲定耳使其不足于定額之

中而別爲搜括臣等尚謂錢貨爲輕邊疆爲重乃今山西每歲之稅無從期無與數也　皇上試一按稽之曾有一次之短欠否則石嶺關之稅復何爲乎定額之外忽起事端群小猖狂鼓粉稅使既于正額之内陰肆侵漁又于正稅之外明開騙局計其所得毫于正課無干不過以小民之膏脂填群奸之私橐而已況三關之外與腹裏不同古號雲中沙磧苦寒一無所出軍民仰給憑此一線之通疏稱所收者皆小麥燒酒羊毛茄蒜等物商賈往來原無厚利而群小

攫奪動稱至尊此等瑣屑豈不貽羞朝廷虧損盛美乎且邊鄙軍民寧知事出群小將云稅額定矣胡爲又增問嘗莊誦不日停止之旨矣胡以反甚咽喉阻塞米鹽不通行旅蕭疎閭閻待斃國家之禍患臣知不遠矣且今虜王挾賞邊關震撼萬一外有窺伺之奸內激溼原之變飢寒怨讟之衆一呼而起嚮之群獸露爪而奔不知我　皇上其何方以收也伏乞特賜乾斷勅下稅使堅守前議毋攻初心將石嶺關之稅速行停止則三關軍民有利賴焉實我　皇上無疆之福也

錢法疏　　疏通錢法

看得疏通錢法禁止盜偽累經奉有明旨不啻三令五申原議制錢官民並用凡軍粮商價俱要銀錢三七兼支每銀一錢以五十文爲率按以時估于民固（欽遵鈔法通行務官給而官散）無虧損計以本費于國稍有積羸誠公私兩利之術（之者有一無上則民知其無用而自難通行矣）也柰沿襲漸久銀錢價值低昂屢變向循增至六十餘文今則六十七八文矣將來消長尚未可知惟就今日亦可謂濫觴之極者彼估賤而貴用之則衆口

講因其賤而賤用之則國本蠹至使欽定信額不遵率于輦轂之間而臣子區區籌畫尤苦于掣肘而難行臣憂滋甚夫等一制錢耳何先後貴賤懸殊乃爾臣以爲錢法之害有四曰盜鑄之與雜用也市價之多岐而流行之未廣也制錢固自有真乃姦宄之徒以彼私造贗物與制錢夙行于市非以僞亂真而陰壞吾法者乎官鑪之制惟一然閭閻流布頗有所謂紅黑背面色條光薄之類不勝指數非以雜淆純而觕勝吾法者乎市價之乎家辦也自假雜之錢出而

五文之數窮斯眞僞同類而共賤之矣是低昂任柄而操吾法者也令甲之遵宜同也今竇源殊歲巨萬之鑄旋轉僅在都門百里之間過此卽格而弗通焉是壅塞爲患而阻吾法者也抑四者之害雖同而盜鑄爲甚頃者錦衣衛都督王之楨緝獲人犯私鑄明有其人矣調停錢法臣部司之禁緝奸盜在柄法諸臣司之僞者不革而望眞者之通臣之所不敢必也

三爭店稅疏　福王牧稅

看得錦衣衛帶俸指揮謝文銓所奏崇文門外店稅

卽福王亦稔知其苛請除五款獨將各項客商雜貨俱入官店發賣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宿以啓爭端此其意甚美而其詞甚可味也臣愚奉旨査行敢不將順顧反覆思維有必不可行者十焉據所奏官店爲間二百有餘兜攬客貨且停且發則所用攔截徵收稽巡盤驗非千百其人不可此千百人者不招而集不鼓而趨亦惟是垂涎此店自爲鮮衣美食良田廣宅計耳千百人待此饜心而爲之商者不傾貲竭髓其將免乎其不可者一獻店原曰牧租今改徵稅矣開店原議停宿今兼發賣矣款例如此施行謂何無論漸及五款更有不止五款者矣其不可者二且就以雜貨論之都城內外强半此雜貨也其停其賣必羅而積之一區積則壅壅則遲姦人揣緩急之机明挾權而横索商人貪速售之利姑忍痛以乘時顧此商不遠千萬里而競錙銖所經水陸關隘不知幾犯虎狼幾割肌肉庶幾望見京師而復爲此輩所把持所剝削也忍乎其不可者三輦轂居民別無耕鑿之利置店聚商聊用餬口今不許附近私店擅行停

貨是坐困也一懸私店之禁漸開挾騙之門將來何地不爲附近何事不爲擅行恐市人束手無地可容不至驅而群聚爲非不止也其不可者四天下熙熙皆爲利來誠如得不償失害復隨之誰肯以貲爲嘗以身投穽惟有裹足走耳皇上試問今日之都市視十年以前貨物盈虛相去幾何價值相去幾何固知四方行旅不願出途者多矣寥寥此商尚將驅之窮恐今所空者私店不逾時而官店亦空卽群小何利焉其不可者五且官店所停宿發賣之貨卽宜課

司所抽之貨也宜課司所徵之稅卽所進大內所解
太倉之稅也假令商賈不至市肆日虛則門稅必不
得如常而正供必不得如額事有必至咎將誰歸勿
謂臣今日不言也其不可者六然此猶以利言也鳥
窮則啄人窮則亂日今商民洶懼訛言繁興萬一事
在必行變可立須如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內稅徒劉
人倫亦嘗建議及此不數日而譁然騷動旋卽報免
夫以前日之所不能行　皇上之所不能得而顧以
福王試之柰何其能監謗而止亂乎其不可者七夫

民邦之本也京師天下之本也今四方眷眷不可謂
無事矣都門咫尺之地密邇宸居謂宜沃其生机葆
其和氣庶幾重京師以重天下而驟厝之窘迫之使
掉臂思逞爲蕭墻憂其不可者八况福王享有祿俸
豈共患貧區區店稅雖商民所費不貲而進奉福王
者無幾就如謝文銓所言雜貨一車徵銀八分歲纔
得五千緡耳此五千緡者得之不過毛羽之輕而釀
之則係泰山之重無論堂堂王國不宜與小民爭刀
錐之利卽福王新出府第　皇上正宜訓之以儉閑
之以仁貽之以制節謹度之實名柰何以群小之利
媒而令福王爲怨府乎其不可者九此一店也號召
百千虎狼窟穴其中而擇人以食致使市貨壅行旅
散游手無賴相聚作奸而閭巷心非輕語變亂尉國
家之正課損賢王之實名卒乃貽　皇上以一閧之
愛訐孰有不便于此者其不可者十也伏乞　皇上
深思遠覽細察臣言收回成命此非獨愛商愛民亦
甚所以愛福王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余 鉉伯玉 參閱

曹給諫奏疏

疏 曹于忭

官缺政弛回祿示儆仰乞聖斷以興聖治疏

官缺政弛

兩相未久缺下了被力力繼紀燹又至光泰之際

臣惟皇皇上帝，亦須雷雨風雲，各司其職，亘古君王，匪藉臣鄰庶寀，不致于理，安有閣部台省寥寥之人，諸務停廢，如今日大小臣工，連篇累牘，脫扼舌枯，請之不得，聖意淵微，誠不可測，頃者火災示異，朝房半燬，夫朝房者，朝臣栖止之所也，朝臣既缺，房于何有，昭昭之表，未必非藉是以啓牖 聖衷， 皇上安得漫然已乎，臣再四思維，意者臣下奸違，仰負 聖明，故向來一切點用，過于慎重，第國家喫緊重務，莫踰于此，惟當講選用之良策，不宜久躊躇而滋廢弛也，臣請歷數之，一則先是輔臣爰立，持軸秉衡，非不委

竹[illegible]公一將但是部青[illegible]主數十人又一更也

重，然燮理天工，情態畢露，以致南北諸臣，交章論罷，目今枚卜遲延，似懲乎此，顧難噎之懲食，食詎可廢，則亦如近時言官條陳，內外互用，南北並取，而又勿採虛望，務核實行，其偽辭欺世，末路變節，熟軟挑拘者，不得與推擇之選，是在嚴諭部院而已，何患不得人成治也。二則大僚每缺，奉旨推用，既經推舉，屢掛彈章，及至催請，猶然兩名，薰蕕未分，黑白揉雜，祇長奸萌，大非政體，近奉 聖旨，諭吏部折衷衆論，務求至當，方許疏名，大哉 皇言，允合肯綮，何不即令該部一槩詳註某某宜列名，某某宜點名，開寫簡明，恭候欽裁，頃刻之間，便自清楚，且 聖諭有云，其或舉非其人，科道官即行糾正，毋得點後譏訛，曾推之後，既干清議，而該部尚爾列請，倘僥倖冒進，則言官將言之乎，抑不言乎，不言則非糾邪之職，言之則爲點後之瀆，何所適從焉，三則三五大臣，不啻晨星，或一人之身，催補幾缺，驟見疊出，頗復厭觀 皇上每命另推，無非廣求賢雋，而至再至三，仍此數人，總由任用不預，故致臨期乏人，如是耳，蓋卿貳久缺，乃無以

備正卿之推將撫久缺乃無以備卿貳之推壅滯既爲常事資俸每不相應況林下耆英一擯永棄以有用之材徒令沉淪者多矣正宜略既往樹人之不給而廣爲簡任豈可俾將來寥落之益甚而緩急無資也四則科道以言爲職爲國發奸不辭任怨然在憂國奉公者必謂讜言不可已懷私保祿者則謂生事而可厭其被論之人復口鬮辨既若聚訟又或因言而去則被言官爲逐已而橫議滋生矣夫被論飾辯明禁森嚴其因言求去情亦不同爲有反躬引咎避

疑怙隱以全大臣之節者有一事偶誤無損平生雖求去而衆共原之者亦有口談泉石心戀爵縻求去之疏或致數十不過傳之邸報以塗天下之耳目直（此言乃爲援鼎而黎升之論也）至事理窮迫勢難駐足則于異已者拉扯而去恐發其平日于同已者實緣使入仍托以未竟之私但知自便身圖豈顧觸延宗社故言路壅塞正士緘口則奸邪之輩如前所言者莫不彈冠而相慶以　皇上之神明燭破此套而考選科道亦自不容緩矣凡此卜相也簡大僚也急樹人也選言官也言者章奏幾滿公車而臣復喋喋惟以國事艱挫士風委靡民生困苦邊政頹敗咎在無人今茲朝臣空署爲焦土上天之意亦復彰彰可睹臣備員言職不敢隱默

遵例盤庫敬報空虛之狀仰乞聖鑒亟圖長策以濟國用疏　府庫空虛

該臣等接管巡青茲當歲終遵題准事例據京糧庫開造收過放過及借用過各錢糧數目文冊前來遂一查算明白臣等于本月十九日會同戶部貴州司主事王與親詣該庫查兌除鑿掃些微給商外見在

銀兩並無毫厘尚欠諸商艸頭價值二萬五千有零謹將造完文冊親齎奏繳臣等竊惟京庫錢糧每歲額入三十萬額出二十萬額存十萬歷考昔年至百有餘萬以備非常之需今乃一空若洗亦殊凜凜矣夫諸商辦納血枯髓竭則下窮辦納不前艸場無儲則上亦窮是烏可不深察其故而區畫之也大抵京庫之空虛由戶部之挪解戶部之挪解由邊餉之不足邊餉之不足由太倉之缺乏太倉之缺乏則濫觴漏卮其孔未可殫述而其大指以錢糧不歸款項經

費不備規制兩端已何言乎款項假如外有太倉庫有京糧庫而內有十庫等庫通者承運庫戶部傳討錢糧該部具疏告匱求　旨免三分之一猶不能供皇上何不渙發明諭逐款開坐太倉錢糧應辦何項京庫錢糧應辦何項承運等錢糧應辦何項節金花一節正統以前解貯南京原辦何項逆後貯之內庫應辦何項各遵職掌勿相侵越內府外府總是　皇上之財內匱外匱俱軫　聖明之念亦何至今日日大倉明日日太倉直令空匱無策東那西借奪餓商

之食以給邊軍而今年邊餉尚缺八十萬兩是軍與商俱餓也何謂規制如九邊之餉歲費京運民運七百一十萬有奇較之　皇上初年已逾一倍較之弘治已前更逾十倍昔也解少而足今也解多而不足皇上何不發明諭諸如此類根究原委勿憚屯政之難清鹽法之難理虛冒之難汰安見其不有所濟其光祿一切各費廚役等一切各役　祖宗時果係若干近年果係若干一復舊典上以昭　聖明之儉德下以袪積習之冗濫亦何至一歲之出浮於一歲之入甚至入以二百餘萬出以六百餘萬既竭力搜括苦心那湊亦焉能繼大變安無事不可狃也意外之虞世所常有也今時何時亦多隱憂之秋也先年寧夏之役費餉銀凡二百萬倭之役費餉銀七百八十餘萬播州之役費餉銀二百餘萬脫一旦有不必然之慮或虜馬馳騁或軍士脫巾或潢池竊發其何所措手乎臣等備員言官國家大政何得斂嘿而目覩府庫空虛已極不勝杞人之憂敢輒披瀝上奏

鍾　奏疏

疏　鍾羽正

條舉科中事宜以明職守疏　科中事宜

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辜虛後跋前動輒得咎閣十餘載免訾謀者十人一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橫被口語無能以民去者即去為他官猶從後仆之黨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殷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鬨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省臣下當具末流揣已自劾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

無負此官者，輒爲妄議披歷而陳之。夫取予雖交上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局戶，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閑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迎逢埋然而不忌，於（文選進人材有旧事否皆宜廣通見聞無取附尸也）是有冠裳擁集，筐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解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沉酣，經明禁者屢矣。（此定京師第一可省事）臣自人仕途，仰告此事，時時感額應之，不能過三爵（戶部升可惜了乎）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寬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

臣請一切謝絕，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恆置疏保留。保留非諫也。而有時乎爲諫，則雖不諫而以諫視之宜矣。上不足爲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呂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衆可乎。人材遺佚，誠爲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爲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爲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爲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求，拊髀之嘆。奉旨公舉者擧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擧之端可乎。以致科中內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內者不數年而建牙，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後者栖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即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奉爲平也。臣請循內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爲京卿。成必進五六人，而爲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內外久速畧相等也，意亦可乎。陞轉之塗，本緣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蜂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

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於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同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徼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門先進曰，吏部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畫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爲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

朝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
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肩
而受賜，此自來舊體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以爲
允，而吏科得下坐，人以爲自陳三漢始然此（則當時江陵奪情者） 朝廷
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讓也。宜
復其舊可也。至於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
人心不遠。請下詔上裁，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
臣不敢置一毫私意於其中也。

條議閱視事宜以圖實效疏 閱視事宜

臣惟天下之事，怠于因循，奮于振作。至振作之中而
行以安靜省約，則尤善之善者。日者 皇上允閱邊
之請，而又戒以勞擾，可謂洞見利弊矣。第所謂勞擾
蓋有數端，臣竊嘗有概于心，顧思以爲此奉差者事
也。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奈何以謭劣之見，從旁談其
短長，而又復思卑乃王事也，疆埸之憂，不遺漆室，行
者效其力，居者畢其愚，于臣職亦無不可言，即言之
無奇，又何敢匿其款啓之明，不一陳于前耶。除綜覈
之法，作用之能，顧人精神智慮何如，不敢妄議外，其
有積習常弊所當議者，用是列爲六條，有裨邊計，伏
乞 聖裁。

一曰杜私交。臣聞綜覈之與公，則明私則闇，人之智
故不相遠也，惟以私情撓之，則顧體面，隨囑托，而法
爲情撓耳。不思閱邊何事，而可緣此以養交哉。往者
差臣未行，則地方官或投書啓，或用禀揭，遍于京師
而又至也，則有宴會下程，行也則有謝儀祖餞，豐盈
餽遺，深相結也。夫既與之結，即與之狎，既與之狎，安
得不爲之地。有相綢繆殷勤，而能明目張膽，摘發其

非者乎？此公私不兩立之說也。臣乞嚴旨禁之，命下
之日，門書迴避，不接私書，如前數事，地方官行之與
差官受之者，皆以不典論斷，則私交絕而公道顯，即
有弊端，可勁氣叢之矣。此閱邊第一當華者也。伏乞
聖裁。

二曰省供應。今邊事至急矣，明主旰食，舉朝萬口，此
非人臣忘寢與食時乎？乃聞者閱邊一行，經過有司
爲之豐酒食，餙傳舍，鋪張玩器，至靡費矣，而戚繼光
一鎮，凡用奇花排列，至三百金，他可至也，行者又不

自變，多携伶人游客至數十人，日夕酣歌，流連光景，登高覽勝，伐鼓飛觴，此何等時，何等事，而淫縱至此。且費何從出，非剝軍民之脂膏乎，閱邊以厚邊也，而剝以自奉，其猶人哉。至于差臣所至，司道委官，班聯隨從，地方館穀，暴費無涯，蓋差臣費者十一，而隨行費者十六七矣，尤可恨也。臣乞嚴旨禁之，如前數項地方官奉之，與差臣受之者，皆以不簡論黜，仍不許多帶司府官以滋供應，則糜費省而風采振矣。伏乞

聖裁

三曰革京書。差臣出也，所藉以計筭錢粮，行移作稿，書寫本章，必有吏書矣。此輩固雅非良善也。一聞差官，多方鑽刺，乃有積歲棍徒，罷閒官吏，賄求有力者，深相囑託，既得相隨，惟思詐騙，假以傳洩語言，改移賢否冊籍也。故使駁查申詳也，索其差錯，賄而入，即罪可爲功，賄而遲，即功可爲罪。蓋有鑽隙相通，鑿墻匿賄者，神奸秘計，玩弄差臣于掌股，而顛倒武臣，索之重賄，不饜不止，差臣固不能爲目防之也。聞向閱邊，蓋有以劾黜縣丞，問革監生克書辦者，藉令不圖

重賄，肯甘此乎。此其爲害行奸，權重于差臣，而軍官陰奉之，亦甚于差臣之可畏。軍國重事，乃爲此輩囊筐，與言及此，可爲扼腕。敢乞嚴旨禁之，京中書辦一人不許帶領，書寫本章，則取之撫按，書筭行移，則取之司道有司。此輩在在固不乏也。然此之京中者稍收斂矣，至于題奏本章，即字樣小差，亦望

皇上寬宥。蓋寧負小失，去此大奸，固一愉快也。伏乞

聖裁

四曰愼委官。蓋彙者一人兼閱數鎮，勢不能徧也，于是則有委查之官。大城巨鎮，差臣自閱之，其餘城堡，則司道府佐代之。藉查諸臣，不謂盡不賢也，然彼自有職觀，轉委稍輕矣，勿論鹵莽報完，不肯殫其精力，即精且覈矣，而地方文武官，雅故所狎習也，督撫臣雅故所趨奉也。一旦發其弊，投鼠不忌器耶。此猶賢者也，闒茸者流，則又徽瀋籬，抱苞苴，縱容胥吏，交通關節，掩玷匿瑕，爲之周旋，以施德于地方，兾食其報，地方官多方科斂以充之，功罪未明，而軍民已大擾矣。夫人主憤邊臣之虛浮而不之信也，故委耳目之臣查之，乃奉命者復不自查而委之各官，各官復爲

地方官能絡而相通相欺以文避法則閱邊之取猶然地方官爲政耳則何貴差官以查之又何貴移按臣所查而改差也今一邊一貴有何不備而復踵舊習臣乞嚴旨禁之城堡大小必須親閱不許專委諸官至于事當推勘勢難徑行者亦須愼擇風力剛方者使之有敢仍前濫委苟且了事者以不職論黜則必躬必親私黨破而綜覈眞矣伏乞　聖裁

五曰處公費夫閱邊者數軍實也兵食有冊戎器有冊以致批申牌票無論衙門大小皆須紙劄工食充

之費甚多也軍官以科斂爲業無事尤藉口剝削而況當此公費斂益橫也故一遇提查即行科斂不曰紙劄即曰打點用者一科者十冊未上而家肥矣軍士苦於數取數奉而不能給則叩月餉足之此無異扼其吭奪之食也是閱邊之舉徒爲武弁開利孔而貽卒伍禍基耳無惑乎一遇稽查疾首稱苦臣乞冊籍可省者一切免造但取底劄簡查至不可已者勅下兵部轉行巡撫巡按官量其城堡軍卒大小多寡計費而爲之處于應動錢糧內支派大抵寧使有餘毋使不足差臣將至領而用之事畢免其稽查故有指稱公用科斂一錢一物者從重究治則騷擾塞而戎士甦矣此似小節然于軍伍便甚伏乞　聖裁

六曰略粉飾古者戎政謂之軍容但取精堅不求觀美圖實用也今軍官沿襲久矣平居敝甲凋兵十不一全慢不修整一聞閱視急爲粉飾修画攘攘造治旗幟鋒鉦笳鼓煥然一新所費皆出于下而又使之礪甲鍛兵朱綬蘇韋竭費以飾之差臣未至而半歲之餉盡矣且非有實用也譬之病者肌骨痿痺手足

惰窳乃徒衣文繡塗粉澤何益乎故凡粉飾鮮明者皆平素不精而掩耳目于一旦者也臣乞勅下兵部先行邊鎭一應兵甲城池十分破壞者從實修理至于堅壯未毀者止照本色待查閱視諸臣務求實用城不必新而要之深厚兵不必耀目要之精好有敢循以修理恣行科派并粉飾虛文者定以不職論黜則軍實精而下不擾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彝仲

張　官處中　參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邊論　王任重

公為陝西行太僕卿有此論詳于延綏寧夏之鎮甘肅則未備及之以其鎮非其經歷所及故也

一邊墻延綏鎮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寧夏花馬池東界止共長一千一百六十里

黃河岸三十里至黃甫川堡住守備（住者即住劄也）十里至清水營住守備三十里至木瓜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孤山營住參將四十里至鎮羌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五十里至神木堡住東路參將三十里至大栢油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栢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高家營住參將五十里至雙山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常樂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榆林鎮城住鎮守總兵官左右營遊擊二員輪番入衛遊擊四員坐營官一員撫夷守備一員四十里至保寧營住參將四十里至響水堡住操守二十里至波羅堡住守備四十里至懷遠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威武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清平營住參將四十里至龍州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鎮靖營住中路參將八十里至靖邊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寧塞營住守備四十里至柳樹澗堡住守備五十里至舊安邊營住西路參將五十里至磚井堡住守備六十里至定邊住協守副總兵三十里至鹽場堡住操守

寧夏鎮東自鹽場地界起而西沿邊繇花馬池至橫

城馬頭而北循大河至北長城而西接賀蘭山山進南至中衛轉西接固原鎮靖虜界止灣環共長一千一百二十里

鹽場堡西界二十里至花馬池堡住東路參將六十里至安定堡住操守六十里至興武營住遊擊三十里至毛卜剌堡住操守四十里至清水營住操守四十里至紅山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橫城堡住守備五十里至金貴堡住把總三十里至李綱堡住把總三十里至鎮遠關長城東閘門迤西沿邊二十里至威

鎮堡住操守二十里至寧朔堡迤南順賀蘭山七十里至鎮朔堡住操守三十里至洪廣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北堡住操守四十里至平羌堡住操守六十里至玉泉營住守備四十里至大壩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廣武營住遊擊七十里至棗園堡住操守四十里至石空寺堡住守備二十里至永興堡住操守四十里至鎮虜堡住操守十里至永寧堡住操守十里至中衛住西路叅將三十里至馬頭墩過河南順河迤西一百四十里至喜鵲溝接固原鎮靖虜境界固

原鎮東自寧夏喜鵲溝起西至河州積石關止俱臨黃河土築邊墻并剷削山崕石偏坡共長一千四百餘里

喜鵲溝地界三十里至大廟堡住防守四十里至永安堡住守備四十里至哈思吉堡住防守五十里至分水嶺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迭烈遜堡住防守七十里至靖虜衛住叅將九十里至平灘堡住操守三十里至大浪口堡接蘭州境界九十里至一條城堡住操守五十里至什字川堡住防守七十里至買子堡住防守五十里至蘭州住叅將九十里至西古城堡住防守八十里至積積灘堡住防守九十里至馬家灣堡住防守五里過黃河接連河州地方土邊一道險隘石柞一百里至党家堡住守備土山剷削山崕無邊墻八十里至千觀臺堡剷削山崕無邊墻一百里至弘化寺堡土山無邊墻一百八十里至積石關木柞無邊墻河州正南至新洮州五百里新洮州至舊洮州一百里河州至歸德所約六百餘里洮州至歸德所約八百餘里歸德所舊洮州最為孤懸

前件查得邊牆之設自延綏始遏套虜也河套古為內地今為虜巢古之防虜以青山為界遠在黃河之外數百里今之防虜以邊城為界縮入黃河之內百餘里吁可嘆哉然既無青山之界限又無黃河之阻隔（地險如故特邊墻）所以遏其奔突而緩其蹂踐者猶全賴此邊墻耳（所以修築傾而民力耗也）且延綏之安邊定邊及寧夏之花馬池興武營一帶陡遇風起飛沙壅淤幾與墻平號曰沙湃虜騎出沒如履平地然夫衝邊危墻防禦惟艱宜將卒不容頃刻懈也況洮河無邊墻者又當

何如其競惕耶。

一虜情

延綏鎮近堡住牧虜酋十三枝。部落共約四萬有餘。黃甫川清水二堡邊外東虜順義酋流來頭目卜吉素。什剪啞器等俱次強部落約四千有餘在地名牛武城卜黑灘等處住牧。木瓜園孤山鎮羌三堡邊外套虜酋首莊禿賴阿不害溫庫兒等。俱稱強盛。莊禿賴最狡悍。部落約八千有餘。在地名長沙溝白虎川等處住牧永興神木二堡邊外虜酋蟒素兒明愛最

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在地名蒲灣白海子等處住牧。大柏油柏林高家建安四堡邊外虜酋阿計大圪塔台吉沙計台吉等。俱次強。部落約五千有餘在地名撞竜山大河掌驢兒山等處住牧。雙山常樂二堡邊外虜酋炒忽兒打喇失歹牙氣等最狡悍。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大昣哇泥海子等處住牧。榆林鎮城邊外虜酋卜失兔幹爾察罕打哈他卜囊把都兒駝戴台吉等俱稱強盛。卜失兔最狡悍。部落約六千有餘。在地名老虎溝黑灘畔等處住牧保寧嚮水二

堡邊外虜酋百不利克只蓋虎禿太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神水灘棗兒海子等處住牧。波羅懷遠二堡邊外虜酋土昧把兒戶拆不能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柳海子長海子等處住牧威武清平龍州城鎮靖四堡邊外住牧。已故虜酋切盡黃台吉妻切盡妣吉男折答苦達太把兎頭目撒力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打狼河總管灘青山腰等處住牧。靖邊寧塞二堡并柳樹澗堡邊外虜酋莽克素打漢兒。素稱強盛最狡悍。部落約

三千有餘。在地名紅柳山兎窪山乾泥井等處住牧。舊安邊營并磚井堡定邊營并鹽場堡邊外虜酋捨打太失他太帖賴勤賽鐵雷等。俱次強。部落約三千有餘。在地名跨馬梁長湖牛王山蕎麥湖等處住牧。寧夏鎮近邊近河近山住牧虜酋六枝。部落約二萬有餘花馬池安定興武毛卜剌四營堡邊外住牧。虜酋着力兎打喇吃嘆炒克兎超兎那木僧革等。俱稱強盛。着力兎最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清水紅山横城金貴李綱等堡鎮遠關長城東暗門河外住牧。虜

酋宰僧又名打正及甲馬兎討太等俱稱强盛等住
牧狡悍部落約五千有餘鎮遠關迤西東暗門起至
威鎮堡寧朔墩邊外五谷河賀蘭山尾住牧虜酋丑
氣把都兒同弟若素阿不害俱稱强盛把都兒最狡
悍部落約七千有餘迤南順賀蘭山至鎮朔洪廣鎮
北平羌玉泉大壩廣武棗園石空寺永興鎮虜永寧
等各堡山外住牧虜酋炒哭兒先太喇叭阿把太青
把都兒俱稱强盛炒哭兒喇叭最狡悍部落約五千
有餘

同莊鎮河外住牧虜酋三枝部落共約七千有餘自
中衛至喜鵲溝大廟堡永安哈思吉分水嶺迭烈遜
靖虜衛至平灘大浪口接蘭州一條城什字川買子
西古城積積灘各堡河外大小松山住牧虜酋賓兎
妻并男卜木太又名阿赤兎及矮青華小布歹打賴
等俱稱强盛阿赤兎最狡悍部落約七千有餘內靖
虜邊外蘆塘湖濫箐禿張夫水米夾山皆遊虜往來
住牧之所乃由後諸酋之總策也過此則河州界馬
家房堡洮河邊外住牧酋首火落赤把爾谷克臭亦
郎古永邵卜阿榜真梱兎剌旦旦阿拜坤都魯歹成
等部落共約二萬有餘久住西海各酋不時移住莽
喇捏工等川火落赤見在八河西邊地名海剌兎住
牧坤都魯歹成見在肆邊河口迤南水草塘住牧真
相台吉克臭亦郎古三枝見住西南地名莫禾兒住
牧火真二酋較比延寧虜酋更稱强盛尤號狡猾總
三鎮邊外虜酋共約八萬有餘
前件照得夷情狡奔鳥聚變態靡恒即其平居巢穴
亦無定處有艸即聚艸盡則移矣而況形情又有

款叛之不一乎款則移帳近邊叛則遠徙河外近
(就牧但駕馭得宜可以……)
以就水草之便遠以避搗巢之患且閒滷移甘涼
者多叅虜也曷有常耶據開邊夷特其梗槩要在
哨探客備禦周旋幾可保無虞耳

一要衝

延鎮東起黃甫川接連黃河通河皆川平漫稍衝清
水營東西俱河川亦衝人瓜園堡地形甚險大衆難
犯綏衛孤山堡西有野蘆溝大川亦衝鎮羌永興二
堡山險林陡大衆難入綏衛惟永興之東有暗門溝

平漫一截似爲悉衝神木在平川河離邊僅十里悉衝大栢油堡與虜止隔一墻下有河川亦爲悉衝栢林堡有山險緩衝高家在大川近河悉衝常樂榆林保寧三處俱平漫係沙漠之地悉衝響水波羅懷遠俱有河川悉衝威武清平地形平漫急衝鎮靖東有大川河口悉衝邊西靠邊有夫溝河緩衝靖邊寧塞二營有河口悉衝柳樹澗安邊磚井定邊四堡平漫無險悉衝此就各堡細別之也若論大勢如西路安邊定邊爲大舉入犯之極衝慶陽西安等處俱從此

入中路次之東路則黃河環遶萬山叢礜縱入亦不能南下緩衝寧夏則迤北如平虜城威鎮堡皆逼近河套三面受敵悉衝其次則鎮朔堡洪廣堡鎮北堡平羌堡俱隣近賀蘭山天鷲海子一帶虜巢悉衝河西則玉泉中衛廣武營石空寺大埧棗園等堡俱在黃河之外惟恃邊墻之險皆虜賊不時出沒之地悉衝河東則橫城堡紅山堡清水營毛卜剌堡興武營安定堡花馬池皆逼近河套地名可惱兒叐速兎白圪塔楚湖跎馬梁等處虜巢悉衝內花馬池乃四通

八達之地延之西路寧之東路皆係此出最爲要衝極宜重兵防守靖虜西大浪戶天險足恃而平灘爲竊入之地管方灘河寬水淺而虎豹口亦出入之境三角城紅柳泉月河陡城俱要路也而防禦亦頗老龍灣野麻灘七里口俱極衝也而兵卒甚寡哈思吉塔兒灣均在極邊之地實爲孤懸之堡

蘭州地方東聯靖虜衛平灘堡爲界西至沈骨硤與河州爲界南至摩雲嶺與臨洮爲界東南至車道嶺與安定爲界河外西至鹹水溝與莊浪爲界河南東

西二路一條城什字川等堡沿邊如大浪尖山紅鴨紅峴三岔溝桃樹灣莊浪河口窄路兒等各隘口共二十一處河北安寧鹽場等堡沿邊如沙井石圍大箐小箐石門棗樹等各隘口共一十四處俱虜賊出邊要隘悉衝

洮州向無虜患今與火眞等虜爲隣稱衝邊矣一繇弘化寺乘水渡河一繇寧哈喇耳髻山入老鴉土門等關一繇臨古壕入羊撒野里等寨一繇官洛惡藏土橋古兒郲入洮州岷州等處白石崕逼近捉工頭

出係虜入要道而總現口闌卜溝黑松嶺西塚四野孤橋皆出沒之路最宜隄防然河州尚隔山險先設二十四關隘今增八十二墩臺若哨探密備禦周可保無虞洮州只隔一條的河狹淺可渡既無大河深淵又無峻嶺高山一望平廣四野寬漫墩臺窨塹無預修鑿且接連皆生熟番夷杳落盡莽捉漫川平時哨探難通臨急備禦無及今日洮州豈特岷鎮衛邊實三鎮之最衝最要者也籌邊上策此地宜加意首圖之也

前件照得此亦大畧耳其實出沒之地在在有之難以枚舉所要烽火嚴明哨探的確（從此中曾經修築之法）賊少則發兵堵截（知兵）多則堅壁清野稍俟大兵庶免蹂踐之慘深入之虞耳然論延寧最衝在花馬池固鎮最衝則在洮州花馬池不守禍延平慶洮州不守禍及臨鞏其害均也但花馬池東則安邊定邊一路西則清水興武一帶營堡聯絡備禦不踈未足深慮洮州先爲防番今則防虜山川之險兵甲之雄無一可恃奈之何哉且各邊糧餉俱足支用洮岷額餉多孤瘠薄地方不能依期完解營伍月糧常數月不支夫外有方張之强虜內有枵腹之悍卒洮西不知所終也加意首圖增餉增兵者果無出此地此時矣

一墩臺

沿邊墩臺原有墩軍常川瞭望然人少力孤恒致失悞遣官既輕每撥務添足步軍五名夜不收一名加增口糧多備烟炮不時輪番偵瞭哨探邊外有警晝則舉烟夜則傳火如賊百十以上放炮一聲烟火三

把五百以上放炮二聲烟火五把千騎以上放炮三聲烟火十把如賊虜勢衆砲聲烟火不止各營堡官軍聞之即赴墻拒守驅逐飛報附近將領各率官軍堵截或堅壁清野或伏砲埋簺自然不致深入但法令易弛人心易懈務擇賢能官員專理墩務謂之提墩無事之時設法查點如有偷安回營或雇覓老弱頂替定以軍法綑打該管官參究如此庶幾哨探嚴密我得以預備而虜亦難輕犯矣然墩臺之設所以傳報烟火嚴明出入正爲腹裏收斂之具耳今近邊

腹裏地方在官司經繇道路守瞭猶存故事至偏僻小路墩臺雖云設也而傾壞塌損者十常八九守瞭固應明也而常川土住者百無一二夫邊境所恃以傳接腹裏者惟墩臺爲耳目而腹裏所恃以預知收斂者視烟砲爲進止今皆廢而不修狼子野心倘一變動則羽檄交馳烽烟四起在邊雖有先聲而腹裏之臨渴掘井豈能濟事哉

前件照得墩臺誠遠近之耳目也邊墩嚴斯將卒得先時以防禦腹墩嚴則農商知及時以趨避事若微而所係爲甚切且要也墩制墩官原有定設近日之廢隳款貢承平所致耳修舉腹墩誠今日之急務耶雖然豈惟腹墩哉法弛心玩邊墩亦徒設耳如十八年火眞內侵祈縣古兒站入洮州未足爲怪何者原無關隘原無墩臺瞭望哨探無所施也繼孫耳晉山入河州則令人痛恨蓋耳晉山重岡疊嶂關隘聯絡倘蚤知聲息先期備禦悶峽隘口各有驍兵火器酋虜雖悍安肯冒矢石于千仞之下微百效一生之倖乎持之稍久野無所掠鎮

兵一至彼將自遁安有朱家山之挫敗李遊擊之損傷乎惟哨探不審致誤延不測耳據此則邊墩尤重於腹墩各營將堡官一刻不嚴審不可也

一窖塹

虜賊出沒之地若大川平原及山峽路口其地土石不一要皆隨形度處或邊隘近地俱土無石宜深挖大壕一道壕外明挑品窖三層品外再挑暗窖數百星列於要路諸處每一窖內務植刺馬銳籤三根口面如法苫蓋虜設侵犯初來不意必先墮此塹中倘若一馬着傷衆騎必趦趄懼進防守有兵從中矢石射打虜將不攻而自遁矣

前件照得此實據險守要之切務也施之山峽隘口最爲得宜若近邊去處大而州邑小而鎭堡皆不可缺者城外有壕壕外有窖窖外有柵明窖暗窖各盡其地木柵土柵各因其便平時則如法濬築倣急則增高增深縱然醜虜內侵彼自有所憚而不敢輕突我亦有所恃而易於固守矣援兵一至彼將自解安國全軍守土者尚亦有賴哉

一井泉

竊見固原所屬如平虜所、鎮戎所、紅古城堡、海剌都所城，皆無井，軍民俱挑飲河水，一遇亢旱，則取之十里二十里之外矣，即固原所轄，而沿邊城堡無水泉者，又不知其幾也。夫民非水不生活，萬一虜警窺探，城中之水，伴牧城外，環闈不解，軍民何恃以無恐耶。彼操守等官，恬倖苟安，視若尋常，莫有為深長慮者，真所謂燕雀處堂，豈綢繆未計耶。合無行令沿邊但係城堡無水泉者，各於城內擇取空地，開鑿池塘數

次，隨地之廣狹，以為大小，深數丈餘，有山泉可通者，則引流以注於中，無泉者夏則積雨，冬則積雪，使常盈而不涸，倘一虜敵，內既有所恃，外亦不能以久持矣。夫患每生於所忽，乃井泉之利害若此，胡不熟計之也。

前件照得水泉，民生至足之利也，改邑不改井者，其利溥而久也，乃至有城無井，邊軍邊民可慣已乎。平居無事之時，何足深慮，苟環而攻之，生齒林林，奚以為命耶。故慮及此者，誠思患預防之術，有備無患之意也，司土者慎毋為細故而忽之。

一征兵

固原鎮兵六萬三千九百四十三員名，延綏鎮兵五萬二百三十三員名，寧夏鎮兵三萬七百四十四員名，三鎮共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查得國初兵制，九邊控弦幾至百萬，今三鎮實在只此數矣，倘再加之膂力不勇，技藝不精，器械不利，則戰中何賴耶。故見各司邊計者，不得不督道將加意飭然一新也。

前件照得兵者，國家所賴以昭聖武而讋皇威也，顧不重歟。今三鎮之兵，僅近十五萬，且遠近營堡棋布星分，誠若是其少矣。然古名善用兵者，每以少擊眾，則兵不在多明矣，所貴練而精之耳。夫兵所稱練者，不過習攻殺擊刺之法，練藝也，鼓投石超距之氣，練膽也，未有以練心之說聞者。練心之道無他，不過恩信素孚，將識士情，兵知將意是已，法令素明，上可至天，下可至淵是已，心果練矣，平時則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是兵皆有勇知方

之兵也不選而誅譁者誰與臨陣則如指護臂如臂護身是兵皆親上死長之兵也望風而奔潰者誰與如是則一可敵百十可敵千將無堅不破無衆不摧矣豈億人億心者可與之論多寡哉

一戰馬

固原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三萬五千四百八十二匹　延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四萬三千三百九十九匹　寧夏鎮原額官軍家丁騎操馬一萬五百一十三匹　三鎮共八萬九千三百九十四匹

查得　國初立法最詳戎馬最盛三鎮原額幾十萬騎今計久耗無補者萬餘矣近因剿蕩寧夏一年倒斃至二萬四千一百五十餘匹即今各營差買者多而民間販賣者少價值騰踴至有龍馬驥馬之譏況馬價借動數多措買尤稱難乎幸二十年招中逾額至一萬一千五百餘匹不然消乏又當何如司馬政者寧不寒心抑邊籌者得不深慮乎

前件照得　國家所恃以鞭撻四夷者在兵而兵之所藉以驅逐九塞者在馬無馬即無兵也故　祖宗重之制稱盛矣方今消乏之數倍往昔固此時爲然而司是職者當思所以善其後矣故騰駒牧養等法不可不頒布安驥通玄諸經不可不教習也申飭將領督率軍士劾則有勸違則有懲不過據法所可爲而爲之耳雖然此其迹也末也詩曰秉心塞淵又曰思無邪繹斯義也則有端本澄源之道在焉司職者豈可薄視其官而輕視其事哉蓋必有以重其本矣本重則人重人重則官重而馬政亦因之益重矣

一糧餉

固原延寧三鎮共計見在官軍家丁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員名見在馬六萬七百六十餘匹共約歲支　糧一百七十二萬五千二百餘石　料二十六萬九千七百餘石　艸一千五十四萬八百餘束有額餉皆主兵也其客兵客餉又非可以數計者

查得秦古富疆國也何今不然耶饑饉師旅年年相因有司苦於民運之難徵將領若於餉糧之弗繼倘遇歲祲折色之措備猶可本色之糴買惟艱故米珠

草桂之謠，自昔爲然，于今益甚矣。欲爲之計，惟務豐年積穀，庶可凶荒無饑。粟愈積愈多，自隨取隨足。偶值荒歉，不惟便于養兵，且可因之濟民也。（可謂詳矣）況歲豐穀賤，（病農病本之論）勢必傷農，若稍寬價值，多方易買，不惟兵可足食，抑且農有厚利也。但恐官糴有限，則廣開納之例乎。監商納粟者給引，多則賞賚；吏農納粟者候缺，多或超叅；官納粟者照給官帶，多或逕授散官；生儒納粟者照例起送，多或除授職秩。此例開則大有之年自買自輸者漸多，官買官運者稍省矣。然此亦權宜

未必久而不滯也。惟申飭屯田之制可乎。沿邊荒蕪內多腴田，盡行查出某處千頃，某處百頃，或附近居民可開墾者，輕其賦稅，三年五年之後，方許輸納；或各營堡操軍有可耕者，官給牛種，豐年則均分，荒年則蠲免，積貯粟麥，即充爲糧料之需，收積艸桿，即備爲芻束之具。無事則防禦之卒盡散爲農，有警則耕耨之衆悉聚爲兵，法至便也。一遇荒年，仍酌開納，仍量易買，必使營堡倉庾多者餘三年之積，少者亦一年之餘，然後可乎。

前件照得實粟屯田，古備邊最良法也。國初屯鹽兼行，大有成效，邊關米價賤於腹裏，言利之臣，隨倡銀引利倍之說，自鹺政稍更，屯法遂大壞而不可收復矣。吁可嘆哉。見今邊事多艱，軍需告匱，則豫糴買，廣開納，墾屯種，皆急務而不可緩也。然募實粟者必先重議其折值，而寬筭其腳價，務使利倍于勞，庶人心樂于法。募墾田者，必先擇委能官，聽其便宜，假以歲月，始焉不惜小費，不責近功，久之自有成效矣。此在司邊計者，督邊臣路將熟講而力行之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彝仲
張　宮處中參閱

王太僕集

論

邊務要略　王任重

一土兵

秦中八郡。惟西鳳漢平稍近腹裏。而臨鞏延慶。俱隣邊塞。雖四鎮設兵防禦。但邊長軍寡。虜賊出沒。疾若風電。官軍堵截勢難卒合。往往一入。百姓被其蹂躪。生畜被其搶掠。甚至大堡鄉庄。住居千百家者。亦任其虜害而莫敢誰何。豈營兵皆人。而居民非人乎。操軍可戰而居民不可戰乎。不然也。蓋操軍日每訓練身經戰陣。且武藝熟閑。器械便易。更有軍法以驅之。是以敢與之鬬也。至于居民。心非不欲滅虜以保身家。但目不見旌旗。耳不習兵器。一聞警報。則舉家逃竄。男婦悲號。此其故蓋緣教練不習于平時。致奔潰

倉皇于一旦。無怪乎其然也。且邊地寥闊。道路崎嶇官軍安能卒至而為救援乎。合無令沿邊州縣。于每年秋收之後。自十月初一日為始。隣近州縣者。總合一處。窵遠者或十數鄉邨。合為一處。大約聽居民之便。立團練之法。除近城者掌印官親自半月一操。其鄉邨等處。或佐貳代操。各照軍營事例。設立隊長頭目。時常演習。有勇力者。或自備弓矢。或自備戈矛。有身家者。仍自備衣甲。或多備火器。如力不能備器械者。各執竹鎗搶棍。隨宜聽操。且不時家諭戶曉。俾知

操練。即以保障為民。而匪為官。彼必樂從。各自相訓練。相鼓舞之不暇矣。始焉勞而不怨。既焉勇且知方一遇醜虜內犯。將家自為營。人各為兵。居民捐生以固守。虜必畏死而緩攻。如此則不惟地方可保無事。應援官軍。亦可相持為犄角之勢矣。各州縣正官。果運籌有方。訓練有術。遇虜深入。能保居民無害。地方無虞者。是以文官而兼將畧。即撫司道等官。庶在上者懸破格之典。在下者必有脫穎之才出矣。

前件照得此即寓兵遺意。法最善也。然常操必官募

敎師傚報必官給火藥猶末也。又必申明約令果能擒獲賊級者照例送賞。庶以鼓其敵愾之雄心雖有精絕技藝者亦不召遣。庶以免其征調之後處如此庶民樂從而法可久要在賢有司加意耳

一番兵

番或納馬供邊貧吾戰具隱然中國藩籬而斷匈奴右臂也近自款貢以來被虜蠶食力不能支而又見吾之不爲庇也於是漸相結納以圖自完即熟番亦與中國心離矣然番豈甘心爲虜害哉要在吾鼓舞

之何如耳。行令將領等官懸示賞格遍諭番族原有城堡者即加修葺未有者乘時築建有倡衆應召之番量給冠帶賞賚就令統率各兵分遣操練悉聽該管將領調度有事互相應援併力堵截官兵亦相率策應番能就陣擒斬逆虜者照近議一體優賞如虜賊搶掠彼地隣近將領亦比照中國救援或擣巢或襲營使不得逞倘番族大被殘害亦照地方失事一例卹處則諸番感倚 天朝將仇視逆虜虜雖驕悍內恐漢兵之窺其前外恐各番之尾其後必左右顧

忌而不敢犯。此不勞中國之甲兵不煩中國之糧餉自足以爲安邊拒虜之石畫也。若不求聯結番族而徒言戰守吾恐番族一叛則虜固虜也番又一虜也雖有孫吳莫能禦矣

前件照得 國家以番禦虜誠守在四夷也。豈知款貢貽禍至以番居爲虜巢乎失今不撫是驅之矣且昔爲捍蔽而已。今勍敵在內與近剝膚無事則哨探者番間諜者番有事則嚮導者番夾擊者番用其力者既倍于昔結其心者不宜有加于昔耶

雖然番僧酋長果勦虜立奇功者賞之可也官之可也但須衆建其頭目潛分其黨與切無居之以內地寵之以兵權易曰豮豕之牙童牛之牿殷鑒不遠愼夫

一車營 車營

虜騎驍捷其來也勢如風飈衝鋒陷陣其不畏死我中國之所恃以抗其鋒惟營壘不亂斯可耳若欲堅固營壘莫若多備火車駕以力馬御以武士無事則將常訓練列營則匝以周圍車屏于外勢若連環軍

伏於內各持大砲縱虜騎輕突必不能踰車而逞也士卒可恃以無恐部伍可期乎不亂若遇行師其器械盔甲俱裝運於上又可省軍士負載之勞萬一路徑逼狹去處偶爾遇敵就將火車柵列欄堵是一倉卒禦虜之長城也神機庫見有車式請發各邊造備尋訪先年善用火車之人日每訓練未必不爲緩急之一助也（戰車宜用人慣者）且近有獨輪小車槐之以人其制甚便無險不越其利甚遠法具載四鎮總圖說中盍亟取而制用之乎又馬文昇所云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

可攜隨軍而行一可拒賊馬之衝突一可遮胡矢之亂發似亦當造而習試之乎

前件車者古戰之良法兵家之上乘也三代而下鮮用之亦鮮知之然漢衛青以武剛車擊單于若晉馬隆以偏箱車平羌虜嘉靖中邊將曾用之取勝曷嘗盡湮滅哉制誠可用但匪可以輕用耳夫車貴高而賊下利躁下而惡濕陷易戰有方險戰有法死地有避勝勢有趨講求之素演習之精得其法得其人得其地而後用之又翼之以騎兵輔之以步卒則長技勝算皆在我矣其萬全之道盛王之兵乎

一火器

虜賊驁悍敢鬬輕生每遇臨陣彼又驅中國之亡命者在前以次衝突況軍士之弓矢有限而彼之衝突不已至我矢盡力疲之際隨爲彼所蹂而不能支矣醜虜兇猾一至於此吁可畏矣哉若欲制彼而不爲彼所制惟多備火器火藥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如某式砲一眼用藥若干餘砲皆然預先稱量足數謹密

包封如法收貯不致風雨損濕一遇行師砲手預期關領對壘之時將三眼銃佛郎機一切小砲沿陣圍列隨衝隨放旋放旋裝必使虜不能犯仍將大式火器先藏營壁之中虜若勢衆壅至即將大砲一時齊擊庶彼勢弗克敵而我軍可以收捷效矣

前件照得虜賊之所畏者惟此火器中國之所恃以勝虜亦惟此火器第恐製備者不多而習用者不熟耳近日合造如法愈大愈精神砲先聲已足懾氊裘之膽矣其必戰必勝之一機乎然大砲之爲

用也必因天之時審敵之情應戰勝攻取而可收其功故良將慎之。

一撫款

款塞之法豈不善乎二十年前宣雲薊遼之間幾無宿儲內帑且匱勢誠岌岌而屠殺之慘不可勝言自納款後生聚甚繁耕牧遍野誠 中國之利也奈何恃款忘戰兢兢於虜之寒盟若捧玉甌然虜遂嘗我之病歲要月挾貢虜完市者受 上賞以故軍脂日削虜欲無厭漸至以兵甲為開物邊備久弛虜之驕

悍不可復制款亦因之而失矣其獘曷嘗在虜哉倘其初上下合謀決機確守前人章程毫不加添順則撫逆則勦虜性貪得安肯舍市賞重利也今既決裂矣惟當言戰但諸酋因去歲搗巢之慘心寒膽裂復求輸款譚者謂春深虜馬正弱以款愚我將來勢必大逞此特在我用術羈縻何如耳彼詐款為緩師之計我亦借款為戰守之圖姑許其款餌之以利恭然處之勿使疑畏及是時補消亡之上馬脩散失之器具練五兵之長技鼓萬卒之雄心欲守則有不可攻之備欲戰則有不可測之威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然後乘時大舉約各鎮併力圖之一洗羯狗之羶三犁陰山之地是所畫者成算完策所收者大捷奇功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始如處女難知如陰此之謂歟

前件照得款虜 國之利亦國之害也利在一時害在永久今日川海之占據洮河之搶掠害可勝言哉且何時已哉可鑒矣夫若欲借以修備未必非權宜之策然昔之言款也易今之言款也難毋論

九塞之中有款者有不款者即如一鎮之虜亦有求者有不求者求者許之不求者置之犯則剿之是矣然款虜心不可知跡亦難辨方其犯之也或恐陰助為黨與及其勦之也又思藉口以緩師所云不款者為勍敵款者為掣肘不可不慮也夷情叵測事機靡常在司邊計者操縱之有道焉耳

一戰守

今之制禦北虜者有三曰戰曰守曰款而三者之中守為上戰次之款不足言矣稽自款貢以來人以為

久安長治恬不知懼腹裏殘墩逼不該也鄉落寨塹皆不修也鎮堡材寨率不備也遇虜一入惴然不知徒受擄掠去秋之事可槩見矣為今之計莫若修理柵塌墩臺挑挖沙淤邊墻修補崖窖堡寨嚴謹盤詰關防在我既事事有備矣仍戒審烽火時動偵探豫知其侵犯之謀即番為收斂之備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而我不受創亦計之得者也法曰無恃其不來吾有以待之者此耶戰之者非所以邀功也虜巳敗盟又遭挫衂其報復之恨必不可巳我當整器抹馬

繕甲勵兵未戰之先勝勢巳豫矣虜一入犯則邊約隣將飛請鎮兵相為犄角之勢共振天討之威或埋伏或掩襲或夜焚其帳房或晝擊其惰歸或攻於左或攻於右或擊其首或擊其尾一面挑選驍雄擣其巢穴燒其積聚使彼進則前卻退則後慴出無所獲入有所創自遏其梟鷙之心而斂其狼豕之毒三年五年或可晏然無事此善之善也然勝敗不可期死傷不可免損失上馬耗竭粮餉皆勢之所必有者若守則坐得勝算既無覆軍殺將之虞亦無勞師匱財

之患故曰守為上戰次之款之利害久近不必言矣

前件照得戰守非有二也守備皆戰具戰勝則守固矣彼徒知守者豈以戰危事耶守不動而利完耶豈知威不振於遐荒未有能晏然稱固守者故必定計於未戰之先而戰勝於計定之後柝靜則寂若蟄龍而潛於九地烽舉則迅若轟霆而動於九天既不輕為而致僨亦不畏敵而滋寇則中國之威常伸而醜虜之氣常慴將䟦梁之將少而晏帖之時多矣乘此挑淤葺頹修守邊也閱蒐教藝練

守卒也積糧與芻儲守餉也繕器製藥豫守具也剷崖挖塹修守險也茲數者及時而為之守則堅矣待時而動焉戰必勝矣故善戰者斯利守善守者毋妄戰可邊計者兼得之矣

一偵探

禦虜之道其本在任將領其備在足兵食其具在整器械此數者兵家屢能譚之當今亦惡重之然有是數者每不能乘夷而常為夷所乘者何凡以虜情未熟地利未諳耳何謂虜情（制虜之機實在于此）蓋夷狄之寇 中國勢不

能須臾。舉必糾合衆貪。僉謀聚議。以爲搶掠之謀。小寇則旬日始成。大寇則月餘始集。其形跡未有不先著者。是在偵探之何如耳。所貴守堡將官。或蓄養迯夷。以訊其虛實。或善結降邊熟夷。以探其舉動。或反間別部酋首。以洩其機括。或誘醉嗜酒窮夷。以覘其吐露。或陰令通使爪踪。以覘其行止。如果虜謀已合其勢。將舉則帳房必移於山後。移一二百里之外者其寇淺。移五六百里之外者其寇深。如挾帳房入寇者。此係降邊窮虜。上之無山後之牧地。既不能移帳

虜於深遠。下之畏我軍之搗巢。又不敢留達婦以待警。勢必挾帳房以爲搶掠之舉。此固無大志不足深慮者。若不早爲偵探。相機預備。待其將發而始圖之。計亦晚矣。此虜情之貴熟也。何謂地利。蓋夷虜入犯之初。惟謀之數酋首其部落未盡知也。當其臨發。必下令以傳侵掠之所。聲東以掩西擊之謀。然地利之順逆。其向往之地。固可覘而知也。何者夷狄出沒。其飲牧全藉水艸。視其聚結之所。東向果大川水草。則其勢必繇此擊東。彼雖聲言擊西吾不信也。即當陽應乎西。以陰備乎東。西向果大川水艸。則其勢必繇此擊西。彼雖聲言擊東吾不信也。即當陽應乎東。以陰備乎西。且也觀其衆寡。察其強弱。虜如三五百騎。則其犯可五六十里。虜如三五千騎。則其犯可一二百里。虜如三五萬騎。則兵犯可五七百里。苟無大衆斷不深入。據此微兵應援。無不中機。苟暗於此。而隨敵人之虛聲以爲禦備。則敵得乘我之虛矣。此地利之貴諳也。信能熟斯二者。當其偵探初得之時。即率本堡官兵設伏以挫其鋒。約各營避手夾擊以遏其

勢。仍一面先行收斂以避其搶掠。如是則將領不爲虛具。兵食不爲虛設。器械不爲虛具。戰可以勝。守可以固。我可以制敵而不爲敵所制矣。

前件。照得偵探兵之要機也。虛實之際。遲速之間。利害所關。安危所係。可不愼哉。今之偵探者。探方動之聲息耳。且有不實者。尤有不知者可冀也夫。殆必探之於無事之時。探其地。探其情。素諳熟於胸中。又探之於方事之始。探其形。探其聲。可取應於目前。斯之謂善偵探也。偵探得。則機宜中。先爲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此矣所謂諳虜情熟地利其誠偵探之良法乎路將備官其慎諸

一川海

莽喇揑工等川延漫千里皆沃壤清流可田可牧林木叢茂欝欝蒼蒼誠西番之樂土中國之藩籬也近被逆虜占據其中番夷力弗與敵因而順彼者多矣竊以兩川不復羌虜勢必連和羌虜連和則禍不止洮河已也臨鞏一帶將來不知所終矣如欲恢復兩川必先聯東番族始結以恩信次申以法令偵探得

情審報不爽者賞陽為彼與陰為我圖善反間者賞引道取捷迅雷疾至虜不及知者賞勇敢衝鋒首突虜陣者賞從旁角逐擊左擊右者賞糗糧芻茭多備聽支候領價值者賞受虜利誘透洩軍情者罪袖手旁觀不為夾擊者罪視虜奔潰陰為藏匿不以擒獻者罪約束素明番夷樂附則吾之令行而虜之勢孤矣然後整我六師大彰天討三鎮精兵分道並進一西路河州出老雅關順白石崖至莽喇八禾等川令番兵直控其前一南路洮岷渡桑的河取道入莽喇川合番兵直扼其後一中路打爾加山過入角城取道入揑工以至莽喇桑里合番兵直擣其中三路合剿虜幾一鼓成擒有奔逸者勢必潰散乃開一面之網彼得逃竄歸巢或歸東套永不西突可也或奔西海永不南渡亦可也虜舍遠遁即議經理善後歸德所戍設重鎮各要隘仍加防禦多方區畫務期久安則兩番之故地既復中國之藩籬益固匈奴之右臂永斷河洮之長城永賴矣似為安邊禦夷之上策也

前件照得此時此舉似不可已者且其功在必可成

者蓋聯番之心以復番之地併番之力以除番之害其情甚順而其機甚易也且因兵於番則師不勞因糧於番則食不匱縱耗竭一時而可以長治久安亦上策耶不然苟且目前久之番虜合而黨與盛後之二川即今之河套矣若以禦套虜者而禦川夷三秦之力益竭而不可支矣觀今日汎掃大舉一勞一費何如也或者內固物力外結番心且不輕動因其入犯則大挫之隨從而驅逐之乘破竹之勢為掃穴之舉可也此在司邉計者熟籌

而察圖之爾。

一河套

河套，古朔方郡地。詩所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即此地也。歷秦漢皆郡縣于中。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于河之北築三受降城，受降城之外，有青山邐逦東西二千餘里，山之上置斥堠千八百座，突厥不敢踰山牧馬。至宋為夏所併。及胡元滅夏，立西夏尚書省以隸之。逮我　高皇帝掃除胡元，洪武初，合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當是時套無一虜。至正統十四年，乘土木之變，始渡河南犯。　勑都督王禎鎮守延綏，禎提輕騎三千晝夜行五百里，即追出境，遂奏築榆林城，南作延綏之屏翰，北保河套之沃壤，以為重險耳。至成化七年，巡撫王公銳，奏立榆林衛。八年，俞肅敏公代之，始遷鎮自綏德云。夫自正統一犯之後，歷景泰以至肅敏遷鎮時，絕無虜敵。正所謂天未陰雨，綢繆牖户之時也。使肅敏果欲立萬世之業，即復張仁愿之所經畧者，挈榆林鎮守（此論最得形勢但恐力不能支）之軍，置青山，見在墩臺，則烽火明矣。移榆鎮畚插之夫，築沿河塞垣故址，則保障固矣。採套中之材木以擇匠氏，則公廨建矣。因套中之鹽池以設運司，則國課與矣。治地分田以闢四野之土，則屯田舉矣。立置設險以開三面之路，則王命傳矣。至今百十年，為内地全陝永無邊患，斯久安長治之策也。奈何肅敏智既不及此，則守舊勿遷可也，顧乃屑屑以就河套之利，置重鎮于沙磧之間，譬如棄珠玉于道途，豈不為人所得。河套之利，可終保乎哉。果至弘治十四年，虜酋火篩入套，佗今吉囊部落不下數萬，延袤千里，盤據巢穴，已為田中之禽，門庭之寇，深抱蠶食之憂。豈但積薪之慮。及覽肅敏奏疏，原議將士耕種於套，以省民運，今耕種之利既失，軍士有枵腹之嘆。原議將士牧馬於套以省　内帑，今牧馬之利既失，致軍士乏芻蕘之憂。是榆林外困於虜，内困於食，皆肅敏失策之所致也。今欲復之，未嘗不可，惟在當事者酌時宜而為之耳。

前件照得河套即古河南地，周漢唐皆統一而郡縣

之也我　朝比隆周室下視漢唐矣復此以修漢
唐故事而績成周舊服不亦可乎然復之於汛埽
胡元之初則易復之於火篩未入之始則易今欲
恢復勢甚難矣且不復河套者固余公之失而經
理周密至今稱雄鎮者則余之功也當事者世修
肅敏舊業朔方可保無事耶恢復之說則審時度
勢萬全而后動一舉而收功可也

一甘凉

甘鎮一綫之地四面受敵兵甲不多無險可恃計賊

衆雖不如東虜之盛而戰守之難則視諸鎮爲獨最
肅州遼懸天末深爲可恩西寧殘破之後向未修復
糧餉甚匱給散不敷兵馬寡弱防守艱危桑土之計
不知當何如處也

前件照得甘肅一鎮五道皆非本寺巡歷地方虜情
邊計無繇稽查但耳聞其爲孤懸絕塞不無屢
當宁西顧之憂耳司邊計者必自有深長慮也

總論

統而言之籌邊無奇謀亦無上策大約其要在務實
其機在任人自昔邊防之制犂然備也其未臻實效
者亦未修實功耳茲其務之邊墻着實修築宛然金
湯之固糧餉着實儲蓄充然倉積之盈兵甲器械着
實精練期百戰百勝之奇勳營堡要害着實經理峻
天險天塹之嚴防士卒着實教閱武備常隱于域中
番兵着實鼓舞威惠常伸于徼外哨探者着實偵伺
務知彼而知己常先發以制人臨敵者着實用命務
殊死以獲生毋偷生而致死將領着實併力無嫉忌
觀望之心文武着實同志無凌轢輕侮之嫌如此則

士情將愈交孚兵力軍需俱足元氣與神氣既並固
而並張天澤與天威將並宣而並暢超日奔電之雄
恨不能飲天驕之血而食其肉雅金浴鐵之夫恣即
欲犂北之庭而掃其穴祿是雖洗火眞坤曾等狼吞
虎噬之毒盡驅之山後故巢而川海風清可也雖搜
莊卜土莽等蟻聚蜂屯之衆盡援其套中舊窟而黃
河波靜可也雖斷絕着窂青喇等東竄西奔之路賀
蘭山永固藩籬花馬池熙然按堵可也何有於戰又
何有於守耶要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事事皆

實矣譬如弩之有機則開闔縱送無不如意故曰要在務實機在任人所謂人者非他也不過誠與才合外與內合而已毋論文武將吏但見小利不遽遏大敵不怯臨事不邀功成事不言功有智不炫有為不露真心任事惟欲致社稷于久安者斯務實之人也外是但有擔當而無粉飾者皆謂之誠與才合也且天之賦其外者厚而造福生靈之具隆焉斯之謂外與內合也皆撫按臣咸若而人焉正本清源之道得矣曰是文臣則司道郡邑武臣則總參遊守皆若人

焉任而人者不論資不論俸惟擇其質與才足以奏績於邊疆受而任者各忘家各忘身惟悉其心與力共期有裨於邊計苟非其人闒茸無為者速去之貪鄙無厭者重懲之才宜於官而不宜於地者並取而更調之績著於地而未究其施者陞秩而久任之有茂才異等及捷敵奇功者卽破格而重用之論邊轉則邊臣特優遇　覃恩則邊臣特與加意委任多方鼓舞務俾大小文武臣工凡任於邊者材品雖有不同而同懷憂　國奉公倬志事權雖有不一而咸抱匡時報　主真衷如是而邊官不得人邊務不克濟未之有也雖然任人之中尤有首當重任者督撫是也得是人而任之畀之以軍　國之寄假之以便宜之權小抶不罪小過不問近讒不惑遙議不動惟觀其純白之精忠惟責其萬全之成效是之謂善任人也至若諸按臣者又所寄以司任人之耳目而所藉以稽務實之成功者也任之尤不可不重焉得此而重任之則所謂任人者皆可任之人所謂務實者皆惟實之是務者矣故曰要在務實機在務人豈知機

之中又有機乎始焉術其要以審其機既焉堅其機而得其要是道也果遵行而不爽仍世守而不失則內順外威稱慶一時可也長治久長永賴為世亦可也又何邊患之足慮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徐鳳彩聖期 選輯

李 愫素心 參閱

呂新吾先生文集

疏 呂坤

憂危疏 時務

或問新吾先生憂危疏何以不及建儲事。答先生于癸巳年已上早定皇嗣一疏。上不允留中。

臣聞治亂之兆、垂示在天、治亂之實、召致在人、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為亂徵、當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機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

此疏故不復及。恐復失聖意。并別事數奏皆罷寢閣也。

蓄、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撥亂機而使之動、助亂人而使之倡者也、陛下知天子之所以尊乎、藝天下之億兆生靈、而處其上也、又知億兆生靈之樂有天子乎、賴其休養生息、以保我身家也、故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欲衍靈長國脈於萬年、惟有固結人心之四字、答者二帝三王之為君、豈不以崇高富貴之可恃、乃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何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權故耳、故曰五帝愛民三王畏民、蓄世有幸亂之民四焉、皆取天下之所資而守天下者之所懼也、一曰無聊之民、飽煖無由、身家俱困、安貧守分。未必能生。世變兵興、或能苟活、因懷思亂之心。以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或結黨而占窩開場、或呼群而鬬鷄走狗、居常愛玉帛子女、為法所拘、有變則擄掠姦淫、惟欲是遂、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黑夜相期、教主傳頭、名下成千成萬、越鄉隔省、密中獨往獨來、情若室家、義同生死、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

民、懷爭帝圖王之心、為乘機起事之計、或覩天變而煽惑人心。或因民愁而收結衆志、惟幸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此四民者。何代無之。聖王約已愛民、損上益下。則無聊者歸恩。無行者守法。邪說者無所售其姦、不軌者不得行其智、四民皆我赤子、一失其心而墮其計。四民皆我寇讐、昔者胡元竊土、大於我朝、未亂之先、天下全盛、我　太祖以布衣單身、提三尺劍、唾手而得之者、何、四民之心胡元失之、而　太祖收之也、今日之人心、臣何敢言、惟望　陛下擇其無

益於國家有益于天下者收之而已請言收人心之大者數事可乎洮蘭之間氣寒土薄小民無計爲生則織絨貨販以糊口自傳造以來數多限迫官府散派民間急於星火百姓苦於催逼遂棄農桑捻線者數十萬戶工作者聚數萬人挑花染色日夜無休千子經年不成十疋且是物也曬晾不早則白蛀即生風日太頻則紅色易落多積號心久積無益至於山西之紬蘇杭之紗羅段絹歲額已自充盈加造豈因缺乏臣以爲與其積於無用孰若定以有常假如四

季袍服歲用千疋則見造一年預造一年是宮中省收藏之累歲歲見新天下無多取之憂人人樂辦且花樣欲新則隨時改造此處增數則彼處減機那借工銀將餘補乏此無損於　陛下而有益於蒼生何憚而不爲乎於饒州磁器西域回青總是有餘不急之物徒累敲骨椎髓之民望　陛下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內府宮庭自須大木而採木之苦陛下聞之乎臣自一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或孤生萬仞崖邊或叢長千重嶺外寒暑渴饑瘴疫

瘴癘而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每日一祭神明每行不過數步倘遭艱險之處跌傷壓死常百十人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若可知矣至於磕撞之處豈無傷痕而官責民罰謂不合式依然（民間所苦在于官物退回且不用不在于合式退回不在于不合式勤索常例官吏需飽其欲而民轉無算矣此不止採木一事）無用重去代山每木一根官價雖云千兩比來都下民貲不止萬金臣見川貴湖廣之民談及採木莫不哽咽且木能生火積久易焚前年山西廠之災是已今大工木料既已報完採辦新林止需後用倘少其數目多其歲月減其尺寸增其價值而川貴湖廣之

人心收山澤之藏本非山澤棄物但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礦也者藏天下大害於大利之中者也故軍國告匱則一開饑饉告急則一開如嘉靖年間開湖南礦但勅該省撫按（開鑛所患在于遣內使若責成撫按提調有法則鑛用可濟而民患亦小）誰敢侵利殃民南陽等府數歲饑荒今日之民即前歲子食父肉人喫鷹糞　陛下發銀賑濟之民也自報殷實戶而民半驚逃自一切有官供應礦大工食官兵口糧倚辦於殷實戶而民多累死鄖陽巡撫馬鳴鑾前與臣書謂六十餘項之地常聚十萬之衆文家洞近二千人開之三月止

見砂十六眼銀之有無費之多寡可槩知矣伏乞勅
下各省使臣嚴禁散砂不許借解但有倖奪小民捏
害地方者必誅無赦而各省之人心收官店租銀理
宜收解自趙承勳有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
內臣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升合以活
身家者也　陛下以萬乘之尊何賴彼錐末之微財
褻此崇高之大體乎且馮保入店爲屋幾何而歲有
四千金之房課乎解進之數既有四千徵收之銀豈
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足乎縱使內臣廉靜不擾

市民而長隨之下各有長隨掛搭之中又有掛搭強
吞橫噬獨占群倖內臣何由知寃民何處訴夫楊村
張灣南通省直北接都城天下咽喉之地也　陛下
鎖此咽喉不及一年商賈不至緩急有用將安取給
臣望　陛下將兩店內臣仍取回京原坐租銀責令
所在有司照數解進此一舉也而畿甸之人心收刑
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服罪人之心者也應輕應重
太祖既定爲律情重罪輕　列聖又增爲例如輕
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律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
罪刑部三年矣勢見詔獄一下持平者多拂　上意（決官不守律例而何）
甚則加重而降司官從重者皆當　聖心故司官每（此杜掣張溺之故習乎令兩之）
遷就以逃譴怒如近日李吉等本非把持也而必欲
擬軍張澤等預納局料也而必欲追銀此皆眞犯眞
枉臣等不敢執奏而　陛下安知其寃臣願　陛下
俯從可寇之平勉就　祖宗之法而因國之人心收
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下求言之詔賞
直諫之臣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言官者朝
廷之耳目也不可以不重也比年以來新進小生好

矜名節遂激　陛下之怒波及臺省之臣驅逐既多
選補皆罷臣以爲天閽邃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
聰何由明見萬里　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者
也其不敢言者　陛下不得聞矣臣望　陛下思
祖宗廣置言官之意爲國家不爲言官擒建言得罪（嘉神廟時建言廢）
之逐臣分別召用應復除者即與復除應行取者早
爲行取以後如有心行不端建白無當者勅下吏部（無黨終上不收）
分別降黜此亦足示懲矣何至禁錮於既往杜絕于
將來快潛伏之姦養壅蔽之禍哉至於天下多故全

頗官吏彌歷吏部用人本為計安社稷此其關係國
家最急最重果吏部非人則聽科道糾彈抑為罷斥上此二十餘年
果吏部得人則聽其推陞選取旱賜施行無練兵督之事分十年則大小臣僚亦皆然
餉者無廢缺之事候銓待補者無典責之憂而上大
夫之心收我朝敵國外患惟南倭北虜稱雄倭居大
海之中豈能航糧構豕突中原又豈能自浙閩叢貪
上國哉惟是朝鮮附在東陲近吾左腋平壤西隣鴨
綠晉州直對登萊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鮮之衆為
兵就朝鮮之地為食生聚訓練窺伺天朝進則斷漕

運據通倉而絕我餉道退則營全慶守平壤而窺我
遼東不及一年京師坐困此國家之大憂也夫我合
朝鮮是為兩我兩我尚懷勝負之憂倭取朝鮮是為
兩倭兩倭益費支持之力臣以為朝鮮一失其勢必
爭與其爭於既亡之後孰若救于未破之前與其以
單力而敵兩倭孰若併兩力而敵一倭乎乃朝鮮請
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或言為屬國遠戍
或言兵餉難圖謗曰小費偏惜大費無益今朝鮮危
在旦夕矣而我計必須歲月願　陛下早決大計併

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解京錢糧一物上費皆辦
既苦轉運尤難若于實用有裨則積貯何嫌過侈今
十庫貨財各廠物料麄惡不堪者固有朽腐無用者
更多上納歲歲堆積陳陳可惜倘每年一次查盤每
夏三番曬晾不堪者嚴濫收之刑朽蠧者重典守之
罪變惡為美出陳易新但一年可備三年之資則本此亦可省官府支費
色暫改折色之解既不匱之國用亦不暴殄民財
陛下一留神則歲省不下百萬而解納之人心收京
師者朝廷腹心之地也　祖宗時常徙富戶以實京

師以富民者貧民依以為命者也今京師貧民不減
百萬九門一閉則煤米不通一日無煤米則煙火即
絕如有庚戌之事京師戒嚴雖有倉場止足官軍守此非但京師即都邑皆然倘緩急有警民也
禦之用城中富戶正備緩急勸借之資今商人有預
納之稱貸有鋪墊之常規一報在官百年不替而上
富貧自累民聚衆凌奪姦民設機騙詐遊食者坐耗
民財淫巧者誘奢民俗而中富貧自各衙門印結之
雜捕送之輕吏書貪如餓豺兵番狠如翼虎無批票
而稱勾攝本良弱而誣姦盜而下富貧自房號重於

優免之濫科派苦於名色之多一身衆役一事衆害而貪者愈貪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貲誣以多贓則互攀親識宅一封而鷄犬豕羊大半饑死人一出而親戚骨肉不敢收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 陛下知之當必惻之矣伏望者不急之上納禁監收之鋪墊嚴騙奪之刑重需索之罪清差役之繁定優免之則慎抄沒之舉而都下之人心收 祖宗以來有一日三朝者

有三日一朝有一日一朝者蓋 一人勵精則萬事嚴肅雖朝門宴閉早開誰敢與邪起妄 陛下不視朝久矣人心之懈弛極矣姦邪之窺伺熟矣守衛官軍虛應故事耳乃宮鑰仍舊早發諸人仍舊早進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之臣望發宮鑰於平明放軍夫于日出自非軍國緊急慎無昏夜傳宣 陛下豈不曰 世宗晚年不視朝亦無外患乎顧今日之人心非昔日之人心哉 陛下愼之章奏不批 先朝間有未如今日

强半留中蓋疏之照人也會極有簿號之進奏也外廷不聞萬一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中矣外人知之乎萬一有詐傳 詔旨匿不封還揚言於外曰進繳矣 陛下知之乎今 陛下精明中官謹畏必無此事臣恐 聖子神孫守爲家法倘不逞爲姦則何變不起臣望自今以後留中章奏每月御前發未覽揭帖一紙內開某人某人未及批下會極門轉發各衙門備照其繳還御札原本乞批知道了三字發該科備照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

欺蔽所關重大不可不防臣觀 陛下昔日步禱郊壇發銀賑濟非忘民者朝無一事之壅疏無四日之下非怠政者乃今章奏半停民愁罔恤當此春秋鼎盛之年豈無夙夜憂勤之事患不富耳自古帝王之求富者亦多矣史冊所載開卷可知 陛下試觀其時治乎亂乎其君安乎危乎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天下民窮財盡未有甚於此時者矣臣一點血誠籲天叩地齋

宿七日，抽思萬端，雖裁迫切之衷，敬上憂危之疏，
陛下倘信臣，將臣所已言者，悅賜施行，所未言者，厚
加修省，移宮中之勤，以勤庶政，推利國之念，以利烝
民，將人心懽悅，天意轉回，臣所言天下大計，臣其
疏未敢告人，望陛下審行臣言，若出聖意，久留臣
疏，以驗將來，臣日夜祈天，惟願臣言不驗，使臣言而此疏入上於會而致將墮再
驗，二至夜下疑可懼監陛下雖悔，將何及耶

宗藩要疏　宗藩

為摘舉宗藩二要，以重天潢事，臣聞帝王同民心

而出治道，凡四海九州之情，無所不體，而尤當體宗
室之情，帝王興教化，以善風俗，凡四海九州之教，無
所不及，而尤當重宗室之教，乃今積習流弊，勢極則
窮，有不得不變者二事焉，臣請分款詳陳，伏乞勅下
該部，查訪施行，

一曰嚴騙嚇之禁，夫宗室僞濫，全在報生之時，或花
妄爲嫡生，或以女而易子，或以殤而冒存，買囑收婆，
要結鄰佑，往往實有之，自五宗嚴同保之結，而朦朧有真之而直接足省苛名
連坐之法，報生來歷，大都已真，生既真矣，豈有兒真

而請名僞者乎，豈有名真而請封僞者乎，自奉宗藩[illegible]
要例之後，名封查駁，久已從寬，而臣又立限單填格
之法，凡經查駁衙門，過三日者，提吏即臣衙門，亦有
需索常例，臣嚴行禁約，犯者重懲，在外刁難諸弊，亦
稍稍革矣，惟是走京遊棍，指稱打點名色，要索宗室
錢財，甚者定爲銀數，沿爲舊規，如郡王請名請封，動
以千計，三將軍以五百計，三中尉以三百計，夫宗室
本不出戶庭之人，而遊棍者積年鬼蜮之雄也，財貨
涯收，未必爲人出力，騙嚇不遂，却能倚法爲奸，幾曾

見京師某衙門聽囑某吏胥受財耶，恐嚇詐說耳，寧化
王新甍，臣往吊奠，王六子，長者二十歲矣，尚未有名，
向臣仰天痛哭曰，請名十五年，費銀千餘兩，部文未
到，猶然乳名，時在次各府宗室百十餘人，皆稱本王
有子六人，五爲李妃所出，闔鎮軍民，無不共知，止以
竊擄之人，差錯入府月日，又遊棍恐嚇，稱說立案不
行，以此耽延歲月，六子俱未得名，嗟夫，父爲王，母爲
妃，其子請名十五年不得，臣竊痛之，此等奸徒，外指
王府科以騙宗人，內空囑吏胥以擅太歲，有題准止

一人而勘合私添二兩人者宗室謂得名矣及至請
封則日堂稿無名有同胞之兄已給誥命矣其弟請
封則曰毋封不對經管教授既非明白之官造冊書
供革多苟且之役宗室名字又皆難辯之文愚宗不
識事體貧宗又無錢財衙門猾胥往往舞文詐錯致
使查駁紛孔多端本難悉舉行查之例豈可不嚴臣
以為一切各封既經親王與臣衙門會題矣如有假
濫罪坐親王與臣春季行查夏季尚不咨覆罪坐亦
臣若春季無礙宗室若干位應得名封而夏季勘合

不到夏季行查咨部若干位應得題覆而秋季勘合
不到者許臣每季咨催應請名封宗室但有仍憑遊
棍指稱打點誆錢到京自行花費誣騙吏書者許五
城嚴拏除本犯依律究遣外本宗既已託人行賄必
有違礙情由不准名封題請立案仍乞敕下禮部定
一格眼照單發臣衙門分發各府凡宗室初生即於
第一格填云某郡王某妃某妾於某年某月某日生
第二子收婆某人鄰佑某人五宗某人名押長史印
押第二格本府查無違礙知府印押第三格布政司

查無違礙左布政使印押第四格都察院查無違礙
臣印押仍出各保結然後具題至於請名請封選婚
不須保結將照單以次填寫印押如前釘為一冊即
隨本揭咨送禮部查明題覆之後所有照單即同勘
合發臣衙門除勘合發布政司外其照單付郡王或
管理府事收掌但有損失改洗者參奏處分如此則
稽查既嚴可革假濫之弊題覆既早難容騙索之奸
矣

一曰重輔導之臣臣聞漸摩之久習與性成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令民間子弟齠齔童蒙未嘗不擇良師
而況　帝王之苗裔貴倨之氣習苟無禮義以養其
心又難束縛以麗於法肆無所忌民何以堪夫董賈
漢世名儒皆為王相我朝家法遠過漢時而輔導之
選甚為疎闊何者親王長史王一藩之外政者也王
之善惡付託此官諸郡王三將軍中尉二主二君之
名封婚祿憑結此官審理掌一藩之刑名者也六所
軍民詞訟聽決於此官教授以訓廸王與一府之名
封坂定於此官其責任不為輕矣乃以有司之不肖

者爲王官而能以善道教王者乎臣昨考察王官僅有長史李賦直年力止强慷慨𢈔大義其餘苟且恣雎甘心自棄之念甚於爲有司縣而偃蹇龍鍾卒居其半相沿推陞王官號爲劣處毋用操持有玷才幹無爲之人以充是任不知起自何年至今遂爲定例臣從來竊所不平而日覩尤爲慨歎或曰選司不正降黜不肖者何以處之臣竊謂即使若曹萬無所付亦不以王府爲溝壑况撫按論劾方面有司疏下考功未嘗不隨時降黜即文選不降黜而考功不能降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呂新吾集　宗藩去　平露堂

黜乎撫按於州縣佐領教官未嘗不隨時拿問罷斥不待彙劾豈以吏部之權而不能處若曹乎劣考到部文選抄付考功案呈具題才幹無爲者量行降調操持有玷者即與除名至於慷職卑官無可降調留之無所用去之不足恤者量與致仕庶懲創嚴而居官知愼不肖去而仕路亦清吏部可省大察疏揭之多而本官亦免到任即黜之苦矣或曰王可無官乎王官可以賢者處乎臣竊謂之不肖處以王官王官不陞有司此二者曾有題請事例乎夫王官比王親孰親孰疎長史審理教授比布政使孰大孰小今王親夫人郡君以下不禁京官郡君夫人以上仕終布政近者蕭懋徐聯芳供職潞府亦陞兩司何獨長史等官禁錮終身不陞有司乎且教官缺少人多每覺壅滯若將天下王府長史審理紀善等官以年力精壯學行俱優而才不堪繁劇者陞之果於藩封大有建白仍從撫按保舉不妨推陞府州縣正官如果漸著賢能一體推陞方面教授品官難以新除亦選年力精壯學行俱擾者陞之果於宗室輔導約束顯有

凡此皆行政無用之人

為有用之人以無用之官處有用之官矣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呂新吾集　宗藩去　平露堂

成效亦從撫按保舉推陞有司正官以上各官俱與有司一例考察薦奬戒勉至於　王府宗室各有多寡如河中王府世世一人並無宗室教授雖設無所事事慶成王府宗室二千餘位教授常例歲得十金繁簡不同似難槩選今後除授王官先將各府宗室多寡管理易難行布政司造冊報部斟酌年力才幹分別選陞如此則王官既重而宗教自嚴仕禁既開而人心日奮矣

停止砂鍋潞紬疏　砂鍋潞紬

臣聞愼乃儉德者、英君詒辟之芳名、監於成憲者、聖
子神孫之大孝、自 二祖創業垂統以來、經制立法、
纖悉具備、宮闈用度、歲額常豐、其在當時、織造燒造、
各有地方、歲辦歲供、各有定件、載在會典、可考而知、
已查得附器燒造地方、止有儀真瓜洲河南真定江
西五處、其器物止有瓶罈瓮甕等件、並無所謂山西
砂器者、卷查嘉靖三十九年、坐派潞安府砂器五千
個、四十年、坐派一萬五千個、萬曆十八年、坐派一萬
五千箇、夫砂器一萬五千、並備餘共一萬九千五百

個、價值纔一百一十餘兩耳、始也荊筐擔運、用夫二
百餘名、共費銀五百三兩一錢、至嘉靖四十年、部文
用紅櫃裝封、銅鎖鑰、黃繩扛、費銀二百餘兩、用夫一
千三百名、費銀一千八百餘兩、打點使用、費銀二百
五十餘兩、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七兩九錢、至萬曆
十八年、部文用淨綿塞墊、潞安不出綿花、旋於河南
差買、費銀近三百兩、打點使用三百五十餘兩、其用
銀二千八百三十三兩六錢、夫至賤者砂器也、而運
載諸費至費銀二十八倍、不知此等器物近京地方
亦能燒造否。如謂上料不堪、不知京師百萬官民亦
用砂器否。 皇上之所用者砂器耳。砂器但收其不
破損者耳、何取於紅櫃銅鎖淨綿、致使無益之費、勞
民傷財、況砂器不載於經額、山西不派之燒造、苟便
於近取而可足、似不必遠辦以病民、又查得織造地
方、有浙江等九省、織造物料、有紗羅絹紵、而山西歲
派、止有綾絹各五百疋、閏月共加八十六疋耳、並無
所謂山西潞紬者、卷查萬曆三年、坐派山西黃紬二
千八百四十疋、用銀一萬九千三百三十四兩、十年

坐派黃紬四千七百三十疋、用銀二萬四千六百七
十餘兩、十五年坐派黃紬二千四百三十疋、用銀一
萬二千餘兩、十八年坐派黃紬五千疋、用銀二萬八
千六十兩、夫潞州之有紬也、非一年矣、 祖宗時未
嘗坐派、 陛下即位以來、坐派四次、計工費銀八萬
三千有奇矣、是紬也、士庶皆得爲衣、而 皇上不以
進御、臣心亦有所不安者、獨罪 上用內用、未必如
此之多、而匪頒特頒、自有經常之物、且山西銀糧、非
王祿則軍餉、王祿如靈丘等王、有缺五十季不支者。

宗儀靳賻，與枵腹之嗟，軍餉有每月四錢尚扣五分者，士卒嗷嗷，動瞋目之怒，加以連年饑饉，庫藏空虛，臣於去年紬價已經殫力奏處，僅完此番織造矣。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議處，砂器在在可燒，應否取辦於二千里崎山險嶺之外，即萬不可已，但求砂器全美，又何必鏃釘紅箱淨綿塞墊，困擾生民。黄紬雖非歲織，但山西困憊已極，倘再行坐派，或改江南別項織造之價，或工部另議別項錢糧，發給潞安，無使貧省難於取辦，小民困於誅求，地方幸甚。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剛慤人　選輯
李　嘉子魚務閱

呂新吾先生文集

疏　呂坤

摘陳邊計民艱疏　邊計民艱

臣聞振飭者安邊之要圖，節儉者恤民之至計。臣素無匡時遠畧，經世訏謨可爲　聖天子獻，惟是臣濫叨督撫，駐在安攘，所有一得嗜餘，請下諸司確議，中間有不便于士夫者，極便于軍民，有不便于一時者，極便于久遠，惟願破積習之洞套，祛公共之私情，無以明作爲紛更，無以因循爲安靜，則天下幸甚。

一曰慎優免以息民肩。此條山西一省言也夫免役之法，所以優士大夫也。國初京官有全戶役免者，役以民力不堪，　累朝更定，一品免田糧三十石，人三十丁，等差而至吏員免田糧一石，人一丁，非謂一丁既免，而百役盡無也。設一品之家，有田糧四十石，人四十丁，則此十石十丁者，凡一切糧長里長水馬夫役，存于庫役，而差皆編編派，不准蠲除矣。而今也則不然，他無論，即如吏員上納候缺最下者，十五兩行頭耳，本身雖係萬金之家，既不坐以重差，而外免一丁，亦無分毫力役，如免大戶庫役斗級，一歲所省不減百金，彼家有銀十五兩者，奈何不爲吏，而大戶庫役斗級之所派，皆無銀十五兩，不能上納之家者也。等而上之，又可知矣。爲務者之言曰，糧出於地，吾既納糧，差出于丁，吾應免丁，何差得以加我。不知後湖黃冊，皆載事產，糧長大戶驛庫斗級，皆照事產審編者也。即使優免本人，不親奔走之役，而頂應門戶，豈無同室之親，奈之何毫釐重差不坐，通加之小戶貧民哉。近日優免人丁，雖准下則人戶，而一切重役常於免外不編，小民委不堪累。合查田糧一石，應派差銀幾錢，本身一丁，原坐丁銀多少，盡與除豁外，其餘免外差徭，與百姓一體編當，窮苦之民，庶幾其堪命乎。至于城市房號火夫閭閻保甲鄉夫，優免原無定式，小民更覺難堪，宗室士大之家，閑房雖數十處，開店招商，院子雖數百家

倣居佃地役巡書役、有司不敢派一人、救護巡撫、地
方不敢撥一役、其者刷一夫、只掛一牌扁、或冒免戶
族親戚、或將索供給財物、下至書手陰醫快壯門皂
等役、另宅俱無差撥、其疾首蹙額而從役者、非無勢
力小民、則貧酒飯行民、悲者寡婦傭人、亦當火夫、顯
天呼地、赴訴無門、此宇宙間一大不平事也、且火甲
等夫、以防盜賊、盜賊之志、不在貧窮、在富貴之家。而
役貧民以護身家、又濫免以圖供億、仁乎不仁乎、彼
貧者固能為盜者也、而役之以護身家、智乎不智乎。

州應下部從公酌處、數見官吏人等、除應免丁糧之
外、其餘丁地應否照依事產編審力差、府第官宅、除
本身住坐外、士夫鄉莊除大者一處外、應否將別店
餘莊編入火甲、優免既定、其在城者悉照　京城事
例、並其衙門、編為號銀、雇覓必不為盜之人、給以由
帖、自行打問、令其巡夜、在鄉者悉照保甲事例、優免
所在、止是稽查流民、不免所在、一體脩工撥堡、庶久
累之負可息、而不平之恨可消矣、
一日酌陞遷以蘇民困、臣惟百姓之差、驛遞為重、而

驛遞之差、轎扛為重、招募貧民、一日官給銀二分伍、
一身衣食八口供養取給焉、驛遞官常例豈可工食
循環使費取給焉、夫棄妻子而仰之官、人情之所不堪
也、攜妻子而旅困、　聖王之所不忍也、驛遞雖勞、委
難停止、惟有就近陞遷、可以少紓一二、查得可遞官
員凡二百七十、知府百四十有餘、可資驛遞擢行、知
府皆部銓以行、所在驛遞衙門尺馬、莫不應付、此四
百餘員者陞遷事故、一年在道不下百員、南北東西、
常數千里、臣以為除撫按將官、照常論選、不分南北

外、其餘衙門卑府、當分南北中三省論係、如雲南貴
州廣東福建五省為南單、有直隸浙江江西四川湖
廣五省為中單、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五省為
北單、三單各自論俸、不得以北單人陞南使、亦不得
以南單人陞北缺、惟是中單儘可通融、如陝西之於
四川、湖廣之於廣西、四川之於雲貴、接壤之區陞遷
亦便、但此格一破、勞必夤緣、三單既定、各以五省之
官、照俸陞轉、大約以年半為速、以三年為遲、速者原
衙營事、如僉事任淺、則以僉事管參議事、仍其資俸

已及、然後陞補參議、而僉事作缺、遲者考滿加陞、如副使三年考滿、加參政職銜、著係、仍管副使事、待有參政員缺、即與實授、而副使作缺、至于丁憂考察論劾員缺偶多、遷速以是爲差、如是有六便焉、省驛遞夫馬供支之累、一也、免本官長道跋涉之苦、二也、赴任近而歷俸早、三也、無水土不習之病、四也、南人習南官語、北人習北官語、聽訟曉諭、不費詞說、五也、道路不勞日時、職業不至久曠、六也、其部屬知府推陞兩司、亦照三單分缺、足舉也、有六便而無一害、似亦

可行、惟是中五省甲科頗多、南直隸司道甚少、相應於隣近省分、稱一調停、當無不便、至於驛遞教官、許選本省、題有明例矣、州縣佐貳首領等官、攜妻帶子、自是人情、富者家有餘資、尚能雇覓夫馬、貧者擔負行李、往往困頓長途、千里之費、至儉亦須二十金、況所選有三二千里者、雖有在任俸薪、僅足一歲衣食、一往一還、誰爲資助、如是而望人以廉、安得人人伯夷哉、臣嘗考之古人、魯人爲魯司寇、宋人爲宋司城宗族親戚、皆其所治、未嘗有不行之法、漢朱買臣張

鎮周、皆治其鄉人、未嘗有可避之嫌、然猶曰前代今指揮千百戶、不易衛而管軍、法令所加、年其親族、然猶曰官卑、今總督宣大、山西未嘗不用山西人、總督薊遼保定、未嘗不用眞定人、彼府衛首領、州同州判吏目、縣丞主簿典史、權統於印官、職分於一體、彈丸郡邑、有何事權、而必須隔省除授、于二三千里之外哉、臣以爲除州縣正官以上、照常除授、外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先儘本省隔府州縣、次儘隣近隔省州縣、即人缺偶不相當、亦須量選幾員、以示破格之

意、即隔省銓除難罷、亦須不出千五百里、以示體悉之情、其守候日久、願告遠方者、聽從其便、委曲如是而猶放縱貪婪、雖禁問盡法、臣亦恐之矣、

三曰興武教以養將材、臣惟國家世貴武臣、匪直酬先世勳伐、亦欲習先世箕裘、需他日緩急用耳、今統（此段教養武諸欵詳切可行宜敕部其綱紀言其目但歸實事當加意耳）務子弟、日不談韜畧、身不習戰陣、乃國家今日武舉循習故事、豈得眞材、夫將者萬姓之禍福、三軍之死生係焉、即有穿楊貫蝨之弓、飛取揮落之劍、臣猶曰此一軍之技也、不足以稱百夫長千夫長、而况今日

張高廣之庚癸向天之矢不論邉心俱准中式兼摘括殴之文論擬必出之句奏洎成章使得會舉曰此將材也至于世職襲替較射併鎗但可拆梨挽弓即與應得世爵當事者豈濫與哉來者皆然欲不與一無可與矣蓋累世承平武舉盡廢高者談文墨自附儒流卑者目衣冠不及行伍以剃削爲治生之資以鑽刺爲出身之路以下陣栶塘爲制勝之術試問七書如何發明八陣如何聚散士卒如何統率器械如何擊刺則瞠目卷舌者十九豈古多名將而近乃乏

材哉則教與不教之故也今武職武舉亦曾習兵書學戰法否乎臣偏閱三關求一武職曉暢兵法堪爲中軍把總者未見一人匪其質鈍而力弱則將畧不聞之故也查得會舉及三科武舉雖不知兵然旣舉而用之矣不令之習兵可乎臣請於各衛所年四十以下武職及應襲及一切武生民生舍餘軍餘之願習武藝者籍名於府州縣掌印官造冊送兵備道巡撫衙門爲武弟子臣與按臣考選會舉及三科武舉之有望者爲武師以教習之其住宅官給空衙處所

其教習擇於寬大寺觀或教場公館其講讀如司馬法孫吳通讀自將傳通覽尉繚六韜三畧李衛公及武經總要等書聽其各占分習各受業於武師近者三日一講論遠者一月一會考凡在習官生指揮以下堪以作養者俱執弟子禮其養贍每歲廩給銀二十六兩束修聽其多寡不限以數其教規官不率教者四季中呈該道責治應襲以下徑自責治其考較先將日習本業幾種報知撫按及合于守巡兵備撫按守巡兵備出巡試其弓馬火器戰法於教場又每

人拐書背問十條令之講解嚴加賞罰可賞者多可罰者少武師保薦以次陞用賞罰各半武師考平常可罰者多可賞者少武師戒飭會舉不准陞用武舉不准會試若三年之外怠棄職業教習無功會舉降其一級發回原籍武舉革其衣巾仍爲軍民其武職應襲幷爲揀一械以當軍實欲習七書以爲將鄉會武舉非欲選辭章以學文士實欲試方畧以選將材武場試卷先報所習兵書二場試中巡按御史分委司道府官就所習中以將畧戰法背問十條令之口

古果能通曉其旨趣可見諸躬行然後許進二場武
職襲替自州而道院先試弓馬次問所習十條如果
技藝韜畧俱有可觀其起送書册備開州試馬中若
干步中若干十問能答幾條送都司送道送撫按衙
門皆然候閱五尺高八尺立於八十步外其四試馬
不中三箭步不中二箭十問不能答五條以上者發
回肄業半年再試發回六次頑惰如前騎射不精文
藝不解者不准起送其不應起送而起送一省五名
以上撫按都司該道俱聽兵科參處庶將材之作養

既嚴武職之替襲不苟緩急選將必收得人之效矣
至於武學之開徒啓倖門又費供億用貢士爲師既
屬虛文濫民間優占終成游惰則臣不敢請也
四曰精器械以求實用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夫工之器以造作耳猶然求利況兵乃生死之
器乎今日三關兵器非不關局料工銀而監督者侵
牟打造者苟且應用之器不造而不應用者恒多利
用之式不求而不如式者甚衆且收藏不謹損失難
稽臣自蒞任以來打造必求如法器械多所增補惟

是無分毫之益糜可惜之財爲軍士之累者則明盔
明甲是已臣視師鴈門見官軍射箭皆以便衣臣責
之曰汝臨陣而射亦便衣耶令之甲胄須臾更來皆
畧甲也臣又責之曰汝臨陣之甲亦用此耶曰此正
臨陣甲也凡臨陣皆暗甲而以彩罩之便於旋習
二不生戎心故臨陣無不暗甲者曰爾之明盔甲安
用哉曰接送上司眩耀觀瞻耳因環跪而泣曰軍士
之孽明盔甲居其半閱科撫按巡歷歲不減一二次
各軍無高房廣廈濕氣所侵盔甲生繡把總管隊責

之鋥磨片片拆開日日刮洗數日始新又覓人穿結
修俐一次可費一月之糧雨霧一經又生滿甲之繡
至于盔子盔不但宜頭渴可挹水飢可溫食從來稱
便近頂上加檜轂寸餘以旗旄豈不壯觀然緩急既
不堪用而蕩人愛鐵即不得殺人往往以弓掣刀撥
而下安用此物爲哉臣乃拊膺大息曰虛文之害亦
至此哉夫明盔甲一副計工料不減二千三關可費
十萬戰陣既不適用而收藏又爲軍累且每軍二甲
無乃侈乎輕生死之需工觀視之美無乃舛乎臣請

勅下該部，諭之京營，如果明甲無益，盔盔有用，除將官武職聽造明盔甲一副，以壯觀瞻外，其軍士似宜通行免造，而以明甲之費，制暗甲之堅，費既省而制又精，其于兵家所補不少矣。

五曰練鄉兵以備緩急。國初設保甲之法，每十家為甲，甲有長。十甲為保，保有正。凡屬甲內人民，各置兵器一件。甲長置鑼一面，保正置鼓一面，或銃一杆。此非以作虐器擾民生也，誠慮夫除戎器用戒不虞，有武備可以無患。鄉村有盜，守望相助者此民。大寇流劫，登城守陴，結砦入保者此民。天下多故，勤王禦侮者此民。既欲救其生，何暇惜其擾哉。古者役民，每稱至冬而講武，則於農隙，蓋重之矣。臣亦不敢言農隙，請於十月初一日以前，先令保正將甲中壯丁五十歲以上，除衣冠本身，及寄住流民，勞瘵久病不編外，其餘不分富貴，不准優占，俱用手本開名到官，堂印正官，攜同佐貳，先將在城居民，從市首至四關，分為四聚，每聚各若干人。逐一點名，強有力者習弓弩，體便捷者習刀鎗，有目力者習火器，壯而拙者習棍棒，

或因人定兵，或聽人自認，即以所習武藝註於本名之下。將本州縣下班民壯，盡數分於四聚之中，為教師。各以所認分師教習。一操一歇。早飯後已初入聚，晚後前申初散聚。三月之後，正官攜同佐貳，以東南西北為敘，定日試聚。初試賞次能者，寬不能者之罰。三月再試，賞能者，薄示不能者之罰。又三月再試，賞上能者，重不能者之罰。重賞不過穀五斗，重罰不過笞一十。至二月十五以後，將四聚之民，合為大聚。弓弩與弓弩耦射，刀鎗與刀鎗對敵，火器與火器打放，棍棒與棍棒排擊。類分等第，賞罰教師。罰中少而藝生者之工食，以充中多而藝練者之賞。至於四鄉之民，或五保，或十甲，各照地里近便，編成小聚，或三聚或五聚，各照鎮店相應，立為聚所。其器械僉編分認既定，擇第一二等民壯，分派四鄉各聚之中，俱如前式，實行操演。有司試聚，亦如前式，實行賞罰。至於飲食宴會之間，歲時會集之日，即以武藝之勝負，為杯酒之輸贏，使民以為樂而不以為難。二年之後，五百人中拔其尤者，立為隊長。千人中拔其尤者立為千

總各給冠帶免其差徭三年於隣近衛所選取指揮千百戶知兵者一員教之合陣四年教之習戰一縣但有三千神氣自當百倍以之居鄉劫盜不敢入其境以之乘城大寇不敢攖其鋒以之勤王則天下皆忠義之師以之防變則軍士銷驕悍之氣鄉兵有一之弗善乎談者動以勞民傷財二事爲慮夫二帝三王寓兵於農何嘗一日不講武哉而民不告擾者法所辦非奉行得人之可弊實心事一尉做上民不擾也制定而奉行者得人也倘患無財乎各州縣民壯多者三二百名少亦不減七八十若暫減數十名工食置器械備犒賞寬然有餘行之三年仍復其舊奚而不可大抵今之有司賢者十一而情不事事者常九也以造冊虛文爲塗蔽之具以點查虛套縱科罰之私不求濟事止是擾民臣言及此切齒腐心當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萬一狂逞之寇屠劫鄉村百姓何以爲生攻陷城池守令豈能逃死哉又安得許多衛所兵馬護守各州縣之城池也臣以爲武備舉廢爲今日課守令第一要務撫按各道巡歷郡邑嚴加訪問但有條令已頒不肯遵行或彌文罔上及多事擾

民者即特糸降謫甚者罷斥庶四海之英風可振而猖獗之虜寇無憂矣

六曰嚴法令以服豪軍臣聞帝德好生獨軍令果於尚殺故古之名將有後一時而誅貴臣有因一笑而誅寵姬有取麻縷而即梟以徇有借一笠而必殺無赦者非殘忍以立威用衆之道當如是耳今督撫總兵　朝廷授以旗牌俾之開府建牙違節制犯軍令者得以擅殺故旗牌所在即天威所在　天子旣命之矣非專輒也今之犯軍令者不可勝數綁縛而赴市塲待其乞哀而後免者有之乎貫一耳者有之乎僅僅者綑一繩打數十棍耳法不震於武臣恣其刻削令不行於軍士養其兇頑彼士卒者禮教不明於耳紀律不稜於目威嚴不警於心加之操持有議者爲彼所噁痛癢不關者爲彼所恨斧鉞倒授於三軍而主帥不得爲匹夫則積衰所養威所激也夫撫道無投醪挾纊之恩將帥無分甘苦之惠情意乖離憤恨鬱結自取操戈死何兄情所可恨者驕兵橫逞不可收拾耳日者西夏之變三關軍士無不吐氣揚眉

視撫臣如兢刀俎惟彼生殺時臣經視三關應行之
法毫不敢廢抗不受罰者倍加之刑望外希恩若叱
莫之許大罪一身於千萬虎狼之叢此心何嘗不凜
凜顧以爲　朝廷紀法重於臣身即使環向關兮臣
端生以受逼者此輩豪敢成習海內氣焰不約而同
矣夫惠一也施於平日則感我爲恩施於既變則笑
我爲懼在彼鼓譟則得在我鼓譟則與是賞之使爲
亂導之使犯上也戕主帥殺鎮臣害不及而利得何
憚而不爲尚寬恤者之意寧不曰衆怒難犯未亂易

平隱恐逡縮姑援目前耳使天下而一軍也使官軍
之相臨相使而僅此一時也即名分倒置綱紀隳頹
臣姑忍之顧此官軍此紀綱此名分與國家相爲終
始有如要索無厭理不可從倉庫無餘勢不能給何
以應之臣以爲養軍之費本自不豐果有尅削扣減
激變軍心者審勘得實必誅無赦與其被殺於軍士
以成叛逆之凶孰若正法於　朝廷以洩軍士之困
軍士憤有所洩鼓譟無以爲名貪官法有所懲剝削
自不敢肆旗甲軍士除隱情明訴外但有訛言倡亂

者撫鎮取而誅之不待謀成巧謀成而猶不知者則
主帥之疎也今營伍之法五十人爲隊隊有管貼二
人五百人爲司司有把總一人千人爲哨哨有千總
一人三千人爲營營有中軍一人有五十人爲亂而
管貼不知者乎有五百人爲亂而把總不知者乎有
千人爲亂而千總不知者乎彼固陰主之而陽逃其
罪或陽倡之而陰藉爲功明謂我知而無奈彼何者
也臣以爲用衆之道擇長爲先擇管貼須公正老成
能服五十人者爲之擇把總須奉法宣恩能服五百

人者爲之千總中軍以上無不皆然選擇既定須布
成規孝弟忠信之行即戎講武之法日與論說賞慶
刑威之條親上死長之義時與申明恩愛所及於長
常厚心腹所寄於長常真俾長與我志意相孚隊中
有欲言之情以次傳聞可息者即與消弭如一隊鼓
譟不問何人主謀先誅管貼一旅鼓譟不問何人首
惡兼誅把總一司鼓譟不問多寡兼誅千總此外止
誅首惡一二人餘赦不問其中軍千總把總管貼隊
尅扣凌虐者許本隊被害軍士連名陳告撫鎮及所

在道府即與從重發落軍士有惑衆亂羣不遵法令者許本隊把總等官指實具呈道府審明撫鎮官即發旗牌梟首示衆夫恩信結於平時教令聞於有素上無不溥之惠下無不達之情矣

七曰議禁山以別利害臣聞今之談邊者以修築墻垣爲第一要務故自款貢二十餘年來無歲不修築矣計工食鹽菜之費不減三百餘萬即使三關九百三十里爲金城一堞一軍須得三十六萬人爲守即得人而守亦不能堅何者我無所不守虜有所必攻以屢集之兵攻單薄之守勝敗之數不問可知臣不敢曰無益乎居閒零騎數十人大舉逆斫斷五七刻如斯而已矣糜無窮之財竭有盡之力成易壞之邊苟目前之計雖婦人孺子皆笑其徒勞而邊臣不敢罷者震於重大之名狃於沿襲之舊逃我不疎之罪眩彼易見之功故明知其無益而不得不爲也有省萬倍之勞無一錢之費計五七年之功俟三十年之後享千百歲之利者則禁砍伐嚴栽種是已臣聞地無不宜之材木有敏封之性松栢荆檜榆柳樺楊皆

山西所宜者使沿邊一概除高險劃削虜騎難入者免栽外其餘衝路平梁寬溝陂嶺責成守備操防督率軍壯每歲人栽十株犯法罪人免贖計其重輕罰爲栽數土居軍民願栽者計其多寡示以優格彌山盈谷二尺一株縱橫錯雜無使成行封木初成任其橫生戒勿剔削直至拱把之時留容身之高貼封剔削務令平光以便吾民避虜自容身之上斜削橫枝狀如鋒刃以攔戎馬直行三十年後枝密陰繁虜且疑其有伏何敢深入居民男婦牛馬此中皆可潛藏即使發矢斫刀樹身皆可遮蔽又且隱匿官軍出而殺賊入而散林我奈虜何而虜無奈我何矣虜即勇悍豈能盡钁木根乎豈能飛騎木末乎此謂築無土之邊列無人之卒五十年後永不修築矣至於山中荆棘林樕木堅多刺如馬茹茹者種數不一皆可禦戎亦令沿邊居民徧植山谷麄如鷄卵者就地斜削旁生附出者任其茂密期以五年斜削一次斜削者如鎗馬足難踏茂密者如蝟羊裘易牽但可二尺餘深虜騎自然畏阻此謂不朽之尖橛無鐵之釘界冊

重山障可恃無恐矣至於山塹水渠不可種植則刻
樹諸發包有當其前鋒掘品窖掩釘研賺其騎道伏
快鎗擂大石灰於山頭倘誘入羊腸之中必殲諸中
角之內我守者寡則有餘軍彼入者難則有餘懼至
於樹椒棠棗其封更催凡在邊關皆可栽種巧臣竊
有恨焉山西諸邊一帶封木最多大者合抱千雲小
者密比如櫛自食功者稱開墾之名營事者借修理
之說把法以命道役奸民採深山爲固巢以林木爲
世產延燒者一望成灰欲代者數里如掃又大同州

縣各民日夜斫木聯挨沿邊守備操防不惟不能禁
詐且就斧得常役道同貪役百家成聚千夫爲群
運之不可禁禁之不從倘虜騎犯邊數萬可以橫行而
閭里小民趨避莫知所止撤我藩籬恣彼窺覘他日
之害臣不忍言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大同山西
宣府延綏寧夏遼東薊州紫荊密雲等邊分守守備
備禦并府州縣官員禁約該管官旗軍民人等不許
擅自入山將應禁林木伙伐販賣違者問發南方煙
瘴衛所充軍若前項官員有犯文官革職爲民武官

革職差操須守副參等官有犯指實參奏其經過關
隘河道守把官軍容情縱放者究問治罪又查得嘉
靖二十年臣邑人兵部侍郎胡守中總督薊州曾代
邊樹作疑敵樓爲給事中王堯日所劾斬于西市
世廟之法其嚴如此爲代山林西障易保非沮強胡
明例其嚴胡可弗禁夫以晉王之別冲獨能杖斃盜
砍某山枝樹之陳卿賢禦山推禁約諸枝而勢豪罷
明郊官王乾亨與同居兄弟伐山不下萬株罪惡不
止一種臣已將其弟王坤亨等問入問發充軍外其

五臺山寺諸僧不下數千伐木奚啻百萬淫占婦女
窩藏礦徒且自稱寺係古刹不屬州縣保甲難以僉
編盜賊無所畏忌甚爲地方之害臣以爲地不屬於
有司人不入於編戶山中聚結俱係各處流民大約
不止萬家隱禍可憂蒙處當亟至於砍伐山林嚴難
稍禁臣欲於沿邊一帶山巒除百里之外照前禁約
其百里之內樹木大小不下千百萬論法則嚴禁爲
得論勢則槩禁不能與其縱恣奸盜歲以爲資不若
課與商民官收其利況工部每有糾合採木此山且

禁且開法令似難一切合候　命下該部，容臣估計樹木若干，計其滿抱以上，即於樹身號以價值，課與商民，任其兩賣，有司催徵價銀，解入戶部管糧衙門，抵充軍餉。滿抱以下，計其數目，責令看守，每十年一估計，擅伐盜伐者，責成原課商民挐獲盜砍之人，坐贓問罪。至於開墾地土，屬民者照畝納糧，以供軍馬，屬僧者減半起科，以資焚修。至於所留禁山，厚百里者，豎石為界，嚴責守備等官，一面年年栽種，一面嚴禁砍伐，但有寸椽尺薪，盜砍盜伐，擅燒灼者，俱照例問

遣。庶商民之利可行，官軍之供有賴。臣又有說焉。大同、應朔、山馬等州縣軍民，不屬三關守備，其寄住三關者，作奸為盜，人既不入保甲，守備不敢鈐束；隣居三關者，私擅砍伐禁山，俱被三關挐獲，非聚衆打奪，則不服拘問。夫大同、山西之大同、冀非守巡山西布按兩司之分道，而臣山西巡撫也，兼有提督之責，臣非不敢徑行，但軍分兩鎮，恐易生嫌。山西恃三關林木為藩籬，大同恃三關林木為材用，人情事體，本自難行。伏乞敕下軍門，將應開應禁林木，私伐擅伐軍

民，議為定法，永遠遵行。大同之民在三關境內者，屬三關守備管束，隣三關境土而欲伐禁山者，屬三關守備拘問，如此庶民利可通，而邊防亦固矣。

八曰復月糧以恤貧軍。臣聞力役以勞使民者也，征戰以死使民者也。今各衙門快壯門皂工食，至薄者每日銀二分，厚者三分四分，此內既無雜派之名，此外又有需索之利，且憂患不關於心，偷安常便於體。乃軍士則不然，姑自太原營言之，每軍月糧八斗，每斗折銀五分，計一日所得，纔一分三釐耳，尚不足壯

士一飡之費。自欵貢以來，又於六箇月內，每月扣銀（自欵貢成後三關為內地故軍士月糧之少如是）五分，共扣銀三錢，為市本。是每日所得不及一分二釐，父母妻子之養所資者此也，日用人事所資者此也，器械衣裝所資者此也。此外無所從來矣。又分領夷馬，有攤賠之費；關領月糧，有造冊之費；掌印、本管指揮、千百戶、千把總，有科派之費；有馬軍人，雖關有草料，稍得侵肥，又有朋銀之費；守備等營，又有雜撥濫差之費，有長差幫貼之費，有送迎奔走之費。較之快壯門皂，一無所得，諸有所損。月糧既少于工食，戰

征又苦於差役以足身也而責之鼓氣練兵能乎以是心也而責之竭力致死得乎今國家養兵之費可謂侈矣民窮財盡蓋之誠難至於每軍歲減三錢計三關馬步共減一萬九千餘兩獨不可復乎但欵貢見行市本無處役之誠難查得山西民壯一萬六千五百名當此無事之時歲供修築之役無裨邊計徒耗民財若於富庶縣堪以徵銀者共減三千名每名解工食衣鞋銀六兩五錢共得銀一萬九千五百兩解邊以抵市本則軍士之月糧可復而積久之困累可蘇矣倘虜不恭順我當閉關一萬九千餘兩之市本免徵三千名民壯之工食固在因時因勢用人用銀無所不可奈何剝貧軍之膏脂以飼無厭之豺狼哉

議

鹽法議 代歸德太守鹽法

會看得河東商人高世彥等告稱商困已極法欲仍舊此誠迫切至情委宜倍加優恤其所奏與山東商人王邦太等逐欵枝駁各據一說職等姑不與辨所有原議開歸改屬一節設有利於民而病於商或通於此而滯於彼自非良法豈宜輕變職等竊熟議之開歸二府改屬山東無損於河東之商者二有便於河東之商者三而世彥未之思也河東鹽課見額六十二萬引開歸二府食鹽十二萬引耳二府既改則十二萬引即隨所改地方與河東分毫無累豈有地去課存之理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一也舊引壓墊數多原因解池生鹽數少今開歸固未改也而商人負累包賠杖斃自盡者已十餘年豈二府改

屬之罪哉蓋世彥之苦苦於納銀久而鹽不得支非苦於積鹽多而無處可賣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二也今有飯貧者日施粥一石待食常千人由是枵腹而斃者十九明日待食者百人則飽歌而棄餘矣解池鹽不及額固石粥也世彥等困於枵腹久矣若割十二萬引於山東則解池寬十二萬之額矣即解產如常世彥可寬十二萬之報納儻鹽花偶盛世彥可償數十年之積負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一也解鹽以甘以其澆曬也故苦以其苦也故

不行不行則商人坐困若改十二萬引於山東長蘆
則解池不必澆曬而自足既不澆曬則硝城不雜而
自甘鹽足有不及於舊商者乎鹽卄有不售者乎是
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二也壓墊於鹽之不足
商之不報中竊於壓墊之多且久小客超支竊於舊
商之不報中額減則可以罷超支之法鹽多則可以
甦舊商之困遲以歲月則壓墊盡完而商人爭報今
日之解池固舊商百年之全利也是開歸之改有益
於河東之商三也且王邦太河東人也桑梓之近

鹽闔山東之遠利其情固可知已世彥攻之特以鄉
曲之體當有一言豈直昧於利害得失之計哉再照
有一隅之變通有四海之大較所據高世彥奏稱河
東三弊謂商貲盡而無商鹽池壞而無鹽鹽味變而
無用此豈一時整頓之力所能救哉今天下私販鹽
徒其多官商幾倍天下所食私鹽其多官鹽幾倍此
何故哉解鹽苦於難行者課多而鹽少價重而鹽苦
也兩淮山東長蘆私販盛行者課少而鹽多價輕而
鹽美也強民以河東之苦鹽使價貴而不售則不足

者病禁兩淮長蘆山東之甘鹽使價賤而不售則有
餘者亦病今產鹽之地孰非王土私販之徒孰非王
民使通融一處則私食皆官鹽而私販皆官商夬豈
獨河東積置當一論停哉開歸應改事理甚明

福府莊田議　　福府莊田

按國初分封二十四親藩賜田多寡不等未有至萬
頃者他不可知只如在河南者周趙伊徽鄭唐崇潞
一藩有至四萬者乎有之是入府該田三十二萬頃
分河南之半矣自太祖以來衆建親王六十餘府該
田二百四十萬頃分天下之半矣其數不查可知也

福王之求不得不多情也　皇上之批不得不查
體也所批查者廢府及相應地云爾未嘗嚴旨切責
不論官民田土務足其數不許抗違也今必欲括足
四萬亂　祖宗分封之制其不可一也仁壽清寧未
央三宮地六十二處止一萬六千一十五頃四十七
畝零而一藩多至四萬不惟無以作法而一藩之地
幾倍皇宮恐非尊卑之禮其不可二也查得我朝
詔令有云今後額辦錢糧地土不許干府奏討且天

下地上。自萬曆六年丈量之後，沿坵履畝，皆辦錢粮。安有頃畝閑田，不在官，不在民，而爲無粮白地者乎。昔　莊皇帝止有景王一弟，　今上止有潞王一弟，雖如漢文帝之於梁王，無所不可。聖天子則百斯男，皇太子其腿不慮今福府一藩求田四萬，仍要膏腴上地，仍不從潞府四萬銀例而求十二萬租銀，瑞藩（孔康瀋步或一瑞上而下可得相之）而下，誰不援例而請，裁之無辭，與之無處，若復加此揔括三十年後，民田皆變爲王莊矣，其不可者三也。查得河南官民田地共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

頃五十一畝零，該納夏麥六十萬九十四石。秋米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石零，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疋，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零。此皆　皇上惟正之供，分毫不可缺，而百官之俸，百姓之差，不計也。　與廟分封崇王，因無閑地撥廠。撥給民地若干，除豁夏麥一千七百三十一石五斗八升二合零，秋米五千九百四石四斗九升二合零，馬草七千二百一十六束零，絲九百三十九兩零九錢三分，皆割　朝廷之正粮，除小民之重累。且夫

封無兩重之皮，民無兩屬之身。如割正供，則國不堪損；加一倍，則民不聊生。此誠社稷之憂也。其不可四也。且寺廟香火地土，尚禁王府侵奪，況學社之田，變價甚爲盛世之羞，虧損　聖主之德，又十項以上，不成莊田，而零星段落，何以插廠。倘以執奏，豈惟地方之福，是亦當事者之體耳。

書

答畢東郊按臺　積貯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乎。民生命脈，有急于積

貯者乎。倉庾如洗，雖十堯舜不能活一餓夫。珠玉如山，雖人與千金，不如給一升粟。讀我　公祖積穀一刻，至于本院公費之裁節，有力之減力，杖贖之免力，工價銀之豁除，收放之刁難，無一非節愛之仁。讀救荒二議，如酌給粥之節，備粥殤之藥，調飢病之人，貯煑粥之器，嚴賣妻棄子之禁，無一非如保之念。三秦士女，百萬生靈，何幸何幸，乃不肖有冒言焉。夫積貯之法，非獨救飢民，正以救众民；非獨備荒歲，亦以佐軍興也。古稱救荒無奇策，正欲備荒有善政耳。人知積

貯之當重僕又以爲收放之當詳穀忌濕今各省倉廒類多卑湫敵潤穀易耗今各省風窓類多雀鼠難防則以板鋪地以竹織笈近倉不可作穢惡近倉內不可畜鷄豕此當講者一社倉之法收貯于民不拘大小鎮店菴觀寺院隨處建設煮粥放賑之時就近百凡便安此當講者二秦晉之民家多盖藏山東河南皆無歲計僕昔在山東曾有會倉勸本約之民各量其力每年積穀若干聚于一所秋斂春散加三出息小凶之年不准獨支大凶之年各分所積顧不分

而助同會者旌獎以多寡爲差是在有司得法社長得人此當講者三粥賑二法最莫輕行飢民未必餓死之民凶歲更防大凶之歲積慣之奸開賑借之端以媒利昏庸之吏好賑借以市恩見在者以肯放沾仁聲後來者以不催爲盛德一人借數石常騙二三十石而貧無力者無升斗之獲僕在山西查催十年之內出陳借欠一百三十八萬有奇嚴行催補止收三十七萬其餘或稱官吏更改卷籍不存或稱逃流亡故無人賠補至今爲恨謂宜題准凡本官經手倉

庫務令催完繳取實收查盤明白方許離任不則雖行取亦須留催其丁憂事故官員力難久待者要造借領花名保主申合于上司批發後官務令本秋催完自非連年大凶不許隔歲拖欠此其當講者四社倉之法委官查盤則多騷擾問罪之累全不查盤祗肥利己徇情之人謂宜有司歲一親身查盤不許委佐領教職以滋弊竇至于府州縣欲求盤虛實法莫如每歲十終年一交代新者于舊者欠一升不收舊者于新者作一弊不得僕昔作一倉法每一廒五間

俱以板斷隔五間自西而東常空閑一隔每于溼盛之月倒厰一遍將東第四隔量入第五隔以次遞量空第一隔量完報數明年又自西第二隔量入西第一隔以次漸而東量完報數又空東第五隔委官查盤倉糧欲親量則一一見斗不親量則取掌印官及新舊斗級保結眞莫眞于此矣此其當講者五至于煮粥之法亦有可言煮粥第一便流民而土著之少婦女漸不肯赴場老病殘疾之人斷不能赴場則核其口數每口十日領炒荳十碗或米三升務令本家

無病之人查實領給其當講者一罷場之月野有草菜木皮則壯者先放次及流民婦女次及流民老疾死者有司帶給一蓆埋于漏澤園其姓名貫址而標記之此其所當講者二煮粥各州縣齊日則流民少流民少則開場之日無擁擠雜亂之憂散場之日無結聚爲盜之患所當講者三秋之月有司令民積菜穫之之令民貨糠多者給賞豆每濕月一斛則耐久乾菜粗豆腐可佐粥場之費不必米也所當講者四酒之爲物飢不當食寒不當衣百害事百耗穀山東

皇明經世編　卷之　呂新吾集　[illegible]

河南丁字之邑麴蘖等貲不減幾萬石只此挾商年所活不減萬人又酒席衣服車馬宮室器具及婚喪無度及寺觀園池戲子倡優固非耗財之蠹皆當制爲度數責令自爲儲蓄所當講者五俗人謂荒政不講于荒年救荒不救于將荒此類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彭 賓燕又參閱

沈龍江文集

疏

沈 鯉

親王之國疏 親王

奉旨俟明春擇日舉行

謹題爲敬陳 親王之國舊例以明職掌事。近該工科左給事中陳與郊福建道試監察御史張天德戶科給事中陳尚象相繼上疏請 命 潞王之國臣等不知其疏中之所云如何乃外議徒見其疏久不下。意其詞旨若委咎于臣等之不先 請者臣等不得不一一明職掌以俟 裁定。且以爲他日持守之據焉。蓋凡 親王之國。一切擇日具儀。雖係禮官掌行皆由傳奉 特旨無敢輒便題 請者歷年事例除年遠文卷無存及禮應避諱者不敢槩舉外查得成化三年正月內本部傳奉 憲宗皇帝聖旨朕弟德王之國凡諸合行事宜所司詳具以聞。欽此。自是以

後。傳 旨之國者。秀王係成化六年七月。崇王係成化九年十一月。吉王係成化十三年八月。岐王係弘治七年十二月。益王係弘治八年六月壽王係弘治十一年六月。衡王係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汝王係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涇王係弘治十五年二月。榮王係弘治十六年六月。其時傳奉太監懷恩韋泰蕭敬陳寬也。臣等猶恐不的復從史館恭奉 累朝實錄歷歷查考凡各 親王之國亦止開載儀注。不見有本部題請之疏。嘉靖二十九年雖曾具題一次。亦緣內閣輔臣奉有 御札傳示所司非敢輒便具題也。夫樹屏建藩。 國家盛典。孰不有欣然趨事之心。乃自 累朝以來。親王之國俱繇 上命。舊規相沿已二百年其中必有精意臣等職在守法不敢不闕其所疑以存典故此所以不先題請也。若以時事而論即使例所當請亦須待秋成以後始于擇日爲便焉。蓋凡 親王之國。俱水陸二路。驂從齊發。所經之處。勞費不可勝言。適今 畿南諸郡河南山東與衛輝封國所在連歲饑荒繼之災

疲。皇上嘗多方賑濟之，若非稍待秋成，間有豐稔
之報，而 明旨已下，便當擇期遠近緩急，何以財酌。
此亦事體之不可不慮者也。夫論舊例則不敢擅請，
論時事則不敢輕請。總之皆職掌關心，反復思惟，遂
成遷緩。若言官於天下之事，無不得言之，因之請，據
理而論，乃其職也。伏乞查照 累朝事例，早賜 宸
斷，以襄 盛典，臣等不勝幸甚。

請復建文年號定景泰實錄疏（建文年號 景泰實錄）

臣等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稱建文年號已奉
革除，景泰事蹟仍爲附錄，均於信史失真，要乞 聖
衷裁斷，復建文位號，仍將四年事蹟修輯爲錄，景泰
則自爲一錄，削去郕戾舊名，各一節。竊惟 人君有
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
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
朝自 太祖開基， 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
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並系
英宗，則皆爲我 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
史館纂修，知其始末，所以有此建議。臣等請先述二

事大畧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爲 皇上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在位， 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
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者， 太祖之嫡孫也，在
位四年。 成祖文皇帝靖難， 登極，乃削去建文年
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 高廟實錄，遂將四年實
曆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畧也。正統十四年，
北虜入犯， 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
木北狩。 景皇帝時爲郕王，奉 皇太后命監國，旋
正大位，次年八月恭遇 英廟迴鑾，後七年復辟。
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 景皇帝廢
爲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 英廟實錄，遂以景
泰七年事蹟附于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
至成化十一年十二月， 憲宗純皇帝追禮 英宗
本意，始 勅廷臣復 景帝位號，上 恭仁康定
謚，改修 陵寢，無所不用其情，惟景泰七年事蹟，原
附 英廟實錄者，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畧
也。嗣是以來， 朝野公議，非不昭然，而修遺舉墜，獨
未之聞者，則有俟矣。蓋郕戾附錄纂修在成化元年

位號之復在成化十一年也當時惟以復位號爲重。而　實錄之改與不改以爲往事歷數十年竟無與言及之者乃因循以至于今非爲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　憲廟追尊之舉爲　帝王盛德之冠乃獨于附錄一節不行釐正於推廣　德意猶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　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　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　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　成祖親親之心亦

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宜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　成祖之心耳夫　成祖奉　天靖難再造邦家　駿烈宏功纘承　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于事適足示人以疑耳故議復革除者非爲建文爲　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爲　景帝爲　英宗也茲皆所不必諱者也方今　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弘　先德正此其時。

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不過將　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中間七年事蹟名曰　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至于建文位號　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于　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夫以我　太祖甫定天下即有　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爲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　成祖　英宗之心同符　太祖

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于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於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　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爲太祖之孫乎慰　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徽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　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　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　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　人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

候　聖明裁定。惟復　勅下多官，虛心會議，另行題
請定奪。

廟享事宜疏　廟享

謹題爲循職掌獻愚衷懇乞　聖明俯賜採議，以垂
祀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太常
寺卿裴應章等題爲照得帝王宗廟陵寢之禮，至太
廟且古人極爲發重，所以多樣精詳，隨時變易，必協
諸天而無弗協，斯可以掌禋祀而仁祖考矣。我　國
家開創之初建立　陵廟，盡制盡倫，誠不欲垂之萬

世而無弊哉。第相沿二百年餘，中間因革損益不無
可議者。蓋先是諸臣已曾建議，及之竟以議論不同
而止。臣等待罪禮曹，乃其職掌，心所未安久矣。而該
寺復有此議，誠干祀典有裨。臣等謹將所陳四事，逐
一議擬開立前件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勅下
臣等欽遵施行。謹題請　旨。

一曰

太廟侑享之禮。臣等謹查得　國初建　四親廟，歲
凡五享，以　親王從祀于東廡，功臣配享于西廡，各
遣官分獻。洪武九年，進　親王于　殿內東壁，功臣
西壁。嘉靖間仍序列東西兩廡。二十四年新建　太
廟成，復進列東西兩壁，罷分獻。及考儀禮諸書，與前
代故事，無親王廟享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特以義
起之意，蓋以展親報功，皆在情之不容已者。廼該寺
則據禮而論，謂　諸王本從　祖祔食，今　四祖之
廟已祧，而　諸王無所于祔，則義罷禮也。但欲祔之
祧廟，似猶有未安焉。蓋祧以藏毀廟之主，爲祖也，非
爲孫也。禮有祧，不聞有配祧者也。當　諸王之侑享

于廟也，夫故事特以紙爲位，祭畢而焚之而已矣。必
且祧而祔之于　遷祖之廟，將更爲設主乎，不乎。不
爲之主，何據而祧；爲之主，是本無而反益之也。無乃
非故乎。宗廟之享，祫爲重，故禮稱爾遠而爾尊。夫
既以時享不可預，而顧以預于祫，安知他日不又有
爲該寺之說者。此臣等之所以爲未安也。蓋據禮則
當以墳墓之近　皇陵者祔享于　皇陵之廟，近
祖陵者祔享于　祖陵之廟，而後于禮爲無嫌，亦可
以不失　太祖之遺意。但考洪武元年初享，十五王

之文。則有曰朕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歿。凡我伯考兄
姪。悉追封爲王。伯妣先嫂。皆爲王夫人。列祀家廟。著
爲常典。臣等莊誦　聖謨。而深惟　太祖之意。以酌
于情禮之間。有不敢輕議罷享者。無巳則仍遵初制。
序列東廡。猶爲近禮。乎至於功臣配享。　彝章具在。
而該寺復爲此議者。謂廟中有　列后在上。則異姓
之臣。禮當別嫌。而　至尊拜俯于上。於諸臣之靈。亦
必有蹙然不寧者。宜照舊于西廡配享。仍各于東西
兩廡遣官分獻。始爲合禮。伏乞　聖裁。

一曰
內殿祭告之規。臣等看得　朝廷建　奉先殿于
大內。凡車駕出告反面。日月上膳薦新。及　冊封朔
望諸禮。皆于是行之。蓋於　太廟五享之外。又以是
而廣其如在之思也。夫曰　大內。則非外廷可得而
與者。以故祭品辦自光祿寺。告文及執事人員。俱取
自　內庭。太常寺雖職專祀事。而此實不與焉。及至
嘉靖以來。　冊封諸藩。有遣官例於府。始用該寺人
員執事。而祭品祝文則仍舊取之于內也。萬曆元年

該寺照例以遣官請復奉　旨親自行禮。二年又申
明舊例。以執事人員請。則奉　旨仍自　內庭供事。
自是該寺止先期以冊封祭告題請而已。而其他無
與也。乃近年以來。斯稍有不同者。遇　上位親行。則
照例于　內庭供事。或奉　旨遣官。則凡執事人員。
及祝文祭品。俱取辦該寺矣。然猶可先期預備于遵
守。亦未嘗不便也。惟近者　皇貴妃冊封祭告。奉
先殿祝文執事。皆出　內庭。而祭品又取之該寺。於
是始事體不一。遵守未便。倘或有奉　旨親行。忽臨

期而遣代者。則事出倉卒。備辦猶難。故該寺復有此
議。委宜酌爲定規。以便遵守。臣等謹議得該寺職掌
專主祀事。而光祿則掌王膳羞之官。其　內殿祭告。
則猶取象于生時上食之義也。且　大內禁地。容外
人出入何干　明禁。合無杏照舊例。凡遇祭告　內
殿。無論　上位親行及先期臨時奉　旨遣官。其祭
品俱內光祿寺備辦。惟告文及執事人員遇　上位
親行則辦之　內庭。或奉　旨遣官則暫用該寺庶
內外各官無推諉悞事之弊。而奉遣行禮者亦無僭

奉先之祭[illegible]家人之禮[illegible]即遇遣官[illegible]是[illegible]
告執事員役宜用內[illegible]廷今議代祭用該寺[illegible]以內廷各
職員○不必[illegible]遣亦於[illegible]侯之前[illegible]

用內執事之嫌禮得中而可行事畫一而易守矣伏
乞 聖裁
一曰
諸妃祔陵之祭臣等看得 陵寢之祭與 宗廟之
制不同 廟祭止于正后而 陵寢之祭則諸后妃
皆與焉先是 長 獻 景 裕 茂 康 六陵
諸妃祔葬者祭于 陵寢而瘞 金山諸處者祭于
本墳迨嘉靖十七年秋 六陵妃俱配享各 陵殿
罷本墳祭所以明萃渙之義篤宮闈之親者眞可爲

萬世法程矣乃 世廟諸妃安厝于 金山等處者
至今已二十餘年曾無一祔享于 陵殿何先後之
不一若此也今該寺欲比照前例奏 世廟諸妃墳
所神主俱升之 永陵之殿一體配享而罷其本墳
之祭深爲有見相應依擬一併舉行庶乎事體歸一
而善制之遵行可久矣臣等又查得每歲清明霜降
各遣官五員行禮其中有專祀一陵者有一人而兼
祀二三陵者各衙門陪祀諸臣亦各隨遣官行禮據
初意豈不以 陵寢相近則禮可攝行而不必專官
乎遍其中殊多有未便者蓋諸臣既在 陵所必候
長陵舉事方敢行禮今專祀者行禮已畢而兼祀者
尚在趨蹌昏夜茂林疾馳山徑卒遇風雨猶驚倉皇
故有主祭已至而陪祭未至者有行禮將半而至者
亦有卒不及至者卽有監禮諸臣時當昏夜何從認
識蓋不但繼以倦怠而已合無自今以後除遣官行
禮仍舊五員其陪祀諸臣則各照 陵所一一專派
寧少無兼斯可以竭誠將事而感格 神明矣伏乞
聖裁

一曰
陵祭品物之式臣等查得各 陵寢歲時之祭祝文
牲帛無弗同者元旦爲歲時之首禮宜加隆焉可也
顧 九陵 恭讓 恭仁之陵止于酒果而 越靖
等及諸王妃則又有牲帛祝文反從其厚此該寺所
以有畫一之議也然以臣等度之似亦有謂蓋元旦
歲除之次日也先是 九陵帝后歲暮已祫祭于
廟矣旬日內且復有孟春之享故元旦之祭在 陵
殿止用酒果者非儉也禮也若 諸王諸妃則祫享

在祭既皆不與若元旦一祭更復從簡不幾于疏乎其特用牲帛祝文者非過為豐也亦禮也稱情立文在當時議禮之意原自有在所未盡者特　恭讓康仁既不與孝宗于　廟中又不設牲帛于　陵殿是亦禮文之缺而議者偶未之及耳臣等謂宜增二陵之祭而補其所未備其餘則惟復仍舊庶幾為妥至于祝享有文所以達致祭之意而冀神之聽之也今　諸王及諸妃墳所祝文俱係安厝時所用迫今歷逝既久世代屢更而祝享之文猶復仍舊揆之

于義多有未協如　永清太長公主俱稱日爾者在當時則以尊臨卑之詞也自今用之得無有不宜乎祭廢后吳氏之文曰惟靈仙逝日月不居　英妃魏氏曰惟靈仙逝冬至倏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總之皆初時祝告之詞也今年運而往矣尚猶可不變乎合無　勅下太常寺通查各項祝文凡有未妥如此類者俱開送翰林院改撰通用祭文一道只直叙歲時遣官之意盡削去傷悼餘詞仍分別　王妃夫人各從其類共為一祝後有增入者除掩壙之初特撰

一次其以後節序之祭不必別撰庶乎情順禮安祝告之餘神居然歆之矣伏乞　聖裁

議改北嶽疏

臣等謹查得渾源州志內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于北嶽值大雪遙祀之忽飛一石墜帝前名曰安上石乃建廟于大茂山又五歲再巡狩其石又飛于曲陽復建廟于曲陽今州之恒山有觀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修古北嶽廟碑文

內載渾源恒山為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巡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于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于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之并州即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于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註亦云在上曲陽西北杜佑通典及文獻通考

實錄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眞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李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即常山郡之曲陽也唐武德貞觀之制祭北嶽恒山于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于定州漢碑不存無所于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錄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于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于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逆

至　國朝洪武二年二月首奉　太祖高皇帝之命掌祀北嶽及三年六月　降詔正名定爲常典　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于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爲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爲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嶽瀆于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內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馬文昇題爲釐正祀典事該本部覆題北嶽恒山之神祀于曲陽自漢唐宋以至　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開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于渾源州恒山節　命大臣出關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　欽依無容別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

重大據今所查反覆參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于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于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即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既已明著于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德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于五代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于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透

祭北鎮醫巫閭山于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爲望祭北嶽耳。至于渾源之稱北嶽，止見于州志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卽志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卽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于陰者終不若祀于陽者之爲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曲陽淸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而先臣尚書倪岳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誠千古之確論矣。況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卽今 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 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爲畿內重鎮，孚靈已久。一旦毀廟貌，廢碑刻，舉而改建于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北嶽恒山之神，委應遵依 憲典，仍祀

于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既有洪武年間重脩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鎮巡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脩葺，用存古跡，庶爲兩全。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樂律疏 樂律

祠祭淸吏司案呈：原任廣西潯州府桂平縣知縣廣東南海縣人何子方，令其門人梁應和齎其所撰樂書八本具奏 進獻，奉 聖旨：這樂書與見用有無異同，着禮部查看了來說。欽此。隨將所進樂書封送

太常寺查對去後，今據該寺呈，據神樂觀回稱，會同協律郎等官陶世綬等，將樂書校正異同，開欵到寺，據此，照得我 朝樂制，所用不同，有 朝會之樂，有宴饗之樂，有祭祀之樂。本寺所隷者，第祭祀之樂耳，查得洪武初年， 太祖高皇帝嘗命協律郎冷謙考正音律，嘉靖九年， 世宗肅皇帝又嘗命本寺少卿張鶚更定 郊廟之樂，聲音節奏，亦既犂然備一代之制矣。顧歷年既遠，傳授無人，本寺協律郎等官不過按其成法，戛擊搏拊以調協律章耳，其間精微蘊

亡其義矣與解有能窺其妙者。蓋所謂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今據協律郎陶拱綬等會同原來儒生梁應和等將本寺見用樂律與所進樂書參互考證，較其異同，開具前來。本寺復加詳覈，然皆不過器數制度之末，至于元聲元氣之所以異同者，俱無能考其一二。蓋緣習以而不察，故語焉而未詳耳。若欲洞窺制作之原，究極精微之蘊，則必學有傳授，窮年究心者，而後可以與于斯也。復開本寺見用樂與樂書相同者五件，華鼓柷敔籥羽，本寺見用樂與樂書互異者九件，本

寺編鐘編磬各律呂十二，外加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清聲共十六，內止用黃鍾太簇姑洗仲呂林鍾南呂黃鍾清大呂清別聲，今樂書所載只十二鍾磬，無（本寺諸樂何不用四清聲而今樂以其為本而亂淆）四清聲，而十二聲俱用。本寺琴十張，一樣七絃，今樂書所載八張，有大中小三樣五絃。本寺瑟四張，一樣二十五絃，今樂書所載四張，有大中小三樣二十五絃。本寺笙十攢，十七簧，長一尺六寸，今樂書所載二樣，大笙長四尺十九簧，小笙長四尺十三簧。本寺笛十枝，八孔，今樂書所載十二枝，六孔。本寺排簫二架，長者九寸，短者四寸五分，十六孔，今樂書所載長一尺四寸，短一尺二寸，十一孔。本寺塤二個，一樣六孔，今樂書所載大小二樣，六孔。本寺篪六枝，長一尺四寸，六孔，今樂書所載大小二樣，大者一尺四寸八孔，小者一尺二寸七孔。本寺文武旌節各二杆，今樂書所載九色節九杆。本寺原有而樂書所無者五件，笛搏拊、干戚、尾旛。本寺原無而樂書所有者十二件，鏄鐘、特磬、管、竽、缶、鼗、鼓、縣鼓、節鼓、九變、九成、九德、九韶之奏、九德之歌、堂上堂下樂舞、土各方位圖等，因呈

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謹查得我　朝樂律載在大明會典及　大明集禮等書，各有一定之制。太常寺協律郎等官諳其聲調，守而用之，二百餘年於茲矣。今原任知縣何予方奏進古樂義八冊，則專以復韶樂為主，及考其圖象，與其器數，而律以今時之制，或大同小異，或迥然不同，已經太常寺查審明白，逐一開款是的。至欲取虞書之文，而節為九德之歌，歷五方之色，而列為五行之舞。又不但樂器不同，而聲容亦異矣。查得嘉靖十七年遼州同知李文察奏進

樂書該本部題奉　欽依改太常寺典簿協同肄樂
至二十四年復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所奏樂律室
礙難行，只照舊演習備用，欽此夫以　世宗皇帝天
縱聰明，覃精制作，無所不備，而獨於斯義謙讓未遑
者，豈其無謂歟，五帝三王不相沿樂，其來久矣，我
太祖高皇帝驅百年左衽之俗，復中華文物之舊
聖德神功，曠古所無，其彼之管絃，形之綴兆，亦所以
象我　明之功德，而非象有虞之功德也，即使韶樂
可復，謂求同于美善之實則可，必欲比其迹而使之

相沿也，其無乃膠柱而鼓瑟乎，夫惟考定黃鍾以求
聲氣之元，則委為古今不易之論，乃今所稱律管十
二，雖亦各有分寸，而不言何代之尺，獨欲比中婦人
之手指為度，而取竹于崑崙之山，則臣等有不能知
者，蓋樂學之失傳久矣，雖予方此書，亦自謂韶樂無
傳，與六代之舞，皆不可考，則知是書之編，亦不過蒐
采舊聞，附以己意，非必有師友淵源，可的為印證者
也，但其苦心考索，頗具條理，留備采擇，未為無益，合
無恭候　命下，容臣等將所進樂書謄寫一通，存之

本部，以俟不時參考，亦以見川澤茹納之意，其原本
謄畢　奏繳，伏候　聖明裁奪，抑臣等又考之戴記
其論樂亦大都以和為上，而孟軻之告齊宣王，則以
為今樂與古樂無異，惟在于與民同樂，蓋謂同樂於
民，而後為和之極也，厥後司馬遷作樂書，亦本之偃
兵息民，而盛稱漢文之時，家給人足，烟火萬里，曰可
謂和樂者乎，其言樂如斯而已矣，方今水旱時聞，民
多恍疾，臣等姑不敢輕議所願，惟　人主和德于上，
使閭閻無疾苦愁嘆之聲　朝廷有都俞吁咈之美
則上下和豫交通，而聲氣之元，不必諧之于律呂，徵
之于文獻有餘也，伏乞　聖明留意焉

刊布宗藩名封疏　宗藩名封

據儀制清吏司案呈，查得　宗藩條例，各　王府親
郡王將軍中尉之子，不分嫡庶，俱限以年歲，奏　請
名封，并選婚配，本部隨抄到日，即將玉冊堂稿，備查
其父母封位，生年奏報，及母妾內助奏選緣由，比對
相同，按季題覆，但　天潢派衍，冊籍浩繁，架閣日久，
不無泛濫失落，吏胥謄寫間有遺漏差訛，兼之舞文

者有洗改補綴之姦妄請者有矇朧欺揑之弊以致
歷年以來有父母查無封位者有本身查無奏報者
有妾媵亦無行選者種種情弊不可枚舉欲一槩題
請則　明例有礙欲遂與立案則　宗室受抑於是
不得不與之行勘或一事而駁勘數次或一勘而動
經數年中間靡費多端貧窘困苦殊甚至有無藉之
徒投充校尉誘騙諸宗如往年張國臣假揑　代府
宗室廷厘等名封及近日吳貴和私揑　淮府永豐
王翊鍛等妻封雖各犯旋即正法而貽害已不可勝

言矣今若　軫念宗藩遏絕姦弊欲爲經久之法合
無于題　請之後按季刊刻成書分布各　王府及
相關衙門以備互相參考庶于　宗藩便益相應呈
堂議請案呈到部臣等看得　宗室名封題稿即他
日子孫承襲之地本部據此以題覆者也紀載未備
互考無徵無怪乎弊孔日多而　宗室坐困矣臣等
近爲恭進　宗藩要例以備　御覽事奉　聖旨覽
奏知道了要例留覽今後各王奏請例內應得的你
部裏查據明確即與題覆如有未合的還奏請定奪

務體朕惇睦至意毋容下人作弊留難欽此臣等卽
奉　明旨嚴切敢不益加詳愼所有題過名封正宜
及時嚴行稽覈以絕他日姦弊今據該司查呈前因
相應題　請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每遇題　請名
封婚禮奉　旨俞允每季終卽將　請過名封婚禮
各若干位照依原題位數移文工部關取匠役木料
工食盡付刊刻年終則將四季總彙一冊用本部印
信鈐蓋除本部收貯備查外先于在　京相關各衙
門如　宗人府之查對　玉牒翰林院之撰　賜名

號吏部之關給　誥命戶部之支給祿糧禮科之稽
查章奏各送一冊仍於天下　王府及各布政司亦
各布一冊凡遇本部勘合務要比對前冊是否相同
蓋刊刻既定可無洗改補綴之姦而　須布既廣亦
無散失遺漏之患且一展卷之間而所請事情居然
可見數年之後不惟本部行勘之繁可以盡省諸宗
勒索之苦可以盡釋而諸無藉之徒亦莫由施其撓
假之計若奉　旨以後本部接管官員有聽信吏書
舞文乃不知便因架言攔阻不復接續舉行者聽該

科查明參劾。庶乎法行可久而　宗藩帶礪之盟。可垂之萬年無弊矣。緣係仰體　聖明惇睦至意乞刋布　宗藩名封以遏弊源及省行勘煩擾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愨人　選輯
彭　賓燕又參閱

沈龍江文集

疏　沈鯉

酌議宗藩齋奏事宜疏　宗藩齋奏

謹題爲因事納忠酌議　宗藩齋奏事宜以釐夙弊事近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奏爲王府内役潛跡

營幹乞　賜查究以防奸詭事大要謂　崇府差承奉高朝賚賄前來營幹改封世子事伏奉　明旨着該城御史根究隨該中城御史譚耀等將市棍王四余綱並部科吏書周有科許朝相等逮繫到官再四嚴審取具供由題下法司審無的據覆奉　明旨發落釋放訖臣等因竊私念該科參究止于崇府一事蓋就風聞所及者而言其潛跡營幹漏網不發者不知凡幾該城訪拏市棍吏書此事雖無的據其平昔串通爲奸指稱誆騙者不知凡幾此皆流弊相沿爲日已久雖慈父不能禁之于子而謂臣等能得之于吏書所不敢知也頃臺省諸臣所言皆發奸摘伏之法非拔本塞源之論臣等日夜圖惟謹撮其大便宗室者一二事敬爲　皇上陳之查得今　王府奏請事宜例該　親郡王具本差人賚奏往者典制尚寬條例未備兼之題覆無一定之期間有應得者反致踰時有得者容或倖得賚奏人役乘此誆惑各宗各宗不悟亦信此爲明效大驗于是一應奏請各有使費雖未即如御史譚燿所稱動以萬計而浸淫于

于或千或百容有之矣　皇上御極以來節經諸臣建議本部題覆勒成要例一書刊布各宗其間事制曲防法嚴令具雖欲毫髮之間不可復得似宜人心振刷奸弊不生而此輩之誆騙各宗與各宗之傾信此輩迄今猶未盡無者蓋緣各宗坐守封城別無聞見即　朝廷之上三令五申惓惓爲其節省財費未必盡知即知之亦未必盡信而此輩又復巧于爲奸（吏書部皆奸窩窟也）例所應行本部題　請者則以爲打點所得例所當止本部寢格者則以爲使用未敷彼本易欺此復善

幻每一奏遣務求饜足其行囊一至　京師即以乾沒之資恣意淫賭甚者買屋買妾遷延不歸而　王府亦以為實已用費漫不加察是以不貲之費委之無藉之徒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則諸藩坐困之術也然此猶曰差人幹事之人爾事成猶得藉口事敗易以亡非衆所指名也又有一等棍徒如昨歲該司郎中趙世卿告示所開黃毛李秀等四五十人俱係四方流民潛住都城投靠吏書之家假充家人名色一遇王府賫奏到京三五成群二四合夥串通吏書開

立房戶設局誆騙甚則指稱打點壞人名節閒有不時覺察欲行究治驅逐則又捏造匿名飛語橫肆誣衊今黃毛李秀等十餘名雖經中城兵馬胡繼奠緝拏通解中文在卷其蹤跡潛伏乘閒竊發者猶然未已也此之誆詐既如彼彼之指稱又如此互相糾結莫可誰何興言及此殊可痛恨誠不可坐視而不為之一區處也為今之計與其事為防範而弊端不可勝窮孰若治其本源而弊孔無所從出查得各　王府親郡王襲封選婚喪禮管理府事奏報宗支奏討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保陞內官參處犯宗奏辯寃抑請給內使冠帶等項例該　親王並管理府事者單本具奏名封等項例該按季類本差人賫奏合無行令以後凡遇　親郡王名封婚禮喪禮及管理府事參處犯宗奏辯寃抑等項例該單本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不時申呈撫按衙門具本代奏本（王府人役不得擅至京師不特省費兼以防弊）部即為查覆俱發勘合給付原差賫回其將軍以下名封等項長史教授等官結勘明白仍將應奏位數備造青冊一樣二本逐一分別來歷填寫各立前件

量留空行同各結狀封固一併申呈巡撫衙門每季仲月以前分別事情代奏一次應賫部者差人類賫本部一一查覈明白即將應題應勘應立案前項緣由開註原冊前件之下給付原差賫回轉發該府諭令明知如上季到遲查覈不及者原差不必守候俟下次給發至于奏報宗支奏討養贍請封生母旌表孝行類報喪禮保陞內官請給內使冠帶等項若照舊例一一具奏不無煩瀆合無亦令按季並　王牒妾媵等冊布政司勘回文結一並申呈撫按衙門照

例舉行。其選婚一節。例該王奏及巡按覈實。似不可廢。相應仍令長史等官查覈明確。照前啟　王具本實封開造青冊一樣二本。並結狀改送巡撫衙門。巡撫官仰同覈實本差人賫奏。庶爲歸一。此非臣等臆說也。先是萬曆六年尚書潘晟萬曆二年刑部給事中秦燿俱有此議。今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議亦及此。尚在會議題覆。臣等至愚極陋。見不到此。徒爾犧摭拾言。乘附已意。一以成諸臣未就之志。一以祛積習極弊之風。故不敢避煩瀆冒昧陳請。伏望　皇上

憫宗室之重困。而體其欲省之心。察積弊之當更。而精究宗藩之術。特允末議。勅下臣等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則積弊頓革。不惟諸藩不至困累。而臣等亦自無嫌可避。無奸可防。有不必洗心滌慮。而法令一新矣。再照　王府每遇　三大節。兩宮聖旦中宮千秋例有慶賀表箋。馬匹禮物。勢必差人賫捧。往往散住歇家。似亦可以滋弊。查得　會典內開凡有王府差人到京。俱送會同館安頓。光祿寺支待酒飯。下程。合無將前項人役。定立名數。大府不過三人。郡府不過二人。山東山西河南限三箇月以前。湖廣江西陝西限四箇月以前。廣西四川限五箇月以前。預將賫表員役職名。申呈撫按衙門。轉咨本部知會。候各到京之日。一面鴻臚寺報名朝見。一面備開職名。赴部查考。如咨內職名不投。即將來役參奏重處。一應謝　恩本章聽赴進表員役順賫。此外不必另差。其賫捧人員。合照　會典送赴會同館安住。聽本部提調主事關防。不許仍前任其自便民間。敢有安歇王府員役及寄頓財物者。問擬邊衛充軍。

仍照近例枷號本部門首。其有指稱衙門吏書交通王府人役。夤緣爲奸者。除臣等訪實參奏外。許諸人捉獲送赴本部。贓財盡數給賞各王府員役。敢有營求差遣潛赴　京師者。許五城御史及厰衛緝事衙門訪拏。一體問遣。本部仍將干礙　宗室及輔導官參究重處。則弊源益清。人心愈肅。其于法紀亦非小補也。伏乞　聖明併賜俯允施行　宗藩幸甚。臣等幸甚。

參成晥鄭承憲乞　郵典第二疏　[illegible]

近該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爲父鄭偉奏乞
卹典內 諭祭一節係該臣等職掌已于本月十六
日據例駁奏伏蒙 聖斷、特賜停寢、但給與墳價
銀五千兩臣等知 聖意之所重在禮而不以財賄
之多寡爲重輕矣然與之以直或非其分及與而過
多亦自有不合于禮者臣等請據禮而論之蓋禮莫
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故凡臣子乞恩有所比例必求
其職事脗合情理至當者方敢 上聞誠愼之也承
憲以帶俸都指揮使而引永年伯以爲例可謂禮乎

蓋卽據彼所奏已云名分之不一而又妄自援比以
爲事體之相同臣等不知其解矣此而可與孰不可
與承憲欲之人孰不欲竊恐後有効尤者皆將萌心
于非望之福而借乞蔓引僥倖萬一不至于瀆禮之
坊不至也帑藏有限戚里至繁人人而遂其欲不知
將何以給之適今 國有大役所費不貲爲承憲計
宜受少以榮 君上之賜而辭多以明廉讓之節則
君恩臣禮庶乎兩盡而人且傳爲盛事矣不亦美乎
臣等待罪儀曹頃見河南撫按官奏稱本省貧宗値
歲大荒不給半菽方請議賑臣等亦方議題覆計無
所出承憲能舉而輸之于 國則可活宗室之貧者
千餘人是能體 朝廷睦族之意而以報 上德于
萬一也語云嬰兒之病常傷于飽貴戚之患常傷于
寵伏願 皇上之有以全之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
至

乞停取麒麟疏 麒麟

謹題爲傳奉事本年九月二十六日該文書房劉成
口傳 聖旨問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奏着

禮部傳與他上緊進來欽此臣等仰惟 皇上之
意不過以麟爲異物世所未見欲取而觀之以知夫
麟之所以爲麟者之狀如何非有貴奇異之意也爲
臣子者承 君之命奔走不遑豈暇有言以及他事
惟麟產河南光山縣而臣鯉河南人也知之頗詳不
及今預言其狀或 奏進之後無所可觀則臣爲緘
默取容而 陛下有誤舉之悔臣等雖九死不足以
贖罪故敢據實爲 皇上言之蓋麟之生本自于牛
故其形猶在乎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鱗甲不甚顯

著非如闒茸所傳出于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觀也
踰日而萎至于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已枯槁必不
如其初之猶有麟之狀也　陛下夕軫念元元整綰
吏治日勤思于三皇五帝之業如將不及天下皆同
歸　明聖忽渙之大號布于下國以後一旣槁之麟
雖於事體無妨無乃駭人觀聽乎夫人主之有所好
尚舉動以昭示于天下也其端甚微而及其樹之風
聲傳播于四海九州之外使天下皆耳而目之則其
究有不可勝窮者故物有一異而責以不奏則四方

之奏奇異者且紛至焉督以速進則四方之爲進獻
者且紛至焉此術常之所謂無妨而登五邁三如我
皇上則一舉一動有不可不慎焉者也夫物固有以
祥稱者迨其斃也則已爲不祥之物所宜用[illegible]葯以
祓除之不敢以達于　至尊之前臣等竊意撫按官
之不敢奏進及臣等之不敢遽有徵取者亦惟以慎
重其事而非敢距違也惟　陛下俯鑒臣愚特賜停
止少寬臣斧鉞之誅臣等不勝幸甚

議　秦府進封疏一

內府抄出　秦王一本奉　聖旨秦宣王既例前進
封這所奏禮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案查嘉靖二十三
年奏定王甍逝絕嗣以再從姪鎮國中尉懷埢進
封爲宣王庶一子敬鎔於萬曆三年襲封是爲靖王
其庶四子敬鎡萬曆二年　請封該本部查得　宗
藩條例內開　郡王入繼　親王所以重　親王之
統也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位止照
原封世次本等官職不得進封已經題奉　世宗皇
帝欽依欽遵外夫　郡王入繼　親王尚不得加恩

于次子則將軍而下自可類推　宣王懷埢原係鎮
國中尉又係再從姪進封今敬鎔已襲王爵是與世
子世襲之例得矣其弟敬鎡相應止照　宣王原職
世次授封難以濫希郡爵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
續于萬曆五年敬鎡授封爲輔國中尉訖又查得萬
曆八年該　秦世子誼漶奏父靖王嫡第一女乞要
請封本部查得中尉之女例不授封已經立案外又
查得萬曆九年　秦王誼漶奏父　靖王庶第二子
誼潑嫡第三子誼漶各要　請封本部查照　宣王

原封族次俱封爲奉國中尉訖及查萬曆十年三月
內該本部題　宗藩要例內　親王封典一款、親
王薨逝絶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爲　親王、如無親弟
親姪、以次推及倫序相應者進封、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級、不准
加封、如嘉靖四十四年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
例後加封者查照世次改正等因、節奉　聖旨這宗
藩事例既將前後議奏刪訂畫一依擬刊刻頒布永
爲遵守欽此、又查得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內　秦王

誼漶奏稱祖　秦宣王第四子輔國中尉敬鎔、並父
秦靖王第二子奉國中尉誼漇第三子奉國中尉誼
漶乞將原奏題　請各賜郡王封號及將　秦靖王
第一女亦照原奏題　請郡主封號等因、奉　聖旨
禮部查看了來說、隨該禮科都給事中萬象春題參
本王冐請、有違明例、仰祈　聖明軫念封爵至重亟
爲停革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本部查得
敬鎔等俱在嘉靖四十四年條例之後、俱依世次授
職、不准加封、正與條例相合、在本王何得復有此請

封爵至重、條例甚嚴、是以　鄭藩肅襄諸府、其進封
與　秦府同、而不敢爲兄弟子女違例請封者、限于
制也、今若從　秦王之請、則歷年　欽定之例、皆不
足遵、而宗藩妄乞之私、亦不可止矣、等因、奉　聖旨
是以後各王府再不許越例陳乞欽此欽遵、今該前
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秦王誼漶奏稱乞將臣弟
誼漇誼瀗授封郡爵、仍給中尉之祿一應民校等項
及合干錢糧俱不敢妄祈、並臣妹　賜郡主封號祿
米免給、各一節、爲照我　朝之待宗藩、恩至義盡

然獨嚴于封爵之例者、所以垂不刊之典、絶覬覦之
私也、即如旁支進封　親王世子、例應世襲、孰得而
禁之、其次嫡庶子、則應照原封世次授以本等爵職
不准加封、條例　頒行已非一日、所以敬鎔于萬曆
五年授封輔國中尉、皆以　宣王原封鎮國中尉世
次而遞降之、其　靖王第一女亦照中尉之女、聽其
自行婚配、蓋例之所在、難以私意違也、至萬曆十一
年該　秦王具奏陳乞加封、幸蒙　聖明洞察、並禁
各　王府不許越例陳乞、明旨森嚴、自宜恪守、今

又附會例前之説再行瀆請不知所謂四十四年例
後加封者正指次嫡庶子而言非例前繼統之云也
其例後加封者猶當查明改正而況已受本等封者
可復濫加乎至于比援　肅王縉熿　崇王厲二子
當准事例全不相蒙此而可請孰不可請有如　鄭
藩肅襄等府俱由旁支進封紛紛援例陳乞何以待
之是條例可無定而　明旨可違也伏乞　皇上軫
念封爵重典法守甚一　勅令本藩遵守明例不得
妄有希冀其輔導官不行諫止行巡按御史究問如

律庶冒請者無以容其私而一代之章程行之萬年
而無弊矣

議　秦府進封疏三　秦府進封

近該　秦王誼漶為弟中尉誼淑誼濾乞加封　郡
上將軍及女封郡主各一節隨該臣等據例覆奏極
言其不可加封之狀仰荷　聖慈念首藩懿親特允
所請續該臣等覆據例執奏伏奉　聖旨覽奏知道
了特恩原不為例着遵前旨行欽此臣等竊惟　君
有成命則臣下自宜欽承又何敢再三瀆奏以輕犯

天威惟人臣以守官為義亦以盡言為忠效之前代
固亦有牽裾綴續卒以得請者傳之後世以為　明
主盛節臣等幸逢極辨之朝冀此風之復見于今日
也故敢申三諫之義以畢其款款之愚惟　皇上垂
察焉竊聞王者有至仁無私恩如以懿親之意不論
功不留德徒念其請求之懇重拂其情而姑破格以
徇之雖特恩亦私恩也雖不為例亦一例也古昔帝
王敦睦九族豈不欲恩施無窮顧見夫人情之不可
饜而度吾恩之必有所竭也于是不得不限之法制

以平其不一之情而示以各足之分使崇卑有定尺
寸不踰上曰有法在吾不受私下亦曰有法在不敢
言私上下相維以法而子孫保之世世無極此所謂
至仁無恩恩之至也我　國家宗藩條例實倣于此
若此例不弛則請乞紛至各自為說　朝廷無畫一
之法而所司議覆者亦得以高下其手議不與則曰
特恩不為例議與則曰先年有事例蓋均一帝派則
均一懿親彼可請此亦可請與則恩不與則怨是令
日之特恩為他日徵怨之端也不可也此猶其小者

也故尤者衆則違犯者多及抵于禁然後裁之以一切之法使王室懿親有欲曲全之而不可得者是今日之特恩爲諸宗削奪之階也不可也此猶其或然者也今宗人窮困甚多而歲祿不繼藉能安分循理保其所有猶不贍生計之憂如恩可倖承則奸徒之誑惑愚宗者謂非分之福必屢徼而後可得也于是使人絡繹于道途罄家盡輸于厮隸吏胥之貧緣爲奸者亦得以肆其漁獵則諸藩之窮困日益而柬平之爲善益鮮者亦自此始也茲特恩之所宜慎施也

臣等非不知再三之瀆無所逃罪顧謂 聖明在上不斷轉閣倘倖蒙采納特賜停止使臣等得守其官以不廢 祖宗之法而益以彰 皇上從諫如流之美傳之萬世豈不有光于前史哉

議 唐府請名選媵疏二 宗藩選媵

謹題爲懇乞 聖明遵成憲慎名器以一法守事近該唐王碩熿奏稱萬曆六年等年禮娶楊氏爲一妾庶生第一子徐氏爲二妾庶生第二子俱于萬曆十二年具奏請名該部查無奏選妾媵勘合勘明回覆到部先因孩提喪父愚昧不諳奏選之制以致違例情有可原乞查果無別碍准各賜名以繼宗統並前二妾多病宫壼乏人已久仍查宗藩要例准充選補之數等因奉 聖旨覽王奏情詞懇切禮部看議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查得先該唐王碩熿奏稱一妾楊氏庶生第一子二妾徐氏庶生第二子乞要請名該本部查得娼妾俱係不經奏選明係私收已經看明遵例立案外今既奉 旨看議臣等查得濫妾之子似應另題庶糧但念一子係聽繼王爵人數當臨

期奏請定奪擅難預擬議將一子二子姑准賜名其餘通俟日後查例議處等因奉 聖旨奏選妾媵原係欽定事例該府輔導官如何不行啟王致有違誤既唐王認罪乞恩妾已生子楊氏徐氏准作額妾造入冊內所生子照常賜名輔導官着撫按官查提問罪欽此臣等竊惟 朝廷之待宗藩無不極其優厚而獨于奏選妾媵設法至嚴所以正天潢之屬籍而重封爵也今唐王私收二妾明出已意而駕言輔導爲懇切之語以感動 上心然竟蒙 特恩將妾作

額妾子與正名使歷年條例一旦更改　朝廷之用
情于唐王者不失過厚而從此以用法于各藩恐其
有所不行矣何也向來宗室惟娶妾一節蕩禮踰閑
無所不至自有明禁以來雖稍戢斂豈其本心恐日
後爲子孫之累耳今此例既開則隄防一潰不可復
止凡親郡王及將軍中尉孰憚而不私選及生有子
孰不欲請名請封凡上章乞　恩認罪者孰不以無
知自解以輔導爲辭也當是之時將盡人而與之乎
抑復據例不與乎不與則不免異同之嫌與之則不

勝冒濫之患不知　皇上何以處之臣等亦何所據
以爲職掌也臣等官守所係反覆思惟終屬未妥是
以不避斧鉞冒瀆　天聽伏乞　皇上俯鑒愚忠收
回成命將楊氏徐氏不許造入妾冊一子二子姑與
賜名俟本王身後果別無嫡庶之子堪襲王爵者即
將一子　上請定奪二子另議降封庶法令有畫一
之規臣等可盡職于萬一矣
議　唐府請名選賸疏三　
謹題爲懇乞　聖明俯容愚顧遵守　欽定條例以
一政體事竊惟人主以天下之事分任六卿據各職
掌則皆有一定之法以遵奉行事而無敢加損焉是
六卿所以爲人主法守也法而不守則職非其職臣
爲其臣矣臣等叨任六卿典司邦禮其事以宗藩爲
重竊見嘉靖以前法猶未備也歷隆慶至萬曆十年
始　欽定宗藩娶例而成法較然可守矣夫自　國
初以至于今日則斟酌爲最久經列聖損益以及諸
臣之謀議則裁畫爲最精臣等惟奉此以行守之勿
失期少盡職掌於萬一耳乃今心知其然而不能期

月守也蓋前有秦府之事而今有唐府之事矣夫禮
臣職掌既無大于宗藩而宗藩條例最稱緊要者亦
不過名封數件今一歲之中已更其二爲臣等亦何
據以爲職掌也親王體統隆重郡王以下委不得援
比爲例但計天下親王見今二十餘位若此例一開
互相效尤凡私收之妾皆欲准作正額濫妾之子皆
欲請得正封即郡王不得援比爲例而親藩之中已
不勝其多事矣　皇上將何以應之耶況親王爲一
方表率已不正何以正人已冒禁而得封何以禁人

之不得請者而本末舛矣且　國家之優厚親藩無所不至而獨于奏選妾媵設法至嚴者似有深意不徒爲慎重封爵而已也今此禁既弛則私選無時其勢必漁色于下而境內不勝其擾矣　帝王之篤惠親親次尊之爲東平河間也則舊例亦豈可輕變耶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竊伏覩　欽定宗藩要例其所謂當代訏謨也乃方行而忽改一例而兩用豈以臣論言示大信于天下耶臣等材識庸下既不能殫精述作矣文德以贊太平之業又不能守道守官

循職掌以盡當然之分徒日見壞紀亂法自臣等始則尸位素餐而已矣豈　皇上所以設六卿之意亦豈臣等之所宜自處哉用是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其所爭執暨事不合可方右之大略矣伏望　皇上思　欽定條例之當遵念臣等職掌之有在俯從前請收回成命庶政體歸一法守不紊如以親王體統隆重不可無別乞將唐王一子姑准侯與曰請　旨定奪其二子降封三等使有爵列以別于另題之例則　皇上之優厚親藩已無不至而於條例職掌亦不甚相碍矣臣等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議處爭身男子疏　中官

朝議屢選郎給衣糧一人其門索及他處官亦不授

近該順天等處淨身男子曾萬壽等奏奉　聖旨這

既用此後民之私閹者無持規責亡或有二十餘人

廝每群聚奏擾着五城御史嚴行驅逐不許容留潛

爲之有司安可問乎

住欽此　明旨昭宣群小遠遁中外臣民莫不稱頌聖德臣等更復何言第思此輩因父母愚暗希圖富貴勒絕子息痌瘝可憫其於　皇上愛養小民之仁既有所歉焉而不周況其家室無歸工商絕藝暫去復來累行瀆擾其于　皇上嚴行驅逐之令又有所玩焉而不信及今不一議處不惟傷天地之和亦且

損　朝廷之體臣等職掌所關乃敢敬陳一得之愚以備采擇稽古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閽人曰寺人曰內竪雖其職掌不過守王宮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然必求正人居之如巷伯之倫是已降及秦漢而下乃以罪人充之我朝法制高出前代伏覩大明律一款凡官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閹割火者違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條例一款先年淨身男子曾經發回若不候　朝廷收取官司明文起送私自來京圖謀進用者問發

邊衛充軍。臣等仰窺祖宗盛心，卽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絶人道，預抑奸思也。至弘治十年，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敢有私自淨身的，本身並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邊遠充軍，兩隣及歇家不舉首的，問罪。其里老人等，仍要時常訪察，但有此等之徒，卽便捉拏送官，如或容隱，一體治罪不饒。欽此。但私淨之禁雖嚴，而報官之路未開，故自宮者旋卽如舊。至萬曆十一年，節奉 聖旨，自宮禁例，載在會典， 皇祖明旨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都

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今五年以後，民間有四五子以上，願以一子報官閹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收補之日選用。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鄰佑不舉的，一併治罪不饒。欽此。但報官之路雖開，起送之例未定，故自來者紛紛不已，猶有皆藉壽等輩也。夫以 孝皇之明例， 皇上之嚴旨，奚啻三令五申，乃三數年來，有司有造一冊送部者乎，有拏一私割照例懲治者乎。法令不行，德澤不布，又何怪此輩之羣聚奏擾乎。伏望 勅下臣等嚴行各省直撫按官，行令各州縣，以文到之日爲始，以前見在閹割者，許令報名到官，查係十五歲以下精壯可用者，姑免追究，准其記籍；其衰老不堪者，行令各里族拘收。以後凡情願閹割者，報官查明。果四五子以上，方與記籍，通前類造青冊，限定年一次送部，候各監局缺人，聽司禮監奏請，本部通行在外各該衙門，查係在冊人數，取具官吏里鄰不扶甘結，起送赴部，聽候選用。其冊籍無名及儇巧凶惡潑賴無恥者，不許一槩濫送。如有仍前私自閹割，私自

來京者，在外撫按有司，在內五城御史，嚴加訪拏，照例問以重罪。如撫按等官不許訪拏，及有司不行造冊違例起送者，聽本部查參。請 旨究治，務在必行，無事姑息。庶黎庶免傷殘之苦，而慈惠旁流，宦寺皆端正之人，而除竇永塞，仁至義盡，萬世無弊矣。再照死者人之所最重也，今自宮之徒，加以死刑而不懼者，內臣之員數太多，富貴太驟，選進太頻，有以惑其心耳。我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之失，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一監常職止

五員二局正副止二員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
供奉之事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
非歷練老成雖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
有不然矣 皇城之內通名籍者不止萬有餘人而
倉廠場庫年利無算蟒衣玉帶濫賞不惜又不三五
年輒有一選選輒數千以故無知小民貪圖富貴入
骨薰心奈何欲以死刑禁之乎臣等更望 皇上恪
遵 祖制凡監局冗員非 祖宗之舊者悉爲裁革
一切侵漁科索等弊悉爲釐正蟒玉等服非効勞年

久忠勤不欺者勿輕賜予仍著爲定例必十年以外
方行收選一次務使宮府一體賞罰有章規制既定
僥倖不萌前項無知之徒將不禁自息不終爲 聖
化之累矣

議虜酋妃號疏 虜酋封號

臣等會同兵部署印左侍郎臣石 等看得總督宣
大山西兵部尚書鄭 題稱順義王乞慶哈物故虜
地無主茲據各部酋長並頭目投遞番文公同舉保
得龍虎將軍撦力克係乞慶哈長子應嗣王號晁兎
台吉應替伊父撦力克龍虎將軍職銜設刺克炭台
吉應替伊父晁兎台吉夷使頭目賞賚不他失禮原
職驃騎將軍乞量加龍虎將軍仍照節年賞格給賞
三娘子原係王妻今討封一品夫人隨又討王妃名
色及 誥命冠帶並陳末議以備采擇各一節除禦
虜事宜容臣等另行議覆外卷查萬曆十一年閏二
月內該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鄭 題爲北虜感
激 天恩求嗣封爵乞賜准從以慰夷情以尊 國
體事內稱俺荅物故黃台吉係伊長子應准嗣封順

義王名號撦力克應襲伊父黃台吉龍虎將軍職銜
仍恩示賚予等因該本部尚書徐 等會同太子少
保兵部尚書吳 等酌議具題奉 聖旨是黃台吉
准襲封順義王寫勅與他賞大紅五彩紵絲蟒衣一
襲彩段八表裏撦力克准授龍虎將軍欽此已經欽
遵在卷爲照北虜之於中國自古以來未嘗爲不侵
不叛之臣今一旦而讋服威德入我羈縻我 穆宗
皇帝俯酌群議封以王爵許之通貢易市自是乃烽
燧不燔胡越一家措邊氓于衽席之上亦既有成效

可覩已。今黃台吉病故其長子撦力克援往日請封
之舉希 天朝褒賜之恩欵貢畢蘇比之伊父備極
誠懇且據虜中之推戴既已協心。而在世及之常規。
復有定序似應准其嗣封。以順夷情及查晁兎台吉、
乃扯力克長子、設剌克炭台吉係晁兎台吉長子、扯
酋既襲順義王之封、則晁兎台吉。自當襲龍虎將軍
之號而設剌克炭台吉亦當承其父兵使頭目、與其
賞賚矣以上三等挨之、夷派俱屬相應、惟不他失禮、
原係驃騎將軍今量陞龍虎將軍。名雖稍別賞原不
異亦應允許既經邊臣詳議停妥、督臣具題前來、相
應會議上請合侯 命下、將扯力克襲封順義王晁
兎台吉襲龍虎將軍不他失禮量陞龍虎將軍、設剌
克炭台吉准照夷使頭目給賞、仍行翰林院撰 勅
內閣承述前詞頒衣襲表裏差官齎赴該鎮、宣諭頒
給所得虜王妻三娘子。求討封號及 誥命冠帶一
節下查得 大明會典凡夷人許國襲封王爵者。無
領妃封及 誥命冠帶事例、今據總督宣大軍門奏
稱三娘子能贊協虜王遵奉約束戢其部落寧我邊

疆。可謂忠順、而又以 天朝之錫命爲榮、所望懇切、
有難以阻其向化之心者。合無據其所請、就中斟酌、
量與一相應封號。仍加賜彩段表裏、以示優厚其王
妃封號、難以輕議、臣等不敢擅擬、伏乞 聖裁、謹題
請 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十九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選輯

李　雯舒章　叅閱

郭青螺文集　郭子章

疏

議處驛遞疏　貴州驛遞

此驛路、太湖驛舍合所關者

看得貴州一線之路、以通滇蜀、通蜀諸驛專屬之水西料理、通滇諸驛派之各土司走遞、此在平居無事

日猶仰藉於夷司也、今年飛練之役、驛馬殘于鋒鏑、馬戶因之逃亡、而近播各土司、盡爲播賊虔劉、彼自救死不暇、奚暇爲驛遞奔走、就其中黃平平越二驛尤甚、自六月以來、臣等屢檄驛傳道多方設處、終莫能濟、欲問土司、則無官可尋、欲問馬戶、則無家可提。欲責之衛官、彼武弁未領錢糧、欲責之驛丞、彼貧官何能賠貱、以故往來二驛者、非雇募以去、則徒步以走、此猶往來官司之苦也、至于羽檄交加、兵符更調、軍興之徵解、器械之馳遞、行至二驛、袖手縮氣而不能前、幾何不敗公事、而誤軍機也、據該道議、欲借濟於各省、臣等看得近黔鄰封、惟楚滇二省、楚地川兵在湖北、而湖南一帶驛遞稍逸、雲南解餉入黔在安普、而沺海金滄一帶、驛遞稍逸、臣意於二省稍逸驛遞、每驛借馬一匹、約三十匹、內湖南十五匹、沺海金滄十五匹、或解馬、或解銀、分屬平越黃平二驛、共濟時艱、以滅強寇、俟寇平而止、其餘別驛苟可支持者、無得援此爲例、夫黔今日如多病人也、帑藏空虛、疾在腠理、強寇侵軼、疾在寒骨、驛遞不通、疾在血脈、均之不可無醫藥者、故不敢避瑣屑、爲　皇上陳之。

播平善後事宜疏　區畫播地

臣近閱邸報、內開山西道監察御史李時華、題爲二省干戈幸戢、萬年計畫宜周、恭陳一二膚見、以備善後採擇事、內開條議十款、就中強半多言黔事、就經備行布按二司、監軍紀功守巡各道、會議詳報前來、除兵部九款、已經奉旨者、臣等悉心奉行外、所有未盡事宜、該臣會同總督都御史李化龍、看得播州善後事宜、統言播事、兵部覆爲十款、析言黔事、李御史

列為十條，詳哉乎其言之矣。當局者迷，觀局者智，臣愚迷於局，似亦可以無言，顧計者取多，謀者從可，聖明稽於衆，或不嫌於互發，謹以膚見，簽為十二條，如或蒭菲可采，乞勅下兵部再加從長酌議，覆請施行。

計開

一議改設郡縣。看得播州之地，東西相距二千餘里，南北相距四百餘里，雖云一國，亦係樂土。今議改流，東西可設二府，每府可設二三縣，播境原屬四川，與

貴州鄰，二省界限，原自分明，至論建置大縣，臣意自沙溪以至白泥，當以烏江為界，設一府于白田壩，而真州婁山松坎等處，可為三縣，黃平在元，已為府矣，當設一府於黃平，而餘慶白泥二司，可為一縣，甕水重安二司，可為一縣，此沙溪至白泥一帶建置之大槩也。自白泥渡江至婺川縣，以三渡板角苦竹三關為界，其中漢夷田土錯雜，惟湄潭可縣，龍泉可縣，龍泉土官安民志陣亡，其子尚幼，其印已失，其土地已為楊酋践蹋，合無將龍泉改建一縣，增築城郭，而以安民志之子世為土縣丞，以為死義者之勸，其祖職長官，世為土主簿，此則思石一帶建置之大較也。至於衛所，似可無設，先年石阡思南思州龍安馬湖，俱係改流，並未設衛，豈不謂養軍不若養兵，贍統繕之世冑，孰若贍矛戈之勁卒乎哉，惟設二道一參，以彈壓于中，每二縣設一守備，以防禦於外，則西南半壁可恃無恐，若興學校，築城池，設公署，建驛遞，度土田，勢當次第修舉，而為費不貲，若仍屬於蜀，則黔中無所事事，若分屬於黔，貧黔物力難支，然當於剩餉內

動支完日覈算，第播州之名，其來已久，播之為字，番之有才者也，以故應龍阻兵，崛強獗戾，竭四方之力，僅乃克之，夫南越破而聞喜建，呂嘉得而獲嘉名，龍州平改為龍安，九絲夷更名建武，即播州納土於宋，亦改名遵義，計廟堂當有定議，而播之為名，似當更易，伏乞聖裁。

一議遴選將吏，時亂則急武庫，所乏者孫吳韓彭之流，時平則急歲星，所乏者龔黃卓魯之徒，顧絳灌無文，隋陸不武，兼才之難，自昔歎之矣，夜郎既平，守巡

守令固一路之歲星也而才不易得事不易理辟草萊剪榛棘則刱始之難（經制盟牧事亦簡略有文章）復版圖充戶口則稽閱之難度土田起賦稅則斂賦之難安反側歸鴻雁則安輯之難比什伍編保甲則聯屬之難四鄰多悍五司多戾則駕馭之難道路多營山箐多梗則変夷之難路室未除候館未建則往來之難相陰陽揣高卑則城池築鑿之難計徒庸慮餱糧則銜署工作之難講聖諭行鄉約則教化開導之難淮西既平裴度為彰義節度使下令惟禁盜賊鬬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

生民之樂淄青既平命楊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分李師道地為三道幽燕未平藝祖出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曰曹翰可取可守而終議曰翰死孰可代國朝交州既平以黃福守之則治及黃福去而交州始亂由是觀之取播易守播難臣竊意以為文臣中必如裴度楊於陵黃福之治蔡齊交州而後播可守也武臣中必如曹翰之安燕雲而後播可守也或令總督自擇守巡參備守巡自擇郡守郡守自擇縣令如其效朝廷不難深信而久任之破格而超遷之以酬其勞不效則連坐之以繩其闇惰

聖明廟廊下部而遴選焉伏乞聖裁

一議五司改流夫五司之毒於楊應龍也久矣夷其丘壠妻其婦女奪其官職焚其室廬殺其父子兄弟其形之奏牘止為報讐欲改土為流非一日矣朝廷合三省之力費數百萬金錢豈獨為五司復讐計哉亦欲計安地方為百年長慮耳若復立五司於蜀無損於黔大不便黔中一線之路四顧皆苗郎五司之地也頃屬於播淪于異域下衛走馬抗頭不上驛遞

之困實由于此今乘此時郡縣之則廓清線路通為孔道郡縣歲入不累驛馬用夏變夷千載一時若復立其後則黔封疆之狹猶故黔驛遞之罷猶故是何愛黔不如愛五司也夫五司與應龍一類也昔也應龍強而五司弱則五司以窮歸我應龍以索五司之故東寇西擾業已貽害邊民今也應龍滅而五司復強（播滅而五司強此自然之勢故當乘此為區畫之計）夷狄之性決不安靜復有如應龍者出弱肉強食又將擾我邊民何也虎狠不可以為鄰蛇蝮不可與共牀也且當日起釁實在五司上貽害國家費數百

萬金錢下貽害三省虔劉數十萬百姓中貽害將官殺戮百員而彼安然方故穀戕享胙凡我被害邊民之子孫其又誰與之雪其搆禍猶未彌也查得鎮遠能安新貴改流其土官俱改文銜既不失朝廷興滅繼絕之意又不蔽異日以强凌弱之禍原任宣慰同知當改爲府土同知原任安撫當改爲州土同知原任正長官當改爲土縣丞副長官當改爲土主簿一切倣新儀節在府以鎮遠能安爲例在縣以新貴爲例若土官從逆者如楊正邊之類正當絕其爵土而

以傍枝入繼者又當改爲土選簡廉幾夷漢相安邊圉允乂矣伏乞聖裁

一議清查黃冊楊酋逐五司刈七姓即以其田分給苗賊令自耕種餉糧不輸黃冊不造丐其老冊在四川布政司冊庫猶可覆視也今既郡縣其地則當清查田土楊氏即滅播官播民猶有存者欲不給還之則往昔在日彼猶有辭欲一一還之則田符無憑恐售其欺臣意當檄四川布政司將播州歷年黃冊另貯閣封毋令吏書改換廢田祀之地名可尋秋糧之多寡可稽軍田民田夷田漢田不相溷淆欲稍給舊民則冊可憑若冊無姓名或有姓名而人被殘刈者其田入官以爲公田留作養兵之費此亦蕭何入秦收圖籍意也惜當時播州一破其州冊盡燬於兵耳伏乞聖裁

一議更易轄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反遙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反遙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會犯偏橋而

楚不能救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救即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救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俸糧歲費公用悉仍其舊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寇蕩平黔之將不得不減清浪參將原屬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右衛無一重將何以彈

壁則與隆參將似不當裁鄒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婺川參將石阡都司應裁壩陽普安迤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參將應裁省城既有遊擊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剪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二百為二營與隆參將部下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為一營守與隆隸參將部下分其半為一營守平越隸都清守備部下以為下衛之保障壩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為二營以為省會之爪牙第養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

三萬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剩餉內暫支俟二三年後地方大寧徐徐議撤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沅尚文之杜門童元鎮之託身視為兎窟耳若越人節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疎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為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糧銀三千一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酋拒命逋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酉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二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在無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甫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秪緣四府酉陽襲職不由貴州源然不相統

轄即錢糧逋負既無可罰之俸又無可降之官至于屢催屢負未可如何以臣之愚四府酉陽即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也復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載入職掌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撒同知東川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管糧府佐督催酉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為殿最必完及分數

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伏乞聖裁

一議楚中協濟黔中軍餉仰給楚中湖南一道所轄長衡二府州縣每年協濟貴州糧銀一萬七百二十兩零遞年遞負不以時納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七年止共拖欠銀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兩零而長沙府屬逋欠尤甚良由貴州撫臣兼制止及湖北不及湖南印糧官吏自以非屬窓玩成風雖考成每年查參不過徒飭虛文即完欠之數催促逾年而文始至極重者止於罰俸而止彼何所憚而汲汲完異屬之

餉耶今楊餉甫定黔餉一空合無將湖南一道屬亦隷貴州撫臣節制其印糧官給由歷遷照依湖北例具文於貴州撫臣考覈錢糧有無完欠方許給由離任夫常德去長沙只尺耳常德可屬又何惜一長沙若長沙不屬貴州節制則拖欠之餉終無完日貴州之軍終無飽時其為關係良非淺細伏乞聖裁

一議驛傳協濟貴州四面省夷中路一線貫滇南出入門戶也官司無論方面郎倉驛之歷遷皆馳驛也土司無論進表郎貢馬之差遣皆馳驛也鄉官無論方面部臣郎教官舉貢會試入京皆馳驛也益以極貧極乏之區當極苦極煩之差臣日夕掛號堆案盈几欲裁之則行路嗟怨欲給之則夫馬逃亡欲處置之則帑藏空之衛官貧而不能賠急之則閉戶驛官卑而不能支急之則逃去查得貴州之驛傳網俱輪土司走馬至于下衛則播州五司居其半自播酋弄兵五司出亡平越興隆黃平之馬一匹不到今播雖已滅五司猶未返舊疆驛馬之困猶然如故頃臣不得已疏請于

上昔滇楚稍閑驛分各馬十五匹分

發平興共濟時艱至今俱未解到黔中以貧故累及二省甚多此亦必不可得之數也臣查得黔中道路黔之往來居十之四滇之往來居十之五楚蜀之往來居十之一每年雲南止協濟一千五百兩過入覲年加一千兩似覺太少合無每年加增一千五百兩入覲年再增一千兩如數依期解黔分給各驛俟五司改流之日錢糧上納不乏仍將滇銀照依原額臣又查得黔中原無水路至于滇遠始有小江可通輕舠逕至辰沅常德會典載鎮遠清浪俱名水馬驛良

有深意合無鎮遠清浪多造小船一切過往如御扛
齎奏及部院方面仍從陸路外自有司以下至二省
會試舉人即有真正勘合牌票亦給船隻則平清各
州諸驛又得少蘇伏乞聖裁
一議增設駐鎮看得黔地多陋習而無善俗則以上
下諸衛未設流官以武弁馭悍卒狠者如虎馭耗弱
者如猫伺鼠如之何其不多盜也往年曾設都勻府
推官駐鎮新添矣貴陽府通判駐鎮畢節矣邇年增
設貴陽府同知駐鎮興隆矣倘再增設鎮遠府推官

一員駐鎮偏橋都勻府同知一員駐鎮平越一衛之
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
驛之馬匹館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塡報士習
民風責之表率夷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
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
僕從不必僱募取之衛所之成卒無更絃易轍之煩
而有用夏變夷之實黔之黎庶尚亦有利哉伏乞聖
裁
一議賑恤殘民楊酋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只尺尤切

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
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
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荊棘叢生轉輸糧餉
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
女空其柚驛遞蕭條道路丘墟小寇竊發餓莩盈野
陰而連月禾稼不登邇者大兵甫定瘡痍未起若不
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寃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
播之餘黨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
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堇堇亡幾何一議蠲

則衛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欵似當急
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棠合無於剩餉内存留若干
行守巡各道責成賢有司查覈罹害之輕重流離之
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蔀屋民不流離伏乞
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
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即設
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
蜀滇雁行矣第地方既偏人民未蕃國初建城率因

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
百餘年以來北關生齒既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傷
酋聲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沓入城填滿城
闉寄住街市無屋可貯無址可屋當時士民即有增
築外城之呈顧時倥傯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
貲及今賊既滅矣燕雀處堂亦呴呴然樂矣臣聞存
者非存在于慮亡樂者非樂在于慮殃貴州本苗夷
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冊聞之父老未
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即平皮林未勦東坡雖

通九股尚存倘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
臣游淮揚官吳越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
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
築一外城內固舊堞外增新壘即有烽燧民不遷徙
此猶地方之利也黔中南達滇雲下制辰沅上下二
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窮寇之一墻
今既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
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否得
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倘於剩餉內動支二歲可完一
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畜艾
未病及兩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

看議播界疏　播地分屬

臣所轄地方偏小不足以當中州一郡如鎮遠縣每
年止納秋糧二百五十一石施秉縣六十石臣平播
之後分割播地設爲三縣令今安疆臣退步之外又
認蜀糧三百石似又去黔二縣之糧徒負割地虛名
無益黔省實用故士民有謂得不償失不如以平越
三縣還蜀者以此是臣負地方之怨者一方逆播初

逞臣上遵　皇上之旨中受樞臣之畫下同前督臣
之議謂當携安楊之交以閒之用安氏之力以傾之
臣始與安疆臣盟襟欽頒賞格啗以爵土已而大水
田之捷桃溪衙之燒得其死力賊始上困其後大合
羣策破圍滅賊疆臣即不敢希冀寸土而今復令割
地復令輸糧名曰歸上於蜀跡似爲楊報讐夷人快
快不謂臣渝盟則謂臣吝關甚至謂臣意在兼并而
假手於蜀是臣負夷人之怨者一遵義鎮雄等府
節年通欠逾數萬沙溪地幾何而借黔十七萬之米

六萬餘之金。此決非督臣之意，人都有司窺何覬望，延緩不納，軍上枵腹待哺，環臣署而嗷嗷者，聲相喧也。是臣負軍士之怨者一。臣以一身叢此三怨，萬一脫身猾夏之變，乘隙交發，臣身不足惜，如朝廷何。如生靈何。憂在蕭墻，剝及牀膚，臣安得無言而處于此。且蜀中之議，欲以地歸黔設縣者，其意誠美。而夷人方疑臣欲吞并而假手於蜀。若令黔得之，其猜益深，而黔與夷自相疑相攻，其禍益不可解。黔寧貧不願有此地也，而況故黔地也。蜀之議以新郡費後難處

爲詞，非眞難也。平越府以一千七十石之糧而支一府一州三縣之費，遵義亦一府一州三縣也，豈以一萬七千七百五十餘石之糧而猶不足以支費耶。且遵義亦臣屬也，遵義之增兵添餉，臣亦得以與聞。夫遵義之添兵，不過爲防水蘭也。黔去水蘭比遵義尤近，我朝二百五十年來，黔未聞養一兵防水蘭，而水蘭亦不敢挑黔。臣謬意謂遵義之兵可無添也。蜀特假此以難黔也。蜀之議，謂前督臣李化龍善後圖中有成議，而不敢變。臣查前督臣善後疏中，止備淡沙溪水煙天旺四處，而今添至一百二十七處，此亦非督臣意，特播之舊民欲廣土以增私田，且陰以報黔人平播之恨也。夫西漢捐珠厓，東漢閉玉關，宋捐大渡河以外，史冊以爲美譚。本朝交州之棄，河套不取，二百年來，未嘗以廟堂爲失策。而況此區區者，猶屬黔版圖也，非弃之也。臣曾貽書督臣曰：汶陽之田，不敢不歸魯，而得其田不得其山，孔子亦名爲謝城；包茅之貢，不敢不入齊，而貢一入即退師召陵，桓公不窮問水濱。督臣生齊魯之鄉，故臣望以孔桓之業，而督

臣亦不以臣言爲不然。臣謂古今處夷情爭地界者，其結局不過如此。今日之事，始奉　明旨，令蜀黔按臣會勘，二按臣一以維桑引嫌，一以首事引嫌，既奉　明旨，令督撫會勘，按臣隨時奏聞，而議論枘鑿，竟未僉同，則此局何日結耶。此局一日不結，地方一日不寧。蜀餉一日不解，軍士一日不飽，延淹日久，釀患愈深。隙起於蜀而不在黔，禍結於黔而不在蜀。如遵義吳洪之叛，遵義蜀郡也，而必以析首責黔。藺州二婦之爭，藺州蜀夷也，而乃致焚燒毒黔。況今日之隱憂，

有什百此者臣敢不披肝瀝膽爲 陛下一言耶在
蜀中則謂臣驕夷不令夷人退地知有黔不知有蜀
在黔人則謂臣激夷令夷人割地輸糧知有蜀不知
有黔臣既蒙三怨又處兩難臣今日之苦有甚于播
未平時安得復能與勘耶伏乞勅下再加會議上請
或念安疆臣征播微功姑仍其舊或念其已納糧三
百石包茅既入不貢之備或念督臣議本爲地再令
疆臣少輸升斗以供惟正更乞令蜀黔邊臣畫地立
界以垂永久行臣等欽遵施行

題剿仲苗劫掠道路疏 請剿仲苗

看得盜多起于飢寒之迫切而黔中歲頗有年盜多
因于官司之凌虐而苗民絕不見官然而今歲苗賊
覘往更甚臣等反復惟之往播賊厚募惡苗爲羽翼
播平散歸故寨不能盡殄四方募兵爲征播四至播
平流落山箐便相勾引盜之繇也往滇黔俗樸陋近
年以來俗尚奢靡富人衣彩段市民衣京青不惜厚
値以市而商日湊滇出銅錫官滇者載而歸輜重兼
至苗民多以爲寶鏹而刼日熾盜之招也自平播後

獠獗未起庫藏益竭賊覘知虛實以謂必不能復用
兵又自興隆至普安上下二千餘里都清新鎮二道
貴陽思州銅仁三府俱未銓補臣等才本庸下又鮮
輔車盜之所以日滋無忌也夫四郊多壘臣之辱也
八番未靖臣之罪也臣等猶愳其日長月增雄唱雌
和小之如昔年韋同烈米魯之徒大之如古者黃巾
青犢之流而臣之罪益無所逃矣臣查得原領勅書
開載如有盜賊相機剿捕臣謹遵勅書調集漢土官
兵分地進勦再照臣七年於黔矣討夜郎之後繼斬

吳洪討皮林之後繼斐羅海臣非不知國小民罷財
竭力殫顧事有亡可奈何勢有萬不獲已者不得不
仰仗天威糾率義旅以拯此一方生靈况今年黔中
頗收田禾被野正因糧於敵之候而安疆臣地界已
明母鳳氏恩賜郵典亦其努力報國之時臣與總兵
官陳璘分布稍定乃敢馳疏以請

題買楚蜀鹽魚以餉新兵疏 市鹽充餉

看得貴州乃宇内第一貧瘠之域又多苗多賊之區
官無積貯民鮮蓋藏是以官軍俸糧仰給川湖更兼

頻年多故，師旅繁興，增兵增餉，計無所之，故議市鹽為於蜀楚，藉大國之餘利，實貧黔之枵腹，先據布政司呈，奉部文行黔查議，臣思市鹽充餉，既援例於粵西，一切鹽政必倣該省成規，然後無滯，就經移文該省取到原題疏稿與鹽政抄行，令三司細加酌議，續准四川按臣孔貞一將行鹽事宜六款移臣查議，臣等又經備行三司悉公參酌，務在無損於蜀，有濟於黔。臣等覆加參詳，黔中市鹽魚於蜀楚，蜀楚所患者，不過夫船與市價二事耳。今夫船黔中委官自覓

矣。市價照民間平買矣。此分毫無他慮，委於蜀楚無病，經久可行。惟是分市兩省，頭緒頗繁，鹽本添至二萬，不為不多，必添設通判一員，乃有專責。至於蜀議六款，言言中窾，尚有言未盡者，臣等覆加酌議，再增四款，一併開列，伏乞敕下再加酌議，亟為覆請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黔中專議四款

一專設鹽官以重事權。臣等看得市鹽充餉，必設專官，乃有責成。查廣西設有鹽課提舉司提舉官一員專司其事，廣西鹽本三萬四千兩，既設二提舉，今貴州議鹽本二萬兩，雖視粵西稍殺，而亦不可無專管之官，應于貴陽府添設管鹽通判一員，駐劄省城，專理鹽法，每年市鹽四川一路，即令本官市買督運，其湖廣一路，遴委三司首領官一員督運。二路鹽法，俱令通判總理。至於本官俸薪柴馬與書手門皂工食，即於鹽利銀內動支，照例酌給，分毫不派民間，仍照黔省各衛駐鎮廳例，乞賜鑄給關防，以杜詐偽。臣等

又查廣西管鹽雖屬提舉，稽覈奸弊，總歸按臣，經理出入，屬之糧道，各給有敕。今貴州按臣及督糧道敕書亦當增入鹽法一款，另換頒給，庶事權既重，法令必行矣。

一帶餘鹽以供夫船。臣等看得市鹽應用夫船，該前按臣畢三才議題，取之蜀楚二省，不必自雇，後臣等看得官船官夫，中多遲滯，且以黔餉之故，勤楚蜀之力，利已勞人，勢亦難行，故普後疏中議令黔中委官自行雇覓，今蜀中回稱夫船之費，黔中發銀自雇在

黔既不忍以所難者遺蜀在蜀亦何敢不哀其有餘以益黔此又蜀中恤鄰盛意似已妥矣第催募之費取之司帑帑藏已竭取之正鹽子利益薄查得廣西鹽政按刑載每正鹽三百包外水手自帶餘鹽五十包又每正鹽一千包加火食鹽三包正鹽餘鹽火食鹽每包俱重一百三十二斤在水手餘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一千六百七十斤在火食鹽論每正鹽一萬斤許帶三十斤遇正鹽閒有損失即責賠補今應照例倣行令其如數附帶名為餘鹽以水手鹽供

雇募夫船之費以火食鹽供抑運官役食用之費無許水手船戶勹勒留難額規一定此外若再有夾帶私鹽者聽從沒官正罪如此庶以正鹽全利佐軍需又以餘鹽微利資雇募供億有辦不累蜀楚殘遺蜀楚無他累何愛此殘膏不以濟黔哉

一分官鹽商鹽先後以免阻滯臣等看得市鹽取息本以充餉買鹽賣鹽必先公後私乃無遲滯每歲黔中委官領銀到蜀楚鹽場魚戶務要先儘委官買完方許商人收買及運到黔中亦要先儘官鹽官魚賣完方許商人發賣但委官買完賣完即出示令商人收買發賣不許故意延挨致稽各商亦不許商人猾透給紀店中爭先攙越致阻官貨一有故違聽臣等按法究治庶官商兩不相妨而於軍餉有濟矣

一議楚中兼市魚布以牟子利臣等看得前後臣畢三才先題疏內專載市鹽於時未經試買不知鹽利之多寡也及至臣委官領銀試買始知楚中原不產鹽鹽來自淮揚其利無多故臣於征苗善後疏內議以蜀中一路專令市鹽楚中一路兼市鹽魚今蜀楚

二省每年各發本銀萬金在蜀萬兩專市鹽一項楚中萬金若專市鹽魚所利幾何查得荊襄常辰地方出產布疋亦黔人所切用者合令兼買青藍白布夫魚布二物凡商人有力者皆可市買於國制無礙但本銀不得過一萬兩如遇發本銀時臣等行文荊南湖北道文內明載發銀若干買鹽若干買魚若干買布以防私買若此外多帶者即係私買盡數沒官仍治以罪但魚布自荊襄辰常至黔經過關稅俱照官鹽事例免徵稅銀不許抑勒庶幾少沾子利

蜀黔合議六欵

一定鹽場以除奸弊據蜀議查得川中鹽場雖有數處惟富順縣富義等場便於永寧綦江二路入黔射洪縣華池等場亦便於綦江及武隆彭水二路入黔此商販舟行之故道而近日貴州撫院疏內亦指此二處言也今黔中易鹽委官應照坐定富順射洪二處收買依各場時值兩平交易及雇船雇夫之類一照民間規則在委官毋得指倚官價用強抑勒在竈戶船戶毋得欺以興省恣意刁難庶官民兩得其便

若委官藉口二處缺鹽復往別場買補是明開徑竇請一切禁止等因該貴州會議得定場買鹽杜弊買川場雖廣惟富順縣富義場射洪縣華池等場便於入黔茲黔欲市鹽于蜀舍此二縣何適哉今無依議今後委官務遵坐定場分照依時價收買不許別往他場買補竈戶船戶亦不許欺凌委官勒索高價刁難稽延

一免榷稅以濟兵餉據蜀議查得川中鹽法如每引一道票一張共照鹽二萬三千斤於本司上納稅銀六兩三錢以充解濟陝西邊餉又近議裁鹽引稍銀三兩一錢五分以充解進歷來成規也又如鹽引富順起脚經瀘州稅課局有常稅自射洪起脚經合州稅課局重慶稅課司俱有常稅亦往例也今黔中差官買鹽事經題請用資兵餉安可與商販同日語哉其應納本司引票之稅與臨府議增之稅并沿途額徵常課悉與准免其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需索庶幾獲利常贏而公家有賴等因該貴州會議得鹽之有稅稅之照引國家定制不可易矣然此以征商非所以語於官鹽也況黔市鹽於蜀誠欲藉富家之唾餘

甦軍民之乏困總之爲國匪以自爲蜀中念及於此議將該省藩司引稅及臨府新增沿途課局諸稅照依題定事理一切蠲除而又嚴禁沿途關隘不許留難阻滯此誠一體商通惟在設誠而行之耳

一領鹽票以防夾帶據蜀議鹽隨引行其法尚矣川省鹽引鹽票經本司刊置齎赴兩院請印轉發鹽法道填註坐定收買塲分發賣地方仍赴按院掛號立限至發賣處所投官司截角類繳以防影射以杜重

冒法至審矣然尚不免有法外之奸人情逐利勢自宜然不得不嚴爲之防也今黔省易鹽旣免権稅又無引票則照證何憑眞贋難辨寧不啓奸萌而妨成法乎合無今後黔省委官到蜀請彼中兩院移文本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給以照票坐定某場收買某路入黔仍赴按院掛號立限買完裝運出境完日投彼處官司截角類繳下次另請給發等因該貴州會議得有鹽則有引引所不通則用票然皆截角銷繳所以防重冒杜奸萌法至善也今黔市鹽若無照票則眞贋溷淆誠有如蜀所慮者但領票截角固當遵守而赴院掛號似覺難行何者委官奉差市鹽未買之先則有本銀數千兩在身已買之後則有鹽數千包在船委官隨從不過數人卽時刻固守猶患他虞安能抽身遠離赴院掛號況按院在省猶有定期脫或巡歷外郡動經數千餘里就延數月何能爲轉輸計乎合無酌議每年請本院部預移川省兩院知會行鹽法道塡給照票坐定富順縣某場買鹽若干射洪縣某場買鹽若干塡明請號如在富順收買者將

號票移於敘瀘道掛號在射洪收買者將票移於川北道掛號若該道出巡在外卽發敘州府潼川州或令富順射洪縣掛銷俟委官到彼卽領票照數買運仍置號簿稽查掛號時截去一角買完場官又截一角經盤處所印官又截一角賣完類繳原發號票衙門轉繳鹽法道下次另發如此則委官免往來奔走之勞而亦可杜重冒之弊

一定鹽本以免私市據蜀議黔省委官入蜀收買裝運開行省城院道旣不相聞地方有司又不暇詰則人之眞僞與鹽之多寡孰從而知之矧黔蜀相去數千里承委卑官未必自愛彼處旣難遙察此中復罕嚴查豈不益增影射而其流之弊將至私鹽盛行市價騰湧匪直病蜀亦且病黔非細故也合無今後黔省差官請乞彼中兩院選委廉能文職移文本省兩院檄行鹽法道知會文內明註發買鹽銀若干每年定買幾運務令入蜀之日投文知會事竣之日繳票稽查庶奸僞無所容而法行爲可久矣該貴州會議得市鹽規則與移文知會繳票稽查前欵計議已詳

至於買鹽銀數查廣西鹽政抄刊載每年發銀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九兩五錢四分零專於廣東市鹽起運而黔中每年以一萬兩分市蜀楚查黔中邇來征勦路苗山苗之後新增募兵二千一百名每年增餉一萬五千兩計該母銀三萬兩權其子息乃可足用今查得蜀路鹽利每本銀百兩可得息五十金楚路鹽利每本銀百兩所獲息不過三十餘金分市二省鹽本非三萬兩不可奈黔貧甚驟難湊足茲自有鹽議以來多方括處僅一萬兩近日平苗善後疏內已

蒙本院部題請權以一萬兩為母市買待子銀入漸湊足以三萬為母分市蜀楚今應照此議伏乞聖裁

題鹽本餉本馬本疏　兵餉驛馬

臣奉命撫黔於茲十載黔地方急務惟兵餉與驛馬（觀此疏并上一疏知黔省之所困矣）二項最為難處兵不設無以弭盜糧不繼無以餉兵故督糧道往往以餉之急告馬不具無以實郵糧不足無以飼馬故驛傳道往往以馬之急告而臣蒿目焦腸計無復之他省餉出於民黔無民故餉取之川湖協濟川湖協濟止以餉軍原非餉兵而兵困他省馬出于民黔無民故馬取之各夷土司各夷土司玩者不即納貧者不能納而馬困臣查得征播以後水旱頻仍苗賊羣出故銅仁總鎮標下新增官兵四百員名新建崖桑鐵山兩營增兵六百名下路龍新平清一帶新增一千五百二十員名上路威平普定一帶新增四百八十二員名通共新增官兵三千零二員名兵糧有日支三分者有日支二分者有日支銀一分米一升者有日支一分者每年該增銀一萬七千餘兩毫無所出乃倣粵西市鹽之利具題市鹽魚

布疋於蜀楚取息以資兵餉名曰鹽本又稷黔中揭糧取息之例行之貴前平黃威普各衛名曰餉本總之皆為兵餉設也臣又查黔中各驛遞馬價額銀既少土司多負而雲南楚川之使絡繹不絕倍於往時衛官驛官力不能支臣目擊其艱乃措馬銀行於貴陽龍里新添平壩新興思石銅鎮都平之間亦揭軍糧取息幇走名曰馬本此專為馬設也第司庫如洗三項本銀毫不能指臣於十年內節縮公費紙贖等銀共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九兩零內以八千一十兩

三錢零克爲餉鹽本以六千九百三十八兩零克爲餉
本以七千五百三十一兩零克爲馬本檄下司府衛
縣次第舉行法既具或有訾臣者曰市鹽之策祖於
鹽鐵揭糧之法倣於青苗皆衰時之政也臣應之曰
鹽鐵青苗皆漢宋之盛居廟廊之上居上言利其法
可以不行臣當貴州極瘠之地兵馬兩困之秋極濶
抹焚其法不可不行況鬻市鹽非鑄山非煮海倣粤
西見行之例行之非臣剏爲之也揭糧之例今年散
之軍明年扣之司非若青苗之追呼民閒也故臣愚

以爲可行而行之數年亦稍稍有效矣但臣奉旨終
養即日代歸若非具數題明下部行司立爲章程誠
恐後來有司軍衛各官那移隱漏漫無着落則臣十
年拮据之苦無裨于兵馬之困而秖以供貪墨之橐
臣竊懼焉相應具題

題夷情疏　黔蜀夷情

臣聞之漢之語夷情者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
爲下唐之語夷情者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在
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雖夷人不可不攻其心服其
心也兵法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
戰百敗又曰兵無餉士不往兵無財士不來言彼己
之形情當晰士馬之物力當盈也古之人又有言曰
行所無事則智大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言
以無事處事則易以擾處事則難也　陛下不以臣
爲不肖使臣待罪黔中於茲十載臣嘗持此三者治
黔卽不能大治亦不至大亂而不敢明言於人夷情
不必太察太察則無徒已瑕不必太露太露則人玩
勞苦不必自明自明則益小臣之處心積慮惟求安

夷人以安地方安地方以報　陛下不必人人知也
而今有不得不明言者　陛下許臣歸養臣之去黔
有日鄰國歲歲逼臣臣之受謗日深臣年六十有六
計在人閒爲日幾何趙充國曰臣年老矣豈嫌伐一
時事不以餘命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臣卽不肖豈後充國哉夫安彊臣安堯臣兄弟不過
黔中一屬夷耳在蜀中始以索地之役繼以蒯亂之
故不以爲亂臣則以爲賊子用兵芟夷惟恐一日或
緩自黔視之則大不然播州反令彊臣出兵攻播則

攻播吳洪復反令彌臣斬吳洪則斬吳洪地界令彌
臣認糧一千二百石則認糧路苗亂令彌臣征苗則
征苗十年以來兵部苦於蜀議無尺寸之叙 國家
亦無分毫之賞而彌臣終不敢以爲言播州反令堯
臣攻播則大捷藺州亂令堯臣追印則印出既謂堯
臣不當在鎮雄令之歸則歸令其干房隨從歸則歸
亡上投以土知縣之銜而堯臣日在臣轅門聽事順
耶逆耶如蜀人言二安反久矣而遠之不至如楊應
龍近之不至如鳳騰霄臣請大牟不至嗥觸亦云順

矣而蜀不謂然臣故曰夷情順逆兩省意見不同者
此也蜀人既不謂順勢必至於用兵用兵非蜀一省
事勢必與黔協勦蜀人勦逆黔人勦順其名號既已
不正蜀中甚富黔中甚貧其物力又甚不均臣曾備
員蜀中盤蜀司庫是時貯金百餘萬用兵以來或漸
消耗而去年治兵郎遵義一府報臣用過五萬七千
餘金則他郡可知蜀中士夫公議又謂一縣運米用
過數千餘金蜀之富可知已黔中司庫不滿萬金雖
有二十州縣十戶九夷將誰運米黔之貧可知已知

已知彼臣自度其餉無餉無財臣用兵何藉而蜀謂
臣不同心非心不同力不從心也此是已取木不當
露第恐廟堂未必盡知臺諫未必盡知天下人未必
盡知謂臣不與蜀同心同力耳臣故曰帑藏盈乏兩
省物力不均者此也蜀中天府既富且强借擴夷之
名以收爵賞之實黔既貧弱而加兵於素所順服之
夷兵出無名事何以成其難一鎮雄地近於黔而遠
於蜀舉兵勝敗無損於蜀地而黔畢節永赤恭爲丘
墟藺州一訌覆轍不遠其難二十年前蜀人謂堯臣

安隴同族不聞於黔允而入之蜀十年後蜀人又謂
堯臣非我族類責成於黔呼而歸之黔其難三蜀之
用兵非由詔旨自我用之自我撤之一反復手耳黔
之歸堯臣奪其所有拂其所欲追豚於苙收隼於羅
其難四臣故曰事勢難易兩省處分迥異者此也黔
夷處其順未有大逆蹟而蜀謂黔庇護黔財處其乏
事處其難不得不調停處置而蜀謂黔姑息養亂蠻
夷構亂從古而然楊應龍之能亂播州闍宗傳之能
亂藺州鳳騰霄之能亂武定大羊之性類皆然也臣

御王懋豈聞於此故謂其能亂而止於未亂禁於未發謂防處置勿令舛錯臣實已亂非養亂也若以已亂者爲養亂彼激亂者非生亂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其責必有所歸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李雯舒章 參閱

郭青螺文集

疏 郭子章

條陳地方要務疏 撫黔事宜

臣惟黔在西南極邊極貧，視他省迥異。一切巨細事務，盾手稱難，舉足皆礙。臣撫黔以來，於茲十載，地方利患，所當興除，凡力可徑行者，弗避勞怨，矢竭心力，次第舉行，不敢塵瀆天聽。惟是議干兵戈，政屬錢糧，兼之夷情，關係安危者，勢難自專，惟仰仗皇上威靈，俞允，始可著為令甲，垂之久遠。臣謹條為三事，具題請旨。

計開

一、慎剿議以安黔東。夫黔之東，夷紅苗最黠，自唐虞以來有之，非自今日始。剿苗之議，其來亦久，自嘉隆以來言之，亦非自今日始。第士民之議，乃匹夫匹婦復仇之說，地方一隅之計也。臣欲慎重其議，不敢苟從，乃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說。國家安危之大計也。竊惟紅苗恣肆，原非一朝，以今視昔，于茲稍甚，士民請剿者，益憂其將來，愈加猖獗，乃將數十年被劫之情，彙為一疏，其情可憐，其詞誠迫。夫諸苗肆殺人之毒，匹夫無不報之讐，即滅此而後朝食，未為不可。第事勢有重輕，錢貨有詘贏，時詘不可舉贏，勢重不可輕發。考紅苗蟠據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遺種也。在唐虞時，曾逆命矣。班師振旅，舞干而後格。在高宗時，曾伐鬼方矣，三年克之，孔子以為憊。東漢之初，馬伏波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困于壺頭而卒，即今沅陵東也。本朝嘉靖年間，亦曾大征，始於庚子，終於癸丑，歷十四年而後定。總督張岳（即張淨峰也）竟卒於沅州（有集）。此皆往事灼然可據者也。然使苗實破城殺官，負不赦之罪，亦難以往事自撓；使貴州帑實士強，有必勝之勢，亦何必以偃武為辭。節據司道會議，苗之出沒不時，虜人妻女，燒我屋寨，豈敢謂無，然未至據城以叛，如寧夏劉東暘也；未至破綦江城，犯飛練

堡。殺叅將都司，如播州之楊應龍也。未至殺守備等官二十一人，如皮林之吳國佐也。即如土民疏稱王一事，葢亦有說。頃三十年，賊徐應能潛住苗中，假傳詔旨，旋即就擒，奉旨取決。士民迄今猶云云爾。媿再有之，總兵該道叅備郡縣，豈得不報？縱貴州不報，楚亦有辰沅兵備鎮筸叅備，蜀亦有酉陽坐鎮都司，豈皆聾瞶，豈皆隱匿耶？苗罪誠重，第比之寧夏播州皮林尚爲有間，即有出沒，重則鵰勦，輕則追捕，嚴爲防禦，不致蔓延，法如是而止。而必欲動大兵，如征播征

皮林，臣未見其可也。又據前鎮守銅仁總兵陳璘手本議稱，如或征勦貴州一省，當用浙廣漢兵本省夷兵共七萬四千六百員名。有一日五分者，有一日三分者，有一日二分者。連食米魚鹽運夫戰馬硝黃等項，以一年計，共用銀一百零八萬五千兩。議善後留漢兵四千名，土兵一萬名，以三年計，用銀八萬六千四百餘兩，通共一百一十七萬一千餘兩，則在總兵亦知其難矣。此猶以貴州一省計也。湖廣四川二省皆如此數，合之共三百餘萬。此猶以一年計也。如高

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不可數計。此猶以三年計也。如嘉靖十四年而後定，則其費益不可數計。此豈獨貴州不能辦，即楚蜀亦不能辦，豈獨楚蜀不能辦，即朝廷亦未必遽能猝辦，即朝廷之力能辦，蜀楚之力能助，亦必待年餘而後兵始集，餉始充。此一年內，苗無奈楚蜀遠何，勢必近擾貴州。第恐思石銅鎮之間，不知當破幾城，殺幾官，戮幾多百姓，而貴州丘墟矣。費數百萬之金，殺數萬人之命，以爭不可耕之苗地，不可臣之苗民，臣未見其可也。夫國雖大，好戰必危。黔

小國也。今年征播，明年征皮林，又明年征路苗，又明年征定番苗，不可謂不好戰矣。瘡痍未起，流離未歸，帑藏空虛，朝不保夕。以朝不保夕之國，而欲鋤唐虞以來未戢之寇，人皆言臣不習。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朝廷西征東征，征播征皮林，皆萬不得已。計費金錢何止千萬，而復欲以施之銅苗，即一年可了，亦費四百萬金，捐有限之財，興得已之役，人皆言臣不忠。播州殺生命不下三萬，皮林不下萬餘，近日水苗路苗斬獲四千。據士民疏苗賊十萬，少殺之

當如皮林水苗路苗多殺之當如播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傷天地之和氣以釀凶年人皆言臣不仁止銅仁人謂臣不武耳夫權禍莫若輕權福莫若重臣以一身蒙不武之名而猶得免不智不忠不仁之議職亦甘之矣又查得貴州銅仁總鎮標下有兵四千九百七十三員名自三十年來新增兵六百名銅仁守備有兵一百一十五名湖廣鎮筸叅守漢土官兵五千六十五員名兼永保酉陽平茶邑梅等土司兵皆可調而用者總計兵萬餘以戰或不足以守則有

餘若無事訓練車兵以張其勢有警驅率堵截以遏其來是在總兵加之意耳此一策也總兵陳璘初至建築龍潭報國光明龍頭猴苔溪崖闕金竹等七堡用費二千四百金迄今巍然可倚為守又如烏羅司舉人楊國祚近呈建堡自為守禦之合無行令鄭苗府縣村寨照依此法隨地築堡挖壕俾家自為守人自為戰又一策也至于苗有食糧者有不食糧者彼食糧者原係羈縻之術不必苛求裁革苗有入犯者有不入犯者彼不入犯者既無可誅之罪亦不必一槩拒絕若水保酉陽各土司毋使徒占苗地釀禍生奸川湖貴隣苗漢人不許交通勾引誘誨出劫此又一策也夫我既有所備又不擾苗備藉　國家威靈諸苗畏懷而不敢出幸矣如或狼心不悛集質如故時出竊掠總鎮合調前項為兵擒惡而鵰剿之倘異日者果有稱王僭號阻兵犯順如寧夏如播如皮林萬不獲已請於　天子合三省之力而誅之未為晚也伏乞聖裁

一經黔叅以安黔西黔西之夷號羅氏鬼種其類最

繁在唐曰羅羅在宋曰羅甸又曰鬼國元更鬼國為順元路一名亦奚不薛本朝置貴州宣慰司今水西安氏洪邊宋氏其胤也史冊所記自唐宋來未敢與中國抗元有蛇節隆濟之亂則將官劉深激之也載在元史且明隆慶間安國亨有陸廣之難則總兵官安大朝激之也載在先臣大學士高拱邊略甚著自討楊應龍之後蜀議云當次及安氏且言安氏必不靖四方傳聞皆以為然臣奉　皇上德意羈縻而撫綏之于有一年疆臣頗立微功今几病死乖臣久已

歸黔行且繼其兄職。此水西夷人近日實情也。顧臣之所慮者不在夷人而在邊境有事之將臣之所深慮者又不在邊將而在黔中姦細之人中行說趙佶在何奴則漢以為憂張元在夏則宋以為憂今黔之姦人如羅學茂蘇民心許成名此三人者非黔之中行說趙佶張元乎則所云漂惡貪降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國之驩此三人者之罪案也羅學茂不入遵義不誘魁痴入蜀則地界之議何至紛紜四年不決此李御史按蜀首擊學茂搜其簽筒往來文通

之字題奏臣以為使蜀與黔失隣國之好臣與蜀將臣傷同年之雅見因敗于邪從黃金鑠于邪口皆學茂為之毒也蘇民心許成名不投入周敦吉帳下結為腹心馮為爪牙則藺州之禍何至延及林木殃及池魚永寧城下實為戰場摩尼普市頃刻煨燼黔人至今談之心戰色阻亡魂動魄猶欲食二人之肉而寢其皮皆民心成名為之毒也夫學茂水西之隸也成名民心永寧赤水之卒也而黔之撫按至受其勾喙侈口而不能驅之正三尺臣以為蜀亦當有胥惡也紿舊妻而論前將之惡賈僕虜而毀故主之髮奈何信之故臣願蜀之捐此三人者以正黔之法而明上下紀綱之分而黔亦無必苛法於此三人者以全蜀之驩而問改過自新之路然後邊境可安也

一恐覆中鹽以實黔餉黔中土瘠而狹軍弱而貧苗繁而悍兵多而飢餉無所出臣十年內言之至再至三矣而今猶不容已於言者為 國家大計非專為黔也查得川湖協濟歲七萬三千兩全以給二十一衛所之軍餉僅十三營之卒原非餉兵額銀即使全

完尚不足給舊軍而況蜀四土府酉陽土司全不上納遵義新郡解不及半而安得分文沾新兵也新兵之設始於平播設平越兵以防播孽繼剿路苗設新龍兵以防山苗兼剿水苗設崖桑鐵山二營及總兵帶來家丁以防銅苗皆一兵不可缺者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七千餘兩臣高目隻腸計無復之前畢御史按蜀中市鹽例上請蒙 旨下部部咨四川貴州兩省會議臣與四川鹽法孔御史文移往復似覺詳盡久咨戶部未蒙題覆臣雖間一差官市鹽於蜀歲不

過一二千金。道路崎嶇不通。舟楫駝運艱苦。獲利無幾。不足以濟十之一二。此四川市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一再懇也。然此特爲黔西一帶之餉。未及黔東也。臣萬不獲已。檄行布政司招淮商中鹽。隨據該司招到兩淮商人吳啓明等前來。議照九邊事例。每次開中貴州淮鹽一萬引。令商人納餘鹽銀七千兩於鹽運司。轉解戶部。納黔中引價。脚價銀九千七百八十四兩。折鹽以濟兵餉。商人之鹽。聽于貴州地方。及沅靖等處發賣。該臣會同巡按馮御史。叅之輿

情。攷之會典。遵照兩淮成規。毫無違礙。上之稍利于國。下之大濟於黔。業經酌議妥當具疏。題請。未蒙戶部題覆。竊恐新招商人。視黔萬里。遲久不覆。勢必轉而之他。此兩淮中鹽之議。臣不得不向 皇上一再懇也。夫大司農視天下之士卒。皆其嬰兒。一兵一餉。或授之飢。貴州僻險遠。獨非嬰兒所當恤耶。市鹽之例。行于粵西。而難於黔。中鹽之例。行于天下。而難於黔。豈謂黔可以不設兵耶。黔不設兵。則苗賊橫出。道路梗塞。不獨無黔。并且無滇。此亦西南之大計。不可不熟慮也。臣非專爲黔也。計大司農亦當有同心焉懇乞 皇上下戶部酌議。亟爲題覆。

咨兵部總督再議四衛　黔楚更隸府衛

據貴州按察司呈。奉兩院案驗。遵依會同布都二司。會看得天下一家。何分彼此。在黎平可以隸黔。亦可以隸楚。四衛可以隸楚。亦可以隸黔。 國家二百餘年。已有定轄。使地方恒如昔日之治平。亦安用互更以滋多事之擾。顧時勢漸更。則事當從便。播州賊犯偏橋。而楚不能救。在楚若未關痛癢。而黔之鎮遠銅

此是前書後事宜中條

仁已爲心腹之疾矣。今播賊雖滅。安知復無如播酋者乎。皮林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援。在黔若未切已事。而楚之靖州銅鼓。已爲剝床之災矣。今皮林雖平。安知復無如皮林者乎。此二地。應更不更之大較也。其所不願者。四衛之武弁。畏黔近則耳目難欺。利楚遙則法目疎闊。黎平之生儒。利黔偏則科目易取。畏楚大則揚屋難前。此二種之人。執梗不便者所由起耳。若曰四衛廣而黎平狹也。奈何以廣易狹。黎平瘠而四衛饒也。奈何以瘠易饒。此則當論於四方公割之

特而不當論於天下一家之日若曰錢糧田土不便於徵解也則黔之徵解於他省者亦多矣土地所產不足以當中國之一縣朝廷置省直官原爲外固楚邊而上通滇路黔安則楚之邊地安滇之貢道安黔危則滇之行李危楚之邊地危故朝廷當無事之時則分諸楚分諸蜀分諸滇以協濟黔之官軍當有事之時則取諸南取諸東取諸西以助黔之餉給豈特區區爲此一黔計哉若以徵解爲難則黔省可廢吏於黔者皆朝聞報而夕束裝矣而此而觀則人我可

中藩籬可撫而事可無別議等因議詳到院查得隆慶元年先該巡撫杜巡按王會疏具題內開臣等查得沅靖二州與平清偏鎮銅鼓五開六衛之兵湖廣酉陽播州永寧三土司之兵四川但二千餘里遙屬於二省而兼制於貴州所謂十羊九牧之擾服役者與遠道之嗟莅事者無畫一之執於民情政體甚不便也如革數州衛土司隸畀之貴州其便有十齊民以役自遠而移之近勞費損於舊者數倍一便也郡縣專其心志以領一省之政令無顧此失彼之患二

便也軍民力役彼此相濟無偏重之累三便也科貢悉隸本省體遇資遣有均平之規四便也司道政令有所責成郡縣不敢以他屬爲辭五便也府衛互制強悍之卒豪猾之民禁不敢逞六便也歲徵緩急可無失程盜賊出沒易於詰捕七便也土酋之傑各相牽制不得肆其螫八便也僻遠之區監司歲至吏弊民瘼可以咨詢而更置之九便也釋兼督之虛名修專屬之實政體統相安事無阻廢十便也夫所便既如此臣等愚見以爲聯近屬以全經制其說可行緣

由在昔然則四衛屬黔之議其來已久非職等今日創爲之說也第地方無變因仍爲便乃不意三十年之後有播之亂賊寇偏橋而楚不能救遂禍于黔也又不意有皮林之亂苗寇黎平而黔不能救遂禍於楚也則二十年前之說非無據矣以道里論黔人入黎平必由楚四衛沅靖孔道而後達黎平楚人入偏橋必由思州鎮遠之境而後達偏橋幅員參差軍民交錯非經界之有畫也以人情論楚中按臣二百年來無一人入四衛而黔中按臣每年由四衛出巡鎮銅

彼衛所官何樂於黔中之數考黔中提學二十年不到黎平而場屋才之入彀容易彼黎平諸生又何樂於楚中之就試地方所稱不便不過官生私情非國家之大計也以錢糧論黔中不毛無賦可入即貴陽都勻普安諸衛非仰給於湖南則糊口於川東天下衛所屯田在異境者亦多即偏橋屯田亦在思石地方未有屯田在楚而衛不可屬黔也以紛更論國初都勻屬四川普安普定屬雲南其後始割屬貴州近日甕安餘慶等縣原屬四川今亦割屬貴州未聞地方一定便不可割以他屬也以肥瘠論黔以一府一縣十二長官可易楚四衛地亦相當衛所何肥府縣何瘠且非所以為市也以得失論有所得而無所失始名為榮有所失而無所得始名為辱楚中雖失四衛而得一郡黔中雖失一郡而得四衛又孰榮而孰辱也獨計黎平在黔貧子之有田也在楚中猶足為湖北之藩翰四衛在楚大澤之礨空也在黔中便足為八番之保障天下無事各就近以統理令府衛不得躲閃於二省之間以懈法四方有警各就近以

救亂令將帥不得推諉於二省之交以養禍職等前日所為昔後計如此無敢以易前說未敢擅擬介咨部裁酌

雜著

保甲　東越保甲

治國者譬之醫然當嘉靖之季倭毒海瀕寇訌山都似病之初草薙獸獮其誰曰威隆萬之際呻吟甫息瘡痍暫起似病之已寬文簡寇謐租赦告撫而孩之其寬曰愛山海之謐今十餘年矣閭閻稍聚已生戎心兹孽少壯旋萌故念此豈非病者之復候乎不藥之則病藥之則不病此越人所以有請于恒侯而蚤從事也試言其方則無若銳事所云保甲者是上醫之元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議者曰越之病孰與山海二寇水寨起南澳至白沙星屯海嶼陸路起潮惠至羅浮恭列山箐年來海波不揚夜犬不吠則水陸二帥為之敵也而安所事保甲嗟乎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

下則民親民親則姦寇而不起姦寇而不起則寇無
與爲而居首逆徒水師禦海似矣而無能保海寇之
不來陸師防山似矣而無能保山寇之不張海寇之
來也不盡役與荒也鄉導者爲之奴接濟者爲之主
保甲者所以治其奴者主者之姦而塞海之源也山寇
之巢也不盡猺與黎也強梁者爲之倡狐鼠者爲之
附保甲者所以察倡者附者之詭而杜山之巢也今
保甲之令歲歲下矣保甲之冊邑邑具矣乃姦盜如
故識察無效下甲聯籍塡注姓字非不悉也聞捕一

盜接縉而稽姓非所姓名非所名即欲治以不報之
罪固已晚矣十甲爲保互援有約非不嚴也一家被
寇九家閉戶未聞保內械送一賊即欲治以不援之
律亦已晚矣其不報者非眞頑不率不援者非眞悍
不顧也守望無處塡入戶口隣閭有警哨輒微發民
間有死不盡報閭門下鍵罪由入錢午夜出鬭生死
呼吸民豈肯以死博金哉故罪之益嚴而隱之益深
治之愈急而援之愈緩其勢然也偷吏慢若芻狗視
爲文具者固不足沐且吏行法不驗輒勑而棄去而

上之人不假之歲月不寬之文法故亦卒罔成功而
保甲之說窮矣愚嘗反覆推之豈其法之罪哉法不
法古行法不法古奈之何其治古也嫌後者察之前
不知來者視之往論者謂始于宋荊王安石當時攻
之者抵瀾排焚而宋以罷以爲不可必行而不知非
始于王也姬公用之周矣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
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
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此周之保甲也而成以王
管子用之齊矣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
故二千人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一軍祭祀同福
死喪同恤人與人疇家與家疇此齊之保甲也而桓
以霸魯成公爲齊難作丘甲二甸增乘每乘增甲則
魯恃此以敗齊而歸汶陽之田鄭公孫僑聽鄭政鄙
都有章廬井有伍與忠儉斃泰侈則鄭恃此以抗晉
楚而作丘賦之後商君相秦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告姦者賞同斬敵匿姦者罰同降敵而孝公之
後日彊此固伯之首也齊威相附五家爲保保伍

爲閭閭四爲族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
族正以相撿察而閭里之業日隆此混一之前籌也
仲長統之說雖未行之漢而論則摯矣其曰丁壯十
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伍以上則百萬
人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巳上十萬人又十取之則
可使從政者萬人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
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人人將有
備故其法在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益
君長以興政理簡精得以習師田則猶周秦之遺法

也王安石之法雖未究之宋而言則具矣其曰今天
下之人是居厲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數千百年
矣一旦使之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
兵而藏諸用苟非其人急而行之民心搖矣故其法
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選衆所服
者二人爲都保正副凡保丁聽自習弓箭習武藝則
猶周齊之餘術也自周迄宋法之法殊大都自爲什
伍互相譏糾今之法非不令譏糾而粉飾牌籍漫存
守戰則法不若古之精猶之藥諭禁書不受讀不解

驗而徒欲決人死生也行法之法殊大都嚴于匿姦
更相連坐而制律稍輕渠從末減則行法不若古之
嚴猶之湯熨鍼石不五入不分減而徒欲取外傷會
也故今之議保甲者其爲法病不備而其行法病在
不必民罔雍于疎而徹于密驕于愛而聽于威矣蛇
虺鼯鼠伏藏堂棟雖有蟣虱不得宿短髮者其櫛比
也布帛尋常庸子不釋鑠金百鎰盜跖顧而不掇者
其手縻也故善爲治者在備其法而必其刑也今之
法其未備者牌籍具矣而老弱隸籍丁壯漏名則家

戶貴覈也保甲設矣而强宗袖手貧子荷戈則勞逸
宜均也保伍聯矣而劒戟不利部隊無制則訓練宜
精也枹援約矣而鉦鼓不聞烽燧不舉則封疆宜畫
也子弟兵矣而追呼驟之征調煩之則撫恤宜勤也
今之行法其未嚴者事忌動衆民難慮始則騷擾之
謗宜禁也賊已就捕紛員保結則黨惡之條宜繩也
匿姦不舉罪止議杖則連坐之法宜峭也寇至荼毒
連罰衆保則坐視之律宜深也郡邑選愞不行其野
則降罰之格宜申也夫法不備卽必行之威無以收

苟且之效行法不嚴卽已備之法無以勝姑息之弊惟勢之而行行之而必甲以外鄉尊者無所歸援濟者無所出而海寇之源杜甲以內强梁者無敢躍狐鼠者無敢竄而山寇之隟塞竊意今日東粵之病舍是無以爲十全之方矣雖然敍察執無所容于陸不得不爲于舟越之東西其川居而艇漁者强半愚以爲溪渚舟保之聯當猶之柴焉舟可聯保不可畜衆伏險于順藏動于靜愚以爲溪渚哨兵之船當防之密焉察邏斜幾見淵魚而化誨教道不若鸞鳳愚以

爲臨田呂氏之約當習之鄉焉粵習六博愛及于楯子未勝冠弃捐詩書萌芽未剪遂塵斧柯愚以爲古者社學之制當講之社焉事制曲防糜濫于足天災流行飢餓爲殃蜂擁蟻屯勢惡能制愚又以爲朱子義倉之法當飭之保焉辨之于方保甲君也保舟哨兵鄉約社學義倉佐也君以王之佐以使之夫然後藥民而病已也或曰若是則風俗同矣巧拙齊矣性情親矣鬪訟弭矣農戰不崇權救守不崇功而水陸之師不幾于虎賁乎嗟乎衆已聚者不虛散兵已屯者不徒歸是未可遽議撤也保甲之行命之曰土着以資保守而止如堵墻水陸之師命之曰客予以備輸攻而動如風雨攻守之形不相兼也顧久之則兵勢稍輕兵禍稍銷何也粵自寇難以來人之望兵如禾黍之望陰雨也而亦兵自恃其力目東南室家非我輩莫保有可服民膏脂奉如驕子調發則所過躪轢虜如虐寇安居則嘯呼營伍挾壓官司頃者柘林之亂山東之變蓋殷鑒矣有如保甲威嚴團練精良鄉遂皆卒比伍胥徒彼一脫巾吾則擐甲如子弟捍

父母又安所不克乎則是役也不直可以防外寇且以陰折客兵不肖之心輕其勢于方張而銷其禍于未釁也愚故曰上醫之完計而生死人之鴻術也嗟嗟惟此時爲然也

錢法　錢法利弊

錢法者不收之田不竭之海不出之府庫無大損于國賦而博利于民生誠今日救弊之急務也考之列星圖曰天錢十星在北落西豈天之所布不可變而治天下者當因之與夏鑄歷山商鑄莊山成周圜法

泉府其制獨詳則先王所備也漢自元狩至元始成
五銖錢二百八十億萬唐開元中天下七十餘爐歲
入錢百萬宋元豐中天下五十三監歲入錢千萬則
後王所貲也 國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漢唐宋乃
獨鑄錢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甚行而欲其富之
埒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鑄之不得其方用之不盡
其法一或齟齬輒曰錢法難行吁亦過矣愚請悉言
之其說有六一曰收銅之權二曰固銅之源三曰開
銅之利四曰精錢之制五曰廣錢之涂六曰尚錢之

官古今議鑄無若西漢二賈誼之言曰銅畢歸于上
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今天下姦民私鑄陰持
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民安所得
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人主持柄息姦之要術也
高皇帝神智洞燭止令軍民鑄鑑及軍器一切廢銅
並聽官收毋令私藏即二賈意也後寢不行至于今
銅布于下極矣浮屠佛像及民間鐘磬盂爐之類比
比皆銅今欲收之無故而奪民銅則民亂盡貿之以
金則國困愚意兩京各立一收銅廠督以司空之屬

外省責之藩臣外郡責之府倅每月定期與民市銅
每銅若干估直子錢若干其私藏者罰如律大約一
歲收盡民銅則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既可爲
私家之利而又得免于私藏之罪其誰不欣然而輸
之官官以既鑄之錢易未鑄之銅既可爲續鑄之貲
而略無費于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況藏銅
于民皆銅也而私鑄有旹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
國家日富 聖主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
于此故銅之權不可不收也銅器收矣銅源未固民

得濫取其私鑄猶故也防水者先源後流披木者先
根後枝銅山者錢之根源也黃帝封山令十里外乘
者行行者趨桓公封山令犯者左足入則左右足入
則右禁至嚴矣乃今滇中之銅商得私販盜掘銅鑛
罪止戍邊則私鑄之賊何慮無銅今欲禁私鑄當先
禁私販欲禁私販當先封銅山欲封銅山當先嚴盜
掘之律銅源一絕即有項梁黍木之徒無自而逞故
銅之源不可不固也或曰天地之利不導之開而反
封之何也曰非終錮而不開也公錢未布則閉之以

寨姦公錢既流則開之以疏利顧今之銅止路南一隅亦云臨矣山海經曰海內銅山四百六十七漢鄧通鑄于嚴道吳王鑄于豫章唐置于陝宣衢信銅冶九十六宋鑄于諸路銅冶百三十六國初令天下藩司設寶泉局 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閩廣鑄錢宣德間始罷信饒銅場則亦非止滇南一路也若盡籍天下銅山倣漢唐宋故事隨山掘銅設置鼓鑄則天地之銅盡爲國計故銅之利不可不開也善乎孔顗之言曰民之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緣上惜銅愛工也或

曰鑄錢利國先以耗國錢成之利不以償工其識未矣王者以四海爲家費百萬以鑄百萬則二百萬費千萬以鑄千萬則二千萬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生生不已鑄鑄無窮何莽莽乎銖錙之較也第顗之說容有未盡者不惜銅似矣不擇銅而定其衡則雜不愛工似矣不擇工而峻其防則疏銅者錢之質也蒼則蒼黃則黃而誰能違之輕重者錢之衡也四銖則太輕六銖則太重而誰能准之工者錢之範而弊之轂也模不模範不範而誰能嚴之故惟不雜以錫鑞

之銅以虧其內好而獨流五銖之制以一其月擇二局之良者分布天下以爲之工師而高其垣閑嚴其防檢以稽其私挾故曰錢之制貴精也夫錢泉也流于下而壅于上行于賤而塞于貴卽日肆諸人于市無以爲也今自折俸募役外朝廷不入賞賚不予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焉得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此言用錢之涂不可狹也漢隆慮王以錢千萬爲其子贖死今鍰金獨不可入乎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今民賦獨不

可入乎漢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于都內今開納獨不可入乎漢館陶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賞錢千萬今賞賚貴戚閹尹獨不可予乎漢胡降者賞以少府禁錢今各邊夷市獨不可予乎夫錢下而不上則其權在市井上而下下而上則其權在朝廷誠用之如循環行之如流水上關其出之涂若賞賜若俸薪若餉糗之類無不以下下關其入之涂若軍興若榷稅若鍰贖之類無不以上銀用其六錢用其四又何不行之足慮乎故曰錢之涂貴廣也雖然治法治人相

爲表裏錢法之行。原非細故，內責之二局，外辦之藩司，事權不重，稽覈未嚴，奈之何其卒行之也。周公、太公、管敬仲、孫叔敖，則宰相主之。唐賜爐于世民、元吉，則親王領之。晏琦以侍郎領鑄錢使于江淮，杜鎬等以秘閣校理討鑄錢故事于禁苑，惟其利溥而用鉅耳。今宜略倣古制，令兩京領于工部侍郎，各省添設督鑄司道，歲終嚴考成之法，差竣正舉刺之典。薄惡者黜，壅塞者黜，自點汙者黜，縱民開山藏器者黜，縱民盜鑄者黜，又何不行之爲慮乎。故曰錢之官貴崇

也。夫收銅之權，則利不散之委巷。罔銅之源，則商賈無所牟于山澤。開銅之利，則地不愛寶。精錢之制，則民鑄不得亂其形。廣錢之涂，則下不賤錢。崇錢之官，則法必行而民重于犯刑。蓋雖管賈之餘談，而國家之完計，何以易此。嗟乎，海內宗室，穀食者半，百官秩薄，勢將漁民，邊海閭左，動乎脫巾，水旱天行，民室懸磬。當此之時，使公錢之貫山積谿藏，則以親親重其祿可也，以勸百官加其秩可也，以養兵增其直可也，以存百姓減其算可也。不食之而人飽，不分之而家給，弭其亂而經其費，釋其怨而捄其竭，藉民之衆以爲鑪，守國之富以爲封，則猶所謂霸王之本也哉。

記

平遠縣開新河記　平遠新河

平遠非故邑也，而邑于茲且二十年，所逼于盜夷，其初以爲國也，昔也圯地，今也家邑，邑依民，民依食，夫民上不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爲根荄，不食則不能活，五穀鹽策，民之司命也，蓄價游市，民之通施也。而平邑詘焉，水絕壞斷，舟輿爲梗，不得曰衢國，地十

分，山得其七，而田堇堇者三，又率再易，不得曰饒野。東距南海，南于羅浮，西距溼海，阻以程江，去責沸者二千餘里，不得曰海王。夫爲國者，不通于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故今爲平計，亡若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而通施之執在水陸二衢，陸則民苦于任擔，而罷于林麓，一夫之力，僅足供朝夕，水則民逸于舟楫，而力紓于澗沚，一舟之載，足以供十人，故使吾民爲登降之萌也，孰與使爲菹澤之萌也。此平邑新河之議所繇起也。予壬

午春入朝時照磨廖汝栢署邑事以父老議聞于其廷之民力剸耜耒趨芸壅不給秋予入覲郡丞何君敢復司理王君國賓覆議上之觀察鄭公公報曰可出鍰金倡之平民子來雲集廖以憂去今令黃君郁桂來督典史張廷章日夕開批徹壅通堙遂竟厥工河起東門青雲橋至石窟會濂子渡入三河凡二萬三千一百餘丈鑿湍峯梗險凡三巨石開烏戰眼紫葛藤石頭橫石楊仙楊船合溪七里犂壁沙石凡十灘通地防挑浚上石凡七千六百六十七工會費勞

匠募民凡二百三十餘金經始于萬曆十一年春正月己巳于明年三月凡四百四十六日觀察公復令道官舫四置守者二以代郵遞守道韓公行縣復命鑿大峯劍門二灘以專水道平民爭以輕舠試新河水涸石瓴沙漂脊漱往來如織一切貨賄俱從舟載虔汀商賈絡繹湊合平城不路而民雍于衢不海而鹽溢于釜不野而穀周于廛壘嶂深箐莫礙舟楫恒風淫市市不翔踴民力逸而國用饒則河之爲利博也河既濟予適從覲還黃令來謁以工成告且徵言以記其事予讀河渠書李冰守蜀鑿離堆穿二江渠皆可行舟百姓饗其利西門豹爲鄴令鑿十二渠民少煩苦不欲豹曰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我水之爲國利其較著矣平所足者山所不足者在田與海是渠就則山之利如礦鐵薪蒸得從渠出他國田海之利如米粟魚鹽得從渠入以羡易無以逸代勞平邱界萬山中通財交殷猶樂國也且平之民昔時斬木揭竿甘爲盜者又惡知非以米鹽不通施無以延其司命而掠之他境乎故是役也不獨通商賄引灌

溉而幷以塞盜源此其所急于民者猶在蜀與鄴上某不佞會覲去無能執役坐享事成則無愛一語以書藩臬二公之伐昭郡邑諸君之勤勞父老子弟之辛苦而又以告後之吏民時時浚之俾勿隳嗟乎此亦賢者之法式不可更也

海豐縣新開楊桃嶺路記

越嶺東之多盜也豈獨其民獷悍哉蓋亦山川若爲藏焉藏垢納穢者地也湔拔其垢穢而疏鬯之者人也彼地即辟邀設爲官司治之毀爲城郭衞之設爲

市巷門渠道之設為野涂以達其道路道路也路露
也蹈且露即野之横行徑踰者禁而山川無能為藏
鼠社狐城鹿蹊馬跡足歷車轂緣踵而蹈之故道路
之設豈第便往來所以破山川之藏而攻奸宄之窨
也周官司險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
而樹之林以為阻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
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先王之意微矣趙佗將自
王紿其下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漢擊呂嘉
先開道於牂牁越嶲曰此制南越一奇也故越盜多

好徑負道之險而制越盜者莫急于開道以夷其險
海豐越劇邑而當惠潮之湊盜寇潮潮急之則走豐
之西合惠黨以拒潮佗日寇惠惠急之又走而之豐
之東以合潮黨而拒惠若楊桃嶺一帶故逋逃藪也
嶺故有路下達惠廣上徹潮漳亦豐之劇旁乎鑿于
漢塞于孫吳通于晉明帝之六年而自六朝以及唐
末元大盜据為堅窟明興政教旁羅乾于海隅景泰
間運司砌驛路大蹊亭礎猶存蹊與嶺連遞通遞塞
正德間邑令楊君繼榮始發楊桃嘉靖末盜起復塞

行人從間道由新嶺鹿坑南山抵觀音堂絶江日莫
苦亡舟楫露宿埜次盜邏而收之如委餒虎今　天
子神武芟夷羣盜豐民始復循陟故道頗狹者蝸角
廻者羊腸崛壘者竈突峭急者鋸齒或起或伏者雲
騰而波湧山椒叢業中洞外逼左不得以右右不得
以左俯瞰翠微如身歷紫虛令人亡不目眩舌撟而
卻前步艮亦險矣巳郡丞廖君憲邑令王君惟翰後
先增葺稍去其甚萬曆壬午姑蘇黃公時雨由北部
郎出守惠州期年政平化通下令除道而豐父老以

楊嶺道梗狀聞黃公乃捐諺金檄別駕木君某董其
役未竣而予同年陳君汝鳳來令是邑批巖突砥逆
析伐石築土程日聚工盤紆二十餘里列樹置亭五
達六達比于康莊陳君謂是役也不可無紀而屬言
予章在易有之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解之
者曰安行也楊桃為戎伏自漢晉到今矣刈其榛莽
排為方軌高陵既升戎將焉興此最得周官司險之
意而展車馬通商賄其匽匽者先王之教曰司空視
塗司寇詰姦夫塗之視也而亡不姦之詰也五嶺目

惠潮曰慈國惠潮目豊曰道數、茲路之闢、豈直幸惠、唇厚齒固指完臂健所以幸吾潮者侈也、陳君采惠鎮定子章固兄事之、茲守潮幸與之俱、又幸與黃公俱、而黃公有直質而無沈心恒示我周行子章亦婉以從令和安而好敬、昔東海徐吾借燭隣媍夜與合績子章不佞無能爲公襯而以隣故坐受事成、則亦時時爲公徐吾處下去後一掃陳席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姜爾珠慈授 參閱

李修吾奏稿

疏 李三才

勘議河工截留漕糧疏 河工

該臣看得黃河自上源歸德蒙墻寺蕭家口報決瀰漫亳宿一帶入滄包渦河下丘河經泗州洪澤湖以

至清河口汪洋無際其李吉口黃堌鎮口徐邳一帶舊河遂為平陸不惟 陵寢可虞而於運道民生尤為萬分喫緊事關 國家利害臣與有撫循之責實切疚心故汲汲偕按臣吳崇禮具 題敕 當事河臣趁時疏治適總河尚書劉東星物故臣即馳赴泗州躬謁 祖陵會同按臣吳崇禮環視四圍風氣完固松栢蓊鬱實四五年間分黃導淮之功即今河盡南趨漫散而來亦強弩之末耳惟舊龍嘴金水橋下有水然俱在金水溝中謂之隨龍水法應有之者即遇水漫有東堤一帶可恃此東堤者乃萬曆二十五年欽天監監副楊汝常奉 命前來看視風水改建置有閘座節宣以時驗看今年水痕比先年尚少二尺餘惟慮來年伏秋水發有難逆覩耳行據道府各官將泗州以下高堰之周家橋高良澗武家墩三閘趁時疏治即來年水大縣此三閘旁洩入高寶諸湖直下金家灣芒稻河注之于江又挑濬淮河口永濟河縣清河口經安東縣雲梯關東注于海此目前疏導下流保護 祖陵之計也河南管河道因歸德

之決見今修復汴堤而江北宿州與此隄接連行據該道議詳自永城縣界首舖接築三十里歸之徐溪口白河挽河東向此目前節制上源保護 陵寢之計也至若鎮口閘以下徐邳宿遷磨兒莊一帶運道不通雖有泇河止行輕小之舟轉將重運將臨其何能濟行據道府各官自鎮口閘起至磨兒莊倣照閘河之制每三十里建閘一座依時啟閉以通糧艘蓋（此議開泇河之始後疏乃因新河修李龔接至而成之耳）泇河成與此閘兩路並行即河復故道仍行舊河亦與新閘無礙在事諸臣胼手胝足歲底雖不能告完

諒在正月內可以報竣。此目前救濟新運之計也。然目前之計苟就，而挽河歸復故道，又不可不爲遠圖。自歸德蒙墻寺決口，以至李吉黃堌堅城集，疏河塞決築隄工程，係屬河南山東地方，彼中當事諸臣見今勘估料理。而在江北自堅城集起，至鎮口閘止，挑濬河渠，大約費銀一十九萬有奇，須議留漕糧，乃克濟事。此恢復故道，維護 陵寢，保全漕渠，奠安民社經久之計也。蓋河不兩行，此塞彼通，行之數十年，又必他徙，或仍趨故道，而淤者又復成河。自古迄今，無

百年不治之河，惟今悉將衝決處所，厚築隄防，相機順水之性，使其來水就道，即挑渠不過引流，而衝刷（此論與潘同。）實藉全河之力，因勢而導，以水治水，則事一功百矣。必須能塞方可議挑，則堵塞視開挑更爲費力。一挑一塞，兩工並興，審勢度力，非臣愚一手一足，可能獨任者。以臣勘視河道，料理大槩如此。若夫悉心區畫，請發錢糧，鳩夫庀材，繇細及鉅，懲前慮後，別求利涉，以圖久安長治之策，此惟總河大臣加之意耳。

歷陳 國勢病躁疏 國勢

嘗聞明主不好利而忘國，忠臣不危身而沒苦。蓋利有大小，義有緩急，其辯之早也。竊見近年以來， 國事日非，時政日異，正言讜論，如水投石，豈不以邊烽不起，四海無虞，吾遂可以恣意縱志，晏然于 九重之上哉。不知其勢甚病，其機更甚危也。臣請歷陳其狀。臣自束髮登 朝，正我 皇上御極之始，郊廟必親， 朝講日事，用人未必賢而必才，行政未必平（此一語險許江陵而不全許江陵意有所指）而必勤，庶官思奮，百度具修， 國有餘粟，民有餘食，熙熙恬恬，亦一時之盛也。蓋自火酋內訌，而 國之

費侈矣。自哱拜外叛，而 國之用匱矣。雖然，此猶內事也，不得不應之兵也。未幾而日本之役興矣。夫謂朝鮮貢獻之邑也，脣齒之勢也，爲之屯兵鴨綠以爲聲援可也，爲之收復王京，因而先捷可也，爲其危亡不保，取而郡縣之亦可也。乃計不出此，無端驅袵席之赤子，勤疲海之外夷，奪有限之口食，填無用之絕壑，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士民愁苦，海內騷騷，其于中國毫毛有裨哉。如曰彼我之衛也，不救非所以爲智，乃實不足爲衛矣。如曰彼亡我且鄰倭也，不救非

所以自保今我九邊每每降虜矣如曰彼夙志忠順
也有之非所以爲義然猶勝爲敵人之所取矣且今
亦不能禁敵之不取也此一失計而 國家遂索焉
不能堪矣又未幾而播酋之難作矣楊應龍之殺其
妻也夷狄之人夷狄之性耳夷狄之事 中國不之
治也乃許不出此無端而欲繩之以法始而議勦矣
繼而議撫矣無何又勦無何又撫朝更夕改二三其
政彼酋之習見我如斯也遂睨然有輕 中國之心
而狡焉肆其跳梁之志攻陷我城池屠戮我軍民劫

縛我職官侵突我疆界于是不得不起六郡之師以
赴之雖天賛其決旋即殄滅我之殺傷糜費亦略相
當是其終之勦之也誠是也其初之治之也則非也
勞師百萬費財亦百萬何故哉此一失計而 國家
遂耗焉不可支矣乃者天不厭禍黄河又決夫此黄
河也一徙千里此數百年未有之變也非細故也非
遠變也 國家之安危天下之治亂從此始也蓋治
之而不必復其故也則泇河恐終不足恃漕運恐終
不可濟 京師百萬之衆嗷嗷待哺即使沙礫化爲

南金瓦石變爲和玉民不能食也治之而必復其故
也則百萬之費數十萬之夫將焉取之取之于民而
民不堪也取之于官而官無應也興大役動大衆自
古奸人之資也所謂挑動黄河天下反也故此一役
也 國之所以安危治亂者也夫前之失計既如彼
今之大患又如此即今太倉無二年之儲九邊有終
歲之餓小民皮骨飫飽於豺狼四海脂膏横填于谿
藏所以拯溺救焚出民水火轉危而爲安易亂而爲
治無如前日傳奉之 聖諭矣故礦稅之旋復臣不

必言其弊政之當亟罷建言之終斥臣不必言其忠
良之當亟收無辜之復繫臣不必言其刑罰之當亟
改臣不必言蓋 聖心原無不照 聖智原無不周
故臣不避忌諱不顧利害惟歷陳 國家所以受病
之勢與 國家所以致亂之機如此 皇上試一思
之無聊之民尚可嘗此礦稅否用人之日尚可棄此（此蕭大）
（也乃有忠臣不敢切言刃）
忠賢否積怨之衆尚可終此濫及否 穆然深念
毅然猛斷前所傳 諭務在必行斷在一念而利在
天下屈在一時而伸在萬世而更 旰食宵衣側

身修行。郊廟必親。朝講必復。截抹近日之弊。一還當年之舊。將見在廷之臣。莫不洗心滌慮。努力向風。必勤必慎。必公必廉。其解倒懸之民。齊費維新之政。此所及時之策。所謂尚得其半者也。

議開泇河疏 開泇河

議照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爲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

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雎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此三路者近代以來。河所遞行之道也。較而言之。南路雖近陵。然有隋堤障其上。有九岡十八窪隔其中。有歸仁堤護其下。于陵無害也。第其北拖于虹。南近于淮。倘下流淤塞。不逆流而上。則潰隄而南。是皆能亂淮。亂淮則久之而淮亦淤。淮淤而沮洳之患。上及陵園矣。且全河下宿遷徐邳運道不免告涸。則南路者。利不勝害者也。北路雖近運。然太行隄足障驚濤。徐呂洪足束亂流。且汶泗有接濟搜之利也。第其下流。往往潰堤。堤潰而魚沛之間。城郭收奪。路壞不可。殃民亦且梗運。則北路者。利害正等者也。惟中路則不南不北。既遠于陵。亦濟於運。有利無害。稱全善焉。前督臣排羣議而斷之。獨含三省以興茲役。亦謂得算。假令不惜大費。必竟全功。一勞永逸。豈不休哉。乃以省用之工程減。以故狂瀾已回。下流復溢。陵麓雖云尤爽。運道尚在梗塞。蓋所得已多。直全利奉收耳。然則今日爲計也。將若之何。夫百四十萬之估冊具

在也。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宛然也。乞金于冏寺。借力於省直。完濁河之全功。收中路之永利。亦何不可之與有。顧今之時。非昔之時矣。霪潦爲虐。人魚地沼。非死而徙。生靈盡矣。且黃河之工。不比運河。官估其一。民費其二。估冊之五十萬。卽民間百萬不啻也。以財盡民流之時。興勞民傷財之役。坐見運務荷鍤之夫。立成揭竿斬木之衆。彼時噬臍。其有及乎。故挑濁河者。議之所不敢出也。君是則復賈魯之河。走符離之道。挑王所樓。竟小河口。南路通而北流折。不既

稱便事乎。顧是道也，不加隄防，而任其漫流以分水則可，大肆開挑，而縱其奪河以亂淮則不可。蓋黃堌之 新旨尚可以理奪，而傷 陵之隱禍實難以逆觀，此宜熟察而緩圖，未可輕爲而嘗試者也。然則守（惟三路皆不可行故須開泇河）行堤，開泇河，事所必出，無容再計矣。夫黃水已逼太行，抳隄以守。此謂禦門庭之寇，救剝膚之災，計不旋踵，豈俟問哉。惟是泇河之役，向來數議，竟成畫餠談（泇河之開劉督臣及後）者恐以爲疑。乃臣等則以爲其善有六，而其不必疑（[illegible]）有二。今之稱治河難者，謂往代止避其害，今且兼資

（[illegible]）其利，故河繇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繇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過舟，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瀹排決，皆無庸矣。善一。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今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善二。河之當治，固不問其濟運與否，而皆不容已者也。顧運借河，則河爲政；河爲政，則河得以困我，當不憚勞費而治之。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我得以相河，當熟察機宜而治之。夫熟察機宜之與不憚勞費也，其利害較然覩已。善三。先年估全工以三百九十萬，估半工以二百六十萬。即朱尚書開新河百四十里，（朱尚書者不[illegible]也）費亦以四十萬也。今直以二十萬開二百六十里，比之全工則二十之一，比之半工則十之一。比之新河亦事半而功倍者也。善四。江之北，山之東，患未極矣。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矣。召募行而富民不苦于賠，窮民且得以養。春荒而役興，麥熟而人散。以仲淹之隄湖，代汲

黯之發倉，此即 國計無裨，計猶且爲之也。善五。糧艘過洪，約在春盡。蓋畏河漲之爲害耳。運入泇河，而安流逆浪，早暮無妨，過洪之禁可弛，參罰之累可免。即道軍不至以赴漕夫事，所全多矣。善六。運不借河，則河防遂疎，恐遂恣橫流而沼鳳泗也。奈何？夫開封歸德上下千里，未聞濟運不兼治河也，彼直爲民禦災而若此矣，何況乎爲 陵捍患，其何防之敢疎？無疑者一。徐州天下咽喉處也，奈何一日而令其索莫荒涼？安所稱重地乎？夫太王遷岐，盤庚遷亳，第審利

害安問重輕且徐沼于河直須時耳徐民安土重遷
聞泇河之役且剌心隱痛曰奪其利也此如蛾赴火
蠅趨錫大利在前害不暇顧一日而洪水暴至城沼
民魚悔之晚矣泇河開而徐城之貿遷化居者必且
移之泇口必且移之沿河上下卽土著者利所不在
必且擇高土而居之卽使水能破城必且爲魚者少
此爲曲突徙薪於徐而出之昬墊陷穽者也無疑者
二故泇河之開無俟再計而知其可行者也查初估
二十萬再估石礶水工備加三萬幇培太行隄估至

七萬總之可三十萬及查應支錢糧除庫支剩漕糧
變價與盧揚貼夫銀盐以省直歲修之餘並預備歲
修移索庫藏兼催南京江北未解稅金以上各項有
無多寡及解到與否皆不可必然總之不及三分之
二再查懷州縣倉穀及請留東省見年兌運漕糧十
萬石庶幾僅僅足用不敢妄意　內帑也其分工則
自李家巷至劉昌莊全挑新河八里建閘一座該夏
鎮郎中梅守相管理劉昌莊至萬家莊計長八十一
里內除韓莊等處二十里六分舊渠免挑外該全挑

新河一十六里濬舊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閘一座滚
水壩一座築隄二十七里該夏鎮郎中梅守相管理
萬家莊至黃林莊計長四十里內濬舊河二十八里
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七分建閘三座又分直隸工內
王市東全挑新河三十里該南旺主事沈孚先管理
黃林莊至直河出口計長一百三十一里內除梁城
紀家田家集共七十里舊河深闊免挑并王市東新
河三十里派山東助挑外實濬舊河四里五分全挑
新河二十六里建閘三座減木閘一座滚水壩五座

該中河郎中劉不息管理其單縣幇修太行隄北面
土工長六十九里南面護埽長二十四里該兗西道
參政來三聘管理以上瓦工其合行事宜則據司道
府縣會議共十三款臣等以次徑行無容瑣　瀆河
道既成仍應增一二水驛添三五閘官所費不多亦
俟臨時再　請不敢先贅

議留馬價疏　馬價充餉

淮揚咽喉南北號爲重地自昔人人知之沿海地方
極備遼陽前後撫按諸臣歷歷陳之臣何容復贅第

臣愚適承人乏，身當其局，計料安危，揆度時勢，有不能已于言者。淮揚海岸極稱廣遠，並無山谿之險，名爲財貨之數。昔年倭奴垂涎此地，大肆蹂躪。今新舊官兵不滿二萬，所分布防守，猶落落如晨星。明年春汛，伊適狡逞之性，尚在叵測。萬一復犯朝鮮，風帆任其所之，東北風一作，不崇朝而抵海贛安東鹽城之境矣。此猶外患也，猶蓄艾撤桑之計也。至如埋鹽中使駐劄揚州，而沿海通泰淮安三十鹽場數萬竈丁袖手罷煎，計無復之，嚻然喪其樂生之念，抽稅中使、

一駐儀眞，一駐徐州，而長隨原奏人等，虎噬狼吞，家剝人削，閭里驚騷，時起偕亡之嘆。此等景象，必當一逞，姑待時耳。況兩中使所徵財貨，悉貯此中，此尤愚民之久欲甘心者。一旦竊發，將何以制之？竊謂當今時勢可虞。愚民當萬倍于役倭，防民當萬倍于防海，眞所謂腹心之患，肘腋之變，言之心寒，談之色變。皇上萬幾之暇，凝神靜思，當不待臣詞之畢矣。況淮安揚州並稱重鎮，泗州鳳陽，更屬 陵寢，雖海甸無平，四民樂業，猶當厚集兵馬，以拱衛之，彈壓之，而況外海內憂，種種若此，奈何習瞬息之無事，遂忘經久之永圖哉？兵部原行將馬價六萬七千兩，自二十七年起解，而官兵按月關支，已用過三分之二，業已無從起解。又謂本處所留兵馬糧餉，經行戶部處給。今河工需財甚急，司農告匱，凡各屬庫藏，搜括殆盡，又將何項抵補？經略禦倭軍門經理朝鮮衙門，更以撤回東征官兵一千二百餘名，沙船三十九隻，咨回安插。但此輩久戍外國，歷有戰功，遣之歸農，則屏聽候分布，而業無農可歸，留之哨守，則當取給月糧，而寔

無糧可給。夫時議撤兵，而經略且欲增之兵，時議減餉，而容兵且當增之餉。是以臣日夜焦思，計無所出，遷減之說，既屬難行。惟今只有視海上警報之何如，本境人心之何如，以爲撤兵之定準耳。

停止廬州開礦疏 停止開礦

該臣會同按臣安文璧，劄行兵備僉事楊繼先，申稱百戶王遇桂，具 奏議於南直隸寧池等府開礦，併及廬州廬屬州縣，多係水田，惟六安霍山二州縣，與鳳陽府霍丘縣連界，嶢石嵯峩，間有坑洞，相傳爲礦。

去　皇陵僅二百里、洪武初年設六安衛官軍防守、
嚴禁開採是我　太祖之為　皇陵慮何深遠也。萬
曆二十三年、水淹泗州　祖陵、議欲疏盧州開河洩
淮水於巢湖以達於江、而識者謂　皇陵過脈之地
聖子　神孫鍾靈毓秀、恐有差失、是以中止、繇此觀
之昔日且不敢以泗　陵之淹、以洩　皇陵之氣、矧
今日可為不急之役、而遍鑿諸山、以斷來龍之脈乎。
萬曆二十四年開有礦事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己意、
疏題謂霍丘六安之間、可以開礦、戶部覆議、謂盧州

去　皇陵不遠、恐傷來脈、題奉　欽依停止、是當事
諸臣。皆知其萬無可開之理。第不察氣脈之自來。則
不知利害之最切。用是畧敘來歷以便觀覽。按　皇
陵龍穴。自岷山發脈、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
繇英霍至于舒城、復起少祖之山。高聳連雲。名曰猪
頭尖、折而左、則為武涉諸山、而盡于六安。折而右。則
為鹿起諸山。繇廬江無為而盡于裕溪江口。其中抽
一枝則為紫蓬雞鳴諸山。橫亘合肥而為遠障。復行
百里、起平頂大針諸山。雄峙定遠而為近障。仍由洋
三十里、方結禁穴。以鍾　王氣。而肇子孫萬世　帝
王之業。以鳳凰山為案、濠梁為水口、如巢如和。皆其
後托。而如滁如揚、則其餘氣也。譬人一身、其用其結
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脈之術、咽喉受傷、則呼吸不續
而命帶其能固乎、夫　國家之根本在　皇陵、而
皇陵之過脈在廬陽、舉事一不當、異日誰任其咎。即
今北直隸地方、凡聯絡　天壽諸陵、如昌平州居庸
遠方亦停開礦之證
關等處週圍三百里外。礦不敢開、則　皇陵過脈之
不可開礦、尤彰明較著矣、該臣復會同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安文璧、看得百戶王遇桂所　奏寧國池州
等府開礦、必及廬州六安等處、但六安山聯絡鳳陽
僅二百里許。山川磅礴、　王氣所鍾、寔我　太祖龍
飛之地、　皇祖肇基之所、故鳳陽為江北首郡。不設
城垣六安礦洞。洪武初年。設有衛所官軍以防禁之
蓋俱以　皇陵為靈秀所鍾。不敢擅興工作、不許擅
行開采、何其慎也、臣等詳將地界之聯近、　龍脈之
來歷、繪圖進　覽、伏望　皇上　勅下戶部、將六安
山採礦事情、早賜停止、庶足以慰　祖宗在天之

靈而綿　國家無疆之祚矣

報上源水患疏　河決

據潁州兵備右參政李維楨呈為照勘災事例夏不過五月秋不過七月今已在九月而報災者方來秋雨或秋旱為災止是一事今秋災之後繼以河決大災且所謂災者為民生也今之災則為　祖陵憂被災之民死者不可復生而恤之在我貧者不能自全而賑之在我惟　祖陵受河之患而河之上流不在我築塞之功不在我即虹縣有歸仁隄所以防河決

桃源諸縣以護　祖陵而今河所經歷非其地矣往日淮與河交匯淮不勝河壅而上逆為　祖陵憂者淮也今日河彝入淮之中潰而直下為　祖陵憂者河也壅而上逆潰而直下其勢之強弱緩急大小不待勘而知也河決黃堌口以來宿州之北鄉受水而縣睢寧入海今河役亳州蒙城宿州之南鄉靈璧固鎮驛五河虹懷遠各縣此數州縣者水皆入淮縣泗州不待勘而知也即以今年論陰雨連綿數月水之瀰漫無怪其然今九月秋深無雨而淮水漲溢同於

四月此院道親臨泗州所見不待勘而知也固鎮驛之有澮水可通歸德府地方而下會五河縣以入淮今河入澮澮舍淮再無別路往來使客繇旱程者見固鎮水阻改繇他道去不待勘而知也夫河勢南徙黃堌口不塞致有今日安知繇宿州之北鄉入睢寧者日後不盡徙而入固鎮之澮水以入淮乎語云千丈之隄潰于蟻穴鳳陽州縣所在皆穴而無尺寸隄禦之不可為寒心哉各州縣各為其民但言水災水災已耳無一字及于　祖陵者彼不知水患之及

祖陵也即泗州但見水長而不知黃河已潛入其中惟淮安府管河道同許一誠所具圖說深知利害原委先據淮安府管理徐淮河務運同許一誠呈稱職于本年八月十三日繇宿州固鎮驛見澮河黃水勢大面闊五六里水深一二三丈該職隨差熟知河道水手同畫匠前去河南探勘上源衝決隄口并下流處所續據各役回稱黃河自歸德府商丘縣地方丁家道口西先將縷水隄決開一口闊二里水深一丈五六尺又將虞城隄鄧宥口至楚家灣隄岸衝決二

口闊五里，水深一丈二三尺，直抵歸德府西水池鋪、
縣府城週圍南流至永城縣地方會亭驛，衝決隋隄，
闊一百二十五里，平地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
尺不等。一股繇會亭驛南馬頭寺入澮河、包河，又繇
酇縣城王家集、和順集、新橋集、楮山集、麻種集、廾城
臨渙、韓郵、孫疃、南平集、邢縣湖溝、固鎮驛下五湖，入
洪澤湖清口。一股繇會亭驛東北酇陽集、任禮口、鐵
佛寺、符離集出白洋河。其黃堌口迤上舊河沙淤乾
斷，止楚家灣順隄微水東流，闊一二丈，深一二三尺，

繇唐家口至中家營新決口，往南亦入符離集河。看
得黃河潰隄淤墊舊河，若不早加築濬，彼處久不行
水，地勢低窪，又有澮、包等河容納，未免泛濫，中原運
道民生干係重大。為今之計，築決濬河，皆為急務。一
面將徐州李吉口迤西，凡有決口之處，併力堵塞，至
于未決之隄，亦加幫高厚，以免西南遷徙之虞。一面
將李吉口迤東，凡有高阜河身，相度挑挖，至於窄狹
之處，亦展闊寬闊，以順東向奔趨之勢，庶故道可復，
國計有裨等因，并河圖一本，呈報前來。該本道勘得

河漕相須，繇來非一日矣。自萬曆二十四年，黃堌口
大決，全河繇符離集、徐溪口出小河、白洋河，而徐邳
運道歲苦淺澀。二十七年，開趙家圈三仙臺引河出
小浮橋，連年運事頗利，而伏秋河漲，仍多潰決。已蒙
總河衙門開濬泇河，為運道計，工未告竣，試已有效，
再加展挑，運事可濟，即緩圖于河，待其自定可也。據
許運同所報，決口雖閉，水勢瀰漫，多未成河，堵築尚
易為力，上緊堵塞，逼水仍歸舊河。其李吉口相宜節
制，導之東注，俾免南奔，其于　陵運民生，胥有攸濟

矣。該臣看得河性不常，從古為然，故徐邳直下，會合
淮河，彼此盈漾，淮弱河強，為泗州　祖陵沮洳之患
者，蓋有年矣。當事臣工焦勞萬狀，議遣科臣會勘，而
為分黃導淮之舉，迄今數年，　祖陵運道民生胥利
賴焉。今茲揚鳳之地，霪雨為虐，該臣于五月內，題
報行按臣勘議蠲恤，而報災傷者接踵而至。至九月
間，鳳屬亳、宿、蒙城等處報水災至者，異而且大。臣以
為黃堌口五六年來，黃河南趨，俟勘災之輕重，分別
蠲恤而已。不謂河決上源，泛濫潰溢，行且為　陵寢

民社之患，則臣有不容已於言者。先年總漕大臣兼巡撫鳳陽地方，後緣河道壅逆，議者分行職掌，漕併于河而獨設巡撫，不與漕河之事矣。今之河道，從上源潰決，水勢瀰漫，俱當臣撫循之地，故河之決否，臣不敢知，而 陵寢民患，則臣又不敢不知，謹據實

上聞。至如趍時踏勘，預籌疏治之方，不惜大費，增加防捍之築，大小河臣，自有畫策，則非臣愚所計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檇李黃孟瀾坡仙 參閱

李襄毅公撫遼奏稿

疏 李化龍

鎮武大捷疏 撫東虜

議照遼左三面環虜，虜多如蝟毛，乃其最大者有二枝，曰土蠻，以衆稱，曰速把亥，以強稱。土蠻死矣，其子卜

彥台周嗣罕。速把亥戮矣，其子把兎兒，其族炒花，花大領兵，然卜彥台周雖多而遠，其大舉有時。把兎兒炒花者，盤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東犯遼瀋，西犯廣寧，南犯海蓋。春夏則擁衆抄掠，秋冬則勾壯虜狂逞，近自東征之後，我兵凋殘，疲敝幾不能軍。虜益乘虛而攻，自春及夏，闌入無度，沿邊墩臺盡行掘毀，遂闌鎮城，掠清細河，時出時入，若無人然。其言曰，我先剜介眼目，然後剖爾心腸。眼目者墩臺也，心腸者城堡也。蓋其視全遼若已入其囊中，即全遼亦人人自危，不能保其不被髮而左袵矣。初臣化龍與鎮臣（時帥[illegible]）以初秋先後入境，時虜方解鎮城之圍而歸，臣等閱士馬，望郊原，見其焚燬荒涼，瞿然驚嘆，已復深念虜急矣，即請兵請餉，何所從得，且亦何救目前，無已，且就見在兵馬，清役占，汰羸弱，簡其堪戰者，日夜訓練以待。卒有零擊得虜首者，當即給銀五十兩，令乘馬由臣化龍正門出，目送之，衆爲之指目而艷羨焉，有戰心矣。大將日日練士，盤馬，且殺牲取血瀝之酒，與將士共飲，約曰，居常而剝軍虐下者，有如此酒，虜入

而縮朒逗遛者，有如此酒。衆爲之灑然變色易容，髮上指冠，有戰氣矣。虜氣益驕，志益盛，東西相結，從先並犯，諜報詣傳，遠邇惶駭。臣等復議以爲虜勢憑陵極矣，今茲之舉，諸邊之虜皆在焉，更不一戰，是虜知吾終不能戰也，自是不復出邊，遼其亡矣。一戰而存遼東，即敗猶爲之，况未必敗乎。顧卜彥之虜多至數萬，難與爭鋒，且賊所垂涎者，在屯，在屯有備矣。自餘稍稍貼防，便足自保。炒花把兎之虜僅萬餘，宜併力破之。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既賊如吳家墳三

日不出西虜已近邊有言宜急擊東虜者大將以爲其地環海多潮溝盛蘆葦我兵不得成列即幸而勝亦殺傷相當更何以支西虜乎復待之一日再與衆將議賊見我兵扼其歸必且不出更遲一日西虜深至右屯則勢合勢合而我兵氣已奪不戰自潰矣因下令退兵匿之鎮武堡空其營盤賊前哨馳至營盤見已無兵鼓掌笑曰蠻果畏我乎胡不與我戰因幸其衆長驅過之過未畢而我師出矣大呼震天如墻而進賊猶從容搏戰久乃不支倒戈而奔劃如山裂。

我兵乘之僵屍滿地賊益急所不死者棄甲胄抉鞍轡空馬而逃人畜駝馬委棄遍野鐵鍋氊帳積若崇丘戰後一日有自虜中回者言虜狂奔一夜更不返顧直至天明然後駐馬聚哭蓋風聲鶴唳皆爲晉兵（虜性敗則難過）虜敗大都若斯矣是役也賊有萬餘我兵摘發之後僅僅滿萬要當以氣勝之所最快者虜中精兵來則衝鋒去則殿後今虜正惰歸從後擊之斬馘數多則精兵盡馬其足也駱駝氊鍋其家產也人畜糧米原係橫財委而棄之已矣而折其足傾其家蕩其產所歸巢者蕭然一身耳宜其悲乎蓋此虜非三五年後敗氣未易復也虜敗之明日而西虜果至右屯深至吳家墳呼墩軍而問之曰吾達子何在墩軍曰昨爲官軍殺盡矣駝馬萬計盡驅入廣寧城矣虜遂驟馬奔回圍營而攻右屯五日竟不能克而去非獨其守之堅拔之急抑亦怵於戰勝之威自不敢久也則所謂東虜既破西虜當不戰走也以東之戰爲西之守戰既勝守遂堅坐令東虜無家西虜無利乃知鎮武（制後又有靖遠高平羅山一捷）之勝蓋全勝也此豈臣等之力所能及哉。

摘陳遼左緊要事宜疏　遼左事宜

題爲摘陳目前緊要事宜以飭邊務事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孫鑛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遼左地方在各邊爲最重其殘破亦視各邊爲最甚故今日整理衆以爲難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況遼地雖小然內控京畿外逼屬國豈宜任其破壞不爲收拾故臣等視事以來共相期許但宜隨事實行則有成效不必紛紛建議以飾觀聽但其中有事關錢糧或法應

更改必須請旨始使遵行謹將應行緊要事宜條爲六款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計開

一查得本鎮先年各城堡副總參遊守備都司提調因戰陣之人各有隨任家丁原無定額多者有餘少者五六十名或三四十名厚其養贍用備前鋒每遇征戰家丁當先弱兵隨之雖不無利鈍然尚有征戰之時其家丁有支雙糧者有支单糧者皆須食逃故軍糧實未分外糜費至萬曆十八年閱視之後每將

領止留三十名其餘通行裁革共裁革去一千四十餘名止餘六百餘名又多支单糧少支雙糧一時亦覺省餉然自此以後邊兵遂不能戰蓋衝鋒破敵之士既無厚養皆逃之別鎮而在營月食四錢之軍皆窮疲单弱豈堪禦侮年來虜勢猖獗職此之由夫裁冗固所以節財然因餉廢軍不免因噎廢食况本鎮自東征之後兵馬凋敝招募勾補急難如額逃故錢糧自堪充家丁之費臣等較時論勢相應復舊爲便合無准令各城堡將領如守備備禦仍止十名副參遊係遼東人准五十名上下係關西人准百名上下其有家丁原多如李如梅趙夢麟等衆所共知仍取有人不妨多養先報各道查閱明實仍解赴臣巡撫及總兵衙門試驗如果年力驍健騎射嫻優每名每月准食雙糧銀八錢年支草銀八錢七分九釐仍每名給與官馬一匹月支行料四錢九分自己餧養騎操如有仍前占騎軍馬需索料草歛食賠害軍伍者家丁法治將領參究其有脆弱不堪即行革退不得浪費糧餉仍行各道時常點查若有頂名虛冒亦即

坐贓從重參究再照各該將領如李如梅趙夢麟李如梧方時春馬棟董雄等皆自到任之時即領家丁同到地方至今有二三月尚未得食糧緣未經題請故餉司不肯支放合無仍令按月補給庶免怨咨

一查得先年獲功陣亡官軍首級優恤銀兩不踰時月即行給發以故人心鼓舞勇於殺賊近年因嚴查冒濫功級及欺隱殺掠人民每遇查勘承委官員虞有不實必多方駁勘耽延日時有二三年尚未得支領者其獲功軍丁降夷及陣亡之家孤兒寡婦日日

摧門告訐無以應之或者含冤生者解體軍威不振良有所自臣等竊惟殺掠欺隱固須嚴查至于陣亡回陣即已報明首級一見自知真偽徒以別故耽延殊為不便累經前任撫臣咨請兵部亦移咨令借解予銀頃發但予銀多係買過貨物并各項緊急借出應用見銀無幾伏乞 勑下兵部再加查議須發賞功銀二三萬兩解進前來收貯行巡按衙門將以前驗過首級及查過陣亡人數通行該道查出應得銀兩未給者全給借給者補還以後遇有虜賊入犯容

臣等先將獲過功級及陣亡人數並虜出入日期查明即具畧節題奏行巡按御史勘明即先給與其地方殺虜人畜等項不妨行令按臣反覆駁勘歸結庶賞不踰時人心競勸

一查得本鎮軍士先年曾調五百名征寧夏回日盔甲盡留彼處後調數千征倭往返二年盔甲蒸濕浥爛十不存一見今倭事未已仍于寬奠招兵兵馬尚可糾集盔甲器械豈容卒就本鎮雖有額設碎造然計闔鎮一年打造尚不能完新募標兵二千之用其餘何從取給合無于內府戊字庫所貯盔甲弓箭撒袋等項擇其新者請發五千副或八千副給散新募及無甲軍士再照禦虜禦倭皆需火器本鎮舊雖多有年來多于江東損失及新兵亦應給領合于京庫所貯三眼槍及快槍各發五千杆庶濟急用

一寧前一帶南海北虜路僅一線虜騎出沒無時每遇官道挨人居者心悸行者魂銷城堡空虛軍丁或徙荒草彌望似斷人煙先年節經諸臣建議填實營之移山填海茫無實效惟隆慶年間按臣李輔萬曆

年間科臣王致祥條陳該戶兵二部覆議通行順天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等處撫按衙門各將應問充發山陝宣大等處邊遠并三犯逃軍不拘久近俱編發遼東填實錦義寧前衛所每年總各將編發過名數咨部轉行該鎮查考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在卷自定例之後解發亦多乃近年以來漸次減少緣事久卷沉官吏更代信手批發遂失初意合無 勑下兵部再為申明通行十三省兩直隸凡有應問邊遠充軍人犯并三犯逃軍俱解發遼鎮聽臣等填實寧前衛

所牧補逃故軍伍，照例處給月糧房田。如有各省軍犯，間發別鎮赴部掛號，或年終造冊到部，亦行改發邊鎮。如此行之十年，則寧前人多。不但填實地方，亦可驅逐醜虜。蓋以之深山無人，則虎豹交叢，城市人聚則狐兔潛跡，亦其勢也。

一據分巡兵備右參議王邦俊呈稱，查得本鎮馬政事例，陣失者官給價買補，槽下死者分別年限久近以定賠價多寡，每年二次點閘，察其肥瘠以行賞罰。馬有倒失，即日開除料冊，久之奸弊百出，或槽下死

者多報陣失，或領養年近，詐稱年遠，委官點閘，多屬該衛經歷，彼此扶同作弊，以致營馬虛耗。又買馬事例，部發價銀歲十一萬七千八百兩有奇，除各道分領外，本道所屬該分價七萬五千五百兩有奇。舊議委官往蘇杭等處收買段布貨物，市換夷馬，迨後委官多方侵漁，互相蒙蔽，置買貨以欺夷，彼亦以病馬欺我，卒不堪用，旋多倒死。又有各營領去馬價，或收買老馬以充數，或暫借他馬以應點，弊孔多端，難以請舉，皆由于無專官稽查之故也。先年設有行太僕寺少卿，專管馬政，點閘比較，至萬曆八年，題准將本寺裁革，分責各道兼理。但本道所轄，乃大營兵馬駐劄之處，兼轄九衛四十五營堡，邊長五百餘里，馬計一萬七千餘匹，俱應每年點閘二次，至于稽查倒失、驗督買補，種種至繁，其視四道，不能當本道之半。且邊疆近日多事，一切戰守事宜，十倍往時，經畫處置，日不暇給，豈復于馬政得以致其詳哉。乞題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廣寧，專管馬政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添一官必增一官之費，遼陽都司首領官四員，

或有可以裁冗抵補者，隨行據分守遼備右參議楊鎬呈稱，查得原額遼東都指揮使司，置經歷司都事、斷事司副斷事，蓋倣省直之成制，以為軍政之贊襄。嗣後按院守道駐臨，及本都司凡有批行差委，皆于四首領分任，然都事副斷事原無重大責任，較之經歷斷事有印務者差異，于中裁減一員，即以所省俸薪增補管馬通判，委于損益合宜，緣由回報前來。臣等看得舊時馬政非無成規，而法久弊生，遂致戰馬日耗，每年點查，非不委官，而旋用一胼，以故徇情廢

法。況分巡道所轄大營，比各道兵馬既多，又置貨易馬，給價買補印烙稽查，一應事務比先年尤繁，委應專官管理。合無添設管馬通判一員，于山東濟南府列銜，行令駐劄廣寧，專管馬政。如遇各營領價買馬，夷市換馬，俱要查驗，務堪戰陣之用，毋以瘦弱濫收。營馬倒死，每月查考的數，不得虛侵料銀。見在軍馬，每年印烙一次，不致老瘦抵換。領養之年限久近，必務死傷于陣中槽下，必稽于銀買貨，察其侵欺，毋使姦宄得計。馬市交易，視爲撫處，毋令外夷離心。一切

馬政所關，皆當畢力從事，年終造冊，仍聽該道總管。其俸糧柴薪馬夫，廩給紙劄小菜，并跟辦人役等項，俱照管糧通判事例，于各該衙門支給。駐劄衙門，查給裁革將官空閑衙門一所，量爲修理居止。如果馬政修舉，照例爲敍，如或因循廢弛，年終一體查參。仍將都司副斷事裁革，所省冗員之費，即抵通判之資，是亦補偏救弊之一得也。

一據分守遼備右參議楊鎬呈稱，准遼東都司局捕兼管車營遊擊楊大觀手本開稱，本營于萬曆二年，添設將領，議撥馬步軍兵一千五百員名，原以遼陽五哨州兵，并腹裏墩軍，及充發清勾新軍，填實充補，虛名者多，見在者少。近日除河西選拔，及協營推挽砲車，撥填武靖營，并擺撥塘報等項外，實在營止有馬步軍三百四十四名，計一營之兵，不足一旅之數，且協營空虛，遊營單弱，空營兩將，何濟戰守。合將此營兵馬仍歸副將營填實原伍，本職照舊管理局捕事務等因到道，呈詳到臣。臣等看得車營之立，意非不善，但當日原未添兵，止是分撥協營之見兵，益以

清勾填實之虛數而已。顧有一營則有一營之差撥，多一官則多一官之役占，所以愈累愈逃，愈久愈弱，迄今見在者止有三百餘名，自遊擊千把總跟伴之外，所餘無幾，豈成營伍，豈堪應敵。及查副將營軍士亦止二千餘名，復將車營軍士取挽砲車，則車營已在協營之內矣。都以所餘二百之軍，仍擁空名，甚屬無謂。合將車營兵馬火器車兩，照舊歸併副將統領，照常操練，不得廢弛。楊大觀仍以遊擊原銜，管理都司局捕事務，候離任員缺，止推都司局捕正銜，其本

官原領　勅書旗牌照舊規邊都司轉繳厤營伍允
賓官不虛設、

議復開市撫賞疏　復開原馬市

議照開原一路孤懸人末二而環夷如黑子之著面誠九邊最危地也乃向來被兵反比之別路差少則亦有說其地小而民貧其人悍而善鬬其馬市爲夷貨流通之府胡漢之人皆仰藉焉搶掠所獲不足以當市易之利夷人以市爲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爲羈縻故開原市體與別處不同撫馭得夷情

順則可不煩兵革而坐享謐寧因利制權存乎其人耳矣乃慶雲堡之事始以買貨未至而久稽馬市之賞遂啓戎心繼以煖兎入犯而質諸伯言之夷益犯衆怒此其撫馭機括固已失之然而　國體猶自尊也乃王氏明始則認賊作子繼乃以身嘗禍則夷情遂變而　國體亦大傷矣迨大奉　明旨革市賞議剿處兵連禍結其勢則然循我不能力制其死命而彼亦不肯輕就我羈服大衆零竊在所而有夷人失利而我亦數蒙其害結局杳未有期也所幸鎮武之戰兇酋被戮瀋陽之出擒斬百餘虜始慴於　天威而就我羈靮臣等猶以煖兎未剿阿剌寨未獲欲從寬治以正法伸威於龍荒之外始無遺憾乃據該道所呈煖兎原止搶掠無預殺官之事阿剌寨亦爲主所使又非下手之人亦自不必苛求而久待者況原擬縛獻阿剌寨蓋以伯言酋首必不可得故及其次耳乃今伯言敗死矣遞脉鑵漢把都兒縛獻矣即附殺人之比則造意者戮下手者誅已無不正之條矧論馭夷之機則殲其渠魁宥其脅從自是大公之道

原情按法審時度勢慰諸夷之心絕一方之禍無傷國體示獨邊釁寔維此時曷可失也

議義州木市疏　開木市

題爲黠酋求市隨便撫防敬陳制馭機宜以順夷情以安邊鎭事本年四月內據通事胡以平于嘐稟稱西夷酋首小歹靑要赴廣寧關市買賣領賞仍採取木植用車裝運因山阻赴關市不便要從大凌河順水放至義州大康堡邊牆開市場與軍民交易等情隨經備行分巡道會同錦義將領查議去後今據分

巡遼海東寧道兼理廣寧等處兵備右參政王邦俊呈稱，行准管義州參將事副總兵李如梅手本，開稱行據義州備禦盧得功會同本營中軍楊應元呈稱，查得嘉靖三十年間，小歹青伊祖栢哥帶領達賊二千餘騎，住于大康大平二堡邊外住牧年久，以爲地方屬夷。上邊講易木植買賣，當有前任參將王重祿因栢哥原係屬夷，本城尚有三千精健兵馬，足堪防禦，准令軍民人等各馱米糧與栢哥止換木植二三次，原無設立關口市圈，亦無請動官錢。後前夷被大

虜達賊頭目得知，怒其內向，帶領衆賊將栢哥等殺回，至今再無買賣。今照小歹青既要從大康堡凌河放木買賣，似亦舊例。但諸夷入市，不當散亂，須有一定關口。其關口應設大康堡久安臺迤西風口嶺地方，亦當有木場馬圈，應設本堡正西門河東岸。其駕馭官應添提調官一員，即駐本堡，專管木市事務。防範兵馬，本城有馬官軍家丁，除公差塘砲等項外，見在不滿八百，委屬不足，請乞合無于別營量撥勁兵一枝，以防不虞。每歲春秋二季，每季撥月三五次，准其出入交易，以復先年舊例等因。又准錦州前任遊擊劉仲文手本，開稱查得錦州嘉靖初年夷入互市，在于大鎮堡鎮邊山大福堡臥佛寺二處通夷買賣，後遇年荒，犬虜屢犯，屯民十室九空，夷市禁止。及查錦州各邊山險陡峻，樹木稠密，兵馬單弱，防護不便，似難開市等因。各回復到道，併將緣由回報到臣。又經移文鎮守總兵董一元，查議相同，及稱撫賞酒肉等物，責令守堡官備辦，不必另設提調緣由，回復前來。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

略禦倭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孫鑛，鎮守總兵官太子太保左都督董一元，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環遼而穴者皆虜也。迤比土蠻種類多不可數，勿論。即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歹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兎兒、炒花、花大諸酋，直開鐵則伯言兒、煖兎諸酋。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孛羅、那林孛羅、卜寨諸酋，建州則奴兒哈赤、速兒哈赤諸酋。以上酋虜無慮數萬，凡皆與遼地相錯如繡，人項背相望，墻圍獵則刁斗鉦戟之聲相聞，蓋肘腋腹

心之憂也。自那卜二酋彼剿，奴速兩兒受撫，數年來
東再無事。去歲把兎伯言兒戰殁，粆花大一敗塗
地，今年伯言之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鬧鐵間
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有長昂、小歹青耳。而小歹
青者素以兇狡雄長諸酋，且其巢穴當衆虜之中，壯
結士酋為其心腹，且西助長昂，東助粆花諸虜。大
舉動以數萬，無所不窺，小竊則飛騎出沒于錦義之
間，如鬼如風，不可蹤跡。該地將領自開之望柏朔翠
戰殁，繼之者搖手相戒，無敢以一矢相加。遺年來凌

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連阡沃壤，棄
為甌脫，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為慮。臣化龍在事以
來，數為之輟食而嘆，謂小歹青不滅，遼左之憂且未
艾也。乃自今歲入春以來，此酋數數遣使叩關求市。
每來則獻人口二三十名，最後以其刺麻僧送被虜
生員薛天成來，臣與鎮臣庭詰其僧，僧言歹青厭兵
矣，今且從佛教，願不復為賊，第求兩家一家耳。臣等
未敢信，復陰詢其生員，言歹青自去冬遣使啗東虜
歸，而言東虜帳半空，多寡婦，日攜其胡兒啼，遠近聲
相聞也。其長心動，懼且為穹廬發，日夜再涕泣而道
之。和歹青亦心怦怦怔怔然，進則虜有高平之辱，居
恐復有捨道之舉，日夜馳遊騎四出偵我，若旦夕加
兵者。然其所為求款者，叩將來不可知，目前似無他
矣。於是臣等乃問刺麻虜所願者何日，願無出兵搗
其巢，願夷人來降名，留其馬，歸其人，願漢人回鄉者
留其人，歸其馬，願得于凌河賣木以養窮夷之不搶
則無以為生者。臣等謂爾無入，則我無出，誰復搗爾
巢。廣寧降夷多不可勝用矣，且內地所不足非馬也

惟回鄉而歸其馬，則無利，恐流人遂不復回鄉。自後
降夷來人馬皆無受，回鄉而有馬者馬給其人，不復
歸爾。凌河賣木事至重，需後命。虜使唯唯。臣等因謂
我亦有所願。願自關門以西錦義沿邊十五堡，爾無
以一人一騎入。若他虜從此入者，爾拒之，拒之不得，
則以實報，俾得早為備。大虜來，爾止之，不得亦以實
報，俾得早為備。願爾無陰隨諸虜入犯，而陽為報以
匿其名。願爾無勾連人虜，且為之嚮導，冀以大舉償
要竊。虜使亦唯唯，因令之赴關，關將吏監之，殺馬牛

鑽刀說誓盟於天，因報箭入市賣馬以去，無何而關西報長昂聚兵三千謀犯寧前，居久之，歹青遣使來報長昂且犯錦義，旣而長昂果犯錦義，以先知副總兵李如梅待之于邀擊邨之半日而出，陰遣邏者尾之至營向西南去，果長昂賊也。于是臣等始信此酋之求款者將來不可知，目前果無他矣。始爲行查賣木事，據鎮道將領皆謂有利無害，可行無疑。臣等猶未敢信，復召彼地居民之有知者及士人之習邊事者遍問之，皆曰可。大約謂其便有五：河西無木，木皆

在邊外，自屬夷叛亂以來，邊人無敢出邊一步者，材木之費止仰給河東，道遠又時有虜警，不時至，至亦不多，故河西之材木貴于玉，自市通而河西材木不可勝用也。一。所疑于虜者，犬羊無信耳，第虜重市以爲金路，當市之時，多不肯搶，一日市則一日不搶，一處市則一處不搶，即今日市而明日搶，搶非有加于往日也，而我已收今日不搶之利，即今年市而明年搶，搶非有加于往年也，而我已收今年不搶之利。二。遼東馬市　成祖文皇帝所開也，無他賞，賞即以市稅，無他市本，聽商民與之交易，官第爲之治其爭而（宣大二邊外之夷[illegible]無[illegible]虜漢人）防其變，故虜以市爲命，而民亦以市爲利，木市與馬（夷狄市已以得利心也若遵乃之治夷則有補[illegible]）市等耳，有利于民，不費于官。三。（參十開市之後不得[illegible][illegible]可足變）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搶錦義之零竊少矣，而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虜勢漸分，即寧前廣寧之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以預爲之備。四。所惡于和戎者，徼獨以多費也，蓋亦弛備之害大焉。今大衆不絕，必不至弛備，而零竊頓希，益得以脩備。五。此五者利害較然如白黑，一二可指數也。于是臣等乃

知木市果可行無疑也。臣等又恐此特其酋長畏威求和，或未必能戢其下，姑少延之，自夏及秋，果無零賊內入者，又恐夷人或假入市有他舉，或即于市中生事，亦未可知，因以便宜與約市期，匿盛兵待之，而令副總兵李如梅通判俞方策與之爲市，且令虜不許多至，致生他虞。至九月二十日，虜果以百餘故木三百五十零至堡前臨河與軍民交易，不終日而畢，即以市稅市酒食量賞之，市夷與居民各大歡悅而退。于是臣等益信此酋目前果無他，而木市果可行

無疑也。其地宻在義州大康堡以近凌河。且先年故處也。其期歲春秋各一。春以三四月，秋以七八月。木方盛，便放木，且非大舉之時，無他變也。每季市不過三五次，人不過五六百，便防閑也。守堡官即加以提調銜、聽臣等劄委，不必銓除，旣便彈壓，又省事。且省官也。留市期仍發正兵營跡兵一千防護，畢市而歸。去鎮城遠，不盛兵不足以待變也。市夷止犒以酒食，不必他賞，賞在馬市，不重出，且木稅無多，難浮費也。庶幾乎制馭有完策，而木市無他虞乎。臣等又惟遼

左事體與他鎮不同。他鎮皆貢虜也，市必不搶，搶必不市。蓋其費內帑金錢以數萬計，明以此為餌，釣之彼亦中吾之餌而不敢變，亦不肯變，勢則然也。若遼之馬市止可當他鎮之民市耳。民以為利，故虜雖有順有逆，市終不為之罷，費不在官，故市之或開或塞官亦不任其責。蓋犬羊之性，喜則人，怒則獸，而制馭之法，來不拒，去不追，戰守和交發而互用。成祖文皇帝所為經理遼左，法至善也。今之木市與馬市等偶觸虜慍于戰勝之餘，威耳就籠絡，故臣等亦皆以交易之微利。暫與休息，今而後其以為香餌一吞而不復吐乎？所不敢知。其以為雞肋，暫食而旋復棄乎？所不敢知。自山陝諸邊撫賞數萬，不能保其終不渝盟，臣等以郊虛一市，欲其守空約而長無後患，一何（敕事一般中朝議論必有負首事之人故須準言之）其所恃者狹，所欲者奢乎？惟是其市也，利可收于目前，其不市也，害不加于往日。擇福于重，擇禍于輕，臣等固已言之矣。是故自今以後，虜情少變，則當罷，罷而虜復輸款，則又當開。開而或陽順陰逆，或東市西搶，則不直罷，或剿其衆，或搗其巢。當惟其所為而不

得謂之啓釁。總之防撫者惟盛兵為備，不必以市否為弛張；綜核者惟隨事考成，不必以市否課功罪。一切制馭機宜，皆聽臣等督撫鎮道竟自主張，不必瑣瑣瀆聞。一如馬市故事，庶邊臣得以展意設施，無所疑慮。虜雖悍且黠，當不復出吾籠絡中矣。伏乞敕下兵部查議覆請，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夏完愚民古參閱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請罷開礦疏 川貴礦稅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

報酋已親統大兵侵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宵晝弗寧無何又報酋已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剳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微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衰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訖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民而懷遠固圉而安疆顧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興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固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佚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奬以大義勸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已足以搖民而資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無言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卽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

指卽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無得阻撓臣爲　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士民流散商賈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委官已回將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敝國也半爲山箐半爲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至已爲荊棘兵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輸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尚

堪爲額外之徵乎。據言利者、必以爲稅取於商。不取於民。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顛沛流離之秋、土著者已不安其家。懋遷者肯輕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盈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攜叛黨而且更借之兵。即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礦山。半在夷地。即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足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榷稅並罷便。然此猶奉　旨在先者也。臣近

日又接邸報、應天衛百戶范餘一本爲恪遵　祖制[illegible]等事奏。　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尚可爲此事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滇一線。因開府立鎮。強名曰省。其寔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尚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馬方物。其誰不知之。彼武弁貧窘無聊。又見各省俱有稅使。以爲貴州雖稱瘠薄。然但得誑奏　聖明。奉旨徵稅。傳食萬里。逍遙數月。計至彼處。即不如願。且可充囊。此不過爲身家之計已耳。豈復有一毫爲國之心乎。夫使其爲往日之貴州也。止於無稅而已。乃今自播酋造逆。一破偏橋。枯骨徧野。再戰飛練。流血成淵。至今驛路阻絕。人烟稀少。遺酋且猖猖思逞。急於燒眉。臣與撫臣郭子章每算及該省兵糧。計無所之。移書嘆惋。今且驅遺民守危地。小民如坐漏舟。已有遠心。驟聞此舉。將謂稅無從出。必

括於民。轉相驚恐。勢必逃散。遐方孤城。誰爲填寔。他日必有士卒不戰。城門不守之勢。而一方之事去矣。

陛下天縱聰明。必不忍以一方輿圖。易數千稅課。或亦未知地方情事。謾然應之云耳。臣以爲貴州稅使宜急罷勿遣。便。臣爲三方總督。湖廣亦係臣屬。亦有防播之事。然其地去播稍遠。中禍未深。臣不敢多爲不必然之說。以聳動　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邇。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

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　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暫免遣行、四川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寧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尚免糜沸、臣得以大義飭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底定有期、太平可望矣、

再報播酋情形疏　播酋

臣看得逆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碟嚴城墮、獸驚鳥徙之民、膏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

陳兵三溪而嫚書以相加也、豈眞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嶺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頗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逞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稍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間不容髮、柰何其周章失措而甘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詳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救而與之則辱加辱焉則過矣、至欽依人犯、縱而與之則又過茲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士氣一喪不可復伸、當是

時在城鎮道府縣文武如林乃覗若等閒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獎率諸臣、共圖戡定、即諸臣方飭兵治餉、緝奸峻防、夜以繼日、猶若不足、蓋冀爲桑榆之收、以蓋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顧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袁子升黃（皆府大民也）平獻羅承恩、茲此而三、不於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也亦有習焉以爲令民）（者亡必從罰之法此其上也）官遂以縛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足上首下爲屈己安民、行見畏愞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胥而爲夷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

籌應寔難、固不可逐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損威傷重、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勅下吏兵二部酌議覆請、將獻囚送樞并纂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効、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使過之效可收、夷氛之息有日矣、

請內帑增將兵疏　請內帑增兵將

該臣謹會同巡撫湖廣贊理軍務都御史支可大、巡

撫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御史郭子章議逆
賊楊應龍恃其富彊，甘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
近且占據內地，侈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鐫碑，
殺人以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鄫子于
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為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為幸。其
後一年而執，又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
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信然，逞出沒於
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舡數多，將圖水陸並出，
流毒三省，遠近為之震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是尚

可少假時日乎？臣等僉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
顧飭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狀不
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逆年年
搆撫剿無常，賊遂內自驚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
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賞以擄掠各省之婦女，又
擅立三十六統制，二十六巡警，十二親管，各有頭目，
各有兵眾，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
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勍敵矣。我所以待
之宜宜從[illegible]，談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

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
化時尚書程信剿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
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
成功。今播州之眾，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
龍凶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眾可比，是可草草舉
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募川兵共二萬四
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勞窮事急，權餉不克，且為目
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
必須大集兵糧，亟圖撲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

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
方保全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
兵各得調用，即十五六萬之數，自可取足，無容更瀆。
顧調兵非難，處餉為難。兵至十五六萬，即人日給三
(尚時日之正也更不可測矣)
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
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
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蓄，自連年採木事
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
難以久假。湖廣者尚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

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容之計臣無措臣等不敢徑請臣化龍止求留備泰之需還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泰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滇中之銀恐未能即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捕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徼賊不足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蒿一各省復乏之求之不應徒逐請乞便歷時月脫有庚

癸之呼其可令賊閒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滇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蓄亦無可留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庶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廣貴三處每日止照近日援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即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

解發之數僅支吾半年盡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即結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候部議遵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覆議者今鄰播總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童元鎮各制一方無容更議矣惟是湖廣崙平偏鎮四衛俱邊播境湄潭一路更當逆賊狂鋒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顧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窮日可至與偏橋相

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皆通賊之路今春飛練之役定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蓋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牽制之銜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寄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桴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止以侯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

以爲武昌兵備界遠在二三千里仰聲聞亦難相通
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
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
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待事寧另議庶幾兩地各於
張羅而逆酋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策也其湖廣原無
兵馬今部劄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土兵亦難全
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有兵如揚州
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
千南京新設陸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

餉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
量給行糧遣發即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
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
處民兵役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
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寧仍
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甚
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州
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鄰播巢各一二日
程耳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

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
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婺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
宜於石阡設一參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
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
另設即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
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
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
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
隸貴州總兵兼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屬不必

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
覆本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
趨粵西聽援不許繞路粵東有悖纓冠之義計陳璘
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
西無事將無所急臣等以爲宜即改爲湖廣總兵仰
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
見逆賊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褫魄而
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霑益州廣西總兵
應移駐泗城州庶乎聲聞相和及援擣爲便以上事體

統應題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並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勅印等項咨內議給應得廩費等項臣等徑自議處庶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犄前角後螻蟻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定寧可計日矣

留總兵劉綎征播疏　劉綎征播

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疵纇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綎將家子也其父顯稱驍名

將功名著於蜀中綎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遣上以報國下以承家綎所宜竭蹶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遷延道路數月方來責以逗遛即置之於理亦不爲過乃　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禁以南遷之命議者詡處之尚輕是矣顧綎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動必及之若謂天下有變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速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卽在事諸臣亦以爲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例須留之候代乃自其候代以後而人又多言其可用也以爲可用者有二其一謂綎父子（劉顯）久在蜀中卽蜀人與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綎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盈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懼失事機又懼蹈危機恐損功名又恐犯議論乃懲前慮後冀一當逆酋而盡洗生平之爲快蓋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頗是其言比臣至渝見綎察其卒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旣進而與之深言諭以留用之意綎乃感激嗚咽爲半生驅馳頗效微勞今不自意被不

美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逆酋願食其肉寢其皮以間執人言而少雪宦謗死無所恨臣乃知綎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綎顧綎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綎亦局可不留顧臣又有說焉綎欲効用而臣不留則臣負綎臣旣已留綎而綎不能爲臣了播事則綎又負臣臣負綎猶可綎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

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勦苗失律

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誠無所逃罪，顧跡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勘，而敵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懸購其首惡，離散其黨與，一獄吏數遊徼之力足矣。即欲問罪伸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既定，鼓其餘勇，亦自遊刃有餘，何必亟亟滅此朝食爲也。許其始末，禍蓋獨起於該府推官丘獻可之易言兵，而黎將黃冲霄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苗以萬數，不爲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

急也。邇來衛所兵疲散脆弱，各省皆然，今所恃者，乃該衛數兵千五百，與其餘之零星烏合者，且撤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班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駢首就戮，又何懦也。已將奔回，城門晝閉，綿花千斤，銀七十兩，盟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巾士生之緩頰，幾有奔竿繫頸之事，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冲霄自以爲惡苗無幾，一鼓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己之不能用兵

衆數千人之命，嘗試以博功名，於心安乎。夫將有懦者每畏敵而不出，然尚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率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冲霄於二者何居焉。此宜盡失機本法，寘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職之冤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丘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徒一擲以快雄心，而不意流禍至此極也。顧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職之喜事者。永從縣知縣龔一慶，始事既鮮綢繆，臨事又失駕馭，損威貽恨一方，亦應並議罰治，以

警庸懦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其所隷，兵其所司，失律納侮，何以自解。第其始而持議，原止挾勘，而未及征勦；繼而舉事，方駐偏沅，而不在行間。當該叅倉皇苗警之秋，正該道拮据播事之日，所宜量行罰治，以戒失職，仍候播事通諭，以責後效者也。顧臣尤有說焉。臣之得督三省也，以征播，則一播之外，餘宜勿問矣。（此公[illegible]師[illegible]頃今將何以作成功也今）頃征播豈易言哉。士馬不精，則不能征；錢糧不饒給，則不能征；（[illegible]撫[illegible]頓各盡此地以去[illegible]之義[illegible]）人心不齊一，地方非寧帖，則不能征。此宜舉三省之遠近上下，一意從事，而後可襄

厥功者也乃臣以二月初二日誓師十二日進兵而該省以初四日勦苗矣又無何而告敗矣此其於征播僻無相妨否夫臣所督者三省軍務也漢土官兵例得管轄大小軍機例得與聞勅諭昭然節經申飭余之何各院道俱有詳而獨無一字詳臣也既不詳則宜竟不詳矣又何失事之後而始倉皇詳臣也蓋此事上下相視以苗爲易與謂一舉滅之當以功報而不意其决裂至此始不得不以相聞然晚矣臣請著爲令自今以後三省兵事除尋常强竊盜賊不必

項項相關外但凡上司郡縣衛所漢夷一切有關兵馬錢糧重大事情應詳者詳應驗者驗即事在當機難以遠請者亦一面舉事一面報聞庶臣得以參酌於成或未必毫無裨補臣生平職掌之外不好多事惟是有感於皮林寨之事如黃冲霄之不任事征輿衛所軍之不堪剿苗知之頗真當征播之時不宜别有舉措以亂大謀筭之頗預使其有一字之聞亦未必無一言之助乃今而事止於此若更大則此省之進兵有阻當是時而後重加參處已無及矣

參失事官員疏 失事官員

看得逆苗雖狂狡乎其地直彈丸耳今且集各省之兵環聚而圖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旣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道之零賊堅壞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爲一單開數款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常言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今之賊入川攻亦此意乎）

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割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道守此勿失如南川路破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此黔中節元鎮之兵也）至今會師竝入蓋其慎也乃烏江路以十一破關稱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勢矣謂宜深溝高壘堅壁以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姦庶其稱有制之兵成無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

路不能一時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衆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入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則張疑以守可也乃分而爲二相去遼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爲賊所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合兵以待其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圍烏江亦未治壘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也決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須守橋庶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斷

之其失四也揮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即宜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兵家軍殆不如是其失五也漢錯雖緩急異指一失駕馭豈得調和積姤成爭自分吳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

初報捷音疏　軍捷

該臣看得賊自破綦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肆張虛聲以恫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候大舉蓄兩相持而莫爲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鎮入渝自知罪在不赦剿在必行彼焉有鴟張豕突之態以川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地尚虛輒恣猖逞東坡爛橋已罹狂鋒龍發思石日傳警報臣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剿苗以清興黃之道集兵以厚龍發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爲防守一面行沿邊防守土漢官兵相機鵰剿以牽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

意行剿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而斬級者三十破其金竹等砦塞纔而斬獲者三百遂破其官壩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弱之後初有此捷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兵漸強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大事未就曷敢先叙微

功首以逆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焰天之勢一旦駢首就戮如彼其多亦足以少寬 皇上西顧之懷而暫快海內念亂之志故不敢不以上聞伏乞勅下兵部俟事完之日統行議覆施行

四報捷音疏 報捷

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跨山爲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爲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爲天險不拔之基詭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五司之墟略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湄貴四

十八屯皆侵爲播地招引紅腳黑腳生苗居之故爲四牌七牌統制諸所名爲硬手用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西北則侵淩綦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爲永業婁山崖門諸關皆極力鑿削陡絕天成自謂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諸文武將士懾於 陛下之天威激於討賊之大義智謀勇功殫竭無餘競勝爭奇感激用壯坐使畏誅者投戈乞降逆天者駢首就戮奪其關隘擣其腹心大水田永安莊桃溪衙皆賊所爲世脩莊院僭擬侯王者今且據之焚之蕩已

使侵乎及白田壩海龍囤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攻長坎等三囤未下其餘業以掃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譜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窮促廬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無定兵機多端蜂蠆有毒困獸猶鬭日愼一日曷敢爲全盏即疏內所陳擒斬數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敢爲之敘功祇欲責其成觀其後

耳先是臣有軍令以應援合哨爲急貴州烏江之先。安氏之不敢出兵則黔撫之力也安氏之兵居然無恙貴竹人多咎之口語籍籍臣已飛檄切責之而會報功之檄聯翩而至臣亦且勉以後功而不深求其前事蓋亦責其成觀其後之意也

五報捷音疏 報捷

看得賊之甘心造逆也自以爲撫千里之雄封據河山之極阻加以鄰比相助狐鬼情深卽王師進剿其如我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養威蓄銳乘時鵲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不然也自四月

初三日以前各關俱破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
碼碯青蛇三大囤耳併力等囤不足言也乃今而盡
為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扳角閘直候璘至同入
平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豔食於黃灘關之外今黃
灘亦破且擒斬多人計三關者不日相率同入關以
外無復著手處已乃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
每不支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
兵破之於高坪十七八日蜀兵斖會南川路衝鋒奪
關綦合二路繼之因破其龍爪囤養馬城海雲囤直

擣其鐵村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計賊所有止一海
龍囤直據之以苟活旦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此事起
時時以唇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惑而惕於天
威又不敢不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
衆多恭語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
殺其搖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龍澄大恨之賊且差人
備禮謝過澄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即治兵相
攻犬吠而去先是臣令安疆臣絕播州之交疆臣强
應之寔未絕也臣謂監軍楊寅秋曰疆臣寔絕播州
者可執尚義黃繼枝來益二人為沙溪頭目賊所用
以通安氏者至是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既戮之後因
謬為好語謝之求敘前好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
成也遣二人並二十餘人往疆臣盡執之自是二氏
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令其
以忠順永世也

播州善後事宜疏

議照播地改土設流分置郡縣於以昭　聖朝一統
之輿圖而新海內萬年之耳目甚盛舉也查該州地

鄰三省然楚止偏橋路通一線蜀與黔並無所不接
壤夫蜀無藉於播黔瘠壤也若乘此時而割播地以
附黔則於蜀無損於黔有裨且臣等別疏又請以楚
之四衛並割附之從此黔省幅幀得與十二省比長
絜大甚為長便但盡屬之黔則地方千里諸凡締造
勞費尚多亦黔所不能堪因議設為二府分隸黔蜀
庶建邦啓土各自經營成聚成都指顧可就除寬脅
從撤兵馬招流移厚賑恤抑兼併靖橫恣等項凡
明旨所叮嚀而兵部所條議者俱已陸續舉行及見

之後開款目外謹集衆思列爲十二事進呈　御覽
伏乞勅下覆議施行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牂牁西連僰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旣平相應攺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即播州遵義縣故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綦南之衝走川貴道也舊爲

夜郎縣故地當復一縣望艸南接婺思北達眞培爲綏陽縣故地當復一縣仁懷濱播枕永綦合帶瀘爲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眞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販周遊應復一州以上俱隸川省統轄黃平爲川貴要區舊設撫苗通判一員列衙重慶駐鎭彼中其與播勢相控馭並爲重地應設一府湄潭龍泉地里廣遠各應建設一縣甕水重安合設一縣餘慶白泥合設一縣并艸塘容山二司應割隸各縣以上地方去黔甚邇相應攺隸貴州統轄總計增府二州一縣八

蕃亂流移殄地闊人稀姑建數城以爲繫屬以後地闢民聚無妨增設其二府治與附郭縣分正佐首領各應照例全設外州縣正佐首領俱應量減以上擬定郡邑并府治倉庫準今酌古應新共名統祈欽定至於新設各官廩糧等項暫於征播支剩軍餉銀內支給俟播地田賦起科接支議行停止伏俟　聖裁
一設屯衛近日所稱有費而無益者莫如衛所官軍然亦不可盡廢者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險惡夷漢雜居又逼鄰二大土司時有啓彊之志必須設官軍建

屯衛以明居重馭輕之勢而消睥睨跋扈之心若夫時操練汰冗弱令爲有用而不爲無用則在當事者之力行何如固不可因噎而廢食也應設一衛於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鎭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　祖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冬衣

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即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廪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强弱而明賞罰焉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即另募壯丁補伍庶軍得實用異時即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至於貴州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 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圖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徼功而開邊釁欲以內脩戎備外攝夷心整肅羣僚聾服衆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官一員註銜四川按察司請給勅書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 整飭新復

播州撫治流移兵備所由始

郡縣并重慶衛忠黔二所永寧酉陽石砫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割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兼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敘馬瀘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一切招集兵民脩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强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食足兵治民安政教脩舉遠近懷柔即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虞安攘有賴伏候 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酋於夷閱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逋孽潛藏漢夷錯雜招苗樹黨越界侵田將所必有未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

守其地今建武既播稍綏卽一叅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買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眞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卽爲築城鑿池建郡縣脩郵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建置竣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爲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叅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自息矣伏候　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旣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掄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咨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堪任新設播州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陛烏蒙府通判劉之灝俱堪新府佐貳劒州知州陳應楨漢縣知縣寇允順彭山縣知縣何珩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俱宜資縣縣丞曹一科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樂就應從優陞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陛劉之灝轉餉有功陳應楨資俸已久應以劉安仁卽爲播州新府知府王陛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灝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楨加同知銜管眞州知州事知縣寇允順改附郭何珩改桐梓詹淑改婺川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集事者如經歷楊體寬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寬應改新府經歷木府知事何遲應陞新附郭縣縣丞長壽縣縣丞劉學可應改桐梓新縣縣丞定遠縣主簿李愛宗應改仁懷新縣璧山縣典史蕭時寬應陞望草新縣各主簿忠州吏目吳從周應改眞州吏目原任播州長官司吏目今陞資縣典史徐里應改新附郭縣松坎驛驛丞張二酌應陞新桐梓縣湄潭

驛驛丞朱化能應陞新寧草縣合陽水驛驛丞徐懋功應陞新仁懷縣各典史臣已經行令各官一面權宜任事凡相度地形建立衙門脩築城池清理疆界丈量田土召民受壓按籍編戶一切撫摩禁戢事宜但有利於生民裨於新鎮者俱聽公同在事文武悉心料理務臻寧謐去後仍請著為令如三年之後政績有成別無他過即照格超陞以[illegible]其勞黃平新府并甕縣正佐除貴州撫按題有應補人員外不足者及播州新府推官新衛經歷知事附郭新縣主簿等

官應即銓補其兵備員缺臣查得兵巡下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前委南川一路糧運時當戎馬倥傯之際本官處夫處餉轉運極其調停本支折支會計更多儲積不動聲色大事克濟卓然為四路首稱及查歷來新定夷方兵備官員皆於地方用事人員內查其賢能卓異者不次陞補應將本官加陞四川按察司副使照銜管理分巡及整飭播州等處兵備庶便彈壓至於總兵付託尤重臣等查得鎮守貴州總兵官李應祥當改為鎮守四川總兵駐劄播州以綏夷方又查得軍門標下守備江萬化堪陞遊擊職銜赴楚領兵建越提調劉勝宜授領兵守備尚少一員容臣經行查委通乞勅下吏兵二部酌議就近推補伏候
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幀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為新法名曰等貲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斂其財以招苗後並奪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

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責成新道府親率州縣官補定疆界沿丘履畝逐一丈量分為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第額糧輕重蜀無定規查克平九縣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尚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上田幾畝最下者幾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可臨時斟定畧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足一年夏秋二稅銀

力二差一切雜費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承
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覈不爽事完從重優陞若
乘機作敝妄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叅呈以憑究處
與賦稅一清公私胥賴伏候　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舊民自逆酋芟夷之後大兵征討之
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冊籍
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
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尚有異省
流徙假播籍而希冐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罪

人既得孑遺之民自當存恤頑無知小民何厭之有
若任其冐占而不為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
恐將來田地濶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自應
龍在事以來與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弱衆暴寡凡
業厚而田豐者皆席應龍之寵而魚肉細民所得也
此輩别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
為奏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殲其家已滅而一二
遠族尚思承産者亦為厲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
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剪定此土

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即應龍地下亦不服矣
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眞的無論原業
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攙配均給若一處皆
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
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
為楊保語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
斯詐冐不行爭競可息至遺下無主民田應另行招
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姑楊兆龍田一鵬何漢
良等諸擒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聽三省之

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量行
上納以充月下建立城池衙門驛傳諸費亦定為限
制平人不過得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
於丈量時定糧定價令不得那移州縣官收過絕產
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
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庶定經制之中
又得大裕財用之意伏候　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朋興如冉從周猶
道明白鎮之流俱登進士冀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

字寃雠儒生以蒸報為禮義覩滑亂為名教舜自稱為秦始皇蒸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為鮑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既戢文教宜先第新遭大兵不惟士人廢沮抑亦物力未蘇若紛紛建設徒以恣虛費之資開奔冒之門於弘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網紀諸邑定為風化之首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外縣但入學使之選者蜀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

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盛物力稍紓嗣各立學未晚真州既改為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道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既立振鐸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既才能崛起者足以備國家徼倖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乎執備編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劘歲漸不自知其化於禮讓之內矣用夏變夷莫要於此伏候

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丘墟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轄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呂田沙溪仁水湄潭鰲溪岑黃白泥一十三驛俱當川貴孔道所有各該驛館應合分令領兵千百總同見在驛丞率領防兵就彼採辦水石燒造灰瓦趁時興工合用匠役亦於兵夫內查有慣造者徑撥不足者於附近州縣取用工食銀米計算於該邊支剩軍餉內動支仍責成新設府佐一員往來稽督不許虛冒錢糧曠廢

時日事完冊報又查各驛夫馬支應及官吏俸薪舊額上司供辦今既改土設流似應與腹裏驛站一體僉派但流民授田方始難便買馬行差目前一切站銀暫應官為出辦俟里甲稍定即行編派至於夫馬額數應照衛僻為準湘川驛附郭為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湄潭岑黃鰲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呂田沙溪止通水西次僻應設馬各十匹夫各

二十名伏候　聖裁

一建城垣夫郡縣既設必有城垣所以明保障防不虞也播州之一府一州四縣與黃平之一府四縣並宜城城並宜石石少者以甎代其兵備道總兵府并府衛州縣衙門公署倉厫庫獄城隍廟演武場與二府一州儒學文廟殿廡齋舍等項俱當以次修舉而各官一抵地方棲身爲急衙舍之建尤宜首圖一切應用木石甎瓦灰釘各若干工匠兵夫各若干應支帑廪錢穀各若干分委督工員役各若干城垣高廣

丈尺若干城樓城門敵臺垛口若干衙門倉庫廟學房舍殿宇若干俱應該兵備道督同各府州縣正官選委勤明佐二首領雜職等官帶匠估勘務要周悉呈詳撫按衙門於堪動銀內行支應買備者買備應召集者召集剋期興工多方稽督大約城垣以二十九年二月內起工限年終落成餘各以次修舉就中員役有怠惰者錢糧有冒破者工力有艸率者俱應該道叅詳拏究事竣之日造冊報撫按衙門奏繳庶險要可資防禦有賴伏候　聖裁

一順夷情播地皆夷也大兵之後爲賊用力者州夷蘊祟已無遺種今見在者曰各司土官曰七姓奏民曰投降夷目皆宜安插得所顧就中情事不同亦宜分八如八司曰播州眞州白泥餘慶艸塘黃平重安容山內安撫二長官六又一司甕水原無印信亦稱長官又有宣慰同知羅氏此皆世有官號與播並建者播州長官王積仁以附播被擒獻俘此當與楊氏俱滅不待言矣眞州附播多年綦江之破助兵三百著在耳目同知羅氏與江外五司首起釁端挑怨速

禍且其奏改流致激應龍之怒殃及墳墓流禍鄰封致有今日之事海內震動流血千里則諸司者罪之魁也故說者謂眞州宜正其附播之罪而江外諸司宜以起釁絕之不爲無因第王道如天罰宜從輕賞宜從重眞州當進兵之初率先歸附正副長官各以千人從軍江外諸司各招兵聚義克黜楚鄉導此輩即不足爲重輕頗一念誠款自應量酬今將眞州正長官即爲該州土同知副長官即爲該州土判官江外諸司安撫與正長官即爲該縣土縣丞副長官即

為土司同知羅氏為新府上知事此則略其大罪錄其微功且令豎結髓飛之流居然倂於衣冠文物之列諸夷亦何幸焉此外尚有投降夷目頭井長官本無冠帶但賞格曾坐名開諭輒爾先事歸誠亦宜少示眷酬以明恩信如上赤水里頭目袁年父遭臨禍投降最早宜授以所鎮撫職銜下赤水里頭目袁鎣仁懷里頭目王嵩宅安羅二村頭目寧國明羅國顯安鎣以上五名在王繼先臨時觀望在袁鎣等兵進方投即待以不死亦為正法但其返邪歸正自宜

量酬應各授以冠帶總旗諸人田產止將本身者照冊撥給應納稅糧通附州縣官處上納其餘里人俱令附籍納糧當差不許仍以家人為名恣行霸占違者治其前罪至於七姓奏民始助楊氏之惡繼傾楊氏之族尤為禍首天下恨之但逆賊造反罪大惡極自難以餘波及人除在軍前作惡者有顯蹟見行監問者照律正罪外餘俱無論與與雜新如仍蹈故習豪橫害民該道從行拏問發落以後各地方人民亦不得指稱以前事體將處分過播目播民告害致起事端官司亦不得受理違者並罪伏候 聖裁

一正疆域播地東北接連三省縣衛各有疆界無容淆溷西南左接水西右通永寧雖犬牙相攙未能齊一然畫野分疆亦自有相沿界至惟是夷性犬羊互為雄長強則侵凌弱則減削甚至有一地而甲乙互臨一人而齊楚兼事如儒溪沙溪水煙天旺皆播州五十四里之數見有黃冊可考緝麻山李博埡仁懷石寶毫平等處亦皆播州世業祗緣先年楊氏中衰時曾為永寧水西侵占後應能當事治兵相攻恢復故業各邊目又已任其糧馬兩下支持此在土司可

也今既改土設流自宜各復其故尚可混行爭占乃本西止求清查永寧輒行賁棱且動以爪分為言不知賞格所謂爪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上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曠及海內且司一旅之師不嘗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優議敘錄此亦何負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為土司營家事乎土官明於大義必能引分自裁第其邊隅目把往往困上行私冀廣巳業及今

若不查明將來未免多事。應行播州該道會同鄰近道分清查。一切相鄰地方。如原係播州者歸之播州。原係永寧水西者歸之奢安二氏。刻石立碑。永為遵守。其鄰邊日把。如不安分義。妄肆侵爭。重行究治。干礙土官。一並參處。蓋朝廷伐暴救民。原不為利。其土地但無厭之欲。漸不可長。且楊氏之禍。止以下驕恣而上姑息。遂釀成滔天之患。今復苟且遷就。誨爭養亂。非地方之利。亦非土司之福也。伏候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夏允彝彝仲 參閱

李襄毅公平播全書

疏　李化龍

播州地界疏

題為播界累歲相持，微臣義不容緘，懇乞 聖明早賜決斷，以免纏牽，以靖地方事。臣近見邸報，川省按臣李時華以安順臣之事，論列先後在事諸臣。臣讀其疏，其裨補新疆不小，惟是地界之事，似在兩持，尚未歸一。夫播地，臣所定也；清疆界，臣所建議也。乃自臣歸以來，五年於此，迄無定議，臣亦安得默默無言乎。夫今之清播界所連者，永寧、水西二土司。二司之事，都門議論每與地方不同，蓋以賞格有瓜分地土之說，二司為平播與事之人，故每每以賞功清界合併言之，不知此自在臣原題善後疏內，但歷年已久，人不及知耳。臣原題善後疏內正疆域一款，有云：賞格所謂瓜分者，謂不動朝廷兵馬錢糧，土司能建義自取之也。今兵糧之費，騷及海內，土司一旅之師，不啻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猶且多支本折，復議叙錄，此亦何預於彼，乃復垂涎土地，則此一番大勞大費，止為土司營家事乎。據此則賞功自是賞功，清界自是清界，必兩事不混，而後可以言二司之事。臣請先言永寧。夫永寧無難處也。臣記平播之初，永寧師其文中、蒲將仁、懷赤水、儒溪、甕平、石寶、桃紅村、安羅村、穆麻山、李博埡各地方，貢供提調糧馬，下南道參議劉一相亦為轉文，且謂此其故土，當與，無介開釁。臣今儒溪等里，播州五十四里之數，後雖為奢氏所侵，楊應龍在事，仍恢復之。其頭目如袁初、袁切等，皆兩下任納糧馬。至安羅、桃紅等村，其頭目羅國明、羅國顯等，則皆從楊應龍巢穴中投出歸降；穆麻、李博則皆官軍隨處斬級報功取之，者存塘報，因逐一批駁之。久之，一相見臣曰：在兵間不知其來歷若此，幾誤矣。自是奢氏亦具文認罪，辯辭謂不敢有希望瓜分之意。其後河西一帶，把舊屬播，皆經督臣王象乾查覈

已明處置已定此無容復議者臣又記臣臨行時劉安民有一疏條陳五六款內一款言永寧所求地當與之臣謂此爲土司所給耳批行該道查議未報而臣去蓋其說與劉一一相等耳當時若如其說則取之播州送之永寧便使不招物議亦復何所取裁乎蓋臣在川時安疆臣爲其弟堯臣求襲鎮雄布政司已爲呈詳臣與按臣俱未之允遂欲棄而謀永寧又見永寧人情皆願攻流奢世續一一老婦無子不能自固遂扛朝奢氏爭地自廣實欲自爲之地耳臣既已嚴

爲駁正比新督臣至又力加清查此志不遂迄今仍播此說以惑亂官司搖撼忠良將令人謂永寧業以井情水西自當罷手則一一可植不拔之基一可冀不遂之後此孫賸走魏都之謀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何物役夾許亦出此後來諸臣原不在事遂以爲然而不知寔不爾也此永寧之事也臣請言水西臣在川時聞水西自播州前宜慰傷相避禍逃之水西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乃多開其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有爲之謀者曰以鹽木漬紙晒乾爲券與之三年之後必且碎爛不可舉而後與之爭地彼無悉矣如其議屍果歸後數年而爭地水西之券果靡碎而不可舉然地終不肯歸後經告爭勘亦不肯與以此時有雖役竟爲兩爭不決之地此其言不知的否而贖屍之事則真此播地入水之一也又聞尚書葉夢熊巡撫貴州時應龍適形已著夢熊欲剿之召安疆臣之父安國亨與謀國亨自任取應龍之首由而洩之令應龍逃之川省求救撫按國亨遂乘機占其水煙天旺一帶地土此後時剿時撫播人

歲無寧日至應龍浚尋造逆懼失水西之援亦未敢動兵相爭但亦僉派頭目催辦糧馬若兩屬然此又播地入水之一也臣之起家河上也督臣有使入京上地界疏並以揭帖示臣臣見其議尚未決因復之曰當日清界鄙意欲張嚴局而究收之使國法夷情兩得其平耳今宜從寬歸結爲妥近數月前督臣又有入京之使帶書報臣言僕亦非敢過求也止緣彊臣全不退地而貴州又不肯擔承直令我奪而全與之我不能清以前未下之地而並其已清者失之可

乎。已有撫臣郭子章有人與臣相問則謂臣原開省水平大壩等囤寨今多至一百二十處何以歸結臣謂不必論原開新開只查係先年苗佔與水西係近時者當歸遵義內有應認糧者令之多認必與地相當待其情尚未厭也另為加恩以償其勞且令同心相商務求早結歸是觀之則地界歸結亦不難矣臣聞部覆見督臣一次疏內述兵部咨云據法而論查係播賊故土應盡退還以明朝廷之威令平心而論查係嘉隆以前侵占應稍加曲處以示朝廷之寬

仁此即臣所謂張嚴局而寬收之說也所當遵照歸結者也臣又見督臣一次疏稱該道委官勘明水西侵地有洪武年間者有嘉靖年間者有萬曆年間者其有在平播之後者此即臣所謂遠年應與水西近年應歸遵義之說也所當查照分別責令退還與稍加曲處者也臣又見近日諸臣條議似應與應歸地界已定正議認納糧銀多寡之間耳臣謂事至今日在水西既欲得地必須增糧何者昔為兩爭不定之地今為一成不變之業必須數倍認納方於情理為順不然均一播地也歸之朝廷則糧重歸之安氏則糧輕地已歸於安氏糧仍累於楊氏在十處申事求勝在朝廷事事相假無論非朝廷所以處安氏亦豈安氏所以自處乎臣初委官入播也簽氏具文紛授安氏寂無一言臣固知其欲俟臣去朋為侵佃矣臣發保寧猶移文諭之令他日恭聽處分無至據地求勝耳苗楊氏覆轍當是時水西內有鳳氏外有陳恩彼二人者尚知分義識時勢臣計歸結無難乃近聞鳳氏物故陳恩見疎當是王嘉猷李希聖張問達一

派蠢愚小人撥唆彊臣葛藤不斷以至今日嗟夫平播以前猶是取之楊氏平播以後乃是取之朝廷既欲寸土不失又欲斗糧不增此於臣節順耶逆耶於安氏福耶禍耶臣謂當此之時即地界從寬歸結其於安氏似宜加以戒諭督其糧馬庶以尊國體而戢夷情備於土司則待之太寬於處土司者則責之太備適以張其勢而益之疾耳且不虞上司謀臣從傍謂秦無人耶蓋臣因是而有感於任事之難也當播州初發難也四方畏之如虎文武避之如蠶乃一二

書生身在行間披堅執銳與羣賊從事於矢石瘴癘之間即有小過不及亦宜暫且相寬矣而土司狐兔情深辭土念重動則張眼裂背跋扈跳梁冀以動後事者念亂之心而重首事者貪功之罪誠恐平播諸人他日但有事端使當道論則立一時之功返以貫終身之罪非所以勸勞臣鼓敵愾也此臣所感於任事者也臣又因是而有感於論事之難也西南夷其人皆犬羊也其政皆水火其民皆蜉蝣也以前不論自臣所見彭元錦追逐冉御龍直至重慶酉陽境內

數百里死者如麻勘問竟從寬貸永寧州劫取奢世統赤水之衛人頭滿地有司亦不以報因此土人耳慕其民雖在治朝常如亂世從朝爭久莫必其命夫亦天地所生耶向使皆為郡縣有是事否說者以土司起自漢諸葛亮所置謂乃當然夫亮方規取中原力自無餘耳何獨亮哉　高皇帝定鼎金陵百戰之餘急在東南故役在西南也　文皇帝建都北平三犁之後急在北虜故緩在南夷也後世則承平日久自不宜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故從古帝王有先天以開人有因時而立政亦各以其時耳夫播民之在水火八百年矣何以邇者自下天討遂至與卻柴貴鄰多然此一方之民從此遂長辭水火永保妻孥亦未為非　帝王覆載生成之全功也當定亂之初來此無敵之威復其自有之土則一方小民既永出陷溺隣境土司亦莫敢枝梧何詎非長數便計哉乃在事之人坐遺多故遂至不了其在今日諸論已多視聽漸省自不得不斟酌於予奪之間矣此所謂因時立政者也但即欲善處亦不過近者歸地遠者認糧如

督撫所議作稱已久墳墓難移姑以順籍夷之心示寬大之政云爾么麽小夷亦重爵土應龍之事彼不見耶亦何必以敵國相觀其至不問事體大小但一請奪便用陶覺今日以請地為開邊他日必有以失地為安邊者今日以持法為避事他日必有以廢法為任事者久之無論未清之地不能待將至見有之地不能守坐使朝廷鞭撻四夷之威頓成慴伏強隣之勢且不見狂狗之噬人者乎人益退狗益進不至激其怒而使殺之不已然則釀成播州之續恐不在

彼而在此也豈不惜哉且人各有心人各有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此日胡爲避嫌而失羌戎之和彼日胡然自嫌而棄盧龍之塞此日吾爲急公而逼寘窘於度外彼日吾欲論定而置死生於目前今舉世之人如穴中觀鬪強弱難分久之必至兩家袖手一事無成徒容談而貽定鷸則亦議論相勝之流弊也臣謂邊疆爲重心術難明今日之事止宜論是非而遂爲處分不必定人品而遂爲軒輊庶目前既得結局將來亦免反覆此臣所感於論事者也

書

上內閣槙沈二相公及司馬掌科書　揭帖

今之議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貴搗速然亦未有不能持而速者今播酋未克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土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蛾與綦江之續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論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眾用眾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攻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廣兵滇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眾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

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眾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遵永寧遵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蘊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筭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離矣兵已移調近又得　明旨促之庶不後期須年內俱齊則水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

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

與少司空趙寧宇　揭事

人來承教，娓娓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給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即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

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况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况渝城。此不佞定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綏之戍守將領，向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自在日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酋兵之敵，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即日簡練，豈遂堪用。蓋兵上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即三年五載，亦無益矣。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湖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后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貴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不作，罪人一得，大事即了。若曠日遲久，宜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

態，文官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顓臾。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大司馬　[illegible]播

初龍入境後，得酋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還於一決也。特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責之。大閔言酋雖奉有勅　旨，然部覆尚欲行勘，此其人尚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生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擬罷伊有何冤情，查

明報速蕃假示撫形以戡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
且賊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
又以一旗招之酋雖知非眞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
往復遷延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瀘者漸已調到酋
知重慶雖下只須止兵今用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
攻不足守有餘矣使酋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
則門戶已堅守與瀘湖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
脆弱止可與觀望戰陣不能守亦難久若酋再以全
力持久坐困賊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

戰守有賴故川人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
請否惟台臺垂神是幬酋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
惟迴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剿一番撫一番皆
爲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
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脣鋒總是反
害無容更贅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
之靈減此大憝而後朝食眞爲潛消無窮之禍而宗
社生靈之福也否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尚
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
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
絲應龍之狡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
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
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候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
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剿也錢糧約用百萬
川湖　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
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
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
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尚有積餘一處借

十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
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炤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及田大司馬　播事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甚重慶
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
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
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
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
爲守禦此則重慶眞急矣乃能一入省即令蕭整馳

入其中且令先予奸細一日而諸千夫人皆效之況死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兩日燄猶不攻而攻重慶是令日乎今重慶之兵已為除矣不在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永寧而不利深犯合江而危不敢尚復窺重慶矣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從卯次入深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即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襲重慶而分兵犯黔播州縣彼將孤懸不能應援落絕何地

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總兵有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尚欲在近地調度會領道事急以招撫緩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逗撓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即出犯若來者更速其敗是以止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綦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在八月而各路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益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盔甲弩彼弓箭鎗刀之類何來省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置造以至買木買馬運輸諸事皆須與司道商確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籌畫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功急急為之尚恐年內不克有濟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就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日下東發矣大都門議論自是尋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目也不明

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嘵嘵自明井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絰懸宇以日為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其譯重貲乃奸謀尚有銀長此以知眾事之難矣龍止為其所可為不復留辭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賊初下綦江若長驅直搗即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吏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為督

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逆勒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分勘，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强，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今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欲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

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逆旨行勘，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勘，是　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後不知耶。仰應調兵行剿，但恐　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

入，如盡回巢，尚得免。今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忍之寃，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此時賊意以爲仍在可以爲緩局耳）寃，且索奏民焚官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九是劉于此點土司故公然）。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劉，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恩。

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巳。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厰於控訴無門，若欲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戻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眞有開路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鬭出，其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赴重慶，今龍若徑赴重慶，彼

必來求寇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
即狂逞即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
道云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論都不說盡
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
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剿古
亦未必斷定必剿蓋只欲嚇之使來撫耳然縱欲必
勦而閫外之事原不中制前不佞初至彼若泥前請
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劣將一激又有
此禍今日言撫但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

百姓入城之後欲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
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
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復
狂逞亦未必然蓋酋若有心望撫即有嚴旨不動也
邪崑翁時何嘗無勦旨何嘗畢竟剿得我等佞倘豈
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丟
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也我內
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
致意侯兵餉稍集僕亦欲東面請教此復不一此書

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紳看之故洩
于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伊詗得上司私書也
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人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
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勢已知
必剿然兵餉已集自可無虞日賊終爲前私書所惑
尚以節來古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彊臣曰川貴
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某
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卽
重慶或無恙而別城可慮不東行則賊不但不垂涎

重慶即別城亦且未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
張虛聲竟未一攻城止一犯永寧耳以永寧係土司
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南川自綦江破時
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
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即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
無虞者今目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技倆可不
必用亦可不必言唯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悴其
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
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于人乃今言者不

已不得不盡行于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悉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其復密行招誘賊之爪牙心腹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即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即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旁觀之說所搖即賊不足平矣伏惟垂炤

與楊監軍 播事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寧入然不能即至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綦江南川之兵各攖兵境上石柱之兵逐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幾舍貴而之川乎川猶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古即圖存不死即求生敗即圖勝罪即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爲主兵蒙天春之兵亦不惡不越一路無

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添三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并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淡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一支持乎運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宜今方有定議益此中從未用兵一黔秀才有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諸陳艮兆何如乙彼中即商量就見殺賊再行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今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上內閣沈相公 播事

連奉台臺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尊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龍即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頃蒙台諭大將加意以意無聊者應爲劉綎童元鎮大功不可專倚一士司應爲水西取不祗須但綎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眾因而棋禍貪功取意復用練

兵治器，且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為可用，即能鬭其兵
撫亦果可用，遂許留之，頗與分路而進，龍遂其疏留
之，前已上疏，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佈已定，只得令
之進兵，渠驕態全無，一意投誠，今用之即未可必其
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慮。彼當一路，若
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駕禍於人，誰肯甘之。彼歸家
尚惧有禍，況肯益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跡之間
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
之，亦蜀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

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其文來
請，必欲即頁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
尚不如使過，故亦姑用之。總之閫播四面近三千里，
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為利，不以為害
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蓄有年矣，
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其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
以為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為調天
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
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

司兵，即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
而內助播，外塞土司，則佩虎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
戰不力，漢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蓄，不得已
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頗慮後來難
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
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吾意，當格爾
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
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故慮？
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

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
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
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
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
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若得賊，須分一二
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
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
糧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
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賣陳以紓台慮，伏維崇炤，臨

啓無任仰望之至

與楊監軍　撫事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楊稱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玀鬼，壯輿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奔拜于時安凶亨老且死，殭臣立幼不省事。其日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而卻之。回此老嫗亦有識矣。剿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庄，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件。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嫗何知世事。彊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雖佯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三足銀爵動其心。臨發兵，又厚餽其土，把印澳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俱稍也。蕘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爾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槓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前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蕘臣曰：爾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日把所賣，使勞而無功，則蕘臣必且發其事，而日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彊臣喪日喪女，其日把多以負楊氏盟動之。今可直諭之曰：此天之所以罰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鳴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上內閣趙沈二相公并田大司馬　破播情形

兵以八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鏖戰。三月二十九戰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戰綦（即引征兵也）江兵。此二枝於八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勍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重傷，但三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捲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歃而誓之曰：爾

帮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囤行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統很爱難相敵明當敵南川可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囤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分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囤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兵至盡掃其囤下周關之予囤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囤下已無苗賊惟李兵保囤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領有執

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腹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縱弄龍近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牽兵隨川兵攻囤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即住退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開緩急無復變利鈍然能亦且沖之又謀以剛萬全賊一日不死

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惶悚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李 雯舒章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參閱

李中丞奏疏

疏

李植

東封失策選樞臣以圖戰守事 遣勘使罷中樞

臣受 皇上知遇隆恩常懷捐軀報 主之意顧煩言細事無關國家理亂安危者臣亦不敢出位言事

激聒宸聽惟是東封一事辱國釀禍實宗社安危大機諸臣會議臣光祿不與焉臣獨紓愚衷仰備乾綱我國家統御六合四夷無不賓服惟日本僻居海外二百年叛服靡常頃關白以中國亡命之徒窃日本之權而篡其位天下大逆也收六十六島之衆無故稱兵西指外夷大奸也侵犯我屬國戮辱我將士中國大仇也夫中國所言封屬國者嘉其恭順有功非所以賞僭窃予寇仇也關白明為天下逆奸中國寇（倭意不在于封而在于通市中國不許其市而許其封此所以久而不成也）仇如之何其可封此始封已誤矣自冊使東行已經年餘但聞其要挾之語未見迎受之狀方髦朝命羈因使臣侮慢不恭輕藐天朝已甚此往封又誤矣今正使已逃情形已露倭日聚兵釜山建舍積餉造船大修戰具此豈恬然就封委命稱外藩者乎柰何堂堂 天朝必欲強之受封終欲以封自愚哉夫倭而無志於中原則我不必議封設使果有侵犯之意志不在小豈一封所能禦臣嘗按跡推之關白一亡命徒耳窃據一國已足自快乃一舉而收六十六島既收諸島志意已滿乃又一舉而直破朝鮮朝鮮破矣

乃又不愛金帛子女惟輿圖是索割地是講由此以觀蓋隱然有橫行之謀以封就封實緩我備非真以中國之封為榮重者也賴天之靈封事旋敗我得識其謀而蚤為之防其失固大其禍猶淺萬一僞受而倖成之則彼謀愈深而我防愈踈其失更大其禍更烈故臣為今日計不必問倭情順與不順封事成與不成惟當一意防守乃為萬全長策獨樞臣趙志皐樞臣石星不咎始謀不馘首計但言戰守始為就誤豈容再誤終聽二臣謀恐非社稷福也然二臣敢于

排衆議。皇上若不過借口揭報互異，情形未真，如不遣官探聽，則實戰守之議，終不能決，莫若仍于科道中選風力者一員，如答年請勘黒谷關故事，俾會同督撫巡按諸臣前往探勘，一面移書關白行長，切責如何猾慢册命，久不奉迎，一面移文使臣楊方亨沈惟敬等，切責如何輕入虎穴，久不實報，並密訪倭奴是何主意，久不受封，各得眞實消息，星夜具奏前來。如倭果恭順，不改初約，釜山一倭不留，即令楊方亨沈惟敬竟正副使，竟完封事，以見天朝字小之

仁。倘倭盤據不退，別有他謀，即令去使收回冊印，歸報朝廷，我惟速備戰守，以待動靜，庶幾疑謀可斷，廟謨可決，不致終悞國計。臣故曰遣勘之臣不宜罷，蓋如此。至輔臣趙志皐、尚書石星，一以嗜欲智昏，一以謀拙志餒，屢經指摘，方寸已亂，莫若姑容其致仕回籍聽勘，以示 皇上優容大臣之禮，待勘報到日，是功論功，是罪論罪，其遺下員缺，速選久歷邊防，才識通敏者推補，敢議戰守之策，勿蹈前車之覆，庶官知畜備，事不掣肘，而策可收，軍國有賴。臣故曰悞事之臣不宜留，蓋如此。然臣猶有說焉，禦敵之道，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沿海防守，原當無事有備，况倭謀甚狡，焉可怠緩失時。伏祈勅下該部，行文經略撫鎮等官，凡沿海通洋去處，預先設法防範，各隨信地所統兵馬，及時訓練武藝，修整器械，臨時策應調遣，亦勿先事張皇，驚擾百姓，庶事有備而足賴，民不擾而常安，尤策之上者也。

請留征倭將士協力剿除東虜疏　復遼舊疆

竊惟遼鎮爲京師左臂，孤懸倭虜之間，頃因倭患孔

殷，虜勢愈熾，遼岌岌乎殆矣。今賴 皇威遐暢，倭氛蕩平，遼已去其一患，但虜志日驕，漸不可長，不乘便一創，遼之安危未可卜也。今東征大兵將撤，便道少佇，順手揮戈，不勞餘力，卜截一會，機不可失。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儲經略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業弘議照征倭征虜，莫非國家大事，以征倭（當時亦未嘗勝倭）之兵乘勝征虜，尤爲不測兵機，况倭雖去而未必不復來，有備斯能無患，虜雖驕而未嘗不可折。移東征

帝擊西夷莫善於此臣等嘗考覧今遼由河自廣寧抵遼陽東西直去僅百五十里今則二百里而遥自廣寧抵開原東西直去僅二百五十里今則七百而遥蓋由舊遼陽一岔河介在其間文淪夷地隔斷內鎮是以兩河縈縈一水脉絡阻絶邊長難守防禦不便誠遼左腹心之大患不可不去之隱憂也且土地平衍肥饒極戰耕種舊城基址尚在最易恢復臣自入遼以來爲遼深計必此編一復東西聯守藩垣始固堂與小寧周環八百里邊臺十有八九而海蓋遼

陽居然處腹裏矣如之何久棄而不一講耶臣等竊悲之今天假機會良非偶然天與弗取是謂逆天失此勿圖後決難爲力矣臣等嘗日夜籌畫察虜在牧此地者不及二三萬人吾卑步爲體砲馬爲用用兵四萬便可橫行而搗且戰且防旋築旋守得尺守尺得丈守丈吞食席捲循次漸入數月之間大槩聊可粗備一費永利一勞永逸轉遼之弱而歸之强端不出此舉矣邇來遼左主客兵馬戰車火器漸有條理計全遼馬步精銳聚之可得一二萬有奇再將東征兵馬選留精壯者二萬合之得四萬眾應用前數已足。各選驍將統領聽臣等指揮分佈協力剿除義旗一展醜類魂驚不戰屈兵先聲奪氣虜賊有不携巢遠徙歸我侵疆者臣等未之信也。若夫進取方畧措置機宜變難先圖權難預設隨機應變因時制宜悉從臣等殫精畢智使宜行之伏乞勅下兵部亟爲議覆將東征誠撤兵馬選留精壯者二萬暫住遼陽行臣等及時料理協力共圖則大兵偕集軍聲不揚南寢彼倭再犯之謀北折狂虜內訌之勢既存箕子之故

土永復遼陽之舊疆我　皇上威靈神武。一時震動蠻夷豈不偉哉臣等竊勝踴躍待命之至

請罷遼左開採疏　遼東礦稅

[illegible]之体無如此疏

竊照遼左蕞爾孤懸關係京師左臂頃因南倭北虜並江交侵殞將喪師徵調轉運閭閻爲之罄竭士馬日見凋疲中外臣工無不爲遼寒心恐國家左臂竟成不仁之患通者　皇上軫念殘敝不以臣爲不肖授之節鉞發帑金二十萬調援兵六千名許以便宜行事從新整頓臣受事四月晝夜經營寢食不遑求

所以受病之源。曲爲劑量調養。而元氣虛耗。百病叢
生。狗馬之心力徒殫。地方之瘡痍未瘳。臣方憂懼無
措。莫知救援。忽接邸報。見義勇前衛千户閻大經一
本。仰沐　聖恩。俯攄忠悃事。奉　聖旨這所奏遼東
地方金銀礦洞。及馬市方物稅課開採。有裨國用。准
差奏內尚膳監左監丞高淮。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
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徵收銀兩。及馬匹解進。
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讀之
不勝駭異。夫遼東不堪重役。此　皇上所知也。知其

不堪而欲復擾之。豈　皇上之本心哉。無乃以閻大
經之言。果有厚利。爲真勃忠于　皇上乎。臣以爲不
然也。大經一介武弁。安知國家大計。不過假金銀礦
洞。名馬貂參。歆動　聖心。欲爲自私自利之媒。其貽
禍國家。流毒地方。彼何所顧惜耶。臣請以利害爲
皇上言之。夫自古聖帝明王。嘗開導利布之下矣。未
聞專利聚之上也。專利者間亦有之。如鉅橋鹿臺。瓊
林大盈。非不歛天下之財聚于大內。然藏之未久。散
之最速。財未必常守。而害且先之。一時聚歛所積。僅

足爲敵國大盜之資耳。故國家之利。在宗社靈長。而
不在府庫充盈。在邊鄙不聳。而不在藏蓄孔厚。使邊
鄙寧。宗社安。即財用不足。府庫空虛。尊富固自在也。
何害於國。倘以搜金括利之故。騷動封疆。禍延宗社。
縱積金如山。聚貨如林。一旦民心離散。變起不測。有
粟且不得食。財誰與我爲守也。臣受　皇上知遇隆
恩。捐糜難報。頃見中使絡繹不絕。開採遍名山。稅
盈海內。流言載道。怨氣沖天。中外臣民。惶惶憂亂。莫
必其命。臣方欲哀鳴　君父之前。冀其停止。與民休

息。未遑也。今不意垂危之遼。亦有中使之遣。無論利
不償害。臣恐奄奄待斃之遼民。不南走倭。必北走胡。
遼自是不復爲　皇上有矣。臣領封疆重寄。奉命爲
皇上安撫全遼。遼之安危。在臣一身。臣體　皇上安
遼之心。凡遼有害。必與去之。凡遼有利。必與興之。今
遼之大害。孰有踰于開採之騷擾。遼之大利。孰有踰
于不開採之安靜乎。臣欲默默無言。不可得矣。夫臣
自山海以至開原。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外無墻垣阻
隔。內惟臺團條守。處處虜馬可通。在在需兵防守。見

在兵馬各有信地地濶兵寡防守尚苦不足擴役一
與資何兵以為護衛定遼二十五衛有軍無民兵根
寡少全賴餘丁幇貼每遇清勾尚苦無人頂補礦役
一興資何人以為夫匠中使出關管採從人動必百
數廩給口糧當以千計此等錢粮將何措處夫匠必
給工食兵馬必增粮餉搭蓋棚廠製造器具必須物
料此等用度將何支取諸如此類不可悉數而遼左
庫藏空虛民力殫竭欲括之官而官司無措欲加之
民而民力不支不得已其請之內帑乎是山澤之利

未見影響而公家已先告困此其為利耶為害耶不
待智者能辨之矣然猶其小者也遼左孤懸天末南
當倭北當虜如兩虎爭食一物不虞倭來則虞虜噬
項頓　皇上威靈命將專征徵兵數十餘萬費帑藏
一千七百萬金始驅倭渡海僅能為遼去其一害而
虜勢猖獗日甚一日前年犯遼瀋去年犯開河氣窮
狗盜無日無之而本鎮兵馬單弱見虜輒逃遼之城
堡臣尚憂其難保無虞若復以開採歷擾之使來
是為遼方驅隔境之虎反延在境之虎矣據大經所

言礦洞產于大常山蓋州等處夫遼地遍為虜殘惟
金復海蓋歸然靈光尤為虜人所最垂涎賊由三岔
河直入海蓋特半日程耳開採之役兵夫數千露處
山隈虜如以精兵二三千騎乘夜突襲數千人悉為
虀粉而所採礦金又為虜人囊中之模矣中使銜
上命督理徵採不令出城則猜察無人利歸群小令
其出城則虜犯莫測意外可憂去年秋冬臣與經理
撫臣先後相繼出關幾不免俱遭虎口頃者按臣出
巡危險更甚夫臣等地方督理兵將之官也動且履

危蹈險如此中使出入無哨來往催徵設為賊乘咎
將誰委此其為利耶為害耶亦不待智者能辨之矣
然猶其小者也京師腹心也遼左肩臂也未有肩臂
受害而腹心不病者答念元之禍皆起自全遼遼雖
彈丸黑子諸虜環處其外安危實與社稷共之連年
災患頻仍命脈不絕如縷一聞中使復出人人驚惶
咸失生理倘延擱不安必將逃竄遠遁況故城島嶼
素為逋逃淵藪每遇差煩率皆逸去兩地萬一浮海
君袁之念動東方半壁胥淪為夷此其所關于宗社

安危又何如也臣與言及此更覺芒刺負背矣臣昔
爲御史蓋嘗盡忠 皇上感悟 聖心大爲忠誠至
今尚蒙 聖明洞鑒遼左之役亦惟 聖明特簡
皇上知臣不可謂不深矣故臣私心竊嘗自許亦願
捐此身以報 皇上今 皇上以天縱至聖千古
明主一時惑於群小言利之謀取怨天下盡失人心
岌岌乎將爲宗社深憂臣竊不言負義孤恩莫此
爲甚況 皇上有轉環之度如日月之食見善未嘗
不遠遷未嘗不速也臣記昔年小臣中有以酒色財

氣四箴諫 皇上者 皇上赦之不罪不惟不罪言
者旋且內殿罷長夜之飲中壼徹當夕之歡間或鞭
朴左右近亦 聖性和平三者上智所易游也 皇
上悉能改過不吝與化俱新此非千古英君誼辟所
絕無而難見者哉若開採徵榷流害不減三者 皇
上顧甘心衆毀之言者愈衆而持亦愈堅豈以好貨
無損于 聖德釀亂未必如人言乎不知三者害先
一身故不難見而改之甚速徵採害在天下似若無
傷而發之更烈 皇上特未之深思耳臣願 皇上
併此一件力爲中止使天下曉然知 皇上原非黷
貨之主前日誤信佞臣之揭而舉今感悟忠諫之言
而罷如日月之更大明中天人皆仰之頌 聖明于
不朽則 皇上神明神武直駕堯舜而媲美禹湯文
武陋漢唐宋諸君於下風矣昔年小臣四箴何足以
揚 聖德萬分之一哉區區遼左一隅獲旦夕之安
又是皇圖鞏固之餘事耳臣曷勝瞻越懇禱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六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宋存標子建參閱

陳玉壘奏疏

疏　陳于陛

披陳時政之要乞採納以光治理疏（時政六要）

臣一介謭陋叨蒙殊眷拔之稠衆之中寘諸輔弼之列仰惟聖明在上耆碩在前日夜孜孜焉祇承休德勉奉規隨何可因事納忠豈必露章言事但伏念我

皇上躬親政務總攬乾綱一時衆正登庸天工無曠斯亦千載盛際已而中外人心猶未翕然稱愜以爲至尊深拱言書有日臨之疎忠直沉淹泰茅無彙拔之望頃雖冬春之內兩遇臨朝銓曹之疏已荷批答而海宇之拭目延首方甚切也又近年來吏治情窳國用匱詘邊陲多警武備未修揆之政事之體似尚有一二當亟爲釐飭者臣誠黯劣不敢自謂識達時宜可以救弊補偏而叨備腹心荷恩深重一念耿耿恍忠懷之願久輒敢不自揣量條爲六事進獻倘蒙留神聽納仍敕所司斟酌議行即萬分有一足以增光日月之明裨益太平之治亦臣所以報國恩而酬主知之職分也計開

一接見大臣竊惟我　皇上以神明裁斷照臨臣工世務洞知王成獨運而年來疑議橫生紀綱未振者祇緣九重之靜攝既久大廷警蹕稀闊是以宮府內外意氣阻于泰交百司庶案玩愒成于積習耳臣自蒙恩擢在秘閣每悶穆清之上章奏不輟覽寘皆不恒御時宣諭旨諮問政機藻翰

之批決如神隱情之燭照如火仰見宸慮憂勞未嘗頃刻暫弛昨冬恭遇臨朝受賀召見臣等俯垂清問廷臣莫不相顧色喜且若四方計吏雲集闕下復俞臣等之請御門引見親渙王音文皷之內歡聲雷動以　聖心之兢業臣等既得于親承聖躬之彊固臣又得于快覩則朝講秩節似宜次第修舉矣乃　皇上猶若未肯孜行之者意者加意頤神以深居簡出（神廟末年靜攝雖大政獨操）爲攝衞之常乎（無所旁落而中外否隔亦已多矣）臣覽書無逸篇首二宗周文王之壽考皆以憂勤惕厲得之蓋人久靜而時動則血脉流

宮。暫逸而常勞，則肌膚堅實。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斯蓋生之善喻也。假令久習安處，始雖暫適，而更致血氣結轖，喜怒失平，注續休和之道，似不在是。倘謂國家法嚴令具，夫既或治之，有不妨垂拱責成者，此又不然。天下雖大，譬則一身，君者中心，臣者四體，人必心之精神，融貫于肢體百骸間，而後身乃無患。若精神有一處之不到，則手足雖持行，不能矯健，耳目雖視聽，不能聰明。今時之弊，雖文貌備存，而實多頹靡不振之處，其病正類于此，非明主厲精率先于

上，曷以興明作之治哉。又或謂本朝履祚享年之永，無若　肅宗皇帝，自十七八年後，齋居決事，稀御大廷，此無為政理之明徵，可仰法也。此亦不然。　皇祖雖久處邃嚴，而宵旰靡暇，太阿獨操，每有大政令，必密劄輔臣，商榷再三，或遇虜警軍機，中夜傳奏，立賜批答。用是人心悚懼，莫敢玩愒。然至末年，尚未免柄（指東樓分宜也）臣用事，貪贓成風，夷虜深侵，邊務壞弛，則亦以倦勤之故矣。業稍遜耳，況今事勢阽勣，物力凋耗十倍當時，而又可以宴然自逸耶。夫主上深拱不出，則人臣雖抱忠猷，石書不獲伸造膝之談，政事雖奉獨斷親裁，莫能杜盈庭之見，欲以集眾思而擇羣從，其道無由。今亦未敢過煩　聖體，如昔年臨御之頻數，但乞每月一再臨朝堂，及今春和開講之期，間一御講讀，四時大祭，躬一舉行，其有軍國大政，特召臣等及部院大臣于便殿，從容訪接，商決行止，俾得時奉天顏，躬稟宸斷，此不過分宮庭之片晷，移鑾輅之須臾，于事非有過勞，而足以振權綱，決壅蔽，譬之大明一出，陰曀潛消，天下事指撝則定矣。臣猶憶我　皇上初

年勵精之治，視朝則戴星而出，庭燎煌煌，既畢事乃稍辨色而不以為早，文華聽講則每月六七御，雖祁寒暑雨，未嘗傳輟，而不以為苦，因旱而親叩南郊，則布袍徒步，往返二三十里，為萬姓請命于天，而不以為倦。吏兵銓選，則御門臨決，賢能奬賞，則延見面諭，此皆典制所曠見。　祖宗所罕舉，而　皇上猶且毅然力行之。今又何難于暫出也。昔敬皇帝嘗問先臣劉大夏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大夏對曰：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該部大臣，面議停當行之，自然

順理便是太平臣以為今日挽回世道興建太平其
機括無大于此惟在上心一一奮勵聞耳伏乞 聖裁
一錄用人材臣聞天之生材良亦不易其有以生之
必有以用之連抱之木委于溝瀆則匠石望而垂涕
騏驥之足伏于皁櫪則良樂顧而嗟咨今世稱正人
君子沉抑下寮擯處岩壑者無慮數十人矣此皆
祖宗所培植皇上所拔舉已服在周行早擅民譽祇
因言事過激任事過銳其詞氣戇拙識慮迂疎自干
威怒誠亦不能無罪頃譴謫既久困衡日深報效徒

殷拔拭無自天道霜雪之後必繼以陽春未有聖仁
在上容覆萬彙乃重錮二三無知之小臣不垂曲貸
者且今方隅多故任使乏人秉銓之臣搜羅采掇日
恐不給而此諸臣中多抱幹時之具負骨鯁之節藉
令早蒙甄敘必有建樹足觀乃以有用之才置閒佚
之地徒使少者壯壯者老而緩急曾不得其一臂之
力在諸臣自為名則得矣如國家坐失善人之利何
臣居恒思之日者科道奏錄謫廢諸臣及吏部疏擬
擢用每蒙旨詰責不以為沽名植黨則以為市恩鬻

權夫霜露風霆皆大造之恩進退予奪皆至尊之權
況容賢舉直顯名必歸之上而黨之一字尤非盛世
所宜言者臣等固深諒廷臣之必無是心也乃 聖
心固已疑之誠使繼今言之不必效或更重言者之
罪舉之不必用或更絕其嚮用之塗去者即不能即
收在者或輕令其去或一事而波及于衆或微罪而
錮之終身此豈治朝之景象又使廷臣各懷畏避日
繁善類凋落終老牖下一切循默自容不為我 當時紛 皇
上力言申雪之亦豈國家之福故今日言之則懼觸

宸嚴而不言則下拂衆望用之則不能取必于 皇
上而不用則無以自解于士大夫之口無一可者臣
竊有說而處此查得嘉靖年間言事之臣偶被嚴譴
多蒙賜環其已斥謫者或一歲再歲銓曹必將屢經
薦舉人數開列上聞 皇祖隨意批用或召自田間
往往游登膴仕故當其時恩威並用舉措稱平下有
拔擢自效之期上無迸遠終棄之意官事不慣幹濟
得人其在于今固不敢令當事者濫舉泛用以取朋
黨之疑亦不敢望 皇上一槩收召以衛群下之願

但乞敕下該部備查先後擯落諸臣曾經科道舉薦
聲實相副者每歲分為數次别白才品開具上請臣
等亦不敢纖毫干與但恭聽 聖明親裁察其懲創
久及事關職掌情非飾詐者欽點數人下部銓擬職
任亦不必拘定原銜凡內外相應員缺皆可隨才器
使若試用有效酌量年資績課隨衆陞遷即有虛名
鮮實者不妨與衆共斥俾賢者得以表見其長不賢
者得覆匿其短如此則在科道徒具荐揚之責而用
舍非其所關何名之可沽何黨之可植銓曹雖司舉

用之柄而裁斷一稟于上何恩之可市何權之可竊
將見諸臣幸蒙敘録者莫不欣戴鴻恩爭樹尺寸以
圖報稱即林樾旁搜偶未盡及亦知登擢有日祇需
有待數年之間可使正直氣伸賢能布列當此多事
需才之秋得一人之用即有一事之益而臣等叨備
政府為國家護惜人才收拾士心亦獲藉手塞責閣
議者之口榮幸大矣不然諸臣沉淪既久而日月之
光未回摧折太多而弓旌之招不及羣心鬱塞士氣
銷輭無論臺省銓曹共以失職為憂即臣等亦安所

容其不肖之身為聖朝勉攄忠藎于萬一哉臣愚不
勝惓惓伏乞 聖裁一勸獎外吏臣竊觀我 皇上
御極以來憂勞宵旰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
樂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
拊綏元元者惟是諸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
吏安能一一任責所為察郡吏使毋虐民者又監司
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
不覩而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興外吏終為未
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

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
臺郎給舍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
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宋宰相罷政猶
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尚有鄙州郡為徒勞
矣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于利之中爭取大焉于害
之中爭取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
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亦勢所必至耳我 聖
祖開基所為大破攣拘獎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後

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暄以布政
徑陞尚書何文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
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懷慶知府陞太常
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授
官倅貳今甫釋耒褐即儼然州縣之長且趦趄不樂
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世宗朝臺省有各省撫司有神宗末年中令省外轉者行年例省）
貴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令內此知皆示陞矣）
部郎雜容積資亦趦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參政三
品鉅僚封章及于再世郡詠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

悅其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
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
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
沿已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于內外陞轉間然亦不
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
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嚮不定無
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儲以待郡
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微取不與（知州須數選自今上始定制）
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有擢卿寺閒

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
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恬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
也隆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
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
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爲慎也誠
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
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
焉即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以考其優異者特
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責重矣又

爲之令曰凡知府聲跡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
堂才地相宜者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
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
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
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
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于見行事例無大室
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
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
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勿信也

至于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按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恒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二十二年王翺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獘乃可望其成效其功跡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右都尚書宮保等銜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

遠不苟圖一切之便而人知官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于大廷奏遣誠愼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嬌之則又徒事安靜婞婉骫法六條之察溺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擿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釆卽有衆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屠瀚丁杼胡宗憲例間擢一二以示

獎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勿信也請特敕部院釆臣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吏奉法當今勵世摩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于此伏乞　聖裁一清查邊餉今之談財計者至析秋毫矣而軍國之費浩穰浮濫無若邊餉者四方財賦歲入太倉銀庫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各邊客年例兵餉乃至三百餘萬其天下第一漏巵也夫以神京肩背逼近旃裘控

帶三方總屬要害一議節縮類云齟齬難行但事起
語是以括邊餉加詳之大先
近歲原不盡爲經制之舊而費出無藝亦不盡充士馬之需乃人情狎玩習暫成常以請討爲長策視內帑如索寄年復一年有增無減若不長慮顧後大爲樽節其將何所底止乎考之國初各邊軍糧但取之撥屯自贍　聖祖所云養兵百萬不費百姓粒米者是也其後邊屯漸荒屯軍掣回城守而後待給于民運借資于權鹽初未有請討內帑名色自正統己巳後邊廷多事召軍買馬警備日亟遂止以民運給主

兵而客兵餉暫請給銀以爲權宜接濟之計亦未有戶部每年解送邊銀例也有之自成化二年始然在弘正間各邊餉銀通共止四十餘萬至嘉靖初猶止五十九萬十八年後奏討加添亦尚不滿百萬至二十八年忽加至二百二十萬三十八年加至二百四十餘萬四十三年加至二百五十萬隆慶初年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極矣計嘉靖中葉距隆慶初不過三十年間乃餉銀之數自五十九萬驟增而爲二百八十餘萬相去懸絕數倍臣嘗深究其故有一焉蓋

嘉靖庚戌前後吉囊俺答勢甚驕獷而邊臣亦控馭失宜釁隙屢開虜馬蹂于內地烽火達于都城肅皇帝督責將吏嚴于束溼今日逮一鎮臣明日逮一督臣而究兵司計者悉無所逃其誅譴于是邊帥本無兵計無復之但張皇虜勢苟且爲徵兵召募調發各鎮之策以姑耳目避重誅支費驟增不得不取盈于司計者計臣亦畏罪株及不敢議減依違曲徇以至于此此其故一也又當是時柄臣貪墨倚帥交關表裏爲奸氣焰薰灼牧將藏領餘或未出都而瓜分

或已抵境而輦還與前史所云旋車完封爲之權門者如出一轍至于各邊倣傚饕竊成風私囊侵給數又不啻是年例之額數多而實用于邊塞者尚未及半此其故二也自嘉靖來墨風稍戢朝政漸清內外在事諸臣多能澡雪自愛非往時關通之舊矣至于隆慶五年北虜款附各邊雖警備未撤而凡征調行糧擺邊按伏之類已爲漸減比之往時羽檄紛午饋遺趣迫則又大有間矣餉銀浮額屢經廷臣建議清查詔旨申飭不啻三五然今之年例尚多至三百三

四十萬比隆慶間反增數十萬此其故良有不可究詰者說者謂承平歲久虜幕日逼邊兵則從事鋒鏑而膏腴莫耕民運則借口災傷而逋負愈積又初止宣大遼延甘寧六鎮後增薊固山西爲九今則密昌（遼薊增之亦是耗餉之一大端也）永易洮河關戍森羅稱十四鎮矣初止各鎮主客兵今則增河班軍添募標兵家丁之類名色紛沓矣初止防秋戍守今則當春盛夏虜騎充斥矣又歲歲有撫賞之用年年有修築之工其供饋浮濫勢不得不然顧誠使都內所輸金錢絲兩必爲邊用束芻粒粟

盡充軍實則縣官亦何惜于此然聞之所司或扣減
而他用或掊尅以自封疆場之吏乘索而往攜載而
歸若此比比有之甚乃賓僚遊士出一言而曳裾履珠
星相卜技挾一刺而籯金傳食此等濫費并從天降
非自神輸不過朘之公物喋之私實而行伍則日銷
弱矣馬匹則日倒死矣城堡則日頹塌矣軍容士氣
之盛曾不及　祖宗時萬一供輸不啻千數萬焉且
以國家經費無窮百姓膏血日竭大司農早夜蒿目
鉥心爲一切權宜以佐國取之盡涓滴而洩之若尾

閭天幸黠虜欵塞華夷安堵尚且捉衿露肘枝梧不
給有如一旦渝盟潰防徵調驛騷又將何以加之此
安可恬然坐視而不爲之計畫也臣攷　皇祖嘗諭
戶部曰諸邊疏請內帑想初因急需後遂援爲口實
豈無侵冒自私之弊今後必愼以給又諭曰邊事料
理粮草第一管郎當嚴稽核官亦須驗勘之遂詔自
今邊餉行巡按御史每歲會同管粮郎中互相稽查
著爲令昨歲　皇上采總儲大臣之議行九邊清查
餉銀原額新增之數又嘉督臣節縮軍餉數多特賜

寵賚以風示諸鎮其軫念邊費加意搜剔弊源眞足
以同符列祖矣臣愚竊思邊方督餉部臣權任未重
振刷爲難即有砥名自好者不過委事府佐等官表
其出納之無染指而已欲望究心節縮以裕國計恐
未能辦其在各邊憲臣雖有京盤歲盤關盤等項名
色又以事非專責未必周知臣居嘗熟籌之竊謂差
用餉臣宜于諸司中博簡才望量兼憲秩以往或即
于本部中精擇廉潔著聞實心任事者敕書內添載
清理軍馬數稽覈粮料虛冒務求漸次減省浮額一

節仍令會同巡按御史勘驗出納其諸屯地拋占作
何清墾民運逋負作何查催鹽粮報納作何疏通以
至趁時糴買本色按月支放官軍毋縱奸商營求攙
攬毋容將領侵欺減扣各項事務聽其悉心經理從
實奏報事竣之日吏戶二部公同考察有能殫力籌
邊儲併有餘者即超擢卿寺職銜以示酬奬如或物
議彰聞照嘉靖三十八年例降斥不宥其各督撫巡
按宜同心講究併將總儲大臣近題亟議區處固不
可驟爲挹損以銷軍實亦不得仍襲虛糜以耗國用

大都各邊俱銀，惟薊鎮地方增兵添調，所費居他鎮之十七。次則宣大最鉅，又次則遼東山西，而陝西四鎮浮額尚不多。該部又當斟酌緩急，次第節省，期以每歲逐漸減去，年例請討之數，即不敢望如先朝舊額，亦當照嘉靖十八等年近規為中制，而可為永久遵守。當今軍國支費無鉅于此者，此後一清覈而後司計諸臣得以緩急援策，徐效其籌畫矣。伏乞 聖裁。一、儲養將材。臣惟國家用人，文武並重。然文銓之法，夙稱詳密，居官有考課，鄉里有題品，在廷諸臣，即

不盡接見其人，亦或耳其行事，稍加詢訪，賢不肖尚可什得六七。惟是武弁之流，法制疎闊，蹤跡汗漫，五等世爵，既以紈袴而見輕，六年軍政，亦復殽雜而無紀。歲糜俸糈，半享廩屯，平居按籍，則積貴充棟，而莫稽有事推鋒，若披沙揀金之難得。每遇將領員缺，率取諸邊腹奏薦，以充乃其才勇卓茂者，或恥自衒鬻，而上官所舉，乃係委用親信，輭熟巧利之徒，以此濫昇符組，往往僨事不少。且此輩散在邊陲省直，本兵推用，不過紙上博搨，目前諮訪，安能一一親見而試

其短長。又所云將材，儲武職揭帖之數，惟該部科有之。各部大臣科道官于其履歷姓名，多未入目經心。每見科推，茫然不識為誰何，求如文臣舉用，一一不當尚能約畧知其梗概，得以指議而糾擿之，固已難矣。至武科一塗，屢朝舉行，既得登進者，率多棄擲不敘，能以功名表見，什無二三。蓋蹶張控縱，猶是武夫本技，若乃三場論策，多出帖括記誦。我朝用經術文辭舉覺較之士人，尚以為虛華無實，焉有材官武騎將用執殳荷戈效死疆場者，亦藉區區章句為之羔鷹

猶之鸞刀解牛，非適用矣。昔人嘆武舉制度齷齪，不能致特起之士，以人之有智畧者，或不閑弓馬，有幹局者，或心解而口不能言，而手不能書，并科試之法所能收拾也。臣愚以為一時勛爵珥貂，錫券誓重山河，及內外衛所官丁世纂弓裘，登載尺籍者，武職以十萬計，旗軍以百萬計，豈其無鷹揚虎視，足任干城者，又四方拳力偉幹智畧之士，在在而有。祇緣薪槱未弘，網羅尚闊，以致倉卒求材，每苦匱乏，嘗試漫用，幾幸一中，至夕調更議，剏發壇坫，自比于金錫罍瓶。

跌撲不損。雖使過之仁。從古不廢。然而賞罰貿亂。用舍太輕。殆非以明朝廷也。夫將者三軍司命，關國安危，即在平居無事，尚當加意簡求。以壯虎豹在山之勢，矧今多故，羽檄交馳，所需將材，有如中流之楫，安可不備多儲養，而慎用之，宜救下兵部，詳議選將畫一，設法除兩京動胄子弟，照舊隨營教練，量材敘用，及條法襲替比試，悉遵成規，舉行外，仍行各邊腹總督軍職，論存將材，務要博訪精覈，非有敢戰知兵實跡，撫按劾奏，無徇私市恩，但舉中軍標下委用人

數，亦不列衛所官丁，行伍草澤，止憑技藝勇畧為殿最，疏無拘例，即將所薦諸人履歷考語，備細開送九卿科道，本兵便于平時稽訪，遇有推用，各舉所知。以備本兵衙門采擇，其有異能奇畧。卓出流輩者。許各邊鎮，特舉三四人，腹裏省分一二人。給與行資文劄，俱送京營習練管事，本兵總協巡視諸臣。常時面加試閱。拔舉其尤，以備邊關參副大將之選。既錄用後，果能在處建功。本兵仍查先曾推薦之人。請旨優敘將見四方行武，莫不有階梯以自達，挾技能以自見，

在樞府大臣，既得提衡鑒以坐照之。而廷臣咸得講求習熟其流品，庶幾將材易得。即有名實不相應者，亦易知也，其鼎科武似當別立一法，先儘九邊，以山西宣大陝西遼左為首，北直山東次之，以及各省，照今四鎮邊腹南方事例，酌定人數多寡，于鄉試年分以分取，論策取中者，姑足往年中額，此外有能搴旗扛步，騎力絕人者，有體貌威雄，膽畧出衆者，有熟知虜情，能任間諜者，有諳曉天文風角，善製火器軍械及精于師習海道者，即弓馬非其所長，書史或有不

解，亦得與同武舉一體，齎赴會部之前，兵部做另列例，會同五府科道，將前項人員，面為較閱，此等會舉伎倆，皆可對衆呈試，不容假飾者。既取定名數材器，具疏題知，不願會試者聽，有願試者，仍令入三場，論不合式，不必擯退，終場之日，考試官將取中弓馬文字之人，亦比舊額酌減其半，遇有前項人員，列名在內，即係全材，可當重用，如不在所取數內，仍將姓名列于中式人後，其在外取定不入試，亦一併錄名進呈，俱兼收用，或令效力邊塞，或令教練戎伍，以待有

功陞擢。如此則武科之設。不徒以片長一技限人。將
來必有熊羆不二之士。雄畧千人之敵出于此塗。與
文科並盛。而國家授鉞登壇。隨地取足。雖以折衝萬
里。鞭笞四夷可也。伏乞 聖裁。一擇用邊吏。臣查九
邊東起遼海。西盡甘涼。綿亘萬里。皆與虜鄰。而在遼
左。則外暨島夷。內苦虜患。而疲鎮之傷痍已極。在關
陝。則套虜逞忿。火酋肆猖。而事勢之潰裂難支。在薊
鎮。則供饋百萬。坐食十萬。而不能制一昂酋之要領。
此猶顯然易見者。若宣大雖款虜馴服。稍得息肩。頗

聞撫賞邇近。虜人出入內地。貨利交通。畧無禁限。邊
將苟幸旦夕。悉置不問。猶之抱虎熟寢。為憂方大。目
前者邊。豈敢謂宴然無事。然自古邊陲無無事之日。
而要在得任事之臣。今鎮戍環列。烽火相望。材官猛
士。棊布雲屯。而調度以司道。節制以巡撫。總統以督
臣。駕馭之術。劇指臂之勢。甚便。不可謂無其人矣。獨
邊方郡縣之吏。尚有當亟議者。聞之游歷塞垣者。多
言各邊將領有司。戰守功罪分數不明。往往致悞邊
事。蓋將領職在戰鬬。或奉調遣而應援。或分兵衆而
堵截。此文吏之力所不能强者也。有司職在封守。虜
未至而城堡之善治。虜既至而人民之保守。此文武
將之令所不能行者也。年來將領狡猾。浴襲獎套掠
守守備。有城堡之責。既稱統兵不多。推奸諉罪。其總
副參遊。擁有重兵。又皆迴翔觀望。每虜來東西閃避。
以求免損軍之罰。至于內地殘掠。則曰此有司責也。
而有司復袖手旁觀。曰吾職在牧民。不任兵事。彼此
支調。竟使虜得滿欲肆志而去。邊事日壞。率由于此。
臣觀前史。李廣之上谷。郅都之鴈門。祭彤廉范之破

烏桓。禦匈奴。李勣董遵誨之治并州。領環慶。不過一
邊方守之職。乃能力抗驕虜。北重長城。雖委任權力。
今昔不同。而邊吏得人之明效。亦自可見。臣固以欲
求安邊之策。必當恃重邊吏之選。然吏事本難。而邊
吏則尤難。吏材不易。而邊材尤不易。自非廣為招延
加意諮詢。莫能得其人。又非破格鼓舞。久任練習。莫
能得其力。宋嘗建議。欲慎選仁勇之士。世守邊郡。兵
民措置。悉以委之。不使輕去其郡。安危利害。不離其
身。勢不得不盡心力以防患。雖世官之制。未易舉于

令而師其意以久任邊吏則尚可行也今令中念邊
臣之勞苦皆撫司道歷敘陞遷皆必優于內地法意
甚善而守令則未之及嘉靖二十一年令邊方知府
凡腹裏減年陞級不易其地其餘有司于北方舉貢
監生內減年超選隆慶元年大學士徐階等請沿邊
府州縣掌印官悉擇才勝邊任者補之責以繕治城
堡訓練民兵有勞績者行取陞遷特加優異二年吏
部又議將薊遼山陝沿邊州縣共六十一處有司官
開列地方特簡擇才任使而選用優擢之法至今尚

未見備飭今之為邊吏者銓授既多猥冗人情亦不
樂赴蓋非生長邊方之人柔脆文弱不能耐受苦寒
曉習兵事彼且瞯舉烽而股慄聞鳴鏑而心驚又安
望其鼓銳攖鋒為國扞圉哉昔人謂以戎馬之任屬
諸俗吏之選欲求濟于事誠難矣臣以為凡此邊地
府州縣正官及監收府倅官該部于銓選時宜另作
一法訪羅補授無論進士舉貢流品亦無拘文藝年
資但取精力強幹膽畧出羣者即可破格授任仍須
體訪其勞勤寬解其文法如能折衝保障功跡茂著
者增秩久任一再考之後府倅州縣官即可遞陞邊
方司道以至開府總鎮但不為限制若此則人知功
名可以自見將競見其奇又知利害切于一身不敢
不殫竭其力且久歷行間熟知虜事百凡措置必中
機宜可以斥遠烽候亦可以保境安民可以乘障自
守亦可與將帥互為犄角使虜望我內地如烏之窺
淵獸之窺藩雖有攖拏之心不敢狂騁庶幾邊民獲
登于衽席矣然恐一時待次銓曹者未必遽堪是任
又須預行各省直撫按于所屬有司察其才器堪充

邊任者另疏舉荐以備疏改至于北方省直督學官
仍將每年應貢諸生中遴選練熟弓馬勇畧過人另
文起送每處限以五六十到京之日禮兵二部查照
先朝選取身才不限文字事例公同考驗移咨吏部
量寬歷事揀選超授邊方郡縣查得嘉隆間任環董
邦政之起家科甲王邦直李春艷之舊跡諸生即近
日縉紳縫掖中以武事擅長者亦多有之特患朝廷
搜羅尚隘推擇未當耳假令當事者肯為國悉心簡
求分布徼塞使棫樸之彥咸可以佐六卿符竹之良

皆可以當一面所裨益于邊務者豈淺鮮哉伏乞
聖裁

恭請聖明敕儒臣開書局纂輯本朝正史以垂
萬世疏　纂輯本朝正史

我朝名公修史之本多有心而修史補該良所難
臣竊謂漢臣王充有言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
褒誦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至擬爲國之船車雲
而載王德恢國奇宜示萬世與日月俱懸功至鉅也
夫史以徵往詔來垂法著誡即上古先代之書猶當
網絡遺墜采擷精要以弘鑒觀之益況昭代之史

祖宗昭爲謨訓列聖奉爲矩矱百官遵爲法守萬世
率爲彝憲所關係國家治體甚重顧使冊牘未備于
編摩文獻莫覩其彙諒斯非職禁近可筆橐者之責
哉臣考史家之法大者有二一曰編年之體以事繫
日月而統之年者是已一曰紀表志傳之體凡君臣
事跡朝家大政各自爲始終者是已左馬以來代有
述作兩者並行而宋世去我朝爲近制度尤彪炳可
考自建隆後編年之書謂之日曆即所稱采百司奏
對事實爲時政紀取柱下見聞爲起居類次而潤色
之爲日曆修而成之爲實錄以備史官之采擇者是
已其紀表志傳之書謂之正史如真宗祥符間王旦
等撰進太宗兩朝正史爲紀六卷志五十五列傳五
十九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真宗朝名三朝國
史爲紀十卷志六十列傳八十者是已此外又有輯
錄　祖宗宏謨要政分門析類以便御覽裨帝學之
書如王曾取三朝聖語政事分政體聽斷謹災省費
等類爲寶訓三十卷范祖禹撰仁皇訓典六卷自聖
孝至愛物凡三百十七條以備邇英進讀與國史實

錄並行者是已以上三書體裁殊致各有取義乃有
國之不可闕者洪惟　我朝建立法制事事超越前
代而史書獨有列聖實錄藏之金匱石室似只依倣
宋世編年日曆之體但可謂之備史未可謂之正史
至于　大明會典屢修頒布凡六曹政務因革損益
之宜雖已該載而廟堂之謨謀冊誥臣工之議論文
章不與焉但可謂之國家典制百司遵行之書而非
史家之體蓋本朝紀表志傳之正史經二百餘年來
學士大夫踵襲因循闕畧不講在今日似不可不亟

圖者。然斯事體固甚大、亦非有獨剏特起之難。何者、
國家著書、自實錄會典外、玉版琅函、鏤之尚方、播在
寰宇者、焜燿日星、未易悉舉。其諸朝野名家撰次典
故之書、高文竑議、可備正史采擇者、又無慮數十百
種。臣本膚學、見聞寡陋、畧以耳目所覩記者言之、如
實錄有聖德之總敘、寶訓皆列聖之淵猷、此外有御
製文集、有聖政記、有皇明詔制、及諸臣所編如大政
記、昭代典則、孤樹裒談、憲章錄、鴻猷錄之類、參以三
朝聖諭錄、前後北征錄、天順日錄、燕對宣召視草宸

章等錄、更加采輯藻潤、即可以為　列聖大紀。帝系
宗譜、有玉牒、公侯紹封、有兵曹底簿、封爵考、參以吾
學編同姓異姓王侯、內閣典銓表、及列卿表之類、更
加考訂增益、即可以為累朝年表。制書、如一統志、官
制、大明令、律例、大明集禮、洪武禮制、明倫大典之類、
諸司列布者、如宗藩軍政條例、會計錄、太倉考、漕河
圖志、海運編、太學馬政鹽法志之類。四方形勢、如廣
輿圖、九邊圖說、星槎勝覽、瀛涯勝覽、炎徼紀聞、殊域
周咨錄之類、折衷以實錄會典所紀載、參以衍義補、

名臣經濟錄、疏議諸書、吾學編中天文地理二三禮百
官四夷北虜諸考述、即可以為國家諸大志。實錄中、
有后妃事跡、廷臣自三品以上、有小傳、益以開國靖
難功臣錄、羣志、備遺錄、名臣言行錄、名臣紀、殿閣詞
林記、琬琰錄、文獻備遺之類、其諸高逸學節等目、更
采摭于郡國志、即可以為國史之列傳。特諸書散佚
浩瀚、未經裒聚櫽括、茫無統紀、是以昭代久虛之典
必須　聖明在上、力為表章整輯、然後可以苞舉藝
文、總一流畧、勒成鉅編、垂著萬世、此眞千載一時也。

臣愚伏思本朝得國之正、功高千古、卜曆之長、將綿
萬禩、　聖祖躬造而臨御最久、　列聖纘紹而謨烈
重光、以是禮樂規模、明備閎遠、品式樞機、精詳周慎、
炎天揭日之文、煥焉足述、銘鍾書帛之賢、不可勝載。
今且二百三十年、奎章玉簡、傳之萬世者、即在冊府
麟臺之上。未得盡覩、遂使　聖德鴻猷、辭多散見而
無統、名賢舊德、事或湮墜而不收、豈所以昭聖朝之
景鑠、宣國美乎。無挶哉、此其當修者一。我　皇上祇
繹舊章、宮中之觀省不輟、一時諸臣工、恪守畫一、故

事之奉行惟謹，但謂錄則緘藏甚閟，而卷帙太多，會典則條目雖詳，而讀議未具，即使九重乙夜欲函讀一朝之事蹟，殊覺要領之難稽，百司庶府將熟究一事之初終，尤苦津涯之莫竟，若正史既成，則世自爲編，事自爲志，人自爲傳，一檢閱而綱條燦然，指歸備具，可以裨輔聰明，潤色鴻業，甚盛美也，此其當修者二。方今人文稱盛，秘閣藏書，故遺籍煥爛畢備，宜網羅收采，綴葺穿貫，以成不刊之典，蔫一歲月浸遠，板刻湮墜，卷帙散脫，事跡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

其先後，將至如先臣儲瓘所嘆，即有立言之士，起任編摩之責，疏畧牴牾，秉筆安據，其當修者三。前代野史家乘，雖可補正史之漏佚，然其間多有山陬草澤剽襲見聞，曲學宵人，私騁胸臆，覽之若瑰異可喜，而于事實非無根據，若尚賴故老之惇誨，如存先哲之片言，不爽亥豕與鮭，猶幸無誤，竊恐耆舊漸彫，後進駕說，傳循罕傳，舛訛滋多，未免疑信史而誤後世，此其當修者四。臣竊惟諸制書，及朝野傳布收藏之書，或請給于內府，或斂借于士紳，計日可以取具，即有事體闕佚者，內訪之諸曹，外采之各省，亦計月可以就緒，惟是國之正史，必以列聖實錄爲主，今累朝修成，及嘉靖間與近日重錄者，俱尊藏　皇史宬，不敢輕易請發，內閣雖存副本，不便傳觀，若付史局，即可給筆札于蘭臺羣官，條于禁密，議定規程，刻晷成書。臣愚以爲修正史之序，當以國家諸大志爲先，請將郊廟禮樂律曆天文災祥五行藩封郡國輿夫學校選舉職官經籍藝文賦役食貨漕運鹽法屯田兵制馬政刑法河渠四夷之類，量分爲二十餘目，修輯成

書，使朝廷之上，經制典法，炳然可考，實爲要務，志成之日，即宜恭纂　列聖大紀，次之則后妃及諸王公侯之表傳，又次之則名臣良將循吏儒林文學高行列女之傳，隨修完者，即以進呈，大都起于開國之初，至隆慶末年而止，其進讀節要之書，查得洪武七年宋濂詹同等纂日曆成，請更輯聖政，爲分四十類，自敬天以至攘夷，名曰皇明寶訓，列傳實錄修完之日，各有纂成寶訓，近日閣臣奉旨纂訓錄類編，亦分四十類，始創業艱難，終節武御夷，已經進呈，然尚未備

宜倣此例、推廣成書、不倣正史成日。先以奏御、恭備
九重燕閒之覽、御文華臨講日。儒臣得以執帙進讀
如此則本朝史書、諸體具備　聖祖神宗之豐功峻
德懸日月而無窮、明君良臣之鴻猷嘉謨、炳天壤而
不朽、豈非我　皇明之丕業、萬世一鉅觀哉。或疑紀
表志傳之史、　祖宗憲令、先臣條議、未及、有煩今之
刱起者、臣惟　聖祖注意史事、設有專官、列聖纘承、
講修實錄、藏之匱室、亦以整齊潤飾、傳信萬年之事。
望之後來、而不謂因循至今也。今士民之家、承其先

業、尚欲論撰表章、不遺餘力、而況聖天子靈承萬年
之緒、獨操制作之柄、安可更遜讓、虛此不爲乎。臣考
漢明帝永平中、命班固爲大漢獨立一史、紀表志傳
凡百篇。其時距漢初二百三十年。若宋代則太祖太
宗兩朝一修。至真宗合三朝一修。仁英兩朝一修。神
宗後四朝一修。此皆以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
証。又詞林記載大學士丘濬之議、令內閣書辦等官。
抄謄累朝實錄、各一部、于閣中建一儲書之所、凡國
家大事文書、悉行收貯、以備異日纂修一代全史之

用、此臣愚所見實相符合、安可謂先臣未嘗議及也
或又疑國史藏在禁閣、非人可得觀、世所待傳者、臣
然則以實錄爲□□□□也
以爲今實錄之書、士大夫家繕寫收藏者亦不少、所
不欲傳者、止慮諸臣傳中、偶有褒貶、懼生嫌怨耳。若
列聖功德、行宜昭布寰區、誰能掩之。至于國家大政
正當使臣工參究熟習。寧須藏秘。今請書成之日。或
止以大政諸志、鏤版頒示、諸司自于紀傳多留副禁
閣、其正本仍尊藏匱室、以存焚草之意、亦未爲不可
也。臣世守史官、幸際右文之朝、仰見　皇上覃精問

學、于四子六籍、歷代史要、講繹幾徧。乃先朝所未嘗
有者、獨本朝正史、表章未及。方今政府名儒、皆秉如
椽之筆、詞垣侍從、亦有如林之彥。昔先臣何瑭言內
外百司、各有職守、惟史官獨若無事者。日受俸錢、月
支廩食、在朝廷似爲虛設之官、在人臣難免素餐之
愧。夫使史事無可編摩。史臣無可效勞者、猶可諉也
乃茲一代鉅典、久闕不圖、草創未聞、汗青何日。伏望
皇上□察芻言、以爲可行、乞下內閣、會同禮部、詳酌
事宜、草具儀式、先將實錄抄謄、次議命官分局、受事

編纂期以數年之間、完此鉅典、于以闡 聖朝明盛之業、垂千載懿鑠之觀、斯亦 九廟所欣聞、四海所快仰也、若謂方隅未輯、軍國事殷、以此為非急之務、則昔晉臣王導、當偏安草創之辰、尚能啓立史官、加意典籍、豈以今文明在旦、雅頌充庭、在事諸臣、肯出導下哉。

徐孚遠闇公　宋存標子建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馮瑞振振仲黎閱

張毅敏集

疏　　張養蒙

爲川民採木乞酌收餘材以寬比累事

今于大事無所不言之皆有根據此其一端

竊惟四川採木一役尤後經歷五年三運就途原額
已足據撫按類報之疏似可無他議矣臣等聞川人

言則謂採木之苦在召派猶未甚而在驗收之後則
甚也在責辦猶可支而在比併之日則難支也蓋召
派之始買運有價賞夷有格僱夫有値毋累之　旨
屢申陸續之期旋定商民領銀在手採買自由有責
辦于一年之內者有責辦于二三年之內者雖一時
估給未必盡足所費而目前之利人猶樂趨之也雖
殷實人戶木必樂于就役而慣商豪民猶攘臂爭來
也採斧入山巨材實少圍圓丈尺合式爲難自該部
議准通融酌收而民始安心採運矣惟幸其可酌取
也則務多採以中之又慮出險達江之難也則備多
採以備之原額估銀十克一二其間無名之賠敗萬
狀之艱辛有惻然不忍聞者迨鱗集水次而收者收
棄者棄矣收者入運而棄者比銀還庫矣夫木非他
物等也商民供應他物一不中程責辦者賤鬻輕領
者重賠猶云得自便也惟茲　皇木禁用極嚴既不
收之于官又不敢售之于市以爲有木也則尺寸之
材何曾屬己以爲有銀也則分毫之費盡令還官始
之以監追繼之以捶楚于是有傾貲者矣有破產者

矣有鬻妻子者矣不則奄奄待斃耳痛哉川民何不
幸而重罹此酷也臣等聞嘉靖年間採木事完害亦
如此迄今閭右蕭條僅存殘息道旁枯朽悉是民林
毋論遺害堪傷兼之遺材可惜　皇上持身以儉恤
下以仁罷不急之工減無益之作非時採辦料其必
無萬一廠儲告虛役非得已臣等恐罷民不堪重騷
而見材不可輕擲也合無將已出水次及在山可出
之木或楠或杉堪備營構者酌價揀收勿以已足額
而漫爲棄損勿以未合式而過爲刁掯收一木則民

免一木之賠箕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抵除領價徐
俟解京益進之三廠則合抱干霄固梁棟之具即寸
長尺短亦榱桷之資若營繕所取之委泥塗而蠹
之又稚脊髓以備之民其何堪國亦何賴焉况杉楠
上材非同樗櫟伐之甚易生之甚難採之甚艱棄之
甚易惟時將護誠若開贈嫣惜之爲得哉該省郡縣
之吏不敢擅抵者重庫帑也撫按之臣不敢廣收者
遵部咨也惟奉有 明旨則公私兩便臣等于此亦
計之審矣所費者應動之銀而非損及內帑所核於

無辜之衆而非惠及奸頑所集者已伐之材而非重
行採取所儲者將來之用而非近見眉睫備吾有可
採取伏乞勑下工部覆議施行一方幸甚奉 聖旨
工部知道

爲河工新叙乞久任諸臣以圖永利事

[illegible]

竊惟國家漕運專藉河渠治河通漕夙稱重務頃歲
因范口决茶城淤異議条典河臣再設節據部科諸
臣建議題奉欽依責司道等官畫地分工責令剋期
報竣矣近據總理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報成叙功
兩疏中間分別諸臣勞績之狀瞭然在目或築新堤
或幇舊堤或立閘以蓄其汪洋或修湖以資其灌注
極稱工程堅固足保無虞業已下部待覆 陛下必
且不吝爵賞以酬臣等區區愚見尚有可言者蓋成
功非難保功爲難一時之報竣非難將來之經久爲
難河上之事二十餘年來凡幾告患矣亦凡幾奏功
矣當其決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決隨而議塞及其
塞也隨而論功當其淤也則曰吾不能使之不淤隨
而議挑及其挑也隨而論功舉淤決之故委之天災

舉挑塞之功歸之人力委之天者巧避其誤事之咎
歸之人者攘叨乎優勞之寵報成未幾懼有後虞求
脫紛紛緊獲美轉繼之者又是一番套弄矣此其故
皆由于河臣不久任也官不久任不便有二後先異
見也人已異謀也功罪難執也功名之心誰不有之

[illegible]

前者以功陞賞矣代其任者守畫一而襲故常則疑
于無所事乎于是矜智釣奇旁穿曲鑿不曰某故道
當開則曰某新堤當改不曰某堰工可廢則曰某湖
地可捌汁居崩卑利害莫必非徒俾遂其紛更欲求

多前人非日樂其敗而借以為功忌其功而幸其速
敗新功未必就而舊緒隳矣如先任河臣凌雲翼建
議開新河耗水衡金錢以七萬計報功甫數月遽爾
堙塞　朝廷何嘗一問其罪也此後先異見之驗也
其不便一也人之恒情易分爾我功出于我則修守
者常勤功出于人則修守者常惰勤則日復一日濬
築可保無虞惰則年復一年隄渠必致漸壞至于漸
壞而後調陳瑛于廣東移許應逵于江南嗟其晚矣
則何如陳瑛仍守舊地應逵不轉京堂旣循官常亦

免吏議人與事相習官與人相宜卽有紛紜何自而
起此人已與渠之驗也其不便二也賞以勸功罰以
懲罪必功罪可執而後賞罰不淆假令一隄之築也
倏而報堅倏而報潰一渠之濬也倏而報通倏而報
壅前者蔽罪于後工之不繼而後者推罪于前工之
本虛欲罪前也已非見任之官幸免追論欲罪後也
又以新任之故得從亮原尺寸之功必酬尋丈之罪
不究有賞無罰河典謂何此雖賞罰之必明亦由于
功罪之難覈也其不便三也查得萬曆五年有管河

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陞轉之　旨矣　世宗末
年有你每還查分管官員職名籍記在簿日後有不
堅固卽便指名參治之　旨矣　明旨赫赫竟托空
言臣等請今次叙功之臣除府州縣正官佐貳以下
不必盡拘外如右都御史潘季馴二任河漕熟諳水
道　陛下起用之意固欲責其新功季馴圖報之心
亦當終其舊績首宜久任以重河務其餘專管司道
各官旣與河務相宜倂令一體久任部署不得藉口
差滿輒令還京九年序擢有例在也藩臬不得藉口

俸深輒轉他省計俸優陞有例在也縱日久勞著加
授別銜不妨仍理原管事務以備他時河漕督撫之
選蓋治河如治虜邊方總督有十年一鎮者矣兵備
有自僉事加至布政者矣河道之臣胡為乎不行久
任哉此臣等于叙功之日卽以久任之說進使諸臣
知今日告成功固可錄異日倘失罪亦有歸其尚視
河如家勿視官如寄息規脫之念殫修守之猷若方
以功聞旋以敗告按籍治罪諸臣又何說之辭臣等
再惟人臣報君惟力是視況職掌有在豈足言功今

茲之叙完據有成議矣以後年年修築歲歲疏防皆是河臣職守之常所當自盡更不必項項叙錄致啓倖途此亦人心之公論也伏願　陛下留意本　聖旨工部知道

條議餉務疏

臣疎直之性素不較乎錙銖孱病之軀更不耐乎煩劇忽承　特命深懼難堪事不辭勞臣予分義今當銜命而出一切督理事宜尚無定議臣恐無所遵守聊舉切要條爲五欵伏乞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愚

幸甚　一明節制夫官無崇卑權重則行權輕則格勢使然也東征之役有總督以兼理糧餉又有各巡撫以分贊之各部郎以供饋給散之似可無掣肘矣茲臣之往也豈能加于總督之上倘不重其事權猶然一部官耳招之不來麾之不往亦安用此贅員爲也非加兼憲職恐不便于行事其應轄由省地方合先指明定界以使居中調度仍比照總督　勅書除戰守機宜外事干軍儲撫鎮而下悉聽臣節制倘有怠悞司道郡縣將領衛所等官不時叅治應拏問者

拏問事完照例舉劾以示勸懲蓋督餉督兵其體均重況係特遣更不宜輕伏乞　聖裁　一專責成夫暫遣不如舊設旁督不如親臨人人知之苟責成不專推諉易起臣所督理者餉耳餉不足或請之内帑或發之外庾或多方湊處臣應與大司農博求接濟之策事本專司勢且易趨又豈容于他諉但今司徒日集轉輸數千里陸運必用車牛騾夫水運必用船夫護兵此其直省各巡撫事也臣在部近接得遼東張巡撫揭稱水陸運過朝鮮糧萬石實由總督專制

誰敢不遵臣從部堂奉璽書而往蓋欲示　朝廷重餉之意非爲解總督兼理之權凡轉運事情須與總督並行各該巡撫衙門嚴責司道等官或水或陸各役其便上緊運赴軍門聽用違悞者會疏具叅若臣別有條議非干總督職掌臣自督之蓋惟督府不以事權分彼此則司道不以觀望生援急一推一挽弘濟何難伏乞　聖裁　一請關防勘合夫關防所以示信勘合所以嚴程臣督餉在外奏　上檄下由近逹遠均宜用之乞勅該部鑄造關防一顆塡給大小

勘合三十道火牌五十張以備軍儲緊急不時差遣官員賚奏催運之用事竣照例奏繳伏乞　聖裁

一請贊理司官夫錢穀事冗轉輸務勞臣起家詞林夙不閑于吏事兼之少年多病中歲叢衰智慮不周耳目孰寄非精明敏强幹司官協力分猷其何能濟近者督臣經畧播州征倭防海俱帶贊畫司官二員軍旅重事委非可以常格拘也況臣由部堂替督者乎乞敕本部推擇賢能司官二員隨臣計畫庶合三（事以謀成非一人獨擅）人之見以為見則其見確收群策之策以為策則其

（此見明白）策長慮有緊急更可分地行催不致悞事伏乞　聖裁

一請員役廩糧夫官由剏遣事無成規第大臣行督兩省地方體統事權所係甚重吏書以供繕寫官舍以備齎差與夫心紅紙劄犒賞公費等項均不可缺似應比照總督衙門議為定額員役從何取用廩糧從何支給公費從何措辦庶幾民不苦累官不若其搭都門之外應係督屬地方撥不先傳下何依准臣即欲速出料理不能矣伏乞　聖裁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題本月十八日奉　聖旨張養蒙着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糧餉作速前去近所奏該部看了來說

議定南運以濟東運疏　糧運

臣惟東征將士需餉甚殷水陸灌輸需糧甚急即今天津水運之始第一苦于無糧則暫取預備臨德其次苦于無船則暫括商船民船糧船稍具矣又苦于水手護兵不識海道冬月撥運風水難憑猶可遠近挪移旦夕接濟倘延及明春島氣未靖徵兵四集日費更多則備運之糧尤有不可不預計者查得淮運

遼洋一總所轄淮安等八衛所共駕海船四百二十七隻裝運山東河南各州縣米二十萬四千八百八十餘石外加耗米四萬四千石有零每歲運畢官軍雖回本衛所其船隻俱在臨清德州河下灣泊把總向在臨清住劄至次年正月開兌兌完開幫多在二月臣思欲濟春運莫便于此蓋移餘糧則多出納之（除此一幫便自無難）費而糧且有限募船則多逗勒之弊而船未必堪又領官護兵漫無紀律汴灘水手遞相推諉惟遼洋一總糧便船便官軍便水手便開幫最蚤最近又便

不若責令盡數運至旅順，方可不誤軍餉。但此揔上納倉口有天津，有京通，有呂容，俱經漕運衙門先期派定。揔欲截留東運，臨時誰肯聽從？雖揔漕于定派之先，預坐該揔徑運旅順口交卸，庶官軍知所遵守。其原派倉口，悉聽揔督倉場衙門註銷撥補，仍行河南山東監兌官務令早兌早發，行臨德天津各兵巡道催儹，越幇前進，定限二月中旬至天津，如有遲違，聽臣參治。至于應得脚價、行糧，從水次至天津，照上納天津例支給；從天津至旅順，照顧覓民船例支給。

即于山東河南輕齎銀內分解一二萬兩，付天津管糧官支銷，開報至于旅順交卸。倘有餘剩耗米，令遼東管糧官用備倭銀照時價糴買，若買得一二萬石，又可省一二萬石之脚價，尤便之便者也。軍儲至急，難泥漕規，萬一缺遲，咎將誰諉？伏乞勑下戶部，作速議覆，轉行漕運衙門，查照遵奉施行，東師幸甚。萬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具題，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明春運船疏　運船

爲海口氷堅，糧船守凍，酌議明春運船，以濟征餉事。竊惟東征軍餉，資陸輓者十之二，資海運者十之八。臣受任之初，即檄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將新募塩船六十隻，刻日裝糧起運，甫至海口，忽遭颶風大作，一夜氷合，遂不能前進。雖原任副留守武懋德所統兵船四十隻，并山東新造沙船四十隻，亦俱在大沽守凍矣。兵船如此，糧船可知也；天津如此，登萊可知也。除一面移咨遼東撫臣，督行司道等官，多方陸輓接濟，及差贊理員外劉一梧往山東，主事楊恩

往遼東，分路催儹外，又念倭酋退回釜山，水陸列寨，守者甚逸，攻者甚勞，今冬果能一鼓蕩平，使之片帆不返，因而撤兵罷餉，孰不願之？萬一釜底遊魂，尚未授首，則戰攻方始，微謗更煩，明春濟運之策，可不急爲之講哉！近據天津兵備道按察使汪應蛟呈稱：遵奉新准天津造船五十隻，既宜召匠買料，刻日興工，據清軍同知鄒學曾面禀本道，謂天津一帶，既無楠木，又無南匠，且北地嚴寒，與南方不同，即有工料，冬深亦難措手。查得山東撫臣近委官于南京天寧洲

打造沙船四十隻，已到天津河下，本道親詣看驗，頗爲堅固。據原造委官劉維慶稟稱：梁頭一丈六尺，計費工價銀三百兩，每船堪載五百石，少亦載四百石。看得天寧洲爲木商鱗集之地，物料稍賤，且匠作近而易致，寒氣薄而易開，若乘冬春之間，多召木艌匠役，晝夜併工，不過四五十日，可以報完。但每船工料費至三百兩，計造船五十隻，該銀一萬五千兩。前項部發銀數止五千兩，恐一時補發不及，前工不無遲悮，相應咨發，以便差官齎銀往造。又查天寧洲坐屬

應天府地方，各差官召匠聚材，終不若本管有司督責尤速。仍乞移南京操江都察院行委應天府佐貳官一員，躬親調度，旦夕責成，庶不誤轉運等因。隨經臣批：糧從海運，遠至朝鮮，必須堅厚南船，方可利涉。據呈楠木南匠北方皆無，冬月嚴寒，真是難爲措手。周維慶所造沙船，既驗堅固，堪運，即可如式委造。其增給料價，及咨操院委官調度，俱如議行。近接經略軍門揭稱：天津定歲運糧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恐又非五十隻船所能辦也。仰再議確速詳。又據該道

呈：天津既定歲運米二十四萬石，分爲三運，每一運當八萬石。前議止造船五十隻，委不足用，應再添造五十隻，連前共一百隻，該銀三萬兩，合候移咨戶工二部，一併給發。及照沙船一隻，須用舵工水手二十名，即當一面于吳淞淮安等處召募。每舵工一名，每月約計銀一兩六錢，水手一名，約計銀一兩二三錢，每歲約工食銀三百餘兩，以百船通計，歲該工食銀三萬餘兩，查得餉務專屬戶部，合無先行咨會，一面照數給發，以便召募水手，俟船完速駕，則人與船相

習，而船亦與海相狎矣。仍再比照山東事例，咨行漕撫衙門，煩委官于淮安地方，雇募船五十隻，并湊募天津寄雲濵塩等船五六十隻，則每運八萬之數，方可無誤也。至于各船駕運水手工費，歲以數萬計，向未議有正項。近日雇募塩艘運米二萬一千餘石，計脚價五千一百餘兩，該本道暫議于本年河間府存留折色京庫銀內動支。但查前銀止三萬四千餘兩，原係存留地方買糴米穀爲餉兵備歉之資。近議一半買穀，一半仍存折色，然一二月間動支兵餉并運

價業費過七八千兩在山東有司之積蓄尚可那移在天津止河間之一郡安從輸運合無併乞將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俱准存留以備海運募價工食之用等因臣看得海運河運難易頓殊涉遠衝濤利害莫測故談海運者必稱沙船必稱南方水手謂其揚帆甚捷柁有神也今天津每運既定八萬石即使每船載四百石亦應用船二百隻據該道稱造百隻再兼行漕撫衙門雇募五十隻誠不爲過若責之以必運之數而不假之以堪運

之船卒之人糧兩損竟亦何濟且此船東事未定則可用之以淮輸海上有警即可用之以待戰一舉而兩得尤爲計之善者也其應增造募錢糧及請留保河二府萬曆二十六年應解折色京庫銀以備運募工費俱萬萬不可已者軍儲緊急海運險艱冬月若不早圖明春何以急濟伏乞勑下該部上緊議覆其應增銀兩速爲給發應解折色准其存留仍行漕撫衙門委官速爲雇募行操江衙門委官上緊監造其原差賫銀守催官員勑限明春三月初旬駕船定至

天津庶可不誤餉務矣再照前准登萊亦造船五十隻與天津同近據山東撫臣萬象春咨稱登萊地方既無木植可採亦無造船匠役欲移咨漕撫衙門速于清江廠內多造大船五十隻費省工倍大有裨于軍興等因竊思天津既經定造沙船登萊應從此例增價議定或在清江廠或在天寧洲任從其便但登萊已有周維慶造船四十隻不必再添已有前募淮船五十隻不必再募且地近募順風開洋一日夜可至運自易易耳相應一併覆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

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具題本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春運儹領防護要務疏　贊運護運

竊惟征討國之大事糧餉軍之大命臣以衰病餘息謬肩是役先是待輸無米航海無船直省同舟若分秦越臣建議請借臨德倉糧請徵登萊等處本色請動近海郡縣預備倉糧請造遼船造沙船募淮船及雇覓商船請添遼東陸運騾頭其餘一應專行事宜飛檄各屬再三申飭乃委贊理司官分投催儹裒食

俱縻肝腸欲嘔伏枕呻吟不敢言病誠念國家事重
何不敢有其身也續該經略督臣定議歲運七十萬
臣查各道報到糧數頗足今歲之運其應用船隻差
官分造勒限前來催覓已到者見在裝運足糧與船
漸有次第亦皆撫道諸臣協心共濟之力也臣獨念
糧以數十萬計船以數百艘計即滸運原在內地有
各衛所官軍領運有把總總兵等官專制尚多延緩
侵費之弊海運險遠十倍內河乃零星發洋漫無紀
統則何弊不可生又茫茫一水我與倭共乘機侵掠

兵家之奇防衛何可不密也但添一官則多一官之
費添一兵則多一兵之餉自東征以來費用不貲官
民俱困即造船一節出于萬不得已臣猶難之更議
添設領運護運官兵少則無濟于事多則財力難供
臣反覆思之惟有併運防運合為一體于勢最便于
財最省于事最得濟也今日海運西起天津遵海南
濵而東至于登州登州渡海達于旅順旅順遵濵北
濵而東直至朝鮮海道迂遠又且更迭往來即設把
總總兵長運押行不免顧此失彼合無除分運各官

聽該道自行選取仍令長運押行外其在天津專立
一總就便令海防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專立
一總就便令登萊總兵選委標下官一員領之濟青
萊共立一總就便令山東撫臣選委標下官一員領
之兩總俱併護至登州而併護過海至旅順而止旅
順專立一總就便令新駐旅順總兵選委標下官一
員領之併護至朝鮮而止朝鮮更立一總專管交鄰
亦令旅順總兵就便選委各總仍管稽查夾帶諸弊
帶催回空各船登州各管挑濬防倭城海口及各島

安泊處所兩總兵總理于上嚴加約束各分信地鱗
次接管則官兵不添而自足事權不分而自專不惟
海運無虞因而熟知海道演習水戰亦防海之大計
也然防護一節責在撫鎮臣前已具題荷蒙 皇上
俞允若添官併運不惟多官多費且事權不一必至
互相推諉臣罔以為合為一事最便最省而最得濟
也但萬里烟波四望無際颶風一起則倒海排山濁
浪一澎則吞天浴日兼之石礁島嶼交列橫舖鯨鯢
潛藏蛟龍出沒談之者色變望之者心寒而當之者

魄散魂飛，非人所樂趨也。自非大破常格賞罰不爽，恐不足以起懦夫礪銳志而鼓其必往之心。查得先年薊鎮邊防修葺稍難，役該閣臣題准事例，修守有功，與斬獲同賞，故人爭効力，而該鎮牆臺墩燧，遂甲九邊，則鼓舞之効也。今海運大難于修守，而時事孔棘，又萬倍于薊鎮承平之時，臣亦願海運有功，與斬獲同賞。人未有不効力者，得則責之有司以分數多寡，有無侵剋，及運到水次先後，爲殿最。運則責之兩總兵五把總各分運官以運期遲速有無夾帶漂損

爲殿最。一運之畢，撫鎮道據實開送，臣即截題備照歲運道完，日鎮道以及有司領運各官，容臣分別功罪類題請 旨，即照薊鎮修守事例，與斬獲相提而論，則承委員役前有所慕，後有所懲，希榮慕進之念奮，其避險畏難之心，運事可望濟矣。再照督兵贊畫司官，與臣督餉贊理司官，皆爲軍務宜力，督兵中軍標下守備等官，與臣督餉中軍及守備官，皆爲軍務効勞，東事功成，相應一體優叙。又天津登萊旅順之外，其餘各該鎮道雖無海運之責，然積餉造船，各有分任，臣皆隨事責成，使之協心共濟，待其果著勤勞，亦得並叙。蓋事出非常，不可以常格拘之也。伏乞勅下該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即望速賜施行，餉務幸甚。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六日具題，本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議陸運疏 糧運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山東清吏司案呈，案查先該薊遼總督尚書邢題派天津山東遼東三處歲各運糧二十四萬石，節經奉有欽依，着令上緊搬運，業有大

累，但運道有由海有由陸，要以萬全而無疎失，則海運不若陸運之爲安，陸運有直抵有短盤，要以力省而可應急，則直抵不若短盤之爲便，早乞酌議具題。案呈到部，等因，准此，已經移咨各巡撫轉行各道遵行去後，爲照海運恐難如期，因議陸運，直抵未必遽至，因議短盤，無非爲三軍需餉甚急，曲爲接濟之計耳，但遠方搬運，又不若就近糴買，易而且便也。查得遼東地方，力田之外，別無生計，民間積粟，出售爲難，近日遼陽一帶，已經官糴轉運，而廣寧以西之粟，盡

由山海關所來永平轉賣車騾駝載每日不下四五百石。不若此時發銀就彼糴買。備得二三萬石。是省(事省而功倍)內地萬車之運。且省五六十日之程期矣。又訪得遼陽糴買。多派小民。而勢豪衙役之家。官不敢問。反因以爲利。宜行令彼處巡撫。刹査積聚之家。無論勢豪衙役。盡數報官。照以時值。並不虧價。即將佐貳廉能上所收。亦不得恃勢遏糴。備得四五萬石。是又省廣寧二萬車之運。且省二三十日之途程矣。或者以遼東民力已竭。難以復加。然既議短盤。則凡自山海關

而出者。皆其所當短盤也。彼方遠糴于關內。今就其地而收之。是坐而得售。固民之便也。彼原該効力于轉搬。今出其值而雇之。是勞而獲賞。亦民之利也。即謂車輛不可以卒辦。訪得該鎭舊有官車數千輛。裝載軍餉。近日止徵車租。其車固在民。是可括而用也。惟是關糴買官厚其價。而民稱賠累。雇役轉搬官厚其值。而民稱徒勞。則委用武弁。不得其人。而尅減抑勒之弊。不可窮究耳。倘撫道擇人委任。留心稽察。庶幾民受實惠。而官不至爲怨府。然此皆濟目前之急

就多費中求少費。就多勞中求少勞。不得已之權衡也。今經略已議屯田矣。訪得馬二山一帶。坐落鴨綠江邊。乃遼陽守道所轄之地。其土頗饒。曾經開種。尚多荒棄。遼民苦虜。而此地虜不能到。誠設法招徠民必樂就。秋成就地照價糴買。若得數萬石。是併遼陽轉運之力。亦少省也。大抵糴買當先寬奠。次金復遼陽。次廣寧。次永平。隨地收貯。急則從陸輓。費不惜。緩則從水。水平以東。廣寧以西。自芝麻灣發船。廣寧以東。海蓋以西。自三岔河海口發船。金復遼陽各照舊

定。水陸並運。蓋近而費覛之遠而省者相萬也。陸運短盤。固自勝算。但恐歷經數千里。州縣衛所。未必人人奉行唯謹。且關外虜騎出沒無常。一有抄略。則水陸俱誤矣。本部院因思就地和糴。就近短盤。庶爲長便。爲此合咨本部煩爲酌議題請施行。

閱試議處京操班軍疏　京操班軍

臣竊惟天下之大勢。在王畿之重輕。王畿之大防。在武備之強弱。方今治安既久。武備漸弛。勿論天下。即京營之弊已甚。而其所尤甚者。則京操之班軍是已

臣伏考之令甲，自我 成祖文皇帝建都幽燕，密邇胡虜，在京設五府七十二衛，隸勝兵三十餘萬，以寓居重馭輕之意。又歲起大寧、中都、徐、豫、青、齊之軍，更番赴京操演，此其睿筭深遠，難言之矣。一則可以壯王畿而預常尊之勢；一則可以威四方而消不軌之謀；一則可以備調遣而潛抑京軍之驕惰，誠得內外相資相制之術，而貽久安長治之規也。行之幾二百年，沿習故常，弊孔百出，赴班者曾無肯伍操演者，徒其虛聲，或困于宦豎之侵漁，或苦于工役之傷痍，以

致虛縻糧餉，實効罔收，曩者經正統己巳、嘉靖庚戌之兩大變，至調邊兵入衛，而京操之軍，曾不得匹馬半鏃之用，亦惡用此輩為也。臣愚不知兵計，竊據今日之弊，而思振飭之力，其大要有四：一曰重領操之官。大率軍起操，有把總以帥之，有都司以統之，非無官也。然以紈袴之庸材，而負貪殘之梟性，剋糧索賄，鞭笞橫加，甚且有納其班價，不令起行，抵京點操，隨時僱倩者矣。此所謂債帥也。謂宜慎擇廉明之武弁，畀之統領都司，不索賄于把總，把總不索賄于班軍，

則克剝之風清，代替之患免，而良將之恭皆精兵矣。二曰揀應操之卒。夫衛所軍丁，老幼者半，壯健者半。老弱者坐屯而食，猶有虛糜，今遇班操之期，一槩撥發，有不能任戈戟，手不堪執弓矢，而關給月糧，多于坐食，此所謂冗卒也。謂宜慎簡驍捷之衛士上之京操，年二十以下、六十以上者，悉汰除之，責補其家之丁壯。勿得徇囑納賄，以冒糧備數，則投石超距之士畢集于團練，而隊伍不為冗濫矣。三曰恤班軍之苦。夫外衛軍丁，家多貧窘，每當操備，領月糧于官廒，而

貼班錢于私戶，今之行糧，毋論官減其數，有已下班而猶未得支者，私戶之錢，亦指勒弗以時給，枵腹就道，無怪乎老弱之濫充，而壯健者之幸脫也。謂宜優恤其奔走之勞，道路之費，凡月糧、私錢，官為趣期追給，又不以無故之搒掠，殘其肌膚，則不待椎饗之惠，而少壯者爭就班操，士氣且自奮矣。四曰務京操之實。夫兵而不操，與無兵同；操而不實，與不操同。今抽外衛之軍，分班操演，將精練技藝，以備征調，固根本，非為工役設也。一入京門，輒充雜役，始猶云借用，今

則以為當然而貪婪監督之官暨且多索其名數而重折其工值矣剝膚之苦最沮喪士氣謂宜將起班之軍與京營甲士嚴加操練使耳必閑鉦鼓之音目必熟旌旗之色勿以工作勞其體勿以折價匱其財下班回衛者亦責令衛所掌印官刻日訓練不致惰窳則人人皆熊羆之士而收操兵之實效矣此四者議皆 成祖立法之初意而今日之因循玩愒極弊而不可不變者也 皇上倘能俯納臣言大加振飭則武備修而 神京鞏固封守慎而邊圉肅清所以復我 成祖犂庭之盛而潜弭京營驕惰之風者即此在矣臣愚不任惓惓惟 聖明財擇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選輯
宋存標子建 參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安邊議

臣自三月初六日奉命閱視遼東猥以菲才謬膺重
任日夕憧懼夙夜驅馳西自山海北抵遼河東至鴨

綠江南極于海於凡層山峻嶺密莽叢林逼近虜巢
人所罕到之處足跡無不徧歷焉因而攬轡停驂問
民疾苦或詢父老或及蒭蕘或採民謠或稽訟牘得
十五矣已而訪之將吏辨之部道質之撫按得十七
矣已而有不同者則深思以求其同思而不合者復
辨論以求其合博采輿論務歸至公得十九矣臣竊
以為邊境之安危在民生之元氣未有不先扶持元
氣而可以安邊禦虜者也今遼虜患頻仍民生塗炭
權歸武弁利飽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續貂而蠹國
錢糧冒破行伍空虛民脂竭于科求馬力疲于私役
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民不見德遠邇離心其于元氣
何如也為今日計亦在扶持元氣而已欲扶持元氣
在求所以耗元氣者去之而已臣謹摘其聞見真確
者凡二十四議熟數于 皇上之前曰止調操非法
也秪由往歲廣寧多事兵馬單弱故為是一切苟且
之計不謂遂襲以為常也乃今廣寧兵馬稍稍整頓
而各路單弱甚矣虜不大犯廣寧而犯河東矣近者
撫臣議撤遼陽等處調操兵一千四百有奇以充原

伍誠為有見但臣查各路調操之兵尚存四千有奇
蓋曰選鋒曰家丁曰壯士名雖不同而總之為調操
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謂各營皆不可無選鋒耳非
選各營之兵歸之一營也今選各營兵調于廣寧是
各營皆無選鋒也調操兵四時無暇遠近不分千里
赴營未聞操練舊卒未還新卒復遣遷延道路兩地
空懸往返二三千里之間徒令凋耗耳且此調操者
為廣寧乎為援諸路乎若為廣寧則主兵踰萬已足
自衛若援諸路則近者四五百里遠者千里脫有虜

信焉能及事況方自各路調操于廣寧仰由廣寧設防于各路何若此之不憚煩也遼兵之漸耗大率由此矣夫各路之兵皆總兵之兵也各路之地皆總兵之地也誠以各路兵歸之各路擇一把總領之遇有虜警隨近調用則朝發可以夕至何至兵疲馬憊緩不及事也故臣以爲各路調操皆當撤回家丁壯士皆當免調而寧前調操二百八十四名猶宜速遣者也所撫臣憮然以臣言爲是或亦計及此矣日禁抽垜向議撤遼陽調操軍卽于二十五衛抽補此有大

不然者夫各營之兵原非正營之額今特免調操耳何嘗缺額而又何用抽補也若謂營兵減少則主兵踰萬不爲不多況號總兵何分彼此臣固已言之矣且當事者猶未聞抽垜之害乎抽垜之法貴富有力者不敢問次則攙倒納承差吏典因而假威且噬人不復問下則愚弱不能自允將官乘之百計爲奸抽趙甲矣而移之錢乙改錢乙矣而移之孫內每抽一人所索害者不啻數人必至不能貼者力兩應解官變産賣妻剝臂折腰投井自縊者比比矣且一人補

伍四家幫貼假于體卹軍丁而不知四家之所有者何産所作者何業而賠貼無盡也所以一經抽補者貼不三年而家立破人立槁也況此門一開人皆乘隙私抽議抽者十而參游把總操司等官私抽者百計今議抽幾二千人並幫貼爲萬家其所脫與私抽者又不知幾也將盡遼東無不破之家矣臣慮遼東之人且激而之虜也念及至此可爲寒心日請設防夫設防者料敵察地藏形隱跡乘虜不測以制之也乃遼東則不然人將軍遣各將領提兵屯駐各城堡

近者一月遠者兩三月或更番往復歲以爲常每丁軍所至城堡騷然酒食盡出于民家婦女多遭其淫䝉一家傾竭蚕食刴室稍不如意盡行毀虜馬蹄經過雞犬一空弓刀懸門人皆喪魄且卒領將官盡是婪饕之輩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導之被害者安所控訴乎其丁軍未必禦虜而先遭一强虜也民謠有云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剩蓋深苦之也夫地有邊腹時有緩急若遇零竊則本處兵馬自足防堵不須設防也若爲大舉多在九月以後虜始料

聚羽檄交馳兩月之前預有傳報苟能先期偵探自可刻日應援亦不用設防也且兵國家所百年養也無事食厚餉有事出死力可也而乃與民並處城中倚爲防守乎況野無與戰則勢必久留旁無可禦則恣爲殺掠虜患益烈矣若城守之事（客兵守城自古以爲大害）則本城步兵與民丁能辨之臣見開原一帶民皆挾弓矢鬪虜中往年皆然近避抽發之害多不習矣合將各城堡丁餘選其壯勇籍其姓名給之憲票名曰守城民勇免其雜差不得拏充異姓軍時令本管官教習之汰其不

習射者如是則吾民皆兵又何用設防爲也倘舊套難革姑爲目前救弊之計則當禁約軍人不許入城縱害仍將設防處所官軍姓名預報撫按密切訪查如有前項索害奸淫等弊即將領軍官提問黜革其丁軍許以軍法從事梟示城門懲一警百至如去邊漸遠可無設伏者不得仍循故事以貽居人之害曰禁科歛夫邊軍所以備征戰也邇來私役百端科索萬狀即如鎮靜之夷馬開原之貂皮清河撫順寬奠靉陽之人參皮張松果等類無論其把持夷市壓買商賈而牧放夷馬沿料參斤以至搬運百貨約用軍士不止千名也其採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軍晝夜皆居塞外燒炒鐵斤而寬奠等城之軍終歲不得寧家益州之布帛長奠之金銀海州之海參鰒魚右屯之雞鵝蟶蠣如此之類難以枚舉凡可謀利生財無非軍士取辦其包賠之害服役之勞蓋萬萬不可言（此皆在　以爲邊將貢市之患）也如春發銀五錢秋收參一斤春發銀五厘或一卵或夏索雞一隻夫官軍之受五錢也即四不得當一也其受五厘與一卵也即十不得當一也與參與卵

而他可推也又以弓矢衣物鞍轡皮張等類勢給各軍而厚收其利皮襖一則索銀七錢或五六錢皮褲一則索銀四錢或三錢五分披肩段一塊長不滿尺闊不及半則索銀一錢使營軍露肘赤膚而給之即索與扣或其甘心然而營軍非所待用也夫邊左之軍惟家丁選鋒月糧一兩二錢耳更疊科尅所餘幾何逼之以不得不從之威而挾之以不敢不扣之勢何怪乎營軍之家十九之爲懸罄也既疲其力又奪其財則安望其出死力抗強虜哉乞敕撫按不時體

訪從公叅治或賚婁知警軍力少蘇也諺有之濁河之源出自崑崙所從來遠矣故非泠然清其源亦虛文也曰清冒濫大遼東之虛糜國餉朘剝民脂有增無減日甚一日者冒功之弊是也已經題請查革無庸論矣然徒追論于旣往而不酌處于將來則其端尤未息也今日所當議而可行者有三其一愼爵祿臣查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而軍丁槩未及也亦未嘗以首級論功也兩軍對敵當先格鬬者勢必不暇割首故割首

者多非殺賊之人而或殺已降或殺被虜或奪他人首級皆非眞功也遼東首級之功其不得與開國功臣並也明甚臣議陞職不許世襲可也不然則許其賞而不准其陞亦可也蓋貪軍利得銀不利得爵故凡願賞者皆眞正在陣之人而願陞者卽安功買級之輩也此其可行者一也買濫之弊起于僞查無據連坐之法不行也自今以後合將千把總軍丁姓名先期報道覈驗其力不超距引不穿札者不准隨營呈撫按案候遇有斬獲取具中軍千把總將官保結

扶同者照例住襲揭黃冊內無名者不准幼小首級不准無各官甘結不准而尤嚴于職官不係營伍者不准如是而法在必行無徇情勢無以虛文塞責冒濫或可以少淸矣此其可行者二也臣又查大明律軍官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而今一切姑息律令皆廢格矣合無今後遼中武官犯罪不得罰米年終類叅依律擬斷凡係洪武永樂年者方爲祖職徒罪以上俱依律照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仍各降祖職二級

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其近年功陞者原非祖職徒罪以上卽應革襲蓋功自已立罪自已犯固相等也而況多非眞功也此其可行者三也若夫首級論功又有大不便者如一人斬割一虜矣割取未畢後人與力而奪之且至有併前人之手而斷之者又有（軍中固有不許割級之令然以級論功又安能禁 [illegible]）併前人殺而得之者此無他首級爲之祟也且虜人入犯各自爲戰不計功不程函不取首級奔騰蹂躪縱橫殺畧風卷雨驟其鋒不可當中國人力固已不敵矣倘或倖勝可以追逐而一心繫戀首級互相爭

奪自相戕害，途至虜人乘機反擊而大敗者十八九也。合令大小將官各揀選鋒若干名，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隊，隊有長，將加訓練，記籍在官。凡遇虜入，即當前鋒。若能敗虜，奮力追殺，不許先割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內審係某隊某人所殺，照例報功，給賞，或二十五人分賞，庶無悞事，且絕冒功之弊矣。曰罷點用。夫文職有犯贓被革者，雖有能不錄，未聞有所謂聽用也。聽用自武職始，而遼東為甚。夫此聘用者，豈皆干城之將，以二卯事而瑕不掩瑜者

乎。卒皆羊頭狗尾者流，初以鑽剌求庸，繼以貪贓被黜，則當嚴行禁革，使勿復用可也。乃黜不越月，即有云在某營聽用者，有云在某標下聽用者，自是委之修城，委之修堡，已為害于城堡矣。復朘民膏，貽托豪勢，漸潰慫慂，以求將用，未幾而復為遊擊，復為參將。彈劾之墨未乾，而峩冠博帶，昂然虎視于軍上矣。又其甚者，問其官則曰參遊也，問其職則曰管某營事也。問之兵部，則兵部不知也。考之案牘，則某巡按某巡撫所論劾也。夫參劾而用事如故，則參劾可廢矣。

革任而用事如故，則任可無革矣。奉　旨革黜而用事如故，則黜陟可不由于朝廷矣。夫予奪者，人主之操柄；舉劾者，撫按之權。　而一切置之無用，臣恐威權自此下移也。合無行令撫鎮衙門將被黜將官盡行查革，今後著為定例，凡未經咨用者，不許營求聽用；未經三次薦舉者，不許資緣咨用。各營將領必須題奉欽依，方許在任管事，則威福出自朝廷，而貪競之風可息矣。至于咨用一節，雖曰相沿舊規，實為倖進蹊竇。夫其人果勇略智謀足備緩急矣，則何不明

薦于朝，而朝廷明用之，何用屑屑然內咨于外，外咨于內，而為此幫開一弊孔也。況地方多一官，則縻一官之祿，受一官之害。方今參遊備守，歲增月益，業已星列碁置矣。若謂見任者不足辦事，則當議易；倘見任者足以辦事，則聽用者何為，而又將置之何地也。臣以為咨用可已也。不然，言官建白，該部議覆，不啻再三，而資緣鑽剌者，卒未止息也。蓋開之資而禁其流，未有不汎且濫者。曰重馬政。夫收馬之弊，與夫騎弊甦軍之法，已具別疏矣。獨其間節目，尚有所當議

者一擇用廉官夾市之場斷財聚焉何用中節備禦董其事官品既卑操守多穢事勢狼狽遂至于此今後必選一清慎將官任之仍乞專勅以資彈壓庶事權重而法可執行也二收馬論齒馬以五六歲爲少八歲爲壯踰十漸老矣故相馬者論老少不論肥瘠今非老馬不收其齒多十五以上甚至有二十餘歲者何怪乎隨給而隨死也宜定爲例自五歲至十二歲者方准收濫收者罪坐收馬之官責令賠償三設官養馬胡馬初入類多羸弱料豆未宜卽以給軍便

供奔走馬傷而死繼之矣宜委把總管官專領養馬之事三月後解道驗果膘壯方以給軍其瘦損倒死者罪坐養馬之官責令賠償肆責成司道夫收馬養馬各有司存而稽之者該道責也故收過必驗養過必驗濫收及餵養不如法者必罰仍親給各軍登記毛齒不堪者聽軍面白其倒死參罰綑打之法一如撫臣之議各路所領亦須各道親驗不堪退還易換五禁兌軍馬將官家丁擇軍稍自給者奪其馬騎之名曰兌馬既奪其馬仰役其人既役其人復利其財

或招掇酒食或修整鞍轡或出兵盤纏或平時借貸或驗料查膘諸凡費用皆此軍給之走死馬匹本軍買補合戶脊累凌虐萬端命且不保此撫道所當嚴禁按臣所當訪拏而重懲者也六退操擬驛將官多將退操馬餵養發膘易換好馬并將勢責軍丁此亦一弊竇也合無一應退操馬匹另委一官喂養月餘驗果發膘盡擬驛遞以蘇驛馬之困且杜易換勢責之奸七議置市貨例歲委一官往蘇杭等處易買段布皮張以爲市馬之用委官侵扣每不下四五千金（遣方旁官收買內地遣官）

令議全買則銀兩更多法不可不立也合無將應買各項貨物移文彼處地方較量時估定爲價日每貨分爲上中下三則刊成書冊另擇廉能委官前往置買務要貨物不濫價值不浮其仍前侵扣以致貨物濫惡者責令賠償依律問罪八法在必行夫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倘法令雖具而當事者不實行之或以權勢而撓法或以親近而骩法或以功勞而改法或以姑息而廢法則法亦虛具耳乞勅下撫按時加察訪凡易一馬者必罰無宥庶法不廢而馬蠹可釐軍

國可甦矣此皆馬政中之節目所當併議于改法之
後者也曰清驛遞夫驛遞公差私遣往來不絕至繁
難也高麗東夷入貢常數十或千百高麗兢兢守法
而東夷分外索取無厭至紛亂也驛軍逃亡歲甚一
歲有存其半者有存十之三四者有存十之一二者
人心益佚尅剝益甚如之何其不愈累而愈逃也蓋
此軍每人每年僅得賞銀九錢止耳此馬每匹每年
僅得料銀一兩四錢三分止耳故官委守驛則逃軍
懼買馬則逃遞者遞軍不遂東夷之求羣聚毆高朝

元死而復甦巳又綑縛軍輛百般拷掠行去數里而
叫聲不絕驛軍苦累若是安所控訴哉此皆伴送通
事為之撥置而然也又有伴送序班號稱欽差虐[illegible]
尤甚挾帶私貨違禁物件苦累裝載而其家人又藉
王威恣意需索小民側目莫敢喘息五月間臣閱歷
寧前有車戶裴勲馬雍等告稱夷人伴送挾帶私貨
索害情節隨齎高嶺驛軍侯良貴供稱海西夷人雙
台等併送劉一節等朝貢回還至山海關陳王事沓
出私帶蟒段六疋到高嶺驛伊又見序班李芬將帶

出蟒段一十二疋鐵刀二十把賣與夷人俱係違禁
等物臣細查士籍並無序班李芬名姓又未見有題
差序班伴送本章不知此序班者果係欽差乎抑借
名欽差橫索驛遞者乎如其無之固當嚴查以發詐
冒之奸如其有之亟宜裁革索詐之害蓋朝廷本用
序班以制夷人之虐而序班反借夷人以自肆其虐
卽無貽害地方不幾于羞朝廷而啓外夷輕中國之
心乎且所挾帶又多違禁之物恐非所以峻出入之
防也況既有通事伴送而來仍有通事伴送而去則

序班又為駢枝拇指矣臣以為革之便而禁戢伴送
通事人等則撫按事也以至馬牛軍人之類是又一
調停間耳馬取之苑馬孳牧或撫順所進貢或沐各
營弱小務足百匹勿令軍買則不患無馬矣查可動
支官銀置辦車輛易買牛隻先其最急後其差緩則
不患無車牛矣度驛軍可領雙馬者與之雙土著願
就馬牛便者從其便久之流移以漸復業則不患無
人矣此不獨充實驛遞可免逃徙之累而馬騾蕃庶
永杜營伍之擾又一舉而兩利者也曰禁擅號夫營

馬所以備公戰非以充私騎也今驛遞不能支而害始貽于營中矣遞來公差私差如將領家衆親戚門下及各衙門官令承差相望于道往遞來續歲無虛日月無虛時假討馬之公濟傳食驕貨之私一日之差少則四五十而多則百也所與飲食所不豐腆或所需綾絹紬段靴鞋巾襪諸物利不三五倍六七倍一失其意被怒馬匹極力馳驟汗下如洗委棄道旁者日數四也即如一軍領價十兩必添倍蓰方易一馬富者賣田屋而貧者典妻子矣即使馬騎數年

本軍已不勝苦累也況三五月甚者數日而馬復走死矣營中再行追補而富者已貧貧者寧復有妻子乎無惑乎逃亡接踵而行伍日就空虛也然欲禁私馬當自公差始合無定爲則例撫臣衙門每驛各給馬十四匹按臣亦如之鎮守衙門每驛二十四匹各道每驛共十四匹各將領亦如之驛官容隱不註者責令買補其餘私人盡行禁革有倚勢擅騎及將官阿狥勢要擅給者聽巡按御史審訪參治此事上關國計下關民瘼中係戎馬興耗當事者愼勿視爲一馬之細

而置不問也曰禁游食游食之人天下皆有之而所趨惟邊方所爭趨又惟遼東何也蓋可乘而利多也邊方積邪角投托權要出入京師能持邊將之短長而次其路纍深可慮也有假勘合以出關者始也不惜厚賄從左府買得勘合以爲奇貨可居矣又鑽求權要書札轉托將官通取高價非五七倍不已是國家賞功之典秖爲左府開一騙局游民生一壟斷也近南京科道論劾成山伯疏中所稱得某人銀八百兩某人銀六百兩者皆鑿鑿可據者也今後合令左府將勘合過兵部送都察院都察院發巡按御史御史發都司謄完勘付仍

送掛號轉發各道害自除矣又有持挾古玩假托異術鑽書剌干謁邊臣生平無半面之交而覬覦千金之利邊臣不能取諸宮中也而送之各將領名曰作興各將領又不能取諸宮中也而索之軍士亦名曰作興於是十金五金預扣月餉者有矣以一索二以五索十者有矣此軍士之膏脂亦國家帑藏也甚至有厠名科目備位兩司而亦托名詩文甘心無恥之事亦可愧矣如此者比肩接踵絡繹道途普濟寺中蓋無虛室也月計歲計如環無端何啻幾萬金豈

非遊左一大蠹哉乞勅下山海關主事凡遇公差人員或各官家屬商賈與販據有牌票單引者許容出入如有引而無貨引上止有探親字樣而無牌票者（此亦各邊皆有）盡行（有之）關出仰以越度緣邊關塞論罪仍許廠衛衙門嚴行緝拏究一二以懲久玩之習庶邊境稍清而上下官民未必不默受其福矣若士君子與純體國或弁精忠報主則又其本也曰核給散遼地軍無他產資餉以生至急也邇年支給每不依期有兩三月而後給散者軍丁無食稱貸于有力之家若起一月息

所得僅十之七二月息所得僅十之三月久則盡爲他人有矣此給散不時之弊也及當給散勉減多端有本管散貨者有爲差人散貨者有作興遊客星相山人戲劇技藝等類者有造冊工食者有提勘往來盤費上納詳允紙贖者有點馬者有本管陞補或工程完備舉軸者總名曰有事有事則盡數攤扣軍丁僅得其餘月落一二錢甚者幾分此有事之弊也或幸無前項等費總名曰無事則惟借口部發短少守支盤費分鑿折耗少曰分釐甚者二三分此無事之弊也至如廣寧千總張九叙等假稱買馬扣侵月糧一千八百兩潘陽委官于艮臣等侵欺十七年月糧四百餘兩至今未給此侵欺之弊也總由遼中文官甚少勢不得不專委武官故敢肆無忌憚如此耳邇者戶部題奉欽依戶司收放錢糧各道稽查奸弊法至善矣夫曰收放錢糧則稽查已在其中曰稽查奸弊則收放豈非其責蓋欲使之同心共濟互相查核非故岐而二之也況該道凡五而部司惟一該道于各城堡爲近而部司爲遠倘該道曰出納錢糧非我

責也一槩聽之委官而不之問則部司一人之耳目豈能周徧于二千里之間而各道所謂稽查者又安在哉合無今後京運到日部司卽于三五日內分發各道委官當面秤兌對針足數開寫錠件封鎖嚴密委官領至該道當面驗封查數稅兌明白分鑿碎封該道親自製驗各用印封再委別官唱名給散仍不時諭取一軍審驗以防侵尅庶軍得實惠而不失戶部題准初意矣曰核收保遼東無可守之邊無敢戰之將所恃者收斂耳然每歲虜入殺掠踰萬不勝其

悋附愚民有抗令而逃避者有因委官收歛而佗告
者夫收歛之法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委官奉令收歛
亦慮其死而求生之也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此則收
之彼則逃之此則生之彼則佗之豈逃民獨非人情
耶其故可思已中人之家因車牛未備慮委積難遷
貧窶之民恐居食無資貪狠藉口耳而爲委官者卒
皆罷閑武弁貪饕素著指稱收歛科索百端惟計囊
槖之旣盈不顧收歛之未淨宜民之抗令而逃訐佗
而告也爲之上者令于民曰吾給爾居吾給爾食又

令于官曰收歛不淨者吾罰爾吾察爾其訐非不問
其令非不嚴也顧臣以爲取辦于臨時而不規畫于
平日恐未足以結愚民之心禁貪殘之手也臣議移
檄各道每于秋七月春二三月行管屯官督率百戶
親至各屯備查居民年貌分別上中下戶造冊送道
轉呈撫按備查如某屯某長共若干戶某之男婦若
干凡自六歲以上能飯食者俱要一一登記撫按司
道巡行之日按籍設法稽查如有遺漏即將管屯官
革職仍照冊籍總計上中下戶若干應給房若干柴

米若干車牛若干除公館衙宇及預備倉櫃外民間
有房舍十間者預派暫借三間有米者亦酌量預派
若干給之官價柴薪許將秋青馬草預積預用仍預
出告示徧諭屯民據我哀矜之心開彼愚頑之惑民
非木石必有懔然感悟者及至收歛之時即用此籍
催比虜犯之後亦照此籍稽查庶貪官懦將難容賣
放之外難售欺蔽之術而遼東之民或不至盡爲魚
肉矣曰修濠墻臣親歷邊堡至遼陽海州之西地勢
平衍無山險可恃間有濠墻高深不及三尺莫不足

以當虜騎之一蹴邇來入犯恒必由之倘有深濠高
墻小舉必不能入即大舉擴空歷時攻拒久而野易
清烽堠明而兵易集無論調伏兵馬突擊應援虜且
慮歸之難而不敢深入即入亦不敢久矣臣故有開
濠築土墻之議濠制深廣各二丈底廣一丈二尺即
以取出土築爲土墻高廣亦各二丈頂廣一丈二尺
墻內丈許續空內濠一道制如外濠或半之以洩雨
水臣已親至其地計工并檄該道及副總兵等官試
行開築旬日之間共空過濠一千五百餘丈築墻一

千五百餘丈，地方軍民僉稱高廣足恃。及見長勇堡西見有土墻數里，乃十年前所築，至今尚在，今墻加厚幾倍，歷年必多，孰謂土鬆不堪修築也。計河東惟三岔河至長勇堡其二百里為虜衝，以地方各城堡之軍夫修各城堡之濠墻，約八月可完，除秋冬防虜又除雨之日，去其十五，則二年之內可完無疑。其沙岡不堪修築處所，不過一二十里，合于春間虜馬弱時，就近斫伐林木，作為木柵，內外夾持，縱橫聯屬，中

此木城之法也

實以土，高廣堅厚，一如前式。濠岸易圮，亦用木柵防

之。先極衝，次稍衝，次不衝，則二三百里之間，隱然金湯之固矣。倘謂軍力有限，事難速成，則古有拜爵贖罪者，今冒功諸人已議查革矣，或許其出錢穀募夫開築，千丈以上准指揮使，九百丈以上准指揮同知，僉事而下以次遞減，則前有褫奪之辱，後有爵賞之榮，人爭趨之，其成尤速也。夫時方議革而臣顧言此者，修濠墻為防虜計，功勝斬虜首數倍，且冒功則矜，有功則賞，原不相妨，而又開諸人自新之路也。臣又謂濠墻已備，雉堞繼施，不特可藉緩虜，且有可因以

拒虜者，見今三里設一墩臺，制也，減于二臺之間，附城添置一敵臺，令火器可及臺之下，關以穴墻，使便打射，

以臺外地步寸步皆實者

計二百里，新舊臺二百座，伺虜信急，每臺置二十軍，專備火器火砲打射，而以三十軍張旗幟挾弓矢鎗砲，周流巡邏于城上，一里之間，計其一萬人，再以精兵四千，分為四隊，每五十里置千人，視虜所攻處，則雲合而響應焉。虜果填濠空墻，兩臺上軍各從穴墻中以火砲擊之，城上軍以矢石炸砲擊之，精兵千人又雲合助擊之，飛矢雨墜，擲砲雷轟，虜雖彊眾，

豈能飛越也。蓋在我憑高拒下，以逸待勞；在虜自下仰攻，其難為力。果能申嚴將令，協力堵拒，遏之境上，稽彼師期，馬力漸弱，勢難久存，未有不可守者也。視之散卒各堡，閉門自衛，任虜出入殺掠，無算者，功相萬矣。此事似難而實易，似迂而實切，所當併議于開築濠墻之後者也。所議開築工程，委比先次濠墻幾百倍，應聽下關查核論功，以示激勸者也。曰調將。今之談邊事者，皆曰邊將惟邊人宜為之也。嘗考戎籍，則以他鎮人為遼大將者，若宣府劉淮、延安馬永

陝西吳瑛延綏張鳳諸人為副將者若宣府張澄孫成保定劉岳榆林郭江諸為𠫵遊者若大同李欽保定王京山西王堂京衛曹廣諸人由斯以談則他鎮之將何嘗不用于邊而邊亦何嘗不借其力也且專用本鎮之人其害有可數者（如李氏有可已盡剝害也者也）熟知軍丁貧富而尅剝易行也旁牽親族要求而展布易沮也拘于人數則變熟屢用而鑽刺風行也局于一隅則莫見莫傳而欺蔽日甚也以故相倚為奸同聲附和一切功罪勘問不明恐非地方之福朝廷之利也倘各邊更調撥

用他將以破拘攣之習或亦籌邊之要務乎且邊中軍士生長邊方膽氣粗壯可與赴敵惜習野戰不知陣法破射而外無長焉故虜至每不敢城外安營與戰輒敗也無論馳射擊刺之方進退止齊之法一切置勿問即火器中國長技亦未有能習者蓋由邊將淺闇狹見視陣法火器為贅物平日不知訓練耳此非西北各將識陣法不野戰者未易與也曰駐邊堡寧前邊長四百餘里墻臺已失胡漢一家屯堡凋殘幾為無亦零虜窺伺乘間竊發風飄而來電閃而往

及出兵追襲虜已馳去矣蓋由我兵錯居于衛所之間守在堂奧去邊堡遠緩不及事也今欲慮長遠計便益莫若移而置之邊堡守在門戶所謂逸待勞飽待飢可也臣親歷瑞昌永安背陰障等三堡隔絕山外林木稠密虜時藏茂林中伺而掠之數十羸卒閉門株守莫敢啓關取薪水者或半月十日衛城兵馬以柴米送給之萬一虜百騎扼隘口則九千精銳莫可誰何三堡危矣嘗咨故實三十年來永安諸堡克陷凡七言及此真可寒心也臣量地度勢議各添置

一堡以為聲援瑞昌則黃書衛背陰嶂則高昇砲永安則葉家莊寨取石于山取木于林城郭廬舍之費臣亦相為設處無難辦也此堡若成則移協守兵于黃移中後遊兵于高昇移中前備禦于葉家莊令與三堡聲關粗接以便應援再移中右遊兵于仙靈中左備禦于沙河寧遠𠫵兵于興水各守信地左右邀擊零竊將以是顧忌不敢入即大眾亦或計歸路疑阻矣然後有事則戰守以其力庇耕無事則耕耘以其獲資戰漸復屯種徐議墻臺完得幾處紫關即添

得幾處守禦月計歲計寧前其有生氣乎曰實寧前
夫薊之所以高枕而無憂者以遼爲之蔽也而寧前
一線之路則又全遼之咽喉也寧前之重也明矣乃
今虜難恒有生理蕭條滿目蓬蒿野無煙火人民特
被擄掠軍伍月就凋零如椴木衛額軍二百一十五
而見在者六十一餘皆多者纔百人差強少且數十
而於夜調撥守墩又去其十五有若虜大入婦女荷
戈不足乘城虜小入鷹鸇馳逐靡與邀擊嘗總十年
牒凡殺擄官軍一千五百二十而閭閻男婦固十百

倍徙矣蓋自嘉靖三十七年迄今歲侵月掠宜乎圖
多慮無人也圖所以拯救則莫若招集古有募民徙
塞下者今回鄉人已議給賞矣倘下令曰有非寧
前人而願居寧前者肯倍之有氣力敢勇願充行伍
者此照達官頭目事例名爲回鄉義勇免其雜差優
其糧餉則人有不願居寧前充行伍者乎又下令曰
冒功諸人有能出粟募寧前義兵幾人者准一級能
出衆募寧前義兵幾十人者勿奪則人有不願輸粟
爲寧前募兵者乎逃人若干差繁餉薄逃入關內壯
者應募弱者爲人家奴知名者八十餘人而關內恡
占不發此則逃之彼則匿之此則捕之彼則庇之非
法也或令關內查出逃尸姑容籍記仍作寧前幇丁
可也至于清勾南軍老弱怯懦不習騎射而心畏胡
無裨戰守坐耗糧餉且狡詐能搆詞訟非徒無益又
貽之害矣倘令應勾處所解銀三五十兩募丁壯充
之或亦塡實之一機乎再加之禁剝削減力役厚餉
給使知有爲軍之樂而不憚從軍之苦則溪深而魚
生之山深而獸往之寧前無憂兵寡矣曰留換班寧

前換班軍凡三千人力疲于道塗財費于齎易法撓
于遁逃蠹積于影射其弊凡六方其未來鄰士遷延
及其既發路塗頂替計彼到斯嘗踰幾月先戍之人
逃已過半甚者斯求解官或潛匿他所隊伍全虛矣
弊一將官曰換班之軍不足恃彼亦曰換班之軍幸
少寬養兵之謂何而若此無裨戰守也彼處將官曰
兵馬方就練而我不享其成練亦徒也此處將官曰
彼以勁兵壯馬自困而以羸馬殘卒與我未幾且去
將馬用之弊二一軍報換合戶動搜軍裝馬匹之費

不下一二十金前去未幾後班復動伴速變引常無
寧時弊三損歸之衆軍裝馬匹半已變賣或逃之山
或逃之海該管勾丁衛所衛所補于屯野差人四出
不勝騁騷弊四逃者或隨到或一兩月或數月止據
操司開報漫無踪跡可否許冒軍餉正坐此隙弊五
今年西征明年東守今年趙甲明年錢乙不但軍疲
奔命兩地空虛而于兵忌將不識兵兵不識將者何
如也弊六且聞三千人之中携妻子而來寧前者約
十之三謂有器用植有田產則又不願歸矣合無比

照嘉靖年間事例塡實寧前量加存恤兼支行糧行
料候能自給乃止庶幾可免前數者之弊抑亦有裨
實用乎不然免其換班以二年爲期俟寧前召募更
易退還或照道議將馬價銀聽各路召募旋解旋虬
亦一策也曰定鹽商夫鹽引實邊裕國也商人中鹽
利家也商人利則鹽法通商人不利則鹽法塞欲
通鹽法以利國在求商人所以不利者而補救之耳
遼東外商絕少惟是勢豪竊占商人不能與之亢至
有歲兼萬引者又有阿事前媚分討引目爭相投獻
者計全遼之引不過一十一萬而勢豪將領顧得其
十之六以是土商一名僅得一二十引或不及十引
者而土商之病甚矣欲躬致之揚州則引少而不足
以往欲轉賣之豪貴則勢壓而卒爲彼乘有中鹽之
糜費無中鹽之實利宜其恐懼思逃也爲今日計合
無比照宣大事例逐一清查編審禁革勢豪占窩大
略以土商九分外商一分爲率各分爲上中下三等
定以引數多寡造冊題請欽依每年可省開派之煩
勞可絕富商之請託可免勢豪之霸占而商人亦且

樂于輸納行之一年即再加幾萬引無難也臣奉嚴
旨清理隨會同戶部郎中王應霖酌議停妥移文各
道將該地方土商逐一編審汰其不堪者若干人仍
分上中下三等酌定引數造冊題請送部科案候議
得每年部司開派之日即將該道額引查照土商九
分之數塡寫號票分送各道照名查給如分巡道原
額若干引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分守道原額若干引
以九分算該若干引寧前道該若干引海蓋道該若
干引開原道該若干引而外商一分仍留該司查給

務要秉公執法。無恤嫌怨。在上商不得欺于額數之中。在外商不得浮于額數之外。若部司少發號票。致虧額數。即係部司字識作弊。若部司如數齎發。而該道少給商人。即係該道字識作弊。責各有歸。其商人上納稍遲及米糧不堪者。該道查革。另僉送部頂補。如有徇私請托。倚勢占窩。及拖欠盜糧。致悞邊計者。外聽按臣。內聽部科查參。斯亦足餉濟邊之一策也。曰積糧餉。夫兵以衛國。食以養兵。未有有兵無食而能强其兵者也。故籌邊者。足兵要矣。而足食急焉。遼

左僻居關外。北隣虜。南隣海。僅通一線之路。與腹裏通。衢有貸易以羨補不足者。大徑庭也。故歲豐則遼之粟不輸于外。其價太賤而傷農。歲凶則外境之粟不通于遼。其價太貴而無所資脫也。再遇虜警。有主客數萬之集。即斗金不能易一粟。未審司餉者于此如何處也。嘗考往牒。如萬曆元年。萬曆六年。萬曆十四年。時值災荒。米珠薪桂。斗粟銀二三錢。有至六七錢者。視今日不啻十倍。當此之時。勢甚岌岌。而當事請賑濟。請蠲租。請倉糧。請加餉。為一切苟且之計。斯亦晚矣。臣今查閱各倉。開有實支已出。而糧尚未支者。詢之則曰今歲糧賤。各軍非急賴于此。則視糧曾無愛惜者矣。然歲不常豐。當此粒米狼戾之時。不可不求所以劑糧盈縮之術矣。今遼中每歲約三個月支本色。八九個月支折色。例也。粟貴銀賤。利在得粟。粟賤銀貴。利在得銀。情也。今米價頗賤。軍士利在得銀。何不權其時宜。而以折銀抵給之。免支本色存貯。其粟以備凶年之用。豈非兩利之道乎。或以為餉有定數。如無銀何。是不然。財之盈縮。顧生且節何如耳。

能生且節。雖縮亦盈。不生且節。雖盈亦縮。誠如臣議。官市馬。歲可積子銀數萬兩。免調撥。歲可省客兵銀幾萬兩。開礦禁。歲可得銀幾萬兩。以此抵給本色。綽乎有餘。何患無銀。或有以為粟米久貯。如浥爛何。是又不然。粟之浥爛。由收貯之無法也。臣見廣寧遼陽二倉。厫房甚多。且大。每倉不下數十餘間。每間可貯千餘石。但墻垣不固。甃瓦不密。有不蔽風雨者。有漸就坍頹者。有米堆地上不藉以席者。問之。曰隨即支放。無須久貯也。臣又見東山民家倉房。俱用板藉。去

地尺許以通地氣。今于各倉之中酌量修整，倣民間法，藉之以板，收貯之日，仍令簸揚晒晾，務潔淨乾燥，板上藉以穀草，草上加蓆兩三層，而又時時晒晾之，如是而浥爛者，臣弗信也。此計一歲可餘三月之食，使天不窮東方，再有三五年之豐，每歲依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即有足支一年之餘，而塞下之粟將來不患不多矣。粟多則隨時豐歉緩急皆得有資，所以使沿邊士常飽，馬常騰者，端于此乎可與矣。至于各倉官攢，聽其滿日申請交盤，無令受守支之苦可也。曰

取地利。天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權其利害而變通之，此足國之良謀，安邊之要術矣。故燒砂取金以前民用，礦之利也；招亾集叛以滋民累，礦之害也。在山西等處害多于利，固宜禁也。即使利害相等，亦無庸于不禁也。遼東僻絕關外，四方亾命之徒，無從嘯聚，乃亦以槩禁之，是天生美利以資國家之用，而我自棄之，不幾爲天地間一棄物乎。況人情趨利甚于避害，謀生重于畏死，故今禁礦而以竊礦犯罪者，蓋時有之。法愈嚴，民愈犯，而爭端愈熾，釀禍無已，是所謂以養人者害人也。開之則可以利國，而塞之則至于病民；公之則可以濟邊，而禁之則至于滋盜。且該鎮殘破已極，民窮已甚，即法外撫綏，尤宜加意。奈何天地自然之利，有其利無其害者，顧棄之于無用之地，而令窮邊之民，嚣然喪其趨利樂生之心也。但地產礦砂，高下不等，煎銷分兩，多寡不同。有砂一斤，煎銀一二三錢者，有五六錢至八九錢者，有一兩至二兩者。如青臺谷等處產爲上等，岫巖等處產爲中等，歸州等處產爲下等。往歲開礦之時，奸民故將最下

低礦試燒以欺官府，而私取其上者以爲利，其委官又貪穢不檢，夤緣爲奸，是以利歸奸豪，而上無大利（此事總不可屬之中人）也。今當選擇廉能將官以董其事，而又親驗以防其欺，覺察以稽其弊，編甲以萃其涣，設法以考其成，務令上下兼資，公私兩利，則可以惠貧民，可以弭盜賊，可以積粟備荒，而亦可以助兵餉之不足矣。曰限降夷。說者謂戎狄豺狼，其心必異，故江統有論，郭欽有疏，無非明先王荒服之制，而其慮長也。今降夷之在廣寧者，且以千餘計矣。夫犬羊之背部落而來也，非

有慕義向化之心也惟得罪于本地故投之內地而且資畜養之利于我也拒之則阻其歸附而收之可孫其部黨且我偵探則藉爲遠哨征勦則藉爲前鋒往往得其死力是目前之利不可謂無也但降夷所在卽廣寧城之西北關外及城東南內與我漢人錯雜而處此養虎者懼其遞憊而置之內室也竊以非計之得矣且其慓倘頗厚鬪風歸附者日衆其人愈多其勢愈盛豢豺狼于門庭置蜂蠆于肘腋萬一有不可測者合爲酌爲定額如今之降夷在廣寧者卽以今數千名爲額後來者散之各路以分其勢遼陽寧前海州皆以百名爲額額如未足不妨收補額如已滿卽設法散之不然則于廣寧城外二三十里別剏一受降所遷之于此且以待後附者似亦一策也曰卽回鄉被擄回鄉之人皆我赤子也其去也百死一生而其來也百死一生而來及至故鄉則室廬田土屬他人矣父母兄弟盡亾故矣親戚婚姻皆無所倚矣伶仃孤苦莫甚焉爲之上者曰吾恤爾吾給爾免票然給者未幾而役者已至則免票亦虛文

也臣恐來者將復去也則夫于優恤之中默寓固結招徠之術誠今日所當急者請勅下撫按凡有回鄉人口男子給銀三兩婦女半之俱于各衙門贓罰內支銷其舊有田屋酌處量給仍給欽依免票一張塡註給賞銀數務令安插得所庶鴻雁無中澤之悲越鳥有南枝之想來者悅而去者來矣不然虜酋係累我子弟不知幾板城矣彼尚知所以結其心而恩養之我奈何漠然不加之意而棄之爲虜資也此事關于民心甚大籌邊者盡留意焉曰核功罪臣見邇年以來議者多疑遼事曰爲欺蔽夫內之所以疑外而外之得以欺內者由未明于夷之順逆犯之大小戰之主客與夫功罪之所歸也何謂夷之順逆遼有東夷有西夷奴兒哈赤那朴孛羅二夷皆在遼之東總名曰東夷土蠻與三衛皆在遼之西北總名曰西夷東夷通貢稱忠順而西夷土蠻每大舉入犯三衛則多零竊亦隨大舉是三衛與土蠻聲勢相倚而東夷之與西虜則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夷順逆之辨也何謂犯之大小犯有大舉有零竊大舉必二三萬或號

十餘萬而零窃或數騎或數十騎多不過百騎大舉
遍年在遼陽海州而零窃則錦義寧前大舉必九月
以後而零窃則時有其最多者亦在夏四月秋八月
後禦零窃易禦大舉難零窃殺掠少大舉殺掠多則
虜犯大小之辨也何謂戰之主客戰有堵截有搗巢
虜入犯或大衆或零窃而與戰者名曰堵截虜不入
犯而我出勦者名曰搗巢此戰主客之辨也如此而
遼之功罪可言矣大舉當以虜入內地之淺深時日
之久近爲功罪凡出兵堵截設伏張疑不使虜入或

入而不深不久者以功論雖無斬獲有損傷而所保
全者多也凡虜入三百里及過三日者皆以罪論深
入久駐殺掠必多也而按兵城內任虜殺掠者無論
淺深久近與夫殺掠多寡皆當以守備不設論明正
典刑不得輕貸零窃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殺擄之數
論功罪搗巢則當以斬獲之數與損失之數論功罪
而其功視零窃者半之惟收回被擄人口者則以功
論蓋所斬獲皆我人被擄在邊耕牧者非眞夷也大
舉功罪當以主將爲重偏裨不及主將各有信地非

主將所能周也搗巢則重偏裨而及主將事可委于
裨帥令不可不由于專閫也往者又有縱掠于西虜
取償于東夷者下殺無辜上欺明聖罪不容誅矣蓋
搗西虜之巢者放虎食人而搏野獸以塞責猶可言
也搗東夷之巢者縱虎入室而擊家犬以冒功不可
言也此又功罪之大較也若撫道之功罪有不當與
將官並論者將有斬獲民無殺掠而撫道能查勘的
實使無欺冒者功也若敢爲欺謾又當以罪論矣將
無斬獲民有殺掠而撫道不能查勘的確互相容隱

者罪也若查勘的實又當以功論矣至于按臣位卑
權重朝廷所以寄耳目也倘甘爲巽懦猫鼠同眠既
不能攄眉吐氣以振邊臣敢戰之威又不能明目張
膽以治邊臣退怯之罪則何稱耳目之任而又何以
按臣爲哉臣查得萬曆三年十一月虜入犯按臣劉
臺牌趣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曹簠出兵堵截遂成奇
功加爵廕子遼人至今稱平虜之捷爲第一而誦劉
臺之功不衰十八年二月虜入犯副總兵姚大節逗
遛觀望按臣徐元以牌趣之不出已而參之十八年

十月虜又入犯副總兵孫守廉逗遛觀望按臣胡克儉亦以脾趣之不出已而參之二臣行脾趣皆其憤懣激烈之氣不減劉臺然而成敗異觀功業相反者則以今日之姚孫不如往日之曹李也乃今朝廷之上不廢懦將之刑而將官猶知有不職之罰者則二臣之功不可誣矣臣謂後之爲按臣者目擊將官退怯躲避不能行牌趣皆及不着實參論者悉以不職論必如是而功罪可明避民猶有可生之望也曰消隱憂臣聞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中國故土蠻三（辯了固結民心與有本之論）

衛諸酋不足畏而暴虐橫行民窮財盡可畏也遼圍空虛人無固志可畏也死亡接踵民有離心可畏也蓋凡虜之入犯中國未有中國人不爲之用而肆虐地方者邇年以來虜歲掠我人以萬計輒散處於板城而恩養之給之婦使生子女給之牛馬田土使孳息耕種待其心志無變易而後用爲奸細用爲嚮導往年遼陽海州捉獲奸細數十今猶踵接未息也入犯之時爲之四散擄掠者亦多中國人有它人地窖者有指人粟穀之數而逼索之者有呼譬人之名而

焚其廬掘其塚者皆漢人也以故地里之迂直遠近民俗之貧富衆寡兵之強弱虛實將之勇怯智昏與夫事勢之緩急難易無不知之而飢寒困苦之民又鬪先被擄者之有妻子牲畜用土也謂雖犬羊不類猶得以緩其死遂因虜入而順隨之去者比比也是則大可憂也夫華夷異類風氣異宜飲食居室異用而奈何甘爲犬羊之役哉不得已也蓋自販易賠償擅騎兔馬之弊滋而民以馬死矣自抽軍調撥設防科斂之告烈而民以軍死矣自買功各用之威熾而

民以官多死矣自城濠不修邊堡失守而民以鋒鏑死矣自屯鹽日壞積貯不預而民以飢死矣自優恤無法招集無方而民以逃徙死矣自將不知陣法軍不習訓練而民以不教死矣凡此數者皆所以爲虜驅民也而遼之元氣于是乎索而幾于不可復救臣竊謂欲存遼東非扶持其元氣不可欲扶持其元氣非盡除前數者之蠹不可請以醫喻人有病瘵者善醫者必且使之斷嗜慾絕聲色節宜其勞苦調護其風邪舉平日所以耗竊元氣者一切屏去之而後藥

石可施，元氣可復也。臣故于薊邉禦虜之事，畧置弗論，而獨以扶持元氣之説縷縷爲　皇上陳之也。不然病且入膏肓矣，臣慮秦越人之驚而走也。夫臣此言，皆出于遼左士民將吏之所獻納，撫按司道之所議論，而臣耳聞目擊之所參酌，固未敢信已見而忽輿評，亦未敢徇人言而廢真見，要求無愧于此心，無愧于遼民，無愧于天日而已，他非臣所知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酌議施行，遼左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盛翼進黼汝 參閱

侯給諫奏疏

疏

侯先春

為審勢量力酌陳今秋防守事宜疏 遼左防秋

臣往在京邸嘗聞諸邊欵貢遼獨當虜故遼之兵素能戰遼之將素號敢戰心竊壯之乃今詢之輿論稽之往事質之耳目所覩記則云戰者徒虛談耳臣備員瑣闥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俾從諸臣後得與閱視之役臣若循習故事甘為欺謾是負　皇上也遼民見臣受命以往謂可徼恩　皇上拯之水火之中遂奔走號訴于臣臣若循習故事甘為掩飾是負遼民也臣則何敢顧臣復念事求可功求成終不敢過為已甚責人以不可能之事而強之以必戰也獨計將來不當復循故轍令我無辜赤子再受荼毒耳臣請先言已事而後陳今秋防守之策虜自兩年以來四犯遼海蹂踐我內地四五百里不可謂不深入也馮陵我郊堡八九晝夜不可謂不久也殺虜我子女凡以萬計不可謂不多也肝腦塗郊原哭聲震山谷不可謂不慘也而為將者漠然不以為意嬰城自為衛閉門待去未嘗以一矢相加遺也說者謂虜衆我寡難與為敵似矣獨不可牽綴之使賊不得掠取驚擾之使賊不得安息張疑設伏使賊不得深入且久駐乎縱不能然獨不可擊其惰歸邀其去路使賊不得盡挾我子女以去粮糗牲畜悉為虜資乎柰何任其揚揚而來復任其揚揚而去如出入于空無人之境也此遼海人所以切齒姚孫二將無不願飲其血而寢處其皮也往事無論已夫虜犬羊也受箠則去投骨則來虜既得志而去矣今歲秋深必且復來來則其勢必甚其入必深何者習知我不戰無忌憚也遼海以東金復等衛民居稍密舊號沃壤虜垂涎非一日目下奸細接踵間有捉獲者僉曰虜謀搶南衛也則其必由遼海入可知矣若非預畫奇策厚集勁兵令虜疑忌則虜必恣意深入遼海一空金復幾

破如人病後加病遼事將不可爲矣大遼陽海州地勢平漫無山險可恃無邊墻可守遼海兵馬寡弱必不能支非大營兵不可且遼瀋亦鎮守地也遼海失事亦鎮守責也臣請下明旨命鎮臣于八九月傳虜之初即盡率所部兵馬移駐遼陽城中虜信漸急則率營中裨帥軍于遼海之中遼陽副將軍于遼陽之北海州參將軍于海州之東各據要害互相犄角不得株守城中迎邀觀望又檄開原鐵嶺將領移軍瀋陽等處金復將領移軍耀州寬奠將領移軍析木以

備策應各城止令守備官督率部兵城守不得藉口貼防以分兵勢倘虜聲言西掠以牽我師則令廣寧錦義各城將官人自爲守或遣一裨將率兵千人號五千人虛張勢焰以爲聲援蓋廣寧境土磽瘠行掠無資錦義向遭殘毀地土亦狹決非諸酋窺何之地縱有入寇百千計耳本城兵馬自足捍衛無庸過慮往歲處處貼防愈分愈寡正欲爲口舌以逃不戰之罪今秋更不得援此爲例也況遼海河西緩急遡別大與窮邊利害較然此不能料焉用彼將哉虜情告

急則當令大營裨將與遼海將領各領兵二三千分屯近邊聯絡散布遠不得過數里晝則多張旗幟夜則多設大鼓以張威焰虜必心疑不敢徑入而我惟明烽燧嚴哨報清屯野靜以待之如是而虜恃得志聯營直入則令我兵倏忽潛伏姑勿與戰惟秣馬蓐食繕甲厲兵徐俟其變而圖之虜入我境必恣攻掠馳驟無停時格鬬無遺力其勢必困夜宿我境昏昧（虜入犯飽）莫辨易險莫知其心必疑馬之水草不時芻粟不飽（坪俟夜多暫處諸之艮易）皆病候也其馬必憊我于此時先選降夷或勇士數

十人衣胡服各負火砲潛逼虜營約以中夜舉放我軍五合六聚鳴金擊鼓喊聲振搖從而擁逼之真若颶風之陡發怒濤之驟注雷霆之奮擊者彼危疑中重以驚擾人馬不相顧戰其不相親有風靡而走耳須勅我軍勿貪首級勿邀人畜惟大震鼓喊聲躡虜遁跡而追之則彼魂搖膽落氣奪勢窮必有失馬之較勒者失人之盔甲者天明掠殺之皆我有矣彼所掠我糧食牲畜必且棄之道路彼所掠我子女必且乘勢逃回即久爲虜故用以嚮導亦將倒戈相迎復

我版圖矣必如是而後可一創虜遂人猶有生氣也
此亦不過牽於之不得深入日久馳耳計今遼中兵
力尚堪辦此臣故曰非責之以不可能之事不量衆
寡而强之必戰也若夫虜至則嬰城自衛縱敵殺掠
虜去則拾取一二老病遺賊或强奪屯民打死零虜
或割取華人被殺首級假捏粧點名爲堵截出境非
惟逃罰且以報功臣不知其爲功也臣又見近來每
以堅壁清野爲辭夫堅壁清野者兩軍相持深溝高
壘且俾野無可掠將以老其師而坐困之非謂嬰城

自衛縱敵殺掠兵反在內而民反在外也而况殺掠
踰萬野亦未嘗清也野未及清何取堅壁借以自文
將誰欺乎此又將官脫罪之術而邊人受禍之源也
今無令次論功當以張威堵截虜不入境爲上雖無
斬獲即有損傷定破格陞賞夜擊驚擾虜即出境及
救回擄掠多人者次之一體陞賞上不能堵截次不
能驚擾止擊惰婦邀回被虜人口及有斬獲者功罪
相準其有嬰城自衛縱賊殺掠及割奪首級粧捏報
功者必究問如律明正典刑以警將來不宜寬貸近

督臣疏謂大小捷功俱免敘及始無疑忌而可盡言
此誠確論臣謂不特督臣即撫道亦不宜敘也蓋撫
臣者所以稽察將官而司道者所以佐撫臣稽察將
官者與將官同功罪則彼此顧忌即撫道無邀功避
有以也
罰之心而承委查勘等官孰敢不爲蒙蔽者耶如閏
三月十五之事說者尚欲報功而撫道據實引咎者
似不可槩責之平時也倘後撫道以稽察得實爲功
不以獲捷爲功以扶同隱蔽爲罪不以損失爲罪則
勘官不至迎承而將官無所假借賞罰嚴明人心振

肅而邊務尚可整頓乎不然上下相蒙習爲欺玩遼
東之狼狽臣不知其所終也臣閱歷地方目擊殘破
秋來虜患急在燃眉此誠存亡生死之關義有不容
默默者然臣此言皆量其勢所可爲力所能爲終未
敢過爲已甚而責之以必不可能之事也遼左僻在
關外天各一方萬里君門無由籲訴廟堂之上不聞
殘破之狀久矣臣復不言謂遼左生靈何謂　皇上
任使何遼雖彈丸黑子之地實京師左臂關係匪輕
伏惟聖明留意焉臣愚幸甚

清馬政以裨邊疆重務事　遼左馬政

臣奉命視師遼左，自入境以來，廣詢博訪，僉謂遼之
最急者馬，而遼之最不堪用者亦馬，遼之最耗國儲
者馬，而遼之最累軍士者亦馬，嘗與撫按諸臣蹙額
而語，扼腕而嗟，思一爲之釐正也久矣，近接兵部職
方司手本，該本部題覆閱視山西科臣張貞觀疏，爲
孤鎮軍膏剝削已極等事，內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買補營馬之苦，通行酌議，應聽將領據實參治，
仍訂爲釐弊甦軍之法，另行題請等因到臣，該臣訪

得向年遼東馬市，利歸權勢，前撫臣顧養謙廉其弊
而救之，用銀二萬兩官買軍領，誠良術也，柰何一法
立。一弊生，勢有必至，而腥不除，蚝不祛，物有固然，是
故虜方傳箭將入市也，正安堡遊擊。鎮靜堡守備，利
其好馬，要了境外選買之。此其弊在本管官，虜既報
箭已入市也，則尊官貴戚家人門官，遂其好馬，搜于
市場先買之，此其弊在權貴，自餘非老則病。不瘦則
羸，先儘正營諸將官二三十人，而後及富商各將官
所買，則發之各屯衛備禦撥軍找放，多者百餘匹，少
者數十匹，遇有軍或家丁倒失馬者，徑自給散，追其
解驗印烙。大者扣銀二十兩，小者扣銀十六兩，仍外
索稍銀。此其弊在各將官，至于富商所賣，則撫臣委
官一員。同廣寧備禦關，不使出，照依原價買之，亦索
稍銀，而委官不勝其私賄，紛紛然度馬有利可別售
者。放而去之，無利衆所棄者，擡價濫收，甚且以已老
弱私易壯健，此其弊在委官富商，夫私，公之蠹也，弊，
害之府也。利于私，必病于公，有其弊。必有其害，是故
上而國也，歲發太僕寺馬價銀一十一萬兩，其初則

買貨委官扣侵者十之一二，其既則前項各官扣入
者十之六七，馬隨補隨倒，銀歲耗，軍不得霑分毫，誠
哉國之漏孔也，害國莫甚矣，下而軍也，馬纔領，卽有
倒者，養二三月，或數月倒者，卽不倒而老弱，棄之不
可，飼之無益，以有用芻粟飯無用馬匹，甚且稍銀之
加添，倍徙官價，貧軍不勝勒索，有鬻妻易子以償者，
有鬻妻子不足繼之以逃且死者，又有奸軍藉口索
詐，戶丁并其戶丁鬻妻子而逃且死者，抑又民之陷
穽也，害亦莫甚矣，是該部所稱將官販易夷馬之蠹，

軍士賠補營馬之苦遼中與各鎮同也而所稱蠹弊甦軍之法則遼中有獨難者將禁將官而將官有所不能禁將責司道而司道有所不能行將收良馬而良馬必不能收將革稍銀而稍銀必不能革臣何敢以盛文塞責已也蓋遼中事勢與各鎮迥別隔遠關外僻在海隅武弁則如蝟如蟻文官則如參如辰鎮有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者故雖以撫臣之重按臣之權而法不能盡行之于下情不能盡達之于上也即臣奉命視師半載而法亦不能盡行之于

下情亦不能盡達之于上也故臣焦心蒿目蚤夜以思求所以爲蠹弊甦軍之法者而卒不得其要領也無已則有一焉蓋將官之得以販易夷馬而恣無忌憚者雖由法令不行亦以官買之馬少而所不買者多也軍丁之所以買補營馬而不勝苦累者雖由處置之無法亦以官給之馬少而所不給者多也夷市之馬孰非朝廷之馬柰何棄實利而甘受實害乎邊境之軍孰非朝廷之軍柰何給馬者十一而給價者十九乎且遼東每歲京運馬價凡一十一萬七千有

奇價非不足而何有于一萬兩也合無自今以後凡夷馬盡數官買之將官富商不得私買一馬有私買者即以私出境外走泄事情論凡軍馬盡數官給之將官富商亦不得私賣一馬有私賣者即以私賣戰馬論此法行而後弊可革弊革而利在其中矣私買既禁收馬自良利一價無高擡馬價自省利二馬少疲驚操馬充實利三馬由官給軍免稍銀利四倒死漸少軍不賠償利五馬無私收軍不受累利六收馬愈多子銀愈積利七蓋禁其買則富豪不得夤緣爲

奸其不然者不至要境外搜市場以極于退壯健而收老弱不止即百法懲之其弊固在也禁其賣則富豪不得借口索勒其不然者不至扣官價索稍銀令民鬻妻子而就逃亡不止即百法革之其弊固在也由此則官與民兩利由彼則官與民兩害其大較可覩已倘謂王者不盡意以遺民不安盡買夷馬則臣未聞棄利而蹈害廢國法以利奸民也且今內帑空虛國用匱乏方求生財節用之道而遼東兵餉歲支四十餘萬皆由此革耗損致然尚可借寬大以濟奸

貧耶況充操馬惠貧軍其利遍在生民吏夫又有不
止利國者耶寧爲將官招外虜不爲國家塞漏卮寧
爲將官開利藪不爲貧民除弊竇臣不忍也臣聞治
道去泰甚語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
鼓遼中馬市不調且泰甚矣去泰甚而更張此其時
乎若謂不須更張不必盡買夷馬稍一禁約夙弊頓
清是不過借華禁之虛文掩一時之耳目以欺　皇
上也臣有死不敢也臣竊謂不欲釐弊甦軍則已誠
欲釐弊甦軍舍此更無別法也但此法未行之先害

于國與軍甚大而利于將官亦甚大此法一行之後
利于國與軍甚大而不利于將官亦甚大是在朝廷
之上斷而行之耳伏望勅下該部亟議施行庶馬政
清而戎務大有裨益也臣不勝大願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卧子　李雯舒章

嚴　嶠鋭子　參閱

史玉池奏疏

疏　史孟麟

專職掌廣言路以防阻塞以杜專擅疏（專職掌廣言路）

臣惟國家張官置吏、以爲民極、獨有官守言責二者而已、官守佐天子以理天下、而其職欲專、不專則散

且亂、亂則竊弄者得而收其柄、言責佐天子以正天下、而其路欲廣、不廣則壅且私、私則僥倖者得而逃其奸、臣自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臺諫象（此數言已指江陵也）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識者傷之久矣、賴皇上易置輔臣、嘉與天下更始、於是事權歸六部、公論聽科道、舉朝欣欣、各思自勵、或亦易亂而治之幾也、邇者以建言非人、嚴旨切責、因謂近來士習好言、（[illegible]）皆因以言獲罪者、往往驟致通顯、今後還要辨別真僞、較量人品、稽查贓粜、毋徒取其空言、以啓僥倖、信斯言也、必朝廷無過動、大臣無過舉、而後可、不然、其阻塞言路之階乎、又輔臣建議、欲各部會議會推、若九卿科道掌印官類奏、以杜專擅、信斯言也、必宮府皆正人、滿庭皆君子、而後可、不然、其收攬威權之地乎、在輔臣或以一時意見之誤、而勢之所趨、有不至收攬阻塞不止者、臣請爲　皇上終言之、我　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以分庶務、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職各有掌、不相侵奪、不相干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而任一官、則專非爲害、即以一官而敗一

事、亦罪有所歸、斯　祖宗分職之意也、今一則曰各衙門各書所見、一則曰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也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道旁築舍、三年不成、即有誤者、誰執其咎、聽自上裁、旨由閣票、或有私意、如其間者、內托上意、外諉廷言、又誰執其咎、又設有馮保張居正者、（此則別有所指）貸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符同附上、朝廷不得察其非、宮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且會推發單之說、前者已行、以勢不可而止、奈何於今而復欲行之乎、臣

竊謂職掌自各部專之，則非以為專擅，而不專則必有專之者，乃所以資專擅，故曰類奏取裁之議不可為法也，是收攬威權之漸也。我朝設六科，司言十三道司察，而又令科道官得以風聞言事，專其言也。至於百工技藝之人，亦得直至御前奏事，而又未嘗禁人之言。蓋其人是，而其言亦是，固裨益於朝廷；苟其言是，而其人即非，亦何傷於國體？斯 祖宗求言之意也。今一則曰觀望成風，一則曰空言僥倖，則是以一人之非而欲盡廢其言，以一人之言之非而欲併

廢直言之人。借如大臣奪情，一時五諫臣七翰林之疏，俱非臺諫，其謂之職業耶？空言耶非耶？奪情抗疏諸臣，致身卿相，豈曰無人？而鄒元標伏在下僚，同於禁錮，其謂之通經耶非耶？抑量其人品耶？即令經略大臣，借任事以逃公論，人知其非，而御史郭實竟以直言見謫，其果真耶偽耶？抑非其職業耶？且禁止建言，積非一日，人心痛恨，莫切於斯，奈何此時復以一言者非人，而遂欲效之乎？臣竊謂言官有意辨之，則害貽於君父；即不辨之，而天下自有辨之者，作必不及於小人。故曰觀望僥倖之言，不可為訓也，是塞言路之階也。語曰妨為禍始，妨為亂階。又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昔仁宗命夏原吉擬旨，原吉輒擬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答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自上裁，則事有所分，權不下移。噫，此大臣欲專職掌之遺意乎。英廟朝，曹吉祥擅權，有投書指斥時事，吉祥請榜購告捕者官三品。大學士岳正、呂原諫曰：為政有體，朝廷豈可自榜購募？秦始皇下妖言令，竟不聞其過以亡國，乞以秦

為戒。事遂止。此閣臣欲廣言路之遺意乎。而孟子之稱樂正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故一己之善其善小，能容天下之善其善大。倘臣言可采，亦輔臣優於天下之資也。且輔臣亦嘗建言矣，嘗欲以政事歸各部矣，必懷原吉之慮，存岳、呂之心。臣之言，期於其成其是而已，非與之論是非、爭可否也。伏惟 聖明垂察焉。

恭撰條議以便聖覽疏　建儲

冬日數流芳名不急詳載偶錄一二此篇亦自名說

臣惟冊立大典，實協輿情，羣言僉同，所為至論，肯正

月二十六日、聖諭甫下、人心悚惶、卿僚大小諸臣前後數十餘疏、益以必不可行之事、創見於今、是以大不得已之心、其激於義誠思 聖覽未遍封章、撮其總錄條爲問答、竊佐萬年之計、敢希一夜之觀、問曰、元輔王錫爵所擬待嫡封王 聖諭是乎、答曰非也、朝廷舉動、必守 祖宗家法、而爲後世慮深遠、祖宗朝東宮無待嫡之條、元子無封王之例、重儲貳先正名、繫人心也、乃不立長於今日、而待嫡於將來、欲令 皇長子與皇三子皇五子並封爲王、輕國本紊

名分壞 祖宗家法遺子孫隱憂無大於此、問曰、信如東宮不待嫡元子不封王、則 世廟晚年、不建太子、而 皇考穆宗以裕王登極、斯何以稱焉、答曰、查得嘉靖十八年二月朔、冊立元子爲 皇太子、第二子爲裕王、即 皇考、第三子爲景王、是 皇考非以元子爲裕王、同太子而封王者也、 皇祖蚤立太子於初年、非晚年而猶不立也、是豈可爲待嫡封王者例乎、問曰、然則 祖訓立嫡之文何以答曰、詳讀祖訓、法律全文、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雖長不得立、若姦臣棄嫡立庶、庶者必當守分勿動、遣信告嫡之當立者、務以嫡臨 君位、朝廷即斬姦臣、按此乃藩王入繼大統、如皇祖故事非繼體承、祧者比援之則悖 祖訓也、臣下引之則誤 皇上也、且嫡長並重、有嫡立嫡、不聞無嫡而待嫡、有長立長、不聞有長而虛長、必若無嫡而待之、將置長於何地、而定儲於何年、問曰、然則無待嫡者乎、答 藩王有之。 祖訓職制條曰、藩王嫡長子、年及十歲、朝廷授以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如

或以庶奪嫡、輕則降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如王年三十未有嫡子、其庶子止爲郡王、待王與正妃年五十無嫡、始立庶長子爲王世子、是藩王待嫡之例也問曰、親王可以待嫡、而東宮不可以待嫡、何歟、答曰、是 祖宗憂天下之深也、宗藩無民社而重統緒、重統緒、而長不可先嫡、無民社、故嫡可待而世子可緩至於朝廷則不然、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太子副天子爲宗社生靈主、儲位不可一日虛、天子不可一日無副、故帝王即位、即立太子、嫡子未生、即立長子。誠謂

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安危係之耳。且考之藩例。元妃之後有子。不復繼室。繼選之妾有子。不復稱嫡。卽藩王亦何嘗不重長哉。今以東宮而援繼統之條。天子而襲藩王之例。其避　祖訓耶。非耶。無乃非　祖宗憂天下心乎。問曰。嫡之不可待。既得聞命矣。元子不封王。亦有說乎。答曰。有天子繼體之儀。稱子稱孫。故名皇太子皇太孫。若曰以子孫而承　祖宗也。非爵之也。別子則王之。王必繫之以地。蓋爵之官而祚之土。俾稱藩臣。今　皇上繼體者元子也

不可爵。其可王。王則卑元子。亦卑　皇上。皇上所有天下。皆元子有。王之則當以何地王之。故皇三子皇五子可封。而元子必不可王也。問曰。允若此。則元輔所擬　聖諭誤矣。其所引元子拜嫡之說。或可權宜行之。而奈　皇上不聽何。答曰。非也。誠　皇上所謂非光明正大之道也。蓋中宮敵體　皇上。有子則已子爲嫡。庶子爲庶。無子則凡子皆子。而長子卽嫡。何待升而後子。乃爲太子耶。秦異人之拜華陽。漢惠后之子少帝。與卅所茗。指爲厲階。奈何以漢宋一

二偶爲之事。爲　國朝創一家法。貽後世利幼抱養之釁耶。問曰。是誠難知。然則　皇上易爲而權宜。元輔易爲而曲引。廷臣易爲而固諍。　皇上曰被誣。元輔曰蒙謗。意其有隱情歟。幸畢其說。答曰。　皇上元輔之意。廷臣何能知。顧連署而爭。累章而懇。非爲　皇上一身。非爲元子一王。非爲輔臣一官。誠恐作法自今。流弊無已。倘嗣此以還。代無嫡出。則代無東宮。長子非太子。則凡子皆太子矣。寧保無詐稱遺詔。更爲賜書。如趙高之禍秦者乎。寧保無貪立幼年。禁中定

策。如閻顯之禍漢者乎。寧保無積愛成嫌。投懷希寵。睥睨儲位。如魏王泰之何承乾乎。寧保無秘語不售。搆獄株連。危言惑上。如李林甫之誤玄宗乎。寧保無片紙出宮中。乘其倉猝。援立所厚善。如司馬光之所慮者乎。寧保無舉小寬何。耳屬於垣。樹功藩邸。如李泌之所懼者乎。有一於此。誰任其咎。試使　皇上而念及。必不忍子孫有此。元輔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有此。廷臣而念及。必不忍　皇上聖明元輔博眷相與討安宗社而有此。猶目前計也乎哉。而觸忌諱其

釁鎮以爭也。問曰。然則奈中宮何。答曰。祖宗朝立
長者非自今矣。長子不過數歲即立。立時中宮但在
盛年。而當時不聞以嫡母壓長。晚年亦不聞以嫡出
而儲宮。闕中自有家法。　皇上豈不明之。則以一時
宮閫之情。較之萬世宗社之計。理則不敵。忍於萬世
宗社之計。而不忍於一時宮闈之私。情亦不敵。　皇
上豈宜以此貽子孫。元輔豈宜以此誤　皇上。易曰
主器莫若長子。傳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孔子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賈誼曰天下之命

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叔孫通曰太子天
下本。本一搖天下振蕩。奈何以天下為戲。屈建曰楚
必多亂。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
走。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此生。晉漆室女曰吾
聞晉君老太子幼。晉國有難身必與焉。夫處君臣父
子兄弟之間。不據理就經。明大義以杜禍始。而徒以
中宮為辭。以計工為權。待不必然之嫡。遲十二齡元
子冊立之期。壞　祖宗二百年一定之法。是忽主器
悖正名緩教諭之義。啓振蕩之端。無漆女憂魯之心。
而犯屈建逐兔之戒。拂人心誤國計甚矣。問曰。然則
何道而可。答曰。昔宋太宗謀建太子於寇準。對曰。
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不可也。唯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太宗首肯。而仁宗立
英宗為太子。韓琦力贊不疑。帝竟付中書行。不使宮
人與知。願　皇上如太宗仁宗之斷。元輔盡寇準韓
琦之忠。從外廷群臣之望。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許少微奏疏

疏　許弘綱

西夏敘功敬陳末議以重爵賞疏　平哱功文

臣聞古之善觀人國者。觀其爵賞何如而已。當則威
王封一即墨而齊治。濫則肅宗偏給告身而乖衰。人
臣任職。非事敗而同其罪者。不當事成而同其功。後
世等功賞於覃恩。循襲故常。曲全體面。人主既輕授
之。臣下亦輕視之。于是乎名器愈濫。而事功愈不可
成。國家承平久矣。上大夫固不習兵。寧夏變興。中原
震動。召四方之兵。歷三時之久。始克蕩平。蓋謀夫孔
多。羣方畢舉。非若宸濠寘鐇之健。沉定而濟。神武而

莫測也。說者以爲宗社之靈，詎不信歟。然茲役也，尤塞安危，關係不小。奈何以半日邊功，視之特一將臣子，不宜重自矜詡，以多取數于朝廷，貽將來口實耳。先是總督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楨各疏報功次，頗號詳明。然一嘉諸鎮之勞，一陳欽遣之伐，意見不無異同。昨該按臣劉芳譽奉旨覈定奏報，獨詳按事情別陞賞，直書特書大書，不一而足，犁然備矣。臣等事關職掌，日逐看詳，下採公評，上引繩墨，可無一言塞責乎。然行閒將卒，出萬死一生，即賞疑罔當從予，況

經覆覈，寧復有他。雖敷近五百員名，臣等不敢苟論，論其大者。夫舉裘者必挈其領，敘事者必引其端。方賊之初反也，一鼓而下河西四十七堡，勢且炎炎燎原。不特其前不角其後，惟嬰城自保，而後賊可圖也。則當敘過賊之功。已而賊急勾虜，虜堅助賊，賊俯而戰。我仰而攻，殺士卒萬餘，而城守自若，不一離其腹心。何以使之內訌而變作，則當敘閒賊之功。大俘獻矣，劉許誅矣，藉令哱民少延，得毋養虎遺患。而片紙密授，禍本悉除，小信小慈，何足論也。則當敘滅賊之功。過賊之功，蕭如薰尚矣。奉保之守靈州，李昫諸人之收復城堡，是其次也。退虜之功，李如松尚矣。麻貴之力戰，董一元之搗巢，是其次也。閒賊之功，周國柱尚矣。李登、王英夏之時等，是其次也。滅賊之功，原出葉夢熊獨斷，而諸將之乘機戮力，抑又其次矣。若諸偏裨自不得與大將齊衡，提督總兵自不得與督臣並論，而總督巡撫監軍三臣者，全軍皆屬駕馭，成則一體論功，正不必以某事某策分彼已較低昂。此輕重之等也。府州縣各效微勞，則敘李崇德等八人足

矣。列城衛吏，宜闊之以需別項之薦章。各司遺其裹贐美，則敘楊時寧、劉光國等十人足矣。其餘方面，盡置之以待將來之表樹。各差御史，苟非身與勛勤者，決不希恩。督撫諸臣，上係奉旨徵調者，必能讓善。至承舍吏書紛然自簡，雖云往例，寔係陋規，所當蕭華。此詳閒之辨也。（寧夏之功說者以爲葉[illegible]之功）魏學曾功魁罪首，業已鑒自聖衷。然被罪則救者連章，敘功則贊者交口，人心如此，公論可知。蕭如薰傾囊以鼓戰士，奮勇而燹巢魁，臨期則蹇蹇王臣，居功則恂恂處子。一時名將，寔鮮其儔，類

敘之中信宜有優異之典蔡可賢趙夢麟萬一奎等雖經廢革或辨以過而盡掩其功俞尚德何濟故謙何遽以功而盡掩其罪此權度之準也至如臣弘綱者曾飛之智既不如人汗馬之勞無能為役若以本等章奏目濫署名則自朔方告變以來封事日盈几閣將言言而拔之人人而秩之耶且國家既設兵部又設兵科無非欲其事共參謀法相印証故必身居籠坪之外而後可以定人之罪次人之功若賞陞云則陞彼訑此狗雷同為利陛下亦何賴焉

夫驕命難同瓜菓敝袴必待有功爵賞一端明主斤斤愛惜今有事則將士暴骨于原野儒者袖手于廟廊事定則棲魂沙漠者未沾片語之溫而錄錄因人者濫沐逾涯之寵欲以抑貴近勸勞臣使天下望風畢命斯亦難矣臣觀　二祖之朝非戡亂大功不輕議賞即世宗平倭之役初奉欽依擒王直者許封伯爵及血戰擒賞格甚稱簡易國家恩何患今日之不隆患將來之不繼耳年來要小邊功輒叨上賞士大夫習而不察目為固然是役也宜中外之有越志

臣等以為　陛下宜稍節之仍乞著為定例以後捷臣勘功止敘在外文武員役至於閣部　恩命則斷自聖心司屬等官則總憑部覆不必一槩辦敘冀故導諛是或一道也夫功成議賚通國讙呼臣等何心獨云慎重嘗勝易多溢美之詞戰勝易多溢格之賞明主論功亦求其當而已若曰操文法以蔑邊功博名高而圖自樹夫何敢哉

兵事方殷敬陳末議以濟勳勦疏　平哱機宜

臣本樗櫟待罪山林荷蒙　陛下拔臣于病廢之餘

授以兵垣之長軍旅雖云未學當官寧遂無言然臣非躡足行間不敢臆說特言其仰贊廟謨執樞而廣運者耳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淆用人貴專今且旋用而旋惑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握勝于寄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于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辦今一題一覆已屬瀨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群策困屈羣力議論大廢

成功。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
應變，小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
不必遙相駁詰。諸臣條畫，毋論談倭談賊，明敕該部
慎爲題覆，須洞中肯綮，始爲施行。間或事屬疑難，共
當商確，臣等會同該部該科于朝房而相印證，必其
意見不合，然後另疏請裁，固不敢諾諾以雷同，亦不
必嘵嘵以炫異，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
衆不中制，不外牽，蕩平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
將，猶曰兵難遙度，趙括馬謖非不燁然傾聽，識者預

料其不終。夫兵詭道而陰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棋，
一人當局，十人譁而教之，鮮不敗矣，況旦暮形勢，瞬
息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棊而談應着也，可
盡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淆亂之時利用
斷，此臣所前而借箸也。寧夏一節，　陛下主之以總
督矣，又爲之聚二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
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人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
旨，凜若秋霜，就不驚戒，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
封侯未卜誰氏，勞苦莫辯功高，容或互相觀望耳。今

第敕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虜，毋作役
上功，沈思孝督率司道等官專心饋餉，餉道不絕，即
敘上功，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心討賊，賊平即敘上
功。雖犄角互相爲用，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
罪易見，詳然競展，猜忌不生，固一算也。若又紛紛調
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辦，在事者懈怠灰心，師墮厥
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憂，莫尾所從矣。方今薊遼督臣
聞母憂，順天撫臣有歸志，倭變剝膚，去留關係，此又
臣之所汲汲也。再照師之制勝，有緩急，而志氣不可

以不揚，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持
久，無所見功，師已老矣，而糧餉不繼，飢病奄奄，俟死
不遑，安能制敵。撫臣朱正色所報，讀之令人寒心。
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巡撫不至，楊
腹存營，隱憂可勝道耶。古之明將，往往與士卒同甘
苦，共勞逸，甚至吮癰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
錄，有折骸執俘之績。今何等景象也。臣以爲　陛下
宜亟敕諸臣，速備糧餉，以安其心，便宜陞賞，以作其
氣，而又明著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格，事寧之日，決

不輕信訪問，斥斥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志，士得淬礪其鋒。寇始在吾目中耳。至于倭雖寄迥然，而虎相鬬，雖強亦復我之與防。頃有欠第拳旗，陷陣騎誠不如狀。此兵誠不如南兵，然使不先其餉而廣募兵，既集而始待餉，是吏作一敵也。設敵相尋，後卓當戒。乞勅戶兵二部大臣同心計議，毋更空談牴牾。此皆目前要領，臣是以首言之。

計典年歲，衆志方新，乞崇寔行以端士習事 蔡典

臣初入該科，會逢京察，先是咨訪四出，議論繁多，駭

惑倒疑，人人重足，加以無名揭帖，相望通衢，而傾危幾成俗矣。幸明旨申飭再三，當事諸臣，公明長厚，一時別白較若鑑衡，而人心於是乎大定。虞廷黜陟，其庶以加此矣。顧念斯時也，風波始息，朝野一新，是沐者彈冠之秋，浴者振衣之會也。轉移化導，詎可視為緩圖。昔人有言，貪夫徇利，烈士殉名，蓋士之趨鄉，猶習之趨市也。自變而自趨之，疾於影響。臣不敢遠有所引，姑就而此六年之內，人情變態爲 陛下陳之。自年以前，權奸在事，黨同伐異，閃爍動人，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或在彼也（論此數年中風俗甚晰），於是乎媚竈乞墦，并心附上，苟蒙一顧，罔恤生平，即鄉黨自好者流，猶或望而趨之。故其爲習也，奔競而可鄙。陛下一旦勦根據，斥此曹，曾不移晷，而奔競息矣。癸未以後，泰運方亨，引用老成，復諸擯棄，天下之人，以爲時之所尚者固在此也。於是乎悻悻立名，高自標榜，爭蹊取徑，漸失本眞，即叙論相半者流，猶將襲而取之。故其爲習也，矯激而不情。陛下一旦塞速化之途，嚴出位之禁，曾不移晷，而矯激形。夫奔競矯激二者，則有間矣。此

望彼趨向於倏忽，士習之變，何常之有。今之簡汰而議黜者，詎不足爲示懲哉？然而士當事時，奔競不可，矯激不可，則其囂然嗜進之心，與夫勃然適往之氣，必將醞蓄騰湧而未能頓消，故士習巧僞，致煩明旨，議論紛起，上惕聖衷，此其彰明一驗也。臣嘗謂人情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不流於此，即流於彼，不潰於東，即潰於西，即頹爲江湖，滙爲巨澤，而怒濤驚浪猶且日夜嘶號。故夫善治水者，非纏閼遏絕之難，而疏通利導之爲貴；善敷教者，非振刷防範之務，而潛

消默化之爲先。陛下試爲今日人心計，將恃六年之黜陟防之乎，抑導之使歸而後已耶。誠思有以導之，莫若崇恬靜以消其競躁，敦本寔以袪其浮，取夫不役於世味者而尊禮之，以示其的，流濁而務澄其源，則無乎勿清矣。絲棼而務尋其緒，則無乎勿理矣。蓋人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亂之也。故孟子闢鄉愿，而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中庸定君子小人之介，而蔽之以闇然日章，的然日亡。夫謂之闇然，初何加於日用常行之外，然而言君子者必歸焉，謂之的然，豈無烜赫動人之事，然而言小人者必歸焉。蓋篤志潛修，與立異近名，本來原自迥別，實心任事，與矯情干譽者，究竟終必殊利。此誠僞之關，識者辨之早也。今天下皆知君子當用，而恒不快其闇然之迹，皆知小人之當遠，而或偶中其的然之机，皆知鄉愿之可惡，而或難於似忠信廉潔者之非刺，何惑乎人心之愈趣愈變，而卒無定歸也哉。伏乞特勅該部，乘茲簡汰，咸與維新，自今考察之後，一應進退人才，寧寔毋華，寧拙毋巧，過之於衆世之所必趨，而察之於人情

之所易忽，當官慎矣，必細覈諸月旦，議許是矣，必夷考其躬行，一節奇矣，必歷稽其素履，其才果眞，則高明沉潛，品不同而同適於用，豈容操一轍而廢百途，其質本脆，則果敢脂韋，弊不同而同害於事，豈容狗一曲而開衆竇。迹之所在，有甚不諧於俗者，要其心原無所爲，則雖異猶同也，毋使椎朴孤介之士，一槩混於庸人，而終身蠖屈，以爲天下之口寔，一時行事有若大異於人者，乃其心窃有所覬，則雖義亦利也，毋使色取行違之輩，一旦竄入君子，而借其赤幟以塗天下之耳目，蓋士之挾筴而來也，疇不欲托諸功名以垂不朽，而乘机構會，本無定趣，故欲使天下之拱手揖讓而輕功名，不可能也，使天下之尋塗索轍而不以便捷爭功名，猶可能也，轉移化導，在陛下加之意而已。抑臣猶有說焉，進退人才者，部院事也，進退大臣者，陛下事也。大臣之品不同，有以德勝者，有以才勝者，德勝者落落難合，恒無以結人主之知，而才勝者特達圓融，必預獲夫先容之助，故知人則哲，自古難之，昔文帝，漢之英主也，而季布先削酋

臣也。一人譽之則自河東召至闕下。一人毀之則自闕下遣還河東。布卽曉曉面陳竟置勿察。彼其一人之身而毀譽倏忽愛憎隨之況積毀與羣譽者哉故明主之簡用大臣無他術也愼其愛憎而不以毀譽則善矣臣願 陛下以振刷吏治之心致詳於視聽以明察萬里之用旁燭於幾微可否付諸外廷是非公之天下則疑間不生舉措悉當而衆賢不抑於朝治化不臻於上理者未之有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宛平王崇簡敬哉　參閱

劉文節公集

劉應秋

疏

議處宗藩事宜疏

宗藩事宜

竊惟窮則必變所以權時宜也變而必通所以順人情也蓋拘變之見者知常而不知變競偏方之議者知變而不知情固未有不權變而可以佐時勢之急亦未有不通輿情而可以計長久之利者臣竊謂今日所議宗藩是也國朝今餘二百年所　天潢之派日衍月繁封爵滋益盛而歲祿滋益詘無以處之恐傷　親親之恩有以加之又重元元之困蓋主計之臣惄然深慮持盈庭之議而難為籌也非一日矣屬者　皇上俞言官之請特下　明詔勅科臣往各宗會議其處置事宜業已有成奏矣臣還覩奏中可謂善斟時宜曲當人情不加賦而祿自足不紛更而計

自定此公私兩利之法也臣何容置喙第臣之愚私恨過計求為永便就其中猶有一二可議者臣試言之　陛下試垂聽焉夫宗藩之所最亟者給歲祿也今議各府照額均支計指多寡而伸縮之以為常此于歲額之已贏者似稱便矣其它藩不足則今日業已議補不過數年累詘累議是滋擾也可議一所稱便者今稍贏矣而生齒亦且歲增近者五七年遠者不下十數年均屬不給補之恐不勝補不議補而聽其告匱亦甚恝矣尚得為長策乎可議二各宗之告匱者大氐皆支庶也有如通融均支則裒多益寡誠為至平第恐伸縮之柄勢必藉于親郡王王而賢也則可少一聽私意以行愛憎疏屬之得及期全給者或寡矣雖　朝廷令甲具在如未流何是使利權有專擅而不均不和之弊起也可議三其有斷然可行行之而永利者則惟開四民之業弛出城之禁嚴吏胥之刑乎今夫庶民之家其祖父豈必皆有世業遺其子孫然率世傳無乏者上之以布衣取卿相蔚然亢宗次之收什一之息號稱素封非甚不肖亦必

不至為溝中之殍此無他故則以各有營業而月生
不窮也今獨不可行于宗室哉兩漢之法有王侯而
降庶子無復爵士有去而為民者有自為民而復仕
于朝者唐宋亦如之今擢用未試而遽謂宗室子弟
習于怙侈不必適于用又或慮其難制而禁錮之以
一城則不引前朝事觀之也漢以朱虛侯而靖內難
宋以趙汝愚為名流政績斌斌可紀今縱不可使親
禁掖握兵符猶遂登進無門乎古今人不甚相遠惟
上所風厲耳招者什一趨者什九誰不爭自濯磨以

象上指安所稱之才哉儻謂將軍中尉爵秩已貴倨
不當列之儒生此特可自聽其志不必過為之限也
不然彼其循循冠儒冠服儒服以入見使者甚擁之
耶益必有所甚樂于彼而不甘心于此者夫固樂之
禁何獨限之也比如公卿之子業已蒙世廕矣然固
有抱珍蘊奇而亟亟欲自表見者豈其堂堂藩府而
一無若人哉誠使貢舉之途一開令支庶而下咸得
試官自效其不材者亦得占田治生而考績之法有
司之禁皆比于民間即有奇袤安所由逞則坐食可
益省而部祿可常給計無便于此者益科臣亦條及
之而臣之意猶欲其廣也臣往觀累年建議之臣嘗
累及此而竟以廢格遂有今日之困夫今不行恐又
蹈後日之懈伏願 陛下斷議而力行之豈惟舜患
于目睫實可垂裕于萬葉豈惟推恩于藩府實可永
利于社稷區區均祿計補可無俟講求矣

書

上山陰王相國書 冊立諸事

屬者 宗社有靈授柄名德此天將與泰階之符而

啓我師以鼎革之會泰否之机也其雖至愚極陋亦
嘗承教于君子矣竭犬馬而報知已此某之一時也
敢不布其腹心某惟為可為于可為之時易為可為
于不可為之時難今天下雖未至不可為而不可謂
非難矣 主上朝講久輟幾務倦勤非有異常條奏
異常遷除 章輒數日不下或竟留中不省壅弊已
久習為故事不請似非政體請數或拂 聖心傳聞
起居違節刑罰失中閹腐府怨大為肘腋之慮有非
臣子所敢言者不言計將奈何且如丹鉛之期大信

不堅國本尚搖人心洶洶懷不必然之疑則格君難
朝廷法紀廢弛極矣闒茸之象兆形已成其勢非解
絃更張不可再鼓乃當事者一切因循姑寬大之名
徒多爲狐鼠地而承訛踵弊人且群然歸厚驟而易
其常輙逐影附響之輩敗敗生誇卒或沮格而不得
行則飭法難今天下物力盡竭飢莩枕籍所賴以骨
肉生死者惟親民之吏而貪風猶熾苛政如虎其何
以堪之又如近日撫按饋遺稍爲禁止而罪鍰不見
減損豈必皆解京充餉乎則專盈谿壑反爲奸人者

利也民于何蘇此安民之難也宰相操　天子予奪
之柄而爲天下之所奔走往往善人巧投令人墮其
中而不自覺如前日之小人險于擠君子以助其黨
今日之小人巧于附君子以文其奸前日之小人方
懷覬望今日之小人將又萌芽此知人之難也士氣
者國家之元氣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
喜人言見人頗有深閉戶吶吶不吐辭則目爲老成
又不喜人直遇事圓融委曲則以爲善處轉相則效
靡然成風爲士者不知有公道是非襲套獻諛虛美
熏心無有設不然之事爲遂爾心之言者凡大官皆
然而相門爲尤甚稍不加察則忠佞謬指邪正莫辨
何以廣言路而作士氣此聽言之難也相公當此五
難天下理亂之関惟此所不得不汲汲皇皇開誠集
思亦惟此某則以爲格君難矣然　主上英明時有
所不測之斷即間有觸忤輒爲回霽猶不至如水投
石似宜因明通蔽委曲轉移如易之納約自牖遇主
于巷冊立其首事也即不得留侯之羽翼亦庶幾如
李泌之反復開悟從來以求必成可也飭法難矣更

張誠不宜驟而有必不可姑息者亦宜去其太甚如
沐鎮之驕橫逸遂不處益無忌憚稍爲正法使足懾
伏乃至軍士鼓譟禁庭損辱國體失今不戢將來愈
不可制患且叵測豈遂不可左袒群黨以安人心顯
誅首惡以維法紀乎雖然此猶一事也識者曰失不
在法而在人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今諸司令甲具在
大都法爲情滅人爲情死者十而八九誠使紀綱之
地紀綱之吏擇人任事無以闒茸不勝者充之未有
清正嚴明之吏立于上而肯執法以狥情者未有大

吏不徇情執法而群吏不它風振刷者表端而景直理有固然然令之壞法蕩紀往往自朝廷始故曰朝廷正百官莫敢不正又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則表之表也安民難矣宜慎簡撫臣重懲墨吏巡按不必騰薦以樹桃李有司不必責課以為殿最惟以墨著者令撫按不時糾罷不得以任淺假借若俟其貫盈怨叢而後斥之民之為溝中瘠者已過半矣又惟守巡二司分轄各道與郡邑之吏日相親臨所屬賢否聞見易真每歲終各令覈實密揭聞之撫按撫

按參訪覆覈密揭聞之銓部而分上中下三等不許溢辭浮實則上無德怨之任下省求謝不貲而撫按以此定司道之賢否銓部以此定撫按之高下清吏治杜倖門計無要于此者至如大計取選亦不必泛寄耳目旁增私賞第由臨司知守由守知令由長知成而守評之外兼採居鄉行誼其有品格卑庸浮薄貫寒者亟斥之以示警戒近日部議罷卓異而上廉吏良是顧某竊謂廉不若祛貪祛小不若祛大而後民可安也人才多其可人不易而舒走于計公之

門其人品猶為易見大都剛介寡合好以忤言進者必君子也柔媚易親不務為正辭者必小人也于此辨之十得七八今之小人攻擊雖不宜太亟然有不必不可去者熙豐之小人不盡去卒貽紹聖之禍蓋小人在朝如瘿附頸如癬著面去之甚難蔓延甚易始若附君子而終于必勝君子不可不深察也人雖至愚觀人則明彼敢言之士固未必皆君子未必中無私挾亦豈必不皆君子豈必盡出胸臆惟其言有益于國是不宜槩以人廢如其不可姑置不行亦無

切責深罪以塞忠讜之門則賢愚僉獲其益耳目不致壅蔽元氣振而天下治矣

上山西王相公書　用人行政

近得北中信言先生再有論說深忤　上意亦且乞歸將得允旨傳來語或未真病中得此益自增劇然不諗先生言何事何以遽失　上心至此某嘗竊謂主上雖少倦朝講然用人行政率能任屬三四賢相卽未必有轉圜之美亦不至有投石之拂今建言者動于攻　主闕而溢于言辭理似亦非易心之語其

跡鑄疏外、見聞影響、不敢泛及、即據所傳邸報中一二、亦往往私置疑駁、本朝之設臺諫、專予糾劾不法耳、今亦有言及大臣、則臺諫群然起而攻之、雖同官亦自相矛盾不顧也。挾臺諫爲重、而歡塞正論、前代惟晩宋爲然、乃最熾于今日矣、自古疏入而日不報曰寢不行者、乃得具載史冊、誠謂一時大建白、大綱紀、雖或見阻于昏亂、而令後世知當時亦有見遠警微、補弊救壞之術、所繫不小、故賈董衡向諸疏、備于漢史者。皆所未嘗經行、至劉蕡一策、不過一落第舉

子、唐書亦備載其詞、而不遺、使在今日、其湮沒可知矣、夫禁使不發鈔、是何心、而又申飭之者、是又有何心也。國朝令甲、使人人皆得盡言、毋得阻隔、故雖遠者如振瑾、近者如嚴張、未嘗下詔明禁部臣不許言事、獨創見于今日耳、夫吾無可湮之跡、人亦何樂于言哉、以此知非大公之體也、開國至今二百餘年、未嘗有請告居憂已（此係郭明龍也）甘退休、而復遭論劾者、即使其果鉅姦宿猾、猶將憫其廢棄而置之、況加于海內之名流哉、欲絕其向進之階、巧擬爲折萌之論、謂天理人情所安乎、氣節者厲世磨鈍之要机也、故淮南惟一汲黯、而驕豪之卿相折心、于房綰、彼誠恭其風而知戢也、今一切佻立節者爲好異、只守正者爲矯情、惟取模稜軟媚者、謂足以供吾之順指、而鉀比之。寧顯之、即間有援及曩所嘗負峻節直諒者、亦必覘其今日回面順旨之意、何如然後驟貴久要以折動天下。此輩既皆海內所慕尚、且感恩誦德之不暇。于是誠詘自侈其聲音。而巧猾無恥之徒、乘間闖進、天下靡然顧化、而所謂真氣節者、折北而遠避、此人心士習

之所以日就頹靡也、賞罰　朝廷之威福、務至公而不乘私意、則不獨賞足爲榮、而罰亦可以鼓舞群志、近年觸怒　主上者、無若潘大中丞、一旦以河決難其治者、遂起寄重任、是　皇上于喜怒之際、絕無專主也、乃如黃道瞻孫如法、文痾下位、此猶曰負犯上之嫌也、其直言忤時者、或正推別用、或遠謫不遷、或久抑不理、借一二摩切人主者、詭托之于不可測之用舍、而盡憶亦不能盡言、尚先生猶可少逡巡焉、庶幾望異日之改圖、　宗社之幸也、

與大司徒石東泉書　呂明經贊

古今之善理財者不言生而言節邇國運休明之久
其文物既增修則財用必侈耗利孔必無遺議所當
言者獨有節而已矣何月以來又見諸臺省各陳所
陳犂然其備而其最要者已略舉于王給事之一疏
今天下費之最鉅者無若邊餉其侵漁蠱耗弊出百
端亦無若邊餉顧人知之人能言之而迄不得其要
領者以權在督撫隱蔽自上則下相因互受計支吾
則推導無跡故欲清邊餉須公忠絜廉者一吹輒而

吏闕之乃可耳不能僅得毫芒所補幾何也今之
所最蠹財而害民無如鑄錢一節言者雖紛紛迄未
有究其根株者乃弊原則在數更而屢變也本朝洪
武四年始開局造錢未幾旋罷中間正統天順成化
正德皆格不鑄獨嘉靖鑄錢最多十九年已有所得
不償所費之說後又更造洪武至正德年號各百萬
錠費且不貲國用亦坐以空然　世廟在位久至末
年錢始通行其舊錢及洪武永樂宣德弘治諸錢皆
廢矣未幾易以隆慶又未幾易以萬曆每一更易之

際列肆兌錢者資本一日消盡往往吞聲自盡而小
小市販輩皆虧折其母錢傳相驚疑雖官府日有囊
頭拳棍之罰迄不得行姦民又乘間造為飛語或曰
不用火漆或曰不用金背或曰嘉靖隆慶萬曆兼行
小民既無所主而先積錢之家出其所蓄賤售以償
十一錢百文重銅十二兩所易銀不過一二分而已
乘北之缺自南而載以往乘南之缺自北而載以來
又乃私自鼓鑄輕其銖兩雜以鉛錫故賤其直以亂
真者而小民耳目益無所憑錢法迄壅不行坐此今

開水衡所積貫朽而民間一聞布錢之令疾首相告
夫錢本神物其流行與否非禁令可齊要于民之所
便而已不然何數十年前唐宋錢遍行日民不告病
而今嚴行　當朝所鑄反告害稱不便也某以為繼
自今請暫罷鑄錢南北歲省數十萬金獨無奈內之
常例外之射利者何某以為非門下不能一截其流
也錦衣官投光祿廚夫他諸役詭影者凡外省遊食
負罪避難之徒誰不目籍食糧于此歲費錢穀無算
近亦有論及此迄格于中人報罷某以為非門下題

諫力爭，不能一節其冗也。蘇杭二處財賦極重，已偏
若矣，而今日之最受害者，又加一織造府焉。其初年
猶能浮視節省，得清約之略，邇來淫巧日進，費用日
不足，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織造之家，十室其九，其間
自數百金數十金，最下織戶，皆轉徙他方，其桀黠者
皆去而為盜，萬歲群聚，府城幾成大鬨，禍有不可勝
言者，某以為門下宜乘聖心憂危之時，可請而罷之
也。

與朱鑑塘中丞書　軍事積蠹

近從里中父老窮窃談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
為甚，敢直披為臺下陳之。蓋軍房猾胥，世傳箕裘，一
切軍戶，皆日夕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
遠丁絕，戶空存者，不啻十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
數人，而桀將虛絕之戶，指甲作乙，減東生西，鬨斷騙
之。有者不啻有九，其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質索，
賂莫遂，則賄我為役。由是無軍而家有軍之類，一軍
而寫一家之害，上下于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
遞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于
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
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冶無自。夫無實籍則不
得不寄耳目于該書，而求實籍于該書之門，猶之失
實也。今所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
下倘有意乎？第若為絜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
其里居，刊為成冊，其有逃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
圖里甲，親赴長吏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
疑似，審證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脈，仰本係實丁，
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

于史書，寧過信于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
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
中或俯為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桀可免清，亦桀不載
策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辦，即有
因緣為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
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
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

鹽政考　鹽政

夫鹽之為用，非若五穀麻絲之最切，虞夏時僅以充

貞木嘗專取于民也自管仲榷山海之類而鹽政始征漢用桑孔之謀而鹽法始重迄于唐宋則源愈益開征榷愈益多而天下財賦鹽居其半而議利害者亦紛然費講求矣我　聖祖獨觀大計深惟永利念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以鹽糧召商開中令其輸粟實邊謂之飛輓嘗試考之有數便焉商人自募民耕種塞下得粟以輸邊有償鹽之利無運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無加糴之擾無侵漁之弊便三

不煩轉運如坐得芻糧以佐軍興又國家所稱為大便者至如有邊警兵則給鹵地給草場給工本鈔而免其雜差甚良法也比其後也奸商販私鹽以壞正額貧竈挾餘鹽以市商利乃令給官鈔以收餘鹽輕法令以伺私販已又下令日販私鹽者發戍除鹽者殺可謂纖悉備具有遺策矣稍稍令邊成法而不變則可令國家百萬億年邊用無乏可謂不大愉快乎奈何議論之臣喜為紛更略末流而指必然之弊計目前而忘長久之慮有見謂本色莫如折色行于是起

自三錢五分浸尋至六錢七錢課目不貲兼之有支給之難有補驗之累而商病矣有見謂給粟莫如納鈔更又復改為鹽糧于是餘鹽不見加多而鹽糧卒難議減且也草鹵之場占沒于勢有稱貸之息倍入于富室而竈病矣商人避正課之害不得不借影于私鹽竈戶無餘鹽之利不得不私賣以聊生甚者招致亡命挾海負險官兵不敢捕有司不敢言卒致官鹽日滯芻糧日匱名曰召商實則里中窶人家無宿舂者也名曰中鹽實則轉販數手而不知誰之子也

一旦邊城有警倉皇失措召商而商不從輓餉而餉不繼其病兵民病國家可勝道哉今之議者又曰世稱米鹽言同用也乃五穀與民無禁而獨于鹽禁其弊至禁愈嚴而貧民愈甚富室愈横盜賊愈熾殆非所以同民利示天下至公也究之便宜文學之策已不能行之漢矣如今日何哉　皇祖之法令其在先朝流弊可鑒然此說者愚竊謂非計也無亦申明祖制與天下共遵守可乎邊方腹土皆可耕之田也嗷嗷待哺皆能耕之人也斥鹵草場今非不足也土

馬糧餘今非有餘也如輸粟之令則本色可無折而
正課自不能壅如種避之令則得粟可無難而窮民
且有所給粟以收餘鹽卽無工本而竈不患貧民利
鹽而樂輸粟卽無遠運而兵有餘餉凡此皆　祖宗
朝故事特在今日一遵行之而已他如晒鹽不便則
議通融鹽花不敷則議酌求河東額課則議輕減超
支報納則議派分議者非不斌斌要之一時權宜之
策非澄本清源之論也善乎先臣有言治鹽利猶治
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

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勢也故今之計惟在愼簡廉
能有力者爲御史出而操理鹽之柄而專任之以責
其成耶　祖宗法度不難復而遵用可永無患計無
便于此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陳玄[illegible]惟先參閱

曹侍郎奏疏

疏　　曹時聘

報泇河[illegible][illegible]工完疏　與挑泇河

為照泇河之役其來已久肇於壬辰之洩湖水闢於辛丑之避沂河而避湖險在遂成通津者則前河臣

李化龍之謀也上自李家巷下至直河口計長二百六十里已於去年四月內盡開通矣糧艘之由泇而上者業五十餘隻矣祇緣張村集以下三十里直河原開因其舊以為渠意在省費而不料水漲沙壅舟行稍滯兼之泇卑於直其水逆流上壅被衝其水易洩於是直河一帶沙淺膠舟不免為全河之累續該前河臣督行司道相度地形避高就下自張村西南創開支渠一道長二十一里下接田家口去年所開舊河而沙淤遂避毛岔一段橫穿沂河浮沙約二十丈見用椿板廂護內實老土而泓不為經王市口之減水閘臺頭二莊之節水閘與夫彭家口之滾水壩一一用石建造又自直河口以至劉昌莊但係上年淺阻之處一一閘濬成渠以上各工至三月二十九日一併告竣放水行舟從留守中衛以後衛尾而入、揚帆徑渡欸乃之聲不舍晝夜臣內曹單豐沛周靚黃流閘溶挽河之策南遡臥泗恭謁　祖陵東出壼邳放舟直口親觀口外舳艫鱗集而傷者不下數百隻皆夫挽拽不兩日而盡臣尾其後沿途測量渠水

深者丈餘淺亦不下六七尺不但去歲沙淺毫不能侵即大泛口之溜亦以下建閘座有所節蓄而其勢甚平也夫新造之河非處淺即處礙令頓莊閘上有運解木筏數百帥泊於北岸糧船行於南臣之官舫又行於糧船之南是三舟可以並進不可謂不濶矣。近據判官呂文實揭報重船過王市口者至五月初二日已二千二十餘隻儻此後船無脫幫行如魚貫、則較之去歲遲速相懸當不止於一兩月也運道安瀾漕舟飛渡既無守凍之苦又免損失之虞此皆群

工用命之所致也

泇河善後事宜疏

題為泇運二年成效已覩備陳善後事宜乞勅該部覆議舉行以圖永利事准中河分司郎中劉不息等呈泇河之役經由捐在其工最艱流濟兩年河流通利遠避二洪泇河之險永居漕用種席之安凡在臣民罔不懽忻第事屬創始必須善後酌為條欵理合會呈具奪批行等因到臣雖時黃灌南陽大挑孔棘臣方疏請下治料理工程而泇役告完見通舟楫所

有善後事宜待河之日另議題請今北徙之河挽崎故道南陽一帶已無梗矣新闢之泇又行一運祀前兩年且今運矣從前之成效可覩此後之永賴可期避險即夷舍迂就通咽喉順利國脈疏通四百萬在之衆渡江而北與昔之衝塡者無異語非社稷無疆之慶耶謹會議照得國之大事莫重於漕命脈攸關良非細故二百餘年自徐而下大都以河為運迴來遷徙不常數失其利非二洪告困則諸溜難前內外臣工籌日焦心莫不以挽漕為慮幸泇河一線先

該河臣舒應龍創開韓家莊以洩湖水而路始通繼該河臣劉東星大開梁城侯先莊以試行運而路漸廣比至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上開李家港鑿都山石下開直河口挑田家莊殫力經營行運過半而路始闢至三十三年二月內該臣按管行事見得攻挑經始運艘將臨立限嚴催多方鼓舞暮春首夏接踵告完是年行運者八千二百三十隻比至去冬今春臣雖躬督大挑猶不時親詣泇渠往來料理建閘平溜濬淺裁灣日夜催趲如期而竣故今年糧艘七千七

百六十五隻盡數渡泇則泇之所賴豈不昭昭在人耳目哉然漕渠成矣河官未設閘座建矣官夫未定轉輸通矣置郵未改雀符警矣司捕未立兼之潤禁未嚴節宣失度水利一洩立覩膠舟臣故不敢觸一簣之功廣集衆思謬畫善後六款列款具題或云黃已治矣運可行矣焉用泇河為哉噫此未覩河患之言也治黃者去南陽之害也用泇者避徐邳之險也非謂黃治而泇可不用亦非謂泇通而黃可不治也二者不相悖而實相成則黃流既挽安得不汲汲然

從事於泇以爲運道久遠計耶此後過淮糧艘一入
直河別無險阻臣等自當照數其過不必裝過洪之
傳名也
計開
一畫地分管以便責成除各司道議將泇河自沛縣
李家巷經徐州地方至黃林莊西邳州界止應屬夏
鎮分司及濟寧道自黃林莊至直河口俱邳州地方
應屬中河分司及淮徐道各照所屬會同管理其沛
地屬徐沛河防同知邳地屬邳宿河防同知無庸議

已惟沛東不數里即滕嶧之境自劉昌莊至黃林莊
量長一萬九千一百六十二丈約百有十里其中有
歲修之工須得府官料理有出沒之盜須得府官彈
壓有歲運之所須得府官催儧將歸之徐沛同知則
慮隔屬之難行將歸之運河同知則慮遙制之難遍
合於萬家莊建驛處所專設管河通判一員爲便又
嶧縣原無管河縣佐應增主簿一員但該縣河道工
程頗簡歲修自易惟以縣丞帶之亦足辦理等因到
臣該臣看得新劄泇河道里延長省直司道自應畫
地分管總攝於上兩分司及淮徐道無論已惟以濟
寧道而統轄滕嶧遠隔三百里外雖鞭之長其及馬
腹乎查得兗東道管兩縣兵巡兼駐在沂州距泇孔
邇合增管河二字於原領勅書之內督率府佐縣正
管理泇河計莫便於此者其分管府佐除邳沛地方
聽邳徐同知照界管理外所有滕嶧河渠長逾百里
既不可責之直隸府佐又不可屬之運河同知添設
通判一員駐劄萬家莊委爲得策第增一官即多一
官之費而兗州府馬捕通判其事甚簡合無令其兼

管泇務專聽夏鎮分司及兗東道統屬爲長
一增設官夫以司閘務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建有韓
莊臺莊頓莊石閘三座及應增直河口鉅梁橋侯先
莊萬家莊等閘應設閘官閘夫以司啓閉及查直隸
舊運河馬家橋留城黃家等閘自萬曆十八九年黃
河倒灌鎮口內水不得外洩積匯成湖各閘久廢而
閘官猶沿襲選補未革也先該夏鎮分司議將黃家
閘官夫移之韓莊留城閘官夫移之臺莊馬家橋閘
官夫移之頓莊彼方贖役此方乏人不煩增費而官

大各得其職業矣不致之敗再查廢閘移用及就近兼管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之內建有韓莊臺莊頓莊台閘三座節宣水利固係閘官大要不可少合將已廢之閘如所謂黃家留城馬家橋遺下員役卽補前項新閘之缺專司啓閉以後吏部選除閘官俱照新閘名色不必仍襲舊號其餘閘座候建完之日再查繁閒官大一體移用或於兩閘相近之處酌議兼管容臣移咨吏部照閘改正以垂永久在邳州境內者附邳州倖儲在滕嶧境內者附滕嶧倖儲斯閘座之啓閉有人而水利之節宣無誤矣

一添一驛遞以便應付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原稱二百六十里今新挑支河避灣取直實止二百四十里其宿遷至趙村約有二十里與宿遷至邳州道里相等應令邳州分撥廠夫卽在趙村答應越村至嶧縣之萬家莊約九十餘里應令兗州府查照原議暫派錢糧委一職官於此答應待一年之後通計歲用錢糧若干庶便酌量設驛如使客果盡數趨泇避黃則另議拔徐州彭城驛爲之幫貼可也萬家莊至夏鎮亦約九十餘里卽接沛縣之泗亭舊驛無庸別議焉也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告成安瀾利涉趨爽避險舟楫通行自去歲至今貢舫使舟無不由此出入據議趙村爲邳宿適中之地宜設一驛令邳州驛廠分撥人夫錢糧在彼應付蓋從水之途雖異而過客之數不增泛彼 不煩別費又萬家莊係邳嶧適中之地宜設一驛先令兗州府措處錢糧委官答應今已一年用過錢糧必有定數應於東省坐派三分之二再裁彭城驛三分之一以佐之聽吏部選除驛

丞一員添設驛吏一名一切夫役廩糧悉聽東省驛傳道議處

一設立巡司以備干掫據各司道議稱泇河濱湖傍山人煙稀少地方曠野糧運經行盜患宜防今於臺家莊設立巡檢一員吏一名編設弓兵二十名就將原裁沙溝巡檢改撥守備營弓兵四十名撤回再於近泇州縣編增二十名常川巡緝仍於河隄上修築墩堡分佈防護其官吏俸糧與夫修造衙舍等項錢糧聽該府查處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泇河行運最稱

重地且東南財賦捆載而北者悉由其途非復昔日荒凉景象但長途曠野村疃稀疏距縣遼遠官難顧盜竊之警多應預防擬該於嶧縣臺家莊添設巡檢一員弓兵四十名專在新河巡緝盜賊防護糧艘、應添弓兵中撥丁夫沙溝巡司之役半聽州縣酌量編發俱備停妥、

一申嚴閘禁以節水利據各司道議稱泇河展濶濬深漕輓永利官民船隻往來櫛比但直口為泇黃交會之處即今黃歸故道全河東下直口之外清黃交

接倒灌可虞業於直口議建閘座倘遇黃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入而閘以內無灌淤之患黃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以外有衝滌之功。是此閘乃泇河門戶啓閉最宜嚴謹次之王市閘居沂河之上游繫全泇之命脈每歲糧船由直口而入全藉閉閘積水以浮舟官民船隻由沂河而進却擅啓板洩水以誤運是此閘乃泇河樞要啓閉亦應嚴謹其他頓莊臺莊韓莊等閘啓閉之例自有定規但河渠新創閘禁未嚴每被勢要座船擅啓閘板有將錙

給撃碎者有將閘板帶去者有將管閘官牌恣加喧責者不思漕河關係國計乃以一人之私圖而誤四百萬石之重務可不可也合無請照淮安鎮口閘座禁例嚴行申飭等因到臣卷查萬曆七年該前河臣潘季馴題稱每歲六月初旬通濟閘外暫築土壩以遏橫流其官民船隻暫行盤壩至九月初旬開壩用閘仍將題准　明旨刊示各閘之上如有勢豪人員、恃強阻撓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奏者徑自參奏、毋得阿狥假借等因該工部覆奉　聖旨又該前河

臣潘季馴題稱鎮口等閘並未奉有　明旨人心不知警惕乞要照例請行刊刻遵守再乞天語申飭鮮貢諸船如遇黃水盛發亦令暫候填刻工部覆奉　聖旨俱經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新開泇河二百四十里以代徐邳黃河三百六十里之遙計程既省險溜又避行運三年業有明效官民船隻並涉此途允為百世之利內韓莊臺莊頓莊王市等閘已經建造啓閉節宣足俾糧運其直口梁城萬莊等閘。見在修砌均為轉漕而設必須以時啓閉方得利濟

漕舟第未奉 明旨誠恐勢豪船隻玩視各閘不遵禁例如今春王市閘閘放不時粮船膠阻倘直口之閘尤而效之將來黄水盛漲必至倒灌其害更有甚於此者據議北照淮安鎮口閘事例請旨申飭刊示閘上嚴加禁約委不可已

一議加裁隄以收全功照得泇河草刱行運三年緣貫往來已覩成緒第此河之通原因水衡舊跡廣陿不等高下不齊有殘缺應築之隄有灣曲應裁之岸有淤淺應濬之沙雖連歲開挑而漲長工劇未得深

廣如式且大泛口湍溜未平猶須力挽而上與夫鉅梁直河等處舊議閘座未建吳沖猫窩二處新議閘座應增皆未竟工程目前急務據各司道勘議自都山東起至直河口止各項工作酌量緩急分爲二等應先完者爲一等估該土二十四萬七千二百六十四方每方四工共九十八萬九千五十六工每方銀一錢一分該銀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募夫一萬一千名三箇月完工應續完者爲二等估該土一十五萬九千二百方每方四工共六十三萬七千二百工每方銀一錢二分該銀一萬九千一百一十六兩募夫七千一百名三箇月完工吳家沖猫兒窩應建二閘估該工料銀四千四百兩有零以上錢粮分毫無措萬不得已分作兩歲鳩工先將一等最急者趁今秋防事竣檄行司道督令管河府佐州縣掌印佐貳等官補築殘隄裁削灣嘴展闊𨻶岸疏濬淺沙與夫新舊閘座勢不可緩者刻期建造自十一月初築壩興工限至次年正月盡開壩放水漕舟一至務令鼓檝而前其二等工程候至來年運畢再

議合用工價移咨工部將河工事例盡數解發以振其費不敷即再留二三年宿之工完之日覈實奏報伏候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邵梅芬寶玉　參閱

徐中丞奏疏

疏　徐學聚

初報紅毛番疏　紅番通市

看得我朝海禁甚嚴，而尤於日本為兢兢者，以日本向驕悍素為中國患也。紅番自稱紅毛國，

與倭合謀自宜分以為援，此尚可以彭湖居之乎。大彭湖內島設兵防守，正以扼其吭而制其命。且閩自時倭將欽門墩統舟二百，欲襲雞籠，據彭湖，窺我閩粵，幸先事設防，謀遂沮。年來倭夷屢窺此島不得志，意豈一日忘彭湖耶。若以此島與番市，倭必不甘心，番必結連倭夷為併力盤踞之計，據地取水，何潮結蹤，是我自撤其藩籬矣。胡不以香山澳觀也。香山初議止佛郎一種，許其市海而市，漸則不可收拾，為粵憂，可見番之漸可長，為粵已誤矣，閩可再誤乎。番一敗衄于香山，繼又見逐于呂宋，欲乘其無職事之行劫海上，就彭湖居之，彼為它處所不容，閩豈逋逃藪故容之耶。揆理度勢，斷斷乎其不可者。近議者曲為調停，欲請泊它島者，欲請置之東湧者，此又狃于目前之見，未取閩與民地方之利害熟籌之也。夫閩稅原以給餉，中貴出盡歸之天府，海澄彈丸而能設關以稅者，以商航必發舶於斯，可按而稽也。若番船泊彭湖，距東番小琉球不遠，二千里之海濱，二千里之輕艘，無一人一處不可自齎貨以往，何河能勾攝之。

漁船小艇亡命之徒，刀鐵硝黃違禁之物，何所不售。洋船可不遣，海防可不設，而海澄無事關矣。不能關，何能稅，即欲稅立盡，有司取何賦以給稅，中貴取何稅以報命哉，非所利於國也。外夷以方物致貢，各以國所寶效誠悃也。今番船所有綺毳而已，使地何所用之。絲縷布帛，我所用也，何取有用而易彼無用也。漳人但知彼有銀，銀可欲，且其初易誑，可多致之，我殷呂宋直以有佛郎銀錢之故，與其貨於險遠之呂宋，何得佛郎之銀錢，孰若取於紅番而近致之為愈。

乎不知此不可數數也。呂宋諸洋與我商民貿。彼此貿易久已相安。番在彭湖而市勢必絕呂宋諸洋之販。初時或可倍蓰。未幾當盡知我國之價。不復可欺有立賤耳。我徒有過海之苦。坐失市舶之利。而重離呂宋諸洋之心。異日無復能望紅番之去。而我自轉販于呂宋諸洋也。然後悔之矣。非所利于民也。東涌內地閩省第一門戶也。吾畏人偪處此。故戍守之。設棡深山以扼豺虎。今乃引豺虎同臥。那漳民始販呂宋。呂宋且爲所制。一旦收虐戮一萬之命。如艾草菅

番性覘呂宋爲虎悍。舟器精而水戰捷。過一越島而來。今據而集。今歲二三船也。明歲什百矣。今歲紅番一島也。明歲他島聞風至矣。香山非毀鑒歟。異日海上。假稱紅番劫掠商船者。無日無之。必且隨哨隨港增兵設艦。數倍乃足。此不惟失海之利。而先被守海之害。非所利於地方也。大抵閩省紀綱大壞。人人思亂。在在可虞。漳泉以命贖貨無饜。何知三尺。即潘秀等諸姦。如鬼如魅。挾從古不賓之夷。釀久廢不經之役。創聽舶未有之事。不待報可。而三四巨艦直闖入乎戍守汛防之區。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皆緣國法未彰。人情積玩。故首發難于張嶷。而此復效尤以開其釁也。養門庭之巨寇。爲腹心之隱憂。同紅番而禍閩省。因閩省而禍中原。此臣等萬萬不敢輕徇者也。

報取回呂宋因商疏　撫處呂宋

議照呂宋通商一節。原因漳泉濱海居民。鮮有可耕之地。航海商漁。乃其生業。往往多至越販諸番。以窺厚利。一行嚴禁。輒便勾倭內訌。嘉靖季年。地方曾受

蹂躪之慘。維時當事議以呂宋素不爲中國患者。題奉欽依。許販東西二洋。華夷相安。亦有年矣。頃一旦屠戮逋商至萬計者。變出異常。法應討罪。但究其禍端。良由張嶷妄奏採權。爲之厲階。及姦商前年殺其酋長。積怨蓄憾。有以激之。情似可原。矧提師渡海遠征。勝負難料。國體攸關。何敢輕率啓釁。以厝　皇上南顧之憂。臣隨會檄傳諭佛郎機國酋長。呂宋部落知道。我　高皇帝總一方輿。表則千古。禮樂威信。世守如一。迄我　今上皇帝陛下。允合大綱。該覽八紘。

北極沙漠，南及爾等，來南諸夷，所有之海，日照月臨，共成正朔，如日本諸島，犯我屬國，朝廷三遣吏兵，屠頽釜山，恢復朝鮮，還立其王，以守宗廟，思方楊命，不畏王章，奪父戕弟，乖夷倫，殺其民，南機吏士，驅兵進縛千里之國，夷宗爲丘，爾爲改卑，非爾等所耳而目之者乎。去年海外姦民張嶷妄稱爾呂宋機易山有礦金可採，有司覆聞，皇帝以爲驚擾海邦，貽爾憂恨，遂付法曹斬之西市，傳首海上，以告姦宄，乃聞張嶷去後，爾呂宋部落無故賊殺我漳泉商賈者至萬

餘人，有司各愛其民，憤怒上請，欲假沿海將士加兵蕩滅，如播州例，且謂呂宋本一荒島，魑魅龍蛇之區，徒以我海邦小民行貨轉販，外通各洋，市易諸夷，十數年來致成大會，亦由我壓冬之民教其耕藝，治其城舍，遂爲隩區，甲諸海國，此輩何負于爾，有何深仇，遂至戕殺萬人，蠻夷無行，負義如此，莫逃天誅，堅乞再三。皇帝以呂宋久相商賈，不殊吾民，不忍加誅，又海外爭鬬，未知禍首，又中國四民，商賈止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遊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及以勞師，終不聽有司言，爰降旨特行令所在遣使傳諭爾等，酋長部落，令咸改悔，畏人守義，其海外殺姑不窮治，爾等當思 皇帝浩蕩之恩，中國仁義之大，張嶷一誑已，輒不憚累，示以謝爾等，爾等非不存，獨不思滌濯其心，以報中國乎，若前事訛傳，本有兵革，投款効順，商船往來交易如故，若果有嫌恨已相讐殺，可將該島所有漳泉遺民子孫，追斂各夷劫去貨財，悉送還郡，自此商船交易，仍聽往來如故，其或聽信姦徒煽

惑，執怯貪保，昏迷不共，特違抗拒，不聽貴還，即當斷絕海船，不得西行，仍聽諸吏兵同其家，願報讐者，一風張颿，千艘並出，鄉音難辨，玉石俱焚，或復聽各貢市諸國二百年忠順者，許其部落驅兵合勦，即以呂宋賜爲市舶提舉有司，毋請天怒，且及一旅，伴頽釜山、播州白骨在望，能不噬臍，故茲檄諭，主者施行等因去後，今據前因，除取回商民，批行該道查審明白，發令各家給領回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湯兆京，看得呂宋原禁商民，徃劫去財貨，遵照

傳檄悉給放還詐則來文詞甚恭謹皆仰藉　皇上之寵靈得以保商民之生命且不至煩兵費餉坐令懷德畏威實得柔遠固圉一策即臣仰荷天語責成予意亦可少抒其萬一矣

楊兵憲集

書　　楊寅秋

上撫院　征播

逆次連捧手書（[illegible]）須發險夷圖說土漢兵數稅會情形寇自日中何嘗聚米先是某將出國門說者謂敵怒（[illegible]）難犯敵銳難乘有如我兵未練餉未方險夷未盡周（賊在賊中權于後不西爭地狠殺處爭之與黔）知火器未經教習則姑且遲調土狠以省糜費亟簡（中之論爲相左楊君為黔中監軍故其議用水西）村官訓練精兵一二萬分布要路蓋三月之間按兵似動不動擾亂彼春耕疲彼奔命稍俟秋間調集土狠乘其惰擊之當似萬全其說微開當事秉樞頗見採納塤捧咨諭黔事不出冬杪乃知先聲自足奪彼梟魄至如作使安八足爲今日對症之劑其北上會疏奏記前者已誤豈容再誤抵都備陳之政府獨臣乳臭子耳所擬置在陳王二監欲得安氏力非貸二豎不可政府云必撫按請而後可有也此恩在兩臺市之則妙疑入黔首以此造勝乃大疏先發早已符契當事之擧　可知已第閱兵數內安兵僅止二千何故抑或別自有說此輩變態在轉瞬間監軍分屬東西推命軍門體統嚴重就中宣布德意駕馭鼓舞永堅乃心非某任之而某兵號五萬土兵向無足數合之見多分之即寡不然能制其死命否且有土無漢兵將不習不勝烏合杞憂千慮之得尚未可以片楮盡也

又上撫院　備苗

東坡爲梗之苗論之差人云即臺蠟等寨之生聚於斯者去官道僅二里非九股苗猶然屯劄聚而不散也我兵機事密把截嚴乘夜襲之無慮苗多所慮者苗漫散逃耳勢必搜九股復來而播兵亦來播不來坐失九股之心可逆睹也有如播與苗復合又屯劄五里橋脾睨興隆城池我兵復嬰城固守則官道何時通而坐困何時解乎今合蒙兵獨兵鎮竿鎮谿之兵不下三千掃除之後似不得不屯劄一大營與之

拒敵固守，如尚單薄，請亟催蒙陽二上官之兵四千前來協守，又厚集偏橋之援，令偏橋黃平東坡三處之兵，不出七十里外，似可聯絡策應。若云六七千之衆，不能守一官道，則重安牛場之足 我咽喉者不獨一東坡站也。拒戶守之術，恐不給，何言大衆。此必爭必守之衝，當早有決策。

上總督　備播

播酋自分罪在不宥，向所不即東衝西突，爲糾搜生苗未集，時而狂逞，移檄傳書，以恐恫我，時而卑辭乞撫，以嘗試我。今且分道入犯，使我疲於奔命，以先發制我。先焚劫東坡站堡，進偪興隆城，張疑兵犯黃平所，興隆危若累棊，及見援兵稍集，始撤大營解去，殘苗仍梗道，不數日而思石之龍泉告急，興隆之報稍解散者，又報復聚，且聲言必攻黃平偏橋矣，龍泉關係，止於思石，若興隆偏橋之間，非獨楚黔之咽喉，而滇南咽喉也。自東坡爲梗，而滇之上供，自西來者不得北，黔偏自北來者不得西，差遣既絕，聲息杳然，職前具稟，此一線路，乃必爭必守之衝，非屯劄一二營

拒敵固守，仰黔且坐困，無黔且無滇，何言大衆。今黔力既不支，楚援竟未集，事在燃眉，督責犄角，惟仰仗霜臺威稜耳。再惟黔兵原議四萬，今撫院奏至六萬，率係各處土兵，多虛數，每萬僅可六七千，堪戰者僅可三四千。職去歲歸軍貽平，實目擊之，黔中不獨防播，又所在防苗，隘口渡戶之把截，衛所城池之防守，以及押運守營之類，合之見多，分之見少，無所不分，無所不弱，恐勞逸之勢既殊，衆寡之數復不敵，此一勁酋似未可以嘗試撲滅也。

又上總督　備苗

黔事孔棘，霜臺榮衛若身臂，而燭照情形在几席，自發難後，黔之精神，止收拾安氏一着，第酋所難，正在與賊絕，而所難於絕者，飛揀之事，定合爲一幅，今雖寒盟，遽難改臉，我雖多方作使，必不能如播酋有計彌縫。且近日剽劫東坡黃平，不盡播兵，多糾搜之苗，及借播爲名者，應龍尚堅壁在穴，安氏仰無狐兔之疑，卻恐亦不免勝負之顧慮，職所慮幾，其不敢退，托者，大兵云屯之日，烏合土兵，號背推鋒先登，與賊鬥

一日之命其當在安氏乎曾以此諭之彼亦無詞脫
將彼欣然矢力仰借我鷸蚌之勢收彼漁人之利總
之則于收功則亦足猶貓塞鼠穴之明威上賞矣第
此苗變態在瞬息職猶不之敢必也再惟播患在外
苗患在內播今猶在藩籬而苗乃在門庭苗患未除
腹背受敵安得一意從事於播處苗不出撫勦兩端
不移勦之未易撫第地未熟期會不一逆豈機方動
苗已覺漫散入山先該劉參將率興隆兵襲臺臘等
寨賊早已驚覺焚其空寨以歸隨該水西兵攻破

平苗擒斬約六十名頗稍挫苗鋒第局面尚難結束
楚師未集偏橋之援未厚苗之猖獗與官道之梗塞
未可知也

又上總督 征播

比正月初六日錢都司報生員曾文學以計斬提調
趙士登時同事皆喜職獨有憂色十四日則龍泉報
已不守殺死吏目劉王鑾擄去上官安氏志矣側聞
施南衛之兵尚未到撫院已行督副將陳良玭領兵
二千及新募夷兵毛宗慶等兵一千馳赴救援思石
十六日見石門同知張于禹之揭未見告急職從烏
江探報者云應龍於正月初二日點兵不知去向至
初九日回播州矣正與龍泉事相合彼中府縣城池
似無恙且無虞台虛童總兵以十二日到省初議分
布將以李總兵督平越以東童總兵督貴陽以西適
奉憲檄撫院亟遣之且馳赴思石調度西顧無一兵
遂以單騎馳行陳總兵亦以初十日從沅州發偏橋
矣龍泉不獨思石藩籬實湄潭進兵咽喉不即收復
賊勢日張彼欲散未散之人心復合直出偏鎮梗我

糧道為力之難且百倍欲復龍泉遠水無救近火必
非調撥之兵所能濟連日探得狡酋劄兵於烏江之
新站刀靶水又時常於老君關吽喊安氏兵借路此
直以疑兵牽我且慮水西之搗其虛也彼以疑兵制
我我獨不能張疑制之今滇兵已到假應督發屯箚
馬鞍山又調發新到募兵同羅寵等土兵屯箚馬場
或三里堡亟令水西點兵箚沙溪仍請乞憲令督永
寧奢兵向崖門箚雷鳴鎮假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狡
酋必不敢附巢出穴龍泉之蟻聚可立解矣賊散則

龍泉居然舊物或亦攻其所必救之一策也職已力
請撫院遣發朱參將前往水西點兵催促安強臣之
檄相望於道聞強臣以十九日發鬼誓師後赴省劄
七十營以五路進兵數在三四萬之間曹副將至大
方捧大犇用鼓樂導迎親見鳳氏伊母子鼓躍陳恩
自東還極感鞅門非當作使即非我族類恐亦不得（安乃隴同矣）
不効死力矣惟是隴澄之賞未及不得比於安之目
把其人視強臣更勃勃願霜臺無終遺之從首盡括
夷漢之妻子上國爲質人心怨恨各思投順大兵至

廿必有雲集響應者率先一二具揭報中外尚意即
前憲示中稱尚義者前隴澄欲如趙士登故事職不
可與其斬之使後來者心疑不若招之使後來風動
也

又上總督　水西助兵

黔中百事草具祇奉師期黔所在若破屋不蔽風雨
賊欲衝突何所不可所牽制彼者獨水西彼中苗夷
所恃亦惟水西次則蜀藺州東川芒部賊每揚言安
氏陽順上司耳已與我約定號頭等語以安夷心其（今可與播仇我已久。）
實防安不淺今以上刻之兵屯板山國可知也安氏
母子荷霜臺作使超格曹副將之還止中肯綮而陳
恩尤感出望外先是安之舊夷目猶有言漢把得賞
而我輩出力者有言瀰廣之事楊酋皆爲安出力者
有言今日及楊而明日當及安者不無齟齬陳恩置
酒高會力爲主持云今日命出朝廷驚動半海內非
我家希冀侵軼業受督撫厚恩何說之辭不爾大者
移師禍及我家小則革主冠帶藏罪殺賊是汝輩貽
主羞也各夷目始帖定今初六日劄兵出湄河而鳳

氏親出以采土婦出諸夷目無敢不震懾矣所分布
進兵路道具揭報中然陳恩之意在主謀無奈乃搗
穴耳職再四呼之造膝細探所謀亦是吹楚歌散營
渙羣就中取事總不出霜臺招降範圍之內而恩復
有疑恐謀功不若戰功奇與日論功有說職極口諭
之誠得如謀省許多軍餉全許多生靈功就奇於茲
督撫必能爲汝移咨說明決不汝負渠始釋然計撫
院必能詳布於霜臺而渠即日似亦具詳以請矣

上三院　征播

初四日抵播、首經桃溪、循溪入賊衙院、及諸尋樂處、規制幾萬廈、盡付一炬、所存者望月臺、垂綸放舟處、望鹿城、合抱古杉、垂楊夾道、入播門打銅街、歷獅子橋抵白田壩一望、但見瓦礫、入播治、四牌坊三層樓俱烏有、從煨燼中得其忠孝堂、及家廟遺址、所未燬者、州後玉皇閣、與龍山香山東山數寺、千年剏建之播、一朝成墟、見者無不徘徊咨嗟、初六日間關抵海龍囤、與水西營、在囤後新闢之路、砍山伐箐、攀木緣磴、雖咫尺而迂迴三十里、非徒跳不可、只得暫劄外營、

次日會川東左監軍登養雞城、望鐵柱關、是日會以死報、信疑相半、職漫意會死則無主必亂。囤上必有潰散投奔者、何至晏然如故、左監軍以爲然、督諸路兵鼓之城下、銃砲火器俱發、城上石弩雨下、我兵被傷者不少、城下詰之云、會死且乞降、何以拒敵、城上應云、汝以砲加我、爲衆性命所繫、無奈以弩應、其衆尚未離也、會之狡百出、各路刻定時日、前攻後打、左擊右應、但一處歇手者、即以逗遛論、申嚴土司、屯劄囤腳、晝夜把截、脫在信地疎虞、雖日不以瑣行、誰其信之、審噴一二漢把、諭以大利大害、無敢不唯唯者、天稍霽、職即徒步入箐親監之、惟是共逐之鹿、有犄者。必有角者、功在後路前門、寔守之、功在前門後路實逐之、兩翼可推、使人各得一體、則人爭用命、脫大憝未縛、枝端已見、三省既爲岐路、一省又自爲岐路、不曰某兵可不必用、則曰某將可不必來、恐有專功者即有賴成者、雖有發蹤、不遺追逐、是在霜臺一條布之、則以數十萬衆合圍、蕞爾一囤、賊雖欲以詐死緩須臾之死、必無幸矣、

上内閣沈蛟門　征播

自去冬、黔中之警報相望於道、甚且一夕三至、緣兵力之最貧而弱者無若黔、地勢之最近而平易於衝突者。亦莫如黔、龍泉黃平、則尤偪近虎穴門戶、狡會乘我兵未集、將未到、今日聲攻龍泉、明日聲攻黃平、今龍泉竟被殘破、思石婺川之城池、且危若累棊、越在千里、援亦弗及、獨討有不援之援、攻其所必救耳、力請撫院、將省城近兵移劄、立檄水西安疆臣、點兵劄沙溪、立遣朱參將往水西催督、又力請總督檄永

寧奢兵劄雷鳴鎮欲進未進烟動火不動總督復益以南川綦江之兵援之賊聞果撤兵歸巢綦川孤城尚得無恙則牽制之明效而酋之不能首尾相顧可知也思石備楚而偏橋信地今大將軍陳璘已司閫龍泉驚馳赴思石偏橋之楚兵亦漸集泰而將游蜀中不能日費千金以待黔分布粗具擬於二月初三日誓師至渝則總兵李應祥副將陳寅王鳴鶴咸亦踵至矣黔省會偪近酋穴僅隔一江所恃無恐不至驚動則水西安宣慰之力脅酋狐兔之疑人猶不能

釋然於安近據其出楊酋責望於彼私書及其先後探報楊酋現修板山關專爲防安而以萬七千同心上刻之兵專備安氏則酋之疑安可知安之區區亦略可槩見其作使之不遺餘力細察其意亦欲圖美名規厚利業已蒙被不測恩宥廟堂且隻目而望之渠所主持在陳恩王嘉猷等其時呼之造膝兩漢把唯唯不以閒諜則以力戰始終不敢退托人言彼欲收漁人之利由其管窺誠得彼功收漁人毋斯亦足稍塞威稜西南所寄祠以求者也第謀則酋防護其密戰則困獸必鬭恐安尚不自必耳所幸彼中衆叛親離邐來通細作乞牌諭乞免死票者接踵如雲役酋百計於各渡口把守不能禁也至如苗患在腹心而九股爲甚方有事於播勦之既難撫亦不易其計發犯首繆思忠劉之屏等授之機宜俾得出死力自贖今已撫出其頭目一十四人而領其渠曹錢播等四人詣撫院投見歃血誓刻願效把截所不可化誨者黃岑寨膽自知罪重之殘苗耳聲威一壯自當帖然

世文編卷終

郡人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宋嘉祐善先 參閱

馮元成文集

疏

馮時可

請變賣種馬疏 變賣種馬

題為條議歸併事宜以重責成以新馬政事。車駕清吏司案呈查得洪武初年馬皆官牧。二十八年令民關牧養。永樂十年行於永平等七府。宣德四年行於山東兗州等三府。正統十一年行於河南彰德等四府。漸圖孳息以備起俵。弘治六年太僕寺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奏 請止設種馬拾萬匹。歲取駒貳萬伍千匹。始有定額。正德二年御史王濟以戶馬日斃。 請以種馬額數令民買馬解俵。其逝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種馬備用。自此判而為二矣。成化二十二年鎮江府知府熊佑建議、 請革種馬。正德八年山東都御史趙璜復議之。嘉靖間浙江道御史錢嶫等具題變賣南直隸通州等七州縣馬肆千壹百捌拾陸匹。三十九年應天都御史翁大立復議之。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奏 請將種馬盡數變賣。該印馬御史謝廷傑具奏。本部議覆欽奉 穆宗皇帝聖旨。備用馬匹久已買俵。種馬徒存虛名。百姓那受實害。支從謝廷傑說。深思詳定。著且革去一半。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萬曆六年又該直隸巡按御史胡秉性具題。變賣安東等四縣馬柒百伍拾肆匹。至今存者仍有餘養之累。革者亦有津貼之苦。其他無名勞費。難以悉數。百姓嗷嗷。日望均恤。伏蒙 聖慈軫念民艱。惟茲種馬課駒。乃民艱之最重者。在部酌變賣之議者。不過恐絕孳生之源。乏緩急之備耳。不知窮民無賴。牧飼失時。羸瘠瘦損。種且日斃。安望其駒。乃至別買人馬以備解俵。是未嘗有孳生之實也。其何以免緩急之備。綠 國初民間養馬。丁不編徭。後則槩編。甚至丁消而馬在者有之矣。地不起根。後則槩起。甚至地賣而馬存者有之矣。或一家而合數馬。或一身而兼諸役。點驗無寧歲。賠償無虛日。追呼於官司。需索

於吏役以致揭貸不已鬻産繼之鬻産不已鬻子女
繼之鬻子女不已逃竄流亡繼之中原根本重地所
當深慮及查種馬原額壹拾貳萬伍千叁百陸拾陸
匹據太僕寺疏開所轄種額捌萬捌千有奇見存銀
肆萬壹千有奇據南京太僕寺奏報種額叁萬柒千
肆百陸拾陸匹除陸續變賣倒失外實在壹萬肆千
捌百捌匹南北兩寺通其實在伍萬七千伍百貳拾
叁匹今若盡數變賣價銀收貯太僕寺以蘇山東河
南南北直隷困窮之衆草料折徵每年許拾貳萬伍

千有奇積至十年可得百萬如遇俵馬不足即將此
銀分發各處官爲收買一同解俵給價從厚立法從
簡馬自雲集堪充實用變賣之法其議有五先年變
賣定價拾兩殊爲太重迄今拖欠貽累況馬價高下
難以槩擬合令各處撫按官選委司道各官親爲估
計高者無過捌兩下者無減伍兩完日先造青册送
部以俟解銀到日查考此變價所當議也往時變賣
解銀限期近者三月遠者半年頭民間種馬率多不
堪一時變賣未易盡售追比太急則奸人射利量寬

其期庶不厲民此立限所當議也草料折徵以資儲
積兼可蔵稽馬戶黠寓約束先年每匹徵草料銀貳
兩小民猶稱難辦後議徵壹兩合無定以每匹徵銀
壹兩此草料所當議也種既已革駒不當責其已經
驗報者則屬官物宜閲其種馬堪賣者以報駒給賞
不堪賣者以報駒并賣條足令價原未報官者免送
此報駒所當議也 朝廷此舉蓋以蘇久困之民耶
變價銀兩亦不得已而徵各處有司自當仰體 上
意各將馬戶多方優恤不得因其釋負仍致巧立名

色加以雜役其馬戶有逃故種折者有逃移新復者
亦宜分別減免以宣 恩澤此優䘏所當議也案呈
到部臣等議照 國初戰馬原係官牧嗣因承平無
事散養於省直民間課駒起俵後因多事課駒不堪
征戰改爲買解大馬之法寄養近郊緩急足恃其種
馬尚在民間百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設法課
駒迄無毫毛之效民間攢戶養馬困苦已極有司按
季點驗騷擾益甚無名差遣各項科索悉取辦於馬
戶閭閻殆不堪命數十年來節經當事諸臣建議革

去種馬永塞弊源卒未有能行之者豈惟年復一年民害日深抑恐一旦有事戰馬缺乏至 穆宗皇帝初年採太常少卿武金之議欲行盡革於時當事之臣議革一半其害猶未盡除至今遺議紛然茲蒙皇上特容臣等查照節年題奏事理議處停當誠爲惠安小民預飭武備至計適該御史于有年建議痛切遠自數千里而至臣等劄行太僕寺查議回稱審度時勢變通調停上不失 祖制下有俾於生民蓋亦有見於此臣等再三考究籌畫先年變賣未盡種

馬一半委應通行變賣量徵草料銀兩以佐買馬之費種馬雖革馬戶安存聽省直各照舊或十年或五年一次審編買解大馬如歲用馬匹數多太僕寺預呈本部多買本色或有重大征戰無論本折悉買本色如再不敷幷出太僕寺所貯變價及歲積草料銀兩分發州縣收買膘壯大馬一同解俵太僕寺應用庶民害永除武事有備一清久廢未盡之弊復還國初慎重戰馬之意相應題 請定奪恭候 命下通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巡按衙門幷劄付兩京太僕寺仍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幷印馬御史行各司道幷府州縣掌印官將寄剩一半種馬盡行變賣司道各官親估價銀上等無過捌兩下等無減伍兩估完先造青册送部案候查考以文到之日南直隸限一年以裏北直隸山東河南限十個月以裏變賣完日傾銷成錠各州縣依限解部發寺收貯專備買馬不得別項支用每馬每年折徵草料銀壹兩以萬曆九年爲始徵完各州縣總數解部發寺不許延挨拖欠孳駒已報在官其種馬堪賣者將駒給賞馬戶不

堪賣者將駒一同變賣轉價馬戶有逃故種折者審實免徵逃移復業種馬猶存者照下等馬價減估仍嚴禁有司仰體上意各將馬戶務要優卹俾令樂業不得踵舊承訛加以雜泛差役科索以致 朝廷恩澤不及於民其餘未盡事宜幷經理馬政各官應否（奉上得旨種馬者盡行變賣）裁革撫按官悉心計處停當具奏上請定奪

書

上劉軍門書 叛賊

查得巴鄉叛賊內龕改等四十七寨素服安國亨所

晉朶火等拾捌寨素服宋德懋所管今官軍進剿聚
爲六寨以逆顏行諸賊畏服大種乃其天性以攻
吏則中國民法若責成安命以重兵歸巢其餘官軍
把截隘口逆爲聲勢彼無所逃避擒取首惡餘黨自
可安撫若不得彌兵竟令官兵獨進彼此不應情見
事露各賊窮窘力鬬恐傷威重伏望裁酌又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各兵擒斬首賊若干陣前驗明先行量
賞則得實惠可以鼓舞其氣若在事後往往爲上司
將領乾沒彼此利未即獲安肯奮然用命劉都閫亦

頗任事身爲斥堠但兵既不多錢糧又少難以責其
用力合再發銀兩給與本官賑得濟事守備李顯文
駐劄馬塲初五日移進鉄蘆離賊巢二十里各兵止
帶米二三升往往累及各屯堡恐非以飽待飢之法
乞發牌令劉都司先於新添龍里平越三處倉內每
處陸續借運白米班師之日查算處補大約此賊不
能盡剿惟除其首惡以明威令若欲盡剿則須調獨
山平浪豐寧等處恐又遠不及事爾

又 叛賊

近日巴鄉諸賊俱已授首此舉不挫一兵之鋒不費
升斗之餉而不逞之徒咸服其辜威震四郊恩及萬
姓此則本院深計弘畧所出也頃見劉閫言安國亨
尚有百餘首級意欲不報但此惡黨明其爲賊政當
報聞何嫌之有不然恐更生他議其餘未獲之黨幸
即出示赦宥使反側子自安此一人創後地方當有
數十年寧謐其他溪蠻洞酋聞之亦且寒心自後亦
不須更有賜剿仁人之師若風雷不常見也菲按院
爲盤江修橋工費未足頗煩區畫倘得本院牌行布

政司量發犒助不惟按院仰荷而滇南士庶靡不誦
德矣

敘

送右都御史吳公填薊遼保定序 總督薊遼

四鎮環拱輿衛天子儲胥也東則上谷西則匈奴中
則三衛虜或附或叛叏陽馴陰逆各逞數千里山錯
海斷卒雜主客其志靡一又密邇輦轂督責易逮若
是難也繇今觀之東虜自屢創後不振矣西虜利啗
餌即激之未必叛也矧區區三衛我宇下者而何能

爲數年以來亭隧候望精明將士踴躍思戰廟堂隆推轂無中制無刃撓若是無難也噫中國之馭虜奚詎其難易第在得其要耳愚以爲四鎮之所當調劑者無先馭夷屬夷者虜耳目而我藩衞也夫能附夷者能制虜者也附夷之術惟恩與威恩過則恣威過則決善用恩者貴如較龍之施雨易足而難要善用威者貴如江河之鼓浪易避而難犯大體則責小費則原求當則與諸酷則裁是威亦恩也恩亦威也恩以濟威則制在我而不在彼威以濟恩則彼我

畏而不我怨率是道也雖外戶不閉可也夫三虜者以夷十也夷若是則虜奚難是雖萬衆而一人視也雖至悍而子弟制也其何虞若然者非公不能公自兵使至今官凡三歷西鎮熟虜情僞吐鋪納款至自毆脫者無論名王貴人即當戶且渠之屬亦躬自拊循于麾而耳諭之纁給犀毗縉絮米櫱咸令善美而勇爭不敢冀格外賜其驁無道弗弌 王命者以義切責待其搰首悔禍則相遇如初以故彼之信公也若望衆表而嚴公也若神君金溢於庫不以塡廬山之壑士盛於林不以投狠望之北異夫彈天財佰物力而就白馬之盟者乎此非善用恩威何以然率是道而東也不煩指顧矣而命下之日猶悄悄也詩不云乎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公有焉蓋無難者才也其難者心也以是心用是才而儲胥我天子尚亦有賴哉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序 撫遼

大司徒張公撫遼奏議十六卷爲之序之蓋自隆慶來十餘年間薊鎮則以墉堞捍敵宣大諸邊則以貢

市羈虜獨遼鎮外無山險內無崇垣與虜錯處而虜酋又不部畢手凶勇桀驁以建州諸夷數寇爲歲歲入掠寒無寧日於是中國所虞惟遼天子所重亦惟遼而公遂膺斧鉞寄矣公始至則士弱於蹈瀆馬疲於追逐餉阻於遠道亭障不脩候望不設野場若棄河之東西判焉天漢顧河東則慮廣寧以西守河西則慮遼瀋以北公曰是惴惴若重卵者而猶然泄泄也遼且爲虛廡乎遼不保是畢外左輔也縱耿遼猶可恃左輔耶於是條上便宜增兵罰餉與夫保障

市易綢恤撫處滿遺應援靡不曲盡章有一再上或
予於數十事有獨疏或與督臣合言　先皇帝及今
上皆撒纖聽之悉可其奏蓋遭遇斯際　朝廷清明倚
擴足急兇功稽咎不爽毫髮其餘閫外之事一聽之
邊臣而不制也以故公得盡輸其蘊遂能轉弱為勁
易疲為健烽候相望金湯千里隴脫之地悉為沃壤
於是長驅大舉猋勇紛紜午軍破壁若決塘若撥揵
清河撫山諸處先後奏凱其效首虜數千級寬奠之
役斥地二百餘里　聖天子遂坐明堂數行飲至以

褒耀四裔偉哉匪公忠則不能任匪天子明聖則不
能使公任內外齊心上下一德茲可槩見也是集所
載大者無過於處置夷虜蓋建州諸夷雄者曰王杲
王台台猶陽順常為好語而杲則首背我首侵我久
而不悔狂犯守尉顧其勢盛非可力取而鬭解公於
台也撫其勢而後示以恩於杲也累其釁而後創以
威始焉驅杲就台繼焉因台縛杲杲既授首台亦東
手矣土蠻授側求貢高躍虛喝諸帥嘎唶厭兵幾入
其數公毅然曰俺答款而得請是羈虜也羈虜則重

在內其勢可久于蠻逼而與和是媚虜也媚虜則重
在外其勢難久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臣不能嗟乎
是議也豈獨重遼哉東虜難撼則宜大以西之款益
堅遼左無際則薊鎮之守益固　天子重用公於遼
而九邊皆若覆盂偉哉績也即瀾蕭頻踣皋蘭亦何
足方是集行後世觀之知我明禦戎有上策矣

雜紀

紀邊事一　邊事

九邊往日有垣而卑薄賊至列卒垣上謂之擺邊譚

二華填薊建言賊數萬齊入而我兵千里分守數步
一卒是虜合寡以為衆而我分衆以為寡也惡能得
志請自今罷擺邊專陀塞夫垣能遏零騎而不能遏
大舉也然非垣彼且長驅矣垣非臺不庇衆臺非相
距數仞俾矢石交及亦與無臺同于是量里建臺幾
三千餘所衆翕然謂金湯也諸鎮因而倣傚奏請無
虛日一時賴以保障而財賂衰耗戍卒辛苦墊隘方
金湖代譚為本兵極言建臺徒美觀耳無益實用一
臺費幾三百金邊方無水無石之處採辦為艱脩築

無量民人日駭勞罷亟轉非撫之也請乞停止九邊始獲息肩矣方譚議論矛盾神氣不接譚公甚重郎官吳與言入談彌日信宿其薦士如響諸郎皆竊目畢下之而方公銜吳刺骨語人曰吳子貪而愎衆怒如水火焉是難容及方公代譚為本兵吳竟斥疏下遷矣

紀邊事二　邊事

甘鎮支綱木折間給萬曆三年冬應支折色兵使鄒廷望以金少殺多盡給本色伍長石明挾要折色官

曰未可得也明日不得吾叛從虜明日率黨三百餘人鼓譟以入大詬廷望慰諭不散令王别駕給一月金而衆恨欲焚公門鼓譟以出廷望窘盡與折色方解延撫侯東萊設法獲明輩六人下獄餘置不問事聞鄒廷望改調臬司治諸犯罪依謀叛未行律石明黃十颯首惡致餘四人從罪使自道徒侯公以罪浮于律改依强盜例梟首章下兵部譚公議云細察招情諸所叛逆悉已見之行事不可謂謀之未行也若必待其竄入虜中方謂已行恐亦未便執而誅之律意必不然苟以為輕宥盡律本意若擬强盜於律未合為從四人罪宥同科即依强盜亦不分首從乃止論流未免姑息予時閱疏語唐巨云石明等以謀叛已行論誅意也第出城而未遠去不無顧忌之心或執于途則無辭矣愚以為薄乎已行而浮于未行其家屬財產免盡本法則當矣公不然後奉　旨如予議

紀邊事三　邊事

天子守在四夷東北四鎮遼左為急遼左往藉海運

百賈叢集軍民擊鼓吹笙稱為樂地今餉苦不繼士卒實蠢蠢焉數年後遼不鎮矣故遼東所憂不止在虜騎也遼左累年奏捷李帥力且多帥非能抗虜也賊入則深溝固壘縱其外掠已飽而後擊之大抵禦飽賊易禦饑賊難蓋飽賊狃焉而多獲也有生心而無必氣又多淫湎强弩之末至難穿縞饑賊勢窮背必借一其孰能禦用兵有老營為正方能出奇勝兵還營鼓衰力竭解鞍就寢窮鋭躡其尾一不戒雖萬人莫能誰何矣設正濟奇乃莫予毒古者軍行前茅

虜無中權後勁。慎也

志

俺答前志　俺答志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裔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寇葛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妓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來下會陝西帥帥輕師潛

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答收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遼薊小王子富樂厭兵吉囊俺答恥不如盜邊自肥而小王子詘矣異種黃毛性悍席奴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擣其虛諸虜爭重質賄罷極苦之聚兵興擊降下黃（[illegible]）毛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輦十萬中輦萬餘少者數千已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辛丑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死事聞以樊

繼祠墳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畿南兖豫軍事繼祖曰虜張矣一與之當徙以七尺軀一蹴耳於數何益堅壁不出稗師周宗樂虜太原壯士奴之避兵物故者什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居民指白挺與格虜多有斃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輦重而出俺答復入又越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平定壽陽間矣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三關增築畿南亭障虜募客兵又下令督過雲中上谷將吏屏翰失職者壬寅俺答遣石天爵求欵不許邊

臣誘斬其使俺答怒六月入塞侵介休諸將觀望莫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帥張守忠死之詔無問部上賊黨能殺俺答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illegible]）翁萬達請罷戍寧雁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illegible]）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逮繼魯至京卒從萬達議吉囊忽忽代伋淫日夕卒死而俺答益張與子黃台吉用鄉聡中國矣丙午俺答復求欵塞詔卻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傲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脈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

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衆。足示之戶也。使帥趙卿駐焉。九月虜佯攻獨石。帥遼督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竟入鎮安。萬達復徼曰。彼騎我步。所遇貴阨。什步一騎。必克。困諸阨。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虜騎銜尾相躡。過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事聞。詔帥白衣行伍。萬達亦貶三官。萬達謂下曰。虜敝前役矣。再入必滴水崖也。遣間伻還曰。虜聲擊西而數詢隆永道井內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矜已

護前。頗心害鄰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制于此。而甘之寇于彼。此倚將態也。將帥聊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遁撤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虜。尚文不肯至。則具疏以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嵩賜江翰誓曰。往時虜至。帥輒右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茲役也。不欵故。不欵役。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援。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戰盡亡

其軍。虜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佐村。修陳固列。糗食申禁。虜大爲奪氣。遠間來約日。詰朝當見。徃勝列營以鹿角拒軼。尚文計曰。不若穴地爲暗窖。質明虜壓我軍而陳。過窖。馬多仆。蓋發火器擊之。尚文令士銜鋒。毋效首功。且而戰。見星永巳。陣百餘合。虜敗數千人。骨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鬭二日。萬達計曰。鼓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拔者。不援尚文。是棄師。曰我與虜各殺傷遠當。而虜不壯者。衛不勝。且懼我躡。我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搖心矣。不勝。我乘之。

演人獲哉。令卒曰。毋結陣。五人爲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聲則人自爲戰。多鼓鈞聲。負弩厥張。張武備甚具。虜遂敗却。丁木俺答請爲外臣。朝請厩脫給耕具食力。不納。遂冠拒墻頫。周尚文以事兵敗却之。尚文卒。张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皋嗣焉。庚戌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爲三覆以待我師。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歿。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逮宗皋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八月虜擁至。鸞遣其黨時義賄俺答以金。曰。請釋憾

於敵嶺，而東償之，虜乃東，知上谷成，遂寇薊，薊山外
與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蔽，三衛自始至於今，歲保
不貳，凡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尤其下，虜不敢越，其
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益自疏邊吏，而陰導虜此國家大害也知
西乎何
矣答已使虜東，佯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也，
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害，
邊兵發虎符遠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烏合，平居則
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北
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間

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順義，幾入其郛，十七日
報知二輔，自土木難後，可百年靡警，至是京師廩廩，
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矣，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
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
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慘，召諸部兵勤王，十八
否將負力備禦可
觀日，虜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御史楊謙以保定兵至，
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於郊，詔侍郎王邦瑞侯蔣
責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
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集武舉千人，隸居守大臣，

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
將軍，司馬御史王忬悉收通河諸州舸艤，通運且
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
罪帥戴綸歐陽安繫，令擊虜自贖，司隸陸炳請發太
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弱，俱報可，階又密言虜闖
滿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衛，宜且還大內，上以為忠。時
變起倉卒，諸帥急馳，未齎糗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
費，莫曉所徵，司農文移又已緩期，迨啓廩則驫鏹薪
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鸞軍甚驕，擗髮入村落大

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疏請上謂中有援士以疲
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弗罪，第付鸞撫處，而尚書丁汝
真憊百喙
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至反攊捕者，雲中卒益無忌，
忠甚於虜，怨歸汝夔矣，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
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秖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
誘言汝夔禁不發，而汝夔又嘍喈各賞偵候者不力。
近來偵伺不明其處奈何
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
東西調掣掩捕，士不得息，則羣起誹訕丁司馬曰，是
人戮餘哉，語聞玉几上，乃下詔切責，并及守謙，人人

知其將就尉氏矣。鸞既不敢逼虜，僅使諜候虜所過列營焉。將遣間許之市，而守謙自謂彼上特命，將衛京是衛，若以我軍爲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予敵。上謂鸞不惜橫草，爲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弗逞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月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闕下。司業趙貞吉首言虜一日生心，震動勾陳，罪至不赦，不妄選愞守和解，妄獎故帥周尚文功，被謫官沈束罪

發藏金選任職將吏，問罪匈奴，彼無如矣，不效請以不肖軀任咎，百官亦咸謂迫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日操右券以責我，其奈之何。此當作會字之誤檢討毛起言，虜急騎髦，不許不退，姑暫許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居，光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令條奏起對如前，加趙貞吉諭德兼御史，齎萬金宣諭行營將士。二十二日晡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微王儀下吏，以王忬守通州，虜掠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肉，爭於上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士，使異類染指，而飽神卿，寔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吏，命王邦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大小吏皆停秩，逮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關弗達，汝孝卒以劾首虜末減論戍。虜內入久，人畜多殲，所掠既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掠且行，欲西奪白羊口出，而鸞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鸞軍遇，鸞未陣虜騎躁入，諸軍披靡，死於道，鸞匿車中，戴綸、徐仁耆曰，賊入不擊，恥也，今避之，又益恥也，力與戰，稍郤，虜

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遮稚弱八十餘級，許增鹵獲。此按俺至今不絶稱飲至。二十六日，誅汝夔守謙，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才及給事中張侃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處，上怒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鸞曰，禽困覆車，可輕哉。乃已，諸州縣報所焚掠人畜二百萬。九月遣侍郎駱顒往虜所入處，察夷傷，補卒乘，加鸞太保，罷朱希忠，以鸞代焉，舊內使領營事者，悉以徒屬竄籍中，操空

名而耗實餉，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弊，革提督內臣，罷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文事二員，給事御史各一員，鸞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為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舊隸輦下，中丞獨修圻內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又設經畧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為四重鎮。未幾，皆罷。鸞請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乞給武庫仗。大司空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馳，內仗不外移。大將軍易之非法，鸞議

格，分遣使者徵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師防秋。鸞上請壯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督逋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諸邊帥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鸞矜其伐，擅自議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即報可，不復下部。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毋啓態雎端。俺答自入寇歸，而畜產奴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甚為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有於邊上，各守臣因發藍伏勝為媾虜，遂獻馬，督臣以聞，下庭會議。少宰李默等議以為邊事陵遲矣，姑從虜以紓吾邊。御史睮時言虜虛給我而我絕之，則彼為我釁；虜實輸我而我拒之，則我為彼釁。不彼信不彼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徂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歲發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微至萬人，仇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之，以為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蕭芹，芹虜故以為自次王，與

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貫，紿虜曰：開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傷若幾不免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給，城虛可咄嗟破也。破雲中，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為俺答頗然之。芹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我諸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虜內媿，而道又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芹入市，甲與於側，擒芹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鸞太傅，兵部郎楊繼盛言馬市為害，所謂埍蝸濡以招虎噬，其移何極。因振暴鸞罪，上怒，下繼

嵗近十二月虜市畢潛入大掠而俺答復約河西諸
部內犯史道使人止俺酋俺酋請以牛羊易衆道欲
許之犧佑議以爲一牛數度一羊數釜米如珠而虜
如山雖粥廩不能壓也虜無親而貪寒盟其心耳夫
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
毋失虜虜又爲上變請市遂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
日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已逞其詐而困我右翼矣
可復傷左翼耶入不啻囊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
下詔從言市者論死虜遂連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

勞病卒所親信時義叛降虜被獲陛炳以聞下司隸
蹤跡驗聞勞先有反謀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初勞歲
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
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新河口入犯參戎史略死
之又入靑邊口副帥郭都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
與抗賊乃退三十二年七月虜望古北口霖雨踏淖
遂犯雲中弘賜堡徑趨紫荆四鎭合兵禦之虜敗遁
楊博言保安廣昌乃隔關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爲易
虜侵保安毎折而西必躪蔚州則廣昌危急請設參

將與紫荆表裡策應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
衛九月虜犯神池帥李淶追擊至大蟲嶺捨騎逐賊
賊甚窘會諸軍爭級而囂陣亂淶敗沒十一月虜犯
上谷柴溝堡御史古澄言軍有烽堠猶身有耳目近
以通虜故議罷墩軍專重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
救弊不可因弊廢法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
蛇哉其通虜也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
事則哨探將事則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
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修復

甲寅六月虜犯雲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
聶豹言虜勢不啻風雨而鎭卒疲若跛羊今若欲與
抗徒覆亡靡益夫本折俱兼按月給糈祖宗舊制苟
爲不復是孤注兩鎭也其何以覆盂三輔詔遂直指
覈議邊餉而許論又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
年乘障列師千里不蔽風日於是守臺之說起矣然
臺列垣內而賊攻垣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
則臺易潰是二者猶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
賊至則烽賊攻則夾擊少頃則堡兵至次則援兵亦

集四面合勢彼能從大上乎則攻臺亦如之臺垣相扞綏賊勢壯士膽明烽火便稽數大約雲中不過建六百臺費九萬金耳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四年把都兒黃台吉數萬騎犯古北喜峰令口諸監侍郎王忬發兵拒走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帥學光啓敗之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塘黑衛峪巳又攻大石溝王忬督兵擊走之王忬奏減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騎非策也是時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

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刃一酋虜遂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之斬首五百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卻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酋匪茹其謀皆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詔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憲自虜回言虜待富甚備覩為掃除（俺酋有大志若此耶）而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渡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答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於司馬曰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購之急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

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答大收知書士懸書窮虜外曰（富中國人而書之策）舉人諸生幸臨存我（亦著心之士）厚遇之與富等於是邊民黠知書者詐稱舉人諸生日詣虜帳壯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則給犁脫地令事耕稼舍人張邦奇素畜倭刀識緯書為部吏掠致俺答自言有秘書寶劍在威遠堡虜急攻堡不破敗走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智能不如富其愛習之則愈富甚孫廷美雲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剌富與其黨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

從奴未晚也因寄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為籌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則釜中鱗也且官家招降文如樹表弗信傾信犬羊耶邦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邊不能為已德而為他人功也禍無日矣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丘富若歸則一[illegible]芹耳）邦奇罵浩曰汝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呂仲祐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把一片石喜峯口王忬拒走之三十五年

九月虜闌入灤河，殺掠頗慘，詔奪王忬一官。十一月
留令虜集諸部城豐州，日程工名其黨審問曰，城明
何爲，曰吾陽爲壇而陰爲陣，使彼息而弭耳，已分三
道入，會虜諜言中國臺垣相肩背，倖未易攻，而關陝
游騎又安鄭樂處，日歌虞殯待我矣，虜乃散，而邪奇
私引虜數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首
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
浩與廷美厚恤其家，三十六年虜闌困右衛，自正月
至三月，各路獲兵大集，五月俺答約東虜分犯古非

馬蘭義院冷口，諜告虜言往薊士悍守塞，今攔然登
垻，凡席之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宼刺甘肅鎮臣
大勒兵敗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桃松，
懼誅，率黨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案守臣議遣之，許
（當日從臣執臣議）
論曰無關也，示弱且阻降，我不能得丘富於彼，而彼
得蠻帶於我，如等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
罪，三十七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日不解，右衛地斗入
匈奴中，一面通州，賊分騎塞道，邊臣告急，上令發帑
金十五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授計偏師，夜

薄賊巢，斬首百級，虜始退，詳論奏增雲中各路費甲，
歲加三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獲請原
文吏坐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陣者，議賞毋爵，博又
請罷班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
相錯如繡，宜令精卒懸衛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
雙白羽，兩鎮互傳，不及者法，蓋宣審虜巢，營得其形，
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宣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
江東言賊以窟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遂其南下，若
以聲犯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

月俺答陰令東虜入犯薊桿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
傷，兵部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懦
坐食，諸臣皆不任練習，寔負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
按薊卒，順之往薊，閱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
習戰，還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盧龍一道
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
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
任之咎也，臣今榷時之宜，責鎮兵爲守，調客兵爲戰，
（客兵則不用則主客功力見矣）
練上一枝，則減客一枝，逮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勇，更

議免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下役卒歲不休轉
石頽崖伐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賠贓而各關夷人
包撫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
古北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攖以徽纆使其
不忘乎請令邊臣悉心區畫禁貪饕加餉給嚴勾補
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九事下部覆行
三十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逮
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并逮問誅忬三
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

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爲隊卒四十人合
十二隊爲一小營合十二小營爲一大營皆俞大猷（皆江南兵制也）
規畫九月俺酋居西海患腫部下病死遂率衆東回
犯凉莊殺掠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掠土木偏帥董
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絶
我兵爲二國忠死之孟夏等望風四潰虜復由洗馬
林入犯薊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迹滿
灤河矣頓延鎮兵入抵塞方出上怒誅督臣楊選四
十年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死隆慶

元年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鎮薊綸素有畧
至薊多所建劃往日薊門諸將幸借資巧宦上下相
蒙失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頗恣睢自若督府不能
令綸請於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
弱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帥曰
虜勢如風雨非倚車爲衛衆且不自堅其鬥而環車
爲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
之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却逐北乃出騎
兵綸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

乃言比修塞垣費至不貲而澗不容武高不足距躍
亡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
月守也請跨垣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
人爲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爲睥睨皆可收礮器
械芻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
駐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
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
後虜惴惴懼不敢入薊薊遂爲樂土然增兵繕垣歲
請無虛日而大司農緡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俺答後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逆攻之，倅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鄣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若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多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遊軍遇之，無不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嬰城自守，遊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復入壁，賊遂南下，督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千騎，倍日并行，抵鴈門，而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前八日直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通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牛之蘊視平陽，而蟻蝨視爾城也，爾必我賄，我捨爾城，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富民輸令以貲啗賊，有反脅者，亮忿下城，衆遂散不能止，賊擁

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維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發卒二萬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帥，賊分犯汶水、交城、平陽、介休，遣間入汾內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雁門，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舊泊村，賊趦趄不前，逕撫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秪取辱耳，張懺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入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遙，撫臣若鼓行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鞭箠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雁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嘵嘵不發一卒，人臣援枹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恥，村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衞也，詔逮撫鎮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譎戍，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劾事棘上疏，請責寔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蘄鍊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

以八百為俱邊額䘏有定而略贏縮調緩急法靡定
也。借於內地衆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坻京庾有事
而不相兵征十各塞則當備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
支放寇商賈通一客掃木折肉將頗人而伸縮更易
之臣略計九邊士七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
萬以列陣必擇其敢力戰深入之士分於兵勞於市
以漸定伍而汰其老弱庶可以安邊制虜豈直無糜
廩也。四年正月御史燕儒宦題國家建都幽薊內設
重關外聯四鎮所以封植郭圻慎固扃闥周且密矣

四鎮之中宣府為京師北門而群醜盤據戶外朝揚
鞭於烟沙飛矢於居庸視諸鎮為最急而延永之壤
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北二路邊垣
幾七百里費少力分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鎮所屬
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冶一帶共
修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陵臺子墩創修內垣一
道與北路新牆聯而為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
湯之險崇虎邊之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
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虜多深入當事者苟且目前

緩誅避咎創為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漸廢矣嶺遺
蹟鞏堆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苟少加修築
而於左按龍門所滴水崖一帶厚為之備絕其必窺
齕有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虜內險以捍京師內
外犄角延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
山何用此邊為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
於京師修內塞不惟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
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
互交錯無可駐足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

虜若委轡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
自潰我兵蹈踏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所謂棄宣府而
無益於京師也北路山谷偪側砂石窮塉虜無所利
益重誕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敵築日舉人邊
已可據而守矣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
陵京虜若匪茹逡巡前卻於崎嶇之側攻之不巔掠
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驕而就擒則銜尾而遁豈能抵
黑紫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驚則北路諸城
堡勢亦自緩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固南山

保獨石。信不誣也。從之。是年以方逢時撫大同。四月俺答大舉犯平虜、偏帥張剛以幣賄虜、使移衛觀于威遠。督臣陳其學遣帥馬芳以精卒敵之。漢虜相紛拏、殺傷大當、虜退。剛下吏、陳其學去位、易王崇古填焉。八月、諸酋祠躑林議所入、老把都欲逞志幾輔、打來孫、袞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答營白海躍甍待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拒上谷、幾甦故心、憚內犯。請北虜黑達議不果。諜聞京師戒嚴、故事虜犯薊、則宣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捍陵京、而二鎮帥不

需徵發、竟率大衆馳援、不愁遺一旅於二鎮、識者以爲此若截重鍵而恣虜摩剝也。方逢時亦以爲非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爲首、乘虛來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則宣西帥於雲中、審虜定東、乃從內地邊、白可先虜而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皆虜糈、反爲虜耳目。逢時盡撤以疑虜。虜偵知時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遂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輅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孫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答次孫、而黑台吉遺孤也。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漢毋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偎。俺答愛之、爲聘兎撦金嫡女爲婦。先是俺答以外孫女聘襖兒都司、已而見其美、自納之。襖兒怒、攻俺答。俺答懟、奪把漢所聘女與之。把漢恚、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趣之。與其黨叩敗胡堡求入。諸師長虜、皆以爲不可。方逢時獨許之。戊子、任鎮城。逢時盛其供帳。把漢大喜。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宅邊城以慰其心。

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五襲。十月俺答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荼、朱如火、玄如墨、欲以震燿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鮑崇德責問何爲稱兵。俺答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貴、方輸幣出、其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鏃也。俺答曰、惟使者命。曰、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保於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虜有難色。崇德曰、保

仇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答告使其下火力
赤上書請約靡卒碎一舍約已定請黃水二酋各以
萬騎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耶奪取把漢矢使
使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諭曰噫乃此我弟故
物太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恩也我聽命矣敢不
承受太師之明德遂部夷隨使人至逢時勞以牛醪
黃酋詐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
黃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邊門
堅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俺答難我欲先得把漢逢

時不可令偏帥苑宗儒用其子爲質施俗告曰太師
誠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
捕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拷以獻問元開變
服誅然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教搆亂爲二
晉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糾黨惡只千餘人從之虜
酋收拜爲家臣自是亡命者皆往依亦多畏苦課
日眷者文宇劉天治楊蒼徐術劉四有膂力善能陷擊
虜初入寇中尚相聚不敢逼城堡自全教後教虜攻
在旗中深校人畜益習攻取樹開陰襲事而諸邊殘
於棄命矣今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俺答及兀
并減即被下者亦千騎俺答每欲盜邊必先置酒全
家計定乃行全爲俺答建九檻牧方陷石隰時全計
曰自此塞雁門抵居庸據塞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
北之勢成矣伍奴柱哈台吉故俺答紀綱僕狎全信
任又皆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內不平多爲我用及全
等被執皆分掠其所諸逆既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
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多矣南
向再拜頓首使打兒漢人謝皇帝赦我逋逃裔胄而

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爲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
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若要我
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商賄毒我也不如姑之好引
懸爲王崇古言先年開市賄虜方張當任給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爽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徐制
拒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徹聲聞于天王
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擒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爵有差然趙全等於市五年二月崇古言以爵市虜
其術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宜大或以遣降

之患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兵科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之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收貢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慮西北諸戎議後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失左右臂而益其强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內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三言害者十九尚

書郭乾爲戎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覊縻寔制馭長策允塞諸虜俺答最雄自土谷抵甘涼寧鹽萬里東服十西奴吉囊先年以謝絶致憤遂乃騎掠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之外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藁街亭丈之地而以閼夷猾狄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安從其請者揭巢可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答順義王老把都黃四大支授都督允愼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部約制市馬不過五百匹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藁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爲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晋中於水泉營各爲增堞而吉能複直關陝請市關陝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盜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即俺答親叔勢相依倚許俺答不許吉能是錮其肩而舒其臂也俺答必陰呼吉能之衆市晋而吉能亦必陰藉俺答之衆窺秦是晋爲秦受閉爲晋中禍也兵部臣復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稍損官令資商或有不足支攤爲應當此物力方虛愼無以官市犯先帝所禁

給事中陸樹德請將商市寬給其値使人樂趨從之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修塞無成效非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亦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爲且諸邊戍非減也可覺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益偷則患豈必在虜乘此閒暇培根固本雖虜或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徒空言而戰戰不可畫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孰可臣請自今

每二歲遣近臣閱九塞，以八事殿最邊吏，備所欲陞險
練卒，修甲，行屯田，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
罪。精鋭者同斬虜，傷疲壞者倣失機。上嘉納焉。方逆時
言諸南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自植，若招之於
款，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其虎而取鹿，不為
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脅叛，餘衆被刑，夫彼何能為
而況我氓臣虜，其人即我人也，不若因而撫之，明示
不殺，使各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得羆倪，雖千百不
捐其飽臣，而徒令奸人藉口構禍也。於是弛招降令。

是年九月，互市成。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黃酋
與丈不相能，欲自別異，改市新平堡。三鎮市騎七千
匹，所得綵總費越費六萬緡，後以漸加，費至二十五
萬矣。青水二酋，恃其強不欲聽成，強而後可。吉能復
上章請款，而陝西諸臣謂宜許貢，不許市。詔不可，令
市紅山墩外，河套切盡著力二酋亦許市寧夏清水
營。五月，給俺答銀印。諸酋請市鐵鍋，傷博議許銅鍋，
然小民時竊關出與之。俺答機變，械飾身赴市場，
凜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酋踊躍邀索，因而調停

示聽。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又劫史車二
男事件。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禍。以
吉諭虜王，每口罰酋長二名，分地下賦，痴酋謂之守
口。歲六年正月，切盡西掠尾刺，令賓兔台吉止宿
兔以清水遠，改市寧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
並厮脫行，毋苟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
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
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丁有掠居人羊
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罰償羊一頭。閏二月四

日至龍首堡，遺三馬於堡，堡卒追還之。切盡謝以一
半。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脯資餘牽，
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耳，乞比丘誦焉。逢節遣
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剝，逢節使邢堂責問松山
酋首賓兔。賓兔饗堂曰：我何敢棄騂髦之盟，而為戎
首，必西海部衆也。導堂往責西海賓兔，賓兔云：害漢
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訊之，巴狼曰：我意番耳，
若知為漢卒，其何敢殘。歃而盟焉。賓兔傷之，頁令償
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

拒不敢求既所需者締工耳以繒三十二相爲天子
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月俺答請於甘凉開市
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而今市寧夏往來千里
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年九月西海丙兎請建
招提於五壬城本兵議謂此地去西寧七百里去罽
中腹腦四百里恐虜衆依寺爲聚則非止費一日之
積芻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逢節檄言河西市有五
不便譯綸□與者過矣求者無厭敵實貪惏我又啓
之將何以終□雲市所皆憑阻自衛甘肅孤懸三面

受敵受虜逼近內地蘭州爲甘凉咽喉熟計未便三
年五月西海賓兎侵諸番以報其竊馬因固請市撫
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開市爲難願諸酋待以
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邊何惜一隸人坦而不
以秦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
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爲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
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
毋滋他族實過慮此以自撤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
南而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徂南出甘凉爲便若拒
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力虜何以堪夫治邊宜
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月賓兎乞剌要虜王往
虜王以迎佛爲詞上請西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
萬師出塞內我必甚病若出於塞外供其資糧匪饟
其可也守臣擇宣雲通事爲導因以防之十月虜王
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兎挾虜王掠熟番甘藏諸族大
獲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磐牙而延寧套虜
亦驚利而西甘肅多事矣俺答聽我降人議以大明
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奇巧每以驕東虜東虜土蠻

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懷挾嬰瓌以望天王之
塵垢我恥不如大集諸部盡力攻遼以要封貢諸師
賊其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顏言虜欸而得請是羈虜
也重在內其和可久虜逼而與和是媚虜也重在外
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俺答闇益推附焉自餌虜後
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
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羣砂磧而黍苗之矣猶
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供市內則供役窮則供
餉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番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

害也且拔升秋沙而内中國猶中國矣土番瓦剌併
而以屯谷夷矣有如維若由弓安知其不以今日之
馴鳥爲他日之封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明末成集　卷之一　陳子龍選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二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張安苞子固 參閱

沈蛟門文集

疏

沈一貫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倭貢

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吁、以爲今日何爲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虻之着體、驅之已矣、獨自嘉靖壬子來、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直入腹裏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裂國家幅幀之半、而焚掠之所在爲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以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來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來

不知吾土虛實、所以禍少、自永樂來有貢、貢輒數來、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來、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寄、而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亡賴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爲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爲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爲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毒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恬然而已乎、何也、貢市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盜自爲、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剚刃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來、上下講求沿海數千里、用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俗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

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旣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戶之間雖失無人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爲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絕亂本始拔貢市

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從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館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也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其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蕞爾郡王土也爲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智者不爲也今倭見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爲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使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與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　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矣況今海上法嚴寄兵躬親將士日索倭而奏功何發其來若放析就緒設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啓無窮之患愚知其不可也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請設巡撫

奏爲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氣愈熾南原失守全州之民亦復奔

潰不知楊鎬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制勝爲朝鮮作長地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東者絡繹不絕而在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萊爲內地計誠根本至論也然猶有可言者臣敢攄其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必不能已之役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難措而震隣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錙銖謹守舊局已爲天津登萊計者但日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爲事權宜一不宜分天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爲兩兵氣宜揚不宜

抑攻戰與防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而為兩。若事權淩而不一，兵氣頓而不揚，終至于虛糜空費，倭未來而吾已困，又無救于朝鮮之存亡。儻朝鮮竟亡，則倭氣愈張，而吾之為防愈難矣。今為攻朝鮮而至于萬里，徵發從遼陽渡兵，供億無算，然且不惜，顧不講舟師水戰于天津登萊之間。倘令兩巡撫移駐防守，而已舍其近而圖其遠，舍其巧而圖其拙，舍其易而圖其難，舍其長技而圖其短策，非計也。臣生長海上，頗知倭情。倭長于陸，吾長于水。與倭戰于水，則得算在

我。其勝十九。與倭戰于陸，則或勝或負，尚未可知。蓋我船大而倭船小，我能搶風使帆，而彼非正風不能使帆。我火器多而彼火器寡，我能以船為家，而彼特以船為寓。此臣所謂長短難易之別也。從海道戍朝鮮則近而巧，從陸道戍朝鮮則遠而拙。在北之師，不得不從北發。今既發矣，而餉不能繼，又不可多發，（登萊水師以備倭）不多發又不勝，故曰拙。計一船之載，可三四百人，少不下一二百人，可以多載師，又可以多載糧，故曰巧。計從陸而行，日不過百里，遠而爭利，又法所忌，故曰拙。

計乘風隨潮，瞬息千里，易進易退，朝去夕還，故曰巧。計此臣所謂遠近巧拙之別也。今難且短、遠且拙者且不憚為之，而易且長、近且巧者乃置不為，則有遺策矣。以臣之愚，使兩巡撫分為之，不如使一巡撫專其事，而權易行。使徒自守而不言戰，不若使之索倭而戰，以救朝鮮，而守自固。請于天津登萊沿海居中處所設立一巡撫，率總兵兵備參遊總轄海道，北接遼東，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多調浙直閩廣慣戰舟師，相度機宜，進勦釜山閑山及對馬等賊。與

經理之師相為犄角，救援朝鮮，且以護送海運。往餉遼東朝鮮之兵，儻若倭犯中國，則從海中邀擊，與在鎮官兵夾勦。其保定山東巡撫，則令其處置糧餉器械，不時接濟。各軍衛有司官員俱聽新設巡撫隨宜調用，一體舉劾，而本官仍聽薊遼總督節制。如此有五便焉：天津畿輔門戶，登萊中土藩籬，重兵厚防，以戰為守，其守益固，一也。朝鮮自閑山一失，倭無忌憚，而并力進兵矣。今我師在海而尾其後，絕其餉，夾而攻之，腹背受傷，必當殄滅，二也。浙直閩廣之舟，祇汛

而來無所棲泊為將屬之山東乎屬之保定乎屬之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則遠令令其望天津登萊以為歸船有所繫而安舶有所出而餉匱之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稟承節制而薊南望家鄉在邇其心易以懷內去中土不遠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且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俯朝鮮則舳艫銜尾資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無盜賊之虞四也蒼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成提則為之代題海內趨功

名願報効之人可四面而集為助當多五也倭患一日不除北地終當置鎮就令芟除有次不宜遽稱無慮若老師不戰客廩豪士之氣惟時有捷賞始有盡敵之日令速北搗巢狂虜為御宜倣此意行之于海以漸滅倭必此一舉如謂開府事大而且欲小試之必不能奏樓船之勳矣如謂省直地殊而仍欲兩屬之必不能壯率然之勢矣如謂沿海皆當備而漸言調發則昧先着之明矣如以進戰為危事而止言固守是亦待斃之愚矣臣熟計其便似當出此始可以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為　國家憚更張惜費用也

墾田東省疏　東省墾田

臣聞軍國之需莫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項因倭氛屢起海防戒嚴　皇上俯采輿言創設天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資接濟今山東巡撫缺特允以尹應元往整飭之事似可計日矣臣查其舊勅山東巡撫原有營田一事後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勅書內特注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戶部不派小民而

自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擁魚鹽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强至今舉臂勝事無不服籍哺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為五霸首延至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乃今則屢屢裁自給而司農之所以奏京師餉九邊者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輒告不足求盈于內帑借資于兩浙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人故耳有人則有土而有財矣該省六府大抵地廣人稀而近東海上尤多拋荒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

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査覈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畊之民如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宜爲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爭凡拋荒租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爲之編戶排年爲里爲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

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其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其親睦之俗以錢穀爲市使輕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爲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爲之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鳴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坌來魚鹽四出而

其利益廣不由數年可稱天府卽不能如齊桓雄九合之師而本地自稱富庶亦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苦紓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王籍原無拋棄田皆耰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爲惰農也已久卽所謂王籍耕鋤者悉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等耳高允有言方百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三百二十萬斛況其廣者

乎東土之貨棄于地東人之力藏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擔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楊鎬之在遼東霍鵬之在肅州皆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召舉而用之以爲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楊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者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之以爲長又且明勸懲之典有績則加官久任以優之一有朘削不廉或溺職不舉如鋤苗之莠不時畫法以處之又且

鋤豪右之梗若有造作流言沮敗成事可令撫按時處重典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別請錢糧就本省倉庫可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即易益擴千里之地而患寡與貧者政不立也有千里之寄而不獲展試者任不專也數年前鄭汝璧巡撫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臣甚惜之今尹應元之才何難于此第恐委任之不專便宜之不假耳 皇上奮誅島夷海內皆喁喁嚮風樂趨王事況招狹鄉之民以就寬鄉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

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以為天下士大夫願而姑取救時亦當有奮然而任者且聞江北畿南可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為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矣

揭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套虜求款

臣惟本朝天下原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間虜爲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無一歲無虜患 世廟爲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隆慶間天幸俺答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有策貢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王恪遵前誓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 國家莫大之利也止因邇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款主戰之論乃今邊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何馬匹之耗亡者芻餉之糜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婦之殺傷者產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兵討財討言可爲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爲痛哭若于此時尚執前說而以必戰爲快臣謂此失計之大也今將士奮力搗巢虜情亦加畏懼乞款之

情必出真實況虜王爲之請于宣大軍門者已及一年其爲可信無疑不乘此時許之更待何時夫此一款者若有損于國威則不宜許今虜王爲之代求諸虜久已貢馬則國威可謂尊矣若有費于錢糧則不宜許今款賞之費不過戰守十分之一簡少易供錢糧又甚省矣如此而不許坐失機會最爲可惜自用兵以來邊臣之受陞廕賞賚者甚多宜其戀戰詘款而督撫李汶劉葵等乃諄諄亦爲請款此必備見邊

方殘破兵事甚危而勝敗之難定故耳今兵部所擬
與臣之所票亦非能戰但許其一年恭順則一年與
款若不恭順即便決戰路亦許之而未嘗盡許令虜
人常懷不敢敗盟之意令邊臣常懷不敢恃款之心
虜如守款雖百年可款如不可款即時決戰張弛在
時不膠一定予奪內我不制于虜伏望將前本批發
庶令邊臣有所遵守而彊圉之計可安矣

言川貴總督揭帖　川貴督臣

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

善後　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蒙允回籍守制頃
廷臣會推堪任者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因不可無
陪而舉貴州巡撫郭子章為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
李化龍來言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妄冀厚賞不可
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　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
若用郭子章恐子章于此有難處焉蓋安氏與楊氏
接壤世姻歡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為
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
而貴州省城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
使之為朝廷用而不為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威
其功致令挾功要賞氣勢益張或觸望生心為患叵
測故一面使郭子章于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
其建功以報朝廷而一面李化龍徵兵四方恭行天
討以示朝廷用兵不可藉土司之力益總督裁之以
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始入掌握中
也夫天下之人威之入于恩也易恩之入于威也難（當時督撫往往畏縮）
子章之于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乎不
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啓事故子章之為

總督勢不便也惟特遣一重望大臣則可以據理而
折衷奉法而定制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術
此定西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　皇上俯采僉謀
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
督同心行事于計為便蓋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
既滅則憂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　皇上宵
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差恐後虞猶在不
敢不盡言也

言徽號不宜四字揭帖　徽號

臣所擬加上 聖母徽號有二、請旨點一、奉 聖旨
朕恭覽卿擬尊上 聖母徽號四字俱今用、以顯誠
孝尊崇之意、欲此、臣候命日久、竊疑 聖孝真切、且
夕爲遂而何需遲若是、乃奉今旨、始知欲兼用四字、
此真 皇上誠孝尊崇至德、但臣惟自昔徽號皆以
二字遞加不爲不尊矣、 祖宗相傳著爲成憲、其在
今日所宜恪遵、臣職司典禮、不敢屑越、據禮執奏、臣
之分也、倘 皇上俯從轉移、乃盛德事、伏想連日遲
回、正由于此、欲加則 祖制有定而不可踰、欲不加。

則聖心已發而不可遏、 皇上亦明知其不安矣、爲
孝而過于禮、似不若無過爲更佳耳。

論

遣使論 遣用中官

[illegible]臣合作二論進呈又名獻替集中亦[illegible]載[illegible]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
不可相爲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爲通者、
互爲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
國家之法、裁抑勛戚、防檢親近、內言不出、外廷宦官
不預朝事、罷守相而設內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
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營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擅易生
而曲爲之防也。今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
用中使一節、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 皇
上之馭中官也、明飭法紀、不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
必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視。
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諭 皇上之
嚴、而言 皇上之寬縱、信太優假、予太過、是徒見奉
差小豎、縱恣貪橫而遂掩 皇上之鴻名、以流謗聲
其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于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

理財。 高皇帝親自講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遣、嵇
查盤。其入有稽而不沒于氏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
沒于綱解之手。鄉有籍、戶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
有時、科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
猶可給、有司雖北錢而人無怨聲、起解存留悉有記
帳、雖數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遣官、可坐而覈焉。
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府史胥徒但供
使令之役、絕臨民之事、常額之外、一錢即贓、故民不
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

經制無稽考。四出橫索。而百不解一。利歸羣小。怨歸
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爲。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
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
寡。則財出而不匱。民商爲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
育而使之衆。僕隷爲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
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來甚微。驟取朘
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飮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
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
廉者哉。而古來循用不改。正以諸司臚列。權力不偏（卽此所尊則言易入）

相轄。相制。相糾。相舉。故易使也。中官豈皆不肖者哉。
而　祖宗未嘗使之制錢穀。正以其爲主上私人。威
權偏重。寮劾不得施。稽察不得加。故不用也。今所遣
四出者。皆以獨任成姦。偏信致亂。手握王章。口銜天
憲。推山裂袵。破家滅門。始猶假虎以怖人。終皆化虎
而自恣。蓋一一寇臣之口。而朝廷始自蔽其耳目。爲敝
極矣。以　皇上剛明在御。而此輩尚然無怖乎。正德
間。逆瑾之禍。覆轍在前。寧可再乎。中使操利權。此
古今所甚忌。　祖宗所甚禁。不可之大者也。今非獨
操利權也。且覬典兵。如陝西遼東廣東諸處。皆私募
徒卒。公請于朝。以開跋扈之端。幸　皇上屢加拒
絕。而若輩之請未既也。此豈可假借哉。兵權有國之
司命也。隨權之所聚而亂從以生。益內外互有之。而
內臣爲甚。自古人臣擁兵。如藩鎮雖强。猶可除滅。以
其爲外臣也。至于內臣。如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
恩李輔國田令孜輩。飼待國家之太阿。而附爲社稷
之腹心。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
自稱爲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爲負恩門生。稔凶結禍

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內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
必毋以內臣。我　太祖散析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
尤密防內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
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
賢。內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
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營府。督撫。總鎮。諸官。而未
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
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
元勳信臣。而一旦有自簡閱上數行詔下。而東身歸

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
患。如今內臣制兵。尚誰能鈐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
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構。熒惑
耳目。盤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
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
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攖故也。故內臣不宜奉使出
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縱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
以下。未有不爲豢隨之所愚弄。權之所在。易爲不善
勢之既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矣。是以

皇祖世宗盡革天下鎮守。而至今誦中興之功。今礦
稅使雖無鎮守之名。已有鎮守之實。而更令制兵。是
猶熾火而沃之以油也。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
李輔國等領天子神策軍。直假竊耳。是時已不可制。
今使彼自有兵而自用之。禍當何如。正統間曹吉祥
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於闕下。鐘簴爲之震驚。彼
于輦轂至近。而輒敢稱亂。今若使之縱橫閫外。禍又
何如。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兼二代。禍必
重之。此萬萬不可以嘗試也。臣等固知　皇上不許

而不敢不言。願　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
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
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榷錢之大者也。兵柄
權之大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況于其
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
月之旁。　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豎
生殺予奪。常分　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穀
甲兵。任其播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與。　皇上超然
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權宜論　權宜

今有百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官。　皇上許之乎。
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旨。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鬻而王上
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制于朝廷。故以爲
無害而可許。旨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
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則威福予奪。將制于彼
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許。衆建羣臣。不過衛一人耳。
如使羣臣得共制命。安在其衛一人哉。雖然而孰知

今日而　皇上之言已潛爲人竊去而不之覺乎或虛言于金之利而竊或虛言爲金之利而竊利未入于上而害已竊于下自竊于下則威福予奪隨之而去此又不如竊一官之威福予奪於制于上也本末輕重失其常矣　皇上偶未之覺耳覺則必不聽人竊而以竊嘗我者必誅雖然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爲與不可爲而聊試爲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　祖宗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勸天

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其暫也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卽眞非徒不返也且以浸多得無托此二字以箝天下之口乎若是則先之以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常者在皇爲皇極在民爲民極又爲成憲爲彝典曰禮曰法而後世謂之制度謂之職掌　祖宗之所以授　皇上而　皇上之所以授萬世子孫者也權宜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舍膏粱而服

藥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爲病而不可救療故權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爲也礦稅之亂大一久矣其甚與日無窮之禍又明矣　皇上行之不休必以爲有能行之者能收之始享其利無憂其亂夫服藥不止者特嘗不自信以爲有益而又自恃以爲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卽收何爲久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巢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涯之外慾者必有無涯之外憂譬之于火一旦旣已熾發而熏天矣

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旣已橫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卽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況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猶水火也可輕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惑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道必塞之於涓涓之初使其無決除此當道更無巧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旣以權宜自便而又遂以調停責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未[illegible]開彼無如等奸何而姑爲此言塞責耳亦終

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爲權不在我也。　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一轉移而大定。顧不甚快。有何掣肘而亦曰調停。此又漢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爲盗賊。國無不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于可修之時。事變起而後修。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

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豈可不顧人勞。而强斂以資寇。狂狡竊發。非徒耳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觀之治。臣等幸爲密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　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爲者。豈不能用臣等一言。臣等竊恩　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不聽政。唯左右是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朝。而以阿大夫爲左右所譽。烹之。以即墨大夫爲左右所毀。封之。隨誅左右佞人。而莫敢欺以

私。齊國大治。諸侯來朝。臣等嘗謂　皇上亦聊試左右與諸大夫誰忠誰奸耳。一旦奮發而誅賞行焉。不在齊威王下。豈有明照平秀吉楊應龍之情于域外。而不識賢奸之情于几席之近。豈有弘敷太平之略于初御。而不決治亂之幾于久道之餘。財利非利。安國家誠大利。金玉非寶。金甌玉曆誠大寶。孰輕孰重。孰導孰阻。洞若觀火。待時而動。大威福大予奪。驀然煥然。彌布于宇宙之中。此萬方之所跂立而望。黎白相携。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也。舍權宜而歸經常。舍調停而歸轉旋。萬年天子。此其彝極。豈不偉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宋存標子建 選輯
徐鳳彩聖期參閱

朱文懿公文集

疏 朱賡

請停礦稅疏 請停礦稅

奏爲感恩圖報直陳救時末議以効微忠以光 聖治事臣叨陪輔佐職在論思悃悃獻朴之忱如有物有喉亟欲一吐久矣屢從首臣具揭而未敢直有所陳者祿與同召臣鯉相期欲一覲 天顏面抒誠悃庶幾古大臣入告出順之義茲需之至今也項該臣等具奏伏奉温綸批答言言可爲典謨而召自千里都俞一堂之語宛然喜起之風吾臣何人而可以當此抑不知何修而可以副此權有一念愛 君憂國之誠盟心顧 天願 皇上事事爲堯舜願天下人人被堯舜之澤則平生所陳說於 上前而今日欲親見之行事者也除夙夜齊沐恭候召對外不敢以瀆

肩瀆至尊請言目前第一喫緊事 皇上試垂聽焉今滿庭諸臣所矢口爭之而不得者非礦稅與臣以爲不忍加派小民 皇上之仁也不得已而取諸礦稅以資國用 皇上之權也權可暫而不可久仁則無物可遺無時可息而奈之何以權宜爲經制久而不歸令未竟之仁恩鬱而不流也語在諸臣疏中臣無容贅第以一路之所耳目者陳之 皇上以今之礦尚採之山與今之稅尚榷之商與自開採不止地無餘骨而處處包礦則蒼黎之骨髓也自征榷不止商無餘資而處處包稅則菜傭之資本也 天子饗四海九州之富何處非財居父天母地之尊何民非子而剗搜深山窮谷之藏下括傭人播夫之宗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也 皇上之心本自仁愛特以利權付於內使又有亡命之姦鼓刀爭以爲羽翼椎埋之黨張羅網以爲爪牙金紫盈庭戈矛載道如狼如虎如蜂如豨不饜不休不奪不饜往往一兎而兩剝其皮一魚而倂竭其澤小民稍不將順輒見摧楚有司纔一調護輒被參拏且進奉者一而掊尅者百利

歸衆手而怨歸　朝廷。凡有愛天下之心者。誰能甘之。臣所經過地方。父老子弟。咸遮道而愬曰。上供易下供難。蕩產業易。鬻妻子難。逃鄉土易。逃生死難。聖天子深居九重。恩不如小民疾苦如是。願入言之以活旦夕之命。益疾首蹙額。嚣然喪其樂生之心。夫旣不樂生。寧復畏死。旣不畏死。寧復畏法。誠恐一大呼之。百夫響應。一方倡之。四方蜂起。此時官僚多闕。府庫悉空。無將無吏。無食無兵。而條止條行之令。又無信可恃。　皇上卽發停止之詔。無及於噬臍。卽指

內帑之藏無救於遼火。天下事尚忍言哉。語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皇上幸毋以劉哼倭奴府江播州甘肅等處相繼受俘。而謂治可長保也。亦幸毋以天津臨清武昌承天廣東遼陽蘇州淮徐之變。旋卽解散。而謂亂可無虞也。天下之患固有壞之久蓄之深。倏然而來。不及措手者。唐玄宗[illegible]方宴于凝碧之池。而漁陽之鼓鼙已塡于戶。宋徽宗方遊于艮嶽之圃。而金人之縲絏已及其身。此皆不移晷刻而立見傾覆。豈有次第先後哉。今但見瓊林

大盜可以充屠積奇珍異玩。可以娛目前。而不知輦下之有羌戎。舟中之有敵國。危可懼也。　皇上聰明天縱。豈不辨此。良由小人妄窺　聖意。巧爲說辭。礦之害窮則實井海山之說進。而索之典圖之外矣。稅之害窮則絕糧稅契鹽利庫餘之說進。而求之影響之間矣。聽之若有據。行之若無傷。故此輩一言而卽入。在廷百言而不省。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豈爲今日而發乎。臣愚伏望

皇上推不忍加泒之心。徵還內臣。悉罷礦稅。推逮治魯登科之心。嚴查一切欺罔。悉寘諸法。而又推宥張時彬之心。併釋逮繫諸人。悉復其官。則一俄頃間而聖心之仁。盎然被于四民。沛然流于四海。名與堯舜俱永。治與唐虞比隆。而臣一念狗馬之誠。亦庶幾不負所學。不虛此出矣。

請四川罷兵疏　四川罷兵

奏爲時事孔艱。用兵非計。懇乞　聖明。主持鎭靜。以保治安事。臣等近見四川撫臣喬璧星二疏。一爲恭

報衛印已獲、叛惡未擒、并陳隣酋無端狂悖暴虐、謀爲不軌之狀、乞賜勦捕驅逐、以彰國法、以絶禍本事、一爲隣司黨逆流禍黔蜀、乞賜與同、謹據實直陳差官宣諭始末、并不得已用兵之由、懇乞　聖明垂察事、令俱奉明旨下部矣、臣等見二疏、大意謂安堯臣始而匿印未獻、今印獻而同宗傳未擒、欲用兵勦捕、而以貴州按臣馮奕垣參疏爲非黽勉同心者、此固封疆之臣、欲申大威讋遠夷、其意誠忠、其氣誠鋭、而臣等竊以爲未可也、臣聞佳兵不祥之器、兵之所處、

荊棘生焉、自古諱言之、至於馭夷、所貴蕩佚簡易、蘇軾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此非書生常談、爲世用兵馭夷之道、實無以易此、況今天下何如哉、頃邊餉告急、戶部求借太僕寺馬價、明旨初許三十萬、該寺與兵部連章極口告之、始令搭老庫、及東西二庫十五萬與之、此區區十五萬者、而其苦難已如此矣、加以處處水災、處處空竭、即欲用兵、　皇上試問川貴能自餉乎、抑將取之太倉乎、將再取之太僕乎、將令別省協濟乎、武臣好事

喜功、瞋目語難、乃其常態、如侯國弼張神武輩、利在自封、計畫未必可從、才勇未必可用也、即一二兵道不過節臣文吏、臨敵當幾、或非其所長也、則又誰與領此者乎、臣等竊見安氏功不可泯、而罪尚可貰、印已獻矣、宗明已管事矣、兵已撤、路已通矣、即與宗明怨恨未消、讐殺未免、此皆可以勿問、大都今天下事勢、如人患虛症、祇宜將息、昔賈誼請絳灌諸臣曰、毋動爲大耳、其言欲繫單于之頸、笞中行説之背、豈不快心、然文帝不用、而用絳灌、恐匈奴謾書之辱、諭卤

諸此如安氏之事尚可收拾　後來紛紛[illegible]　論笞

與以共棄細過、偕之大道、誠有味乎毋動之指也、後來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宋稱仁宗兵以不試爲威、其指皆本於所謂以無事治天下者、況國家當多事之後、今年征倭、明年征播、生靈陷於鋒鏑、帑藏竭於轉輸、方且日尋干戈、惟敵是求、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者、此勢所必至、莫謂臣等今日不言也、若必欲挑之激之、使無所容、至於不可救、乃曰吾固知其必然、惜用兵不早、惟幸其言之驗、此則非忠於爲國者、諸臣必不爾、亦非臣等之所知也

揭

再請停選內使揭　停選內使

題爲再乞　聖明停收內使以重　詔旨以杜倖進事。近該淨身男子曹進忠等，奏爲願効犬馬比例乞恩，俯賜收錄均霑　聖典事等，因奉　聖旨，著選收二千名，禮部知道，欽此。隨該臣等查照萬曆十四年題准事例上請，仰祈　皇上收回成命，仍　勑臣等查照嚴行驅逐等因，奉　聖旨，內庭缺人應役，選收已有旨了，以後再不許自行陳乞，欽此。臣等祇奉綸

命，卽宜仰承，何敢再凟　天聽，但查萬曆元等年，三次收選，已近萬人，兼之隆慶以前，選入者尚多，恐內庭供事，不至缺乏之甚，卽如長安等門及九門等處，往時看守不過十餘人，今溢于舊額四五倍矣，由此推之，內府各監局可知，皆由人多壅滯，以致各差增添若此。若復選收將來人數更倍于今，將安所置之。且此輩一蒙收錄，卽逐逐有富貴之念，不惟衣帽口糧，坐耗公帑，而營私請托，以撓職守者，且無處無之，是內庭未得其用，而國家先受其蠹也。況先經本部

發事之害

所言尤直切

題奉　明旨，不許私自奏擾，　詔墨未乾，而輒敢抗違，不一懲治，何以示信於天下乎。雖　聖心慮遠，特示以後不許自行陳乞，竊恐將來玩愒，復如今日，關係國體，良非淺鮮。此臣等所以不得不爲申凟也。伏望　皇上思詔旨之當信，示法令之難干，將曹進忠等仍行驅逐，不許容留京師，以滋紛擾。或以內庭果缺應用，量於　前旨二千數內，姑准選收四分之一，以後非奉　明旨，擅自瀆奏者，定將首事之人，拏送法司究問如律，仍將各該地方有司官分別參處，庶

詔令不致違悖，而宮禁或可肅清矣。

請易江西稅使潘相揭　請易稅使

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稍似安靜，不知今年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爲酷烈，欲以威服之，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舛，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眞爲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卽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深處懸崖難出，若使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

奸民[illegible]開山不

知開山實無所得

閭人烟甚衆當爭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於今宣德正統間葉宗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倚巨聚黨殺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也是以奉有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於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嶺危路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爲奏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爲而復爲之其愚可知矣相又奏稅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御前駕帖亦赴科掛號豈獨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爲而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造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解未聞缺供何獨今日而議造船不貲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拆亦不必即使用船一隻所載亦已無算何用此多船爲也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在人江西習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脈所

係豈恐傷之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以上四事臣等深爲地方危深爲 朝廷危亦深爲潘相危也宣德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靡然從之爲亂今相既攖宗室之怒又開賊巢之釁叢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茲矣臣等訪得潘相乃一愚魯之人初到任時亦知虛心與各官和衷行事時日漸久匪人日多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噬鞅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遠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再驚 聖心再傷國體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附近稅監使之兼管庶幾 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論遼東稅監高淮揭 遼東稅監

竊惟遼東爲 神京左臂三面瀕夷一面阻海最要害亦最孤懸故遼東危則山海危山海危則畿輔危且種惟一黍歲止一畝而雨暘不若處處皆荒倭虜

並防時時不撤識者謂天下有難必自遼始非過計
也及今加意拊循猶恐變生不測而頃聞道路傳言
皆云稅使高淮在彼行事甚不安撫臣等不暇詳言
止據近日一二事謂本閣當宝深丈餘人網究斷之
昧帶領家丁數百人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
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回偏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
盡行搜括得銀不下十數萬閭閻一空又聞其收集
虜中降人招致四方亡命演習兵馬擺列行陣山嶽
震驚軍民股慄聲言進見 萬壽面討鎮守夫各處
鎮守自正德年間蹋成虐民幾危社稷賴 世宗皇
帝自外藩入踐大位親見地方荼毒毅然革除天下
始得安枕而臥即今承平七八十年皆 世宗皇帝
神謨睿斷之所貽也載在令甲垂戒萬世淮何人而
敢奸之臣等知 皇上動法 世宗必不輕許而淮
欲陰奪兵柄何所不為萬一稍有得志必致滿朝爭
執上煩 聖慮處分又作一番擾亂大臣等叨居密
勿有聞即當入告安有如許大事可以默默不言即
淮之力能加外於臣腹所不避也夫堅冰之勢戒於

履霜積豕之孚禁於未發與其汗之渙而復反孰若
孽之萌而潛消非獨計安孤鎮亦以保全高淮也伏
望 皇上深惟遠慮默定淵衷亟遣代歸勿令肆虐
則斷一淮而諸道之使皆警安一遼而天下之民衆
安所補非小小矣

合陳遣使琉球并令宣諭照例領封揭 宣諭琉球

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開直攄胸臆而未
暇想及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思有難踏
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
編所云陪臣請 命於京師王人致 命於海上乃
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父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
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
臣等所及僉謂遲久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恭奉
明諭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益加忻戴即
令差去使臣宣 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
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於福建領封照北虜安
南事例而行如此則 朝命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

之體常尊，封典刑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自知無當，故再不敢瀆請。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略并呈 聖覽，可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符球球，非為簡也。

回奏 聖諭封貴妃才人揭　貴妃冊封

今日該文書官劉用齎出禮部一本，為欽奉 聖諭事，口傳 聖旨：將封皇貴妃日期迫近，錢糧尚未造辦，何以成禮，且查覽 皇明典禮，昔內皇太子正妻　故事　皆封妃，次皆稱才人，如何部擬不合，着另擇吉期，再　留心

議封號具奏，先生每出旨來，欽此。臣等聞之，不勝欣服。仰惟 皇上具聰明睿知之資，為禮樂綱常之主，不惟祖述憲章，盡倫盡制，而且偏觀博采，至精至詳。天縱 聖人，眞非臣下所能及也。除遵奉擬 旨外，惟是 皇明典禮一書，閣中無存，恐禮部未必有之。　部中何以乃無。　當今其搆覓一部，藏之部中，以備查考，庶嗣後議禮　此書　有所憑據而不差也。

謝賜 皇明典禮揭　皇明典禮

今日伏蒙 皇上遣文書官令忠捧出 御批：臣等揭帖覽，卿等奏，朕知道了。御覽過 皇明典禮書一本，卿等存貯閣中，又一本降與禮部，用備議禮稽考成法，諭卿等知，欽此。竊惟 皇上稽古考今，貫串諸書，勵協典禮，又念臣等寡陋無聞，特 御覽 皇明　故事當存　典禮一書，特賜臣等存貯閣中，兼降與禮部各一本，用為稽考成法之資。臣等捧閱再三，曠若發矇，叩首祇領，分降禮部，臣等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備陳邊餉揭　邊餉

臣等接得戶部尚書趙世卿揭帖，備陳財用出入之

數，與課額虧損之由，條分縷析，至為明白。臣等平日雖知府庫空虛，尚不知其窮迫之狀，一至於此，讀未及終，已心寒股慄，凜然若不可一朝居者。其中關係最大最緊，又最難處，無如邊餉。此三軍之命，難緩須臾，而舊歲所欠已百二十餘萬，歲甚一歲，將何以支。細稽餉額，在隆慶初年至二百餘萬，漸次加增，至於今日遂幾四百萬，而各邊一有事端，又輒求增兵增　細查已上四百餘今又何加　餉，不知隆慶以前虜未款貢，塞下多事，餉何以少，今日安寧，餉何以多，有餉有兵，及至有事，何以又不足

用若不嚴行稽覈將來流弊莫知紀極而遲事愈壞矣至於宮中賞費歲二十萬以十歲計之則二百萬其他一切慶賞禮儀等項故事取之該監者今皆責之該部無名之供無例之取無額設之錢糧苟非鬼運神輸從何措辦而自增稅設立以來各處正供多被侵削鹽課壅滯關征減少曾未十年其所虧損已四百六十萬出名目巍大者日漸仰使管仲劉晏生計持籌亦莫知其策之所出矣人臣事主凡有可爲皆當竭心力以圖報惟此財用一事則心力雖竭亦

無所施自非　皇上加意留心振刷節省與天下臣民始則惟有坐觀其弊而已今計臣窮苦稱病杜門爲日已久誠宜下　明旨督其速出與九卿科道悉心計議嚴責邊臣將兵餉稽查痛革年來虛冒甚剝之弊其買辦　上供錢糧一槩停止卽稅使未能盡罷亦當權其利害拔重如遼東雲南有事之處先行撤回則天下事尚不至于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乎抑臣等猶有請焉唐憲宗嘗發內庫錢百五萬緡以賜度支而謂宰相李絳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益英斷之君識度卓越如此史臣書其事以爲美談今虜情叵測邊餉急在目前滇事未平軍需不容少緩各處鎮糧搜括無餘挪借已盡惟願　皇上慨然　發內帑所積以解枵腹之危救燃眉之患使萬口同聲歡傳聖德卽唐宗不敢望焉此尤臣等與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宋存標子建
何如召祖燕 校

余文恪淡然軒集

疏 余繼登

修史疏 建文獻皇帝紀

臣惟代之有史儲據故實備冊書明示將來用垂法戒非一人之書而天下之公也非一時之書而萬世之公也故是非虛實之間子不得私諸其父臣不得私諸其君而後可以言公今諸臣奉命纂修首先帝紀行且就艸矣臣竊即帝紀而言有不可不自為一紀者有可不必為紀者不可不自為一紀者建文君是已可不必為紀者恭穆獻皇帝是已夫建文之號當復諸臣詳言之 皇上已允行之矣然附載 太祖高皇帝紀之末終覺未安臣嘗考閱 實錄思 成祖所以改建文五年為三十五年者蓋緣即位之初欲以子繼父為名不欲以叔繼姪為名故為是權宜之策耳非有明詔革除之也乃後修史者不達 聖祖之意遂於建文元年以後書其年而削其號并削其行事之跡故此數年間獨紀靖難事而不紀所靖之難為何事若有所曲諱者今幸已復其號似當搜羅故諜採集傳聞詳載當時所用之人所行之事別為少帝之紀是是非非明白無隱則靖難之兵有名 聖祖之心益白夫以 聖祖所不自諱所不必諱者而臣子乃欲強為之諱非以天奉 聖祖也且事須有實直道難枉今野史所記已多失真若不及今明為之紀令後世以久憒之心信傳疑之語則史臣之失職不足惜如 聖祖何臣謂不可不自為一紀者此也至 獻皇帝積德累仁篤生神聖遂垂萬世不拔之基然其發祥之長亦不過如 德 懿 熙 仁四祖止耳 四祖不紀而獨為 獻皇帝立紀豈惟臣子之心不安即 皇上之心亦必不安豈惟 皇上恐 獻皇帝在天之靈亦且有蹴踏不自安者矣況紀號 獻皇帝而所書者乃弘治正德之年紀名為帝而所載者乃藩王之事 皇上以為于

義于例當耶否耶且自古由藩封入繼大統者非一人試考史書未見有爲其祖父作帝紀者彼非不能紀不欲以私害公臣竊以爲 四祖事只宜附見於 太祖高皇帝紀之前 獻皇帝事只宜附見於世宗肅皇帝紀之前或別起一例亦宜與 列聖帝紀有別庶使名實不紊體裁不淆不然以 獻皇帝之子孫臣庶欲紀則紀矣如天下後世之公議何臣誠不忍使萬世之下有非議 聖朝者謂可不必紀者此也凡此皆非臣下所敢擅定者伏乞敕下輔臣

會同總裁纂修諸臣商議允當上請 聖明裁決

止礦稅疏 四川礦稅

昨接邸報見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楊應龍提兵八萬攻陷綦江縣城遊擊等官盡皆殺死臣等不勝驚駭應龍最爾小夷卽數年肆虐未敢遠離巢穴乃一旦親率苗夷深入內地至于攻屠邑城殺戮將士此必有川中小民爲之嚮導爲之內應者故敢仗羽翼而狂逞無忌耳雖此小民皆 陛下之赤子也不爲 朝廷用以討逆賊而反爲賊用

此皆樂于從逆哉蓋蜀之民苦極矣採木則有砍伐之苦搬運之苦採礦則有供給之苦賠累之苦權稅則有搜括之苦攘奪之苦 皇上以爲不忍加派於民而姑取之於地也不知人固愛財地亦愛寶礦砂不足不得不求足於民故歲進之礦銀什七皆小民之脂膏而差官之私索不與焉此勢之必至者也 皇上以爲不忍加派于民而姑取之商賈也不知商賈不通則財貨不流物價沸騰則百姓困敝京師且然何況遐方此又勢之必至者也愚民何知既已喪

其樂生之心計無所之遂謂不若從賊或可延旦夕之命耳楊酋性本强悍而又益以無聊之民則其勢日盛蜀民久已怨恨而況附彼方張之寇則其毒日深今 陛下聞綦江之殘破重慶之危急必不肯坐視而不救夫救急非可以虛聲恐喝也勢必須兵兵行必須餉今何處徵兵乎欲調之貴州而貴州已敗傷矣欲調之陝西而黠虜積怨日不忘報秋高馬肥防禦爲急顧此失彼恐非完計欲調之廣西雲南湖廣諸省而兵政廢弛之久存所無兵若驅烏合之兵

以救燃眉之急。未有能濟者也。欲俟東征之兵。則劉綎所將半多楊姓。恐皆逆族。且綎不能禁其沿途之生事。而乃欲仗之以成事。即綎亦自知其不可。其以病告。非得已也。又何處得餉乎。欲發之官帑。而買辦之需萬千無措。年例之發。什九未給。欲取之本省。而府庫空虛。閭里蕭條。公私無遺。上下俱困。欲取之鄰省。則處處開礦。處處抽稅。民生處處憔悴。民心處處悲愁思亂之民。而復加以重征之擾。是爲楊酋敺民也。故我　皇上仰日責樞臣以發兵。日責計臣以轉

餉。日假督撫之臣以便宜。然無米而炊。難望療飢。徒手而搏。難以赴鬪。此亦　聖明之所洞見也。夫兵非天降。餉非神輸。皆民力之所爲也。爲今之計。莫若收拾人心。解散賊黨。停止礦稅。使開山鑿石之輩。盡爲稱干比戈之徒。賠礦給稅之餘。悉佐秣馬厲兵之費。寬我無知之眾。赦其脅從之誅。則群情慰悅。既喜轉禍又幸更生。將人自爲戰。家與爲敵。或可少須時日。以俟大兵之集乎。不然。恐目前之禍。不止綦江而已。且古之禦寇者。嘗不足而示之以有餘。故虞詡增竈。道濟量沙。今逆酋不惜金帛。以約結中國之人。其絡繹道途。潛伏都城者。不知其幾。而我今日以匱乏而開礦。明日以匱乏而抽稅。彼逆酋聞之。將謂中國果空之如是。豈不益生輕侮之心。益肆憑陵之志哉。且　皇上方將捐數十百萬之餉。以救此一方之倒懸。而何愛於數萬之礦稅。況　皇上曾念貴州方在用兵。免其榷稅。今四川屠戮之慘。危亡之狀。豈但貴州。知　聖慈必爲之動念也。

序

贈司馬王公還朝序　三邊總督

懷棘王公。始以上谷巡撫入佐西臺。復以少司馬節制雲谷山西三鎮諸軍事。若曰公在鎮久。習虜情僞。非公莫可使愶虜者。居二年而廷推公可大司馬。不報。又一年而公以原官入貳樞管。故事封疆之臣。歲苦邊事。管秩視內地異等。以酬其伐。公之內召。褊心者或爲公怏怏。公顧無少望。曰。敵非上恩。人臣忠不能爲主用職耳。嗟乎。公之心。古人臣之心也。古之爲臣者。無以有已。故計職業不計功名。不計功名。安計

榮寵後則緣職業以就功名緣功名以徼榮寵甚有功名以僞建職業以虛居者是不勝其有已之累耳公粹白之衷自筮仕至今如一日故鎭之朋銀市租無改於舊而不以供境外之交東修之饋也昔有借貴人勢以恐喜人意挾刺而來滿載而歸者徘徊不敢入公之門也私帑所積故稱外府而公一不以自潤不忍以脅脂實槖橐也謂兵不試則頓頓不可以應卒暇則爲賞格以校士如格者賞無虛月日擇馬之羸弱者而更易之所爲佐其費者皆公餘所儲而

公不以自明不欲有其名也士飽馬騰喜事者不無倖功之思而公日相安于無事意吾居其功則華夷必有受其害者啟與無其功亦無其害也擺腰台吉者虜王父行也擁鐵騎抵塞下言賞增則兵能不且入塞公發兩營戰士擒之易耳然屯而不戰但使諭之曰而酋怠當事者諱言挑釁故每以要賞吾無諱赤白囊已達長安矣而酋遵約束漢過不先不然惟有戰耳擺酋大阻使使來謝過不他失禮俺酋愛子也兵最強且多智水泉關市令譯夷王筆寫氣計能

輩恐喝可市者加金繒至逾千公斷之幼罷可市者華其賞虜王爲請公曰不他失禮忠順夫人子而王季父也衆卽少忠順與王可縱使壞約乎小酋教誘背約法當誅以而酋故姑緩其死賞不可得也虜無以應部將夷丁舊爲大成比妓部落者受我豢養久一日逾塞去挾大成譯夷來索其孥公詰之曰若吾卒也無故敢闌出塞旣出敢復來遂以中國無尺寸亦耶立杖殺之夷使懼逸去公在鎭三載諸夷以好語乞憐者卽假詞色慰撫之其有出不遜語者必讓

呵之使咋指去有乞牛酒者或與少牛酒以示惠其恐嚇要金幣者卽錙銖絲縷不可得與之則爲恩不（唯其文氣古）予不敢爲怨（而殺甚删）予之如例卽爲恩予之不如例不敢爲怨操之縱之張之弛之隨變而應當機而發靡不帖然咸服人以爲公積威約之漸也不知公之動靜虜時耳而目之彼見公日積芻糧日蒐卒乘日除戎器無事而時防不見虜而時若戰以爲公且犁巢且絕塞至徙其累重於漢北譯使問故公笑曰吾職也而主簡士馬吾不與知吾簡士馬而使來不太怯乎吾

力以大信示人。有罪則聲罪討之，掩不備以殺人，吾不為也。虜王益敬畏公，每欵市，輒戒其部酋，俾毋譁以干公令。彼罷腰諸酋，始嘗試公，以與萬一之幸耳。故猶猜而來，慄慄而去。不然，犬馬之性，奔踶踢齧，固其常也，可以空言讋之使服哉。邊臣大吏，撿身不如公，愛恤士卒不如公，備不如公，而欲炘虜齒頰之間，籠之羈紲之末，則取道矣。公之行，大中丞齊宇王公共公行事之略，來索贈言。昔公之撫上谷也，王公實左右之；後代公建牙上谷，公安攘鴻猷，多王公贊襄

之力。茲且繼公作鎮矣。有如公入陪朝議，殫忠亦之猷，王公外總方鎮，效規隨之誼，則雲中上谷間，可保數十年無事矣。

記

新建天津葛沽鎮兵營記　天津兵營

萬曆壬辰，倭入朝鮮，破其國，走其名王，殺擄其民人，據其城邑，役馬有內訌之勢。議者謂津門咽喉要地，倭乘汛颿帆，則患在津門；津門被患，則畿內恇擾。大司馬留心而諮，博采群議，乃徵諸近衛兵，屯海上。又奏遣大將京卿各一人，募內地少年子弟可為兵者，得數千人，練習之，以益壯軍勢。時倭不犯東北者百數十年，屯守不設，營壘盡廢，宿兵于斥鹵之地，又盛夏癉熱，霪雨日侵，衆無所棲息，疫癘時作，人情大擾。巡按侍御劉公疏言其狀，乃得罷遣諸衛兵，獨留募兵三千餘人，統以偏帥，以備不虞。於是巡撫大中丞劉公、備兵副憲梁公、郡守劉公，懲前慮後，議于天津近地創立營堡，屯諸募卒。而推擇于邑侯劉君，俾經理其事。侯乃由天津而東，往來海畔，覽其形勢，周視

審度，得地于所謂葛沽者，東去海，西去津門，大約各五十里（[illegible]），地既適中，而形復高敞。侯為相方畫制，命日鳩工，以授諸佐者，遂略基址，稱畚築，具財用，費取諸撫院積扣民兵工食之餘，不以煩有司；工役取諸飢民之應募者，不以煩閭里。始于癸巳仲春，至季夏而訖工。中為帥府，左右翼為兵營，稍上為中軍廳事，繞以長隄，環以潮水，而又演武有所，觀兵有臺，箭堞旗敞，碁布星列，巍然津門之支輔、海邦之重鎮矣。事既竣，邑侯以中丞公命，俾繼登紀其歲月。益竊嘆諸大

人此役有數善焉可以賑飢可以省費可以開目前之安可以免日後之擾可以爲久遠之計可以禦外患可以銷內患夫濱海之民頻傷于歲侵無以爲生而春夏之交尤甚今懸值而招俾得以日工傭日直以自食充日食比及終事麥已有秋足以數千金之費而活數萬人之命也故曰可以賑飢凡役出于徵派者五不當一出於平常召募者三不當一惟貧民則所餘者力所急者食急于得食必不緩於用力彼困力以就食吾因食以就功役無曠日丁不踰時故

曰可以省費且新募之兵非貧無資即豪有力者可以猝聚而不可以猝散不可猝散而欲使之散不能猝散而又不能使之常聚此近憂也師以訓之營以聚之則雖未見聚之利而亦無散之害故曰可以圖目前之安今之倭夷尚伏海島不能逆其必來不能逆其必不來彼如不來聚兵何爲萬一或來兵將復聚與其散而復聚毋寧聚而不散苟設而後聚者不習而擾聚而不散者不擾而習故曰可以免日後之擾夫營未建則安之難營既建則給之難今既已擇

海濱高敞之地立爲屯營以安其居何不擇海濱閒曠之地盡爲屯田以爲之業使彼聽而耕時而收漁時而肆習彼能自給蓋不煩餉于官官不給餉庶幾常得其用始爲募兵漸爲土著故曰可以爲久遠之計小人出力以衛公家必不如自衛其家誠令屯營之卒各有恒業以漸廣其居室畜其妻子聯爲什伍結爲婚姻常則相親變則相恤即一日倭至將家與爲敵人自爲戰非徒以德上也將以完室家而全其親戚也此其與烏合之衆淡敵而心怯望敵而色

戰者功相萬矣故曰可以禦外患今飢寒困窮之盜在所實繁假令奸人乘之以弄兵潢池則一夫大呼千人立致于時欲借見兵則急不可用欲募新兵則緩不及用誠與聚數千訓練之卒于近地將與卒既相習卒與卒又相習用之即調發不用即能道循足待緩急而備奸宄乎故曰可以備內患嗟夫古之爲備者常在事先今之爲備者常在事後備在事後誠無益于事然先事之後後事之先也事未來而不能備事既過而不知備將何時而備乎備而無用不愈

于用而無備乎今茲之役備之道也然亦難矣何者天下之事每難于創始而易于鮮終蓋有事則有權易人亦易處故非前之人以後人之心為心將以事不在己也而誘之非下之人以上人之心為心將以事在己也而玩之非後之人以前人之心為心又將以事不由己也而敗之如此則功何能立又何能立而不廢哉予因紀其事之始末而抒一得之愚以告夫嗣來者中丞公名東星山西沁水人副憲公名寔能廣東瓊山人郡守公名敏寬山西安邑人侯名冠

南江西廬陵人分委者為縣丞秦應光魏鰲與吏劉守學千戶宋璞百戶韓繼業王守成吳承勳法得茲書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琴幼青 參閱

張給諫集

疏 張棟

瑣拾民情乞賜採納以隆治安疏 蠲免裁減紛更

臣待罪該科莊誦綸音叠視民如傷不數周文王今見我 皇上矣臣新從遠方來經由五六都會所至問民疾苦則民財日匱民生日窮流離遷徙誠有如

皇上所慮者臣愚無能出上計以裨至理第能實取閭閻畎畝之情為 皇上控焉一曰蠲免無實惠何也蠲免錢糧朝廷曠蕩之恩也而節年議蠲率以起運存留為限制蠲存留而不蠲起運豈非以起運為急存留為緩耶但朝廷之議蠲非直以虛名啗人而不必其澤之下究也蠲存留是有蠲之名不蠲起運是無蠲之實此何以故蓋所為存留錢糧不過官吏俸薪師生廩餼廉儀祿米孤貧口糧等項而已此數者不因歲登而可加不登而可減也一邑之內額設員名自有定數偶遇災傷謂可減其人乎人不可減俸廩不可減而曰存留可蠲何弗思之甚也故蠲存留而不蠲起運猶弗蠲也臣以為弗蠲則已蠲則何分於起存也倘司農以歲計為憂寧損其數如欲蠲五分請損之為三分欲蠲三分請損之為二分什而用其七什而用其八總計銀十兩或納七兩或納八兩即為全完使愚夫愚婦明白而易曉則庶乎所蠲皆實惠哉然有司之踏災撫臣之報災撫臣勘災展

轉往復動經歲月迨奉俞旨則徵收已過半矣奸民倖未然之惠而故意延挨良民據已然之數而安心輸納以故所蠲者多屬奸民而良民不與焉此又何貴於蠲也自後踏災報災勘災並宜刻期定限毋使遲違而未奉准蠲者寧於次年新錢糧內扣免則受惠者徧而且均民情如此二曰裁減無實利何也節省美名也 皇上躬行儉德中外臣工夫誰不曰節省顧省所可省者斯足為民利省其所不可省者未為民利而適足為民害此無庸枚舉為也即如條

轍一事其初議也未始不因地方之繁簡而定公費之盈縮也一歲所用取足于一歲所輸民未見其爲病也有司者欲投時好博名高則取于原定之數而日議縮焉然不能縮于用也遂令所入無以支所出矣而包賠加派之弊滋矣是其未裁之先有此事有此用而民以衆人之力供之衆供則易舉及其既裁之後亦此事亦此用而昔以衆人供之今以一人任之獨任則稱累彼爲之民者方群然稱累于下而有司且自伐其功且嘵嘵于人曰我能爲民節省也我

能仰體　皇上儉德也吾誰欺欺民乎欺君乎故臣以爲節省之心不可無而節省之名不可有節省之心則必能簡約以先人而裁樂省驕毀第皆于民爲實利務節省之名則必將刻覈以繩下而公辭私受民不堪其包賠加派之苦矣則又何如因其舊而不必裁使衆易供之爲愈也裁減本以利民亦足以害民不裁減則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民情如此三曰紛更無實用何也紛更與因循其弊等也而紛更尤足以害事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好名喜事之徒每每不安于踏常襲故自知其計自多其力請因請革各從所見其在上者不察遂因而可否之以致行之方習而遂即議罷罷之未久而又復議行炫觀敘聽使民無所適從此臣往爲縣令時所親見者也一徵收也一人以爲投櫃便一人以爲投櫃不便旋行旋止一夫馬也一人見以爲有餘一人見以爲不足旋裁旋增一丈量也忽焉從新忽焉從舊一書院也忽焉欲廢忽焉欲復諸如此類未可次第舉豈天下竟無畫一之論耶在内之通行月異而月不同

在外之約束朝更而夕改所謂民志一而天下寧安所望矣民情如此

邊事久敝亟宜更始永圖治安疏　邊事

臣頃承人乏遂長兵垣而又當邊境有事正主憂臣辱之時臣揣己不勝黽勉用與一二同官考求商略竊以爲天下之所少者非言也言而不實行之至有議論多而成功少之歎故臣等以爲必人人實心任事而後邊事始可爲也請爲　皇上畢其說夫摧鋒陷陣視死如飴援枹鼓之急即忘其身者將卒之事

也修城設壘備餉將兵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司道之責也布功令嚴約束戰必期勝守必期堅以身爲千里長城者督撫之寄也居中馭外自近察遠指授合權宜賞罰當功罪使邊臣有所恃而爲重有所畏而不敢爲欺者本兵之任也視國如家罔避嫌怨生殺予奪一秉至公而無所徇念念以安攘爲已任者執政之權也追惟款市以來二十年間當國者幾人典樞者幾人爲督撫者幾人爲司道將率者又幾人其間實心任事者幾人上下相冒中外同符

者以爲中國禦夷之道一款盡之矣始議款者本謂假此以緩虜患而既乃遂似無虜可患本謂乘此以修我備而既乃遂似無可備修陵夷以至今日曰虜衆我寡誠然衆寡之不倫也曰虜強我弱誠然強弱之不敵也然所以自致其日寡日弱而不能與虜抗者誰則貽之即如近日經略尚書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該鎮兵馬一十九營共計三萬九千七百有奇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舉一鎮而他鎮可知也（春前論款不究事實弊多）嗟乎何陵夷至此極耶議者往往追咎款虜之失不

知款虜之初議未失也（創稔惟此上可爲得宜）失在既款之後耳其一可異者每歲市成邊臣悉以次敘功陞賞有差夫虜非厭其欲則市不成我非厭虜欲則市不成市成而陞賞隨之夫焉得不相勸以要虜之必市是教邊臣以媚虜也閱視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机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而卒勇士飽而馬騰乎今虜至輒稱無兵無馬無餉無險進不能戰退不能守則八事修乎否乎向所

閱視者今安在乎是殆與邊臣交相爲欺也（大臣閱視上疏後與鎮道開報不得不仍其敝備）夫廟堂斬鼓舞之方閱視乖綜核之實（又故有閱視之名無閱視之實以後亦倚閣大）以故邊計益疎邊備益弛虜氣益張虜情益狡邊臣亦有所憑也（臣不遂矣）而公爲不根之言以聾瞽天下之耳目今日報虜入寇矣明日曰虜已叩關又明日曰虜已罰服請開市則許開市（故罰服旋開市於開市）請撫賞則許撫賞虜日荼毒我生靈一切置勿問（款議所此亦邊撫有轄轄在該科不行一言核）我或擒得一二零虜則又請釋去之（使之無復嫌縱）驕虜縱虜虜之益肆焉敢于屢入而無忌者此又邊臣自教虜輕中國也嘗聞之敵國外患國家之福也因衡頓挫中

人之幸也。以虜二十年之狀，而成我今日之不振；以虜今日之犯順，而警我二十年之玩寇。臣等以爲此一大機括矣。自非痛懲其舊，而力圖其新，其道無由。然上倡而下不應，外作而內不和，猶之乎無益也。臣等願自今伊始，爲本兵者以一身任朝廷之機務，當思國家之邊境，即吾家之門庭也。門庭有寇，能安枕而臥乎？以此心爲國，斯爲實心。調度區畫，因敗爲功，倖門可杜也，內交可絕也，私愛可割也。議一事必求實行，舉一人必求實用，覆一疏必求實際，毋依違兩

可，毋苟且申飭。斷然賞明而罰當，則邊臣將人人自勵，必無有循習故套，以　國事者矣。爲督撫者以一身受閫外之托，當思邊境有事，不啻吾家事也。家有胠篋之警，能不汲汲焉求得眞盜而眞之法乎？以此心爲國，斯有實心。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圖之又圖，如何可以戰，如何可以守。修險隘必實足以嚴防禦，練士馬必實足以稽折衝，糧儲必實足以備供億，從薪徹土，務爲萬全必勝之謀。而前此掩覆支吾之術，斬然不以萌諸心，則從前積弊，將次第更新

自無有偷安朝夕以誤邊事者矣。下此爲督撫分轍者，司道也。今邊材既舉，吏部且爲酌量更調，可望得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司道得展其長，或以才氣効，或以謀略効，或以勇敢効，各隨其所轄之地，所受之事，而盡心焉。上無首鼠，而何患乎司道之不以實應也。爲督撫宜力者，將率也。今將材既舉，兵部且爲遇缺推用，不患失人矣。然必有實心任事之督撫，而後將率得呈其技，或勇于血戰，或熟于控弦，或工于撫卒，各就其分之當爲，才之可爲，而盡心

爲。上無掣肘，而何患乎將率之不以實應也。顧其要機，又專在于執政。何也？天下譬之一舟，諸臣皆篙工也，執政則舵師也。舵左則舟右，舵右則舟左。執政者之爲諸臣機也，宜無異此。捧　皇上之威靈，何所不震？宣　皇上之德意，何所不洽？眞以實心猶主，而行有濟國事，即弗利于身圖，弗惜也；有裨邊計，即弗便于人情，弗顧也。以鑑空衡平，任天下之才；以長慮却顧，審天下之勢；以四時金石，信天下之令。將率不稱，責之兵部；司道不稱，督撫不稱，責之吏部。邊事非而

上不聞，責之升道，其人誠有功，無恡賞也，賞不逾時
而復覆其罪，何妨更罰，其人誠有罪，無佚罰也，罰不
逾時，而重叙其功，何妨更賞，毋希長厚之名，以釀因
循之禍，毋慕和平之福，而開情嬖之階，是執政先以
一人實心任事也、

因事陳言疏　丈田利弊

臣先任江右，承委丈量，由始事以及報成，前後兩年，
益身親其事之顛末，而目擊其中之利弊者，方敢詳
（江西為政特滿行丈量之事及平畔得罪後來者）
言以責　聖聽，臣嘗謂天下無良法，亦無弊政，行之

而善則弊政即良法也，行之而不善則良法即弊政（弊政收民所混新吏東之所[illegible]是也）
也，如丈量一事，是已臣未敢泛言天下，舉江右一省（此總大抵謂丈量不便而[illegible]大[illegible]成有）
而言，又未敢槩言江右之各州縣，第就臣所領新建（不知盡得實數以此為不[illegible]天下最為公平）
一縣而言，本縣原額田地五十六萬有零，而先年魚
鱗文冊，並無一字可考，詢之故老，則云不知從何年
代丈過，今無所查矣，每歲止供錢糧額該六萬三千
有奇，而黃冊所載無徵虛米，乃有四千餘石，其不在
冊內，而小民逐年賠納者，又不知其幾也，不丈何由
得清民間貿易田地，唯無鱗冊，遂無號數，而上中下
則，又淆亂無憑，文契所載，但云田幾畝，米若干而已
買者利輕糧，賣者圖重價，則以上田而過下糧，里猾
為賣主，愚民為業戶，則以下田而過上糧，展轉為奸（此言實為江陵申被違時左說亦人情之）
積成宿弊，（所肆）一再易主，而為奸者，亦自不知其所由來
矣，不丈何由得華，惟有無糧之田，斯有無田之糧，富
家安享其利，而貧民坐受其害，在戶多丁眾者，尚可
併力分賠，其澆瘠之區，逃亡之里，十戶九絕，十室九
空，流離苦楚，雖鞭朴日加，而終無可完之理，國賦日
以虧，積逋日以益，有司惴惴焉，惧參罰之及，而莫之

誰何矣，不丈何由得清，故舉一縣，而一府可知也，舉
一府而一省可知也，舉一省而天下可知也，則丈量
一事，雖謂之良法也，亦宜而及其成也，乃至有稱其
不便，有稱其病民甚，則有指其為弊政者，何也，良以
行之不善也，夫天下之府州縣，不知其幾，即以江右
一省而為府十有三，為州縣七十有四，其間有歷年
久而未丈者，有總遠年丈過者，有經近年丈過者，有
久未丈而弊多者，有近經丈而弊少者，此不可以槩
論也明矣，爾時一奉明旨，即一槩議行，無論其經丈

與未丈無論其有弊與無弊。一體責成。一體督促。有言民情不願丈者。泰罰立至。于是有民不願丈而强之使丈者。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四方形勢高下肥瘠。如人淵然。不特東南之與西北爲爾也。即以一府言。而各縣之里甲有多寡。延袤有廣狹。土宜有厚薄。終難以此而律彼矣。當其始議丈也。即當察其長吏之可任與否。而後使之。既察其可使而托之矣。則當任其施爲。聽其調度。待其報成。而後覈其功罪。取其宜民焉而已。奈之何束縛之。禁制之。頒條刻

示。定式刻期。必欲盡一省而悉從一例。其民風土俗有此相宜而彼不相宜者不顧也。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驊騮騄驥。天下之駿馬。而試之釜竈之間。則疾不能過貍鼪。黄鵠白鶴。一舉千里。而試之堂廡之下。則便不能過燕雀。人固有能不能也。况丈量之事。千頭萬緒。而爲長吏者以一人之精神思慮。欲以成功而善後。益亦難矣。非假之以歲月。豈能一蹴而頓完也。而自奉明旨之後。即定以限期。急如星火。在覆丈之時。則不許長吏入城。在造冊之時。則不許

長吏就棍。撫按逼司府。司府逼州縣。若曰迎略冊提苟且完事。毋稽延違限。其于民情之稱便不稱便地方之相安不相安。都付之不問矣。是以謂之不善也。于法何與也。爾時各州縣官。固有承望風旨而罔恤民隱者矣。亦豈無卓然有見。而不畏撫按者乎。顧明旨在上。誰敢不欽。疏在前。誰敢不遵。語云。兕虎在前。見隋侯之珠而不及掇。非不愛珠也。先避禍而後就利也。言及至此。亦可哀矣。今徒言丈量之害。而不言其所以害。不歸咎于行法。而乃歸咎于法之病

民。或云復舊之爲得。或云重丈之爲得。臣皆未敢謂其然也。蓋天下之最勞民。固此事。而可以爲民者亦此事。天下之最惜財者。固此事。而可以裕財者亦此事。行之不善。固但見其勞。而不見其有惠之利。但見其費。而不見其裕之利耳。然當此之時。民已勞矣。財已費矣。疾首蹙額。誠有如御史江東之所言者矣。若議重丈。議復舊。則折筭也。改冊也。歸戶也。改圖也。又當有一番勞費。所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斯民何幸而蒙 皇上之軫念。又何不幸而兩遭此勞費哉。故

臣以爲補偏捄弊之術。莫若專以其責責之撫臣。而聽其便宜行事。假如以天下言。則就各省直之內。要見某省有何利某省有何害。每省有何利而又有何害。以一省言。則就各州縣之中。要見某縣爲害多。某縣爲害少某縣爲有利而無害。以一縣言。則就當日之所丈者。或初丈之未善。或初丈善矣。而定則未之善。或初丈善矣定則善矣。而造冊之未善。各因其害而料理之。如臣前所云久未丈而弊多者。則據新冊可也。近經丈而弊少者。則按舊冊可也。按舊冊而稽

爲查駁。據新冊而甫爲調停。亦可也。不必以此而律彼。不必以一縣而律一省。不必以一省而律天下。量其土俗。察其民情。分別其利源。考究其病民之故。或減尺丟弓。或斛量折筭。此其弊在田畝。其罪在業戶。不可令其首明免罪耶。或以上作中。或以中作下。此其病在田則。其罪在公正。不可責其沿丘勘改耶。或改畝除弓。或移三就五。或損此益彼。或那東補西。此其弊在田冊。其罪在書筭。不可曉諭被害之家。使自首告耶。人約弊端不外乎此三者。而當時經手之人。

未必無斷其弊竇者也。與其從今重丈而勞費不貲。孰若就其已丈者而爲之查改。其力尚省乎。與其復舊除新而虛糧不去。孰若就其新丈者而爲之設處。其功尚倍乎。與其徹底更動而利害猶未必相當。孰若就其已成者。而爲之補偏捄弊。其省勞節費相去尚萬萬乎。第須專責之于撫臣。徑付其托于該府。該府徑付其托于該縣。蓋此事非縣長吏不可任。以縣長吏與民相親。情可通也。而郡守之于縣長吏。其勢當相聯屬。縣可以達之于府。府可以達之于院。如臂

指之相通也。予于撫臣開府一方。威權隆重。可以讋服豪强。可以漸消謗讟。此二人者同心協力。當無難事。而丁丈量乎何有哉。若委其責于按臣。則兩院並行。未免有所牽制。若不得行府而轉行司道。則人持一見。人持一說。未免有所異同。而況經過衙門既多。則行移牌票亦多。徒令長吏若于應酬。疲于案牘。卒之實用未必有裨矣。夫朝廷之上。既專責于撫臣。撫臣又專責于郡守。郡守又專責于縣長吏。而　宜民便宜從事。朝廷又復聽之撫臣。撫臣又復聽之郡

守郡守又復聽之縣長吏慎毋以文網束之慎毋以譎約拘之慎毋以歲月限之慎毋以一人言便一人言不便遂爲行止慎毋以一言之譽一言之毀而遂爲低昂慎毋以一縣先完一縣未完而遂爲勤怠則庶乎責任重事權一而有不足以易弊政爲良法安民生而固國本者臣不信也然猶未也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苟利多而害少即可稱爲良法而况丈量一事尤爲恩怨之府欲人人稱便此決不可得者也今既許其便宜不限之以一定之例寬其時日不

責之以旦夕之期而及其報完也則又當審衆寡以定利害什九言利什一言害其爲利也不待言矣什七言利什三言害是亦利多而害少也雖謂之有功而無害亦可也若必欲人人稱便而後爲良法則臣不敢與謀此事矣然猶未也夫既以事事責之縣長吏則必自此人始自此人終不經兩手而後可若一一人始而又一人終則弊易從生法易從變而奸民之不便于己者又易從生謗欲功之成亦不可得也但既以成功責之卽當以厚賞激之或事未完而暫稽其歷遷者則他日別有超異之擢或事完而尚稽于資俸者則先期即有召拜之榮其承委而不能副託與夫苟〃塞責以僥倖遷去者尤必重加處治斯則賞之厚而人知勸罰之重而人知三人是而功有不成者臣亦不信也

國計民生交絀敬伸末議以仰裨萬一疏 東南財賦

臣惟國家建都西北而財賦取必于東南辟則千金之家所居雖在城市而其生計全賴乎膏腴之產野有良田歲有厚入以所入當所出而充然足于用不

見其乏迫乎出日浮入日縮用不足而朝夕營計務在取盈卒以告困益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勢所必至無足異也天下猶一家而東南則富家之美產是爲衣食之源謂當積日累月徐收其利不當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澤而漁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貧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養其有餘于將來陶朱公俟時轉物不過如此頃歲已來東藏已竭杼柚其空而逋賦益積未有完期蓋臣誥士憂國憂民亦嘗探極根本悉意陳言意在甦東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

必果然則坐視其困而已乎臣東南產也謹摘其一
二斷乎可行行之而斷乎有益于民生國計者開下
戶部虛心詳議毋泥拘攣務使國用漸舒民則不匱
上下其胥賴哉

計開

一曰覈荒田臣按東南卑濕濱江沿海拋荒田地無
歲無之各府縣冊載荒糧有多至二三萬石者每年
以宗人府綏征各項補之奸竇易生虛冒日衆且歲
報荒數不思議補日積一日何有窮期正宜及今查

覈要見某縣荒田實在若干每圖每圩某號查明四
至果係坍江坍海原無影射方准除糧即查本縣曾
報有開墾新田若干總計開墾升斗之糧若干以抵
實荒應除之糧有無足數即使不足寧可均攤于平
米之上毋得立有荒糧全折名色以致千頭萬緒莫
能究詰蓋既爲荒糧自當開豁而每石又折銀伍錢
未必加輕徒滋奸弊說者以爲銀可侵漁而米難隱
匿是積胥之所利而小民之大累也誠然乎哉故荒
田不覈則荒田終無所歸而逋賦將與日俱積勢也

此荒田之所當議者也

二曰寬改折臣按東南糧則照畝起科大率本折各
居其半而復有所謂改折者何也祇因凶歲籽粒無
收而歲輸有額難于盡免故以本色改折色于取民
之中而寓恤民之意何者議者以爲正米一石原有
耗米四斗合之爲一石四斗則雖折色七錢亦不爲
重不知此耗米四斗本係運軍之所得初非入之于
官者也折運軍之所得者以惠災民正所爲不費之
惠奈之何必欲斂而入之官耶若曰有免即當有補

此慮其虧正數耳今正米一石已折銀五錢則以銀
抵米原不虧一石之數又何以補爲哉故議改折而
欲重之于五錢之上者舛也此改折之當議者也

三曰解白糧臣按國家歲派白糧正額二十萬石有
奇我 聖祖定鼎金陵東南數郡近在輦轂之下故
用民運今東南去京師不啻三四千里每白糧一石
有白耗米三斗加二舂辦該米二斗六升又夫船米
八斗內本色四斗折色四斗該銀四錢又車腳銀四
錢是白糧一石費用米九斗六升又銀六錢而後得

達京師且有沉爛有漂沒而鈔關又有舡稅臨清又有帶鞔河西務又有剝淺諸如此費吏不可計既達京師已離苦海而鋪墊之費歲歲加增有多至加七者是朝廷所得不過正米一石而小民所費幾及數石矣臣　以爲宜照漕糧事例即令旗軍帶稍本船每舡以十分爲裁漕糧九分帶白糧一分諸凡加耗板蓆等費比之漕糧寧過于厚而舡稅帶鞔剝淺等項一不累之運到之日仍責成巡倉御史或另設科道官親自監收毋致抑勒以害貧軍則小民既得免

其運之累即旗軍亦何累而不樂從耶此白糧之當議者也

四曰審徭役臣按條鞭之法雖槩行于東南而行之稱善者則莫過于江右臣先任新建縣知縣已親行之而親見其宜民者也乃若浙直地方民非不行實未嘗行何以征之夫條鞭之稱善正以其徵銀在官凡百用費皆取于官銀民間自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徭役自完本戶糧差之外別無差使吏胥無所用其苛求而民相安于無擾耳今既云行此法矣則復有

均徭之審耶解戶收頭修衙修舡下程酒席其害不可枚舉蒲言其槩蓋錢糧既徵在官則以官收亦以官解宜也何爲而又僉大戶一領一納庫吏皆得上下其手解戶甘心賠折而不敢言甚至有發與空批先令完納而後聽其索補于小民者此解戶之所以稱累也徵收錢糧除用櫃頭其害不待言矣即如派定各區每名收銀千兩則收完其責亦完宜也何故必責之以管解所收之銀本經解盡收頭之責終于未完庫吏因而爲奸受賄多者首先發解否則有候

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頭之所以稱累也修衙修舡既有徵銀在官矣即當責之工房吏書管理可也今乃仍點大戶官銀不足傾家賠償而該吏人等猶且從之索賄不得則以冒破禀官究責以致浮費之數反倍于賠補之數大焉得不稱累下程酒席亦既額有官銀矣即當責之禮房吏書買辦可也今廼仍用里甲賠費不貲蕩產從事而該吏人等亦且因之爲利不得則以苟簡禀官罰治以致官用其一而吏反用其二又焉得不稱累抑且有奉上取貲贖鍰無

以應其求而亦派辦于徭戶矣其間貧不能勝此役者每名量田數多寡又派空役銀入官公用不知原編公用銀兩作何支銷大都皆為吏書所乾沒有司者未必能一一而查之耳此徭役之當議者也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張　密子退　參閱

于文定公文集

議　于愼行

太廟親王祔食議　親王祔食

謹按（最爲當當文定所官當時何不上之天子）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祔食。十六王者，皆太祖之伯叔兄弟，祔食祖禰，禮也。然諸王之享，本祔四祖，及數世之後，四祖已祧，而諸王之位，依然如故，則何所祔而享乎。且二祖列聖以來，親王無後者，代代有之，卽禰廟未遷，不聞祔食之禮，況祧廟之後，何以獨存，誠以爲太祖所祔，不敢輕議，則四親之廟，亦太祖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四祖未祧，則十六王者，屬爲子姓，配食其宗，統於尊也。四祖已祧，則二祖八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臨之，使其祔享于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叙世次矣。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祔享太上寢廟，及孝元之世，太上寢廟既毁，二祀亦罷，以其無所祔也。（凡例[illegible]）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例，於鳳陽墓所，四時祭饗，（學[illegible]不知耳）卽闕陵無考，則祔饗皇陵祖陵，亦無不可。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親，惟壽春王乃仁祖之兄，係太祖伯父，當奉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乃仁祖之子，太祖之兄，當祔仁祖陵廟，其南昌王，雖係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祔食。安豐以下九王，俱壽春王子孫，禮有祔禰無祔祖，俱應罷祀。

練兵議　練兵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既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徬徨熟視，若以爲固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若哉，愚竊怪之，佔嗶之暇，作練兵三議，直指而不文，庶便採擇焉，嗚呼，三議者天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諸營團營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其弊。謀國者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罰有所稽。强弱有所較。其利易于責成。而其患難于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于兵將相習。一有儆急。將可遣發。而其敝至于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殿最。故兵之練難也。夫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千乘

之衆可以分行于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十乘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撑柢盤跚。交壞于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于農。而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豈而已矣。何爲隸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城。不足數萬。此何以別也。其棄者既爲冗兵。而練者又無實效。是舉天下之財。而盡委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也。

一議畿輔民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而軍旅追胥蒐狩之役。取六軍而用之。如運諸掌。何哉。兵雖不聚于京師。而六鄉六遂之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爲比閭族党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

兵之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蓋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直隷八府之地。即古燕趙之域。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爲王。伯不得不爲伯之地也。則今日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矣。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輒瞰門庭。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于近郊。反調邊軍入衛。而肘腋堂奧之間。熟視躊躕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古殊異若是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爲今之計。必于常制之外。做鄉

遂。且家之意設備衛民兵而後。郡邑可守也
一議沙汰冗將大兵之不練由于食之不足食之不足由于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一曰承襲太濫。二曰添設太濫。何謂承襲太濫。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廩食之費。漢唐而下。員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 祖宗削平僭亂。斯造乾坤。偉勳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披堅執鋭。拔城陷陳之功。皆親列戎行得之親記。故論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載隆長之命脈。端在是矣。及至承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

過邊庭烽火。即或立功勞蹟。亦豈有當時拔城陷邑之勞哉。況其間或暱中當假名奏帶。家丁邊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覩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鐘石之賞。享茅土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狀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與爲赫奕。日浚貧軍之膏血。帶俸者閑住冗費。坐享廉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縷。狀類乞丐。有指揮千戶也。蘇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俘奴隷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軍而欲使之折衝禦侮乎。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豢養之乎。均非策之得矣。嘗為 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元勛。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況于一級一功之士乎。宗藩襲爵。自鎮國而下。以次遞降。 祖宗報難所得之土宇。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況于奔走之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行陳。未覩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多少名數。何時廢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

舊襲職。有罪即爲拔黃。無後另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孫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于總旗。身爲百戶。終于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于邊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略。精其考覈。痛除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蔓圃。疏其籬落。則生殖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職。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

參遊等官闕一設罷其員其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廢近年以來止為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計官日增于上軍日困于下自總兵而下非衛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閣之弊一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若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潤至于不貲則必有所自來營之草鷄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朝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衛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

百員名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耳是為一指揮之任設一總兵也而指揮之隸屬者何啻數十一所官軍約一千一百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為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指揮都司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為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須在萬以上一參將所統須一萬以上其守備以下即令衛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于邊陲咽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某衛之軍即令某衛指揮統之撥某所之軍即令某所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為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序

賀大司空傅山楊公加太子少保敘 治河

天下之事莫難于兼圖其利而無所容其害兩要其益而無所受其損此非才智之所盡也事未有萬全

者也利有所主而成不能無害吾從其利而規之矣有所歸而成不能無損吾從其益而謀之輕重多寡惟其分量才智可為也惟夫事機參會職守錯陳彼亦一利害此亦一利害彼亦一損益此亦一損益衡其輕重則銖石不相懸量其多寡則區釜不相蓋於此而建兼利之畫奏兩益之績使上下皆宜公私咸賴此古之聖臣皋佐所為懋平成永賴之烈而不盡由于才智者歟　國家定都燕冀漕轉東南恭其襟喉之會故在河淮之交嘉隆以來二三鉅卿躬櫛春

權以有事于其土至殷賑也戊子之役今大司空楊
公實鎮淮浦固已抗疏借箸請濬河導淮使泗上陵
園免于洪潦時弗能用也其後數年河流日塡淮流
日賊閟陵受水左磯爲池于是泗人告急請洩其壅
而淮人防患請固其陂轉漕之臣發其病運而奔海
之使慮其爲覽甲可乙否左方右圓發言盈廷莫之
能執　主上側席而咨是實儆予請其往又廷臣舉
公前蒞乃從南臺大夫晉大司空建節河隄公因日
夜疾馳環視陵泗周涉河淮廣詢博諏條上便益以

爲泗所爲溢者淮不能出也淮所爲閼者河無所殺
也誠闢海門之口則河有所殺疏黃河之流則淮無
所閼而陵下無恙矣便一二瀆循軌不相淩軋運艘
踰淮易于逆輓便二河淮既分遊波寬緩三淵之間
百城奠居民毋昏墊便三河通海口鹽舟出場道里
徑易國課宜充便四疏上是者五六疑者二三而
主上獨曰司空議是也其遣給事一人往視厥役使
亟成之四部吏人聽於司空惟所調度公由是有成
功矣其洩淮也建五墩之隴壩高良之澗開周橋之

閔濟金灣之渠以達于湖其分河也瀹黃壩之決通
魚溝之濆會鮑王之口下五港之陂以入于海作不
踰期費不踰額　陵塽運道民居鹽筴無不如始畫
焉公乃北向稽首秉玄圭以告　主上嘉悅爲之舉
萬年之觴璽書襃勞進爵太子少保錫之世廷之賞
徐兗吏士相與吟嘆鼓舞而曰偉哉公之績乎兼利
而兩益何其無遺策也夫陵塽國之根本也運道命
脈也民居腹心也鹽筴肪腴也此可以利而彼不可
以少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少損敵能兼而成之

而無所納鑿于其間此非有蓋世之才絕人之智其
將能乎岱畝生曰固也公之所由底績其不在是夫
勢之輕重才之短長數之多寡智之大小皆有所極
皆有所限惟精誠之至神天神地無所不極解在呂
梁丈夫之厲水矣其言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
吾之出也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
私故不必巧而有道術也彼才智之士世豈少哉其
所謀慮經營雖出于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巧婚于
金注力殫于墨守故弗全也惟精誠之至知國之有

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已見事之有損益而不知益損之在人故能定必然之畫礪百折之鋒兼利兩益而計出萬全也天下尊大禹之功曰以爲神若弗可企矣及綜其實亦唯克勤克儉勞身焦思非真有玭蛇乘龍役鬼沉符之助也用志不分疑于神焉爾矣此公所爲纘禹之緒以有成功而豈才智之所可盡哉東省藩臬大夫分司兗土皆有事于河功快覩盛美將旅進爲公賀聞之言也以爲有當書諸大帛庸告典謁備外史焉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征倭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憯爲封豕雄虺荐食朝鮮之壤土臣播越請命于　天詔遣文武大吏盛發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遣師整居游頑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　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孽蝛不亟殄遏予一以予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浿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

敵熊彪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有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亂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西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貫璘其西清正據之島山使將軍經蹄其西行長踞之粟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躪之海上殲焉槃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廉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存勳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軺而過以告于予予曰偉哉中丞之伐則信霍耀鴻龐丕協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雛星紀欲周矣變緯熒樞之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躊躕擁旄建旆之臣所爲鞅掌騷屑從白羽而四　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上叛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撤吞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諸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鯛夷之阻鼉作鰐吞之衆爐於海若之都懸梟竟于藁街築鯨鯢于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砱橫刑繡青縷玉之

簡不能鏞錫鬯銘鍾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綦公功未覩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撮觚高句驪（然則何之有哉 以箭近何如也）彈丸土哉朝鮮既食必蝕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擲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倪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非處而施也大親之咻濡嬰疴癢必應非利而仁也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若逝其寇虐非有爲

而爲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脣齒于瑣尾之墟以太上一恩摧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苟之討惡有壇巳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計國家兵勢豈能有鯨吞之精乃極大之論耳）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陜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

如出實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即遼左盧龍之塞一垝垣爾東切鮮卑鳴笳盈耳掎裘匝地又誰藩之而自受縶縲羈縻至今也柰何山海無關之險丸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何音之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藩屏翰以厲（昔有之役大甘方殆而吉府恨大以不假屏藩爲論）士心其寔未必然也　聖上爲華夷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内諸侯蠢玆島夷敢爲蠆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遜之鼉濤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

一體鬩閱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霈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睥睨而有苗之格謝其鑾旬矣（亦也傍故）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　上之威德益弘明　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憫然告遽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河防一覽敘　河防

（潘以江陵者假使宁天事後遺于河上貴罰）

河防一覽者何宮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

自乙丑迄今奉（明因勢利導故得成功）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十七稔矣其功艱而鉅其慮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　國家萬萬年大計在焉志之以示後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漕也河者漕之藉也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昔以性古同不但漕且用爲防者有之矣）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於海兗浮濟漯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於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于文定集　河防　去　平露堂

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役于河者三（有三役著治河運因黃淸也）其功皆成于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徃新渠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巳而淸口之役則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卽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覩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時覩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況夫四瀆之流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蓋自河淮議興而湛夫盈庭或以爲當瀹海口不思海口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鎭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尋淮以淮尋河而以河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于文定集　河防　共　平露堂

淮尋海又安用瀹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乃得要領）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記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撫宣功績）

（新城狀數以身服遠夷試其人技者不足鋒鋭矣）莊皇帝朝虜酋款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燧釋兵幾四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畧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及考其行事山阻羣遇人有武夫悍夫所不能及）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有德以行威威以彰惠信矣）

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閥閱甲於齊魯大父灤川
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叅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
爲萬曆巳丑而公以山西叅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
乃其時鎮之將吏又狃欵而嬉游戊且生心公至慨
然曰夫欵者緩也本以緩虜乘間而飭武備乃遂狃
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
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廩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託
竿牘一切謝絶行之無幾一軍校吏凜然改觀而會
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驩也凡所擘畫

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邊饒突爲親兵躬御臂講
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驫張之士二百與
都護校射於郊騶發輒中者盡公部也又念上谷故
砂磧地民鮮蓄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踴士且脫巾而
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倍得息
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召補郵騎
塹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是褢殺王
公之與虜欵獨俺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向而老把都
永邵卜諸大部並宣府邊故利鹵不欲欵則獨俺酋

要之且唔以厚利乃稍肯來而歲恫喝要挾無已時
興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爲常萬曆辛卯
閱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畫已
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飈
集恫喝如故公露見肘办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
今有旨切責疆吏毋滋爾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
奉命而盟我則爲政酋憤起咄咄誶那顏安得是語
穹廬千帳投鞬與漢堞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
何可詫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鏹如雪

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絶爾而
以此募諸甌脫雜夷與爾爲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
詫衆也酋聞色動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
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鞨二百武外應
聲命中酋驚服以爲神市去鎮二舍而遥公晨坐堂
皇慕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嘍唶語曰中
國殆欲絶我不則何用如此人典闌而日摩厲以須
爲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計公在事十
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巳四十餘萬而往者虜馬入市

數降而與之盟，公命爲征妹叛均小酋那卜兒堅不聽命，囂小以兵，公斥之關外，三日不內，乎蒲失受令，遂爲成規，省亦不貲。公又決策收史車二夷。二夷者虜之別種，故灤川公將所議撫也。世傑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爲我間。虜畏惡之，欲戍徙入內地，稍爲邊吏所侵，而史氏叛與虜小酋安兎爲婚，兎乘其恚誘之。遂挾車夷歸虜，相引而抄寇邊。公與廣平公議，史酋老于兵，諸子皆驍勇敢鬬，今爲安兎用，邊無寧日矣。不制安兎無以示威，欲不收史酋莫能制安兎，乃

因順義王之西獵，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酋以謝過。俘至廷，議欲懸藁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以史酋爲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爲虜笑。乃急白廣平公馳書政府，請　中丞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爭拔帳來歸。虜始惋悔，而安兎數寇邊，亦數敗。諸降夷又時時抄掠之，害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爲請願欵塞如故。時公已代撫平巡撫，乃請諭虜，使今安兎悉歸所留史酋部落並送車夷，乃許奏復市。撫至今，屬

夷制服邊務爲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既開府，益務勵撫循，壁壘一新，耕耘散野，所獎拔戰下往往自偏裨累代至上將軍。其有異術食墨豁以惠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虜，虜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湩酪黃羊乎，相傳報以爲歡，而鎮人又津津頌公拒礦榷事，以爲布德宣鎮，不在控虜下云。宣故有牧馬場，欵後無警，營卒稍墾其旁，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關並塞閑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榷璫惑奸人言，皆欲籍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八萬金，

宣大居二焉。璫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孫鎮也，而鎮城爲諸路幟，闘貴人將重鎮於化居市，肆且罷罷而四方粟芻皆不至，環甲鳴鏑之徒無所得食，將鋒起與貴人爲難。且柰何它若張家口堡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焉，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撓貴人，令若牧馬場則有　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椎牛犒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椎以爲稅

令此曹楞腹而持兵乎且　上睿聖不測賞人即工
爲遂有如以倪案受疑又川李何瑫無以辯竟聽公
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瑫之采礦則先鎔精鏐雜
砂中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
程乃已少忤輒羅織彼建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
使偕往各以砂至面鎔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
礦權之使貂璫虎傅幾徧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以
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會播州初平
以戚堂廷推擢川貴督府去蓋自欵後任上谷事無

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難者則將吏之
以欵狃也大虜之以欵挾也侍文墨議論者之欲以
節縮見功也重以屬夷外叛被使內紛殆哉乎衡石
桴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機局遂更
而公獨克淵流因機坐折銷萌弭難外威內和卒使
數十年來厚啖之虜一旦取諸其懷而定以畫一使
之頫首郊關如稟功令又收史車之族以制虜死命
欵始不渝夫非所謂安國全軍算多而善善者乎至
如以備邊之暇茲洋河石橋長千尺而龐厲並五軌

利涉捍患以鎖鑰北門爲邊防要險且郭少宗伯記
中大督萬全學宮建尊經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
且葉宮庶記與公所自爲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覩爲
迹公英毅慷慨智畧輻輳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發
必中竅用能光昭灤川公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
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
之益謳吟思慕顧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即
公所建廣濟橋北是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
生軍校不約而集既落而驩然呼已又愀然思也即

虜亦時時聞大太師何時來開制府如廣平故事乎
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中外爲
後事師屬行作記行不佞扼腕世儒拘于見聞至不
能彰明　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擬今日羈
事又詭材諷說之徒不覩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
散處龍門意不無勒江統緒論謬欲爲徙薪曉乎邊
事蓋難言哉自襄毅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
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
邊氓之衛哉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攷鏡焉

甘肅開府少司馬侯公紀功碑　制馭番虜

夫人臣折衝扞難、樹絕世之勛、蓋有所甚難焉。方四夷爲蟊賊而疆圉之吏執㦸韃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繒之費、以休士民而龐詘之數亦易措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算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　先帝時交臂欵關、歸命下吏、比　聖天子威靈燀赫、益親附邊、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號爲套虜、而西與番夷接、又徑隴西塞、馳之西海、以與瓦剌爲難、至折北不支、忿悄失圖、欲歸重于大酋、乃創禮佛之議、紿之西遊。酋又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慕仙佛、欣然冀遇之、乃因邊吏以請。　朝廷策其無能爲、聽以便宜往。于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觸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人臣職在封疆。夫使先爲其易、而誰當難者。乃書方略奏狀、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見武節、而陰爲備。吏具糈絮米糵食物道上之召王將

以下畢勞賜而驅之、虜勢蜂屯鳥舉、前後絡繹、公所布遣事有成算、竟出境不鬨有它。　天子嘉其績、下書　勞、寵賚優渥、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變乃有數端。初見則請開市甘肅、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公策之、以爲虜兵番不可使合也。　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虜、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使謂虜北邊市費以十數萬、甘肅倘萬金耳。市亦無爲。於是虜謀折矣。酋先使一隊徃嘗瓦。　沒不出、而套虜猶日夜譬說、必甘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爲虜與瓦剌不可使搆也。瓦剌破則騎驕、騎驕則我受兵。瓦剌勝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虜今倍數險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如鯨失水、諸未卒。酋色動、謀又折矣。酋既不得逞、無以自解于諸胡、又借嫡土魯番以哈密爲地、又懼哈密之小便則使使出玉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爲關門所以限羌虜、柰何示以扃鑰、則露師哈密、悍之謀又折矣。套虜倚酋爲重、不欲使東、酋亦樂西海方且築宮事佛、無歸志。公又以爲此非西邊利、則委之鎮南

堅忝鎖帕堅忝者，烏思藏法王，所謂佛也。常稽首而事之。公詗悉此能操其進退，乃佯羈縻其言。風以　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吏茜。茜乃決策東歸，上書謝邊吏去，而謀又折矣。茜去而公又念以為套虜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西方無一日。乃召其長切盡台吉以下，賜以絺綌比餘雜物，尙尉借之。虜感而拜謝去。不復以瓦剌為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衆，頓之門巷之間。事變翕忽，情勢曠昧。呼吸轉移，疾若迅霆。而公測深揣情，披郤導窾。卒使內

無隱謀，外無匿形。進退如運諸掌。郎又不請內帑一（大抵戰事既者亂而示懲輒者嘗而失利矣）金也。以較之擐甲而鬭，與金帛媾虜者，其勢與功，未可以上下。然難易之勢，不亦相去遼絕已哉。（○編○語○亦○有○体○）往漢時空天下之藏，罷河西四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故至宣帝世，呼韓入獻，見北內侯王也。然郅支以一旅西走，擊城郭而臣之，易于折棰。況其甚盛者哉。國家依漢故事，以西域為屬國，關玉門而護之。而烏思藏在巴蜀徼外，北與羌接，虜右方或斗辟入其中。茜挾數羌而西，假使許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夷。西求瓦剌而并之。屬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朔方隴右不相有也。以之乘利敗約，即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酒泉間哉。賴　天子聖神，持斷受成。一二鉅公相與翼宣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握籌制勝。一舉而絕虜之要。其為萬世之計，寧在戰與媾之間乎。諸將軍大夫相與勒石紀功，以示來遠，乃次第其事而系之辭曰：

維天降祐，　皇纘鴻烈。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胡狙獷，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今為外臣。　天子聖明，

罔恬於逸。大簡卿臣，分蕃受鉞。維丑之秋，茜遁西徂。將獵青海，苞羌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雨。騎而控弦，四十萬弩。　天子曰噫，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予乂。桓桓司馬，才畧天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材官，朱鋻載路。虎螭其戈，衆而不露。乃數璽裘，以恩撫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濈濈其群，垂耳累脅。一草一木，罔我敢折。虜使通辭，其籲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涸泉。虜衆荐居，厥患將遠。公蹴之東，如丸走阪。虜歸於穴，羌宴於西。猖猖別種，亦莫敢師。彼隴之西，寢烽臥

鼓鞞闕不鑰。公在門戶。　天子曰噫，汝翊爾庸，乃三
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笥，金出于府。煌煌大賚，光被
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　帝聖神，羣工効職。亦
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爰
叙西戎，蓋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絶羌而有。匪
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利無限。桓桓司馬，恢
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
文甚雅上不甚黎門風
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況我司馬，武
功赫然。既勒諸此，不銘諸邊。迺篆貞珉，志之罔極。匪
懽公功，維以爲式。

考

太廟祧遷考

人主議禮議過其學而人臣從而附之遂至謂于

嘉靖中年，　孝烈升祔，奉祧　仁廟。萬曆改元，穆
乃議明分昭穆之替昔申休侃有以議可不勞而
宗升祔，奉祧　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
定石盟私清諸公無一人能正之首一下學識人
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　朝太廟，本以
明于可以理考撰前事考禘系有本朱何思不
同堂異室，分別昭穆。及　世宗創建九廟，奉　太祖
所一時附宜父人致謝以發邪冬服亂了二
爲太廟。　成祖爲世室，而以　仁宣英憲孝武六廟
部復太廟合亨以甲辰見被依部議同堂異室之
爲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
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　睿宗。此後寢廟藏主，則九
室南向，前殿祫享，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向北上，
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
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　孝烈升祔，本與　武宗同
爲一世，則　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
奉祧。因此　穆宗升祔，又祧　宣宗。於是今日太廟
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韋玄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
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
歆王肅則以高曾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
昭三穆，與　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
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既以
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祫，又以　成
祖比七出于　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　仁宣以
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　仁宣，于是　英
宗一世，　憲宗一世，　孝廟二廟一世，　武世二廟
一世，　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　太祖而六

矣豈七世親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
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為世也。請言
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
則唯　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羣昭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為昭右為穆。
即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為昭。南為穆即今
成廟與　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
啓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邗晉應韓皆

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為世也。
如以傳位為世。則兄或為昭弟或為穆子孫何以別
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
為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
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為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
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
相傳分為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
兄弟同為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
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為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

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為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為一世。
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世。
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為世也。宋太
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
哲宗徽宗又同為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為一世。故當
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為世也。蓋同
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
兄弟相傳即為二世者也。今自　二祖之外廟雖七
室其實五世揆之七廟之制世數不足而况云九乎。

然祧遷之失始於祧　仁廟而改正之舉在于復
宣廟何也。在隆慶時　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　仁
宗當祧而　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
孝之於　肅武之於　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
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姑以　宣廟未
祧設為次敘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　太祖居
中　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　孝肅二廟同室異
坐。　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則　太祖南向。
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　宣宗西向為昭。

英宗東向爲穆。憲宗西向爲昭。孝肅二廟東向爲穆。武世二廟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祀旣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

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爲昭上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俱列于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祧者矣。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旣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 仁宗未祧則 成祖固在昭穆之列。 仁宗旣祧則 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世不遷。則不得不列于昭穆之外。 成祖旣列于昭穆之外。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曰(時猶明世)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也。旣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奈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藏群廟。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 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于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奈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

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稽沿習見漢晉唐宋旣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旣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 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宮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 聖心。禮官詘而從之。非

得已也九廟既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于傅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唯至升祔之禮直祧 仁宗則非二公之意也且 世宗初祔 孝烈嘗欲奉祧（此亦介溪以術行且不可沒其善也）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于 慈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祫享殿座則設于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 仁宗而 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 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安也及至（[illegible]）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譙責不敢執奏遂奉

成命而行然至升祔 世宗之時 仁宗即祧猶及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的考第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爲其各爲一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于廟各從其世爲列故祔必以班也至于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爲一定之位如孫祔各以班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倫敘何如故必行遞遷之法如奉祧 仁宗則 宣左而 英右奉祧 宣宗則 英左而 憲右前殿祫享相向之座也奉祧 仁宗則 成左而 宣右奉祧 宣宗則 成左而 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 仁宣之廟在嘉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 參閱

馮北海文集

疏

馮琦

為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聖明謹天戒憫人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諫止礦稅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聞秋道山

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晝見相近相犯已為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顧身為九列同國休戚安見災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天示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 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 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脊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晝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飱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旋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剌骨之窮

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有風塵之警誰心爲可保者大呼拜誅闖自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内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

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賢欲徧解天下無礙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礙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礙爲無礙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既空閭閻既敝有司一有爭競輒肆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宜散諸天下譬如一身營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黄金巨萬之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卽有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等諸族又將扳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奸胥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

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何人不可爲撲滿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足時奸内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且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下民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絶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泉結怨清朝無令千秋

書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
者　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淸銓政疏

選官條格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汹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

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徧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見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眞有地不相宜事

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探之于公尚自非公況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離任或相徇後借爲詞有援者卽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觖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巳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于無

畫一之法故也臣等切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卽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

前總疏類題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非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仕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傯，理須與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即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斟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

熟矣。其熟則同，其為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即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剗藩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條，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即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即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于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為條格一設，賢愚同滯，仍切以為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制誥，韓琦以為不可，弼闕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為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為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即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

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 陛下，亦望士大夫悉存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救，以收人心，以荅天戒疏 陳[illegible]礦稅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

而設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
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資商賈民富
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于派買擾奪于借徵行旅艱
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庫銀不滿
數十倉糧不支二歲各邊錢糧尚多未發萬一河漕
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
寒心齊豫有之不登年儉但憂連儉數年以來災儆
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
齊魯繼之吳越荊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塡委

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
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
也彼淪此竭東狼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
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西夷之警運與傾
閩之師東鄰馬蕭行齎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
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
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
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若不論民願與否有派
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

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家立傾矣以無可稽查
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
以十分爲率入于內帑者一二入于中使者四分于
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
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
與焉 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
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
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
此臣固知 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

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
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
財以與强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
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參隨豈但强奴悍婢
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離逆離
而後有怨咨怨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
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于
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 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
矣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

其　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
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且
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
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
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犬亂之道也激良民為亂民
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
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
之代寧有無後患者急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
則禍亦稍緩急者既罰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

民窮窮則為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
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內之
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
衆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
旱疫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為
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
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
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方
有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

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
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
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
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
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即得其心否臣等切
覩　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　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
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　皇上憂旱之旨
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

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
日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大半因陳奉誣奏今奉
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
沉淪黑獄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
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寃南冠可以
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為楚人所憐應京實
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于彼而身嬰縲紲
于此遠近傷之　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于法而天
下皆以應京為寃輕處此一人無損于法而天下皆

以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為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疏　建文祀

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奏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皇帝之孫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明統順易世之後禋祀杳然蓋由當時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而未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故建文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此一念也天地鬼神鑒之　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宮中變起之後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喪葬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子寧以不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臣猶將錄用矣而忍不祀其無罪之主乎　成祖即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晚年又剳諭禮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當亦首肯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親王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嘗有保全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在　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失奏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　高皇帝之天下也正朔　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代即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有未祀之懿親亦豈忍此五世臨御之君無一綫之血食此時尚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識大體臣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庶　高皇帝在天之靈可安而　成祖盛德益光本心益明其益于聖孝大矣惟　皇上斷以必行天下瞻仰在此一舉

書

答太倉王相公　相體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于塵詔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殆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近世附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
談涉世之難畫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
相告而發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巳淺言
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
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
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備力延諍此
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諫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
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

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
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
易爲決絕之詞則雖隋文帝曰吾于高熲勝兒子此
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大建儲
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于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
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
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
稷計不定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
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

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
不聽請預教　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
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
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
退者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
君國明決忠直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
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
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
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

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
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
論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
略陳其槩門生入宦獨見丁丑以後事于時上成其
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
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
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
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
東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

論乃復益起至巳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所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視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偏則苦甚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黄也夫治病者不討虚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

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僞耶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往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古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節將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

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此遂見疑于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傅會以見其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于章奏亦願致慎于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巳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虚身在事内則歸之功

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虚實一切是非毁譽絶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即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巳盡必有問荅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

猶御也射名者趨馬射利者趨馬相猶舟也順風者
乘馬逆風者乘馬言法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把
取于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
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
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
所以爲不收郤克破齊王翦代楚用衆也趙奢文鴦
出入萬衆單繇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
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
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

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
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
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
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
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
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
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
人猶爰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輙歲經
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

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
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
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凛凛懼以身試
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遲至于後世
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
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
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
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此倚老師仰
屋而歎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兎搏

兎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僅一鵠可伺隙
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
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
籍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
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聲救言官
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
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
聿浮之黹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
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

寨圖之

答邢崑田 制虜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筦于制府，制府所為參籌策佐戎幄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拜真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慶，慶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卒，恃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

旦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為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為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即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為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即河西絕，宜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鬬，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為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磨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為捍蔽耳。宜大幸無事，然將無事乃可為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既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且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甚懶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魄耳。

答邢崑田 勦勘

伏承翰御，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

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斷則斷，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令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為重，勞費皆勿論矣。勘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勘之機，非勘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勘即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勘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勘即禍輕，待勦即禍重，留

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勤決勝之機者也嚮[illegible]
以剿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日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
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
非撫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撫不足以存體如文成
之處蘇受受其生降潮亦處分受降以順上官之情
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法者也惟號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宸以雷霆之威諭
以丹青之信士可自當效用黨與自當解心敍焉悟
者仰黃防誅劉稹者仰郭誼爾不出勵內變作矣決

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
勢為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
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止須以
久制之故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
不為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當先說明直以身
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
多議者正恐全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
策可以合而其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斗其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

其非計而言者指為敵規乎大疏入京卿大夫見諭賊
之機皆以為必可成功不佞第兢節以書勘定之烈
耳

答王懷棘中丞　款虜

今邊事春祫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
者也而愚以為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
中易罷上谷難彼名上而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
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即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
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

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
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
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逕略
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卻罷款而衞師如
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平我卻攘臂
而起則曲而安在乎所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
而速若不斷不激緩靡之而急修備今乘解疏將吏
競勸以任除之自起而俟機之可乘則當以待異日
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

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斷斗開。得利而已。虜來則無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丈觀師寨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略可概已。其赤心為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　天子惻然西顧。特簡丈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丈才可有為。志欲必為。而無粉飾諱彙態。若弟所見惟丈耳。皆法宜安攘規畫。宜長久。我為之而我必收其效。即我不收其效。而以遺後之人。今亦與我何異也。脩撫或三歲

而遷遁者。二歲耳。以二三歲而肯為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謙。固不足為丈道也。

與王對滄少司馬　論賊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紊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日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猶未有首惡之名。未有攻掠官府。不敢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來身歸虜。畜劫城中貲。以媚虜可。豈肯安然于廷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謀者。危若在前。能

無反側。守壘有不計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借招安為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許之。

答呂新吾方伯　行省

不奉翰劄。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爲重矣。而攀援未厭。士大

夫皆掌門下即拜中丞而不安切以為行省故兵滅
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有地方事並取
裁決即閫仞亦然自宜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
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
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
之秩督即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
之銜以為重久之亦為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
貴者以臨之體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
行其意功成則眾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

相仗相委觀翫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
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
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
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
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
糾察之意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
今難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寄山陰王相公　易海

譬躬月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
未能莅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
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為長
城否敝郡東控大海西阻群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
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秦
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
扼敝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略則此地為異
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敝郡與登萊猶臨
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
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

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

答葉龍潭制府　東省防倭

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
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日業已有
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
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
以分東顧憂蠢不佞之策在釆芑之末章矣薄伐玁
狁蠻荊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
切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

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兄既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為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旣不能盡撤以來旣撤以來彼為主而我為客彼逝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于此上有手下有足未身而上下恇擾營救戎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亦高麗也我出師則

高麗為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為倭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二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城以制匈奴而我之決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皋以待其疲我第與倭無勝無負高麗必為我不為彼未破者必自堅而已破者必生變然後我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處處為敵勢將自走蹙因前事勢如此若大臨事多變隨時其形則未敢預度懸料耳

答邢崑田 閻[illegible]

承諭知諸夷皆帖泰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蓋田以待驕虜而三月無僱二鎮楞股衆之宗祿不給儲得空虛門下慮在蕭墻誠是也國家給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卽如五臺議礦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

貪吏激之朝廷聞而厚求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今之利源乃為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右使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南人賭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慮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下熟計之

答王兵憲

海氛傳警震于其鄰老公祖拮据防勦遠紆籌策蒐卒補乘精者不一惟此天以東人徂臺下以臺下稱我

東人而不與其進黎也等承翰劄修念荷根貲伊昔
年能佐木誠閒自起自羈旅進窺其國兵備役屬大
小六洲省大越了甲午破朝鮮兵不留行此其智略才
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不一島夷水寇我以
全盛之力何遽爲此洶洶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
堪其擾而議者遂誇張皇爲鎮靜日毋輕爲人耳彼
既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爲鄰與虎狼爲鄰必待其
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
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變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
具何以應卒悉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
倭亦備修陴固圉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
爲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爲用
而不事不覺其擾乃爲勝耳召客兵即不如練土兵
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略倣古牙
兵別募精銳爲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
來今天津奉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
爲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
也齊人有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
苦無餉且有事之日民棄田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
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爲兵故上計無如積餉積餉
之策當請于兩臺量留登萊二郡錢糧停徵本色以
貯倉宜備緩急夫民得以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官
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
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
發銀接濟則何不就請留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
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糧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
之入無事則于京運無損有事則于地方有益亦一
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
及有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
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于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爲
寇資也敝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
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
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
爲犒賞其有事者視其才略可用調練稍精亦可量
畀冠帶以獎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嘯盜
皆可招聚而計使也大略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

寇將無所得食而自挫。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傾徧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費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入以九則為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聞白巳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切討之。倭

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即定。何者王畿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殲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既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而掠各州縣遊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士兵既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免于賊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為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為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為夷狄謀始以夷狄之力為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哱拜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

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為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為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為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為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輯選
周立勳勒卣　參閱

馮北海文集

議

馮琦

東省防倭議（東省防倭）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泛濫澒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届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可使平陸為河。可使河為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為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即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自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為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

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曠野以騎戰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受成。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南兵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遠其兩大。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勢孤立。北震邦畿。西梗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巢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為客。彼反為主。我反制于人。彼反制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稍緩。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西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于登則萊不能救。出于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于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外控登萊內護省會扼山海而握其會則惟青州為
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大有重
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
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為重鎮矣青
州因山勢為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鬬可訓以戰
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為兵內憑百雉外
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
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為然故莫若建青州為
重鎮厚增甲廣積餉多屯兵以振登萊之項背左相

聲援右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為于
計便又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
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若
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
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
望風瓦解必將空名城以為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
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
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鬬怯公戰平居皆
鮮衣怒馬陸博蹋踘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
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執讐殺之則不減于
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啖之
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
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
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受而
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為門戶西包河山
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卽以信臣精
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聽討之倭越大
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跳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齎

一月食而因糧于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
鳥驚獸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
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矣
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
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
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
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
重于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
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

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糧。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刻其事于左。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夫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待。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巳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巳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參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參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即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于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部覆以

海須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留用。譬如人家有盜。令使臧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于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訴。北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于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其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帶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即先行窖藏。急則即時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于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顧。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

相敝。或可與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上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居篩。罷閒士夫。得復職閒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被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

輸輸之費。已三矣。一日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將日。則何若即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賣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豈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備。非但備倭兼以備飢。預蓄則省。臨用則難。

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大淮。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為僮奴。厚僕化為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為時已晚。所當亟為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其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

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用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粟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偏給。宜倣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修文[illegible]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復本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頃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

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畝議增更于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况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即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厘于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

即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夫工伊始普天供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即給有官價道路既遠時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不見荒涼遠村已多離散逃者既衆錢糧無所出辦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逃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既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既離數仞之墻何守今臣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即萬不已寧行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即有逃亡明與蠲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歙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

序俸議 銓法

序俸之議始于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蔽在不問賢愚專以日月爲斷則不可以月日爲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夫聽而決之使于用才亦便于用私舉而歸之于格不便于用私未嘗不便于用才蓋用必論才歷必論俸用才以責其將來而歷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歷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騖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

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甚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于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為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傯，有非常才可辦者，于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進同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于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

可為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上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條不易序，稍做停年循資，以日月為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求薦，薦難而求顯，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拙之懷，人得之則彌見已之遲，已不得則彌見人之速，此其心已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之有。今有官十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為久乎為

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于五載之內，則一人者為速矣；有如十人已遷而一人獨滯于五載之外，則一人者為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論而不為，而使天下見以為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為遲，以起不平之感，則其為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不易之格，而使羣工安于不渝之度，俸至而陞，不必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相梨橘柚，無助其長，無廢其成，至于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為銓部之難久

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于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不可以辯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　上。夫銓部有所推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從者，不信廷臣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　上舉不信羣臣乎，其端始于不能自為信，而士大夫不相信，以

疑端開　王上耳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　王
上之信者雖決不便吾猶將為之而況其未始不便
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朝鮮已亡　皇上命將出師拯全國而畀之恩德無
既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于名甚正于費
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就防厚患令臣等從長
計議臣切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其名酋
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即使其國解體亦必不能

六十六島成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盤踞
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戍將生心此則不必合諸島之
兵用本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
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
謀若其屯窩既立蚕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異日更
煩措置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
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
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
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為得策耳漢立西域都護

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即令朝鮮
之地亦因糧丁彼未嘗以饋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
士馬竭中國之帑藏即念彼凋殘令彼出本色我出
折色已為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
損獨多此何理也各營正額軍餉尚欲一百三十餘
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辭耗
既急內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
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
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

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
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
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即于登萊天津淮
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
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既撤之後即以其人
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即守在海之內不
撤即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氛盡息之
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
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

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兼減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彼婦女強役使其民爲耕種而我軍收其利蓋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用糧之少然侵奪蹂踐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

稍益其供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爲也蓋欲撤兵則一撤即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爲彼之利無以爲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能供兵不能戰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爲愈也

銓部議覈實政　覈實政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畢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甚巧虛爲點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于廚傳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閱其所署之考推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岳旂雲水玉麟鳳字面何關實事甚而流離滿眼怨聲在途猶以綺語畧爲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愧又如撫按論劾多列奸贓及至行勘十無一二蓋所開雖未必盡實而實事亦未必盡開量坐此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益激揚欲望懲一懲百使吏治改觀其將能乎今但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效即如災傷者當考其蠲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當察其調停

民苦奸貪當問其摘發除以前開報之外有知縣已上各開其人實才實政務在肖其爲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心相成其濟若謂事事完璧人人兼才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僞矣如有仍前浮泛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銓部議禁浮費　禁浮費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參一人蓋爲費出因公

與罟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卽有額外之派如朝覲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既有支銷官銀何爲又更派于里甲既有定數官馬何爲又借擬于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脩儲累重夫役久稽工程途輸送頻繁餼館相望于道路和糴出息之銀預先支用而借以罰鍰報完修築器械之費那補他孔而更斂民財集事故今之

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益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至于上官入京留官供應代賃房屋饋送長夫米糧搬運。借民間之車騎平用驛遞之馬若使上官自備爲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有費皆從減省既當以此自處亦當以此處人一切餽遺悉應杜絕違者在京聽科道糾舉部院參訪在外聽撫按于各官啓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斂等情輕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參奏雖素有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信也。

銓部議舉卓異　舉卓異

一往歲皆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蹤舉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蓋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清吏必實耳然未能崇奬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違其才何以取效朝廷駕馭羣才兼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爲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遠略足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明則當陟略有三品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奉

法循理不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有廉頑起懦次則擁冗祛蠹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必能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鄉官在野者果真見其賢亦許附見于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益用舍天下之人卽當以天下人爲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

不分在官在野但欲得賢才負品耳若誰曰循吏清
吏有使與實者抵之以爲名誣曰才吏而使無行者
借之以爲例擧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
負人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今天下所謂吸嗽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
包賠驛遞之騷擾緊隨之攜索上槪之挾詐奸民之
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
朝廷欲百萬之財猶嫌嫌不足而千大億兆之心已

自有餘積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
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且以爲未必然
當此時而有能逆此千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
能移　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逆背衆
則欲人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
人亂而可以得貫目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于
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　上怒
則有權挾　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
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挾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

于其下不肯傾橐中藏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
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
彼之勢不張與之鬪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
減其權莫若稍抑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若分其
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
立于市其鬼獨害人人獨畏鬼若使人鬼不襍揉則
鬼之權減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
之有司盡奔走于其下此鎭守之勢也愿請勿靳惜
其貲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

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
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鎭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
錢而暗飾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
也請以鬪于　上曰中外之是非　國家之福也漢
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
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
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爲調停
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
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

萬衆此而天下可知也額皆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卽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于上者皆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就不爲予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斂稅就不爲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輳民不稱擾見以爲地方常有之

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採之採不得則派于人夫派于地亟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官稽其民以爲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菓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瓶戶明立疆界無相侵奪有司卽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卽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卽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𠫭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縶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蠹孽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開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　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愚

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藏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鴆其亦千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鴆使須臾勿死以俟尊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略重而經略得制府始重　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略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今歲春　太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

保塞請乞茲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息焉　天子乃命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囊醢酒獻譯慰藉如家人子漢物即小闌入輒開罰就順義貢馬公察俺荅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撦力克而閼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紛而起衆議謂互市且罷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隙也無故自搆搖不祥因計大同農本職亡及互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略甚悉璽書褒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緝治塞數百里省大司農金錢千萬塞下生齒數百萬所督開府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王爵謂公在事久艮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　天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奈何輕代鎖鑰臣中書遣諭公如　上指公頓首曰　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捍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恨居甫尺五敢妄意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於是知公者謂公積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佚之

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　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實爲　天子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上情窳訓練具文而已亡益于軍實即一旦有緩急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亡益恐以爲邊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動膺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約束指揮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行其

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人定，邊臣守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華轂之下不大濟厲，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在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于九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 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奬王室，周京是依，入爲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爲贈，亦以識緇衣私愛云。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薊遼督臣

成公起家御史，用治平第一人，爲天官郎，一再擢爲藩爲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警。 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賢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既下，將士戒于伍，民賀于里，虜聚數萬衆，蹂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即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爲我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二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 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倚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在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

也。夫當其遠，即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即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于一二間諜之口，惝疑則外乘，恐喝則內釁，彼且得亟肆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合，輒于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既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

然而始引以自任其于地形險易處閘可否不可一一數矣謀素練于素動物盡其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日之急嚮者如公威略不敢復以形勝戍守內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人綜誠難有公前易耳恭當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于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屆定則惟于國爲疏施亦惟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虜狄服一大創則諸部落相睨而不動一負矢自羣奔則伐獵猶刑變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

重而九塞亦重矣嘉靖總續則不佞旅觀候焉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　天子爲肯肝咨嗟詔拜中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淩流塞旋復故開岡城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耗人自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成事　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illegible]二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有腰鋪河之議未定而見徵腰鋪河者大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水弱而益衰驚陵邑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直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皆由未能舉也余獨以誠爲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衆中之難也議論多而觀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王者大河也非大司空乎

之而誰爲攻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爲公之衆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消長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樵泥橇負薪沈下可得而爲也即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聚費有時自

上沒有土可行而數也猶水乎天地其血脉也猶而
不流激而美淪則血脉之爭而病也人國亦有血脉
上此人才守所職金錢刀幣由陵陂池市馬毛革木
植材用之厚無不與內絡其局有所依而出而下不
能復有所資而入由上不能敝塗治河之蠹者不患
不能言患不能窮不患不能為患不能知而治國之
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為之非獨難為之亦難言之隨
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倒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擊肘
爭尺寸而失尋丈大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勞盡無阿

狗有上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像家而濟時艱則非
公孰當任哉今夫治水上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
則溢激則潰闕塞則蔽激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
既以治水續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綜色揆之
烈願公終始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平倭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于朝鮮朝鮮急西向委
國于　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
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因之皆罔功　天子乃命
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劍曰大將以下不用命
者斬公既至軍中標劍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
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
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
後曰吾徵天下兵有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
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
壁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
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于島山議者齮
楊中丞語倭公　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

軍縻清正以水兵闌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
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奮僞九州都
督卅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
倭跡如掃矣捷聞　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
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具若暴
露暮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
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
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都虜以倭之役遠交近
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而出

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鮮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卽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國自爲犄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創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于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撐拄之十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宇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須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　天子恭巳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邢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邢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

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酋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于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爲寡強弱相什而勝伐相百也況行曰倭酋關白死故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仗天誅是天贊我也卽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

公用也以　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討豫定上議附陰虢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勸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家威德遠矣漢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巳墜之朝鮮亡王上命一司馬能使巳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主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
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 天子
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 天子獨決之闕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為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
文罔期于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
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 主上獨
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那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
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罔不可成

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凡亡功非但亡功且
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自始
事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
稱三人功者非邢公之功而 天子之功也公既振
旅以還行飲至禮 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
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 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
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 主上料敵何
幽不洞燭以 主上決策何事不制斷惟 聖主為
能外內無患亦惟 聖主可為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劇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櫜承飲以勞旋
率而項公命不佞為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驄御史大夫少泉邢公入理戎政序　戎政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閩吏數告
急 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
制之則以屬邢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
我師我師得一意于東捷再奏 天子念六部羽衛
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
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于京師九之一 天

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于天下之
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
最強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
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
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
識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
任者居什三厮養輿隸什五頁版及百工什九名雖
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
倭皆借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尺寸功也我與倭持于

境上大將軍請滿師徵兵遍江南西南爾兵奮欲請
行而命殺之卒無寬在是應者此都人之職也夫使
邊鎮弱而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
其尾此其害與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舂
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而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斯
閧而起口語藉藉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為他官而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都公起家寨下習
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成名足以戰守蓋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弊而爲千
百載計于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若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既有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傷爲振勵精從容
爲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于公則復何
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固然如失也

皆以贊言爲不及夫公在薊則邊備之宇下也在京
師則薊備之宇下也諸大夫向患爲世網有腹心和
適而有督撫茲守十掬七椒不交其滋者于公能
其官夫下能安其副湯無榆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
公之成

策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説者以唐
之失始于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禆士
卒何以得易置之歟昔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

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略各異而皆
以定然于天下之故無救也明興創治立法上
下相維逾二百年而得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
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已一二脫巾
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
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
失策而無救于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
策而無害于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犯
上至亡等也 天子誅二三首惡贖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飛言流傳，徹于
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綱維弛，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兵變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索弓肰鼓，無烽燧之警，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浙，譟于寧武，譟于輿，譟于薊，譟于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干紀亂常，命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為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鄖事，第以鄖對，而借唐事為微。說者以為唐之敗，始于藩鎮太强，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之擅命雄行，與天子為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强在士卒，弱在偏裨；强在偏裨，弱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為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之也。定變正傾之略，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

者，李寶臣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擒為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偽出兵援涇州，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揚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贄為遊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誅然立解。然而無救于敗者何也，彼能為一軍而不能為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　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為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則是役也，苟將階之為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籍籍非倣矣。督臣源清請

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臣服之略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叅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狃于撫狃于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情形未睹而豫成算也一時經略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　肅皇帝宸斷寔式靈之　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于百將之略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

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僇之役亦以予虜也又非天城之役篇是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鎮半偏而來以為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此乎　天子仰戈虔縊黑之亦何辭之與有　天子者門是故吾爪牙赤子共不戕則叛也其戕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前存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此者諸軍布指以而就撫臣之約束郎鄖

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士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為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為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怵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

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驁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狗之也然則壞　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疾速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溢荅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

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 天子命吏旣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脇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探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即訛言煩興衝風之末

也惆疑相恐虎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虎弓之餘而曲徇之後可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旣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與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北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粵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甫于減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欒紂荀寅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令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驁陰嫡躬爲戎首實生厲階于玆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奸萌有不逆折者

乎故將卒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愁相依能不色怒市色恩一日酬志隨節者幾何日 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豈獨在軍士哉

問自虜欵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傾動欵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欵時言可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

也虜求欵久矣　肅皇帝勿許以摺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摺之而虜患反以劇
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即以唐事論之突
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
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
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
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
向背何以測也兵勢强弱何以料也士氣恇怯
何以振也邊奏虛實何以程也朝議易紛何以

壓也廟謨易搖何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略以
對大衆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
也摧勦襲舊說無取焉　欵貢

北虜欵貢　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　肅皇
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欵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
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首功虜恚而寇澤路寇
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
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
如意則叩關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
而時將私與之市陰以洩物中之人約旦夕無事
以鄰鎮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挽成叛臣
以欵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于
西陲此市事之大略也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
拙于戰而巧于欵隆慶以來巧于受欵而拙于用欵
大旣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
彼忿我怠乘隙蹈瑕尺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
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邊
臣不能得之廷臣廷臣不能得之于　上數議而見

格稍不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欵也如孺子之覗鷇鳥
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
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
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欵
也虜旣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
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
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罷戰可以圖守今
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
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

予有所索不得則咆哮其嚙輒予予益數嚙益不止
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欵拙
于用欵也夫欵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
縻虜而愚者用之以弛邊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
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
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欵而愚者爲欵用也
請乞言虜情虜未得欵則求欵我既得欵則厚求于
我不得則徼以不欵要我既得利于欵而欲兼得利
于掠則借搶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

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
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
忘情于欵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卑求于我虜之罪
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
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
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外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
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
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
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
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
害也而將有利欵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
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
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欵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
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可以用天
下之權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
令明士卒奮于禦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即桀亦有
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
內憑城郭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而後

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
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欵能絕之能予
之絕之武予之惠夫然後欵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
不蹄齧蹄齧而有所苦則終身馴矣賈之欲贏未始
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
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虜者以守爲
經以戰與欵爲權以欵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欵
以欵復爲戰守挾轂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
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廷臣爭

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君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欲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　肅皇帝勿許僭

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　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覩其利于前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即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即虜今

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叅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强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恇怯可振也以虚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間見駁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叅

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强弱可料也虜自款貢已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漂而掠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

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十倍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辜而會胥之上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怯怯可振也朝廷所患將無之奏報將無所據實吏之務文太甚其建牙專閫而明為凝然而賊因敗得便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是亦常情也邊而致之而或以為輸誠是而送之而或以為無戰朝廷既不得不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何不洗言以為契考事以為微輸情效實雖大可原

來虜菊偶難小必罪則安言不生而功罪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言則經廷議同案牢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幾關其情而或不免并失其形處事甚難論事甚易有關難說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關見核朝議而紛吹可省也兵難臨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實也隱于里而兩戰者聲也今之邊略動稽指麾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唯戰守和三策朝廷之事催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誠得宜即一策者虜已而聽撫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己參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睹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狥請謁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輸

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為身利害則其為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為身利害則其為播必重賜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為尉史大之為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侈衷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為匈奴突厥大之為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欲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虜也蓋亦彼己參焉故掌內外審彼己察六機戒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

武備疎支因循選調煩且改募議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挖核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許畏爲怯僭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燥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將而已庸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睨之耳此于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禍即所稱三策者能自用才而其機九懼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强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飭武備歟然武備不加飭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　國家統兵于五府練兵于三大營權輕重强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爲十二團營又更爲東西官廳已復爲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按之　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按之人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陣者有議邊兵入衛以握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爲兩端分與合爲兩端出與入爲兩端凡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　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京營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申賞不河近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謂之都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謂之三輔兩軍相爲表裏而相制伏爲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于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灤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汲廢益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觀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

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玄宗思所由弊而週之以至于所由起補苴其漏彌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于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狥一時之見一人之議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哉　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　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士卒之役幾不能軍故于謙愍更爲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內官總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大抵兵制始未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也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

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　肅皇帝中興之運而撝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爲大三營天下乃始復見　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葆黃鉞亦與　二祖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實深　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至于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爲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

兵也嘉靖中營議簡精兵四萬人充之號者曰拔下徘
四其六日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
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
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
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
足稽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
勾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三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
既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
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

夫滅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
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衆國之六師
而授之一人非細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
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郎 國家推赤
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
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
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
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
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帥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

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
合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習不習戰也乃始有京
兵戍邊之議夫邊且委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
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
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賊猶未也習
于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
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
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劉鄭而守今
簡以入衛虛門戶守堂奧虜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

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變寘禍
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
將者何也謀師必于勳胄則其選太濫也協理以旬
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
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核也所謂今之法者何
也盛爲之辟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
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頻爲之科敎而不程其
職則其聽紛也槩爲之賞罰而不覈其後則其權撓

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攣必且掣肘必且玩日必且晲陊必且弛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必且逸于法之外必且舞于法之内而　二祖之制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踏其一不踏其一踏其末流不踏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呶呶而起不如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戍則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為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

可也若以　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即無往不可也夫五軍者　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　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　二祖當執法哉　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　高皇帝法在也諭陛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　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以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闌騎十步弩各為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　高皇帝法在也　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為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問也故以體將士　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羸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核軍伍　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輒操練也故以勤訓練　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為議不若取大

府之藏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為制不若取象闕之憲而申佈之有所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闕吾致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如此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呶呶議制為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人舍其所甚易而悶其所難則何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彼武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況夫法

之不行而議　祖宗之制者哉蓋郡陽有凌雲臺焉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